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拿破仑全传 (上)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拿破仑全传（上）

前 言

多少年来，拿破仑·波拿巴的名字有如一条魔力无穷的讼语紧扣着亿万人的心弦，激荡起无数个英雄主义的浪漫梦想，催动过无数次人类对自身理想思维极限的冲锋……

然而，在一次次充满希望的努力之后，留给人们的依然是失望。于是聪明的人说：一切对这位无与伦比的人物的研究除了能够让人们充分贪图造物主那巧夺天工的造化之外，不会有更多的收获，他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他是一个军事天才吗？他一生曾指挥过 60 多次重要战役，在意大利，他曾创造过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在奥斯特里茨，他的指挥艺术炉火纯青，整个战局的变化完全存于一人胸中，其计算之精确有如操纵一次沙盘演习。他首创了以营为单位的战术队形，使步、炮、骑各种兵种配合得天衣无缝，他是运动战的专家，是闪电战的鼻祖。但在包岑、德累斯顿、莱比锡以及滑铁卢却又难以置信地丢掉了这一切战术特长，对保守的中世纪战法情有独钟。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他的战略眼光都是出类拔萃的，但却让比利牛斯山的皑皑白雪搞得头昏目眩，犯了两线作战的兵家大忌。

他是一个独裁者吗？他发动了雾月政变，从大革命的废墟中拎起了皇冠，恢复了世袭制度，等级制度。他为共和政体签署了死刑执行令，把议会变成自己任意操纵的木偶，把舆论改造成只会谄媚的喉舌。他处死了无辜的当甘公爵，把爱慕自由斯埃子夫人赶到了白雪飘飞的俄罗斯草原。然而，他却让欧洲所有的专制君主整夜做恶梦。在他们看来，他是“大革命的化身”，是封建贵族和僧侣特权的死敌。

他是一个民族的压迫者吗？他把一次次战争强加在欧洲、非洲和亚洲人民的身上，征服的足迹几乎遍布欧洲，甚至一直延伸到埃及、阿拉伯半岛和拉丁美洲，使许多民族的自尊饱受践踏。然而，他却唤起西班牙、意大利、瑞士人民的民主意识，点燃了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之火，使分离的意大利人民意识到自己原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真诚地爱护那些被征服的人民，希望波兰、瑞士、萨克森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他试图废除俄罗斯野蛮的农奴制度，他曾预言意大利终将成为一个伟大而统一的国家，罗马将成为她的首都。

他是一个冷峻无情、言而无信的野心家吗？他曾发动过多次侵略战争，夺去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在一切外交场合，他总抱着恫吓和欺诈的信条，翻云覆雨。然而，他却似乎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把法国从断头机的冲天血腥下猛拉回来，致力于国内各阶级的和解，他热爱士兵，热爱农民。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战士，但对人民的意愿却有着深深的敬畏。他宁可让他心爱的军队遭受灭顶之灾，也不愿在莱比锡郊区纵火，为的是不使平民受到伤害。他对敌人有时也是宽宏大量的，即使对那些一心想致他于死地的人也是如此。他不忘记朋友，不吝惜金钱，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从他那里得到过慷慨的帮助。缪拉、贝尔纳多特、马子索等人的出卖行为都深深地伤害了他，但他并没有真正地记恨过他们。

他是人类文化的摧残者吗？他囚禁了教皇，把教会变成了俗不可耐的政治工具，把法国的诗歌和文学变成了阿谀奉承的鼓噪，把教育绑架到军国主义的战车之上，把欧洲及至东方的艺术品掠回巴黎装饰他那自鸣得意的征服业绩。然而，他却是一位法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他以无与伦比的才华造就

了人类法制史上叹为观止的《拿破仑法典》。他鼓励科学研究，激励诗人们的灵感。他与蒙日、拉普拉斯等当代最杰出的科学家成为交情深厚的朋友。他赶走了多情善感的斯塔埃尔夫人，却赢得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歌德的衷心爱戴。他对埃及的短暂征服，却带来了埃及文化奇迹般的复兴。

他是一个玩弄女性的纵欲主义者吗？他一生视权力为永恒情人，在江山与美人之间，他无疑会选择前者。他对妇女多少存有偏见，他曾与众多的女人寻欢作乐，追求感官的愉悦。然而，他对两位妻子都曾倾注过执着而热烈的爱情，他写给比他大六岁的第一位妻子约瑟芬的情书是人类情爱文学的奇葩。在她们面前，他是一个感情冲动而脆弱的男人，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宽宏大量的丈夫。虽然她们都曾无情地背叛了他，但他直到弥留之际仍呼唤约瑟芬的名字！

他是无与伦比的政治强人吗？他曾把整个欧洲大陆踩在脚下，曾让欧洲所有的反对势力在自己面前栗栗发抖。然而，他死时展示在世界面前的却是一个受难者的形象，留下了一个曾因盗取自由之火而被锁在南半球一叶孤岛上的现代普罗米修斯神话，赢得了亿万人的倾盆泪雨！

他那 51 个年头的生命历程，有如高潮迭出，波澜壮阔的 51 幕的长篇史诗，最后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极不情愿接受而又余味无穷的悲剧结局……

世界本身就不完美，也许这不完美本身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凡人无法破解的完美。拿破仑那几乎不可梳理的复杂性格，那悬念丛生，充满戏剧化的一生经历也许就属于这种完美。

本书的编撰并不想用有限思维去肢解这种完美，我们在本书中将竭尽所能将拿破仑一生经历的各个阶段的军事、政治、外交、情感生活的各个层面展示在读者面前，而且这一展示将是迄今最为详尽、生动的。至于怎样评价拿破仑，相信读者的心中自有尺度。

第一章 “不凡的科西嘉少年”

一、“上帝，这简直是头雄狮”

正当路易十五为征服科西嘉而沾沾自喜时，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个注定要埋葬他的家族并让欧洲所有君主整夜做恶梦的生命在这个岛屿上诞生了。

太阳从遥远的东方冉冉升起，和煦的光辉随着地球的旋转匆匆地掠过神秘而幽远的亚洲草原，与往常一样慷慨地洒向西方那片曾经孕育过亚里山大、凯撒和查理曼大帝的欧洲土地……

公元 1769 年 8 月 15 日，这一天对这片土地上那些高贵与傲慢的君主和他们的家族来讲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从东方的莫斯科，到西方的巴黎、伦敦，从柏林、维也纳，到亚平宁半岛上的罗马，君主们像往日一样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中尽情地享受着尊贵的血流带给他们的权力、财富和女人。虽然教会认定这一天是圣母升天日，但这对迷信世俗权力，纵情声色的皇帝和国王来讲，并不值得重视。

但这一天对巴黎的路易十五来讲却多少有些不同。这位刚愎自用而又昏庸淫荡的波旁王朝的君主此时正站在他那豪华宫殿的窗前，凝视着南方遥远天际上缓缓飘去的一朵白云。他的思绪随着渐渐远去的白云一同飘到了地中海那个风景秀丽、民风强悍的小岛……

就在一年前的这一天，他忠实的仆人马比夫将军率领 3 万法军彻底粉碎了这个岛屿上的抵抗势力，并将她正式划入了法兰西王国的版图。想起了他攫取这个岛屿的精明手段，他几乎笑出声来。

科西嘉，这个地中海北部的面积颇为不小的岛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她南面与撒丁岛隔海相望，东临意大利，而北部接近法兰西。不论是争霸地中海，还是征服亚平宁，科西嘉都是势在必得的。历史上，迎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比萨人都将占领她作为确立自己地中海霸业的一部分。但在近年来，她却一直为那些讨厌但富裕的热那亚人所控制。波旁家族的先王们和他路易十五本人都一直为此愤愤不平，绞尽脑汁，费尽心计，但却正如一场红火赌局的旁观者，虽然两眼通红，跃跃欲试，但却始终难觅一展身手的机会。

“是科西嘉人的爱国热情使我登上了科嘉岛。”路易十五得意地想着，深凹的双眼中闪烁着狡黠而残忍的蓝光。

“保利这个执拗的科西嘉人真是愚蠢之极，他竟想出了借虎驱狼这步下下之棋。”想到保利这个自命不凡的科西嘉爱国者的精神领袖和卓越旗手，路易十五不禁更加踌躇满志，洋洋自得起来。虽然，他承认保利的确是一位有着超凡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的人，是一个有着相当感召力和鼓动性的爱国者，但这些在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中又有什么用处呢？政治就是一系列地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保利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只能是个失败者。保利不满热那亚人的统治，希望通过教育来唤起科西嘉人的爱国激情，于是他创办了大学，在那里获得了为数众多的追随者，并率领他们与热那亚人进行了长时期的斗争。当他意识到自己力量过于单薄难敌富裕的热那亚人用金钱招募来的成群的雇佣兵时，他便试图寻求法兰西国王的援助。

接到保利求援的呼吁，路易十五便发誓要很好地利用这一机会，于是他

派出了3万精锐法军，打着解放科西嘉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开进了科西嘉沿海的各个城镇，并迅速地占领了它们。当保利发现自己的真诚被路易十五所利用时，他曾率领支持者们进行了悲壮的抗争。在各种以卵击石抵抗挣扎失败后，保利终于率领几百名支持者逃到了英国。

虽然保利仍没有放弃谋求科西嘉独立的计划，但路易十五并不很看重这一点，现在所有科西嘉人已当了他一年的臣民了，望了望升高的太阳，他知道在遥远的科西嘉庆祝归属法国的活动早已开始了。

这一天，路易十五始终为自己征服科西嘉岛的赫赫业迹所陶醉着。这位自以为是的法兰西国王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是在这一天，在那个给他带来快乐的岛屿上，一个注定埋葬波旁王朝，并让欧洲所有君主整夜做恶梦的生命诞生了……

拿破仑·波拿巴这位旷世巨人恰恰就在这一天出生在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城。

因为这天是圣母升天和科西嘉岛归属法国王室一周年的日子，所以整个科西嘉岛到处升腾着一股熙攘热闹的景象。

阿雅克修城装饰一新，一幢幢的石屋都缀满了鲜花，一阶阶的石路清扫的干干净净，阿雅克修人衣著鲜艳，纷拥着到教堂去做弥撒，一群稚童围在大人的身前身后，嬉戏跳跃。一时间，大人們的寒暄交谈声与孩子们的游戏玩闹声组合成了祥和欢愉的气氛。

当人群缓缓地游走到律师夏尔·波拿巴家门口时，突然晴空一声霹雳，震慑了满街的欢声笑语，暖暖的夏季，竟使人们不由得一阵战栗，心跳如疾。人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仰视天空，只见不知从何时涌过来的一大片乌云笼罩了阿雅克修城的上空，滚滚炸雷从遥远的天际掷到人们的头顶，厚厚的云层，似乎扬起手臂就能摘下一团，旋转着卷起的大风，把街道两旁的树木吹得“哗哗”作响，无数片青绿的树叶扶摇着被卷上了天空，一股股黄沙趁着风势卷向人流，同时，铜钱大的雨点倾天而落，砸向人流的头顶。

人们忙不迭的用手掩住双目，抓紧身边的孩子，慌乱地躲到路边的凉亭和石屋的飞檐下避雨，边跑边念叨着：

“这晴天白日，哪里来的一场奇风怪雨？”

夏尔·波拿巴打开房门，热情地把人们让进屋内，同时安慰着里屋床上待产的妻子道：“莱蒂齐亚，不要怕，只是下起了雨。”

面部有些浮肿的莱蒂齐亚，此刻正忍受着阵阵腹痛，期待着孩子的降生。夏尔爱怜地用手给妻子擦着额头上的汗珠，细声道：

“莱蒂齐亚，亲爱的，要痛就喊出来吧，或许可以好一些。”

莱蒂齐亚突然一挺身子，攥紧了丈夫的手，大叫了一声：

“哎呀，疼极了，快……快……。”

“咔嚓”一道闪电当空而下，人们不禁掩住耳朵。

但好一会儿，雷声却姗姗未至，当人们疑惑着刚放下手臂，猛听到屋内莱蒂齐亚大叫一声，旋即，“呱呱”一个婴儿落地的哭声倏起。这高亢、尖锐而又稚气的哭声宛如天边轰轰的巨雷立时充斥了整个空间。

这哭声极具穿透力，仿佛空气也被引起了共鸣，“呱呱”的哭声冲破了雨幕，悠悠扬扬，久久地弥漫在阿雅克修城的上空，蜿蜒百转，盘旋袅袅……。这哭声又极具震慑力，仿佛一瞬间万物都停止了运动，人们不禁屏住呼吸，思绪被这哭声牵扯着飘向了遥遥的远方。

好一会儿，人们才从这哭声中转过神来，才感到这哭声是那么的犀利，那么的不寻常，纷纷议论道：

“上帝！这那里是一个婴儿的哭声！”

“简直是宙斯在呐喊！”

“这分明是狂狮在怒吼！”

夏尔·波拿巴喜悦地从屋内冲出来，高兴地道：

“祝贺我吧！我又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健康的儿子！”

神父走到屋内，看着那个刚刚出生的、粉红色的、大脑袋、小个子的男婴，喃喃道：“上帝！这简直是头雄狮！”

夏尔激动地对神父道：

“神父，请您赐个名字吧！”

神父久久凝视着这仍在惊天动地大声嚎哭的婴儿，继续喃喃道：

“分明是头雄狮，是头凝聚了千年力量来大声疾呼、惊涛骇世地呐喊的雄狮！愿上帝保佑这个罕见的孩子。就叫他拿破仑吧！”

“好！好！”

夏尔夫妇和人们看着这个刚刚临世，似乎有无穷力量在大哭的婴儿，觉得这个名字太合适不过了。

这时，天却突然放晴了。

风停了，雨住了，太阳钻出云层露出笑脸，把炫目的阳光洒在了阿雅克修的上空，一道横跨天际的七彩长虹，放射出万般绚丽的光芒。雨后清新的空气飘动着鲜花般的芬芳，不知名的小鸟们跃在枝头上啾鸣百啭，石阶路在雨水的冲刷下泛起银光，孩子们跳跃着又奔向了大街。

那刚刚临世的婴儿——拿破仑·波拿巴停止了哭泣，睁开了双眸，那清澈深邃的目光转动着，盯紧了窗外的太阳，慢慢地，竟露出了微笑。

人们莫名其妙地看着这突然狂风骤雨又突然风和日丽的天空，看看这突然宁静下来含笑安怡的婴儿，仿佛一切都是那么地不可思议。

后来，当拿破仑·波拿巴征服欧洲大陆，登基称帝，彪炳千古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这天的风，这大的雨和这天震耳欲聋的哭声联在了一起，并且赋予了许多极其美丽奇特的传说。

且不管那传说是如何演绎、拓展的，但这位婴儿——拿破仑·波拿巴的诞生，使科西嘉人世代都不会忘记 1769 年 8 月 15 日这个给他们带来无比骄傲和自豪的日子。

这一天，对全欧洲来说，也是极具历史意义、极不平凡的一天。

二、“我们的儿子生来就是拯救世界的巨人”

夏尔·波拿巴凝视着拿破仑说：“我们的儿子生来就是拯救世界的巨人！”他希望拿破仑为默默无闻的波拿巴家族赢得前所未有的荣誉。拿破仑却说：“……我就要做那海浪，把世界踏在脚下。”

拿破仑的诞生，给夏尔夫妇带来了无限的欢愉，尽管 18 个月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约瑟夫·波拿巴，但科西嘉人骁勇善战的性格，使他们对每一位男孩都寄托着无比的希望。夏尔曾长久地凝视着拿破仑那大大的脑袋和粗壮的双腿，对妻子莱蒂齐亚说：

“他的脑袋里装满了智慧，他的有力的双腿是他顶天立地的支柱，我们

的儿子生来就是拯救世界的巨人！”

说来也怪，拿破仑在婴儿时不爱啼哭，也极少嘻笑，饥饿口渴时，也只是踢被蹬床，手足乱舞。

夏尔似乎从这孩子的倔强执着中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延续和事业的拓展。他希望拿破仑为默默无闻的波拿巴家族赢得前所未有的荣誉。

对自己的家族和姓氏来源，夏尔内心十分清楚，他知道他们来自意大利著名的城市佛罗伦萨，原本是姓威廉的。

那是 13 世纪中叶，佛罗伦萨正为古埃尔夫派和吉贝林派无休止的争斗所困扰，威廉所参加的吉贝林派在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但那时佛罗伦萨的政局是动荡不安的。不久之后，威廉逃到托斯卡纳的萨尔察纳村定居下来，并改姓“波拿巴”，以免遭到获胜的古埃尔夫派的报复。这个家族，看来在萨尔察纳几乎住了 300 年之久，以一种惊人的固执劲，保持了吉贝林派和贵族的准则。忠贞不渝的品德也好，其他品德也好，在那个时代都是颇为罕见的。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都同样地被那些无休止的阴谋诡计所败坏了；在教皇与皇帝间，大公国与共和国间，以及城市与土皇帝之间的纷争之中，形成了正如马基雅维利所勾画出的那种意大利性格。由于当时波拿巴一家处境贫困，又由于他们在萨尔察纳居住而与外界隔绝，所以在人们玩世不恭的那个时期，波拿巴一家幸免于堕落下去。不过，家族的一些有才干的成员，不时出任使节。

1529 年，弗兰西斯·波拿巴迁居科西嘉岛；这可能是由于穷困所迫，也可能是由于对意大利当时普遍存在的不幸情景感到绝望而心烦意乱的缘故。在科西嘉岛，波拿巴家族与意大利人的一个更力强悍的分支结上了血缘关系。这样，波拿巴一家不仅具有美第奇影响下所形成的那种狐狸般的狡猾，而且还增添了一些刚强的特性。

科西嘉人虽然被地中海的霸主——迦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比萨人，以及热那亚共和国——先后统治，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了突出的特性。岩石环绕的海岸和山峦起伏的内地，有利于保持岛上原始生活的某些主要特点，外来的强国尽管可以影响沿海城镇，但是对于内地的氏族却几乎无所触动。这些氏族的生活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在他们看来，政府是无足轻重，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政府不正是外国统治的象征吗？因此，一旦政府的法律与至高无上的有关家族荣誉的那套不成文法相抵触时，政府的法律就等于零了。在科西嘉岛上，如果一个人对邻居表现了蔑视，就会招来这样的警告：“小心你的性命，我是提防着的！”紧接着，就会开始一种流血争斗——一种“族间仇杀”；这种仇杀往往延续为世世代代的阴谋和暗杀，直到主要的当事人已不在人间而旁系亲属也被牵连进去的地步。在科西嘉岛，谁在为维护家族荣誉而进行报仇时畏缩不前，谁就最受人厌恶——即使是对挑衅者的远亲进行报复，也不得畏缩。

在科西嘉，商业和农业受人轻视，妇女主要是干家务活、做苦工的，男人则是勾心斗角搞阴谋；这样的生活，产生了一种典型的科西嘉性格——脾气阴郁、对人苛求，同时又敏锐、勇敢、坚韧不拔，把世界看作是借以光宗耀祖的竞技角逐之地。后来的拿破仑就是这类人的最高典范，而且他生逢其时，处在一个混乱的法国和动荡的欧洲，这为他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波拿巴家族就是在科西嘉岛这种严酷的生活方式中度过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作为法庭辩护士和律师，他们精通法律的一切具有实际意义的细节；

他们也肯定卷入了岛上的家族间的争斗和科西嘉岛与宗主国热那亚之间经常发生的纠纷。波拿巴家族中有好几个人，以其在阿雅克修市中处于显要地位，就相应地站在维护热那亚一方。1652年热那亚的元老院在一个文件中曾经这样称呼热罗姆·波拿巴：“尊贵的检察官热罗姆·波拿巴阁下”。看来，波拿巴家族并不想追求这类尊贵称号。在科西嘉岛，属于贵族的家族是寥寥无几的，而且他们的采邑也是不重要的。在科西嘉，犹如在瑞士的森林诸州和苏格兰的高地一样，人们并不像在完全封建化的地方那样追求贵族称号。波拿巴家族对他们在阿雅克修社会的高贵地位是满意的，对他们庄园上的庄客、佃农的忠心也是满意的；看来他们很少使用那具有贵族含义的头衔。波拿巴家族虽然可能是中产阶级，但被尊为佃农们的头人，而且乡下人讲话时也都尊称他们，也许正因为他们不愿使用来自国外的封号，人们就更愿意这样称呼他们。

对祖先们这种安于现状、不求闻达的生活方式，夏尔不以为然。日益开放的社会，使他贪图了那种尊贵而富裕的贵族风范，成功的冲动曾驱使他的叔父——向雅克修市的大副主祭吕西安·波拿巴，与托斯卡纳大公所分封的贵族——托斯卡纳的波拿巴家族，攀上了亲属关系，并使他成为保利的追随者。就在这一系列爱国的胜利斗争中，夏尔遇见了他的天怙良侣——莱蒂齐亚·拉莫利诺。

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出身于佛罗伦萨的名门，她的家族已在科西嘉岛定居了几个世纪。两人于1764年结婚，新郎夏尔·波拿巴当时18岁，新娘15岁。虽然两人是在内乱进行的过程中仓促成婚的，但却是一对很相称的配偶。双方即使算不上是贵族子孙也是显贵的后裔。双方的家族都既具备托斯卡纳人的才智天赋，又具备科西嘉人的旺盛精力。新娘莱蒂齐亚从她的母亲的皮埃特拉·桑塔家系一方，耳濡目染了科西嘉岛上最落后和野蛮的习俗：盛行族间仇杀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教育事业。莱蒂齐亚在童年时代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不过她过惯了艰苦生活，并经常表现了这类艰苦生活所产生的足智多谋的特点。因此，在结婚时她已具备了远远超乎她的年龄的坚强意志；而且她那坚强刚毅、遇难不拔的性格使得她既能度过初婚之后十分艰难的岁月，也能以端庄安详、令人敬重的态度，对待那些异常的荣誉——她作为法国皇帝的母亲，各种荣誉总是纷至沓来的。她具有生活节俭的习惯，这些习惯后来在她的儿子拿破仑的个人好恶上也再度体现出来。事实上，即使当她生活在法国皇宫的富贵荣华之中时，她也竭力保持着过去那套极度节省的老习惯，以致引起了人们的指责，说她生性吝啬。但是这一切确有其令人感动的一面。她似乎一直预感到，在荣华富贵之后，就会出现昔日那样的艰难岁月；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这类预感是正确的。她活到86岁的高龄；在她儿子的帝国覆灭21年之后，她才去世，这也突出地证明了她具有充沛的生命力和刚毅的意志力。

夏尔不是神仙，他做梦也想不到他这位多少有点土气的科西嘉发妻竟有幸成为法兰西的太后，带领他的家族过上了他一直神往的贵族生活，而他自己则非常不幸地壮年早逝。

现在，他已从小拿破仑身上移开了凝视的目光，思绪也随之转到了他的妻子和他们婚后的生活。

当他刚刚娶她时，在新婚之夜，面对娇妻，他曾暗自发誓，要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使她获得真正的幸福。然而，他并没有实现这一诺言。

在随后的抗法斗争中，他们不得不带着刚刚出生的儿子转战科西嘉内陆。她的妻子怀抱婴儿，腰悬短剑与他和他的战友们出没在高山丛林之间，躲避着强大法军的追击和搜索。每当他回到那顶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帐篷，面对她那略带倦容，倔强而温柔的微笑，他内心便涌现出无限的愧疚，他只能不断地重复这样一句话：

“我们的儿女将不再做法国的奴隶了！”

这句话他永难忘记，但似乎已那样攸远。现在他已经不得不做了法国国王的顺民。

在科西嘉抗法斗争的最后关头，保利逃往英国，而作为保利的追随者，他却接受了法国的赦令，放弃了抵抗，回到了阿雅克修城。尽管妻子的温言相劝，对他这种“变节”行为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使他受到了昔日战友们的冷嘲热讽，但他从未产生过责备她的念头，现在他已享受到了做法国国王顺民的种种好处。

法国征服者对他颇为优待。小拿破仑竟然一跃成了博马努瓦尔总督和财政官皮松的膝上宠儿。马比夫和总督夫人德·布施波尔太夫后来成了拿破仑弟弟路易的教父和教母。

由于马比夫的举荐，夏尔·波拿巴被任命为国王的参事和阿雅克修市的陪审员。人们让他管理一片桑树苗圃和一片菜地，后来，他终于以科西嘉三级会议代表的身份随代表团专程前往向路易十六效忠，并向国王陈述新省份的需求。

他从凡尔赛回来后，飘飘然忘乎所以，更加死心塌地依附法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因为他现在看清了，从凡尔赛那里，可以给他带来荣华富贵、高官厚禄。

他善于应酬，彬彬有礼，巧于辞令，熟谙人情世故，颇讨法国人喜欢。

夏尔·波拿巴为筹措经费，寻欢作乐或者为处理诉讼案件而奔忙，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旅途上。他聪明绝顶，但失去平衡、想入非非导致他的事业变得虚幻。尽管他生性吝啬，有时候也慷慨解囊。

他躺在病床上，却掌握着全家族的帐本。大家都指望他的遗产来为子女成家立业作准备。

波拿巴家族的宿敌很早以前就有人指控莱蒂齐亚与德·马比夫先生有过不轨行为。他们说，拿破仑可能就是这桩买卖的产儿。这其实是无耻的诽谤。莱蒂齐亚怀拿破仑的时候，她还没见过这位将军是什么模样呢。

在夏尔的希望中，拿破仑渐渐长大了。

拿破仑继承了父母英俊的眼睛和有利的宽胯，但父母的谦和与善解人意他却一无所获。平常玩耍时，她常把长他18个月的哥哥约瑟夫打哭。他的奶妈很喜爱他，总领着他在城里四处游玩，他常偷偷地带他到自己的家中，给拿破仑做些新鲜食品吃。奶妈记得在拿破仑五岁时，拿破仑和约瑟夫到了她家，她烤制出了鲜美的肉饼给他们吃。五岁的拿破仑看着两张引人垂涎的肉饼，眼睛一转，把身子俯向约瑟夫耳边道：

“约瑟夫，你猜奶妈把另外三张肉饼藏在哪里？”

约瑟夫不解地摇摇头。

拿破仑马上道：“就在厨房的桌子上，那肉饼上还有几只熏虾呢！”

约瑟夫明白了拿破仑的暗示，连忙跑向厨房。拿破仑调皮地冲着奶妈眨眨眼睛，托起桌上的两张肉饼，跑出了门外。

当约瑟夫受骗回来后，两张肉饼早被拿破仑风扫残云般地吃掉了。

诸般的事情发生得多了，连夏尔夫妇也不禁对这个不多言辞，但颇具心机、智力早熟的孩子侧目看待。

拿破仑和约瑟夫是两个反差很大的孩子，约瑟夫喜欢听故事，而拿破仑则神情深邃，固执寡言，心中自有主张，做事我行我素，从小就天生一副“霸王”的味道。

他专爱组织邻居孩子玩打仗的游戏。每次他都是自命元帅，把孩子们分成两部分，开始打仗。他常主动担任弱方的指挥，在游玩时，他不仅跟对方较量体力和威猛，更多的是凭智取胜。他常指挥自己的部下在沙滩上挖下战壕，或是在岩石下埋伏重兵，打起来后自己一马当先，冲锋在前，而且拳脚颇重，从不给对方喘息机会。每次战果，都是他以弱胜强，以小胜多。他也一向都自信自己是战胜者。

久而久之，孩子们都把他当成了胜利的标志，争先恐后地想充当他的部下，在当时，这颇满足了一个孩子的自尊。

许多年后，拿破仑自己也说：

“我成为元帅的历史，要从孩提时代讲起。”的确，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不能不说是与生俱来的。

但每次战败的孩子，多是身挂彩伤到莱蒂齐亚面前告状，在大人们的印象中拿破仑是一个野蛮的孩子。

夏尔为祖业遗产等事缠身，对孩子多采取宽容的态度。但莱蒂齐亚却很严厉，每当这个时候，她便要斥责拿破仑，或打或罚。

· · 拿破仑也常因此逃到奶妈家躲避风头。

正是莱蒂齐亚的严教，才培养出了拿破仑这样一位旷世奇才。

拿破仑长大后，对此感恩戴德，他在称帝后曾说过：“我的母亲虽为女性，看似柔弱，但心胸头脑决不亚于男子大丈夫，我之所以有今日，全是母亲的大力栽培。”

小拿破仑喜欢吃点心和果酱。他的祖母的外祖母，波拿巴奶奶和费什姥姥，就是他所说的两个老婆婆，均让他吃个痛快。

尽管如此，他仍经常到街上去用精粉做的涂黄油的面包跟士兵换军用面包吃。他妈妈为此骂过他，可他回答说：“反正总有一天当兵，要适应吃这种面包才行。”

他一心想当兵，除此之外没别的念头。在阿雅克修街头上看到法国军官穿着蓝白制服，扎着腰带的神气样子，他简直羡慕死了。

他常嘲弄费什外婆，尽管他爱戴她。她弯腰曲背，老态龙钟，拄着一根拐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像要散架的样子。拿破仑跟在她身后，故意笨拙地模仿她走路屈腿扭腰的姿态。他母亲看见了。追出来要打他。他却逃之夭夭。

第二天，他过来亲妈妈，莱蒂齐亚太太即把他推开。拿破仑进屋后母亲跟着进了房间，立刻关起门，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屁股。

有一天过节，他们在博科尼亚诺的农场磨坊主来到波拿巴家，带来了几只小马驹。拿破仑等他出门要走时，冷不防翻身上马，飞也似地一口气跑到农场，身后的山石树木似乎看着他舍命奔驰，吓得都哆嗦起来。他到农场后，里里外外把磨坊主的磨坊仔细观察了一遍，并计算出一星期可以加工多少麦子。农场主把拿破仑带回阿雅克修，对莱蒂齐亚说：

“愿上帝保佑少爷长命百岁，他不会错过时机成为世界上第一号人物的。”

但拿破仑7岁时，更多的则是独自一人到海滩去。迎着朝霞，仁立在岩石顶上，俯首望着汹涌澎湃的大海，聆听着惊涛拍岸的巨响，凝神遐思，一站就是半天。长大后的拿破仑曾说：

“我最爱海浪，因为它蕴藏着无比的威力，可以吞掉无数细小的沙粒，可以用柔软的唇吻碎坚硬的岩石。我就要做那海浪，把世界踏在脚下！”

听到这番话，没有人会把当年7岁拿破仑静立海边的情景联想起来。但他确实是从7岁起，就在那一瞬间，油然升腾了做人要做强人的信念。

这种信念使7岁的拿破仑不断地以武力“征服”阿雅克修城的孩子们，包括他的哥哥约瑟夫。尽管他个子不高，但他两腿粗壮，脑袋硕大，打起架来如蛮牛下山，拼斗到底决不让步，而且不时用些打了就跑、不服气下次再打的“计谋”。

邻居大人们似乎被这个蛮野的孩子烦透了，但同时又羡慕莱蒂齐亚拥有这样一个有着完全的科西嘉人典型性格的勇敢的儿子。

这种带头淘气顽皮的游戏，直到拿破仑7岁上学后才有所敛。

这倒不是老师管教的结果。拿破仑从来就不曾屈从过谁，校长也承认从来没有一位老师制服过他。原因是由约瑟夫的一句话引起的。约瑟夫酷爱学习，功课一直很好，常常要在拿破仑的强制下替他完成作业。

有一天，他突然考了拿破仑一道比较简单的数学题，而拿破仑惯于嬉戏玩耍，荒于课业，一时膛目结舌，答不上来。约瑟夫惧怕弟弟的拳头，并没有怎么晒笑他，只是缓缓他说了一句：

“拿破仑，你只是比我勇敢。”

拿破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突然感到他并没有完全“征服”约瑟夫，他仍有不尽天意之处，从那天起，他不再玩打斗游戏，开始迷上了数学。每天放学后，便钻进屋子演算数学题。

夏尔夫妇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先是孩子们告状的几乎绝迹，继而约瑟夫成了拿破仑相当友善的朋友，不再争斗。莱蒂齐亚是个有眼光的女性，她开始不断地、不露痕迹地称赞拿破仑，悄悄地潜移默化地修正他蛮野的习性，并常把她所能知道的伟大人物的一些事情讲给他听。虽然她又有了几个更为幼小的孩子出世，但她没有冷落对这个孩子的教育启迪。夏尔从一开始就偏爱拿破仑，从前拿破仑每每闯祸后，他多是从那些细微的事态中寻觅出这个孩子勇猛执著的优势而加鼓励。看到拿破仑的转变，又从约瑟夫嘴里知晓了整个事态原由，他更加看重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儿子了。他特意给拿破仑砌了一间小房子，在墙壁上涂满了不同色彩的数学题，营造出一种学习氛围，专门让拿破仑在里边演绎数学，并在外边围上了篱笆。

从此，这个7岁孩子更加沉默寡言，更多的是与那些数学题打交道。这个瘦小怪癖的孩子十分珍惜这个小天地。如果有那个小孩子来侵入他的这个小王国，他会毫不留情地把人家赶出“领地”。

随着年岁的增长，拿破仑渐渐知道用功了。

如今，在拿破仑的家乡有一座孤零零的岩石，里面有个小洞穴，现在还保留着“拿破仑洞穴”的名字。拿破仑在少年时经常去那里消度光阴。当他的兄弟、妹妹们在花园或草地上兴高彩烈地做游戏，发出一阵阵愉快的欢呼声的时候，他却在这里消磨整个阳光照耀的漫长的下午。拿破仑手拿着书，

以斜靠着的姿态，几个小时地凝视着地中海的辽阔海洋和蓝色天空。有时为了思考一个问题竟忘记了吃饭。

夏尔·波拿巴谦和温厚的学者风度和潇洒气质，使他不仅与不少法国人及夫人们成了好朋友，而且夏尔在科西嘉岛的良好知名度，更是引起了法国人的极大兴趣。他们知道要征服科西嘉人，就必须先笼络住像夏尔这样的精英人物。夏尔常常合时宜地表现出来的亲法态度不仅无损于科西嘉人的形象，而又表达了亲法立场，使他成了科西嘉总督的好友。

夏尔曾经亲赴法国，称其祖籍为一意大利古老的贵族家族，使法国当局终于在 1770 年承认了他的贵族血统。这一承认，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下，也就暗许给了他们家族以特权。于是在拿破仑 9 岁的时候，夏尔把他的两个儿子约瑟夫和拿破仑送到法国，通过了入学考试，争取到了奖学。昔日战友的冷嘲热讽所困扰，在深夜独坐时，甚至曾整象过远在英国仍未放弃抗争的保利对他的“背叛”而雷霆大发的样子，但他并不惭愧。他当时的确别无选择。他的两个长子都在抗法斗争期间夭折了，他和年轻的妻子已为科西嘉的自由事业付出了很多，更何况他必须要使波拿巴家族长达数百年的血脉和家业延续下去。

现在他已经儿女满堂了，但他还是更为重视那个被神父称为“雄狮”的次子。他坚信这个孩现在他已经儿女满堂了，但他还是更为重视那个被神父称为“雄狮”的次子。他坚信这个孩子必将给波拿巴家族带来前所未有的荣誉。这一信念直至他 39 岁临终时仍未改变。他告诉守护他的人们，他的这个儿子将战胜所有的欧洲君主。

三、“斯巴达汉子”

斯巴达人的坚韧、刚毅与勇敢一直是勇士与战神的象征，拿破仑——这位短小强悍、沉默傲慢的科西嘉少年却被军校的士官生们赋予了“斯巴达汉子”的绰号……

小拿破仑跨进了奥顿中学的大门，但夏尔并不满意。

奥顿中学是所教会学校。拿破仑不满 10 岁就远离家乡父母，初涉一个陌生社会，不免有些紧张、拘束。而且他生长在科西嘉岛，法语基础极差，但他勉强地以科西嘉人永不服输的性格战胜了困难。在奥顿中学的 3 个月间，这个落寞的孩子，日以继夜地啃着一本本费解的书。3 个月下来，拿破仑尽管讲起话来，难免带有科西嘉口音，但法语的基本知识使他应用起来，已游刃有余了。

夏尔很了解他的儿子。约瑟夫聪明但胆小，想让他读文科，将来可以担任神职，而拿破仑则威猛不羁，最适宜当军官。

经过多方努力，夏尔终于如愿以偿。

1779 年 5 月，他的拿破仑进入了布里埃纳军校。该校为法兰西贵族子弟跻身于军界的必由之路。

当时在法国各地有 12 所这类皇家军校，专供贵族子弟接受预备教育以获得军官委任状。每所学校大约有一百名学员，其中一半是自费生，另一半为公费生。后者必须通过考试，他们的膳费和学费从王室费用中开支。两类学员都必须持有贵族血统的证明，其血统可上溯两个世纪。录取名单由陆军大臣确定，学校行政则由教会管理。

少年拿破仑未满 10 岁便进入布里埃纳军校，在那里一直攻读到 15 岁。他的基础教育就是在布里埃纳军校奠定的。他是一个聪明、勤奋的学生，在数学、历史和地理方面尤为突出。他的第一个志愿是参加海军，但显然是由于母亲的劝阻，他才决定攻读炮兵职衔。

由于沉默寡言加之秉性清高，他的人缘不好，有落寞之感也很自然。学讲地道的法语倒没费多长时间，只是略带科西嘉口音而引起同学们讥笑。他们也好挖苦他那颇为勉强的贵族身分，轻蔑地称他为“科西嘉蛮子”。

由于父亲穷困潦倒，又爱挥霍，不能给他提供零用钱，所以拿破仑常常囊空无物，这也是个不利条件。他的名字“拿破仑”，虽然是从波拿巴家族世袭下来的，但在法语里却有点怪异，因而也成了同学们的一个笑柄。

当他前去接受他的第一次圣餐时，这个怪名字也的确令他难堪，因为主持圣餐的那位主教说，圣徒名册里就没见过这么个名字。所以这些不利条件或许足以摧垮一个意志薄弱的孩子，但是对于少年拿破仑来说，反倒增强了他克服困难，维护个性的决心。这位年轻的科西嘉少年往往蔑视他的同学而不是自暴自弃。

军校的生活枯燥无味，那些傲慢的法国同学们使他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现在，他心爱的东西一下子全被剥夺了，他的家，他的科西嘉岛和太阳，他变得郁郁寡欢、脾气暴躁了。他的同学们笑话他身材矮小，贫穷寒酸，行为古怪。他惹人讨厌。他太古怪了，太陌生了。法国人只看得起法国人，他们的本性不能容纳陌生人的感情和目光。

他讨厌法国人的傲慢，对付的方式就是尽量做出比他们更为傲慢的举动。他甚至离群索居，建立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小天地。校长贝尔通神父别出心裁，将一片场地分给每个寄宿生一小块作为小园地。学生波拿巴挺喜欢这种业余活动。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就爱栽花种菜。他要两名同学把地让给他，以扩大他自己地盘。

由于他精心经营，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天地，篱笆围墙，藤蔓棚顶，大家美其名曰：“翠绿斋”。他经常躲进园子里，远离尘嚣，远离嘻戏，潜心读书，认真思考……他对这美丽风流的园地爱到妒忌的程度，除了那位布尔里埃纳，谁也不允许沾边。就是这位例外的小朋友也是难得进来一次。

若有谁来戏弄他，开他的玩笑，干扰他的安宁，他立刻怒气冲冲迎上去，扬起两只小拳头。“天生我要比别人强”。后来他对德·雷米扎夫人说了心里话：“我喜欢的东西就应当属于我。在学校里没有一点友爱精神，要得到爱需要时间……。”

在这个小天地里，在图书馆中，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普鲁塔克所著的《传记集》一书的法文译本。《传记集》中关于古代名人和英雄们的生动描述，巧妙地把真人真事与传奇故事交织在一起，把历史内容与个人生活交织在一起，使得许多读者爱不释手。罗兰夫人把这些英雄传略看作是“伟人们汲取营养的沃土”。对拿破仑这位独处异乡的科西嘉少年说来，也是如此。从阅读这些希腊、罗马的英雄业绩中，仿佛听到了他那可爱的岛国故乡悲壮故事的某种遥远的回声。

那岩石突兀的海滩，那汹涌而至的海浪，那熟悉的阿雅克修城，辛劳而严厉的母亲，聪明而多少有些软弱的约瑟夫，还有父亲……

每每想到父亲，他便想到了入学之初，同学们对夏尔“变节”的嘲弄而给他带来的耻辱，“你父亲算什么东西！”这句活深深地刺痛了他。虽然他

当时便用拳头狠狠地教训了那个可恶的混蛋。但在很长一段日子里，这一句话却一直在他的耳边回响，父亲的变节行为成为他内心一缕挥之不去的阴影。

的确，与《传记集》中的普鲁塔克、塔西佉埃顿、迪图斯、利尤斯相比，父亲的确太渺小了。

他不自觉地对漂泊海外的科西嘉英雄保利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歉疚，他觉得有责任代替父亲帮助保利完成他的事业，使父亲重新获得荣誉。“总有一天我会让法国人尝尽苦头！”

他相信自己的誓言必能实现，《高卢战记》和恺撒大帝的英雄业绩激荡着他，他告诉自己：“帝国的命运往往系于一人之手！”

尽管对法国人的憎恶，对保利的崇拜，对科西嘉的热爱所构成的科西嘉情结时常使他想入非非，并使他成为学校中沉默而孤独的少年，但当他早晨踏入课堂时，他则不得不面对紧张的功课、教师和同学。

布里埃纳军校的课程包括写作、法语、拉丁语、日尔曼语、历史、地理、数学、图画、舞蹈和剑术。

教师中有些人是教士，但是技术性课程主要由世俗教师担任。校纪是相当严格的，五年学习期间除非有令人同情的理由，一概不准请假。

拿破仑深知进入这个学校是不容易的，因而他非常珍惜这个能挤入法国军官阶层的机。入校后，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当他换上蓝色制服，红色的边饰，一排白色纽扣，一件白衬里的蓝大衣，红、白、蓝相间，微风轻拂，很是英俊威武。但这里成天阴雨绵绵，营房破旧，纪律严厉，功课枯燥无味，同学们一个比一个坏，老师是12个修士。

教师开始时与同学一样对他怀有敌意，冷眼相待，甚至动辄训斥、惩罚。一天，拿破仑触犯了一位教师，这位教师拿出看家刑罚：让他穿上苦行僧衣，跪在食堂门槛上就餐。拿破仑气得脸色发白，两眼圆睁，争辩道：

“先生，我站着吃饭，不下跪！我在家里只对上帝下跪！”

教师使用武力，拿破仑疼得在地上打滚，号陶大哭。

“你不是说只能向上帝下跪吗？”教师怒喝。

正闹得不可开交之际，校长走来，阻止了这场恶作剧，拿破仑终于免遭侮辱。

屈辱与敌意迫使他更加发愤去读书。他知道只有用功才能使他将来免遭嘲笑和侮辱，才能出人头地，他认为他天生就是当首领的。

他沉浸在书的海洋里，如饥似渴，挑灯夜战，冥思苦想，解决难题。久而久之，面容憔悴，以致母亲来探望时一时竟认不出站在面前的是日思夜想的儿子。母亲心疼儿子，嘱咐他要注意身体。拿破仑倔强地答道：

“我不能屈属他人之下！”

小小年纪就知道奋发图强，与一班吃喝玩乐的阔少适成鲜明对比。

当时，各个军校里放荡行为在蔓延，甚至泛滥成灾。拿破仑对此嗤之以鼻，不肯随波逐流。布里埃纳的裸体女神塑像都一一被起了下流的外号。

拿破仑生性纯洁、刚强，对这些越轨行为自然格格不入。在他身上，精神因素比感官因素占有优势。

拿破仑顽强的性格终于赢得了好几位教师的称赞，也战胜了同学们对他的敌意。他同他们终于建立起某种友谊，当然谈不上什么亲密的关系，首先是布尔里埃纳，接着是居丹和南苏蒂，后来拿破仑对他们都很关怀备至。学

校园里很少有欢乐。只是每年在圣路易节时，与同学们一起逛逛公园。当时没有放假制度。但是，从9月15日到万圣节，学生们每天只有一节课，课余时间很长。他们便成群结队，沿着马路，穿过田野，慢慢地散步。

有时候，他们到老农妇马格丽特大妈家里喝新鲜牛奶，吃黑面包。她家位于树林子深处。拿破仑更喜欢利用放学时间，一个下午关在宿舍里或躲到自己的园子里。

终于在一个雪天，学校老师和同学们认识到了拿破仑执辔的另外一面——才华。

那是一个雪天。厚厚的皑皑白雪覆盖了整个校园。拿破仑提议到操场去玩打雪仗，在游戏中，拿破仑井然有序地组织同学们分为两军，同时双方各自挖战壕，修城堡。当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时，教师们不得不对这场“战役”的组织者、指挥者拿破仑令眼看了。

拿破仑站在高筑的雪塔上，俯首下边，挥手令进、令退，宛如一位主帅在指挥千军万马，教师们心中升起了一种异样的感慨：“这个孩子具有着非凡的军人素质，将来绝不可轻视！”

法语文法和文学教师迪皮伊神甫，不仅给予他谆谆教诲，而且不厌其烦地帮助他。拿破仑的学习成绩优异。他喜欢进行精确的研究，喜欢探讨抽象的问题。他的老师帕特罗神甫是一位几何学家，对拿破仑颇为得意。

他还上库尔塔隆先生的图画课，说真的，他画得不好。

为描画一个明确的形象和一张阵图要费不少时间。他的剑术尚可。他跳舞似乎还不赖，1781年学校公开表演时，他参加了四组舞表演，一共11个人，他是其中之一。

这些教师中有相当一些人，在拿破仑发迹之后曾得过特别的关照。在他就任第一执政后，他便将迪皮伊老师安排在马尔梅松堡内供职，作为他的私人图书管理员，迪皮伊从此一直住在那里，拿破仑常到他的住所探望他，对他关怀备至，无限崇敬。

还有另一位书法老师，也得到了他的特别资助。

那一天，作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刚从里昂回到巴黎不久，一位衣着寒酸的男人前来求见，拿破仑请他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询问他是谁。求见者胆怯地回答说：“我十分荣幸地在布里埃纳学校教过您书法课。”“你在那里教了个好学生！”拿破仑立即打断对方的话说。“我感激你！”接着他率先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又跟那位态度诚恳的人亲切他说了几句话。他的赞扬话仍然没有打消来客的窘态。几天后，这位老师收到他的也许是蹩脚的学生派人送去的一笔补助金。

拿破仑已经五年没回家看望父母兄弟了。路途太远，旅费太贵，不过，1784年7月，夏尔先生来法国，带女儿玛丽娜到圣西尔，她被录取在那里上学。他顺便到奥顿看了看约瑟夫，并带走了吕西安。吕西安一年前跟约瑟夫一起上学。

于是他又顺便来到布里埃纳。拿破仑高高兴兴地接待了自己的父亲。他跟父亲一起度过了好几天，讨论一家人的前途问题。他神色专断，讲话有棱有角，目光犀利，才15岁，就那样懂事，严然是个大人了。他父亲有病，而且很严重。患了胃溃疡，恐有不测，心情忧郁，他寄希望于这个儿子，看出他将来是全家的顶梁柱。约瑟夫不愿当牧师，而想当兵，拿破仑感到惶惑不安。约瑟夫长着文人脑袋，对数学一窍不通。他想当什么样的军官？他这人

软绵绵的，举止轻浮，最好还是让他当律师。

拿破仑给父亲的信这样写道：“第一，他缺少克服战场上种种危险的勇敢。他能作个良好的驻防军官：身材秀挺、面孔漂亮、并且机敏便捷，所以长于讲没价值的客套话，用他的才干，他永远能给社会一个好印象，但是在战争中呢？第二，现在改行太晚了。因为他可能得到一笔丰厚的教士薪俸，那对家庭多么有利啊！第三，他能学什么兵种呢？海军吗？（一）他对数学一窍不通；（二）他的健康绝不能忍耐海上生活。要作一个炮兵军官，须能担任持续不断的劳苦工作，这对他也不合适，因为他太粗心。”这是一个年方 15 岁的拿破仑的评语，他知道他自己所有的这些素质，正是他哥哥所没有的；而他所描写的，正是酷肖他父亲的约瑟夫的最好不过的写照。

波拿巴先生很赞赏儿子的这种少年老成。他离开了布里埃纳到巴黎去看医生。后来又同约瑟夫一起回到科西嘉。

小弟吕西安 9 岁了，法文很好，仍然在小兄弟会修士那里上学。

拿破仑照顾他，总是板着面孔教训他。吕西安对哥哥的冷漠很伤心，直到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还会感到一阵心酸。

然而，拿破仑打心眼里热爱自己的兄弟，就像爱自己的父母亲一样。但他很少表现出温情。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汉，是一个战士，或者天生就是指挥打仗的料，怎么能动不动感情冲动呢！

与父亲的短暂会面，再次唤起了他心里深藏的科西嘉情绪，望着父亲远去的身影，他对父亲的变节行为的责难不觉减缓了许多，他已经长大了！……

5 年的学习生活终于过去了，他已经成为一个翩翩少年，学校对他作出了这样的评语：

“拿破仑·波拿巴，生于 1769 年 8 月 5 日，身高 1.66 米，体格强壮，生性直爽，思想敏捷。擅长数学，通晓地理、历史，音乐，绘画、舞蹈略逊一筹，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海军军官。”

有一位教员则说他“好为人师，独断专行，固执己见”。

就这样，拿破仑以其优秀的成绩及出色的军事天才潜质，被校方保送到巴黎王家军校深造。这所军校在法国名声极佳，学校师资阵容强大，课程设置了数学、法文、历史、地理、德文、英文、制图、击剑等，是所培育国家栋梁的学校。

就是在这所学校中，他被年轻的士官生们称为“斯巴达汉子”。

1784 年 10 月 17 日，15 岁的拿破仑离开了布里埃纳军校，在 21 日下午来到了巴黎。

巴黎的一切对于拿破仑来说都是新奇的。不管是那一座座堂皇富丽的高楼，还是穿行在街道游玩的妩媚女子，都给从科西嘉来的拿破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进的这所新学校是一座宫殿，可能是加布里埃尔留下的最庄严高贵的宫殿吧。未来的军官们在里面享尽奢华，拿破仑更是眼花缭乱，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每餐有二次开饭时间，仆从难以计算，有昂贵的驯马场。拿破仑却主张未来的军官们理应“吃军用面包，自己洗衣服。自己擦皮靴”，以适应将来行军作战的生活。

比起布里埃纳军校，这里的训练科目要丰富开阔得多，强度也大得多。说真的，布里埃纳有的教师知识贫乏。然而，在战神玛斯广场度过的那一年，拿破仑虽然十分用功，但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求得发展。他数学成绩优秀，

但书法潦草，拼写不稳定，原来学的那点拉丁文也忘光了。他的骑术很不高明，是一位蹩脚的骑士。“真是一个十足的笨蛋”，拿破仑的德语老师博埃公开对他这样评价。但其他的教官则被他那庄严的举止，顽强不屈的神色，冷酷无情的目光所打动。他的文学老师多梅龙说他的风格古怪而热烈，“犹如“火山爆发的岩浆”。

以前军校的好友布尔里埃纳没有来巴黎。不过波拿巴在那里结下了另一种更强烈的友谊。他遇到了一个陆军老教官，亚历山大·德·马齐斯，老教官对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两人很快好得难解难分。与此相反，拿破仑从入学伊始就招来了一个敌人，即旺代人菲利波，此人在他军旅生涯的危急时刻同他较量过。他们无论在性格上还是思想上都是敌对的，在学习上却不相上下，有时候互相诋毁，不惜动手动脚。

拿破仑还同另一些人闹别扭。他属于“小贵族”，靠助学金维持学习生活，同阔少们在一起总觉得格格不入。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军人沸腾着时代的热血。但这里不允许侮辱人，头头们不允许这样做。

军校生活首先就是持枪出操。一日，波拿巴心不在焉，做错了动作，挨了教官一枪托后，竟然以牙还牙，回敬了他一枪托。众学生吓得面面相觑，以为波拿巴一定要受到严惩。却不料教官雅量，只是命令一位学生对他多加辅导。这下可好，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两名学生凑在一起天南地北聊了起来，至于什么操练要领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翌日清晨，照常出操，教官做了一遍示范动作后喝令道：“枪放下！”唯独第二行有一人的枪仍在肩上。波拿巴走神了，经人提醒才恍然大悟，急忙把枪放下，“砰”的一声引起哄堂大笑。教官见又是波拿巴，吼道：

“波拿巴先生，醒醒吧！如此简单的动作还做不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波拿巴以倒数第二名的成绩被编入炮兵班，在班上继续受人嘲笑。

虽然操练科目他的成绩不好，但其他学习成绩却十分突出，而且依然“顽固地”保留着只属于他自己的科西嘉情结，一次，一位教员训斥道：

“波拿巴先生，你是国王的学生，务请记住这一点；不要老惦记着科西嘉，须知它毕竟属于法兰西！”

波拿巴指着佩剑，反唇相讥道：

“只有剑鞘是属于法兰西的，而剑却由我自己掌握！”

军校学员每个月要参加一次忏悔，指导神甫又提到他热爱科西嘉的感情。拿破仑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谈科西嘉，作为牧师，你无权在这方面训斥我。”

他将他写的第一首诗献给了科西嘉。诗一开头是一个梦：科西嘉给熟睡的波拿巴一把刀，并对他说：“你一定要为我报仇。”他把这段朗读给洛杰同学听，洛杰听了只知道笑，一提起他的故国，他总是分外自豪，唯恐失去她。在数学教科书的扉页上，他用方言涂了两行苦涩的诗：“啊，科西嘉，如果你希望从公正友善的和平中得到一个更好的命运，那你的希望就是白日做梦！”

对科西嘉的热爱，使他对巴黎和军校学员们的奢侈生活与轻浮学风深恶痛绝，他曾上书学校当局：

“学生生活奢侈，所需费用一般家庭殊难承担。学生一旦沉湎于此，返回故乡无法适应清淡生活，走上疆场则忍受不住战争之煎熬。所以，校方应

严禁学生雇佣私人侍从，取消佳宴与华奢服饰，令学生自理生活，食粗劣面包。只有如此，方能造就体格强壮、作战勇敢之军官，令士兵尊重与服从。”

尽管校方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但对一位 15 岁少年能有如此独树一帜的真知的见和嫉恶如仇的胆识却大大折服。

到 1785 年 9 月，16 岁的拿破仑用一年的时间，学完了军校规定的三年必修的课程，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被授予了少尉军衔，这是科西嘉岛第一位从专业军校毕业的正式军官。拿破仑基于对社会和政治的极大兴趣以及家中贫困的原因，他提前毕业了。当时学校鉴定是这样的：

“拿破仑·波拿巴，为人勤奋、谨慎，兴趣广泛，博览群书，酷爱抽象科学，擅长数学、地理；沉默寡言，喜欢独处；任性、高傲、自私、善辩，自尊心强，雄心勃勃，求知欲强，有培养前途。”

有一位教员说：“这位科西嘉青年个性极强，日后定有出头之日。”

经过艰辛的努力，拿破仑终于如愿以偿，在隆重的授衔仪式上，想起科西嘉，想起那英年早逝的父亲，他激动得难以自己。

6 个月前，夏尔因患胃癌故去，终年仅 39 岁。他在逝前，多次呼唤远在天涯的拿破仑：“儿子，你若回来，一定能驱走病魔的！儿子，你什么时候归来啊？”

当他听到这一消息时，他完全原谅了夏尔。原来对夏尔的责难转变为对波拿巴家族的沉重的责任。作为科西嘉第一位从专业军校毕业的年轻少尉，他肩负着波拿巴家族的希望，他必须去实现他父亲的梦想。

……普鲁塔克、凯撒、查理曼，还有那位科西嘉英雄保利的事迹从没有像此时这样使他热血沸腾，当他踌躇满志地走出校门的时候，心里只有对成功的渴求。

在许多年后，已成为皇帝的拿破仑曾这样评价他生命中的这一刻，他说：“我一生中最骄傲的那一刻，是接受授予少尉军官，因为今天的辉煌正是那一刻的点燃，才使我生命的航船渡入了腾达的航线。”

历史往往具有戏剧性的巧合，巴黎王家军校这次授予的 56 名少尉中，波拿巴名列第 42 名，而在证书上签名的就是日后在断头台身首异处的路易十六。当然，他当时只是例行公事，甚至连波拿巴这个稀奇古怪的名字都不屑一顾。

可是，路易十六万万没有想到，是他的签名为这个无名小卒打开了迁升的机会！

第二章 站在生命的门槛上

一、孤独的炮兵少尉

自以为可以将世界踏在脚下的拿破仑扛着少尉的肩章告别了军校，但拉费尔炮团却没有他攀云拿月的阶梯……对美丽的姑娘空掷情感之后，拿破仑悲观地写道：“在芸芸众生之中，我却总是孤苦伶仃……”

1785年11月3日，拉费尔炮兵团来了一个年轻的军官：个子矮小，瘦骨嶙峋，脑袋硕大，肤色黄褐，言语间夹带意大利口音，他就是少尉军官波拿巴。

军需官给他开了张住宿介绍信：“致布小姐，兹有少尉军官波拿巴前去贵处居住，惠请接待。”

在走向住处的街道上，他还沉醉在对新的炮团生活的渴望中，他没想在这里他将找到实现父亲愿望的机会，找到攀云拿月的阶梯……

在离开校门奔赴炮团的路上，他一直怀着这一梦想。在法国名胜枫丹白露，这一梦想曾那样剧烈地震荡着他那年轻的胸怀。

枫丹白露是法国北部的一个美丽的镇子。距巴黎65公里，位于塞纳河的左岸，原是法国王室的狩猎场，在1526年改为国王行宫。这个城镇在诸多建筑师、雕刻家的精心设计下，花园亭台相映成辉，清水小舟点缀其间。不少旅游法国的人都会来到枫丹白露一饱眼福，领略那美丽堂皇的洛可可艺术。

他站在一座豪华的建筑物前静思了许久。这里体现着权力与尊严，那一座座富丽华美的亭台则意味着享受与金钱。”

拿破仑不知道炮团的道路将会把他带往何处，但他对这里富饶的一切却在此时此刻产生了欲归已有的豪迈情怀。

他不知道这一天会什么时候到来，但他凝视着脚下被踩踏倒伏的草坪，竟由衷地露出了少见的微笑。

但他实在没有想到，这里的一切在真正归他所有之后，他又是在这里亲笔签署了退位声明。

尽管满怀壮志，但他很快便发现炮团对他梦想的实现似乎并没有什么帮助。

拿破仑来到这的最初3个月，他不得不站岗放哨，执行一些列兵勤务，直到1786年元月他才正式就任，下团任职。

当时年俸1120法郎，而且除了薪饱和津贴之外再无其它收入。拿破仑没有想到成为一名法国军官后，依然不能远离贫穷，而且这里纪律涣散，风气不正，军官们大多嗜酒、找女人，距拿破仑想象的一展宏图的氛围相去甚远。他在失望之余，不由地想起了英国史学家卡赖尔的话：“学会服从命令，是学习统治的基本的艺术。”

他混杂在队伍中，开始当炮手，接着当下士，而后当中士；他站岗放哨，担任周值星官。因此他熟悉部队生活，为他后来善于向法国士兵讲话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他第一次穿上了军装，翻领蓝上装，蓝色的军裤，菱形的小肩章是丝绸织成的，金光灿灿。拿破仑感到这些漫长而又艰苦的岁月没有白熬，总算得到了报偿。那时，他自以为被埋没了。这套军装他永生难忘，他将成为什么

人物？法国的将军？还是科西嘉的自由战士？

他的上司待他甚好，尤其是他的中校于尔图比子爵和上尉马松·德·奥蒂姆。“服役像在家里一样”他后来回忆说，“上司们对下级亲如手足，是世界上最英勇、最称职的军官，纯净得如烈火炼出来的黄金，只可惜年纪太大，因为和平时间很长。讽刺挖苦是当时的风尚，年轻的军官们笑话他们，实际上是对他们表示亲密。”

他住在一位姓布的老小姐家里。她开了一间咖啡馆，有几间房出租。

这位布小姐从未结过婚；虽已上了岁数，却仍有些风韵。她把拿破仑这位年轻的科西嘉房客安排在三楼，殷勤为拿破仑熨衬衫，缝袖口，添花边。

他还同瓦朗斯社会名流建立了关系。由于马比夫一家致信给圣·吕夫修道院院长德·塔尔迪冯大人，作了引荐，拿破仑在当地的豪门望族家里受到热情的接待。他到过德·科隆比埃夫人家，去巴索的农庄作客。到农庄有三法里路，他常沿着马路步行，边走边哼着小调。德·科隆比埃夫人是里昂人，很有教养，年纪比他大得多，却“迷恋上了他。”她希望他出来娱乐娱乐，生活不要那么苛刻。他回答她说：“我母亲负担太重了，我不能因我的开销增加她的负担，特别是在我的同学们心血来潮大肆挥霍逼着我花钱的时候。”

尊贵的夫人预言他官运亨通，前途光明。波拿巴向她表示要写一部《科西嘉历史》，她便将他推荐给雷纳尔教士。

后来，在大革命期间，她对他说：“切不要逃亡国外，你知道怎么出去，却不懂得怎么样回来。”拿破仑则回答说，他“更应当掌握国家的元帅权杖，而不仰仗外国人的鼻息。”

他尽量参与当地名流的各种社交活动，特别是作为交际而举行的各种舞会。尽管他在巴黎上过舞蹈课，还请了私人舞蹈教师予以辅导，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好舞伴。显然，他秉性是爱好各门精密的科学，而不宜于搞文艺；擅长几何图案，而不惯于节奏旋律。

德·科隆比埃夫人的女儿卡罗利娜既年轻又聪明。

青春时期的拿破仑将自己那种南方人特有的激情，全部倾注在她的身上。尽管这是一段短暂的爱情，拿破仑却抒发出了他生命里最温存细腻、最纯朴的艳诗。

卡罗利娜与拿破仑同年，不算特别漂亮，但十分可爱，活泼中透出纯真与欢快。拿破仑勇敢地向这位情感纯真的少女表达了自己挚烈的心声，他写信道：

“我的感情是配得上你的。请对我说，你不会漠视我这片心意。”

卡罗利娜家近郊的别墅，留下了这对情人浪漫的回忆。他们俩几次于晨曦中一起漫步乡间小道，在树上摘吃樱桃，投掷樱桃核，嬉戏取闹。

但不久，卡罗利娜嫁给了军官布雷西奥，随他到里昂去了。布雷西奥是她的表哥，尽管拿破仑触动过她的心扉，但她更喜欢她的表哥。

自尊受到伤害的拿破仑给卡罗利娜写了第五封短信，他请求她退还他前四封信。

“既然你并不怀有与我同样的这片痴情，我应该作为糟糕的错误收回我感情的流露。”

“你以羞辱我取乐。不过，你很善良，还不至于忍心耻笑我这不幸的爱恋之情吧。”

卡罗利娜没有退还那些信，她一直保存在身边。

拿破仑称帝后，仍不忘旧情。他封卡罗利娜为母亲皇太后宫中女嫔，任命她丈夫为林业管理局总监。

更动人的是：在赠给卡罗利娜的戒指上，有一幅很别致、很细密的画：站在樱桃树上的一位少年，正把樱桃掷往树下一位少女张开的裙兜里。

晚年在圣赫勒拿岛，拿破仑还回忆起当年与卡罗利娜在黎明的林中漫步，摘吃樱桃，嬉戏玩乐的情景。这让他凄凉的晚年多了一些色彩。

拿破仑这个双手细嫩、橄榄肤色的小科西嘉人，此时还是一位童男。在春情萌发时期的难为情中，这些姑娘曾使他激动。但如果他真的同她们甜言蜜语的话，他也没那么多闲暇的时间。何况她们并不对他认真看待，常常笑话他笨手笨脚，言过于实。过分的自信自尊与现实生活中的贫困渺小所构成的巨大反差，钟情姑娘的最终离去，使他内心陷于悲观与痛苦之中，有时甚至感到了几丝的绝望。但他很快从书本中找到了乐趣。

他的房间空荡荡的，只有又粗又笨的胡桃木家具，透过地板可以听到楼下咖啡室里饮者的欢笑声和打台球的吵闹声，然而他却埋头苦读，乐在其中。他的收入太少，月薪只有 73 镑。必须节省着花钱。倘若只剩下一个埃居，他便到奥雷尔书商家去买书或租书。正当他的同学们与房东的小姐们在草地上吃中饭，一个个乐不可支的时候，他却孜孜不倦地读着，记着，写着，如痴如狂，废寝忘食。

他全力以赴攻读卢梭的著作，如饥似渴，狼吞虎咽。伏尔泰干巴巴的说教，闪烁其词的文风令他扫兴。

他之所以很早就被卢梭这位想入非非的思想家吸引住了，这是有充分的道理的。卢梭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1762 年出版）中，提醒人们注意科西嘉人在捍卫其自由权利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渊源久远的活力。卢梭在书中还讲出了一段惊人的预言，他说，总有一天科西嘉这个小小的岛屿将会震惊欧洲。卢梭对科西嘉的这种偏爱，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卢梭是在日内瓦出生和长大的，他对一个“既不富有又不贫穷、而是能自给自足的民族”，怀有一般瑞士人都有的好感。他从科西嘉的强悍岛民那种朴素生活和酷爱自由的情况中，看到了他所主张的构成社会基础的那种“社会契约”的种种表现。

按照卢梭的说法，一切社会—政治制度都发端于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协议或契约，这就是氏族、部落、民族的由来。一个民族尽管可以把许多权力托付给统治者，但是如果统治者滥用这些权力，那么，他和民众之间的契约就完结了，而民众又可以回到原始状态，即以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协议为基础的那种状态。对于任何不满现实的人们说来，这正是卢梭学说的魅力之所在。卢梭似乎总是在正确无误地证明，苛政是不合理的；而回复到社会契约那种原始的幸福生活，则是必要的。

尽管这种所谓社会契约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尽管在卢梭的论述里谬误百出，人们似乎并不介意。卢梭确实启发了整整一代人，使他们厌恶现实、向往黄金时代。诗人们曾经歌颂过人类的黄金时代，但是卢梭似乎把黄金时代变成长期受苦的人们可望而又可即的东西了。

卢梭的平等思想，卢梭那慷慨地赋予人民对暴君的反抗权利的思想深深地唤起了他的科西嘉情结，为他心目中的英雄保利等人的抗争行为找到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就在保利生日那一天，他写下了论证科西嘉理应摆脱法国统治而获得自

由的论文，文章中，他放怀写下了对科西嘉岛爱国志士们的歌颂；这时，他的思路被这样一种念头所打断：许多人非难这些爱国志士，说他们本来就不应该造反。于是，他写道：“上帝的法律是禁止造反的。但是，上帝的法律与纯属人类的事务又有何相干呢？想想看，这是何等荒诞的现象：上帝的法律一概禁止人们去摆脱那强加于人的枷锁！……至于说到人类的法律，在君主违犯法律之后也就不可能再存在任何法律了。”

他接着提出，统治权的根源只可能有两种：其一，民众制定了法律并且自愿受君主的统治；其二，君主制定了法律。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下，君主职权的性质就规定了他有义务履行契约。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下，法律可能会照顾民众的福利，也可能不照顾民众的福利，而民众福利则应是任何统治的宗旨。如果法律不照顾民众的福利，民众与君主之间的契约就会自行废止，因为民众又会回复到原始状态去。

波拿巴在其手稿中这样确定了民众的无上权力之后，就用他的这套理论来证明科西嘉人对法国造反是有理的，并且以这样一段话结束了他这分稀奇的杂文集：“按照一切正义的法则行事，科西嘉人既然已经摆脱了热那亚的枷锁，也同样会摆脱法国人的枷锁。”

然而，他耳闻目睹的法国是何等强大，科西嘉的自由是不是如同卢梭所讴歌的“自由”只存在那充满浪漫的梦想之中呢？

5天之后，他又沉溺在忧郁之中。

他写了一篇关于自杀的激烈的言论，其文笔简直是从让·雅克那里继承下来的：“在芸芸众生之中，我却总是孤苦伶仃，我回来正是为了自己做梦，为了让自己投身到风潮而来的愁云惨雾中去。今天，这愁云惨雾已转向何方？已经转向死亡……”

他脑中浮现了自杀的念头。他以那种善于把思想与感情作一番归纳与权衡的天生的才能，列举了赞成和反对自杀的种种理由。他想到：自己处在风华正茂之年，4个月以后又将见到童年以来阔别已久的“祖国”了，这是何等的快事啊！然而，他又想到，人们早已弃了天性；他的科西嘉同胞对法国征服者是何等卑躬屈节啊；他的同胞们与暴君、卑鄙的朝臣们已不再誓不两立了；法国人已败坏了他的同胞们的道德；既然“祖国”已不复存在，忠贞的爱国志士就应当死去啦！生活在法国人当中是令人厌恶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之有别于他的生活方式，犹如月光之有别于日光一样。这种奔放言词，对于他这样一个居住在春意盎然的多菲内的十七岁的青年说来，是多么奇特的一种感情流露啊！当时，距樱桃成熟的季节，只有几星期了。是不是与卡罗丽娜小姐在黎明时同吃樱桃的那段恋爱篇章诱使他放弃了自杀念头？还是他那要为科西嘉报复一番的希望，使他不对自己下手了？

的确，对倔强而生命力旺盛的拿破仑来说，只要世界留有一丝希望，他便不会放弃。自杀殉节不过是偶然出现的念头。不久，当他看到一位日内瓦新教牧师对卢梭的批评文章，他便又义愤填膺地挥笔反击，尽管这种反击只有他自己能够感受到它的力量——因为，当时这篇论文并没有公之于世的幸运。

卢梭这位出生在日内瓦的哲学家曾经说过，基督教给它的教徒的心目中灌输了一种崇拜天上的王国的思想；这样一来，基督教就破坏了文明社会的统一，因为上述思想使基督教的信徒们与国家离心离德，犹如使信徒们对尘世间的一切事物没有情感一样。针对卢梭的这一说法，那个日内瓦牧师从基

督的教义中引经据典，有效地进行了答辩。

波拿巴猛烈抨击该牧师，说他不仅不懂得《社会契约论》，而且根本就没有读过卢梭的这本书。他冲着该牧师，引证圣经中一些教诲人们要服从法律的经文，指责基督教把人们变成屈从于反社会的暴政的奴隶，因为教士们建立了对抗民事法律的另一种权威。至于基督教的新教，由于它造成教徒之间的分裂，从而破坏了公民的团结。他还论证说，基督教是世俗政府的敌人；因为基督教的目的是，用激励人们向往来世的办法来使人们对今世感到满足；而世俗政府的目标，则在于“济弱抑强，借以使人人能享受美好的安宁生活，这是走向幸福之路。”因此，他的结论是，基督教与世俗政府是完全对立的。

波拿巴这位青年人的造反精神使他不仅攻击法国的法律，而且还攻击那认可法国法律的宗教。基督福音的优点，卢梭当年是承认的；波拿巴则把基督福音看得一无是处。他的观点，比他的导师卢梭的观点更为僵硬。他认为，如果说宗教的影响和政府的影响在人性的不同部分可以并行不悖，这种概念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无法区别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间或带上一些宗教感情和个人荣誉感的唯物主义，乃是唯一值得重视的影响。那种企图从内心去影响外界的宗教，那种旨在改变人们的性格从而改变整个世界的宗教，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波拿巴是急于求得具体成果的，他的急性子瞧不起上述那样缓慢的做法。他要“强迫人们幸福”；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条可行的途径，那就是“社会契约”，也就是国家。他认为，应当粉碎一切有损于社会契约的东西；这样，国家才可以毫无障碍地实施仁慈的专制。以上就是波拿巴 17 岁时在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的信念，这种信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

卢梭的著作作为他研究人类社会和政府，作了准备。

正是卢梭的启示，他决定将自己的科西嘉情绪诉诸文字，以唤起科西嘉人的自由意识和爱国热情，他准备写一部《科西嘉历史》。

他的思绪又飘回了那遥远的科西嘉……

二、“米莱里办公室”

面对献出玉体的姑娘，拿破仑想做一个禁欲主义者。他写道：“我认为爱情弊多利少，倘若我们和世界能够摆脱爱情的纠缠，这就是上帝的大恩大德了。”

重返科西嘉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所在的部队奉命到里昂平息一次工人骚乱。

在那里度过了半个月后，他获准半年的探亲假，他立即动身，取道埃克斯，到神学院去，拥抱了他的舅父费什和弟弟吕西安，此时的吕西安已离开布里埃纳，正为获取神甫职位而用功。1786 年 9 月 15 日，他终于踏上了阿雅克修的码头。

阔别 8 年，他又在旧居见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戴着里兜帽，喜笑颜开；他又见到了波拿巴奶奶，费什姥姥，老人拄着拐，腰弯得更厉害了；他又见到吕西安爷爷，见到了姑娘舅母，见到了他的好奶妈和所有的朋友，见到了波拿巴家的常客们。

他抚摸着小弟弟路易，他挨个抱着波莱特、玛丽亚·仑加塔、热罗姆，

让他们轮番在自己的大腿上又蹦又跳，这三个弟妹是他走后才出生的。他偏宠波莱特。她爱美，淘气，而且长得妩媚动人，他哄着她，弯腰逗着她玩。在这些敬佩他的孩子面前，他显得既亲切又温和。

开始几个星期，他把要办的事务置于脑后，陶醉在久别重逢的欢乐之中，陶醉在失而复得的故乡的光明之中，一草一木，一礁一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漂亮……

他沿着童年的脚印走着。从清晨到傍晚，他不停地在阿雅克修周围转来转去，在橄榄树林里，在郁郁青青的大橡树下，在博科尼亚诺，在萨利纳，在斯波扎塔的葡萄园里，留连忘返，一呆就是半天。

他在金光尽染的丛林里徘徊，在秋水仙盛开的牧场上踟躅，草地沿着奔腾呼啸的大海展开，一轮秋阳已经西斜了。他常常踏着月亮的青辉回家。有时甚至走迷了路，便在牧人的窝棚里睡一夜。这片土地使他留恋，给了他欢乐：他从她身上认识了自己。科西嘉瘦骨嶙峋，纯朴坦荡，偏僻冷落，她的气质通过每一根毛孔，渗透到他的全身，激励着他深藏的活力。

拿破仑和科西嘉何其相似！在被流放的那些年头，他同她形影不离，融为一体，那海誓山盟，那一往情深，是他以后再找不到的。

现在，他悠然自得地漫步在怪石嶙峋的海岸之滨，郁郁葱葱的山谷之中，以及科西嘉岛的高山峻岭之上。森林的浓郁香味，日落沧海的黄昏景色，犹如落入“无边混沌的怀抱之中”的景色，山区居民幽静而自豪的超然独立生活；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着迷了。甚至家里的困难也没有使他感到扫兴。写成《科西嘉历史》的创作冲动从没有像此时这样强烈。

这种狂热的乡情渐渐平静下来后，他着手于操持家庭大计。

自从夏尔·波拿巴去世后，家庭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莱蒂齐亚太太手头拮据，全靠农场的出产维持生计，偶而有几个钱到手，也被吕西安老爷子抓去了。他老人家把钱藏到草褥子底下，他因患腰腿病成天躺在床上，像被钉死在上面。

约瑟夫在皮兹学法律，准备当法官。拿破仑帮助老神父管帐，当他的秘书和售粮代理人，代他照看种植园，察看牧场。拿破仑忙得不可开交，他获准延长假期。

他的父亲在去世之前，曾经做过本来就不那么可靠的投机生意，现在，如果法国政府不肯表示宽容大度的话，上述投机生意就很可能使他一家倾家荡产。拿破仑希望能从法国的财政部门索取他家里应得的款子中的一笔钱，于是，在获准延长休假之后，他就直奔巴黎。准备不厌其烦登门拜访打通关系。

他下榻于瑟保旅馆。旅馆在福堡·圣奥诺雷街。而后，像他父亲过去那样，往凡尔赛跑。他登堂入室，竟敢求见首相洛梅尼·德·布里埃纳，他向首相手下的大小官吏求情。事情久拖不办，他趁机到圣西尔去看望他的妹妹玛丽娅娜，并在巴黎游游逛逛。

他沿着大道走，对着橱窗货架看得出神，走进法兰西、意大利剧院的大雅之堂，涉足于罗亚尔宫富丽堂皇的长廊。正是在这闲人雅士、赌徒无赖、妙龄女郎来往约会的场所，他平生第一次首开艳遇。可怜而且短暂。他酷爱写作，但往往粗制滥造，当即在旅馆昏暗的烛光下，把这段风流冒险记了下来。18岁了，一切都是研究的对象，他寻求情感，在别人身上寻找，也在自己身上寻找。“我出了意大利剧院”，他叙述道，“在罗亚尔宫的小道上散

步，步子又快又大。我生性好感情冲动，心血来潮时头脑发热，我信步往长廊走去。”

“我走到大铁门口，对一位异性打量了几眼。她在这个时刻出来，她那迷人的腰身，她那洋溢的青春，都不容我怀疑她是一个妓女。我看着她，她停下脚步，神态不算泼辣，形容却很得体。

“这种矜持的态度打动了我。她的胆怯却使我鼓起勇气，我对她说了话，我对她说……我，对她的行为，比任何人都厌恶，只要看一眼，我就感到被玷污了……但是，她那苍白的脸色，纤弱的身体，优美的五官却不允我有一刻的犹豫。

“我想，要么，她是一个看得出会对我有用的人，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要么，她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的木头人。

“‘您会着凉的’，我对她说，‘您怎么会横下心到这样的小路上来？’

“‘啊，先生，希望在激励着我。我这一晚总得打发过去呀。’

“她说这样的话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她征服了我，于是，我向她走去。

“‘您好像体质很弱，我好奇，您干这一行不累？’

“‘哟，天哪！先生，总得做点什么事吧。’‘这可能，但找不到对您身体更合适的职业吗？’

“‘没有，先生，要活下去呀。’

“我很高兴。我看她至少回答我的话了，这就是成功，虽然我的目的并没完全达到。”

他问起她的身世。她欣然和盘托出。一位军官把她迷住了。她离家已经3年了……，她建议到我家里去。

“到我那儿干什么？”波拿巴说。

“走吧，我们互相亲热亲热，您会得到快乐和满足的。”

“我当时远没有迟疑不决。我刚才装出一本正经，一味好言相劝，叫她洗手不干，可能使她急了，让她生气了……”

他没有完成。紧张，羞耻……他想做禁欲主义者，但他动摇了一会儿，不过，他很快就站了起来。年轻人常有这样的风流韵事，不过他的第一次艳遇，只给他留下惆怅和反感。他此后再没去找这姑娘。相反，萍水相逢，却使他长期对女人抱蔑视的态度，对女人的交易不予理睬。

拿破仑到处活动、求情，并没有使桑树园圃索赔一案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在巴黎耽待时日花费甚贵。波拿巴中尉不得不赶回炮兵团。但他又请了一次假，而且居然获准，当局当时轻信得出奇。他又取道回科西嘉，1788年元旦，他赶到了老家。

波拿巴一家从来没有这样寒酸过。莱蒂齐亚妈妈要干全部家务活。她请求约瑟夫从皮兹给她带一位女佣来，因为她已经无能为力了。“我想要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女人，不要太年轻，”她在信中写道。“她要是不愿洗衣服，对我倒关系不大，但她得做饭，她得会缝缝补补，会熨衣服，同时她得忠诚老实。我就要求这些，自从我手指痛以来，我就没能拿起针缝补过。”

拿破仑重整旗鼓为桑园和盐田事到处写申诉状子，但没有取得大的进展。他继续搜集准备编写他的《科西嘉历史》，在他那粗陋不堪的小屋里，已经编写出若干片断，他堂而皇之地称他的陋室为“米莱里办公室”。

贫困再一次激发了他的地方主义热情，就是嘴里吃着法兰西国王的面包，他也不隐瞒他的抗法感情。有一天，在巴斯提亚，炮兵军官们邀请他吃

晚饭，他竟然在宴席上长篇大论其“科西嘉民族”。他甚至评论起总司令德·巴兰先生，谴责他推迟了三级会议的召开：

“他不了解科西嘉人，他将看到科西嘉人会作出什么事情来。”

一位军官生气地问他：

“您是不是要用您手中之剑来反对国王的代表呢？”

波拿巴哑口无言，很快就起身告辞，别人对他爱理不理，十分冷淡。

相反，他对英国却寄以厚望。他在“从西奥多至沃尔波”的一封信中陈述了他的敬意，这一片断是在他写的《新科西嘉》一书中未发表的文件里找到的，拿破仑在书中刻画的英雄把法国人当“猛虎、怪物、强盗”看待。

年轻的波拿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现在他寄以厚望的英国人在后来埋葬他一手创建的帝国战争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在科西嘉岛一晃又是半年，最后还是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她。除非他洗手不干，否则，他还得穿上他那套炮兵军装。

他所在的炮兵团已经换防，离开瓦朗斯，调到了奥松，这是一座阴沉忧郁的城市，索恩河用遍地泥沼把它围困住了。波拿巴在那里与他的同学们和炮兵手们久别重逢。人们还是让他住在兵营里，才到几天，潮湿的气候就考验了他。

他发一次烧，一连三四天，烧退用了三四天，后来又发烧。流行病波及全体官兵。拿破仑越来越瘦，越来越虚弱。康复需要几个月。

身体好转一点，他便到炮兵学校跟班上课。校长是泰伊将军，他对拿破仑早熟的才能极为赏识，主动要了他，并让他负责好几个试炮场。校长并不计较他的军衔低下，照样任命他为研究委员会的委员。业余时间，波拿巴就绕城散步，或者独自一人，或者同德·马齐斯以及其他两个中尉拉索和于连·德·比东一起，他同他们情投意合，话也特别多。

有时候争论得很热闹，他的同学们看着他在公路上用剑鞘画起几何图形来，晚上，拿破仑有时候同数学老师隆巴尔一起到阿尔克布维尔的皮荣炮兵队长那里玩罗多游戏。

在这些场合，波拿巴总背着一个包，那是隆巴尔夫人的手艺。他同陆军军需官诺丹和加桑迪上尉关系极为密切，诺丹曾在科西嘉生活了15年之久。他们俩后来都从拿破仑的友谊中得到实惠。他同其他的中尉关系也很融洽，对他们以“你”相称，哪个集会也少不了他，就是恶作剧他也参加。正是他起草了拉费尔炮团卡洛特宪章，这是年轻军官小团体的章程，旨在坚持战斗精神，保持友爱与“诚实”的传统。

有人开他的玩笑，诸如在检阅前夕将他的大炮弄出点故障之类。他及时发现，排除了故障，对此一笑了之。但他却同布西中尉吵过一架。他住在拿破仑的楼上，常常吹号吵得拿破仑学不进去。波拿巴火了，他在楼梯上碰到布西：

“我亲爱的，”拿破仑对他说，“您的号该把您累坏了吧？”

“不，一点也不累。”

“行了，您闹得别人不得安宁。”

“我很对不起。”

“您最好到远点的地方去，您爱怎么吹都可以。”

“我是我房间的主人。”比西口气强硬地回答。

两只血气方刚的公鸡怒目相视。

“人家可以对您提出怀疑。”波拿巴说。

“我想，没有人有这么大胆量……”

若不是卡洛特同学会作出裁决，他们俩可能要闹到操场上去。

26年后，即1814年3月6日，拿破仑率军抗战，急于找一向导，谁知被连夜叫来的当地村长竟是当年的吹号手！

“嘿！老相识了，怎么样？布西，”拿破仑问道，“还在吹号吗？”

“禀陛下，还在吹，只是进步不大。”布西羞愧地答道。

“关系不大，届时给我吹个冲锋号如何？”拿破仑打趣道。

“愿为陛下效劳！”布西见拿破仑不记前仇，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第二天，法兰西军队在克拉奥纳大获胜；布西作战有功，被擢升为上校，以后一直侍奉皇帝，直到拿破仑第一次逊位后才被迫离去。

他节衣缩食，购买书籍，增长知识，开拓视野。他日后对人说道：“我一人常躲在寝室里与书本为伍。每当我省下2埃居（可买6本书）时，就喜不自禁地奔向书店，贪婪地扫视柜台，须知我为此盼望了多久！我青年时的最大乐趣就在于此。”

在读书同时，他还写作。先是写些有关炮兵的观测和报告。他向严厉而又和蔼的秦伊旅长呈上一份关于炮弹射程的备忘录，他那严密的逻辑性和计算的巧妙令将军喜出望外。

当时，法军战术掀起了一场革命，波拿巴力主集中兵力，突然袭击，得到了旅长的赏识，被任命为一军事改革委员会成员。消息传开，全军哗然。不久，波拿巴又奉命构筑了难度极大的工事，受到了旅长的嘉奖，但却引起了同事们的不满。波拿巴写信给舅父说道：“旅长对我的偏爱激怒了众上尉，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即使是同级的战友，亦对我嫉妒万分。”

拿破仑感恩知报，终临时追加遗嘱：“特赐予革命前奥松炮兵旅长泰尔男爵之子或孙10万法郎，以感谢这位正直的将军对属下的悉心关照。”

此外，他还写些个人论文和小说。他把《菲利皮尼》改头换面，苦心经营他那部关于科西嘉的著作，他想把它献给内凯尔。他将它送交给他在布里埃纳的老师迪皮伊神甫修改，因为他曾建议拿破仑缓和对法国的口气。为了消遣，他草就一些小短篇：《埃塞克斯伯爵》、《蒙面预言家》，老实说，文笔平庸，枯燥无味，浮华的辞句也难以掩盖和补救，但其中也不乏一两行像金子般闪光的言简意赅的优美句子。“我除了用功之外别无对策，”1789年7月他这样写道：“我八天才换一次衣服，自从生病以来，我睡眠极少，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我十点钟睡觉，四点钟就爬起来。我每天只吃一顿饭。”

他的思想仍深受卢梭的影响，浮华而夸张的文风也刻意仿效卢梭的著作，卢梭的平等思想仍紧扣着他的心弦。现在除《科西嘉历史》外，他还决心写另外一部《论王权》，从批评君主制入手，完成他的科西嘉独立理论。

这部著作的第一个概要，是这样写的：

“本著作一开头，将论述国王这一称呼的由来，以及这一称呼是如何威望倍增的。军事统治有利其威望提高。然后，本著作将详述欧洲的12个王国的国王享有的、篡夺到手的权力。

“国王之中，很少有哪一个是不应当被人们推翻的。

1788年10月23日于奥松”

有一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波拿巴被关了24小时的禁闭。

在禁闭室里，他在旧衣橱里发现了一本落满灰尘的古罗马《国法大全》。

他立即抓到手里，一口气读完了它。他的记忆力之强已达到过目不忘的程度，以至于后来，在元老院，人们在讨论《民法》条款时，拿破仑能够滴水不漏地、整段整段地背诵东罗马皇帝查士尼颁布的法典，在场的人无不惊讶。有此才能，天下还有什么东西不可利用呢？

他已养成习惯，一大早起来就关进房间里埋头苦读。当一名好炮兵还不够，他身上还有一股政治天才。

政府的组成，政府的准则，政府的权限，政府的手段，因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应有不同，这是他主要思考的问题。学习历史他得以知道社会的各种形成。但他不希望停留在理论上。他讲求实际，追根究底，考察入微。军队，航海，外交，财政，贸易，有确凿的事实根据，有具体的日期和数字，他力求从整个资料中掌握根本。

他就这样查阅资料，做笔记，写摘要，他的那些笔记本涉及大量名著：孟德斯鸠、罗兰、马布利、米拉波、马蒙贴尔、比隆。他研究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英国、瑞士的历史。他对雷纳尔神父雄辩的连篇废话了如指掌。他费了很长时间研究拉克鲁瓦的地理，从那里才知道世界上有圣赫勒拿岛的存在：“圣赫勒拿，大西洋小岛，英国殖民地……”他记下这几个字后，也许因为疏忽，也许受到打扰，这一页留下了空白……。

在读书同时，他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自绘了许多历史和当今世界的地图；从撒克逊七头政治的地图，同三个世纪帝王的表；有古克里特的种种赛跑；有希腊在小亚细亚的要塞详图；有 27 个哈里发的生死月日，和他们骑兵力量的记录，以及他们后妃的丑行。

尤其常见的，是关于埃及和印度的备忘录，甚至包括有大金字塔的大小，和婆罗门教宗派的大纲。他抄一段雷诺尔的论文：“至于埃及的地位，位于两个海洋的中间，实际上是位于东方和西方的中间，亚历山大大帝曾有建筑他的世界帝国首都于该国的计划，并拟使埃及为世界商业的中心。这最开明的征服者认清：假使过去曾有任何合并他所征服的各国为一国的可行方法，那就是用埃及为非、亚、欧三洲的联合点。”30 年之后，他心里仍然牢记这些话。他读的次数太多了。

他读的东西太多了，满肚子学问，情不自禁地在朋友面前高谈阔论，有时候甚至达到令人厌烦的程度。他拉开话匣子，不断加重南方口音，兴高采烈。他有时候因咬文嚼字而不知所云，但他的思想绝大部分时间是果断的，言辞是强有力的，跟他原来的性格是一致的，德·马齐斯逗他：

“什么？难道您的血肉与别人不同？……一种乱七八糟的科学会导致什么？对一千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该做什么呢？”

漂亮的小伙子，心却被女人迷上了，德·马齐斯对一个阿德莱德姑娘献殷勤，他打算娶她为妻。波拿巴数落他软弱。他最瞧不起跟女人这样消磨时间。

“老是大话空话！”波拿巴使劲喊了起来，“不要限制这高傲的灵魂，不要限制这颗赤诚的心，这颗心过去是那样信任的一颗心，原来是如此狭窄。你，倒在一个女人的脚下！不如把你身边的混蛋一个个打倒吧！”

德·马齐斯哈哈大笑。波拿巴耸了耸肩，重又登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很可能就在这一天他对爱情留下了这段笔记：“我认为它有害于社会，有害于人的个人幸福，总而言之，我认为，爱情弊多利少，倘若我们和世界能够摆脱爱情的纠缠，这就是上帝的大恩大德了”。

难怪他对爱情怀有如此偏激的想法，他已把奥松的军营当成了“米莱里办公室”，除了勃勃的雄心和创作的痴迷外，他已心无旁顾，更何况他这个默默无闻的科西嘉下级军官也很难赢得有身分的小姐的芳心。

然而，时代已不再允许他在“米莱里办公室”里胡思乱想了，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已悄悄来临……

三、“自由比女人更美”

在拿破仑眼中，科西嘉有如纯朴少女，而法国却是他勃勃雄心任意驰骋的天堂。“自由比女人更美”。拿破仑坚决地说：“在我们血管中流淌着南方血液跟罗纳河水一起滚滚向前！”

1789年的法国正处于大革命的前夜，到处都充满着不满和愤怒，所有的矛盾都指向了旧制度的最高象征——法兰西国王，奥松的苦读生活并没有使拿破仑变得迟钝，不久，他便陷入到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去了。

1789年4月，他奉命同其他炮手一起到瑟尔去恢复秩序，那里带头闹事的人屠杀了两名小麦商人。他第一次与闹事的人接触以平息骚乱。此时此刻，他内心那种专制与纪律的倾向急剧加强。

他在那里并不耀武扬威、行为粗暴，他把人群驱散，高喊道：

“是好人统统回家去，我只对坏蛋开火！”

大街小巷一下子空无一人。

有人硬说，拿破仑在勃民第这座小城活动的两个月期间，“与盐库税务员的妻子，与一位他曾到她家喝牛奶的农妇，还与他在鹅街的房东小姐调情。”这很难叫人相信，谁都知道他对女人态度粗暴，上面的说法显然言过其实，过于夸张了。

他平乱后回到了奥松，只见全城受巴黎接二连三的事件所震撼。三级会议，第三等级奋起反抗君主政体，攻占巴士底狱，搅得人心激荡。7月19日，下等人造反，侵占并洗劫贩卖人口和入市税办公室。人们用枪威胁他们，才勉强控制住局势。但拉费尔炮兵团早已同情叛乱群众。8月16日，该团造反，强迫上校交出扣发的津贴。炮手们也分到了好处，从小酒馆回来，对他们的军官骂不绝口。

波拿巴怒气冲冲。然而，在他内心，关心的并不是奥松，而是科西嘉。科西嘉情势如何？他的同胞们会不会从革命事件中渔利？对波拿巴家族，对拿破仑自己，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进取良机！

他写信给保利，保利是他的楷模，保利即将趁法国大乱之机以胜利者自居凯旋科西嘉岛。他在信中对老首领顶礼膜拜，希望收在他麾下当中尉：

“将军，我生于祖国沦亡之时。三万法国人涌向我们的海岸，把自由的宝座淹没在血浪之中，这就是我降生世界后第一个扑向我的眼睛的可憎景象……我们屈服的代价就是沦为奴隶，我们的同胞们在士兵、法官和税官三重重压下生活，受尽冷眼，苦不堪言……”

保利没有回信。这种不理睬令拿破仑不安。他很快不再对回信抱有希望。他必须回科西嘉去。在法国，一切都松动了。他趁机请了一个假，一获得准假，便装了一箱子书，出发下马赛。他在瓦朗斯稍事停留以访亲问友。德·圣吕夫教士同拿破仑谈到大革命时，开玩笑说：

“波拿巴先生，照这样下去，每个人都可以轮到当国王，要是轮到您当

国王，您就和基督教和解吧，您会从中感到称心如意。”

年轻人笑着回答说，如果他当了国王，他一定要立红衣主教。

在马赛，他拜访了雷纳尔家，在那里受到了鼓励和赞扬，他想人非非，上船向阿雅克修进发。

他到了科西嘉，发现什么也没有改变。人们对大革命发生的事件所知甚少，这些事件对岛上的行政管理还未曾发生影响。不过，人们的思想已经活跃起来，人们热情地争论着问题。拿破仑一眼就看到自己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用武之地是自由的。时代属于风华正茂的青年和无所畏惧的胆略。天助人一臂之力，他对命运寄予无限的希望，何不在科西嘉立一个行省总督？凭借氏族集团来统治他的土地，他梦寐以求的前景此时此刻正清楚地展现在眼前。

事不宜迟，一小时也不能丢失，他走访朋友，在街头巷尾与他们侃侃而谈，屁股后面跟着一大群顽皮儿童，阿雅克修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淘气孩子。由于他的倡议，同胞们一个个拿起三色标志，开了一个俱乐部。

他的两个兄弟，约瑟夫和吕西安成了他的左右手。拿破仑以家长自居，后来也始终如此，约瑟夫忍受着老二迫不及待的直系至尊地位。他虽然当了律师，却只为一个案件辩护过。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性懒散，和蔼，但又审慎固执，虚荣心很强。他肯定拿破仑一事当前是先为自己打算的。他的长子权同他的功德一样将首先受益，会给他带来最美好的地位。他承揽民事案件，很少是出于兴趣，较多地考虑利益。他的建议往往适可而止。

吕西安还是翩翩少年，却像一团活跃的火苗。他在神学院聪明好学，成绩不错。从神学院回来，他喜欢想入非非，比拿破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血液里有政治在活动。

他率领两兄弟三人联合行动，鼓励他的同胞们拥护民主事业，因为民主事业可以使他们迅速摆脱暴政的凌虐。他呼吁他的同胞们，要戴上象征着在巴黎战胜旧君主制的新三色帽徽。他呼吁他们，要建立俱乐部，尤其是要组织一支国民自卫军的武装。这位青年军官知道，军事实力，当时正从那充满着不满情绪、军心动摇的国王的军队一边，转到国民自卫军的一边。毋庸置疑，国民自卫军才是使科西嘉岛获得拯救的手段。但是，驻科西嘉岛的法国总督出来干涉。俱乐部被关闭了：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于是，波拿巴对总督的专制行径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抗议活动，并且呼吁法国国民议会给予公民自由权以一定的保障。在这分请愿书上，第一个名字就是波拿巴—对于一个正在休假期中的少尉说来，这已经是一个够胆大的行动了。

巴斯提亚当时是科西嘉的首府，首先要在那里开展斗争。拿破仑赶到巴斯提亚，到处煽风点火。造反的烈火像丛林里无意中点着的星星之火，在夏风的鼓吹下逐渐地燎原开来了。

1789年11月5日，他介入了当地民众与国王的军队之间的一场纷争中。幸而，当时的法国当局已处于几乎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所以仅仅要求他回到阿雅克修去。但在阿雅克修他又重新组织了一支地方武装，并且派人在他的一个反对者的住宅外面站岗—他用这种办法，给那些对法国持反对意见的岛民作出了一个遵守纪律的榜样。

然而，就在此时，两件突兀而来的事件缓和他对法国的敌视态度。

由于米拉波的辩才，法国允许1768年以来流亡在外的科西嘉岛爱国志士们回到家乡并全面享受公民权利。在巴黎的“自由之友”们，甚至米拉波本人，也未曾预料到这项措施的全部后果；这项措施软化了许多科西嘉岛人对

法国征服者的情绪。尤其重要的是，这项措施使得拿破仑·波拿巴的心与法兰西民族的心第一次和谐地跳动在一起了。昨天他只感到自己是科西嘉人，而今天他认识到是法国人了。

“法国为我们敞开了她的怀抱”，他欢呼道，“从此我们有了共同的利害，共同的忧患。大海再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正是他在波拿巴家门前挂了一面长条旗子，上面写着：“民族万岁！保利万岁！米拉波万岁！”

他以普通战士的身分，在阿雅克修的国民自卫军服役。大选之前，他也出谋献策，频频活动。尽管约瑟夫按法律规定还太年轻，但他却推动哥哥参加大选，约瑟夫已被提名为候选人。全科西嘉的代表都到奥雷扎集会。为了去奥雷扎，也是为了去会见保利。保利在国民议会上被当作英雄欢迎。

保利宣布要回科西嘉岛。拿破仑便以生病为借口又请了一次假。不过，他的身体的确很瘦弱，他同他的兄弟们一起在萨利纳散步时又得了风寒，发了烧。但有一股精神力量在支持着他。他骑马陪约瑟夫到奥雷扎，让他坐在前面，好让他说话。

保利终于来到巴斯提亚。他那高大的身躯，那男子汉的面孔，蓝色的眼睛，苍白的头发激起长时间的欢呼。全科西嘉岛重新掌握在他手里。他大权在握，军权、民权、一切权力。拿破仑曾对他远而敬之，拿破仑向保利表示阿雅克修的祝愿时，正好是在当年科西嘉大败的纽沃桥头与他相见的。但论辈份，巴博（族长）是主人。夏尔·波拿巴原来是保利的忠诚战士，他的孩子们就应当站在保利的两边。

保利对拿破仑的接待是冷淡的。这个投敌变节分子的儿子，又是法国养大的，现在却企图来投靠他，他不由产生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他感到拿破仑既粗鲁又危险。然而，为了管住他，便吹捧了他一番：“咳，拿破仑，你一点也没有现代派头嘛，你完全属于普鲁塔克笔下的人物。”

拿破仑是抱着真诚的崇拜英雄的心前往该地的。但是，一心崇拜英雄的人，特别是当其本人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并习惯于犀利的言谈的，很少有经过见面交谈以后而仍不改变其崇拜的。他与保利这次会面的结果，有一句话是流传下来了：话不过一句，含义却很丰富。在保利解释了他的部队当年在庞特·诺沃与法军作战的部署之后，波拿巴对他的哥哥约瑟夫冷冷他说了一句：“这样的部署，当然是要得到那样的后果的”。

在这次不愉快的会见后，保利再次让拿破仑感到难堪，再次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裂痕。巴斯提亚与阿雅克修两地都在为获得作为科西嘉岛正式的首府的荣誉而进行激烈的争斗。保利支持巴斯提亚提出的要成为正式首府的要求；这样就惹怒了争取以阿雅克修作为首府的人们，其中的显要人物就是波拿巴兄弟。由于保利讲话时那种专断的语调，分歧更加扩大了；作为国民自卫军的首领，保利这种态度是不合适的。事实上，不久之后就可以看出：对保利和拿破仑·波拿巴这类有才而又专断的人说来，科西嘉岛这样的活动范围是大小了。

在科西嘉国民议会保利与布塔富奥科伯爵的争斗中，拿破仑虽继续支持保利，但口气已不是那么恭敬。

他在1791年1月23日写的一封信中，给了这个伯爵狠狠的一顿臭骂。指出，正是这个伯爵在1768年把家乡科西嘉岛出卖给法国；促使该伯爵干此勾当的唯一动机，当时就是而且一向都是利己主义。该信还指出，对这个伯爵说来，法国的统治只是一个幌子，用以掩盖他想把科嘉置于贵族们“荒谬

的封建制度”统治之下的图谋。这个伯爵怀着自私的保王主义的鬼胎，反对法国的新宪法，说它对科西嘉岛不合适，“而该宪法后来只是在血流成河的情况下才被夺走的。”

这封信的特点，在于充满了南方人的强烈感情：还在于信中对待保利的口气一定程度上转变得强硬了。关于保利，波拿巴写道，保利是经常“被狂热派包围着的；他不懂得一个人除开对自由与独立的狂热之外，还有其他的感情”；保利在1768年受了布塔富奥科伯爵的骗，这段话显然也针对1791年的保利，此时他周围都是些与他共度长期流亡生活并且把英国宪法看作是楷模的那样一些人。相反，波拿巴当时则是一个公认的法国民主制的捍卫者；阿雅克修的雅各宾俱乐部还印发了他的那封措词愤激的信件。

显然，现在对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拿破仑也多少表现出了不满，这不仅因为保利的对他这个崇拜者漠不关心的态度，同时，也因为保利在汹涌而至的民主革命浪潮面前仍顽固地坚持君主立宪的政见，这与他的民主情怀颇为不合。

那以后没几天，拿破仑动身去奥松，两次被风浪打回海岸，后来还是上路了，这回是他的小弟弟路易陪他。

1791年2月回到了驻在奥松的他所属的那个团。该是回去的时候了；因为他的休假期尽管以身体不好为理由已予延长，也在上一年的10月就已经满期了，所以他可能受禁闭六个月的惩罚。但是这位年青军官正确无误地估量了垂死的君主政体的软弱无力，而在他所属的那个几乎快要哗变的团，军官们都乐于不讲任何条件，把他争取回部队。

因而他虽然长时间离队，但仍然受到炮兵团的欢迎。该团是保王党军官预备队，保王党军官对他的雅各宾腔调提出指责。他带着弟弟住在隆巴尔家里，他的家就在沃邦街上，一大间一小间，家具十分简单。孩子（路易只有13岁）睡在小间床铺上。他们两个人每天只有三镑钱维持生活。拿破仑成天不出门，也不到咖啡馆去走动走动，正如他说的那样，贫困把他死死地关在门内。他自己做家务，自己做饭，他对弟弟却关怀备至，和风细雨，给他上课，甚至在他弟弟初领圣体时，让他反复背诵入门教程。也有时候不耐烦起来，给他一记耳光。但他爱自己的弟弟，对路易的进步分外高兴，甚至要弟弟学他的样子，当一名军官。他写信给约瑟夫，充满着爱怜的骄傲：“他会成为德才兼备之人。……本地的女人没有不喜欢他的。他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小腔调地道而且轻巧，我早就看出，他比我们四个人有出息。的确，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有好的教养。”

1791年冬，拿破仑同好几位同学到护城河沟去溜冰。快吃晚饭时，波拿巴解开冰鞋。两位军官溜到他身边，说：

“走，再溜一圈去。”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算了，该走了。”

两名年轻的军官在他背后冲了出去，冰层在他俩脚下吱嘎乱响，他们一溜烟就不见了。傍晚，波拿巴大惊失色，知道他们已经死了。

拿破仑让多尔的印刷厂商若利为他排印“致比塔非奥科的公开信”。他带着路易步行到多尔校对清样。大清早四点从奥松出发，回来已经晌午了，来回走了三十二公里，著名公开信一印好，波拿巴首先给保利寄去好几份。同时他还请保利给他提供一些材料，以便完成他那部关于科西嘉的著作，保

利这个老头子把这分手稿压了很久以后，才冷淡地回答说，他不希望享受波拿巴在书里献词中给予他的那种荣誉，不过仍然对此十分领情。他还说，由于他意识到已尽了自己的责任，这足以使他在晚年心满意足了；再说，历史也不应当在年青的时候写。后来，约瑟夫·波拿巴又向保利写信，要求退回遭到他蔑视的上述手稿；但得到的答复是：他，即保利，没有时间从文件堆中查找。在这以后，波拿巴对保利的英雄崇拜，怎么能维持下去呢？

终于，保利做为一个英雄偶像在他心中彻底破灭了。现在他回想起返回奥松时的情景，那时革命正席卷这些省份。一路上，经过普罗旺斯和多菲内省，拿破仑到处都看到了革命原则在获得胜利。他注意到，农民全都拥护革命的，团里的一般士兵也是如此。

而军官们都是贵族政治拥护者；如同“上流社会”的四分之三的人们一样；女人们也都是这样的，因为“自由比女人们更美，并使她们黯然失色了”。

科西嘉虽然美如少女，但她毕竟小得象个笼子，雄心勃勃的巨鹰只有在法国广袤的空间才有自由飞翔的可能。

从此，《科西嘉历史》与他内心的科西嘉情结一同消失了。他更自觉地投身于政治运动中去。

几次激烈的争论使他同好几位维系旧政权的同学闹翻了。有一天，他们之中的两个人威胁他，要把他扔到河里去。他们指责拿破仑在炮兵团的士官和士兵中宣传新思想。的确，他给他手下的人读最激烈的报纸，主张军民联盟，到处煽风点火。他来到尼伊参加他的朋友加桑迪的婚礼时，也不放过炫耀自己的观点。炮兵团的诸多军官都收到请贴。加桑迪是保王派，而岳父却是爱国者。讨论政治问题一度使人忘了结婚喜庆，波拿巴狂热地支持其岳父从前的观点。晚上，他应邀到当地最富丽堂皇的府邸，竟当着贵宾们的面同人争论起国家大事来。多尔小城街谈巷议这位扮演护民官角色的令人不可理解的军人，几天余音来了。

此时，军事当局改组炮兵。随之而来的是加官晋级。波拿巴从二等中尉提为一等中尉。十分遗憾的是，他必须离开拉费尔炮团，调往格勒诺布尔炮团，该团驻防瓦朗斯。他在奥松留下了真挚的友谊，他对此终生难忘。

拿破仑带着弟弟一起离开了奥松，又回到布老小姐那里租下原来的那间房子，并在“三鸽”旅店包了伙。路易则交给老板娘照顾，他与一位公证人的儿子做了伙伴，他叫弗朗索瓦·梅藏热尔，与路易同龄，后来托路易的洪福，从路易的青云直上中沾了光。

拿破仑当年的老熟人许多都不在了。圣·吕夫神甫未能等到加冠就死了，德·洛朗森小姐已经结婚。但德·科隆比埃夫人和可爱的卡罗利娜在乡间别墅愉快地招待了他。他同军需官絮西和德·蒙塔利韦中尉取得了联系。

他一到瓦朗斯，就自告奋勇到“宪法朋友会”报了名。该会已经加入了巴黎的雅各宾派组织。他在朋友会上作了一次演讲，给人留下了印象。瓦朗斯的军官们比奥松分化得更厉害。国王逃往瓦伦并在那里被捕之后，许多人纷纷逃亡，不肯向取代国王的国民议会宣誓效忠，波拿巴却在首批签名之列。他极力反对逃亡，坚决要求判处国王。人民大众全部拥护革命。拿破仑写信告诉他的朋友诺丹：“这个地方到处是热情和烈火。”向他吐露了知心话，他“带着满脑子公共大事”睡着了，请他原谅草就的书信，并补充说：“在我们血管中流淌着的南方血液跟罗纳河水一起滚滚向前……”

在这危急的时刻，他想到巴黎去，参加雅各宾派会议。他用一种奇怪的

论调，向主教助理吕西安要一点钱：“寄给我三百法郎，这笔钱够我去巴黎。在那里，至少人们可以抛头露面，可以克服障碍，一切都告诉我我将在那里获得成功，难道您想阻拦我，不给我一百埃居？……”

吝啬鬼避而不答。波拿巴在瓦朗斯强压住性子咬紧牙关忍受着。他坐在小桌前，头伸向小窗洞，成天抱着书看，用鹅毛笔死劲地在纸上乱划，并参加了里昂的一次论文评比。

他第一次背弃了卢梭的原则，声称，人生来就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从世界黎明开始，人就具有理性和情感，人历来就有爱情，友谊，怜悯，感激，尊敬。他宣称，人唯有勇气才能得到幸福：“没有力量，没有毅力，就无道德，也无幸福可言。”人要有自由，还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还要有若干份额的财产。然而他要留心摒弃野心！野心使亚历山大、克伦威尔和路易十四走上歧途，血流成河。拿破仑如此慷慨激昂，岂不太虚伪了吗？不，他的发言并不是为了自己。这时候，他只想到大众，他自以为已经不是群众中的普通一员了……。

他写那篇文章，是应里昂学院的悬赏征文的，题目是：《为了人们的幸福，应当把哪些真理与感情教给他们，》他这篇论文落选了，现代的读者会同意见一位评阅者给该文所下的断语，说它条理不清，文笔不畅。论文的思想，是用一些不通顺的、措词激烈的句子表达出来的。在这篇论文里，人们看不到他以前在文章中发抒的那种情感，却感觉到冷冰冰的唯物主义的气息。他认为，理想的人类社会是基于某些明确的假设的一种几何结构。所有的人们应当能够满足其天性的某些基本需求，超过这个界限的一切东西，都是有问题的，或有害的。理想的立法者，将削减富人们的财富，以便使他们回复其本性，如此等等。关于人类生活更广阔的天地和豁达的展望，这篇文章几乎丝毫也没有涉及。他这篇论文，是把社会上的人一概扯平的那种思想的礼赞。他的本意是，要用普罗克拉斯提斯那种办法，强迫人类回到斯巴达人的那种简朴单调的生活中去；而对当时雅典人的那种生活的光辉，他却根本不能理解。

不过，最为稀奇的一段，也许要算他鼓吹反对野心的罪孽与愚蠢那篇文章。他把“野心”描绘成这样一种人的形象：两颊苍白，眼露凶光，脚步急促，动作带痉挛性，笑起来是带刺的。对“野心”说来，犯罪无非是一种游戏，说谎与诽谤只不过是一般的辩论和修辞手法而已。接着，波拿巴采用了使人们联想到古罗马讽刺诗人朱维纳尔当年嘲讽迎太基名将汉尼拔的那种笔法；他继续写道：“亚历山大从希腊的提佛（底比斯），冲进波斯，进而杀入印度，究竟在干什么？亚历山大总是那样地不安生；他丧失了理智；他以上帝自居！克伦威尔的结局又是如何呢？他统治了英国；但是，难道他到头来不是被‘司复仇的女神’的利剑弄得很痛苦吗？”

论文落选，巴黎也去不成，于是他又想起了科西嘉，听说制定宪法会议即将散会。人们宣布要进行议会选举。拿破仑想赶回科西嘉，为约瑟夫参加竞选助威，并指望在训练志愿军中晋升一级军衔，泰伊将军开恩准他三个月假，他并不计较拿破仑的极端的观点，一直没有停止保护他。“这是一个很有能耐的小伙子。”老兵说，“他会出人头地的！”

他一到科西嘉，立刻奔向科尔特，那里选举正在难解难分。波拿巴一家遇到了保利的敌视。他任命了自己的候选人。约瑟夫却被排斥在众议员之外。兄弟俩转回阿雅克修，守在气息奄奄的副主祭吕西安的病床边。

这位虔诚的老人却希望没有神甫在场时死去。他对自己家人说：“莱蒂齐亚，我死而无憾，因为我看到你的孩子们都在你的身边……约瑟夫可以主管您的事务。你，拿破仑，你将是一个伟人……”

他的小金库，是一个子一个子积攒起来的，倒使波拿巴一家日子好过了一些，他们买了些国家财产。约瑟夫又动身去科尔特，拿破仑则主管家族，大家都不敢顶他。“大家一点不敢同他争论，”吕西安叙述道：“他稍不顺眼就发火，稍有顶撞就大发雷霆。”保利与拿破仑兄弟的分歧日益扩大，其原因是保利这个独裁者对一切赞成法国革命的人都存有疑心。波拿巴这位青年军官确实也没有做出任何事去弥合分歧。他决心要设法使自己当选为新建立的科西嘉国民自卫军的中校，所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募集那些愿意投他一票的国民自卫军新兵。随后，他还叫人把一个为保利的利益奔走的代表从朋友住处弄走，拘留在阿雅克修波拿巴的老家里。由于采取了这个行动，他获胜的把握就更大了——这是他搞的第一个“政变”。

接着，他又野心勃勃策划另一场更大的政变，他在基督复活节那天，张贴迫害教士的布告以便封闭一个修道院，这激怒了科西嘉的人民；这时，民众与拿破仑的国民自卫军连队发生冲突。事情是由一场小小口角引起的，却被党派的激进分子接了过去，把全城都卷进去了。这样就给了他这位年青的雅各宾派热心拥护者一个推翻其敌人的机会。拿破仑这时的计划，甚至扩大到要拿下城堡来；他试图在城堡那里诱使法国驻军团的士兵们不服从军官——他把军官们叫做贵族政治拥护者。这次尝试没有成功。在冲突的第二天，拿破仑的国民自卫军开始动武，随后对城堡里的正规军部队构成了威胁。最后，保利派来的专员制止了这场冲突，并且把国民自卫军打发出城了。

拿破仑这时的处境，看来是险恶的。他的行为使他有可能受到科西嘉岛多数同胞的憎恨，也有可能受到法国陆军部的斥责。事实上，他犯了双重的罪过：他已超假四个月；从法律上来看，第一，他犯了擅自离队之罪；第二，犯了谋反罪。在通常情况下，他本来就该被枪毙了。但当时属于非常时期，而且拿破仑判断得很对：当欧洲大陆战云密布的时候，最大胆的行动，也就是最审慎的行动，那就是，到巴黎去。保利也就准许他前往巴黎了，深信放任这个狂妄的小伙子去活动，他自会作茧自缚，自取灭亡的。

拿破仑到达马赛时便听说法国已经向奥地利宣战，因为共和派的政府（法王路易十六刚刚被迫接受的政府）认为，对一个专制君主作战，就会在法国内部提高革命热情，并且加速共和国的诞生。这种推测是正确的。

“我昨天到达。”1792年5月29日，他写信给约瑟夫：“我暂住罗亚尔街，荷兰同胞旅社。我住的房间太贵，我今天或明天就换个地方……”

“巴黎正处于空前的大动荡之中。到处都是外国人，不满者为数甚众，城市一连三夜灯火通明，为了看守国王，驻在杜伊勒里宫的国民自卫队已经增加了一倍……”

“紧紧抓住保利将军，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且他就是一切。”

他加紧在各军事部门活动以熄灭阿雅克修事件。同时，也是为了重新恢复他在炮兵的职务。因为他离队时间过长，名字已经被注销了。他到圣·西尔去看望了他的妹妹玛丽姬娜。在佩尔蒙家吃过晚饭，他又找到了布里埃纳军校的老同学布尔里埃纳，准备同他一起住到马化街的麦茨旅馆，这是一家寒酸的旅馆。两个人两手空空，一贫如洗，想买空卖空，搞投机买卖来填满自己的腰包。他们想租揽正在建筑中的房子，然后转手再租出去。但房主要

求交付保证金，可他们又无力支付。他们又想同布尔里埃纳的兄弟福弗莱合伙搞拍卖投机，福弗莱当了“全国大拍卖”的头目。所谓的“全国大拍卖”，其实不过是一个当铺，只有间房子。

竹篮打水一场空。波拿巴已又一头扎进政治事件的浪潮中去。已经向奥地利宣战，吉伦特派政权已被推翻，议会风雨飘摇，每天早上人们都以为议会将发生大乱。

“这个国家从四面八方受到各个政党你死我活的争夺，正在动荡不安中，”他写信告诉老大，“在这一团乱麻中现在很难理出头绪来。我不知道事态将如何转变，但转向革命是无疑的。”他对秩序的惋惜在字里行间占了上风。也很可能是他最近在阿雅克修的经验使他对群氓产生了反感。6月20日这一天，正在为君主政体的覆灭准备寿衣，大街上喷发出来的恐怖烂泥证实了这一点。拿破仑同布尔里埃纳正在圣奥诺雷街一家饭店里，他们亲眼看见一支五、六千人的人群从阿勒斯边上涌出来，一个个衣衫褴褛，大喊大叫着最粗暴的造反口号，向杜伊勒里宫冲去。

“跟他们走，”拿破仑建议道。

他们来到水边平台上，看到路易十六出现在王宫的扇形大窗前，头上戴着小红帽，波拿巴突然爆发出来：

“笨蛋！”他怒吼着，“怎么能让这群痞子进来，用大炮轰倒四、五百人，其余的不就跑光了嘛。”

他瞧不起国王的软弱，断定他要垮台。但作为战士，倘若他要行动的话，是会选择政府的事业的。他在6月22日写道，“军队的一大部分军官，所有正直的人们，大臣们和巴黎的官府站在一边；议会的大多数，雅各宾派和贱民站在另一边……雅各宾派是疯子，他们没有共同的志向……”

在乱哄哄的巴黎，拿破仑来来回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寻机进取，以求一逞，但他的内心仍挂着阿雅克修。他真正关心和想念的只是科西嘉。他建议约瑟夫让全家进入戒备状态。他担心费什笨手笨脚，他已经当上了阿雅克修市拥护《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助理主教。他又恐怕吕西安心血来潮，他才17岁，却以乱党头目自居，一味梦想暴动和屠杀。这个小伙子同哥哥的观点唱对台戏早就很明显了，吕西安发信给约瑟夫，口气大胆得出奇：“我总觉得，拿破仑有一股野心，不完全是自私自利的野心，但这野心在他身上超出了对公共福利的热爱。我深信，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他是一个危险人物……我总感到他似乎要成为暴君”1792年的8月10日，拿破仑从杜伊勒里宫附近一个商店的窗户往下看，他看到了给予垂死的君主制以致命打击的那些稀奇事件。这次，拿破仑的内心，又是与那些兀鹰般的暴民对立、而与那好心肠的君主站在一边的；因为那位国王只允许他的部队消极地进行防御。波拿巴后来在给哥哥约瑟夫的信中写道：“如果路易十六跨上了他那匹战马，胜利本来会是属于他的，我是从当天早晨普遍存在的那种精神状态中，得出这个判断的。”

在一切都过去的时候，当路易十六把剑插入鞘，停止抵抗，并前往国民议会避难之时，当那些勇猛的马赛人正在屠杀国王的瑞士籍近卫队和卫兵时，波拿巴冲上前去，营救其中一人，使这个不幸的卫兵免遭南方人军刀的砍杀。波拿巴嚷道：“南方来的同志，让我们饶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吧！—你是南方人吗？—对。—咱们饶了他的命吧。”

所有这一切，在波拿巴这位青年军官看来，这是一个何等使他不再抱幻

想的时刻啊；使用开花炮弹而不用基督的“福音”对付他们，岂不更合适得多吗？这番教训被铭记下来了；为的是将来在同一地点、在类似的危急情况下可以用得上。

就在获胜的巴黎人还让路易十六保留着有名无实的国王称号的那几天当中，波拿巴得到了上尉委任状，这是由陆军部长塞尔旺代表国王签署的。这样，革命政府就把他在阿雅克修犯下的双重违犯军纪的罪过放过了。“官职给有才干之人”这句格言，在他的罪过轻易得到宽恕、职位迅速得到提升一事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对一切共和派或雅各宾派的军官说来，当时的确是大有希望的时期。保皇派的军官们络绎不绝地越过边疆，去参加奥地利和普鲁士侵略军的行列。但是，国民自卫军此时成千上万地应召入伍，为的是要把普、奥侵略军赶出法国去。欧洲当时注视着法国，等着看法国的覆亡，却惊异地发现，法国好象施了魔术一样，其实力重新得到加强了。

后来，欧洲才了解到，这种实力是在祖国土地上牢牢扎根的农民的力量。只要组织起来，又有好的领导，就可以把这些热诚的群众转变成为最厉害的军队。无疑，现在展现出的军事方面的光辉前途，使波拿巴的感情与法国的事业，交织得更紧密了。因此，9月21日当新的国民议会（人们称之为“国民公会”）宣告成立共和国时，我们可以相信，不仅是真诚的信念，而且还由于心怀精明的打算，才促使波拿巴为新诞生的民主共和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经过无政府的大混乱之后，他觉得有必要从军队的纪律中找回所剩的东西。对他来说，最好上前线与战友们并肩战斗，利用战争的机遇求得晋级，总比再回到他的被敌人统治的科西嘉岛好些，在岛上等待他的不是巷战，就是丛林之战。

但是，拿破仑并没有回部队。一件家务事迫使他归不了队，或者至少可以说，给他请假提供了借口。玛丽娅娜，如今已经叫埃利莎，是个时髦的名字，她已经十五岁了，身材修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有贵族气派的法国小姐”。拿破仑不能让她孤身冒着风险旅行，也不能把她留在巴黎。9月，这些日子，在修道院，在加尔默罗会，在福尔斯，在夏特莱，在比塞特尔，所有的河沟都流淌着鲜血。拿破仑对回科西嘉的路熟得很，于是他领着妹妹长途跋涉回老家。他们在瓦朗斯停了几小时，布小姐和梅藏热尔夫人给他们带来一篮子葡萄。在马赛，一条船也没有。他们不得不等了近三个星期。他们总算回到了阿雅克修，欢迎他们的却是冷水浇头。约瑟夫施尽伎俩想在国民公会上得到一个席位，没想到一败涂地，只在法庭上捡了一个破差使。

当时该岛亲法派的力量在下降；保利正准备同法国断绝关系。由于这一点，保利曾被人尖锐地斥之为“卖国贼”。但是，从保利的观点来看，法国之获得科西嘉岛，正是一种莫大的背信弃义之举；况且，在法国国王已被人用武力推翻、共和国也已宣告成立之后，从法律的观点说，保利对法国的臣属关系也就完结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卖国贼”一同来称呼他，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的骂人话。就法律与公道而言，不能证明这一称呼是正当的；就当时民众的情绪而言，也不能证明这点。随后发生的种种事件也表明，该岛的民众对当时统治法国的政党，是十分对立的。该岛那些忠于氏族、笃信宗教和保守的民众，对于当时那些统治着法国不信上帝的革新派人士，是抱敌视态度的。

拿破仑与保利的彻底决裂看来已是难以避免。

会见是一场暴风骤雨。保利对拿破仑的归来大为吃惊。他现在是第四炮兵团的上尉，还是科西嘉志愿军的中校、二者不可兼得，他必须作出选择。波拿巴怒不可遏到威胁保利的程度，他回到阿雅克修，约瑟夫进行一番调解，火气暂时平息了下来。他最终选择了中校。

由于对奥宣战，巴黎方面决定远征撒丁岛。拿破仑同全家一起，高兴地接待了负责配合攻岛师长、海军上将特吕盖，以及共和国派驻苏丹的大使、将作为特吕盖的顾问的谢蒙维尔。波拿巴家，就是在父亲夏尔时代，也不曾有这样的荣光。几乎每个晚上都跳舞。埃利莎同海军上将卖弄风情，波莱特向其他军官殷勤献媚，路易和小热罗姆则陪着谢蒙维尔的小侄子蒙托隆，跑到沙滩外面去玩。

6000名来自法国的志愿军在阿雅克修登陆，准备进攻撒丁岛。这些“红帽子”在拥护“自由、平等、博爱”的狂热中，竟与阿雅克修人打起架来了，而且还吊死了三个阿雅克修人。这一暴行使得科西嘉人怒不可遏，以致对原定联合进攻撒丁、把该岛从君主专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计划，不得不加以修改。波拿巴此时又担任科西嘉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营的营长；他提议，应当让科西嘉人单独去攻打撒丁王国的马达雷纳群岛。

这些群岛位于科西嘉岛与撒丁岛之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具有双重意义。其中叫做卡普拉拉的一个岛，后来将成为另一位意大利英雄—高尚的、勇于自我牺牲的加里波迪—晚年栖身之所。这个群岛的主岛，则是波拿巴首次尝试进行正规作战的攻打对象。经过了一些耽搁，这支小部队，由保利的侄子塞沙里-科洛纳任指挥官，扬帆启程了。按照波拿巴在此战结束时的正式说法，他的队伍已在预定攻打的城镇附近登陆成功，而且已打乱了撒丁王国的防御部署。但在这时，指挥官却给他下达了一道用心叵测的命令，叫他停止射击，并回到船上去。也曾有人说，这一撤退是保利与塞沙里-科洛纳之间早已达成的默契，即：要让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

1793年3月3日波拿巴回到阿雅克修时，发现情况十分混乱。法兰西共和国向英国和荷兰宣战的消息，刚传到阿雅克修。此外，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波拿巴已向土伦的法国当局秘密告发了保利；巴黎方面派来三名特派员，授权他们解散科西嘉岛的国民自卫军，并且把保利这个科西嘉的独裁者置于法国的意大利方面军司令官的管束下。

保利对这次冒然出征态度勉强，支持不力。国民公会派去的以其对手萨利塞蒂为首的议员们，正要组织科西嘉的防御，以对付英国舰队的袭击。他们后来发现，保利原来是一个敌手，甚至已经成了反叛者。他长期在伦敦居住，会不会与英国人有勾结？还不能肯定。但保利维系于大革命仅仅是想从中获得独立，认为大革命比王权更为暴虐，他想不干呢。这时，吕西安·波拿巴已被谢蒙维尔要去当秘书，跟随谢蒙维尔到法国，趁机在火药堆里放了一把火：他在土伦俱乐部告发了老首领，揭露他是暴君和叛徒。

于是展开了一场政治权术的暗斗。法国的这三位特派员其中最最有才能的是科西嘉籍的国民公会代表萨利切蒂，邀请保利前往土伦，共商科西嘉岛防务事宜。保利看穿了其中的诡计，并觉察到有被推上断头台的危险，所以他托辞年迈难以成行，而加以拒绝。但是，他却和他的党羽秘密准备反抗并据守阿雅克修的城堡。

这时，法国特派员们又向这位年迈的首领提出了种种友好的建议；拿破

仑并不知道弟弟吕西安已在土伦告密，也参与了特派员们的这些活动。虽然波拿巴对他曾经崇拜过的偶像，仍然使用了有感情的言词，人们完全可以怀疑这些建议是否真有诚意。不管情况究竟如何，当时在巴黎执政的狂热分子却使得达成妥协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在4月2日命令特派员们，要不择手段抓到保利本人，并带到巴黎去。

顷刻之间，科西嘉岛各地立即响起一片愤怒的呼声。波拿巴起草了一个宣言，替保利的行为辩护，并且请求法国的国民公会收回成命。人们又不得不怀疑，这个宣言主要是发表给科西嘉当地人看的。不管怎么，这个宣言未能使民众的愤怒情绪平息下去；亲法派的人们不久之后就与保利派人冲突起来了。

萨利切蒂和波拿巴这时策划用种种巧妙的手段把阿雅克修城堡从保利派手中弄过来。但是他们的狡猾手段三次都被保利派同样狡猾的手段挫败了。夺取城堡没有成功，于是波拿巴打算与驻在巴斯提亚的法国特派员取得联系。他找了一个可靠的牧羊人作伴，秘密出发到巴斯提亚去。可是到了波科尼亚诺村时，波拿巴就被保利派分子认了出来并且囚禁起来。

但幸运的是波拿巴的家族在这个村子里拥有一个祖传的庄园，有些村民对他这一家族还有感情，所以悄悄把他放走了。他回到阿雅克修，却发现保利派的科西嘉爱国人士已下令逮捕他。这次他及时躲进一位朋友家花园里的一个洞窟里，才得逃脱。然后，他又从另一亲戚家的庭园溜上了一只船，终于逃到了一个安全地点，然后又转赴巴斯提亚。

尽管波拿巴当时是一个逃亡者，他仍然坚信阿雅克修的人们内心是向着法国的，并且再三要求派遣一支部队去解放阿雅克修。特派员们同意了。于是这支部队启航出发了——结果却吃了个大败仗。阿雅克修团结一致，打退了亲法派，当时狂风大作，波拿巴和他的队伍费了很大气力才得上船驶离该地。在不远的地方，他找到了他的母亲、舅父和兄弟、妹妹们。他的母亲具有拿破仑所特有的那种非凡的坚毅性格。她本来打算要守在家里抵御敌对的民众；后来才听从朋友们的再三劝告，逃到了最近的一个安全地方；这样，她的那所房子落入愤怒的民众手里，几乎被他们完全捣毁了。

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波拿巴仍然抱着为共和国夺回科西嘉岛的希望，不过这时只有依靠法国军队的援助才能办到。由于法国的国民公会提出要保利到巴黎去的要求刺痛了科西嘉民众的心，他们现已团结在保利的周围；而年迈的保利，这时向英国提出要求结盟。在英国海军威力的威胁下，亲法派此时在该岛已处于完全站不住脚的境地。即使波拿巴那样钢铁般的意志，这时也顶不住了。他在科西嘉的事业暂告一段落，于是便和亲人们一起坐船前往法国。

帆船向普罗旺斯海岸驶去，拿破仑站在破风帆下面，久久地凝视着科西嘉岛白云缭绕的山峰，它渐渐地与天空融为一体。他多么热爱科西嘉这个小小的祖国，他曾要还她自由，可今天，她却把他驱逐出境，流放他方。但他后来仍时时刻刻想念她，温情脉脉，乡思万里。但他从此远走高飞，一去不复返了。过去，他心目中唯有科西嘉，只承认自己是科西嘉人，如醉如狂，怒火和妒火皆为她而燃烧。而现在，出于利害关系，出于满腔仇恨，同时也出于一种模模糊糊的崇高的赞美，这种崇高的赞美成了他万千新梦和无边希望的精神支柱，他感到自己是法国人，而且只想当法国人。他刚刚陷进去的内证和族仇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伟大。这个国家宣告自由属于世

界，这个国家，由于上层建筑的垮台而产生了全国大乱，自身还很虚弱，但它并不因此而却步，敢于与武装的欧洲抗衡，而且肯定要战胜它们。

拿破仑后来再也没见到过保利。在后来的年代里，保利终于投靠了英国人，最终被迫离开了科西嘉岛。他坎坷的一生是在英国度过的。1799年，保利欢呼波拿巴推翻了热那亚共和国这个数百年的宿敌：“这是一个科西嘉人”，他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他给了敌人的致命打击！”

不久，他被年轻信徒的神奇功绩所陶醉，尽管他过去把他当作毛头小子，当作“败类”看待。老人家给拿破仑寄去一封动人心弦的致敬书：“由于我们一个同胞的努力，我们获得了自由。这个同胞光宗耀祖，名垂青史，为祖国报了仇，雪了耻，科西嘉这个名子现在不再受人鄙视了，我们将看到我们的其他子孙在欧洲舞台上出现。因为他们有雄心，有才干，有光辉的榜样波拿巴”。

拿破仑和他的兄弟们也一样，他们谈论起保利来，也总是怀有敬重之情。第一次执政王曾想把他召回身边来。他说过：“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胜利。”由于情势所迫，由于野心的驱使，拿破仑与保利分庭抗礼，但他忘不了青年时代的英雄，也忘不了在这些混乱的年头里，天才寸步难行，天才在自我认识，当时除了要跟保利平起平坐而外，没有任何其他更大的梦了。

四、一战成名

经历一系列挫折与失败，24岁的拿破仑终于在土伦一战成名。望着土伦港内的熊熊烈火，拿破仑似乎感觉到了成功的大门已向他敞开……

在波拿巴乘船离开科西嘉岛前往法国普罗旺斯的海岸时，他的经历到此为止。他所持的维护法国的立场，似乎使他本人和全家都倒了霉。在他24岁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他是冒险事业的不走运的首领，而且不容于科西嘉岛；然而，过去他的最美好的愿望，却是和这个岛屿分不开的。

他在法国海岸上岸时，情况看起来也好不了多少；因为当时普罗旺斯眼看就要发生反对巴黎革命政府的叛乱。即使像马赛和土伦这些一年前还以热烈拥护共和国著称的城市，现在也对巴黎的事态发展感到厌恶。

1793年6月2日第三次革命的怒涛达到最高峰时，共和主义的两派中较为开明的一派，即吉伦特派，被对手山岳派推翻了；后者在巴黎暴民的协助下，一举夺了权。法国大多数的省份，对这种暴烈行动强烈不满，并且举兵起事。但是山岳派的人以非凡的毅力采取了行动。他们宣布，吉伦特派与外国入侵者相勾结，并强烈指责吉伦特派阴谋把法国分裂成为邦联制的许多共和国——这样，山岳派就把对手摧垮了。

这时在巴黎成立的“救国委员会”颁布总动员令，身强力壮的爱国志士全体征召入伍，以保卫共和国的神圣领土。而“胜利的组织者”卡尔诺，很快就把一大批一大批来自田间的农民，训练成为一支很有效率的武装力量。吉伦特派方面，却没有任何的组织，而且由于有那么多保王派分子依附于他们，而感到尴尬。因此，在新建立的、团结一致的中心政权的冲击下，吉伦特派内部原来就不稳定的小派别，很快就垮了。

带着希望与困惑，拿破仑回到他的炮兵团，驻地在尼斯。他的老首长的

兄弟让·德·泰伊当团长。拿破仑在奥松见过他，知道他的功德。他让拿破仑做他的副手，要他负责构筑海岸炮台的防御工事，后来又派他到阿维尼翁去采购火药。波拿巴发现那地区正大动干戈。马赛联邦派夺取了教皇的城市，而卡尔托则利用忠于国民公会的部队攻城。拿破仑目睹了阿维尼翁的陷落，但似乎没有介入。有几天因为发烧，走动不得，无所事事最使他难受。为了排愁解闷，便把最近发生的事件用对话的形式记了下来，足足写了16页。

这本名叫《博盖尔的晚餐》的小册子是他任在军队工作的业余时间写成的；他路过的一个名叫博盖尔的小村子，看来提供了这篇短短的对话的背景。他托称，这本小册子是一次讨论发言的记录；讨论是在一位军官（也就是波拿巴本人）与两个马赛的商人和尼姆、蒙彼利埃两地的公民们之间进行的。小册子主张：必须在雅各宾派的领导下采取统一行动。小册子中的军官提醒那两位马赛商人说，马赛为自由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马赛决不当要求西班牙的舰队驶入其港口反对法国人，从而玷污自己的声誉；马赛不要忘记，当前这场国内斗争乃是法国爱国者与欧洲的专制君主们之间生死搏斗的一部分。斗争的实质，确是如此。事实的严峻逻辑，使得一切决心不让外国侵略者扑灭大革命头脑清醒的人们，都站到雅各宾派的一边。即使仅仅为了权宜之计，人们也应当团结在雅各宾派的共和国事业的周围。只要这时在巴黎执政的那些人能够拯救国家，他们的一切罪过都是可以宽恕的。宁肯要雅各宾派的苛政，也不可让逃亡的贵族们杀回来报复。当时大多数法国人本能的感觉，就是如此；也正是这种本能的感觉，拯救了法国。

《博盖尔的晚餐》阐述了敏锐的政策和临机应变的极端重要性；就这一点说来，这本小册子是写得很好的。在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任何东西只要能拯救国家就是有理的——这就是这本小册子的论点。山岳派比吉伦特派更能干、更有力量，因此如果马赛人不服从山岳派，那是愚蠢的。小册子的作者不赞同宽宏大量的年青吉伦特派；因这些吉伦特派人士尽管用战刀改变了君主制的欧洲，但在罗兰夫人的感召下却试图在法国建立一个仁义道德的共和国。

虽然如此，波拿巴对当时法国局势的种种不幸，还是很清楚的。他讨厌内证，认为内证是不可能赢得光荣的。他即使仅仅为了养活自己的一家人，也必须披荆斩棘，夺取名利。当时，他的一家人正在普罗旺斯的乡下到处漂泊，靠着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施舍给科西嘉流亡者的菲薄救济金，维持生活。

因此，波拿巴已申请调到莱曹部队的一个团队去工作；不过没有成功。在普罗旺斯忙于日常行政事务的过程中，他因公到了上伦附近。当时法兰西共和国在土伦正与那节节取胜的保王势力对峙着。决战时刻已到；决胜的人物也就出现了。

1793年7月，土伦和南方的其他几个城市一道，宣布反对雅各宾专政。城里的保王党人，由于没有希望在法国国民公会的部队的作战中取得进展，遂于8月28日允许英国和西班牙的舰队驶入土伦港并且为路易十六守住土伦城。这个事件，使整个法国像触电一样受到震动。这是一系列不幸事件的顶峰。在这以前，里昂城已升起了波旁王朝的白旗，并且死守阵地，不让法国国民公会派去的部队进入里昂。旺代的保王派农民已几次把国民自卫军打得落花流水。西班牙的军队正在越过东比利牛斯山脉。皮埃蒙特的军队已直抵格勒诺布尔的城下。在北方以及在莱茵河地区，一场胜负难料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

正当法国处于这种形势之际，波拿巴来到了驻在土伦西北奥利乌尔的法国共和国派的部队中，他发现队伍处于混乱状态：指挥官卡尔托过去是个画家，后来才扔下画架来从军的。所以连他那很少的几门炮射程有多远，也一无所知。该部队的炮兵指挥官多马尔但，受伤残废了。国民公会派来的特派员，是奉命前来加强作战力量的，但由于既缺人又缺武器因而一筹莫展。特派员之一，萨利切蒂，非常欢迎他的到来，视之为“天赐神助”，因此要求他接替炮兵指挥官多马尔但的职务。于是，在9月16日，这位身材瘦小、面带病容、衣着破旧的人物，接管了该地炮兵的指挥事宜。

法国政府军当时从两个方面威胁着土伦城。卡尔托率领八千人左右，据守土伦城与奥利乌尔之间的一些山头；与此同时，拉波卜指挥3000人的部队，则从拉瓦莱特方面监视着上伦的城堡。虽然他们的军官并不高明，但法军仍从盟军前哨部队手中夺取了法隆山以北的山谷，并在9月18日几乎完成了对土伦的包围。实际上，土伦方面的守军仅仅拥有2000英军、4000西班牙部队和1500法国的保王党部队，再加上一些那不勒斯军和皮埃蒙特军，是不足以守住土伦城安危所系的那许多环城阵地的。的确，英国格雷将军当时就曾向皮特首相写报告说：为要守住土伦，需要5万人的兵力。但这个数字相当于英国当时陆军正规军兵力的两倍，皮特首相只能告诉他说，奥地利的一个军，外加几百名英军，可望开抵土伦。

在波拿巴到达土伦之前，雅各宾派的部队在那里是没有炮兵的。他们有几门野战炮、四门较大的炮和两门臼炮，由一名军曹一筹莫展地看着。既无弹药，也无维修工具；尤其重要的是，不知如何使用，也没有训练。他上任之后，马上就用行家的腔调说话。他对好管闲事的步兵嚷道：“你们管你们自己的事，让我管我的事。拿下碉堡靠炮兵，步兵予以协助。”他过去几周的劳累而乏味的工作，如今大有用处了。他面对着眼前一团糟的情况沉思着，他那有条不紊的头脑里，重现出某一海岸堡垒或某一军火库的种种具体情景；他以充沛的精力，催促着那些悠闲自得的普罗旺斯人，为他加速工作。几天之后，波拿巴已聚集了相当像样的一批大炮——十四门加农炮、四门臼炮，以及必要的弹药补给。特派员们很快就把他提升为少校，以示嘉许。

这时，形势开始转变得对法兰西共和国有利了。10月9日，雅各宾派拿下了里昂城。这个消息给土伦地区的雅各宾派带来了新的劲头（10月1日他们的左翼曾受到法隆山上的盟军的沉重打击）。尤其重要的是，波拿巴的炮兵部队还可以进一步加强。此时，他给陆军部长报告说：“我已派了一位能干的军官前往里昂、布里昂松和格勒诺布尔，去搜集一切可能对我们有用的军械器材。我已要求‘意大利方面军，把他们在守卫昂蒂布和摩纳哥中用着的大炮提供给我们……我已在奥利乌尔建立了一个有80名工人的军工厂。我征用了从尼斯直到瓦朗斯和蒙彼利埃一带的马匹……我已安排好现在每天可以在马赛生产出五千个筑城柳条筐，”

波拿巴所扮演的角色，还不仅限于一个组织者。他总是和他的部下在一起，用自己的工作热情鼓舞着他们。接替卡尔托担任土伦指挥官的多佩写道：“我发现他总是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当他需要时，他就裹着大氅，睡在地上，他从未离开过炮群。”

当时，正值秋雨连绵；在这里，他染病发烧。这个病使他随后几年两颊更加苍白，眼圈旁边起了皱纹，这样就使他的眼神显得神秘莫测，几乎有些像幽灵似的；这种眼神使人见到就毛骨悚然，直到最后才会看出这种眼神里

面燃烧着火一般的旺盛精力。也是在这里，由于他的满腔热情、过人的才略、无畏的胆量，以及那种使天才有别于一般才能的微妙特质，他很快就折服了法国士兵们的心。

只需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这种感人的魅力就够了。他曾下令在距英军控制的马尔格雷夫堡很近的地方建立一个炮兵阵地——该阵地距马尔格雷夫堡那样近，以致萨利切蒂描写道：该阵地是在英军的手枪射程之内的。如果那个炮兵阵地能够开炮，是会产生决定作用的。但是，谁能在这个阵地上开炮呢？第一天，该阵地的全部炮手都被打死或打伤了。这时，面对着敌方的枪林弹雨，即使那些不顾生死的雅各宾派也畏缩了。波拿巴就下命令说：“把它命名为‘无畏勇士的炮组’！”个人荣誉感和民族荣誉感——奔放的法国人性格中最敏锐的感情，为之打动了；从那以后，那个大炮阵地的炮手前仆后继，始终保持了满员状态。

这位聪明的青年炮兵指挥官没花多少时间就看出了整个要塞的关键是控制着内外两港的拉塞因半岛。如果法军能占领这个岬角，那末他们不仅可以控制内港的入口，而且可以迫使英国军舰在内外两港都无以立足。由于这个要点朝内陆的那一面缺乏适当防守，英军很快就构筑了一个坚固的据点，他们称之为“马尔格雷夫堡”，而法国人则称之为“小直布罗陀”。拿破仑立即着手在英军防线的西南面构筑了13个攻城炮兵阵地。

一场争夺马尔格雷夫堡的血战开始了。

战前，多佩接替卡尔托任法军指挥官，但多佩的指挥本领仍低得可怜。

11月15日，邻近马尔格雷夫堡前哨阵地的一场战斗，暴露了多佩的弱点。那天，双方的军队投入了激烈的战斗。一排排的法军向着那险恶的棱堡发起冲锋；反法同盟军的指挥官奥哈拉命令英军出击，把法军赶了回去。于是，波拿巴率领着重新集结的冲锋队伍，直插该堡背面的入口处。就在这时，多佩却下令吹号收兵。这位年轻的科西嘉人由于当时怒不可遏，再加上前额受轻伤、流血不止，眼睛都给弄花了，他冲回到多佩所在的地方，就用“丘八”的语言大骂道：“就是因为一个人他妈的下命令退却，我们对土伦的打击才成了白搭！”其他的士卒都为这种革命的奔放语言喝采，而且也用类似的话，把多佩骂了一通。

几天之后，身材高大而颇有军人气魄的迪戈米埃，继任法军司令官，增援部队亦源源而来，使法军围城的兵力增至3.7万人。尤其重要的是，迪戈米埃授予波拿巴以指挥炮兵的全权。于是，法军新建立的炮兵阵地开始从大陆方面轰击“小直布罗陀”。奥哈拉勇猛地率领一支队伍出击，却被法军所俘获。于是，守军开始意气沮丧了。最使守军感到失望的事，则是奥地利政府拒不履行其9月份所庄严作出的派出正规军5000参加保卫土伦的诺言。

土伦最后一战，是12月16日夜到17日进行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增添了这一仗的恐怖气氛。法军的进攻部队刚刚离开拉塞因堡的围墙，波拿巴的战马就中弹倒了下去。整连整连的法军，在黑夜行军中迷了路。不过，维克托所率领的第一个纵队的2000兵力，冲到了马尔格雷夫堡的外缘栅栏，一举将其捣毁，并且涌进了那个堡垒；但他们却在敌方第二道防线前面大批阵亡了。在第二个纵队的支援下，他们重新集结，但再次被敌方凶残的火力压了下去。迪戈米埃在绝望中急调后备部队上阵；波拿巴就在这支后备部队中，等待着对付紧急情况。

这支后备部队，在年青而无所畏惧的米尔隆率领下，涌进了这座险恶的

棱堡后门；米尔隆、波拿巴和迪戈米埃，从同一掩体口杀出一条路来，他们的部队蜂拥而上，压倒了英军和西班牙军，并在敌方一门门的大炮前，把敌军炮手砍了个干净。这样，就拿下了马尔格雷夫堡。

这一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奉命守卫附近一些堡垒的那不勒斯部队，这时纷纷跳进海里逃命；由于波拿巴的大炮很快就向海上的舰队并且向土伦城里发射了密集的炮弹，海上的舰只也开始起锚离开了。但是，即使在那样的绝望处境中，反法同盟军仍然进行了凶猛的顽抗。

12月17日晚上，一个英军青年军官，率领着一小股精心挑选的水兵，潜入了船坞，目的在于把那些不能弄走的法国战舰，在雅各宾派行将将其夺回之际，予以破坏。顷刻之间，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被锁在战舰底舱划排桨的囚犯们，这时锁链被解开了；但他们却怒气冲冲，这里一堆，那里一团，威胁着闯进来的英国士兵。尽管如此，英国水兵仍在各处安置了易燃物，然后放了一把火，让火神去毁灭一切，火焰顿时升起得比船桅还高，火舌吞噬了成堆成堆的大麻、柏油和木材。这时，西班牙人又把两艘军火船炸了；爆炸震撼了方圆若干里的地方。

拿破仑心中始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后来在被放逐于圣赫勒拿岛的令人厌恶的平静生活中，他是这样追述这一情景的：“从军火库升起的浓烟烈火的火焰，如同火山爆发；

13艘舰只在抛锚处燃起了舰上的桅杆，以及各舰的轮廓；大火持续了很多小时，蔚为奇观。”

这种情景，使土伦的保王党人心惊胆战；他们把此情此景看作是将被盟军抛弃的信号。这些犹如惊弓之鸟的可怜虫，在凄惨的夜色中，成群地挤在码头上，放声号叫，要求人们把他们带离这座注定要陷落的城市。熊熊烈焰的眩目火光，法军炮弹的轰鸣声，以及两艘军火船的爆炸声，使许多保王党人急得发狂，他们当中无法挤上船的人们，几十几十地跳进海里，也不肯留下来去面对雅各宾派的枪刺和断头台。他们的这些恐惧是完全有根据的。国民公会的一个特派员弗雷隆，两个星期之后就夸口说，每天都干掉了200个保王党人。

12月19日，法军浩浩荡荡开进了土伦，据说自杀身亡的保王党人有3000多个。

领导土伦保王党反叛的首领巴蒂斯特·鲁和儿子等人被拥到练兵场就地枪毙，幸而子弹没有击中，父子俩装死躺下，到天黑后逃离危险。拿破仑时代，他俩东藏西躲，艰难度日；波旁王朝复辟后，父亲成了名人，1877年获得路易十八授予的圣米歇尔勋章一枚。有人说他没有福分，在圣旨下达的前几天就已死去了。

望着土伦港熊熊燃烧的烈火，拿破仑似乎感到了成功的大门已向他敞开……

土伦是他一生军旅生涯的里程碑，他从一个瘦小无闻的小军官，突然变成了一位令人瞩目的新垦，得到了破格提拔与称颂。当时的攻城总指挥曾上书给巴黎陆军部曰：“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描绘波拿巴的伟大成绩，他拥有一颗充满智慧的头脑，知识渊博，性格坚定。这位非常优秀的军官的才能是无法描绘完全的。”

另一个将军在为拿破仑请衔时给国民公会的信中也极予佳辞：“请你们奖励并提升这位年轻人，如果不嘉奖他，他靠自己也会飞黄腾达的。”

1794年1月14日，国民公会任命拿破仑·波拿巴为炮兵准将，时年24岁。
拿破仑已经迈过了命运的门槛。

第三章 流血的葡月

一、“欧仁妮，我的宝贝”

在悠远的《马赛曲》中，拿破仑紧紧拥抱着德茜蕾，喃喃道：“欧仁妮，我的宝贝……”德茜蕾也硬咽着：“波拿巴，这是梦吗？……”

拿破仑与德茜蕾在马赛开始了一首永难休止的恋曲。

土伦之战使拿破仑一举成名，也给家产尽失、流落普罗旺斯的波拿巴家族带来了好运。

初来法国时，一家人在土伦靠政府发放给科西嘉难民的一点救济金度日，他的母亲带领着埃利莎和波丽娜到泉水边替别人洗衣服赚些零用钱。现在拿破仑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他立刻把家人又接到了马赛，他终于能俸养饱经风霜艰苦的母亲。莱蒂齐亚流下了欣喜的眼泪，她抚着拿破仑的将军肩章，喃喃地道：“如果你父亲能看到这一天该多高兴呀！”

拿破仑不仅自己出人头地，他的哥哥约瑟夫也与同乡萨利切蒂交上了朋友，萨利切蒂与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之弟小罗伯斯庇尔关系颇佳，因这层关系，使约瑟夫巧结了婚缘。

他的弟弟路易也被拿破仑任命为参谋部少尉军官，有了发展前途的位置。

这时，他被委派去检查意大利方面军的大炮和补给品，并视察海防的要塞工事和炮兵阵地。在马赛时，他热心有余而审慎不足；他下令把革命期间被捣毁了的一座堡垒重新修建起来。但是，当居民获悉此事以后，立即提出了强烈抗议，以致这项工程马上就被制止了，同时，发出了逮捕波拿巴的命令。幸亏与波拿巴有交情的国民公会特派员小罗伯斯庇尔和萨利切蒂解救了他。

他与萨利切蒂的友谊早在科西嘉革命时已经建立，当时萨利切蒂作为国民议会的科西嘉籍议员以特派员的身分派驻科西嘉，而拿破仑兄弟则是公认的亲法派。

这位国民议员在土伦已充分领略了拿破仑的才干，现在，他又把拿破仑兄弟引介给了罗伯斯庇尔兄弟。

罗伯斯庇尔作为雅各宾派的首领此时大权在握。他所操纵的斩头机正日夜不停地工作，他的一张纸条就足以将任何一位法国人送到那里。而他的弟弟小罗伯斯庇尔则正关注着意大利方面的战事。

1794年2月，波拿巴被任命为法国意大利方面军指挥炮兵的将军。这支大军在文蒂米里亚和翁奈里亚之间拔掉撒丁王国的几个据点，部队从那里穿绕阿尔卑斯山脉滨海支脉的几处山隘，包抄盘据在腾达山隘的奥地利——撒丁王国盟军阵地的侧翼，那里一切正面攻击都攻不下来。看来，在这次迂回作战中，波拿巴的贡献仅仅限于有效地使用了大炮，而整个战斗的胜利主要应归功于马塞纳。

这一段时间，拿破仑与小罗伯斯庇尔交往较密。对罗伯斯庇尔兄弟所推行的革命恐怖政策他并不反对。当时与波拿巴的妹妹们交往甚密的玛丽·罗伯斯庇尔所提供的情况，是可以证明这种看法的。玛丽·罗伯斯庇尔说：“波拿巴当时是一个共和派人士；我甚至可以说他是站在山岳派一边的。至少，

当我在尼斯时，他所发表的意见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个印象。……他对我的长兄的爱戴，对我的弟弟的友谊，也许还加上他对我所遭遇的不幸感到关切，使我在执政府统治时期获得了 3600 法郎的生活补助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拿破仑后来还说过，罗伯斯庇尔是“革命的替罪羊”。他同意雅各宾派这样一种信念：即在荡涤旧政体的污垢一事上，恐怖时期虽是令人痛苦的，却是一个必要的阶段。他服膺古斯巴达立法者莱克古斯的严刑峻法的主张。

但小罗伯斯庇尔对波拿巴这位青年军官的为人，从来就无绝对的把握。在给他哥哥的信中列举了波拿巴的功绩后，他又写道：“他是一个科西嘉人；其所能提供的保证只是：他在科西嘉人中是一个拒绝了保利的拉拢，而且被叛徒保利搞得倾家荡产的人。”显然，小罗伯斯庇尔是带着几分怀疑的眼光，把波拿巴看作是一个出生海岛的善变之人，这种人既没有思想根基，也没有财产关系，他可以象狗一样忠于其主。

但无论如何，由于与罗伯斯庇尔兄弟攀上了交情，拿破仑一家的境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马赛的生活使拿破仑一家人变化最大，不是埃丽莎和波丽娜过上了贵族小姐所过的读书游玩生活，而是莱蒂齐亚的两个大儿子有了艳遇。

马赛城有一位大绸缎商叫克拉里，早年故去后，遗下妻子和一个儿子艾蒂安、两个女儿朱丽、德茜蕾。突然有一天艾蒂安以“效忠王室”的罪名被警察局逮捕了。一时间克拉里家的顶梁柱塌了，家中女人们哭作一团。

唯有小女儿德茜蕾呆呆坐着。她 16 岁的幼小心灵里琢磨的是另一件事。

朱丽是个美丽的姑娘。她心直口快而无智慧，她看到妹妹对哥哥的逮捕入狱无动于衷，不由皱起秀眉叫道：“德茜蕾，你是铁石心肠，怎么连泪都不洒一滴？”

德茜蕾站起身，给嫂嫂苏珊擦掉泪水，对妈妈说：“妈妈，我明天要去见阿尔比特。”

“阿尔比特是谁？”朱丽抢先问道。

“阿尔比特是一位国会议员，是马赛的特派员。明天他就在市政府就职了。我要跟苏珊一起去对他说艾蒂安无罪。否则艾蒂安不仅会被杀头，我们家也会被抄的。”

16 岁的德茜蕾言之有理，大家都说可以试试，但母亲却嫌德茜蕾是个孩子不能出家门，在外抛头露面。

德茜蕾急躁地道：“不管是谁，能救哥哥最主要，再说我也并非不懂事理。”

德茜蕾的话说服了大家。但德茜蕾却不知道明日市政府一行会给她的一生带来极大影响。

第二天，德茜蕾穿上高雅的灰礼服，又悄悄到朱丽房里抹了抹口红，用两块绸布填在胸前，似乎是要扮着成熟妩媚一些。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德茜蕾和苏珊进入了市政厅大门。

一位英俊颀长的男青年友好地问她们有何公干。

苏珊在男子的亲切询问下窘得说不出话来。

德茜蕾跨前一步，说：

“我要见阿尔比特。”

男青年道：

“阿尔比特先生出去办事，我是他的助手约瑟夫·波拿巴，可以告诉我

什么事吗？”

德茜蕾一腔热情而来，没想到阿尔比特不在市政厅，不由失望焦急之下哭了起来。

约瑟夫忙道：“告诉我也一样的，我会向他汇报并办理的。”

德茜蕾哽咽着把艾蒂安仅是一个纯粹商人的事详细地告诉了约瑟夫，并说阿尔比特是马赛人，应该为正经的马赛商人作主。

约瑟夫听后半响才道：“你的父亲曾向反动贵族出卖过绸缎，贵族是人民的敌人。你父亲去逝了，所以抓了你哥哥。不过你别着急，也许我能帮你。”

“你？”德茜蕾有些不信。

约瑟夫微微一笑，道：

“别小看我，我们波拿巴家族说话算数。要知道我家出了一位将军哪！”

德茜蕾好奇地问：“将军？是你父辈吗？”

约瑟夫自豪地摇摇头道：“是我 24 岁的兄弟。”

德茜蕾的心中充满了希望。一位将军的哥哥说话肯定算数的。她看着约瑟夫英俊的面孔和挺直的腰板，不由想起了朱丽。

她灵机一动，道：“谢谢你，波拿巴先生，能邀请您到我家作客吗？”

约瑟夫迟疑一下才道：“你家是很有名望的，能欢迎吗？”

“当然，如果能同时邀请到您的将军兄弟更是不胜荣幸。”

约瑟夫答应了。

当天下午，艾蒂安就被放回了家中。

德茜蕾和她的妈妈、姐姐为了迎接她们的恩人到来清扫了庭院，朱丽听到妹妹颇有回味的暗示后更是饰扮一新，艾蒂安同样对波拿巴兄弟充满了感激之情。

傍晚时分，波拿巴兄弟来到了德茜蕾的家。约瑟夫一身干净利落的打扮，与拿破仑随意的装束对比鲜明。

在波拿巴兄弟两人落座后，德茜蕾对那位身材矮小、军装脏皱、头发蓬乱的军人到底是否是真正的将军表示了怀疑。

但当交谈开始后，约瑟夫的温和尔雅与拿破仑的睿智敏锐便有了区别。

“我们部队没有合适的军装，枪也太老，但我对这个问题已寻求到了解决的办法。”

艾蒂安分明更感到了拿破仑不同凡人的气质，颇有兴趣地问：“什么办法呢？将军？”

拿破仑道：“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那是一个富饶的国家，我们的军队可以在那里得到给养。”

“但意大利人会怎么说哪？他们会俯首帖耳地让你占领他们的国家吗？”

“当然，我是要解放他们，解放整个欧洲，我要把《人权宣言》带给所有被解放的国家。”

艾蒂安虽然是一个憎恨战争的安份守己的商人，但他仍被拿破仑感染了：“伟大的胸怀，将军，绝妙的见解。”

约瑟夫看了看窗外，对克拉里夫人道：“您的花园真漂亮，能否让小姐带我们去看看？”

“当然。”

约瑟夫由朱丽陪着，拿破仑由德茜蕾陪着，不一会儿，四位年轻人就双

双各行其事了。

拿破仑盯着这位皮肤洁嫩，笑容可鞠，双眸黑亮而温柔的小姑娘，突然笑了笑：

“你不是个小孩子，而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了。你请我们来，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感谢我们吧？”

德茜蕾回头望了望后边依偎在花圃旁的约瑟夫和朱丽，不由羞红了脸。她从第一眼看到这位矮个子将军时，心里便油然而升了一种莫名的激动，在此刻他又洞穿了自己暗设的小技。德茜蕾感到从此在这个男人面前，她将是透明的，无法掩藏的。

拿破仑爱惜地握住德茜蕾的纤手道：“原谅我直率，我是个天生的军人，做什么都喜欢快捷，我看朱丽和约瑟夫很快就可以结婚了吧？”

德茜蕾低头喃喃道：“谁会相信一见钟情？”

拿破仑轻挽起德茜蕾的手臂，捧起她的脸直盯着那双明眸道：“对我，你不必隐瞒，我能洞察你这位冰清玉洁的少女之心，”说着他轻吻了姑娘的手，接着道：

“你家很有钱，有佣人可用，而我们却一贫如洗。但等我征服了意大利，我会富有的。那时候我也会给我的家人许多照顾的。”

拿破仑的气度让德茜蕾大大折服，她抬头凝视着拿破仑深邃的目光道：“你一定会成功的，因为你说了，就一定能办到。”

拿破仑点点头，“我说过的，就一定能办到！”

拿破仑刚毅、果敢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德茜蕾的心。他的被太阳晒黑的皮肤，反衬着周围棕红的头发，当他笑起来时，脸型又显得异常幼稚、天真。德茜蕾心中自语道：“我还等什么？这不就是我心中的男人吗？”

朱丽被约瑟夫调悦卓著的风采深深吸引，不久两个人结婚了。

拿破仑对约瑟夫婚姻很满意。因为朱丽家富有，朱丽的相貌也算漂亮，尤其是拿破仑已对那位德茜蕾小姐暗生了爱慕之情。他想约瑟夫和朱丽一定会给他帮忙的。

拿破仑除了日常安排炮兵军事工作外，便频频与德茜蕾约会。

他们常常漫步街头，谈卢梭，谈伏尔泰，谈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拿破仑在一天晚上，对花丛中静静聆听他讲话的德茜蕾道：“我知道我有非凡的力量，我生下来就是为了统治与兴建一个国家、一个世界，我是为创造奇迹才来到人世的。”

德茜蕾眼内溅出了泪花。

拿破仑把姑娘紧紧拥在怀里，吻着她鲜嫩的红唇道：“欧仁妮（德茜蕾的乳名，拿破仑的一生都是这么叫她的），别怕，我有能力来保护你，请相信我，我愿意把我最美好的爱献给你，你答应吗？”

德茜蕾哭出了声，连连点头：“波拿巴，我爱你，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是伟人是凡人，我只爱你。”

德茜蕾把一个装着自己青丝的椭圆形颈饰塞在他的手心中：“你去创造你的世界吧，我永远都在等你。”

两位初涉爱河的年轻人，经过了一段热恋后，终于订婚了。

在这首甜密的恋曲舒畅地展开之际，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时常扰乱两棵炽热而纯洁的心，德茜蕾的母亲对这桩未来的婚姻一直持反对的态度，而拿破仑也因公务而不时远离马赛。

1794年7月，拿破仑被委派到处境非常窘迫的热那亚共和国去执行一项使命。该共和国当时承受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其一是，来自英国的战舰。它们在热那亚的领海上突然袭击了法国快速舰“谦逊”号；其二是，来自从西面入侵的军队；其三是，来自从北面入侵的奥军。尽管困难重重，这位年青的使者仍然使得心烦意乱不知所措的热那亚政府首脑和元老院服从了他的意志。按理说，波拿巴这下子可以指望法国给他嘉奖了。但是，他回到尼斯不久，却遭到扣留，被囚禁于昂蒂布附近的一个堡垒。

原来，反雅各宾分子于1794年7月27日精心策划了一场政变，雅各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遭到杀害，其弟小罗伯斯庇尔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一时间，法国上空阴云密布。

热月政府也使拿破仑命运受挫。小罗伯斯庇尔曾是他坚强的后盾，但是现在所有与他们兄弟过从甚密的人都成了政治上的嫌疑分子。

仅仅这次“热月党人”的反动政变本身，就足以使波拿巴有丢掉脑袋的危险。而由于他不久以前还提出过一些有关战略的建议，他的处境就更加危险了——因为那些建议使得阿尔卑斯山区的法军地位降低了；该军队最近在作战中莫名其妙地接连失利；将领们在追究作战不力的原因中，发现根源就在于波拿巴的建议。他们把对他的怀疑之点写成密信，报告救国委员会。信中还说，阿尔卑斯山方面的军队一直被小罗伯斯庇尔和里戈的阴谋弄得无所作为。许多人即使罪过不那么严重，也会丢掉脑袋的。但波拿巴有一道可靠的护身符：他是一个少不了的人物。特派员萨利切蒂和阿尔比特仔细研究了有关波拿巴的种种书面材料以后，决定暂时先恢复他的自由，予以释放；但是又过了几个星期以后（直到1794年8月20日），才恢复他的将军的军衔。解释他的主要理由是，他的知识与才能也许今后对法兰西共和国有用。

对拿破仑来讲，虽然难免虚惊一场，但的确可算是吉星高悬了，如果派遗他去热那亚的命令早三个星期发出，那么他很可能在热月政变发生时已在巴黎复命，那么，他很可能当时作为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而被头脑发热的巴黎人送上了断头台。那么他的履历很可能到此告终，我们会看到他在25岁时就在断头台上丧生。看来，凭他那博大的设想，他那宏伟的计划，他那军事荣耀之伟绩，他那出奇的好运气，他那屡犯的错误，他那历次的败北，以及他那最后的垮台，是注定要在此后25年中震惊世界的。

拿破仑对于热月党人对他的逮捕非常气愤，同时对瞬间已失的法国大革命也开始了思考。他从罗伯斯庇尔兄弟的死中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危机。但他对革命的一往情深没有使他后悔。他对人曾讲：“我不怎么看重生命，我把生死看得很淡。我每天的生活都是如临战场的感觉，我不会对死亡的到来惊畏。”

拿破仑在被囚期间，他无比地思念着他的欧仁妮。他常托起挂在胸前的装有欧仁妮棕发的饰物亲吻不已。

而如惊弓之鸟的德茜蕾，则陷入了深深的苦楚之中。

德茜蕾在千百次地哭唤着爱人的名字后，她终于鼓起了勇气，找到了拿破仑家。

拿破仑家很简陋。拿破仑一家住在一处低矮的房子内。

约瑟夫看到推门而入的德茜蕾，大吃一惊，连问：“你怎么来了？”

德茜蕾静了静，缓缓道来：“请你们准备几件拿破仑的衣服，我要去看他。”

莱蒂齐亚被深深感动。她走上前来，抚了抚这位仍如少女一般娇艳，但却如磐石一样坚定的姑娘，含泪道：

“谢谢你。他要去闯世界，他要去征服世界。现在出了事儿，我们是该共同努力救他出来。”

德茜蕾接到：“然后再让他去继续征服世界。”

莱蒂齐亚搂住了姑娘，激动他说：“你太了解他了。他一直坚信自己能创造奇迹。原来只是我同他爸爸相信，现在终于有了一个你。”

德茜蕾终于挣脱了哥嫂的劝阻，拿着包裹找到了城防司令部。一位少校接待了她。

“小姐，这包裹是怎么回事？”

“这是送给拿破仑·波拿巴的。你们无辜地抓走了他，他是我的朋友，请你交给他。”

“啊，这可不行，你叫什么？”

“德茜蕾·克拉里。我哥哥不准我送来，我是悄悄跑来的。你们放了他吧，放了他吧。”

少校被德茜蕾的哭叫搞的没有办法，只好劝她道：

“我认识你父亲。请别哭了。”

“不！我就要哭！”

“好了，好了”，少校被搞得手足无措，只得应道：“我一定给你送去，好吗？”

德茜蕾方破涕为笑。道谢。

少校又说：“我再告诉你两点：第一是拿破仑不会被处死，二是波拿巴不是克拉里家族的婚姻对象。”

而德茜蕾却只会笑了，因为他根本没听见第二点。

后来拿破仑回忆这件事时，深切而又充满激情：“当时欧仁妮的包裹送来的是柔情，是勇气，是力量，是我挣脱锁链的信念。”

确实，拿破仑被囚后，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自己重新获得自由的斗争。他曾上书国民公会道：

“难道我不是一开始就信奉革命原则吗？难道我没有参加同国内敌人的斗争，并作为一位士兵向外国敌人斗争吗？难道你们可以不顾后果地抛弃一个对共和国效忠的军人吗？……

一个风吹月黑的晚上，雨刚刚停止。德茜蕾站在窗前凝视着外面漆黑的夜，心情比这天气还要灰黯。

她不知道她的心上人是否收到了包裹，也不知道他受着怎样的折磨和煎熬。当妈妈叫她赶快上床休息时，她在床上依然不能摆脱阴冷的感觉。

仿佛是在梦里，她又和拿破仑拥抱在花园里，仿佛他楞角分明的唇正印在自己唇上，仿佛他仍站在身旁，向她诉说着自己的抱负，仿佛他又在她耳边吹起了悦耳的乐曲……

德茜蕾微阖着双目，似睡非睡间，好像真的有《马赛曲》响在了耳边，她猛地坐起，揉揉眼睛，凝神一听，真的！一阵熟悉而亲切的《马赛曲》正悠扬地在花园里飘荡。

德茜蕾一下子爬起来，鞋也没穿，披着睡衣一下子就冲到了花园。《马赛曲》猛然止住。

一双有力的臂膀紧紧地拥住了到来的德茜蕾。

德茜蕾只觉得挂满泪水的颊被急切地亲吻着，那温厚的唇尚在喃喃地道：

“欧仁妮，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德茜蕾抚着心上人又见削瘦的脸，也哽咽着：“波拿巴，是你吗？是梦吗？是梦……”

刚刚获得自由的拿破仑·波拿巴，他是多么想一步就迈到恋人身边。当他骑马疾驶到恋人家时，见德茜蕾的屋内已熄灯，本想明天再来，但一腔热情烧得他浑身沸腾。

他不由地想起德茜蕾非常艰难地送到囚地的包裹。如果说开始他对德茜蕾的爱尚是在升腾阶段的话，那么此刻他已经感到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

拿破仑把娇弱的恋人用军大衣裹起来，抱到自己的膝上，深情他说：

“我的欧仁妮，我再也不能没有你，我们结婚吧。”

德茜蕾笑了，道：“我还没满16岁，你被捕这段日子，哥哥一直禁止我提起你。”

拿破仑道：“我是无辜的，所以他们放了我。”

这时的拿破仑仍没有感到这次重获自由，是因为他的才华和能力对共和国有用。

“我的宝贝，我等你到16岁，我们就结婚。我先征服我的世界，我还是一名将军，我还要去带领部队。”

“你去吧，我等你，一直等你回来接我。”

拿破仑确实要走了，而这次的任务是去解放他曾魂牵梦萦的科西嘉。

二、“我们也许会有好日子”

失去政府庇护的拿破仑在巴黎走投无路。

想起远在意大利的德茜蕾，他创作了一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

望着身边仅剩的一名随从，拿破仑说：“我们也许会有好日子。”

自从拿破仑全家仓皇出逃后，科西嘉便一直处于英国人的庇护之下，现在，法国便准备进军科西嘉岛，把该岛从“英国人的暴虐统治下”解放出来。波拿巴，作为指挥炮兵的将军，参加了渡海出征。与他一同出征的，是朱诺与马尔蒙这两位最近与他共过患难的朋友。

拿破仑与朱诺相识是在围攻土伦期间，拿破仑在敌人炮火下构筑炮台，因事起草公文，征求能够动笔的人。一个名叫朱诺的年轻军士跳了出来，靠在胸墙上记录下他口授的话。刚写完，一发炮弹落在他身旁。刹时间尘土弥漫，遮住了他和周围的一切。“好啊，”这位士兵笑着说，“这下子我们可以省下沙子了。”这种冷静的乐观很讨波拿巴的喜欢，他两眼注视这个人。朱诺日后成了法兰西元帅，即阿布朗泰公爵。

马尔蒙，则靠着自己的非凡秉赋，也飞黄腾达，成为帝国元帅，但在1814年，他背叛了拿破仑。

这次出征科西嘉岛，拿破仑的天才无用武之地。法国的舰只，在海上遭遇战就被英国舰队打败并仓皇退回到法国海岸。这样，波拿巴解放科西嘉的事业，又一次被无所不在的海上霸主所挫败。同时，他负责视察海防炮兵阵

地的职务，也被另一个科西嘉人卡萨宾卡所接替，所以他对英国仇恨倍增。

波拿巴意识到，他们这样一些科西嘉流亡者的命运，犹如置身于几支汹涌交错的激流之中，是漂泊不定的。当时流行着一种怨言，说科西嘉的流亡者到法国南部的陆军中求职的人，未免为数太多。从当时担任意大利方面军司令的舍雷尔将军关于这位青年军官的表现所写的一段评语看来，波拿巴引起这位将军的怀疑，至少不亚于这位将军对他的赞赏。评语是这样写的：“此人是炮兵将军，精通其本行；但野心未免太大又惯于耍权谋，不宜提升。”经过了全面考虑之后，他被认为宜于调往镇压旺代叛乱的部队。但是这个差事，正好是他所讨厌的；他决定尽可能逃避不干。

于是，波拿巴在其忠实朋友马尔蒙和朱诺以及弟弟路易的陪同下，于1795年5月启程前往巴黎。

实际上，使波拿巴离开了普罗旺斯的沿海地区，摆脱了那些勾心斗角的科西嘉伙伴们，来到巴黎这个权势的中心，这正是命运女神对他最大的帮助。在巴黎，一个干练的阴谋家能够决定政党和政府的命运。而在边疆，人们就只得听命于拥有最高权力的首都。

拿破仑为了寻求他的新的生活，去了巴黎。

作为一个有着3000年历史的古城，巴黎雏型始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统帅恺撒大帝的手中得以拓展，公元5世纪时，日耳曼法兰克族萨利克部落的首领克洛卫夺取了塞纳河流域的统摄权，创立法兰西王国，把巴黎做为了国都。接下来的漫长的日子中，逐步建立了宫殿、寺院、教堂等，巴黎的规模在手工业、商业的浸淫中繁荣、发达成了现在这么一座都市。

法国文豪雨果曾形容过巴黎城的兴始：“巨大的城冲破了四周陈旧的围墙，如同婴儿撕破襁褓一样地成长起来。”

当大革命席卷整个法国的时候，巴黎成了革命的心脏。罗伯斯庇尔尽其全力在巴黎做了许多事情，如禁止荒淫舞会等等。但当拿破仑此刻来到巴黎后，却再也感受不到当时那种令人振奋、令人燃烧的气氛了。

法国革命，在经过像火山爆发熔浆奔流阶段之后，这时已开始冷却凝固了；这是政治权术家的一个重要时机。

来到巴黎不久，拿破仑惊讶地发现，这里正出现了新时代的狂热和旧时代的旧风俗习惯结合起来的怪现象。一度曾被罗伯斯庇尔推行的严肃的斯巴达式作风所制止了宴游作乐的社交活动，这时又循旧习惯的渠道回流了。前呼后拥的车驾又招摇过市。即使在恐怖时期也还是生意兴隆的戏院，这时更是挤得水泄不通。赌博——不论是赌现金、赌股票，还是赌证券——普遍流行于社会各阶层。那些由于把大量的政府没收的土地都搂到手中而发家致富的人们，与银行家、股票投机商和粮食囤积投机商，以庸俗的方式，争相炫耀自己的豪富。至于穷人们，他们所碰到的对头就是巴黎的“金色青年”；这些大少爷手持大头手杖，以随便打人作为富人作乐的权利。如果当看见“无套裤汉”胆敢试图恢复恐怖时期的那一套，那么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就会立即把他们赶回贫民窟。

整个巴黎现在又沉浸在大革命前旧制度下的寻欢作乐之中。在人们的记忆中，革命的恐怖时期只是噩梦一场，它使得人们现在玩得更加起劲了，在有些社交活动场合，只是曾有亲属死于断头台的人，才会受到接待。人们还以当时流行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疯狂寻欢的劲头，搞了一些“牺牲者的舞

会”；参加这种舞会的人，必须出示自己亲属的死刑执行令，才准入内。这些舞会，可以使人们用下述方式寻开心：或者穿戴上使人想起断头台的那些服饰；或者不时用模拟人头被砍落的动作，向舞伴点头打招呼。

作为冷眼旁观者，拿破仑的思想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从此以后，他变得更为冷酷而现实，后人在他的书信中，几乎再找不到他有任何微弱的信念，相信人类还可能有更美好的前途。他的青年时期的黄金美梦随着革命时代的“红帽子”和恐怖时期的口头禅的消失而消失了。他的秉性，本来就是重视物质生活的、求实的；既然对雅各宾主义的信心日趋消逝，现在比任何时期都需要把雅各宾主义这个飘飘荡荡的气球，系于实实在在的现实中。

显然，革命的势力，现在必须依靠自耕农，依靠他们不肯舍弃既得的、从新近向教会和逃亡遗族没收来的土地。如果说其他一切都是空虚的、昙花一现的，那么，这一依靠是有物质利益的坚实基础的，法国最优秀的壮年人势必牢牢地依附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怕国内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和君主专制的欧洲的各方面的势力。波拿巴要作这些自耕农利益的坚决捍卫者。尽管他后来的政策带有不少空想色彩，但他有一条是决不动摇的，那就是，他要作这种新兴的自耕农的维护者。此后他一直都是这种农民的将军，是他们的“第一执政”，也是他们的皇帝。

这种转变也许是潜移默化的，但现在他的内心充溢的是无比的失望。

革命失败后，拿破仑是怀着东山再起的心情来巴黎的。他原想经过身陷囹圄后，用自己依然才华横溢的大脑来一图发展，重新活出一番气度来。但他显然枉费心机了。他依然是口袋里没装几个钱，也依然不修边幅。

拿破仑决定自己去闯一闯。

他得知原来的炮兵老上尉奥布里，现在是救国委员会委员，负责国防部的的事务，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有实力的人物。拿破仑在一天晚上叩响了奥布里的房门。

奥布里是一位心胸狭窄的人，他早就对拿破仑小小年纪就得志耿耿于怀。他看到拿破仑亲自登门求情，不由一丝得意袭上心头。

奥布里故作惊讶地冲着拿破仑道：“波拿巴，你好有闲情逸致游玩巴黎呀”。

拿破仑沉静地道：“我是一名军人，应该为法兰西人民而战。我不是来巴黎游塞纳河的，而是希望奥布里先生安排一下的。”

奥布里知道拿破仑学的是炮兵专业，故意在这里耍了个小花招，以慰自己的嫉妒之心。

拿破仑争辩道：“我是一位炮兵军官，步兵的情况我不熟悉。”

“你不是个天才吗？不会有你不懂的事，去吧，步兵需要你，波拿巴。”奥布里的心里此刻充满了快感。

拿破仑只得愤愤离去。此时抗争实属不妥。

但拿破仑并没有去报到，他借口身体有病，要求延期报到。这样他可以继续留在巴黎，密切注视政局变化，一面企图得到更好的机会。

他给约瑟夫写信道：

“我不得不请两、三个月假，我的身体好了之后，我看看该做什么。”的确，他因为失望，对前途诚惶诚恐，陷进精神折磨的痛苦。身上没有钱，在外面压马路，从这个办公室晃到另一个办公室，希望能找到保护，不仅为他自己，而且为他的兄弟。想起土伦之战，巴拉斯帮助他延长了假期。他又

和费雷隆拉关系，费雷隆曾在马赛对波莱特大献殷勤，甚至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有时候，他对这种低三下四、摇尾乞怜的行为感到厌恶，他希望得到帮忙，要请人在报告上签署意见。可来到要求见的熟人家门前，却又羞于进去，打发朱诺去求爷爷告奶奶。马尔蒙已经到莱茵军走马上任，并把路易也带走了，路易已经在夏龙炮兵学校找了个职位。

拿破仑身边，只剩下一个朱诺，朱诺家里对此很不高兴。

“这位将军是什么东西，他在哪里服役？没有一个人知道！”朱诺的父亲对不顾一切非跟拿破仑走的儿子说。

真是鬼迷了心窍，朱诺从他父亲那里只得到一小笔生活费，经常同首长分享。可怜的将军及其可怜的副官迫不急待地等着从蒙巴尔来的响亮的邮车。要是太饿了，他们就到布尔里埃纳家里去吃晚饭，布尔里埃纳已经结婚了，更多的是佩尔蒙家，他们现在搬到菲伊·圣·托马街的“幽静”公馆里住。

“佩尔蒙太太是一个活跃性急，手忙脚乱闲不住的人，她身边总围着一帮科西嘉人，像阿里吉、阿雷纳、莫尔特多、夏普等人上门来，他就请他们吃便饭。她甚至把被通缉的萨利切蒂藏到家里，保护了好几天。

调皮的丑姑娘小洛尔从自己房间的窗子上，经常看到波拿巴穿过院子，登楼上她妈妈那里去。她叫拿破仑“穿鞭子的猫。”“他的脚步，深一脚浅一脚，笨而不稳”，她描写道，“他那破圆帽子扣到眼睛上面，露出两只胡乱扑了粉的‘狗耳朵’耷拉在他那铁灰礼服的领子上，没带手套，穿着做工粗糙、很少擦油的靴子……”，“他又黄又瘦，看上去一身瘦相，但言谈和思想都很活跃，他的眼睛炯炯有光，面部表情多变，他笑的时候，像孩子笑一样，露出满口白牙，他长得很英俊。”

好一阵子无所事事，囊空如洗，这成了他沉重的精神负担，他悲观泄气了。“与生活几乎绝交了，”他写信给约瑟夫说，“眼巴巴地看着生活无望，我经常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好像是处在战斗的前夜，感情上觉得大难临头，一切都完蛋了，不安到疯狂的地步，一切都让我去玩命，要是这样继续下去，车子压过来了，我都不会低头。”

此时，远在马赛的德茜蕾也在痛苦之中。

这位刚刚品尝到爱情甘醇的16岁姑娘，正陷入了离别恋恋的深切的思念之中。

哥哥是个从外表到内涵都是彻底的商人，对一切事情都以自身利益的得失来判断。他在德茜蕾与拿破仑的恋情这个问题上，也是以一个商人的眼睛来看待的。尽管拿破仑曾经在马赛短暂的辉煌了那么一下，但拿破仑贫寒的家底使他感到他配不上自己的妹妹，而此刻的拿破仑又是如此地浪迹巴黎，这更使他决心要阻止德茜蕾的冲动情感。于是终于在一天下午。他叫起了忧愁地躺在床上的德茜蕾。

“德茜蕾，快准备一下，一会儿跟苏珊一起去见一位客人，一位英俊富有的男客人。”

德茜蕾脸上挂着跟同龄人不相称的沉静，缓缓地摇了摇头道：“不，我哪也不去，我正准备给波拿巴写信。”

艾蒂安皱了皱眉，不快地道：“忘了那位波拿巴吧。他潦倒贫困，你不适合他。”

“可是他爱我！而我也深爱着他！”德茜蕾激动的涨红了脸。

“爱？爱能换来金钱吗？爱能拥有享受吗？波拿巴爱的只是他自己——他自己征服世界的伟大而又可笑的志向！”

在房间里，她流着眼泪，提笔给巴黎的恋人深情地写道：

“请快给我来信，并非要你保证忠贞——我俩的心早已亲密地融合为一而永难分开了——只是向我道一声平安。我们分别时，你身体不适。我亲爱的，请善自珍重，为你的欧仁妮而保护自己，她不能没有你啊！”

“每时每刻令人心碎欲绝。它带走了我最最亲爱的人儿，愈行愈远……不过，你将永远在我心头。不论我在哪里，你的身影无时不萦绕脑际。对你的思念伴着我，紧随我，直至坟墓。啊！我亲爱的，但愿你的盟誓如同我的誓言那样真诚，但愿你能像我爱你那样爱我。已是我们共同出游、漫步的时刻了，但你再也不会来找我了。啊！我空自悲切，悔不该让你离开我。可是，我的恋人毕竟得去奔赴前程。语言难以表达我有多么爱你……但愿能知道你永远忠实于我……你离开我已像过了几个世纪。只有你的来信，你爱我这一誓言支持我承受如此久长、如此痛苦的分离……”

“你总该抽空给你的小欧仁妮写上几行吧！自你走后，她一直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你难道不知道她有多么爱你？语言不足表达我的心意，离别也丝毫未影响对你的眷恋。我此生属于你。”

德茜蕾的火热的信，给潦倒在巴黎的拿破仑极大的慰藉。读着那一行行滚烫的信，拿破仑似乎觉得巴黎的苦日子有了色彩了，烦闷惆怅的心情也淡了些。他一边在巴黎称病静观风云变幻的政局，一边把一封封灼热的信也寄给了马赛德茜蕾。他在信中写道：

“顷接你玉函，它给了我温馨的欢乐。你的每句话说出了我的感情，我的想法。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你的画像铭刻在我心中。我毫不怀疑你的爱情。温存的欧仁妮，你怎么会想到我不再爱你了？我即将去塔拉斯孔，今晚将在那里给你写信详谈。此刻已是午后4时。终此一生属于你。”

小姐，要是你看到你的玉札在我心中激起的万种柔情，你就会确信你的责备有多么不公平……我所有的欢乐都跟你联系在一起，我的梦中也必有你作伴。‘痴情女爱了薄情郎’，此言失之公允，也缺乏善意，这不会是你的由衷之言。你在写这句话时，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肯定你虽手书此言，内心并不苟同。

怀念，快乐，健康。

已接得你两封动人的玉札。它们有如春风，沁人心脾，让我吮吸到片刻的幸福。远离你，以及前途渺茫等尘虑杂念顿时消失。我深深感到：有了恋人的爱，我不会苦恼。……我恳求你；没有一天不来信、没有一封信不保证：你永远爱我。”

“再也沒接到你的信，我可爱的恋人。你怎么会一连11天不给我写一个字？这么些日子，你竟毫不思念我？请赶忙来信，让我释念。你的连日缄默令我深为不安……”

您对我不感兴趣，不想写信给我了。

对我一切，您已漠不关心。我绝不去多想那些摧残生命、戕害心灵的念头。要是您感受不到您久久不来信所带给我的痛苦，那是由于您对此没有体会……”。

德茜蕾与拿破仑的相互信件使拿破仑深深激动不已。但他突然得不到德茜蕾的信了。

在无比不解与不安中，他给约瑟夫写信询问，他写道：“你的信干巴冷冰，从不对我讲欧仁妮的事情，甚至于我都不知道她今天是不是还活着。”

后来，他终于明白，他的小欧仁妮在匆匆中和母亲一起，迁搬到意大利的热那亚了。他冷静而平淡地给欧仁妮写去一信，信中写道：

你已不在法国，我高贵的恋人。难道我们相距还不够遥远，你竟渡海而去，让大洋横亘于你我之间？我并不责备你。我了解你的处境。上封信中你生动地描述你的痛苦心情，令我泫然。温柔的欧仁妮，你太年轻，你的感情是会淡薄、减弱。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变心。这就是时间的奇妙作用，也是男女长期分离的必然恶果。我知道，你仍然会关怀你的恋人，但那只不过是关怀，只不过是尊重而已。不要以为我会责备你不公允。寻找幸福吧。你的恋人理解你。一颗为感情风暴所摧残的成年人的心，是配不上你的。……

无与伦比的朋友，我可无法接受你上封信中反复提到的旦旦信誓。我主张代之以神圣的坦率。答应我，当你不再爱我时，请明白对我说。我也保证会这样做。”

拿破仑的天才不仅表现在军事指挥上，他的文学功力也是非凡的。当他与恋人德茜蕾断了联系后，他埋头在小旅馆里，不拘形式地写了一篇小说，名为《克利松和欧仁妮》这是用心蘸着情感写成的。

这部小说是他纯朴温柔爱情经过精心剪接的故事。克利松就是他，不过他已经是战绩赫赫，功成名就之人。他娶了欧仁妮，他率领一支军队出征，离她越来越远。他在一次胜利的作战中负了伤，他派一位年轻的军官通通知他的妻子。年轻军官出发后，妻子没有再给丈夫写信。克利松原来自以为要坚强得多，却难以忍受被人抛弃的痛苦。在一次炮火纷飞的战斗中，他给他写了几行字：

“永别了，你，我过去选择你作为我生命的主宰。永别了，我度过最美好时光的伴侣。我26岁就享尽了贞洁女人的昙花一现的欢乐。但是，在你的爱情中，我尝到了男人生命温柔的感情。往事的回忆撕裂着我的心。难道你能生活得幸福，不再想到不幸的克利松吗？……”

他把这封信交给他的一位副官后，“便低头唉声叹气，心乱如麻，似乎有万箭穿心……”这篇短篇小说把德茜蕾的音无音信给他内心所能产生的不安大大地悲剧化了。其实，说内心话，他并不怀疑她。德茜蕾不是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姑娘。她始终相信他肯定会娶她为妻，困难和挫折之后就会有幸福和美满。

“他倒开心，约瑟夫这捣乱鬼！”拿破仑经常无可奈何地叹气。

一天晚上，拿破仑与朱诺一起在植物园散步，朱诺当着他的面向波莱特求婚。在昂蒂布那些美丽的夜晚里，他似乎觉得他称心如意，他爱她像个少年狂。波拿巴却板着面孔严肃地回答他，求婚一事应当缓行：

“我不能给我母亲写这样的转达求婚的信，因为，你最终可以得到1200磅的收入，这好嘛，但你现在没有。你父亲身体壮实得很，你要得到这笔收入，他会让你等很久。到头来，你一无所有，除了你的肩章……至于波莱特，她甚至还不能结婚。让我们等一等吧……”

朱诺被他说得低下金头发，愁着眉，苦着脸，拿破仑又安慰他一句：“我们也许将会有好日子，我的朋友。是的，我们会有好日子过，我要到世界的另一方去寻找我们的日子！”

他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这种作为只能是他所讨厌的。他本可以统率一支部队，前往镇压旺代省受保王派利用的勇敢农民。但是或者由于鄙视执行这一血腥任务，或者由于本能地意识到在巴黎可以开始猎取更为高贵的东西，他拒绝到西路军去，并且以身体不好为托辞，继续留在首都。在巴黎，他把精力用在深入钻研政治问题和战略问题上。他写出了过去两年的历史提纲；并且为意大利方面军草拟了一份作战方案，后来他因此而走运。

也许由于这个作战方案表现出了他对地理情况了如指掌，才使得他被委

派到救国委员会测绘局任职。他在听到这个重要的提升的消息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工作可以使他有机会前往土耳其，帮助土耳其苏丹组建炮兵。他上任几天之后就正式提出前往土耳其的申请；这是他向往东方的第一个具体证明；他对东方一生念念不忘。但是，正当他眼巴巴地望着东方的时候，他却受到一个严重的挫折。救国委员会要批准他的申请的时候，有关方面审查了他最近的行为，发现他由于未到旺代的部队司令部去上任而违犯了军纪。就在救国委员会一个部门授权批准他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当天，中央委员会却把他从将领名册中除名了。

决定去土耳其，除了要实现在少年时对东方那些古老国家的浪漫情思外，现实的环境也促使他离开巴黎去捕捉腾达的机会。

巴黎各部队对他的敌意难以改变，一事无成，一筹莫展，又使他灰心丧气，他的确有一度曾想离开法国，上土耳其苏丹那里需要军官以重整旗鼓，他想报名应试，于是，他又想入非非起来。这一计划可以使他向德茜蕾靠拢，因为德茜蕾的哥哥已经在君士坦丁堡，而且，克拉里一家被马赛没完没了的混乱吓坏了，也想到君士坦丁堡安家。

的确他再也不能在芸芸众生中混下去了。他决意离开法国。他此后从未抛弃过的这个心爱念头，即东方是最牢靠的求荣途径，促使他决定前往君士坦丁堡去请求为土耳其大君效劳。当此浮想联翩而激动不已的时刻，他有何梦境不曾经历过，有何庞大计划不曾设想过！他要布里埃纳同行，布里埃纳谢绝了。他把拿破仑看作青年狂热分子，为不停地动脑筋和亲身感受的令人气恼的冷遇，外加缺少金钱，不顾死活地决心挺而走险。

他不怪罪布里埃纳拒绝陪伴他，只是说他会有朱诺、马尔蒙和另外几名他在土伦结识的军官作伴，他们愿意与他同甘共命运。

他心怀这种情绪起草了一道致奥伯和可尼的呈文，请求把他和另外几名不同兵种的军官在法国政府赞助下派往土耳其。几人合在一起具备完整的军事技艺知识，足以把大君的军队编练得适应当时的局势，因为看来土耳其政府极可能同法国结盟并因此遭到大陆上奥地利和俄罗斯军队的进攻。

这次呈请未得批复，土耳其依然未获援助，而波拿巴照样无所事事。不过，如果此文得到批示，“照准”一词或将改变欧洲的命运。

8月20日，拿破仑曾写信将这一想法告知约瑟夫。“我若提出申请，我就可以获准到土耳其去，作为炮兵将军，受政府的委派，组建大领主的炮兵，待遇好，封个神气的头衔，足以叫人点头哈腰。我将任命你为领事同我一起赴任。”他还准备把朱诺、马尔蒙、米尔隆都带去。这样的话，他们大家都可以欢聚一堂，处于有趣又有利的地位，也可以避开西方的风暴了。

土耳其没能去成，9月8日吊销军衔的打击，似乎是致命的。但是，命运之神似乎有意先让他受到几番挫折，目的在于使他以后可以更加出色地展翅高飞。三个星期之后，他竟被人们欢呼为共和国新宪法的救星了。

三、葡月将军

法兰西共和国的葡月13日，巴黎街头的隆隆炮声轰开了拿破仑迈向权力颠峰的命运之门，但拿破仑却说：“我宁愿减寿数年来撕掉个人经历上的这一页。”

“葡月将军”的绰号总是让他感到巴黎街头的血腥……

就在拿破仑在巴黎千方百计为自己寻觅机会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正由法国各地向巴黎汇聚着，巴黎城的大街小巷充溢着各种怨忿与不满，暴乱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巴黎。

自法国大革命开始，保王党一直在做顽强的抗争，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并没有给法国带来秩序。热月政变后，一个矫正革命的极端主义观念主导着法国中产阶级，国民议会一直致力于制定一部新的宪法。然而，正是这部新的宪法再度引发了更大的动乱。

1795年9月22日（革命历法共和4年葡月1日）所颁布的宪法的。一条重要的附言，引起了强烈的骚动。当时国民公会一想到普选，就非常害怕。因为普选可能导致不满分子或保王党分子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派的地位，于是，决定至少今后两年要法国继续服从自己的意志，国民公会以议会史上罕见的厚颜无耻的态度，发布命令，宣称新宪法所要求每年改选三分之一议员的规定，现在适用于本届国民公会，因此余下的三分之二就成为即将成立的“元老院”和“五百人院”的当然议员。

顿时一片鄙夷和愤怒的呼声从平时讨厌国民公会及其一切工作的人们当中发出。当时响彻巴黎街道的口号就是：“打倒三分之二！”这场运动并不一定是由保王党搞的，还不如说它说不定是由对政府不满的分子搞起来的。

许多人之所以忿怒异常，是由于当时缺少粮食；革命的结果连廉价面包也得不到。无疑，保王党力图把不满情绪引向他们心中所希望实现的目标；而且在许多地方，他们给这个运动涂上一层使人认为无疑地是波旁王朝运动的色彩。但是，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言，光凭保王党人，在巴黎是不可能煽起象发生于葡月那样普遍的不满情绪的。不过，也可以同样有把握地断言，一旦国民公会被搞垮了，得到好处的就会是保王党。法国革命的历史证明：凡是开始时那怕是仅仅对雅各宾派过火行动表示反对的人们，到头来就会一步步地滑到保王党那边去了。

国民公会这时发现，它本身正是在巴黎这个自由、平等之都受到了人们的攻击。约有三万名的巴黎国民自卫军，这时决心要把那厚颜无耻地继续掌权的国民公会迅速解决掉。由于陆军的部队当时都远离巴黎，巴黎的不满分子，看来是处于可以左右局势的地位的。的确，若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轻举妄动，若不是由于波拿巴的能力，不满分子本来是有可能主宰局势的。

正当这些不满的潜流逐渐汇集时，拿破仑还在为自己所受到不公待遇而抱怨，而巴黎的上层名流们仍然继续着他们那奢华而堕落的生活。

在一个下午的4点钟，巴黎的近卫骑兵戒备森严地一字排列在塞纳河桥头。骑兵们衣著整齐，表情严肃，仿佛是在执行一项什么重大的任务。

其实，这只是每个周末复习的一个行动，是国民公会主席巴拉斯要在“繁冗”的公务中抽出时间，去美丽的博阿尔内夫人家里参加每周末专为他举办的晚宴。

将近5点的时候，一辆华丽的大型马车，驶出香榭丽舍大街，在路人的注视下，由近卫骑兵簇拥着，抵达到了博阿尔内夫人的宅邸。

博阿尔内夫人亲自站在花园门口，迎接巴拉斯的到来。她亲热地冲着跨出马车厢的国民公会主席巴拉斯伸出了双手，并娇声笑道：“亲爱的，我等你多时了，几日不见，好想念你。”

巴拉斯把美丽的博阿尔夫人拥在怀里，亲吻着滴红的唇道：“我也是，宝贝，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巴拉斯一挥手，勤务兵立刻从马车中搬出精美的食物及葡萄酒、香槟酒，最后还捧出了一大花篮美丽的鲜花。

“噢，亲爱的巴拉斯，”博阿尔内夫人高兴地笑了起来：“您总是那么多情、那么周全，快进屋吧，我早准备好了好节目呢”。

博阿尔内夫人挽着已拉斯的手臂进屋去了。进屋前，没有忘记安排管家好好招呼马夫和勤务兵。她美丽、真诚的笑意打动了正直的下人，以致于一瞬间，产生了想拥吻她的念头。

博阿尔内夫人身着色调柔和的塔夫绸裙，裸肩在缀着宝石的披纱内若隐若现，足登一双水粉色嵌珍珠的缎料鞋，蔚蓝色的双眸荡漾着迷人的光芒。她皮肤娇嫩，身材窈窕，步态轻盈，顾盼生辉。她一面挽着巴拉斯走进客厅一面对仆人道：“开宴！”

已在客厅里的塔里昂夫人，见巴拉斯进来，连忙站起：

“欢迎主席阁下驾到。”

巴拉斯充满情欲的目光在塔里昂夫人美丽丰腴的身体上下扫了一遍，才道：“塔里昂夫人，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太高兴了。”

巴拉斯的话的确有道理。在巴黎，没有人不知道塔里昂夫人。他丈夫塔里昂生于1767年，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他是一位左右逢源的人，他投赞成票处死路易十六，与罗伯斯庇尔共同并肩战斗过，但他在热月政变后，又与巴拉斯结成了密友。

他的夫人美丽俊俏，常在府上举办宴会。巴黎的每一位贵族高官，都以出席她的酒会而荣幸，同时，她的宴会，又都以结交权贵为目的。故而，巴拉斯对她的博阿尔内夫人的宴会有些惊讶，她多是自己做主人的。

塔里昂夫人穿着一件平纹细绸裙，赤裸的双肩上一无所遮，高耸的双峰在烛光下留下一抹深深的乳沟，时隐时现。她为人灵巧温和，结交广泛，同时又淫荡无比，凡是她认为对自己有用的男人，她都能勾引到自己的床上。

此时，她显然是对巴拉斯这位当今权势顶极的人物发生了兴趣。所以她主动约了博阿尔内夫人，在这里来钓这位大人物。

塔里昂夫人摇曳着一身珠光宝翠，款款走到巴拉斯面前，脉脉含情地把手伸到他怀里，低声道：“还不是为了走近你才来的，怎么，不欢迎？”

巴拉斯早已对这位娇嫩放浪的美丽女人垂涎已久，他把塔里昂夫人的手举到唇边吻道：“我早就心弛神往了，夫人幸宠，什么时候到我府上一聚呀？”

塔里昂夫人瞟了一眼在厅外指挥仆人上酒的博阿尔内夫人，低声道：“当别人远离你的时候，我就走近你了。”

巴拉斯向塔里昂夫人眨了眨眼，笑道：

“我今天就是辞别来的，那夫人您……？”

“那明天我就是您……”塔里昂夫人扭身坐在沙发上，放肆地翘起腿，大大方方他说。

巴拉斯急切地坐到塔里昂夫人身边，伸手就要抚摸那白嫩的大腿。

博阿尔内夫人恰好走进客厅，见两人正亲昵地坐在一起，怔了怔，脸上旋即堆起笑容，也坐在巴拉斯身边，笑道：“你们在谈论什么？”

“自然是谈夫人您的美丽。”

博阿尔内夫人脸上出几分凄切，叹口气道：“我是一个过时人物，有什么美丽可言。”

博阿尔内夫人——约瑟芬·德·博阿尔内，生于1763年6月23日一个

法国王室龙骑兵队长之家。

从小在巴黎学过不少课程，读了许多书。在 15 岁时，她的姑妈——一位风流女人，把自己情人的儿子博阿尔内子爵介绍给了自己的侄女，并结为夫妇。

博阿尔内子爵是位花花公子，尽管自己的夫人如花似玉，而且也生育了一个儿子欧仁、一个女儿奥坦丝，但他管不住自己风流成性的习惯，到处沾花惹草，但同时又对自己妻子近乎苛刻，不许招摇，要属守女道，为此，夫妻两人经常吵架，约瑟芬身上也常带有丈夫殴打的青斑。

后来在雅各宾时代博阿尔内夫妇双双入狱，博阿尔内被送上了断头台。而其夫人却因为容貌出众，在塔里昂的帮助下，身脱囹圄，约瑟芬自然异常感激，故而常常到塔里昂府上拜访，与塔里昂夫人成了好友。

约瑟芬深知在法国这个动荡年代，靠丈夫留下的微薄产业，不足以令自己花天酒地地挥霍，也不足以令自己的一双儿女富裕成长，于是她主动投入了国民公会主席巴拉斯的怀抱。

但她在最近，也似乎从巴拉斯的眼睛中，读出了几分对自己的厌倦，她不由愁入肠怀。

巴拉斯听到约瑟芬情绪低落的话语，不由怜悯生爱，连忙拉住她的手道：

“博阿尔内夫人的美丽是全巴黎闻名的。怎么，今天不打算请我们吃饭么？”

博阿尔内夫人这才高兴起来，“当然要吃喽，看这不摆上来了吗？”

一夜荡人心魂地过去了。清晨的阳光撕破塞纳河上的迷雾，洒在了巴黎城上，照在了裸身拥抱着睡在一起的巴拉斯和博阿尔内夫人身上。

当巴拉斯神色疲惫地走出卧室，漫步在花园里时，鲜花的芬芳使他精神一振，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马上想到那许多正等着自己的国家大事。于是他招呼车夫，准备返回市政厅。

这时，博阿尔内夫人身着透明的睡衣，在砾石路上欢跃着向他跑来。

“亲爱的，您就要走了？”一付娇嗔、妩媚的样子将身子挂在了巴拉斯的脖子上。

巴拉斯明白了，用一种生硬的声调问道，“你需要多少？”

她低下头，喃喃道：“我需要买几条 3000 法郎的裙子和巴拉斯挣脱了她的拥抱，拍拍她的脸蛋，不耐烦地道：“今晚我会派人送来。”

她马上又抱紧了他，久久地亲吻着。

巴拉斯推开了她，道：“以后我不会来了，我将很忙碌，现在事情太多了。”

说完，转身走了。

博阿尔内夫人眼里溢满了泪水，她感到自己要被抛弃了。她不知道今后将会有怎么样的生活等着他。

她同样不知道，是她对金钱的贪婪，使巴拉斯离开了她。他更不知道，她今后的生活就在巴拉斯离开她之后，会更加辉煌。

保罗·巴拉斯在女人群中颇得宠，巴黎的许多贵妇人都曾与他有过床第之欢。

目前正值法国政局的动乱时期，平民百姓纷纷向热月党政权抗议，指责其政权不能给人民带来饱腹的生活。而此时的保王党人，则看准了这个时机，在主钱和英国军舰的支持下，在里昂、马赛等法国南部地区纷纷叛乱，在他

们的控制地区围杀热月党人，同时在路易十六因病死在丹佛尔监狱后，又立刻拥立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为路易十八，并且纠集了诸多的保王党徒，时刻准备把正在摇篮中的热月党政权扼杀掉。

给热月党政权雪上加霜的是宪法的制定。因为没有对广大民众产生利益，而且还取消了人民有权来反对违反人民意志的诸项条款，因而激怒了民众。这一点恰恰给保王党派提供了绝好的时机。

他们首先拉拢了负责保卫巴黎的梅努将军，纠集叛匪四万余人，狂叫要复辟，要推翻热月政权，一时间，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而热月党人此刻除了贪迷享乐生活外，倒也对此刻的严峻形势有所察觉，但国民公会在巴黎的兵力只有 5000 人，陆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在巴黎以外。

基于这种情况，热月党政权才撤销了梅努将军的职务（梅努将军反对新宪法），巴拉斯登上了巴黎武装部队司令的宝座。

但这宝座并非易坐，并非牢固，所以，当巴拉斯在塔里昂夫人的客厅中，也颇沉闷，拾不起精神来。

美丽的塔里昂夫人不仅容貌出众，其智慧也堪称一流。她心里明白巴拉斯此刻的忧愁来自何方。但她颇有心机，故作不满地把身体倒向巴拉斯怀里，娇嗔埋怨道：

“怎么，亲爱的，刚下床就厌烦我了吗？”

巴拉斯刚尝到这久慕的禁果，正在新鲜之际，哪里来的厌恶。他连忙把塔里昂夫人白嫩的身体搂在怀里，连声道：

“宝贝，我爱还来不及哪，哪里来的厌烦。”

“那你怎么闷闷不乐，莫非我的身体不够柔软，我的激情不够火热吗？”塔里昂夫人边说，边把巴拉斯的手拉到了自己的腿上。

巴拉斯抚摸着塔里昂夫人紧绷的大腿，呼吸有些急促了，他没多说话，抱起她就又回到了刚刚走出的卧室，把塔里昂夫人掷在松软的床上，自己也一跃而上。

一阵激情过后，塔里昂夫人起身穿上衣服，对巴拉斯道：“亲爱的，我知道你为什么烦恼，而且我有妙计”。

巴拉斯疲惫地靠在床上，道：“莫不是刚才的小把戏吧？”

塔里昂夫人红了脸，正了正刚刚着上的衣裙道：

“不开玩笑。现在巴黎政局动荡，保王党造反迫在眉睫，我们现在如果不及早动手，待保王党主动出击后就大大被动。”

巴拉斯提起了精神。他领略过不少妇人的柔媚体贴，也饱尝了博阿尔内夫人的乖觉火热，但像塔里昂夫人这样同时兼备政治头脑，而且能说出如此尖锐的话的人着实没有。

他不由地欠起了身子，有些急切地对塔里昂夫人道：“有何锦囊妙计，不妨讲出来。”

塔里昂夫人不无得意地道：“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位能冲锋陷阵的军事天才。”

巴拉斯的确洞察自己没有指挥部队的天才，见塔里昂夫人说到了关键处，更加急切地道：

“我的宝贝，你快接着说下去。”

塔里昂夫人继续道：“我想起了一个人——拿破仑·波拿巴。”

塔里昂夫人终于向巴拉斯提到了拿破仑。事实上，她与拿破仑相识也不很长。在拿破仑流浪到巴黎，在救国委员会任职时，他为寻找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前途，曾经努力在上流社会寻找缺口。

他打探到塔里昂夫人的宴会上层人物云集的场所，所以他一改自己寡言与不善交际的作风，来到了塔里昂夫人的宴会。

当时，塔里昂夫人家富丽堂皇的大厅中，俊男俏女们摩肩擦背，搂在一起翩翩起舞，打情骂俏，谁也没有注意到拿破仑的到来。

当时的拿破仑生活贫困，经济拮据，衣着破旧，神情倦怠。他看到这灯红酒绿颇不自在。而仆人们也看不起这小人、小个子，没有一个人来招呼他。

拿破仑在一段舞曲终了时，大胆地径自走到塔里昂夫人面前，说道：

“夫人，是否有幸与您移步到花园一叙？”

塔里昂夫人打量着这位比自己都矮的男人，开始很不以为然，但在他那深邃的眼光注视下，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在花园里的短暂的谈话。完全转变了塔里昂夫人对这个衣着褴褛军人的看法。尽管拿破仑开始是想让她帮忙讲情，尽快颁发军人的军服这般小事，但拿破仑在谈话时，锐利的谈锋和对目前政局的独特见解，以及拿破仑刚刚练就的谦和温柔而不失大体的赞美，使塔里昂夫人欣然答应同意帮忙，并且对这位青年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今天在与巴拉斯欢聚时，她不由地又想起了那位青年人，并道：

“那是一位有非凡意志与聪慧天才的一流军人。”

对塔里昂夫人提到的拿破仑，他并不陌生。

保罗·巴拉斯出身于普罗旺斯省的一个家庭，曾在陆上和海上的远征中度过一段冒险的生涯。他身材魁梧，无比自信，善于词令，不论是谈情说爱或搞政治活动均擅长于玩弄权术，而法国革命的爆发，使他的思想变得比较严肃。他虽然站在极端民主派一边，但却能在派系斗争中明哲保身；如果不像他那样善于看风使舵，在那种斗争中，是会搞得身败名裂的。围攻土伦时，巴拉斯是在场的。

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曾竭力贬低波拿巴的功绩，而吹嘘他自己的贡献。在热月危机中，国民公会曾委派他担任“内防军”司令官，那时他表现出精力充沛，所以当葡月这种同样危急的时刻到来时，国民公会又让他担任同样的官职。

巴拉斯听到拿破仑·波拿巴这个名字，不由心头一震：是啊，这的确是位非凡人才。土伦一战就显示了这位青年人不同凡响的过人之处，为什么没有想到他呢？

巴拉斯想到这里，他躺不住了，穿上衣服，匆匆地在塔里昂夫人脸上吻了一下道：“亲爱的，你也是一位非凡的宝贝。我曾经重用过这位年青人，我知道他的优秀。”

言罢，一径走了。

随后，他与国民公会议员们在议论政局时，提出了拿破仑·波拿巴这个人。

莠罗议员也非常赏识拿破仑，他首先同意。

而贵雷隆，此刻正衷情于拿破仑的漂亮妹妹波丽娜，他正想娶她，自然也随声附合。

于是一道任命拿破仑·波拿巴为军队副司令官的提案通过了。

此时的拿破仑，因为在巴黎没有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正在苦恼，况且恋人德茜蕾随母迁到了意大利的热那亚，这种情况下，他沮丧、失望，在无所作为的情况下，他认识了一位名叫苏珊的娇美女工。

在这位以给别人绘图为生的女人身上，拿破仑找到了一点慰藉，他开始常常与苏珊去法兰西剧院看歌剧解忧。

这位苏珊非常善良，对拿破仑无微不至，为他擦鞋、洗衣，做许多可口的饭菜。

在巴拉斯决定任命拿破仑·波拿巴为军队副司令官时，拿破仑同苏珊正在剧院里。

波拿巴在弗莱多剧院找到了苏珊，那里正在上演意大利作曲家凯鲁毕尼的歌剧。他们手拉着手走进剧场，不耐烦地等着主要演员演唱全巴黎都在吟唱的绝妙诗句：

失去了我的美人
失去了太阳
我为她而生
又为她而死

幕间休息时，一个朋友气喘吁吁地来到他们的包厢。

“巴拉斯到处找你。”他对拿破仑说：

“他刚刚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统帅，要你担任副统帅的职务。”

拿破仑马上想到了那位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头发里都扑了香粉的巴拉斯，在此以前，他曾数次拜访过他，但那时的巴拉斯忘不了自己的子爵出身，曾坐在国王的四轮华丽大车里显过威风的历史，他尽管承认拿破仑有才华，但却只答应让拿破仑安心等待，他会给找个好差的。

莫非这一刻到来了？拿破仑立刻站了起来，早忘记身边的苏珊是谁了，他马上跟着朋友走出了剧院。

巴拉斯不多寒暄，道：

“现在保王党徒气焰狂烈，巴黎处在千钧一发之际，我请将军协助我铲除保王党徒，将军是否愿意？”

拿破仑相信刚才朋友的话没错了。他满腔凌云志向正不得发展，自己挖空心机，到处钻营没有结果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他在心中窃喜之余，仍没忘记故做冷静地思考一下，缓缓应道：“愿听先生所令。”

巴拉斯不无忧患地道：“我们现在处于劣势，兵比敌方少，国民不甚支持，这些因素请将军考虑进去。”

拿破仑胸有成竹，这些天他在巴黎早对政局有精辟分析，故而道：“我有把握。”

“要有十分才行，这是只准成功，不能失败的一次行动。”

拿破仑笑道：“我是炮兵出身，只要先生同意，炮能解决一切问题。”

“可是我们只有4磅小炮，野战炮团在城西北的营地。”

“可我们有2万多发炮弹。”

拿破仑走马上任，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行将展开。此时，巴拉斯对他信

任有加，让他全面负责。于是，他开始着手布置，首先是激发部队的士气。

蒂埃博写道：“从一开始，波拿巴的活动就是惊人的；他似乎到处出现；他所下的命令，干脆利落，清楚而又及时，使人们为之惊叹。他生龙活虎地进行整顿使得人人惊异，由此而佩服他，而对他充满信心，进而又转化为热情。”这时，一切事情的成败都决走于本领与热诚了。

保卫国民公会的全部队伍包括约四五千的步兵，以及一二千的爱国志士、宪兵和残废军人；所面对的则是将近3万的“国民自卫军”。这种众寡悬殊的局面，就像当年路易十六最后被推翻那一天威胁着路易十六的局面那么严重。不过，如今处于当年准备屈膝的国王的地位的人，是一批了解形势的需要而又有决心的人。拿破仑便是这样的人。

在革命初期的战斗场面中，波拿巴就曾经考虑过大炮在巷战中是否有效的问题，对他这位几何学的天才来说，这倒是一个合适的课题。他知道，只要用几门大炮，他就能够扫射通往王宫的一切通道。他得到了巴拉斯的命令后，就派出敢冲敢打的骑兵军官缪拉，前往附近的萨布龙军营，去把大炮弄来。

野炮还在萨布龙军营，仅有150名士兵守卫，其余的在马利，有两百人守卫，默东的军用仓库根本无人警卫。斐扬只有几门四磅炮，没有炮手，仅有两万四千发炮弹。粮秣仓库分散在巴黎各区；许多区里敲击紧急集合鼓，法兰西剧院在筑起街垒的2号桥布置了若干前哨。

当缪拉拉回了40门大炮，他又吩咐从第八十九营和宪兵营中征发炮手布置到杜伊勒里宫。他从凡尔赛带来的警察团中抽出两百名派往默东，还派去50名骑兵和两连退役士兵。他下令将马利的各仓库迁移到默东，征集弹药，并在默东设厂制造弹药。坐镇民族宫的韦迪埃将军极度沉着的指挥操练，奉命非到最后关头不得开火。

1795年10月5日，这天的巴黎出奇的冷，阴沉的天空满布乌云，居民们在这一天都静坐在家中没有出门。但拿破仑却听到密报得知，保王党徒今天将进攻巴黎，颠覆政权。

拿破仑站在微微细雨中，身披雨衣，神色严峻。他在交通要道布下了重兵，把大炮支在路中，准备决斗。

叛军的指挥官，一个名叫丹尼肯的老将军，对调动兵力踌躇不决，而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谈判上，因而使拿破仑的少而精干的部队赢得时间，把他们各个击破。波拿巴早已经巧妙地把大炮部署好了，对准那些威胁着杜伊勒里宫以北街道的保王党部队。

拿破仑巧妙地利用了叛军的犹豫，他及时在斐扬设置野炮准备轰击圣奥诺雷街；街道两端各架设两门八磅炮，为防备万一，更布置后备炮多门，用以侧击可能强行通过的队伍。他在卡鲁塞尔广场留下三门八磅榴弹炮，对准那些可能被用来对国民公会纵火的房屋。四点钟时，叛乱队伍从各条街道涌上前来列队。

4点三刻，叛军排列成行，向各个据点发动进攻，但是到处都被击退。法国人的鲜血在流淌，那一天的罪恶和耻辱落到了巴黎各区。

仗打得很激烈，但并非旗鼓相当；因为波拿巴的大炮已击溃了各路叛军的先头队伍。保王派从他们的街垒后面，或者从附近的房屋上，拼命进行齐射，但是没有效果。最后，他们退回到那个筑有街垒防护的圣罗歇教堂，或顺着圣奥诺雷大街逃走了。与此同时，河对岸的另一股叛军，约有5000人，

正在鱼贯过桥，向社伊勒里宫冲来，但他们的正面和侧翼终于在葡萄弹和滑膛枪弹的猛烈扫射下溃散了。到下午6时，叛军已被击败。

叛军在仓皇逃走时，抛下大量尸体，死者之中，逃亡分子、老财主和贵族随处可见。俘虏中绝大部分是沙勒特的朱安分子。但是各区叛军还不承认失败，他们退到圣罗歇教堂。共和国剧院和平等宫。

拿破仑命令率领后备部队在革命广场的蒙肖西组成一个纵队，随带两门12磅炮，沿林荫大道前进，绕过樊多姆广场，在总部设置通往前哨的连接点，然后返回。布律纳将军带两门榴弹炮在圣尼开斯街和圣奥诺雷街展开。卡尔拉将军率领本师两百名士兵和一门4磅炮开赴平等广场。各纵队开始行动，夺取了叛众业已退出的圣罗歇教堂和共和国剧院。叛众退往拉罗街地势高的部分并构筑了街垒。夜间派出巡逻小队，并不时开几炮控制他们。

拂晓，拿破仑获悉，一批圣热内微学院的学生带了两门炮出发去参加叛众，他派出一队龙骑兵把炮夺来运到杜伊勒里宫。

各区虽然已被击败，但仍表现出要抵抗的坚定决心。他们在格勒内尔区各条街上筑起街垒并在各主要马路上架设了大炮。9时许，拜鲁那将军占领了樊多姆广场的一处阵地，用两门8磅炮对贝勒蒂埃的这个主要阵地施加压力。瓦肖特、布律纳和社维其等三将军所率各师也作好进攻准备。各区叛众眼看他们的退路可能被截断，勇气顿时低落。他们撤出阵地，四处逃窜。

次日，贝勒蒂埃区和法兰西剧院被解除武装。

在平叛中，拿破仑指挥若定，身先士卒，他的战马曾两次中弹，当他踏着叛军的尸体接受人们欢呼时，他已是骑在第三匹战马上了。

一时间里，拿破仑成了巴黎人心目中的英雄。不管是军界，还是在社会的每个阶层，他成了军事奇才的化身，成了刚毅、果敢与伟大的同名词。国民公会也认为是他的英明挽救了共和国。巴黎人崇敬地称他为“葡日将军”。

尽管他并不喜欢“葡日将军”的称号，因为这一称号总是让他感到巴黎街头扑面而来的血腥，他甚至说：“我宁愿减寿数年来撕掉个人经历上的这一页。”

但毫无疑问，拿破仑的生涯，在经历了四次严重挫折之后，现在走上了一条荣华昌盛的大道。

葡日巴黎街头的隆隆炮声已轰开了他迈向权力颠峰的命运之门。

第四章 迎娶约瑟芬

一、“女人是把握潮流的舵手”

正当年轻而土气的拿破仑面对巴黎上层社会奢华的社交晚会不知所措时，妖艳的塔里昂夫人与巴拉斯却设下了一个针对他的圈套……

拿破仑说：“唯有这里的女人才称得上是把持潮流的舵手。”

拿破仑在葡月的胜利，对于国民公会来说，是至关重要，也是功德无量的，虽然这次战斗远没有指挥土伦之战那么壮观，那么能发挥才能到淋漓尽致，但这次战斗的胜利带给巴黎的影响远不是土伦之战所能比拟的。

这次战斗，给拿破仑的一生也带来了无比的惠利。

国民公会很快奖励了它的救命恩人。拿破仑被任命为法国内防军司令，兼巴黎卫戍副司令，晋升为少将。

国民公会建立义和政府。设了元老院、五百人院和督政府。至此，昨天还不为人知的将军，今天，他的名字已震荡着整个法国。拿破仑挺起了胸膛。

波拿巴搬到诺夫·德·卡皮西纳街的总部大楼去住。时来运转，青云直上，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他得意忘形，他仍然过着原来过的那种生活。他似乎对别的生活方式毫无所知。但是，他却利用这个大好时机，立刻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得到了实惠。他把朱诺和路易提拔为自己的副官。

他把费什招来，后来当了他的秘书。（费什上任之前，由凡占着位置。）他强调约瑟夫应当出任执政，他让人任命吕西安为军事专员，他把小热罗姆安排到圣日尔曼一所条件好的寄宿学校，原来约瑟夫的保护人肖韦，现在成了财政审核官，莱蒂齐亚太太的一个亲戚，叫拉莫利诺，成了军需总管。他给母亲和妹妹寄“五至六万法郎银子、指卷和服饰。”他谁都管，什么都管。

他每天都去看望可怜的危在旦夕的佩尔蒙，安慰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帮助他们，“像子女、像兄弟一样”。他对人的真诚善意，人们心领神会，不加怀疑。他替梅努将军求情，对他既往不咎，当保王势力缴械投降时，他表现得温和而有人道，让许许多多可疑分子混过关去。

据洛尔·佩尔蒙作证，“他把一百多家庭从死亡中救了出来。”为了减轻人民极端的贫困，他组织人分配面包和烧火的劈柴。

督政府成立并行使权力，巴拉斯统治着督政府。不过波拿巴现在与他几乎是平起平坐。波拿巴成了巴拉斯家的常客，经常出席他家豪华排场的晚宴，到“茅草别墅”度销魂的晚会。在晚会上，德雷齐亚·塔里昂现在把他当作贵宾盛情接待。

在葡月以前，他也曾光顾这里，大多是出于巴拉斯的邀请。当时，他正为自己的出路请巴拉斯在督政府中为自己帮忙。

从巴拉斯的眼神中，拿破仑看出这位大权在握的执政似乎只是出于礼貌才接待他；巴拉斯对波拿巴不大感兴趣，不怎么信任，尽管这个科西嘉人对他点头哈腰，献媚取宠。不过，土伦一战显示出了他的身价。对一个努力作为摄政者来统治法国，然后再把它交给波旁家族的人来说，拿破仑将来可能是有用之材。巴拉斯对他说了一些好话，让他耐心等待；他说会把他重新安置在军队里，会给他找到一个职务。

巴拉斯多次邀请他到自己漂亮的情妇塔里昂夫人家里，那是一个称为“茅

屋”的府邸。波拿巴在那里显得很腼腆，他千方百计想讨人喜欢，结果使原有的粗俗鲁钝有增无减。对于这样的盛会，他心里感到过于陌生；宽敞的大厅是按照希腊庙宇的样子装饰起来的，他看到稀奇古怪、高声喧哗的人群在他周围旋转，这里有身着夜礼服的国民公会的议员，有系扎着五颜六色宽大腰带的军官，有头戴金色假发、穿着黑领长摆及黄色、玫瑰色、绿色服装的年轻保王党人，有身着希腊、罗马服装的仕女，她们的薄纱长裙开衩一直到腰部，高高的身躯露着酥胸。在矫揉造作的田园乐曲的伴奏下，他们跳舞、欢笑、不是谈情说爱，就是商谈生意。在流了那么多血、经受了那么多的恐惧之后，大家想尽情地享受一番生活的乐趣。有人说，这些侥幸地保住脑袋的人打算以高声喧哗、奇装异服、挥霍奢侈、恣情纵欲来嘲笑绞刑架，这绞刑架近两年来是国家真正的独裁者。而他们有幸地保住了自己的脑袋。

波拿巴在周围那些挤挤撞撞，对他不屑一顾的人群之中，不愿显得低人一头，他昂首挺胸，紧闭嘴唇，不时地扭动他那贵族的双手，显出某种急不可待的神情，但这种神情并不低微卑下。

尽管他讨厌这种场合，他还是来了。他试图巧妙地赢得这些巴黎最富贵风流的女人，这些最有权有势的男人的青睐。

这些人中有曾向罗伯斯庇尔挥动匕首的塔里昂，有拘泥虚礼，臃肿的康巴塞雷斯。他戴着一顶古代官员的白色帽子，像是古蒂尤斯博物馆的蜡像；还有长满疙瘩的卡尔诺；双眼充血、像叛徒一样脸色苍白的富歇；革命的土拨鼠、行动神秘、爱讲格言警句的原神甫西那斯；与巴拉斯分享一切甚至分享情妇的投机大师、军火商乌弗拉尔；刚刚在吉贝击败保王党人、面容严肃的巨人罗什；画家大卫；诗人阿尔诺尔；音乐家梅于尔；容易冲动的贵族塔尔马；橄榄色的皮肤、黑钻石般的眼睛、生性放荡的克里奥尔女人、女公民阿姆兰；面色苍白的利乌纳金发女人、女公民克鲁德内；一位当过原制宪会议主席的将军的遗孀、女公民博阿尔内；身穿象牙色绸缎和珠罗纱、宛若贞童的女公民雷卡米埃，她的面孔像格勒兹画的肖像。

拿破仑正是通过这些女性第一次接触到巴黎的豪华、思想和风雅，这类女人总是层出不穷。拿破仑尽管一身土气，但他明显地感到这些女人和他迄今见过的女人迥然不同。她们靠美貌、任性、欲望和阴谋主宰一切，她们是当时真正的主人。

波拿巴给约瑟夫的信中写道：“到处都是女人，剧场里、散步场所、图书馆里比比皆是。在学者的工作室里，也会见到漂亮的女人。同地球上所有的地方相比，就在这里，她们才配掌舵，因此，男人们都被她们搞得心醉神迷……”

说实话，她们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波拿巴将军。他对她们有什么用呢？她们只不过在身后的人群中认识他那张脸、知道他是一位贫困潦倒的军官。

拿破仑微睁着双眼，凝视着这些雍容华贵而有虚伪淫荡的女人，那目光里却没有一个年轻人在这种场合应有的痴迷与情欲。他在捕捉猎物，一个能“把握潮流”的猎物，那就是明艳动人、无与伦比的泰雷兹亚·塔里昂。只要她愿意，她说句话，就能把波拿巴从他再度陷入的空虚中解救出来。一天晚上，波拿巴又来到她家里，下决心要同她讲话。他军服的缝口都已经发白，可是有关部门不肯发给他呢料做新装。他请泰雷兹亚·塔里昂出面干预此事。这是个小小的借口。不过，有人说这个借口不错。这位贵妇人会对此事感到震惊，从而对他的穷困给予关注。

当泰雷兹亚·塔里昂像王后一样挽着巴拉斯的胳膊在沙龙中转悠的时候，在耀眼的吊灯下，在一片阿谀奉承的细语声中，波拿巴迎着她走过去，向她致敬。她身材修长，平纹细布的裙子十分宽大，罩住了她丰满的胸脯，像无袖长衣那样形成长长的折皱垂落下去。她裸露的双臂曲线优美，肩上搭一条紫红色开司米披巾。按提图斯式卷曲的黑发烘出她那西班牙女人暖色的玲珑脑袋。她仿佛是掌管才华和欢乐的女祭司。

她那双咖啡色的大眼睛审视着观前这个毕恭毕敬的年青军官。他很瘦小，然而他说出恭维的话语时，声音短促而深沉。她对他并无好感，可是他那种神奇的魅力却使他颇感惊异，他开始与他交谈，并让她的受恩人拨款审核员勒弗夫给予他所要求的军服料子。然后，她同他谈起了科西嘉，谈起了土伦，并且作了许诺，要为他伸张正义而进行活动。波拿巴受到这样的款待，激动不已；他表现得机灵、欢快、大胆，甚至有点风流倜傥。他突然装成一个会看手相的人，他托起塔里昂夫人的手，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拿起在他们四周的一个群仕女的手，仕女们把手交给他，他未卜先知地，信口开河地胡扯了一通。他甚至过于放肆了。因为他预言罗什“将死在自己的床上”。如果不是这位将军以前的情妇博阿尔内女公民巧妙地打了圆场，将军准会生气。

“这有什么奇怪的？亚历山大不是死在自己床上的吗？”她说道。

大概就是在这天晚上，波拿巴和演员塔尔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塔尔马又引起他对雅典和罗马伟大历史遗迹的浓厚兴趣。这位演员是位表情丰富、风度翩翩的30岁的美男子。他稳重、热情，说话带乡土口音。这位军人和这位演员互相钦佩，后来，塔尔马送给将军一些书籍，他们还一起在“外省弟兄”餐馆吃了好几次饭。拿破仑晚上如果不在自己房内微弱的油灯下工作的活，就去为角色塔尔马捧场。塔尔马经常赠票给他，所以他经常去费多剧院，甚至去歌剧院。

这天晚上的交谈确实发生了作用，塔里昂夫人这位“热月的圣母玛丽亚”确实利用自己对巴拉斯的媚功为拿破仑争得了一试身手的机会。现在，她除了对自己慧眼识俊才而自鸣得意外，又在策划另一个针对拿破仑的圈套。这个矮小而不凡的科西嘉人此时已是她家舞会上的常客了。

拿破仑现在已成为那些上流社会女士们争宠的对象。他现在是“葡日将军”了，而且军权在握，他在巴黎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与巴拉斯也能算是平起平坐了。

他开始频繁出入巴拉斯家中，在那里，巴拉斯的新情妇塔里昂夫人很友好地接待着他。

一天晚上，在耀眼的灯光下，拿破仑手挽着塔里昂夫人的手，跳起了优美的舞蹈。

塔里昂夫人双臂裸赤，穿着一件宝石蓝色滚边衣裙，高耸的乳峰伴着乐曲微起微伏，一股淡淡的香水阵阵袭向拿破仑。拿破仑不由地赞美道：“夫人，您太美了，宛如彩云出岫。”

塔里昂夫人抿嘴一笑，娇声道：“噢？哪里美呀？”

拿破仑听出这话中有挑逗的滋味，但他知道她是巴拉斯的情妇，而且也曾经在自己不得志时帮助自己，所以他很尊重她的善良。所以他便答道：

“夫人的眼睛似天上新星炫人心神，夫人的美发似天上的白云飘摇柔美，夫人的红唇似美丽的鲜花吐露芬芳，夫人的……”

塔里昂夫人笑着打断了他的赞美。娇嗔地瞟他一眼道：

“好了，好了，将军也如此善于辞令了，看来巴黎没有您有所不为的事了。不过，我可不是巴黎最美的人呀。”

拿破仑调侃地道：“怎么？夫人难道还不能称为巴黎第一美人么？”

塔里昂夫人嘴巴一咧，朝坐在一旁的博阿尔内夫人指到：“那才是一位美人哪，来，我给您介绍。”

塔里昂夫人把拿破仑拉到博阿尔内夫人面前，介绍道：“约瑟芬，这就是我们天天谈起的救星，葡日将军——拿破仑·波拿巴将军，这位是美丽非凡的约瑟芬·德·博阿尔内夫人。”

博阿尔内夫人站起身来，羞怯地看了一眼拿破仑，娇声道：

“将军是有名的英雄，认识您很高兴。”

拿破仑盯着面前这位娇媚的女人，心里不由一动，真是天生尤物，一双蓝如海洋般明亮的眼睛，一双弯似新月的黛眉，一副红火欲滴的唇边溢出的微笑，都是那么无可挑剔，那纤美的体态，那起伏的酥胸，都是那么诱人，尤其是那一抹飞上脸颊的淡淡红润，更使拿破仑感到在这群放浪形骸的妇人中少见为鲜。

拿破仑情不自禁地托起那双纤柔的手，放在唇边，深深地吻了下去。

塔里昂夫人笑道：

“约瑟芬，这位将军就交给你了，你可要招待好，我到那边去一下。”

说完，塔里昂夫人扭身撤到一边。

只剩下拿破仑和博阿尔内夫人两人四目相视，久久没有说话。

这是塔里昂夫人早就想好的一场安排。

博阿尔内夫人已年过30了。她经过身陷囹圄之后，开始放浪不羁，玩世不恭。她常浓妆艳抹，衣着入时，在各种沙龙中卖弄风骚。当巴拉斯大权在握时，她使尽媚功，把巴拉斯拉到了自己床上，以满足巴拉斯情欲的代价，换取自己缺少的金钱。她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她的经济来源仅限于当局的小小施舍，她只有靠自己肉体来换得金钱，满足自己继续优雅的生活。

她很迷恋也很满足于这种生活。但她渐渐感到巴拉斯不再需要她了，而且很快爬到了她的好友塔里昂夫人的床上。塔里昂夫人对她有恩，她无法把一腔嫉妒失意抛在塔里昂夫人身上。于是在昨晚，她曾落泪向塔里昂夫人道：“亲爱的，我是不是老了？

不再美了？”

塔里昂夫人夫自然知道她的话意，笑道：“你依然美丽，而且无与伦比。明天我将设舞会，到时我请你与一位将军共舞如何？”

她答应了，这其中奥秘，与塔里昂夫人心照不宣。

而塔里昂夫人也知道巴拉斯曾与博阿尔内夫人暧昧关系，巴拉斯也不只一次在她面前抱怨过，说博阿尔内夫人贪婪、对金钱太看重、很想远离她等等话语。

塔里昂夫人聪明地意识到巴拉斯的心思，便想出了既绝巴拉斯对她的眷顾，又不使自己过分失望的主意。

塔里昂夫人对拿破仑很关注。她感到这位年轻人身居要职，并频繁出入沙龙的变化，说明这位年青人有跻身权贵的欲望，但他贫困的出身是他行动的极大障碍，如果把博阿尔内夫人介绍给他，既给他跻身上流社会提供台阶，又表示了自己对他的重视与关怀，当她对巴拉斯提起这些话后，巴拉斯高兴地捏了捏她的脸蛋儿，夸道：“好一个聪明的小精灵。”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场介绍。

到此为止，拿破仑只是一直被蒙在鼓里，但他实在被博阿尔内夫人打动。博阿尔内夫人在上流社会修炼了一身得体的举止，优雅的谈吐，尤其是她天生一副美丽的容貌，再加上伪装出来的一副欲说又休的羞怯，不由不令拿破仑怦然心动。

直到晚宴结束，拿破仑的眼睛都没有离开过博阿尔内夫人的那张俊脸。

他回家躺在床上，博阿尔内夫人的身影依然在他眼前晃动，久久不能离去。

他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怎样才能再有机会与博阿尔内夫人一起共舞。这时，他的小德茜蕾在他心中，与博阿尔内夫人相比，太渺小、太苍白、太淡漠了。

这时的拿破仑已经不再对一位胸脯微凸的小姑娘激动不已了。尽管德齿雷曾经给过他温馨，但对他来说只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了。

现在的他，事业上直步青云，他开始渴望有一个激动情怀的恋情了，需要有人每天在他身边抱着他说我爱你了。

在这个夜晚，27岁的拿破仑第一次深切的感到自己最需要的是一个成熟女性芬芳的拥抱了。

二、约瑟芬的神奇魔力

面对令他神魂颠倒的博阿尔内夫人，他激动地说：“无与伦比的约瑟芬哟，您那神奇的魔力究竟是什么……”

对拿破仑的狂热追求，约瑟芬却说：

“我处在一种心烦的不冷不热的状态之中。”

从塔里昂夫人家回来，博阿尔内夫人也是长夜难眠。

约瑟芬·博阿尔内出生在拉丁美洲的马提尼克岛，在那里她度过了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童年；在淫荡的气氛中，她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她父亲总是负债累累，入不敷出。

她的姑姑勒诺丹则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她设法钻进了殖民地总督博阿尔内先生的家，并跟随总督来到了法国。

约瑟芬也随后来到了巴黎。姑姑把她嫁给了博阿尔内18岁的儿子，莱茵河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博阿尔内。当时，她只有15岁。

他们之间缺乏感情，难以沟通。她很少见到那位只在家作短暂停留的丈夫，他经常不回家，时而住在凡尔登城或默茨的军营里，大部分时间四处旅行。

她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她经常独自一人，在泰弗诺街阿尔纳的凄凉的私人府邸里，挨过漫长的日日夜夜。她当时唯一的消遣是收阅丈夫的来信，信中充满了建议、劝戒和学究气。尽管没有情意缠绵，没有温柔体贴，她还是依旧读下去，只为排遣心中的寂寞孤独。

在他短暂而又稀疏的婚姻生活中，唯一让她欣慰快活的是两个孩子的诞生。第一个是男孩，叫欧仁，已经15岁了。第二个是女孩，13岁。他们的父亲几乎没有怎么照料过他们。

博阿尔内在与他结婚6年后便离开了她。约瑟芬搬到格勒内尔街的贵族

避难所庞特蒙修道院。在这里，她第一次发现社会，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浑浑噩噩，孤陋寡闻的渺小女人。

她虽然自由了，但必须单独抚养一双儿女，而博阿尔内则全心全意地投入创新思想运动中去了。他由于具有法国人为之倾倒的那种滔滔不绝、庄严郑重的雄辩天才，从革命一开始便出头露面，赢得了众议员的职务，深得民心。

约瑟芬只是在恐怖时期才再次见到博阿尔内。他们是在监狱里重逢的。

断头台夺走了丈夫的生命，约瑟芬却奇迹般地逃避了这一厄运。救她命的是热月党人塔利昂。

现在，她投身到这个既无约束，又无道德准则的无所顾忌的热月党集团中。在历次重大的危机之后，法国社会都表现出一种需要享乐的迫切欲望。人们尽情地消遣、享受，以便忘却那些阴暗的岁月。

可怜的约瑟芬自己不知道如何逃避这种环境的感染。再说，她又怎么能逃避得了呢？她从未幸福过，她不很漂亮，她使自己变得高雅妩媚，她懂得如何讨人喜欢，她热爱生活——她多么害怕自己突然死去啊！

她既无良师，又无益友，生活在一群雍容华贵，卖弄风情的女人中间。

她经常出入巴拉斯的家，很讨这位督政官的欢心，毫无抵抗地接受了他的追求。

现在，巴拉斯已开始对自己感到厌倦了，正在向她的好友塔里昂夫人大献殷勤。近来，她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了危机。

她知道自己已不年青，趁着现在还有姿色，应该尽快找到新的靠山，尽快为自己的两个孩子找到生活的保障，现在大儿子欧仁已 15 岁了，小女儿奥但丝也 13 岁了，该为他们的前程着想了。以后的一举一动都该有目的的做了。

她今晚开始并没有对这位小个子的青年人过多侧目，但交谈不久，就改变了看法。

当两个人跳舞时，她曾有意无意地跟他谈起过目前的政局，拿破仑当时谈了一些颇有见地看法，并讲道：

“法国的情况不妙，应该在安定国内使之平静后，主动打到意大利及奥地利，那里有丰富的宝藏来供养我们的军队。我要占领这片土地，开创法国的新时期。”

这些话对阿尔内夫人很有影响。她相信他的话，而且整个巴黎都在传颂着这个青年人，说他吉星高照，前途无量。

她考虑很久，决定在这位年青人身上下一些功夫，为自己的后半生和孩子的前途赌一把。

她的赌注就是她自己美丽的肉体，对此，她充满信心。因为她坚信，初出茅庐的拿破仑尚不曾领略过巴黎的贵妇人的风韵。她现在所缺少的就是找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与拿破仑再度相逢。

拿破仑没有忘记公务。在他提议下，督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严禁市民私藏武器，违者格杀勿论。

一天，拿破仑正在屋内起草文件，突然一位纤弱、俊美的少年闯到了他的办公室，进门就跪在拿破仑面前道：

“波拿巴将军，我是博阿尔内子爵之子，叫欧仁·德·博阿尔内。我父亲已死在雅各宾党的断台上了。我是小孩子，不会去做反对将军的事，只是

希望能把我父亲的剑归还于我，以此纪念我的父亲。”

拿破仑扶起了欧仁，看着这位面目颇以博阿尔内夫人的少年，竟当场答应了。

拿破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博阿尔内夫人一手策划安排的。

第二天，还是在拿破仑办公之时，博阿尔内夫人走进了房门。拿破仑只觉得眼前一亮，一位美人已翩翩向他施礼了。

“波拿巴将军，感谢你答应了我儿子欧仁的请求，今天我特来致谢。”

拿破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今天的博阿尔内夫人在粉红色披肩的装束下，显得比那天晚上还要年轻，他不由连声道：“不必客气。”

博阿尔内夫人早将拿破仑的一切洞晓在心，故意优雅地选择言句道：“为了表示我感谢的真诚，恳请将军明晚到我家小酌，不知可否？”

拿破仑此刻已没有担任巴拉斯副职时的那种矜持了，连忙答应：“不胜荣幸。”

博阿尔内夫人留下一股香气，满意地走了，只剩下拿破仑在一旁遐思连翩。

第二天，拿破仑衣著一新，来到尚特雷纳街她那小小的府邸拜访。

这所房子是从塔尔马的夫人朱莉·卡罗那里租来的，座落在近郊的昂丹堤区一条窄巷的尽头，巷子的两侧都是花园。这是一幢新希腊式的建筑，底层有四个高高的窗户，顶楼较矮。女公民博阿尔内接待波拿巴的客厅里装饰着白色护墙板，壁板上方饰有庞贝风格的半浮雕的框缘。家具不够协调：软座圈椅和老式安乐椅，这些椅子上的绒面已经磨损；近旁放置的却是新的柠檬木睡椅、豪华的穿衣镜和一架漂亮的雷诺竖琴。

从此，拿破仑与这位高贵而风流的女人谱写了一曲让后人不知该如何评说的恋歌。

在博阿尔内夫人家里，波拿巴碰到好几位贵族，都是女主人的密友。其中有年迈的德·科兰古侯爵、尼威努瓦公爵、原驻俄国大使德·塞居尔先生，还有博阿尔内的姑姑勒诺丹夫人。约瑟芬从前的婚姻就是这位夫人一手操办的，现在姑姑给他资助，并替她出谋划策。除了这位夫人之外，这里没有别的妇女。博阿尔内夫人放纵驰荡，别的妇女就和她疏远了。

波拿巴对此浑然不觉，他在这里遇到的都是过去王室中的人物，他对这批人物感到新奇而敬畏。这些先生以傲慢的态度与他交谈。有时，他们急于交流对往事的回忆，竟然忘了面前这位雅客宾派的将军；他们大声嚷道：“咱们上凡尔赛去兜风吧！”

有时候，尽管波拿巴受人注意，与大家握手，尽管约瑟芬向他送来脉脉秋波和悦耳的笑声，但波拿巴是否讨厌周围那些在他看来只是一些旧世界的残渣余孽呢？他有好几天没有到这里来了，博阿尔内夫人用她那流畅的字体给他写了几封短信，向他卖弄风情，以便再度提起他的兴致。他又来了，重新听命于她。他几乎已经爱上她了。

的确，拿破仑恋迷上了约瑟芬。他上班以外的所有空闲时间，他都花在她的身上。她懂得怎么样把这些时间安排得称心如意。她同他谈政治和生意，关心他的职业，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带有亲朋好友保护的微妙味道。他对此感激涕零。

他现在对她无所不谈，无所不问。当然，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忧虑对他和盘托出。他以为她很富，而她也不置可否，故意让他想入非非。

虽然波拿巴能指挥千军万马，对他的炮架摇手说一不二，但在约瑟芬面前，他却又有点腼腆起来，跟过去在寒酸的日子里差不多。他期待着约瑟芬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暗示，惶惶然不可终日。他爱她，心里爱她，感官爱她。他爱屋及乌，连约瑟芬的小狗“幸运儿”也觉得十分可爱，这只棕红色小狗，与她形影不离，它汪汪叫着，下垂的唇又翘起来，对闯进门来的人公然表示憎恶。“幸运儿”已经咬过他，但约瑟芬宽宏大量地原谅了它。这只小狗在加尔默监狱里一直陪伴着她，她把条子藏在它的项圈里，让它传递消息给她她的保护人，那些日子是多么凄惨，好像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为了取悦约瑟芬，将军想方设法讨好“幸运儿”。

不久前，他写信给约瑟夫时却说：“吻你的妻子和德西蕾。”他一直想念着德西蕾，但是这位姑娘的面容在他脑海中已经渐趋淡漠，因为她在巴黎妖丽的贵妇们面前早已黯然失色。再加上这漫长的等待，他久久不见姑娘的回音，不免感到厌倦。他急不可耐地希望有人爱他，希望有自己的妻子在身旁接待客人，料理家务。他甚至莫名其妙地突然向佩尔蒙夫人求婚。这确实是一位可爱的夫人，可是比他大20岁。她笑着拒绝了他，他好像生气了，很长时间对她耿耿于怀，而佩尔蒙夫人却比他明智。

现在，拿破仑如坠五里云雾，失去了理智和判断推理能力。一个贞洁的科西嘉粗人，27岁，对女人的秘密一无所知，不知道她们的风流韵事，不知道她们的香艳手腕。而她呢，头脑虽然简单轻信，但却不是情场上的行家里手，总是如此多情……只要她愿意，他怎么会不跪倒在她的裙下呢？

一天晚上，他终于拜倒在她脚下了。面对面地用晚餐，土耳其长沙发上长时间的拥抱亲吻，房门悄悄地关上。约瑟芬半推半就，拿破仑迫不及待。拿破仑紧紧地搂着她，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给她留下的印象之深，致使她把以前的拥抱都忘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第二天，他写信给约瑟芬：

“我一觉醒来，正躺在你的怀抱里。你的肖像以及回想昨天令人销魂的夜晚，一点也不让我的感官休息！……啊！”

这一夜我才发现，画上画的你哪有你漂亮。”

而约瑟芬却依然在挑逗这位初试风情的小伙子。她常常用她那玲珑的小手，写些动听又撩人的话给拿破仑：

“您不再来看望一个爱着您的朋友了，您已经将她遗忘。可是您错了。因为她温情地爱慕着您。明天上午来与我共进午餐吧。我需要见到您，和您谈谈有关您的事情。
晚安，我的朋友，拥抱您。

博阿尔内的未亡人”

而拿破仑显然经受不住如此温柔而又多情浪漫的挑逗，他急切地回信写道：

“真不可思议，您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信来。请您相信，再也没有别人比我更渴望能得到你的友情，没谁像我这样随时寻找机会对您表示这种渴望。要不是公务缠身，我会亲自带信来的。”

“我一觉醒来满脑子都是你，我的心肝！你的画像和昨夜令人陶醉的时光，使我身心难得片刻

宁静。

您在我心中起了多么奇妙的作用！温柔、无与伦比的约瑟芬。您生气了吗？

如果看到您忧伤，我就会心痛欲裂，我再也不会安宁。可是，当我吮吸着您的芳唇、沉醉在您心窝时，我却更加难受：爱情之火吞噬着我。

我心爱的，接受我 100 万个热吻吧；不过，你却不要吻我，因为这些吻会使我血液烧起来。”

“离开你家，心里沉甸甸地。我认为，对我品格应有的尊重，本该排除你昨晚为之激动不已的那个想法。如果这一想法在你脑中占上风，你就大不公平了，夫人。我也深感不幸，你怎么可以认为我之爱你，并不是爱你这个人……”

“我从对你的遐想中醒来。你的容貌和昨晚令人销魂的回忆使我无法静心入睡，温柔的约瑟芬，你对我的心灵产生了多么奇特的影响。你生气吗？你担忧吗？你痛苦吗？我的心痛苦得碎了，你的朋友无法安睡，……当我亲吻你的双唇和胸脯，醉心于征服我的情爱中时，一种火焰在燃烧着。”

她呢，她笑了，有人逗她玩，有人奉承她。她的年轻的情夫一点也不令人讨厌。她明明知道，这位人物精力是如此集中，爱欲是如此强烈，她是很难满足他的要求，她对他应该是了如指掌的。

对于她来说，爱情只不过是有利可图的游戏。不过，她还没遇见过像他这样情欲如此强烈的男人。

博阿尔内子爵只不过把她看作不谙世事的黄毛丫头，必须让她成熟起来；奥什则只把她当作千依百顺的情妇；巴拉斯与她也不过是才子佳人的风流艳遇。波拿巴包围她的这种爱情，犹如一柱清香，郑重而炽热，然而，并没有使她飘飘然晕头转向，但她的爱情可以使她从放荡不羁的处境中拉出来，可以安慰她免受蔑视，还她对生活、对未来幼稚而纯真的信心。

对这位新的情人，人们到处都传说他福星高照，前程无量，她这样懒散散而又心灵手巧的海岛姑娘，该怎么办呢？做自己的丈夫？他比她小 6 岁，这样的结合能不能白头偕老，或只是一时的热恋？这样的婚姻意味着她将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并有助于安置两个孩子。

约瑟芬清楚地记得。塞居尔先生有一天对她说：“这位年轻的将军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这话使她感到震惊。既然她需要一个严肃的保护者，为什么她不选择波拿巴呢？从这时起，好就巧妙地对他展开了围攻，她要求波拿巴将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贡献给她，她善于把这些时间安排得十分充实：她与他谈论政治和买卖、关心他的前程，他给出主意；她表现出一种友好的保护者的态度。波拿巴大为感动，事无巨细都征求她的意见。她当然不会向他透露生活的窘迫，他以为她十分富有；她有时也故作姿态，让他存此幻觉。

巴拉斯竭尽全力促成她与拿破仑的婚姻。

这本是塔里昂夫人同他在调情时商定的计划。

他这样可以顺水推舟摆脱一个女人无休止的恳求和纠缠，当然，他还想通过约瑟芬确保波拿巴对自己永远忠心耿耿。最大的根据，就是他曾对这位克里奥尔女人许愿，只要她听他的话，他就让拿破仑将军当意大利方面司令，以此作为嫁妆。当司令官，这是波拿巴梦寐以求而求之不得的。这支军队，正是两年来他为它起草作战计划并使之日臻成熟和完善的军队。

这样一来，建功立业的光荣之路就可能在他面前打开，而开路先锋就是爱情。

巴拉斯甚至对波拿巴也谈到了理智和利益。博阿尔内夫人“依恋旧制度，

也依靠新制度”。而且，她能使波拿巴完全“法国化”。通过她，他将在社会等级中迈出一大步，因为社会等级在革命风暴过去之后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拿破仑并不需要别人对自己生活指手划脚，尽管巴拉斯的建议确有几分道理，但现在的他还没有堕落到为政治利益而选择伴侣的程度，他只想对自己的感情负责，他知道他自己也心甘情愿与约瑟芬结成连理，他请求她同意他的求婚。她抚摸着他的脸，却不置可否，她还需要时间考虑。尽管她权衡过利弊，认为利多弊少，但她却迟疑不决，不敢跳出一步。

她继续向他表示亲热，让他一天比一天更急不可耐。尽管她掂量着这次婚姻给她带来的好处，但她还是迟疑不决。她在给一位女友的信中写道：“你爱他吗？你会不会这样问我？可是……不爱……‘那末你讨厌他喽？’不讨厌，不过我处在一种心烦的不冷不热的状态之中……我欣赏他军人的勇武、他知识的广博、他思维的敏捷；然而我承认我感到害怕，害怕他似乎要对周围一切施加的专制……倘若我们结合之后，他不再爱我了，他难道不会为他替我所做的一切指责我吗？……那时，我该怎么办呢？我只有哭泣……”

显然，她怕将军家里容不了她。她那不清不白地过去不能让他家知道。约瑟夫和吕西安的确曾提醒过他们的兄弟。但波拿巴不愿相信他们的话；约瑟芬懂得怎么样哄骗他。他真的以为巴拉斯与她之间，除了事务来往和正当友谊之外，绝没有别的暧昧关系。

时代是多么自由！即便是约瑟芬有过轻率的行为，但比起什么塔里昂夫人和什么夏多尔诺夫人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他看她是天真无邪的！总而言之，他坚信她是爱他的，她给了他这种爱情最有力的见证，那甜蜜的热吻是不会撒谎的。他曾经好几次妒性大作，但每次都是约瑟芬凯旋。她走在造谣诽谤之前，一句话把它们打翻在地。

甚至有时候，是她这个浪荡女人反咬一口。此时，波拿巴就热烈地为自己辩护：

“您真的这样想过，我不爱你，不是为了你？……啊！夫人，那我变成什么人了！在一个这么纯洁的灵魂里面难道会滋生出这么卑劣的感情吗？我感到吃惊。然而，我一醒来就毫无怨恨、情不自禁地来到您的脚下，这种感情就更不会出自卑劣的心灵了。无与伦比的约瑟芬哟，您那奇特的魔力究竟是什么呢？……”

拿破仑感到自己有些离不开这位魅力无比的女人了。他准备同她结婚了，他同样没有忘记那位把初恋的情吻献给他的德茜雷，和他们曾私订终身的海誓山盟，他必须体面地处理，他给她写道：

“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你心扉为之敞开的人，在他面前，你禁不住怦然心跳，心旌摇荡；那就不要胆怯，勇敢地去爱他，以求幸福吧。”

接着，拿破仑又耍了一个小花招。他让哥哥约瑟夫向欧仁妮提出：除非她家立刻同意与他结婚，否则中断一切来往。这显然是变相的撕毁婚约。因为拿破仑知道欧仁妮的母亲反对此事，其哥哥艾蒂安也不同意，长女朱丽已嫁给了一文不名的约瑟夫，小女再也不会不经请求就轻易让出的。

心已支离破碎般痛楚的欧仁妮难过极了，她回信道：

“该从哪里描述你来信把我投入的困境？你究竟是何居心？想把我压垮，置我于死地？高明！你真是太成功了。是的，你这残忍的人，陷我于绝望和失意。你说‘要中断一切来往’，令我颤栗。我原以为你是值得我终生热爱的人，却远非如此！我不该再爱你，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办法让家人同意这一婚事。我决不能向家人开口提出此事……”

拿破仑收到此信，心事减轻了许多。

当晚，他就来到尚特莱尔大街，约瑟芬请他共进晚餐。吃完了点心，她把他带进了卧室。

波拿巴旋风似地向她扑去，把她压倒在床上，疯狂地撩起她的衣裙，子爵夫人动情了。眨眼工夫，他脱去了衣服，像消防队员冲进烈火中的样子，皱着眉头，跳进了被子坦克。

凌晨二点时分，约瑟芬如腾云驾雾，进入了梦乡，……

拿破仑沉迷在约瑟芬粉妆一新的羞怯、娇柔与贤淑的包围中，不能自拔。但他知道约瑟芬比自己大6岁，而且有一双儿女。他的家人没有一位同意这门亲事的，尤其是欧仁妮的信，也不轻不重地敲打了他一下。

尽管已向年轻的寡妇表示了全部的爱情，他还希望听取朋友的意见。命运总会开玩笑，他请教的正是巴拉斯。

当看到神情困惑的波拿巴走进办公室，这位总督便知他的计划正一步步地在实现。由于不愿让他猜到什么，巴拉斯一下子神态严肃起来，指责小将军利用军费赠送约瑟芬奢侈的礼品。

“据说你已把博阿尔内夫人看作是葡月13日的一名士兵，并同她共用军饷。你最好让人把钱送回家里，他们需要，我刚刚派人资助了一些。”

巴拉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波拿巴脸红了，但根本不否认送了大量的礼品。”

“当我取笑他的慷慨，又害怕面对这无限情感的结局时，他笑了，并对我说：

“我根本没有礼物送我的情人，我也根本不愿去引诱一个处女。因为在现成的爱情和再需培养的爱情之间，我是属于更愿追求前者的人。如果说我同她确是认真的相处，如果说您指责我送的礼品正是结婚礼物，国民总督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说的？”

巴拉斯真想大笑，结果还是装作若有所思的样子说：

“总之，结婚的念头并不可笑，……”

“况且她是有钱的。”波拿巴说。

这位少妇的奢华生活早已迷住了小将军。

然而，他却不知道约瑟芬只是靠借债和指望她母亲的马提尼克岛上的财产才得以生存……

“毫无疑问，”巴拉斯又说。“既然你请教我，那我就用你的话回答你，为什么不呢？你孤独，你没什么可珍惜。你的哥哥约瑟夫早已向你指明了婚姻之路。他正是有了克拉里的嫁妆才从贫困中解脱了出来。你对我说了你已不名分文，又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好吧！结婚吧！一个结过婚的男人在社会上更能对付他的敌人……”

这种鼓励话正是波拿巴所需求的。他表示了谢意，心情愉快地走了，留下巴拉斯一个人享受着他的喜悦……

犹如在一幕精心导演滑稽剧中，执政官一定能看到年轻的寡妇也会很快

来到，征求他的衷告。

色拉斯叙述道：

“几天后，博阿尔内夫人也来向我吐露心曲。她开始承认她内心对这次新的结合无动于衷。这个‘小猫’当然是她所能爱的男人中最差的一个：他一无所有，还负担一个乞丐般的家庭，他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国家的重视；他有一个哥哥在马赛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然而还答应帮助其他的姐妹，……”

“博阿尔内夫人向我承认波拿巴慷慨地送了她许多礼物，这使她认为她还拥有不为人知的更多的财产。

“‘为了我，我想没有必要让他知道我目前异常尴尬的处境；他现在相信我有一笔财产，认为我对马提尼克岛抱有很大的希望，亲爱的，别让他知道你所知道的一切，你会守口如瓶的。既然我不爱他，那你能理解我这样做，因为永远爱的是你，你可以相信这一点。罗斯永远属于你，听你支配，只要你向她招呼一下。然而我清楚你不再爱我。’说着，她的眼泪非常听话的潜潜而下。

‘这正是我最大的悲哀，我会永远为自己所做的感到痛苦。爱着像你这样的男人——巴拉斯，有谁还能知道世界上没有另一种爱恋？’

“‘那么奥什呢？’我冷漠地甚至是笑着问道，‘你也曾爱他，胜过了一切，得啦，你是个十足的骗子。……’”

这话使博阿尔内夫人惊愕，她不知如何是好，又开始热泪纵横，吻着巴拉斯的双手。他厌烦了，叫来了贴身仆人，让人备车送女客人回去。

“我派了我的一个副官陪她一同回去……她的眼泪干了，整个脸蛋忽然间变了样，早已故作娴静，满脸娇态。

“我的副官回来对我说，这位夫人非常愉快地回到了住地。在路上，她只是哀叹了几声，只是说了这几句话。

“‘人为什么要有一颗不听从自己的心呢？为什么要爱上像巴拉斯这样的人？如何不再爱他？如何解脱出来？又如何去爱别的男人？我恳求你告诉他，我是多么迷恋他，不论世上发生了什么，除了他，我不会再爱他人……’”

这些话当然使执政官非常得意。然而他却为及时将这讨厌的情妇推进了波拿巴的怀里感到庆幸……

在这种情况下，在约瑟芬的积极努力下，在巴拉斯的斡旋下，2月9日，发表了约瑟芬与拿破仑的结婚预告。

三个星期后，督政府任命波拿巴将军为意大利方面军团司令。

三、“喔，可怜的德茜蕾”

望着为另一位女人而神魂颠倒的拿破仑，德茜蕾悲痛欲绝……

在汹涌奔腾的塞纳河畔，贝尔纳多特将军紧紧抱住泪流满面的德茜蕾说：“喔，可怜的德茜蕾。”

正当拿破仑为迎娶约瑟芬而忙碌操办时，德茜蕾已从意大利回到了马赛。她接到了约瑟芬转来的信，从信中，她嗅到了不祥的信号，她决定北上巴黎……在日记中，他记下了一段伤心而痛苦的日子：

巴黎！我在巴黎！我从家里跑出来，坐了四天马车，终于到了巴黎。我已经整整一年没见到拿破仑了。

朱莉婚宴后第二天，他对我说：

“德茜蕾，我得去巴黎，我还是将军，时刻准备战斗。但如果我不去见陆军部长，他们是不会让我统领军队的。从被捕至今，我失去了薪俸，因此我需要钱。你能帮忙吗？100 法郎就足够了。”

我攒了 98 个法郎，一直想用这钱给他买件像样的衣服，但他这时需要钱，于是我拿了出来。“到了巴黎好好照顾自己，早点回来。”我说。

他数了数。“我早晚会还给你的。如果他们让我带兵，我不能很快回来，因为我要先征服意大利。望你常写信，用陆军部长办公室的地址即可，他们会转给我的，别牵挂我”，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双眼里闪着一种神秘的光芒，叫我不禁充满了恐惧，“有一天，你会成为法国最伟大的人物的妻子！再见，我亲爱的。”

他骑上马，飘然而逝。

他后来写信告诉约瑟夫，陆军部的官僚们对他漠然置之，给了他一个在意大利的无足轻重的职务。后来，他生了病，无奈放弃军职回到巴黎。没有工作，一文不名，衣衫褴褛，仅有一条裤子也补丁累累。

“因此我到了塔里昂夫人那里”，他信中说，“她丈夫是政府的要人之一。夫人常常为丈夫的同僚们举行宴会、舞会，巴黎最重要人物和最漂亮的女子频频出入她的府第，所以她拥有很大的权势，她喜欢将军们，似乎也包括我，她和朋友约瑟芬慷慨赠我衣物，甚至可能请求政府给我军权。虽然他们没有明讲，但每天下午，我还是照常拜会她们。”

约瑟芬！甚至在遥远的马赛，人们也谈论这个女人。他们说她是巴黎最美丽的花，丈夫是贵族，被砍头，而那漂亮的脸蛋救了她本人的性命。

“她现在嫁了谁？”我问约瑟夫。

“尚未结婚。”约瑟夫回答，“她是巴拉斯的密友，罗伯斯庇尔被杀，这位已拉斯与塔里昂、富歇一起控制政府。富歇是个危险人物，他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我认识他，他像蛇一般残酷、阴险！”

第二天，家里人都出去度假了，我无心旅游，就与玛丽单独留在家。

“玛丽，我已经 16 岁了，可拿破仑在信里只字不提结婚的事，我必须立刻去巴黎。他满目漂亮女人，必须再熟悉一下我这张脸。”

玛丽理解我。“你可以住在巴黎我妹妹家里，我告诉你地址，你妈妈走时留下 300 法郎，足够你花的。”

她亲切地微笑着说，“明天，定辆出租马车。德茜蕾，祝你平安归来！”

现在，我在妹妹家。明天，我要去找拿破仑，我要去塔里昂夫人家里，让他远离那些妖艳的女人！

今天真像一场恶梦。我是否还在人间？我应该走向另一个世界！应该沉入塞纳河底！几个钟头之前，我站在大桥上寒光逼人的石栏杆边，准备纵身一跳。

然而有人拦住了我，是谁？

我要把今天发生的一切永远存储在我的记忆之中。

整整一天，雨丝绵绵。早上，我穿上那件蓝色的丝绸外衣，努力想使自己显得漂亮，但它马上被雨给打得透湿。路人好像都在看我，因为巴黎的女人们早已不穿正统的服装了，而穿领口开得极低的上衣，配上裙子。因此，我显得与众不同。

塔里昂夫人的府第外站着许多人，怒目注视着窗户里射出的明亮的光，有的气愤地窃窃私语。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穷人们衣食无着，而这些

革命领袖们却灯红酒绿，犹如帝王。

我打开门走进去，一位红制服上缀着红色纽扣的仆人拦住了我。这个仆人的穿戴是以往贵族家仆的打扮。他们现在仿效贵族了，尽管塔里昂本人曾经给人当过奴仆。

“你要干什么？小姐。”他问我，“塔里昂夫人邀请了你吗？”

我摇摇头：“我以为谁都可以进来呢。”

“你自为以如此，是吗？”他很无礼地说，“未经邀请，不许入内，除非你陪着一位绅士。这是夫人的命令。”他把我推到门口的大街上。

又有几个人从马上下来走去，我浑身透湿，寒冷难耐。我想，一定请一位先生把我带进去，不然，我是进不去的。

这时又来了辆马车，走下一个穿着拿破仑那样军大衣的男人，我径直朝他走过去。“对不起，先生”，我说，“我想跟你进去，把门人说，得有一位绅士陪同才能进。”

军官惊奇地注视着我，摇摇头，大概他不喜欢这样。然而他突然把胳膊伸给我：

“走吧，小姐。”

把门人立即认出我，脸上露出愠怒之色，但不得不向军官深深躬身行礼，接过他的大衣。

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湿淋淋的头发耷拉在脸上，我想把它理一理，但军官在等我。

“好了吗？小姐。到里面要举止大方，不然，会失我的体面。你叫什么名字？”

“德茜蕾。”我喃喃地说，我不愿让人知道我的姓。

“姓什么？”

我摇摇头。

“唔，就是德茜蕾。”

把门人打开两扇白色的大门，军官向另一个仆人通报了姓名，这个仆人便大声禀告：

“让·贝尔纳多特将军和德茜蕾小姐到！”

一个黑头发的年轻女子迎接我们：

“大驾光临，受宠若惊，亲爱的将军。”

“您太客气了，塔里昂夫人。”军官回答。

我谨慎地施礼，但她好像没注意我。

“到书房来吧，将军，巴拉斯先生很高兴见到你。”

我在宽敞的房间里举目四顾，不见拿破仑的踪影。

除了几个军官以外，就是一些穿着很考究的人，跟革命前的贵族没什么两样。

女士们服装妖艳，袒胸露背，连鞋子也都只有鞋底，露出粉脚，趾甲盖儿上抹着粉红色和银灰的油彩。

我想：我这臃肿的打扮，笨重的鞋子，真象一个乡野姑娘。

穿红制服的仆人给大家端酒，我也得到一杯香槟，但我惴惴不安，以致于不知其味。

身边有两位绅士在交谈，一个说：

“巴黎人正在为物价恼火呢，再上涨还会掀起革命的。”

“亲爱的富歇，”另一个说：

“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镇压。我刚才见了贝尔纳多特将军，陆军部长会向他授意的。”

“贝尔纳多特？”富歇说，“他不会向人民开枪的。但约瑟芬的新友会那样干。”

这时，一个仆人大声说：“请安静，先生们、女士们！”然后，听到塔里昂夫人说：

“大家都到书房来呀，我有一个出乎你们意料的消息相告。”

我跟客人们走了进去。书房挤得满满的，我什么也看不见。仆人们又端着香槟。一个粗胖的男人从我身边挤过去，衣服上镶满金饰。

有人窃窃私语：“巴拉斯发福了。”想必，这就是巴拉斯，约瑟芬的密友。

大家激动地交谈着。仆人又一次请求大家安静。然后，塔里昂夫人说：

“请大家围着沙发坐。”

这时，我发现了拿破仑。他和一个穿粉红缎服的漂亮女人坐在一只小沙发上。

破洞累累的裤子不见了，代之以一身崭新的制服，脸色苍白而憔悴。我立刻意识到，那位女郎就是约瑟芬。她双目半闭，然而眼光一直盯住巴拉斯，唇边挂着一丝奇异的微笑。

拿破仑挺胸坐在沙发的扶手上，一眼也没有看约瑟芬，而盯着塔里昂夫人。

“大家都有酒了吧？”塔里昂夫人问，“先生们、女士们，我有要事相告。”

拿破仑站起来，脸色突然红润。塔里昂夫人看着巴拉斯，巴拉斯举手示意。她继续说：

“我们亲爱的约瑟芬决定再次结婚，她的新夫是法兰西最勇猛的军官——拿破仑·波拿巴将军。”

“不！”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这叫声充满了房间，马上出现一阵可怕的沉寂。我突然听出了这声音——我自己的声音！人们把目光转向我。

我走上两步，直盯住拿破仑的眼。这双眼如玻璃球一般，对我好像不屑一顾。

我又看看那个女人，她眼圈上涂着银灰的油彩，红唇晕晕。我憎恶她，气愤地把酒杯摔在她脚下，香槟溅在她身上。她惊恐地叫起来。

我在雨丝蒙蒙的大街上奔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逃出那个房间的。我跑呀。跑呀，跑到了河边。

“塞纳河！”我慢慢走上大桥，望着河水，万盏灯火在水面上跳荡。它是多么兴高采烈！而我，又是多么孤独，痛苦！

我想，今晚拿破仑又要给马赛写信，向母亲和约瑟夫报告他要与这个女人结婚的消息。

多么残酷！我开始向桥栏上爬。但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拉了下来。

我跳啊，叫啊，挣扎着想从那只手里挣脱。

“喔，可怜的德茜蕾！别怕，德茜蕾。”这声音那么沉静。

他的手太有力了。把我推进他的马车，对车夫说：

“走吧，现在不用跑了。一直往前，叫你停再停下来。”——我像落汤鸡似的，又冷又怕，浑身颤抖着哭泣。那只温暖的大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

“我要下去！”我祈求。

那个声音回答：“别，德茜蕾小姐，刚才我把你带进去，现在我要送你回家。”

“你是贝尔纳多特将军？”我问，“我恨将军，他们残酷无情。”

“将军并非都残酷无情。”他说着，把军大衣披在我的肩上。

我想起了另一个雨夜，另一个将军也是这样把他的军大衣披在我肩上。但现在，我无力去想那么多。他把我拉近他，让我的头靠在他肩上。

“请原谅我，在夫人家里我举止失态，但拿破仑确实曾答应与我结婚的。”我又哭起来。

“当然我原谅你，为你难过。但波拿巴将军本来就无意娶你，他原是要与马赛一个富商的女儿结婚的。但拿破仑需要权力，而巴拉斯的情人能够帮他攫取权力，你和马赛那位姑娘都不能。”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帮他？”

“因为你是一个善良的小姑娘，不懂贵夫人应具有怎样的仪态，不像沙发上那个金发女郎——约瑟芬。你诚实、温柔……”他的声音突然变了，“我喜欢你！”

“你像拿破仑一样残酷无情，我决不再嫁人！”我大声叫，“车夫，停下来！”

但将军的声音更高：“往前走！”然后对我说：“请原谅，我从没有跟你这样的姑娘打过交道，从来没向别人这么请求过。别哭，听我说，我真心想与你结婚。”

他的声音这样柔和，我不能不听。“我父亲很穷，我15岁就参军了，大革命后才当上一军官。然后当了将军。我31岁。”

“我马上就16岁了。”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说，“但我厌倦了，我要回家。”

“噢，我把你回家的事给忘了，你在哪儿住？”

我把地址告诉他，他又告诉车夫。

“请再想一想，我想过结婚，想过孩子，但军人生活没有给我机会。我需要立即作出决定，不能按常规向你求婚。”

“上帝！”我想，“这个人怎么这么难缠呀！他真心要跟我结婚，我怎么办？”

到了我住的地方，他打开车门，扶我下车。

“晚安！”我说，“非常感谢你。别担心，我不会再投河。”

“勇敢的姑娘。我什么时间来讨你的答复？后天？”

我摇摇头：“那不可能，将军，不可能！我想你一定能理解我，不是因为年纪小，而是因为我太软弱”。

我冲进屋子，关上门。但我睡不着，很久睡不着！于是我在餐桌前坐下记日记。我不知道自己将飘落何处，但我知道决不能在这里呆下去。

这些催人泪下的日记如实地记录了德茜蕾此时伤心欲绝的情景。然而，不论德茜蕾是怎样为痛苦所折磨，她没有想到，那仁慈的上帝并没有忘却她那的善良和纯情，与贝尔纳多特将军的巧遇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直到成为

瑞典王国的王后。

四、不祥的新婚之夜

当拿破仑激情如火地占有约瑟芬时，约瑟芬的小狗在他赤裸的左腿狠狠地咬了一口。
一丝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的新婚之夜……

不管德茜蕾的心灵重创有多严重，拿破仑与约瑟芬准备结婚了。

在婚前，依法国巴黎习惯，首先要公证男女双方的财产等事宜需要办理。

约瑟芬的公证人拉吉多先生立的字据特别古怪。公证人对拿破仑有怀疑，告诫他的女主雇不要把财产归夫妻共有。这位小将军何许人也？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蘑菇而已，明天就会干枯掉。“只有披风和剑”的没落贵族，名声不正，有什么前途可言？他便需要她成为“军队的后勤。”拿破仑正在公证处等待着，偷看了几眼咨询中写的话。8年以后，拿破仑报复了这位公证人，在加冕礼的前夕把他召进社伊勒里宫来，“宣判”他非参加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加冕仪式不可。

约瑟芬在证明自己财产的条款中并没有留存什么东西，尤其因为她负有债务，她不会忘记给自己留下虚幻的财产。拿破仑因此抱有幻想，不仅可以娶一个出身高贵的妻子，而且可以讨一个富有的老婆。再说，管它什么财产不财产。此时此刻，即使是娼妓，他也要娶她为妻。当人们划拟原本公证书时，未来的丈夫首先声明“除了他的全部衣服和整装以外，没有任何不动产，也没任何动产。”读到这里，这几行字使他极为恼火。这岂不太寒酸了？人们把这几行删掉了。约瑟芬则在年龄上弄虚作假。由于马提尼克岛被英国人占领，她弄不到出生洗礼证书。她少报了4岁，而波拿巴为了同她匹配，则多报了18个月。他献给未婚妻一枚蓝宝石戒指，穷酸得很。而结婚戒指呢，只是在上面刻了几个字：“命中注定。”

1796年3月9日晚（共和四年风月9日），在当丹街的市政府里，昔日的蒙德拉贡市大厅现在成了婚礼厅，在婚礼厅的候客室里，约瑟芬及其三个证婚人巴拉斯、塔里昂和未来的经纪人卡尔姆莱正等着迟迟不来的波拿巴。巴拉斯不耐烦起来，不时看看挂钟。塔里昂则开着玩笑。约瑟芬穿着束腰灰色大衣礼服，把穿着薄薄的缎面小鞋的脚挨着火取暖，双手托着下巴，再也笑不出来了。在她桌子后面，勒克莱尔歪着头睡着了。

约瑟芬作为新娘，此时却没有一丝兴奋与期待。她那美丽的眼睛虽然不时地向门口扫去，但思绪却飘得很远，很远。

她想起了自己的出生地，那个美丽的美洲小岛，想起了自己15岁时便嫁给的那个刻板、寡情的丈夫，想起了自己在狱中那度日如年的恐怖岁月，想起自己与拿破仑的相识。

这个矮小的波拿巴——一位非常粗野、丝毫不懂人情世故、与众不同奇怪的怪物。波拿巴狂热地爱上了她。她让步了，成为他的情妇已经六周了。她为什么要嫁给他呢？连她自己也说不清。大概是因为波拿巴希望如此，或者是因为她本人认为这无关紧要。当她征求公证人的意见时，公证人劝她不要干这种蠢事，波拿巴一无所有，而她本人也不像过去那样富裕了。钱像水一样从她漂亮的手指缝中流走。此外，有谁严肃看待这次婚礼呢？当然不会是她，也不会是在场的任何一个人。她难道不是随时可以离婚吗？不管怎

么说，这个矮小的科西嘉人并不怎么碍事。他两天后就要到意大利方面军去挂帅上任了，这是巴拉斯送给他的“结婚礼品”。以后，他会喜新厌旧吗？假如他一去不复返……

10 点了，波拿巴会不会忘了？会不会后悔了？是不是忙于关心出兵意大利脱不开身？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石阶上传来一声佩剑的铿锵声。将军来了，有点气喘，后面跟着副官勒马罗严。他向大家致意，匆忙说声对不起，便走到勒克莱尔身边，摇着他的肩膀：

“喂，市长先生，快点，为我们主持婚礼吧。”

勒克莱尔起身，宣读了法律条文，摇曳的烛光照耀着他宣读。双方交换结婚誓词。将军的回答坚定有力，约瑟芬的回答像喃喃自语。新郎新娘和证婚人分别签了字。约瑟芬，以女公民的方式，同出席婚礼的客人一一行贴脸礼。而后，将军同他的妻子乘一辆四轮敞篷马车走了，这辆马车是通过巴拉斯从王室车马侍从那里要来的，以补偿过去博阿尔内在莱茵方面军损失的那辆车。

新婚之夜对拿破仑的诱惑之大是无可怀疑的。当他带着欢欣的微笑脱去新娘衣服，准备要她接受那最为美妙的摧残……

上床后，波拿巴发现约瑟芬的那只哈巴狗正睡在压脚被上。

他挥手驱赶，然而她却反对道。

“你不要打这只可怜的狗，有一次它还可爱地想来我的床上睡觉。你瞧，它看你的眼睛多么善良……不要有意把它撵去。”

拿破仑并不喜欢这只讨厌的狗，他清楚地记得当他初次来到约瑟芬家时，这只狗就是用牙齿来欢迎他的。

那天，拿破仑走进约瑟芬的大门，满脸笑容，正想把昨晚想好的话对迎出来的博阿尔内夫人说时，不想一只狗猛扑过来，汪汪着张开大口，冲着他的腿上就是一大口。幸亏他穿着长统皮靴，没有伤着皮肉。

博阿尔内夫人笑着喝走了狗，歉意地笑道：“对不起，将军，吓着您了，请进吧。”

拿破仑不能没有风度地对一只狗表示愤怒，若无其事地走进了客厅。

博阿尔内夫人那天着意打扮了一番，身上穿的衣服又薄又透，似乎全身玲珑的曲线都能看出来，在微曳的烛光下，泛着一股朦胧的美。

博阿尔内夫人笑道：

“我们一家没有成年男人，养只狗为了安全。我不想有什么男人盲目来访，所以这狗可以说是我的朋友，请您原谅。”

拿破仑的眼睛离不开博阿尔内夫人诱人身影了。听到这话，更加对位美妇倍添一份纯贞的印象。

他拉住紧坐在身边的美人的玉手，称赞道：“夫人不仅人美，心地也最纯洁。”

博阿尔内夫人宝石蓝色的大眼睛忽闪着，盯着拿破仑道：

“叫我约瑟芬好吗？我叫您波拿巴。”

拿破仑不由心驰神摇，有些持把不住了。

虽然，在随后与约瑟芬的交往中，有时为了讨约瑟芬的欢心，他不得不对这只狗也挤出满脸的笑容，但他实在不觉得它有什么可爱之处。

今天，他更不喜欢把它留在新房里，他认为没有理由让这只讨厌的畜牲来与他一起分享约瑟芬，约瑟芬只属于他，正像他的剑一样。

他真想把这哈巴狗扔出窗外，继而又意识到这新婚之夜它的吠叫声会是不祥之兆的，于是一声不响地窜进了被子里。

波拿巴抚摸一阵之后，就疯狂地向约瑟芬扑了上去，那只狗也被他的热情吓坏了。它不愿看到有人这样虐待它的主人，于是狂吠起来。

波拿巴一边用温和、殷勤的言语抚慰这个畜生，一边继续作乐。他一会儿把它比作美丽的金色绵羊，一会儿把它比作玫瑰色的兔子和天使，然而只是徒劳一番。最后，他在它的肚子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哈巴狗落在了地毯上，发出了一阵哀叫，而新婚夫妇又开始了他们迷恋的运动。

突然，波拿巴大叫了一声，痛快的约瑟芬心想丈夫已达到兴奋的高潮。但她错了，这喊声却是吼叫声，因为哈巴狗早已爬进了被子里，在未来征服奥斯特里茨的胜利者的左腿肚上咬了一口，事后，他们无法继续游戏，将军再也无兴作乐。

德·拉韦纳先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早晨，难受的约瑟芬在他的伤口上敷了一些锻花茶，他蜷缩在床上，唉声叹气他说他要死于狂犬病了。……”

过了许久，约瑟芬已安然入睡，拿破仑却无法赶走心中的不快，渐渐地，对他们的婚姻平空升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新婚之夜如同滑稽戏似地结束了。……

第二天，一家报纸用一些很不客气的词句报道婚礼一事：

“因战绩辉煌而闻名欧洲的波拿巴将军（据说在成为法国政府的将军以前，这位科西嘉人是巴斯蒂亚一名执政官的办事员）在回到军队重新夺取三月战功以前，一心想采摘爱神之花。

“其实，对于爱情和婚姻，这位年轻的英雄已如愿以偿。

“他娶了 32 岁寡妇博阿尔内夫人，但她仍感觉良好。”

“婚礼充满欢乐。到场的有巴拉斯先生、塔里昂先生和他美丽的卡巴曲丝。

“塔里昂、巴拉斯先生待人亲切、热情。他们不忍看见将军满脸愁云，如此以来，他们已问心无愧，轻松自如。”

第二天，在约瑟芬的请求下，夫妻俩双双去圣日尔曼寄宿学校看她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欧仁，一个叫奥坦丝。欧仁已经 15 岁了，身材又高又细，眉清目秀，但有点柔弱。奥坦丝还不过是一个小姑娘，穿着康宠太大学生制服，一点也显不出可爱。一双眼睛很温柔，一头金色秀发，侧面像只绵羊的脸，是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下来了。兄妹俩对将军都很冷淡。

在孩子们看来，他们的母亲是屈高就下，与地位低下的结婚，降低了她的身分。波拿巴早已料到他们会反感的，但他却感到自己对他们充满友爱之情，对他们的未来承担责任。

约瑟芬很爱这两个孩子，当德博阿尔内子爵死在断头台上时，其财产全被没收的遗孀濒临绝境。她儿子虽很年幼，但她仍担心贵族头衔会使他的儿子横遭迫害，于是将他托付给埃歇尔街一位木匠抚养。住在这条街的妇女常常看见他肩扛扁担在大街上走。

现在他已长大了，约瑟芬希望这位将军丈夫会给这个不幸的儿子带来前途和荣誉。

奥坦丝一次在巴拉斯家里吃晚饭时见过拿破仑，回家的路上她哭了。此

时波拿巴尚沉浸在新婚幸福中，没有感到这种敌意，他觉得自己对孩子们充满着友好的感情，并要对他们的前途负责。

波拿巴在约瑟芬的怀抱里又过了一夜，然后是一天繁忙的工作。晚上，他登上驿站快车，随行的有朱诺、路易和财务官肖韦。他站在门前台阶上柔情缠绵地向妻子挥手告别。妻子答应，他一旦接管军队，就去找他。拿破仑脸贴着车门，朝意大利疾驰而去。他渴望着获得功勋，在他的想象中，荣誉的花束已经撒满在他的脚下。

第五章 亚平宁的闪电战

一、“我要把《人权宣言》带给意大利”

血管里奔流着意大利人热血的拿破仑垂暮之年。站在南半球的圣赫拿岛上预言：“意大利应成为一个伟大而强盛的国家……总有一天，罗马将成为他们的首都。”

1796年拿破仑坚信在这个国家他将赢得前所未有的辉煌……

拿破仑渴望去意大利，他坚信在意大利他会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如果不是为了办妥与约瑟芬的婚事，他早已出现在意大利军团那些可爱的士兵们面前了。

在波拿巴结婚之前两星期，他已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的司令官，结了婚，在巴黎度过了两天的“蜜月”以后，他就离开新娘子，就任他的新军职去了。

他知道，他这次升官的好运气也与他娶约瑟芬为妻，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有人说，由于约瑟芬当新娘有些勉强，巴拉斯才把上述军职作为“嫁妆”奉送给他——这是挖苦的说法，并非属实。

事实上，巴拉斯并未拥有任命法国一个方面军司令官的权力。他当时只是五位督政之一，政府的重大问题，都是由他们5人共同决定的。当时与巴拉斯共事的其他四个督政是勒图尔纳、勒贝尔、拉·雷韦利埃—勒博，以及那位伟大的卡尔诺。实际上，任命波拿巴为意大利方面军司令，主要是卡尔诺作出的决定。

卡尔诺相信这位对意大利情况了如指掌的年轻将军一定会取得令巴黎人倍感振奋的胜利。

早在两年前，即土伦战役后不久，拿破仑便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的炮兵司令。在尼斯建立了司令部之后，拿破仑便开始着手研究意大利的情况。

意大利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波旁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互相角逐的战场。这两个王室之间的种种敌对行动，再加上市民间的纠纷，使得这个昔日曾经为欧洲制定法律的民族，现在却沦为十分软弱无力的状态。

在过去，欧洲曾经是罗马人驰骋的战场。到如今，意大利却成了欧洲的战场。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着这地区的北部；他们在那里占领了富饶的米兰公国和曼图亚这个大要塞，以及一些零星的王室封地。这个奥地利王室的一个后代，坐镇佛罗伦萨，统治着繁华的托斯卡纳公国。摩德纳和卢卡，也是在奥地利维也纳宫廷的统辖之下。意大利的南部，连同西西里岛，则是在西班牙波旁王室的 后代费迪南四世的统治下。他把臣民禁锢在中世纪的愚昧和奴役状态中；他的王朝还控制着巴马公国。那些教皇属邦，也都陷于中世纪的死气沉沉的状态中。

然而，在北部的被人称为“教皇属地”的波伦亚和斐拉拉地区的居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当年享受独立的那些岁月；他们因受到教皇统治的难以忍受的束缚而感到恼怒。当法国革命思想的酵素在意大利的城镇开始发酵时，这一点就为人们所觉察了。波伦亚有两个青年如此醉心于法国革命的新思想，以致他们升起了一面意大利的绿、白、红的三色旗并于1794年11月号召波伦亚的公民们起来造教皇特使的反。

这次造反遭到了镇压，为首的一些造反者被绞死了；但在其他地方，民主势力的活动仍然使人们觉察得到，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那些较为刚强的人民当中。在伦巴第和皮埃蒙特，人们的感情虽然处于被压抑状态，但仍可感觉到人心的动荡。甚至当撒丁国王维克托·阿马迪厄斯三世向法国发动战争时，他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才使得都灵的人们没有起来造反。

奥地利和撒丁王国的同盟，既无力从自由战士的手中夺回萨伏依和尼斯，也无力守意大利西北部的里维埃拉，使之不受侵犯。

不久，拿破仑已经摸清了哈布斯堡王室在意大利是处于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地位的。作为阿尔卑斯山脉以北 11 个不同民族的君主，这个王室又怎么能指望永远统治阿尔卑斯这个巍峨的天然屏障以南的一个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异族呢？

在任何一次深深激动了意大利民族感情的民众冲动面前，执政的吉贝林派（或称：“皇党”）过去曾经遭到多次失败；这就暴露了他们的统治是非常勉强、不自然的。难道法国革命不可能导致意大利人的这种民族冲动吗？这些意大利人争取民族自由、争取摆脱封建赋税的愿望，难道不会激发他们对法国革命事业的热心吗？显然，进行民主宣传是大有可为的。

的国家。……它的居民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学都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将来或迟或早地应当最终把它的居民团结在单一的政府之下。……总有一天，意大利人无疑将会选择罗马作为首都的。”这是一段很有预见性的话。这些话是出自拿破仑之口的；他作为意大利的征服者和组织者，曾经把意大利人从几百年来的沉睡中唤醒，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向意大利人灌输了他本人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解放意大利”，“把《人权宣言》带到意大利！”在就任意大利军团炮兵司令后不久，他便形成了这一观点，在与德茜蕾一家交往中，他不止一次地重复提起。

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又研究了意大利战争的态势。

此外，从纯粹军事角度来看，奥地利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南所拥有的属地，也是很难守住的。纵横交错的山脉，把这些属地与维也纳隔开了，而奥国的部队要通过这些山脉是十分困难的。诚然，曼图亚是一个难以攻克的要塞；但是任何要塞也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局面：米兰地区只不过是奥地利的一块脆弱的、鞭长莫及的属地。

奥地利和撒丁王国的盟军，这时占领着萨沃纳城以北的山口，这个山口正好处于亚平宁山脉与阿尔卑斯山滨海支脉之间的分界处。这样，奥、撒盟军的阵地是位于波河的两条主要支流——博尔米达河与塔纳罗河的源头附近的。沿着这两条河的河谷，有两条路；一条往东北，通向米兰；另一条往西北，通往撒丁王国的都灵。这两条路在芒泰诺泰附近分岔的地方，有一片楔形的山区。这里显然是奥、撒盟军阵地的易受攻击的弱点所在。因此，波拿巴打算，首先从这里打击奥、撒盟军；他预见到，如果他能在把奥、撒盟军双方切断，那么，他在政治上和作战的地势上都会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很快地，他提出了意大利的作战方案，1794 年 8 月这位青年军官获释出狱后不久，就向国民公会的一位特派员，介绍了上述意大利作战方案的细节；这个方案可以使他从热那亚湾海岸胜利进军，直捣奥地利的心脏。

当波拿巴描述那份战略杰作时，好像灵感来临，说得眉飞色舞。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他那瘦削的个子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而显得膨胀起来；他那

缺少血色的、下陷的双颊，由于热情洋溢而容光焕发。他在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地图上指出了地形特点，并说这些特点有利于一往无前的进攻者，可以使他直捣维也纳的城门——这时，他似乎看到了他要穷追猛打的、已陷入穷途绝路的奥军；他的双眼像雄鹰一样炯炯发光。他的这种灿烂才华初放光芒，预示了意大利解放将来到的黎明曙光。

接着，拿破仑于1796年1月对他的作战方案再加以精心发展，立即获得卡尔诺的赞赏。

卡尔诺看过，并且琢磨过波拿巴为意大利方面军所制订的作战方案。这个作战方案所显示出的构思方面的魄力和对地形地貌全面透彻的了解，以及它的犀利而充满活力的风格，使他对波拿巴的战略天才产生了信心。

后来，督政府把这个方案转发给当时担任意大利方面军司令的舍雷尔将军，但舍雷尔很快就作出了一个“蛮横”的回答；他说，谁制定这个作战方案，谁就应当亲来前线将其付诸实施。督政府对舍雷尔的无所作为和牢骚满腹，早已不满；这时就抓住他这句话，任命波拿巴去接替他的职务。关于波拿巴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司令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现在，他对意大利战场两年来的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迪莫宾1794年4月成功地夺取奥内利亚，9月攻占代戈，这两场胜仗其实都是拿破仑计划的。他曾亲自踏勘过阿尔卑斯山所有的山隘，如6200英尺的腾达山隘，3000英尺的阿登山隘和纳瓦山隘。

马塞纳在四月攻势中曾攻占过这些山隘。拿破仑知道，在这些山隘中即使是最容易攀登的腾达山隘也只有一条山路可接近，而这条山路由于陡峭曲折，在盛夏雪融之前，炮兵是无法通过的。

1794年8月21日，他曾随迪莫宾的参谋们亲临代戈，对代戈作为征服皮埃蒙特的垫脚石的地理重要性获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代戈位于博尔米达河谷的下游，离切瓦要塞仅15英里。

越过分水岭的最低点高仅1425英尺的卡蒂波纳山隘即可到达代戈，因为自该处起有一条朝西北走向的大路（可供所有的兵种通过）经阿尔塔和卡凯尔直达代戈和切瓦。这就是越过分水岭把阿尔卑斯山的滨海地区和亚平宁山的利古里亚山区分开的低鞍部——“萨沃纳峡谷”。它是打开皮埃蒙特平原的战略钥匙。

奥国皇帝与撒丁国王之间的同盟是脆弱的。

在都灵政府内确有一派颇有权势的人情愿与法国人妥协保持中立，而让法奥两国去一决雌雄。年迈的撒丁国王维克托·阿马迪厄斯三世力排众议，决定与奥皇弗朗西斯共命运，声称由他本人统率大军。奥皇答应应用据守伦巴第的奥军支援他，但又给他派去一位奥国将军柯里指挥撒丁军。这样做丝毫没有增加其皮埃蒙特盟友对奥地利人的欢心。

最后，奥国选择了参加过七年战争的老将，71岁的博利厄任奥方部队司令并兼任战区最高司令。但是，他奉命不得使奥军越过塔纳罗河西进。所以拿破仑的两个对手之间精诚合作的前景是渺茫的。

另一个复杂因素是位于战区东侧的热那亚的国际地位问题。热那亚共和国是一个夹在皮埃蒙特和托斯卡纳大公国之间中立的沿海国家。热那亚人无意卷入战争，而法国人基于本身的利益也不想拖他们下水。

当时，纳尔逊的地中海舰队对法国港口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因此热那亚的中立港口对于法国来说便成了一个可资利用的补给来源。然而奥地利人却

怀疑法国人有夺取热那亚的企图，于是心急火燎地要阻止法国人这样做。

1795年9月底，舍雷尔接替年迈的克勒曼任意大利军团司令，克勒曼则被调往不太重要的阿尔卑斯军团。

11月底，由于马塞纳大举进攻获得辉煌胜利，舍雷尔才得以收复克勒曼在六月间丧失的大部分地盘。

法军的战线现在是东起萨沃纳到卡蒂波纳山隘，然后再沿阿尔卑斯山脊向西伸延。舍雷尔的司令部又迁回尼斯，马塞纳则继续留在尼斯以东100英里的萨沃纳作为他的代理人。要是舍雷尔在11月取胜之后，乘胜推进到皮埃蒙特平原并占领了代戈的话，那末他现在的处境会好得多，其部队也可以在较为富庶的地区获得给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他们现在只好在阿尔卑斯山滨海地区白雪覆盖的山顶度过一个痛苦的冬天。舍雷尔从他设在尼斯的司令部连珠炮似地向巴黎的督政府要给养、要衣服、靴子和装备，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非常缺乏。但是督政府对于舍雷尔的要求却很少予以理会，因为此时国库已空空如也。在忍无可忍和极其厌倦的情况下，舍雷尔终于在2月4日提出了辞呈。

对舍雷尔，拿破仑向来就没什么好印象，在他看来，这位倒霉的前任将军的去职对意大利的驻军来讲是一种解脱。而他自己将带领他们走向前所未有的辉煌。

在3月21日那天，这位青年将军就启程前往尼斯；与他同行的，或随即前往尼斯的，是他的忠实朋友马尔蒙和朱诺，以及贝尔蒂埃、纒拉、迪罗克等军官，对他们的能力，他是放心的。回顾1795年初夏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

那时，他几乎连从尼斯到巴黎的旅费也是付不起的！当时，凭他不会差错的直觉，他决定前往巴黎那个施展政治权术的中心。他进行的，乃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冒着去职的危险，为的是能够直接与中央的当权人物保持密切的接触。他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心，几乎可以说是不同凡人的；而他所得到的报偿，也同样是不平凡的。

就要去意大利了！此时此刻，尽管他对统率运用骑兵、步兵之事除书本知识外，毫无所知，他却下了决心要统率意大利方面军去立征战之功，使能与古罗马的恺撒大帝的丰功伟业相媲美。波拿巴的意志力是那样坚毅，他的秉性又是那样热情奔放，难怪他的一位朋友曾经预言道：他是不会停止前进的；他会一直走下去，要么登上皇帝的宝座，要么登上断头台。

意大利，对拿破仑来讲，是天堂还是地狱呢？

二、闪电式打击

闪电战，打击似雷霆万钧……

拿破仑高举战刀，高声呐喊：“将士们，在15天之内，你们已赢得了6次胜利，夺得了21面军旗，55门大炮和若干要塞……。”

正当拿破仑踌躇满志地赶往意大利时，意大利军团的处境却十分险恶，它的部队一部分是排成梯队部署在靠近海岸的狭长地带——从萨沃纳到洛阿诺，然后到尼斯；另一部分则是部署在内地，直到腾达山隘——总兵力只有4.2万人；而奥、撒盟军的兵力，则有5.2万人之众。

奥、撒盟军在阿尔卑斯山滨海支脉的北坡和亚平宁山脉的北坡占有坚固的阵地，控制了这一大片环形地带的内缘，亦即更短的弧形线，因此奥、撒盟军有可能迅速集中兵力，把部署更为分散的法军赶到海岸边上，使法军遭受英国军舰炮火的袭击。

部队装备甚劣，衣着更差，而且根本没有发响。

舍雷尔的辞职使意大利军团的官兵甚为震惊。人们纷纷猜测谁会成为他们的新司令。

在过去二年里，他们的司令换了一个又一个，既老迈年高又不很胜任：先是迪戈米埃，然后是迪莫宾，接着是舍雷尔，其后是克勒曼，接着又是舍雷尔。因此，人们都期望有一位年轻有为，精力充沛的人来当司令。

马塞纳时年 37 岁，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战场领袖，似乎是当然人选。但是，督政府却另有考虑，因为在他们面前正好有一位年仅 26 岁，才华焕发的青年军官，在攻克土伦时曾扮演过主角。在保卫杜伊勒里宫时，正是他使用大炮才使督政府的这一帮人得以继续掌权。

何况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直在精心制定入侵皮埃蒙特的计划，现在是让他去负责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了。2 月 27 日，这位青年军官被告之他即将接替舍雷尔的职务。3 月 2 日，他正式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司令。

督政府在 1795 年 10 月取代国民公会后不久，曾考虑过入侵意大利的问题。五位督政官中，有两位是旧皇家陆军的军官，即巴拉斯和卡尔诺。后者担任过“测绘局”局长，曾对入侵问题作过深入的研究，督政府在任命拿破仑为新司令的当天，草拟了一份“对意大利军团司令的指示”，并于 4 日后交给了拿破仑。它无疑是以拿破仑原来拟定的那个计划为基础的。3 月 2 日的指示含有下述重要内容：

仅攻击皮埃蒙特并不能达到督政府所确定的目标，即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尽快赢得光荣而持久的和平。……督政府认为尤其必须发动进攻战役把矛头主要指向意大利境内的奥军。

因此，在意大利内的法军，如果在军事行动一开始就设法击败皮埃蒙特人，那末在其后的战役中就不会有后顾之忧……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把敌人赶过波河，然后在米兰方向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不过必须在我军攻占切瓦后方能行动……拿下切瓦后，军团司令应迅即用可以获得的皮埃蒙特的资源补给军队。然后再挥师直指奥军，将其一举赶过波河并解决己方渡河的手段问题，……督政府坚决认为，意大利军团应在敌国补给而且也必须靠敌国补给，它的一切需要都应最大限度地取自敌国的资源。必须大量地向占领地人民征收特别税，其中一半用以维持部队的各项开支，另一半用以支付部队的薪饷。

该指示简明扼要，新司令可以全权处理前进路线和战术方面问题，仅提请他注意主要战略目标的先后次序，即先夺取切瓦要点，迫使皮埃蒙特人退出战争；然后补给军队，而把奥军赶过波河；最后进军米兰。该指示没有提最终目标也许是明智的。

上任伊始的拿破仑，所做的首要的一件事是建立一个精干的参谋班子。他物色的参谋长是无可非议的。事实证明，正是他自己的领导能力和贝尔蒂埃（1754—1814）孜孜不倦一丝不苟的工作相结合，他才可能在之后的 18 年中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贝尔蒂埃时年 42 岁，早年受过地图绘制员的训练，当他还是一名年轻军官时，曾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当过罗尚博的参谋。

在与拿破仑共事前，他是克勒曼的参谋长，因此对于阿尔卑斯山滨海地区的地理，他与拿破仑本人一样熟悉。贝尔蒂埃的军人素质仅限于处理参谋业务，在这方面他是举世无双的。拿破仑后来曾对他的能力和缺点作过这样的评述：

他工作非常积极，每次司令官实地勘察和外出巡视他都陪侍左右，而又从不延误自己的公务。他缺乏决断能力，所以不适合当指挥官，但他却具有一个优秀参谋长的一切素质。他是一个很会识图的人，通晓一切侦察手段，总是亲自发布命令，对于极为复杂的部队调动他能指挥裕如，有条不紊。

对于一位无须提示就能果断决策的指挥官来说，贝尔蒂埃的确是一个理想的参谋长。直到最后一战前夕他在历次战役中始终忠诚地为其主人效劳。说也奇怪，他在滑铁卢战役之前却背弃了拿破仑。结果证明，他不在场是灾难性的。

除了贝尔蒂埃以外，拿破仑还带了两位青年炮兵军官作自己的助手，这就是他在土伦战役时物色的马尔蒙上尉和朱诺上尉。此外，还有在葡月事件中飞骑取炮帮他平定叛乱的那位颇有锐气的骑兵军官纓拉中校。最后还有他从奥松时起就一直亲自培养的小弟路易。路易时年 18 岁。

拿破仑知道自己方面军队的情况很坏，战斗尚未开始，而士兵们却都似病人般地疲惫衰弱，长时间的断油断肉和粮食不能充足供给，使士兵们一脸青黄；军资匮乏，许多士兵衣不蔽体，不挡寒暑；纪律松懈，自由散漫，酗酒闹事天天发生，军官们很看不起这位貌不惊人的新任司令官，加上拿破仑的年青阅浅，更使上层军官不服气。

而敌方则是有备无患。占尽天时地利之优势。敌方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占有优势。如皮埃蒙特，它与法国毗邻，三面被阿尔卑斯山相围，常年冰雪覆盖，且敌方为了防止法国人的入侵，在境内修筑了大量的战壕、碉堡、工事。其次在后方配给上，粮食充盈，官兵温饱不成问题，而且贮备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再有就是敌方兵力较法方多。

在皮埃蒙特，驻扎了撒丁王国的精良部队和奥地利的强有力的久经沙场的远征军。他们组成的反法联军在兵力上有近 9 万人，军械上有威力强大的炮兵和铁骑兵。更主要的是敌方已意识到了法国进攻意大利的企图，他们团结一心，自认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整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对法国军队的最大威胁。

拿破仑决定开始整顿自己军队的军风军纪，并首先从军官开始。

一天晚上，拿破仑站在皮埃蒙特地区地形图前，正在与马塞纳、奥热罗、拉哈普几位将军讨论作战方案。拿破仑身披军擎，首先言道：

“我们现在仅有的不到 4 万的军力布署不当，而且分散太广，如果南面受到英国舰队的袭击，或北面遭到奥地利和撒丁人的攻击，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目前不能再有迟疑，必须趁敌方还在没有想到我们发动进攻的时刻，由北进入意大利。”

几位将军对拿破仑的话，几乎完全赞同认可，但对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不可置疑的语气却很是反感，他们实在不认为这个通过“葡月政变”跃上首席的长官有多大的道力。

沉默了几分钟后，憨直可掬的奥热罗将军站起魁梧的身子，颇使人们意外地问了拿破仑一个问题：“波拿巴将军，您是否身体有恙？怎么在房间里也不肯脱帽哪？”

拿破仑的思绪仍停留在战役的设计中，不承想奥热罗提出了这么一个不相关的问题，他不禁一时语塞，没有反应过来。当他看到奥热罗脸上挂着的调侃的笑意时，猛然感到他是在借自己的身材矮小来笑话自己，他立时涨红了脸，大步地踱到了奥热罗面前。

突然，房外一阵哗然，惊扰了几位将军。一位副官走进来报告说是一位中尉带着几位士兵，来向司令官伸冤。

原来，这位中尉手下的几位士兵，在毫无防备时，被另一部分士兵哄抢走了不少钱物，而且被殴打不轻，中尉及时止住自己手下人的伺机报仇行为，来向司令官讨公道。

拿破仑听完汇报，联想到士兵们平时的游匪习惯，又看了看那抹仍挂在奥热罗脸上的讥笑，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

拿破仑一拍桌子，大声道：“马上查清抢劫行动中的士兵名单，按军法论处，并且不论出身贵族还是百姓一律不准讲情，一视同仁，严惩不贷。对那位来访中尉，给予嘉奖，并提升上尉，以示全军。”

军中此类事情，过去也发生过，但均没有引起重视，没有给过如此处置。当副官出门执行命令后，属内的几位将军都不禁脸色大变，开始感到这位小个子军官有点不平凡。

拿破仑转身又走到奥热罗面前，脱下帽子，笑着对奥热罗道：“将军，看上去您是不是比我高出一头？”拿破仑突然笑意一收，严厉地道：“如果在战斗中您也因此而感到我矮您一头，我会砍掉您的脑袋马上消除这个差别！”

奥热罗脸色大变，“扑通”一声坐在了椅子上，仰视着拿破仑，颤声道：“波拿巴将军，我们很尊重您，同时也绝对服从于您。”

经过拿破仑的一系列整顿军风军纪，军队立时变了样，几位将军也暗自折服敬畏起这位说到做到的“小将军”了。但拿破仑深知只严而不宽也不能统帅部队，所以，他在战前深入部队，视察演讲，调动士兵的民族优越感，号召他们保卫共和国，打击外国入侵者。

在一次讲演中他曾讲道：“士兵们！你们忍饥挨饿，远离家乡，政府有负各位很多。在这里你们经受了严寒和饥饿的考验，但政府并没有嘉奖你们。现在我将带你们到美丽富饶的意大利去，那里有繁华的人流，有闪光的珠玉，有丰盛的晚宴，你们在那里将获得你们所需要的荣誉与财富。你们的意志是坚强的，但你们为共和国而战的决心是坚定的吗？”

“是！”无数士兵被拿破仑极具挑战的话语打动了，一时，欢呼声响彻云霄。

如果是在两年以前，任何一个法国司令官用这样赤裸裸的办法来博取士兵效忠，那就会立即被押上断头台去。但是，从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专政结束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斯巴达式的严刑峻法已经不复存在。在过去，人们对于个人的超群出众的威望，存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戒心；现在，却骤然趋于走向其反面，这就使得这位具有出类拔萃的才干的人物，不久之后得以上升到法兰西的绝对主宰者的地位。

波拿巴的举止行动，在官兵的心目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充沛精力和干净利落的命令，赢得了马塞纳的敬佩。在他那闪烁着卓越智力的目光下，身材魁梧而又趾高气扬的奥热罗，也不免有些畏缩了。

在全面实施前线指挥之前，要做许多工作才能弥补舍雷尔的懒散和巴黎

各部的疏忽造成的后果。

拿破仑不是那种更乐于把行政细节留给部下处理的司令。

他很清楚，一支部队除了训练打仗之外，还必须使之吃饱、穿暖，不拖欠军饷并提供运输工具。假使能这样做的话，部队早就由有经验的师长训练好了。

在其后的一周之内，他颁布了一连串果断的命令加强前线各师，并把骑兵部队从罗纳河谷调出（由于里维埃拉缺乏饲料，骑兵部队曾在罗纳河谷过冬）。在其下达的涉及波河的命令中，包含组建一个舟桥中队。这在当时是炮兵的责任，而不是工兵的责任。拉炮的骡马要用船运到瓦多港，为了保守秘密不到最后一刻不准登陆。部队的肉食配给量增加了一倍。各弹药场都在加紧储运并建立了运输分队。时间不容点滴丧失，因为阿尔卑斯山的滨海地区积雪正在融化，而最迟必须在4月中旬开始行动。4月4日，拿破仑把司令部挪到了阿尔班加并巡视了前线部队。

至1796年4月9日，意大利军团约有63000人。其中，由麦奎德和加尼尔指挥的两个战斗力较弱的师奉命守卫位于左翼的阿尔卑斯山隘。三个海防旅负责保护更加脆弱的交通线。该交通线沿里维埃拉海岸通往尼斯，由于一面临海，因此随时可能遭到纳尔逊舰队的袭击。这样可供野战使用的兵力就只剩下41000人。

拿破仑的野战部队由五个师组成，分别由马塞纳、拉阿尔普、奥热罗、塞律里埃和梅尼尔指挥，他们全是些能征惯战的老将，其中也许梅尼尔差一点，因为他正患风湿病。拿破仑现在把这些兵力分成前卫（19000人，由马塞纳指挥），主力（12000人，由奥热罗指挥）和左侧卫（1万人，由塞律里埃指挥）。

这种区分并非拿破仑的创新而是对吉贝尔军事思想的一种模仿。马塞纳的任务是越过卡蒂波纳山隘，据守瓦泰诺泰和代戈以挡住奥军，而奥热罗和塞律里埃则分别从西、南两面围攻切瓦。这种调遣与督政府下达给拿破仑的指示是完全一致的，即他应首先击败皮埃蒙特军，然后再对付奥军。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敌方的兵力和部署。撒丁国王约有7万皮埃蒙特部队，但其中大部分须据守阿尔卑斯山隘和诸如科尼、切瓦、亚历山大里亚和托尔托纳等可控制江河渡口和都灵入口的要塞。

结果只剩25000万人作为野战机动兵力，而且还要向南沿科尼——芒多维——切瓦——米勒斯摩——线展开，正面约30英里，由奥军将领柯里指挥。再往东，则是奥军，由博利厄指挥，达28000人，散布在亚历山大里亚、米勒斯摩和博凯塔山隘（位于热那亚以北10英里）构成的三角地带。博利厄的司令部设在阿奎，其后翼与博尔米达河谷上游米勒斯摩附近柯里的左翼相接。

奥军普罗韦拉指挥的一个独立旅就是用来与米勒斯摩附近的皮埃蒙特军相衔接的。奥军其余各师从右到左分别由阿根陶、武卡塞维和皮托利指挥，而塞博滕多夫的师则在阿硅——亚历山大里亚——托尔托纳地区担任预备队。

因此很明显，如果拥有53000人的奥撒联军团结一致的话，那么仅41000人的法军在数量上就无疑处于劣势。所以拿破仑的战略计划必须依靠集中兵力实施内线机动。力求在敌尚未联合起来击败他之前，就将其各个击破。不过，由于地形所限，他在战术上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必须在其大部人马通

过卡蒂波纳山隘的狭窄山谷后才能打击他的两个敌手。

在山的这一面，由于其敌手是在丘陵和平原上作战，所以比较易于互相支援，不过，这条优点又主要为下述事实所抵消，即由于所有的河谷都是南北走向，因而有碍横向交通。

然而，战斗还未开始，战略形势就因一个非同寻常的政局发展所改变。这个改变起初曾破坏了拿破仑的原定计划，但到后来却反而变得对他有利。

法国政府由于财政十分拮据，在三月的第一周曾派拿破仑的朋友、意大利军团的特派员之一的萨利切蒂前往热那亚。萨利切蒂此行的目的是向热那亚元老院筹措贷款。然而，尽管他作了很大的努力并得到了法国外交代表费保尔特的配合，热那亚人还是拒绝解囊相助。于是，萨利切蒂认为略加恫吓也许会见效。因此，他力劝法国政府采取军事示威行动。根据督政府的命令，马塞纳从据守萨沃纳东北海防区色尔弗尼旅中抽调了一个“小型旅”向热那亚以西仅7英里的沃尔特里推进。色尔弗尼的部队于3月26日占领了沃尔特里，而拿破仑也正是这一天继任意大利军团司令的。法国人的举动只不过增强了热那亚人奋起自卫的决心，但却使奥地利人大惊失色，他们以为法军将进占热那亚。其实，这并非拿破仑的本意，因为他还正在热那亚采购给养，而且一旦对该港发起进攻则有可能招致英国海军夺占该港。但他马上就意识到威胁热那亚也许会变得于他有利，所以，4月6日，他又派色尔弗尼旅的余部增援攻占沃尔特里的部队。奥地利在都灵和热那亚的使节此时非常惊慌，因而一致敦促博利厄立即行动，制止法军向热那亚推进。博利厄陷入圈套，果然立即出兵：皮托利师受命占领通往热那亚的博凯塔山隘，武卡塞维师进军沃尔特里以逐退法军前锋，与此同时，阿根陶师甫进利古里亚的亚平宁山脊以占领芒泰诺泰和2300英尺的尼格莫山，该山控制着卡蒂波纳山隘。博

利厄的意图是在拿破仑沿里维埃拉向热那亚前进时袭击其左翼。博利厄轻举妄动，终于败北。

由于博利厄已把他的纵队调到热那亚与沃尔特里之间崎岖的沿海地区，他就使得这支部队危险地远离中路部队；当时中路部队正沿着博尔米达河东边支流的上游进军，目的是要占领萨沃纳以北的亚平宁山脉诸隘口。而奥军中路的这一调动，又没有与他们的撒丁王国盟军取得密切联系；撒军当时是在更远的西边，在切瓦和切瓦以西安营扎寨的。嗣后，博利厄在写给英国派驻他的司令部的武官格雷厄姆上校的一封信里，曾把这次战役中初战的重大失败归咎于他的驻守芒泰诺泰的副手阿根陶，说阿根陶在初战时只投入了他手下1/3的兵力。但是，兵力分散是奥军在历次作战中的一个特点；而他们这次就给了有胆识的敌人一个好机会，得以打垮奥军的兵力单薄而又没有左右两翼支援的中路部队。

博利厄的攻势是4月10日开始的。皮托利的七个营进攻沃尔特里的色尔弗尼，法军却在11日秩序井然地撤回萨沃纳。武卡塞维南进到萨塞罗，而位于其右侧的阿根陶则推进到芒泰诺泰，但是他动身太迟，结果马塞纳手下的一个旅长兰普恩抢先攻占了尼格莫山。

阿根陶组织部队向法军进攻，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据守堡垒的一支法军部队打得英勇顽强，阻止了奥军的进攻；这个堡垒居高临下，控制住蒙特·勒依诺高地向南延伸的斜坡。

波拿巴率军赶到萨沃纳附近时，战场上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第二天（4

月 12 日)拂晓,波拿巴在晨雾的掩护下迅速集结他的进攻部队,把队伍都调进各个阵地。这样,太阳初升的光芒给大为吃惊的奥军展示了这样一种情景:法军已经准备就绪,要打垮奥军的正面,并且还要迂回包抄奥军的两翼。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奥军对正面压来的法军优势兵力,进行了勇敢的抵抗;但是,当马塞纳的部队绕过奥军的右翼压下来时,奥军的部队立即停止了抵抗,并迅速撤退,以免全军被俘。

波拿巴没有直接指挥这里的战斗;这时他很正确地致力于解决更大的问题——把奥军与其盟军的联系切断。首先是命令马塞纳的部队迂回前进;然后把其它部队一举调人马塞纳部所打开的缺口。他的这一着棋完全走成功了。他这时向奥军施加了暴雨般的打击;奥军由于兵力部署上的严重缺陷,完全经受不住这种打击。当时,撒丁王国的部队却在这个战场的西面,距离太远,不能在这个危急时刻助阿根陶一臂之力。撒军当时部署在切瓦城内和城外附近,力图守卫通往都灵的那条大路。

正如拿破仑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撒军理应与他们的盟军——奥地利部队——部署得尽量接近一些,从而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大军。这支大军如果是驻守在代戈或芒泰诺泰一带,本来是可以把都灵和米兰都守住的。他还说:“奥、撒两国的部队,如果合在一起,本可以在兵力上超过法军;但因彼此隔离,所以都吃了败仗。”

战场的地形,有利于波拿巴实现其计划,即:迫使奥军朝东北方向沿博尔米达河往下游败退;再者,吃了败仗的将领总是很自然地希望向自己的补给基地撤退,所以这种愿望也迫使博利厄和阿根陶朝东北、向着米兰方面撤退。但是,这样就会使奥军与撒军完全失掉联系;因为撒军的补给基地都灵,是在西北的方位上的。

因此,波拿巴立即把他的部队投入战斗,向奥军以及驻守在米莱齐莫村的一支撒丁部队发起猛攻,并且很快就打败了敌军。法军的奥热罗师此时则把普罗韦拉率领的 1200 名奥军的退路切断了。盟军方面,由于被法军的这个第二次打击削弱了,便退而据守他们筑有工事的代戈。

这个村子的战略位置重要,盟军在这个村子的阵地上部署了相应的兵力;因为一旦这个村失守,奥、撒两军的主力之间的一切联络都会被切断,只有通过后方若干英里以外的崎岖山路才能建立联系。所以奥、撒盟军拼死守住米莱齐莫村的 6 个小丘和碉堡;这些小丘和碉堡封锁了这一段河谷,并且还控制附近的一些高地。

然而,由于法军在数量上的优势是如此之大,以致这些阵地很快就被法军的马塞纳师所迂回包抄了,这次他又委派马塞纳进军到奥军的侧翼和后方。接着,发生了一件怪事。获胜的法军这时正在抢劫补给物资(因为,波拿巴曾下了极严格的命令,仍未曾从沿海地区的军火库和仓库中弄到所需的补给物资),他们在深夜受到了奉命赶到代戈支援其兄弟部队的五营奥军的袭击。这五营奥军在山区走迷了路,突然碰上了正在从事抢劫的法军小股部队。他们轻而易举地把这些小股部队驱散了,并且夺取了代戈村,波拿巴获知这一不幸事件后,赶忙从后方调来更多的部队,并于 15 日收复了代戈村这个几乎被敌军从他手中夺走的战利品。

假如奥军司令博利厄当时用了全部兵力向法军突袭,他本有可能挽回他在初战中的那些失利的;但奥军的司令部是缺乏预见性和干劲的。上述对代戈的突然袭击,只是奥军的一个上校干的事。此后若干年的事态表明,奥军

那些年迈的将领的无能，使奥军士兵们的优秀战斗效能发挥不出来。在三次战斗中，奥军将领接连三次在策略上都居于下风；在兵力上也处于劣势，于是只好收拾残部，退回到阿奎。

这时，法军司令波拿巴挥师西进，以攻打撒丁部队。撒军这时已退到位于塔纳罗河上游的切瓦城，据守他们在切瓦的筑有堡垒的营地。在切瓦，撒军曾打退了法军的一次进攻。对法军说来，在一个工事坚固的阵地面前受阻，这是一个严重的情况。假如这时奥军能够支援撒军的话，那么，这很有可能会大败法军。这时，波拿巴甚至还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来研究战局。

在一般情况下，作战会议总是会提出怯懦的建议来的。但这次的会议却坚决主张向撒军的军营再度发起进攻；这突出地证明了当时一股热忱鼓舞着法军将领们。他们这时还没有成为靠刀枪谋生的雇佣军指挥官；也没有变成独裁君主所姑息的宠儿——那种主要热衷于守住恩主所赐予的庄园的宠儿。他们一点也不畏缩；倒是他们的敌人，才具有胆小的特点。波拿巴在意大利的赫赫战绩正是在法国士兵为这种爱国热忱所激荡的时候取得的。这与后来远征莫斯科时是截然不同的。

当法军行将对切瓦的阵地再次发起攻击时，便发现撒军正列队撤离切瓦，向西退却。撒军司令的如意算盘是，在行军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几处有利的天险，把法军阻挡住。这位撒军司令犯了这个错误，后来懊悔莫及。法军塞律里埃所率的师和多马尔但所率的师，向他围拢，并且把他赶出芒多维城，迫使他朝都灵方向败退。

这时，波拿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敌军兵力分散，各部分相距又远；他充分利用了有利的中心位置，对奥、撒盟军的天然联结点——芒泰诺泰，发起猛攻。接着，法军三战三捷（因为切瓦是撒丁部队自行撤出的，对法国说来恐怕不能算作是打了一次胜仗），就逼得奥军与撒军相距越来越远了；最后，都灵也差不多处于他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中了。

从4月10日到25日，在短短的15天内拿破仑已完全击败了奥地利和撒丁联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他将这些战绩用夸张的，激动人心的语句写成战报，于4月26日发布，他要让每一个士兵分享他的喜悦。战报写道：

将士们，在15天之内，你们已经赢得了6次胜利，夺得了21面军旗，55门大炮和若干要塞，并征服了皮埃蒙特最富庶的地区；你们已经俘获了15000人，打死打伤1万多人。

对于一位青年将领而言，这不是一个小成就。在26岁时，他已经接连击败了两支敌军，从而树立了作为一位杰出的部队领导人的声望。

征服皮埃蒙特是拿破仑作为司令官所指挥的第一个战役。他以闪电战法，集中优势兵力实施猛烈突击，可以说这是他毕生最光辉的一仗。也许有人会说，那是他走运，因为其主要对手是年迈的博利厄，后者显得愚不可及因而可以轻取。撇开这点不谈，且看拿破仑在一开始所面临的困难的确是令人望而却步的。首先，战场的地理环境于他不。诚然，他有一座山脉作为屏障可以掩护其最初的兵力集结，但是，这座屏障仅有一条狭窄的隘道供其大部分兵力通过，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冒相当大的风险。其次，其交通线从萨沃纳回到尼斯长达百英里，而且由于濒临大海，在其任何一点都极易为纳尔逊的舰队切断。至于纳尔逊为何不曾作这种努力倒是颇令人费解的。第三，他的补给系统非常不得力。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组织它，另

一方面则是由于这次战役比他预定的时间提前了四天。拿破仑原来打算先对付离他的交通线较近的撒丁军，然后再回师对付其兵力远为分散的奥军。阿根陶沿亚平宁山脉出其不意地推进也许可以使一位次等司令官丧失平衡，然而拿破仑却可以非常迅速地改变计划来适应这种突然变化。由此可见，他的头脑反应是何等灵活！

皮埃蒙特战役表明尽管拿破仑对战争艺术并无创见，但是他在应用公认的基本原则时却显得身手不凡，这不仅表现在战略机动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战术行动方面。每当他单纯发动正面攻击时，往往以失败而告终；一旦他把正面进攻和迂回包抄结合起来，他就旗开得胜，不过，那也不是什么新的作战原则。

我们还应当注意他最初兵力集中得以实现的保密能力。4月初，意大利军团所据守的阵地正是头一年舍雷尔在洛阿诺攻势中所夺得的阵地。由于马塞纳和拉阿尔普在冬季一直沿着前线积极巡逻，因此对敌人的兵力部署了如指掌，这多亏了马塞纳的情报人员。法军在表面上虽没有什么动静，可是暗地里却调兵遣将，从海防区增援到达加瑞索的塞律里埃师。此外，由于前线附近饲料缺乏以致炮兵连的骡马不敷使用，为此拿破仑于4月初由海路给瓦多送去一批骡马，并指示马塞纳只准在战斗打响前起用。为了欺骗敌人，转移敌人对卡蒂波纳山隘的注意力，塞尔沃尼旅奉命沿海岸向沃尔特里进军，结果博利厄急不可待地吞下了这个诱饵，他错误地断定法军的主要目标是热那亚。

博利厄首招失误，拿破仑立即加以利用。他改变原定计划，不等奥军集中就对分散的奥军发动第一次打击，首战于芒泰诺泰，再战于代戈。这是一个灵活机动的出色战例。在这些闪电式打击中，拿破仑应用了他研究前人的战役所吸取的经验教训：集中兵力以对付最接近的重要目标，同时节约用兵保留预备队以不测。一开始，他用马塞纳师对付位于瓦泰诺泰和代戈的奥军，而用奥热罗的生力军监视位于米勒斯摩的撒丁军。击败奥军后，他立即调集各师兵力打击位于芒多维由柯里指挥的撒军，而将塞律里埃师的生力军投入决定性的侧翼包围。这一系列作战行动都是以保持目标原则为指导的。事实证明，对极为脆弱的侧翼实行战术包围往往取胜。最后，到达平原时，他用骑兵来扩大战果，追歼溃敌。在此之前，即使从事侦察活动他也未能使用骑兵，这是受地形限制的缘故，因为骑兵在山区行动不便。

皮埃蒙特战役是步兵之战，炮兵只扮演了次要角色，这也主要是由于该国的地形所限。胜利主要是靠士兵们的两条腿赢来的。尽管由于作战比拿破仑预定计划提早四天进行，以致后勤补给事实上时常中断，但士兵们的行军速度之快仍然十分惊人。有一次，奥热罗的一个营不得不完全靠缴获奥军的滑膛枪来装备自己。部队出色的行军和战斗力大部分应归功于他们的师长。五个师长中有四个是具有长期山地作战经验的沙场老将。在芒泰诺泰战斗中，拿破仑免除了身患风湿的梅尼尔的师长职务，但其他四位师长都战功卓著。虽然拿破仑比较年轻，但是，对那些作战经验较他远为丰富的下属行使权威时，他似乎毫无困难。

这位年轻的总司令其人及个性是颇值得注意的。他身材矮小，像马塞纳，而且不修边幅，讲起话来带有刺耳的科西嘉口音。在任意大利军团的炮兵司令期间，他的人缘也不好，整天郁郁寡欢，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主要关心个人升迁的青年军官。在宣布由他出任意大利军团司令后，诸如马塞纳和奥热

罗这样的资深将领，一想起在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司令下供职就不寒而栗。不过，一旦他开始发号施令，谁也不敢怀疑他的个人权威和指挥能力。像马塞纳和奥热罗这样一些有经验，有主见的将领，起初在内心里对他存有妒忌而且也许执行其命令不痛快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在拿破仑的参谋部任职的马尔蒙曾作过这样的记载：

当时不仅他的命令得不到信任（这种对其长官的信任可以把一支军队的能量扩大十倍），而且连须遵照执行的战斗部署也常为那些久踞指挥要职年岁比他大得多的将军们的抗衡和托词所动摇。

首战旗开得胜使人们对拿破仑的疑虑和妒忌也一扫而光。9天之内连打了4次大胜仗，这个纪录足以令最顽固的人折服。

这位年轻的领袖从此获得了下属指挥官们的真诚信赖，在他们的通力合作下，他攻必克，战必胜，一往无前。

在部队中必须保持严格的纪律也许是拿破仑从皮埃蒙特战役获得的最重要的一个经验，以前，他带领科西嘉义勇军，曾因部队纪律涣散而有过痛苦的教训。法国部队一向不注重军纪。当意大利军团在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度过寒冬来到富饶的皮埃蒙特平原及其殷实的村庄后，部队疯狂地四散抢劫。其中有两件事特别突出：一是4月14日在代戈，奥军仓皇撤出该镇时，撒下拖炮的骡马，法军官兵将这些东西统据为已有，结果拿破仑不得不每头用一个金市将他们收购过来。另一件是4月20日发生在科沙格里亚河上的圣麦克尔激战中，这次更为恶劣，塞律里埃师的一个轻步兵团在攻占该村之后便立即四处抢劫，结果皮埃蒙特军一个反击就夺回了该村，致使拿破仑不得不将进攻行动推迟到第二天。

拿破仑意识到他所接管的这支军队，由于长期以来无人关心其疾苦，所以吃不饱，穿不暖，衣衫褴褛，装备低劣，而且常常欠响达数月之久。从现在起，他要确保他们丰衣足食，但决不能因此而变成所占地区的一个祸害。尽管免不了要进行大规模的抢劫，但这种抢劫应是有组织的，军人必须保持自尊。就这样，他很快就赢得了部队的信任和爱戴。

现在，剩下要作的事，就是把这些军事上的胜利推向其自然的结局，并且把缔结和约的条件，是交给暗里希望媾和的萨伏依王室。督政们早已向波拿巴下达了命令：应当设法诱使撒丁王国脱离奥、撒同盟。其办法是，向撒丁表示，由于它在肥沃的米兰地区丧失了萨伏依和尼斯，它有得到某种珍贵的补偿的希望。督政们的推断是：一旦奥、撒盟军充分尝到了法国武力的厉害，且向撒丁表示它有希望得到重酬，就会瓦解奥撒同盟。督政们的意思不是要波拿巴本人去进行与撒丁方面的谈判；他的任务只是，把撒丁方面一切关于救和的提议都转报督政府。甚至连停战之事，他也无权擅自进行。他的责任仅仅在于狠狠地逼住敌人，在于依靠他所征服的地方来解决他的缺衣少食的部队的供给问题。就是说，只让他当一位将军，决不让他当谈判代表。

这就表明督政们对波拿巴猜忌颇深；要不然就是他们对军事问题全然无知。在都灵与巴黎之间的使者来来去去的情况下，波拿巴怎么能使奥地利油手旁观呢？按照普通常识来判断，波拿巴也必须在奥方最近吃了几个败仗而尚未重整旗鼓之前，就对都灵的朝廷实行停战。不过，由于撒丁国王这时指示科利向法军提出停战的建议作为缔结和约的第一步，倒使得他摆脱了尴尬的处境。这位法军司令官，立即作了如下答复：缔结和约之类的权力，是由

督政府行使的；至于停战，那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即：都灵的朝廷得把科尼、托尔托纳、亚历山大里亚这三个要塞交给拿破仑；此外，还要保证法军得以通过皮埃蒙特地区，并保证法军得以在瓦兰察越过波河。之后，波拿巴怀着一种对造成既成事实的无误的信念，调动部队向凯拉斯科挺进。

在法军行将抵过凯拉斯科城时，波拿巴接见了皮埃蒙特的使者。其中一位使者后来书面叙述了这位将军在外交上初试锋芒的举止。当时，他的风度，带有一种严肃而又严格遵守礼仪的特点，这与皮埃蒙特的习俗，倒是很合拍的。

皮埃蒙特的使者向他表示，他所提出的实现停战的条件，其中有一些对法国说来并无多大的价值；对此，波拿巴答称：“法兰西共和国委任我统帅一个方面军，就是信任我具备了足够的识别力，足以断定本方面军究竟需要什么，而用不着向敌方去求教。”波拿巴讲这段讽刺话时，声调是尖酸刻薄的；但除此之外，他的语气是冷静而彬彬有礼的。他保留着他那一手致命的绝招，等到最后结束会谈时，才予以使用。

当天的会谈拖了下去，一直拖到中午以后相当久的时间仍无具体结果。这时，波拿巴看了看表，说道：“先生们，我奉告诸位，两点钟开始总攻击的命令，已经下达了；如果在傍晚以前还不能保证把科尼要塞交到我的手里，那么，总攻击是一分一秒也不会推迟了。我可能吃败仗，但是，任何人也决不会见到这由于过分自信或由于懈怠而失去一分一秒。”

拿破仑的战争恫吓吓坏了胆小如鼠的撒丁国王，于是在4月28日当天，马上签订了凯拉斯科停战条约的条款；其实际内容，和这位战胜者最初所提出的那些条件，是基本一样的。签字仪式以后举行午宴的过程中，波拿巴那沉着的自信和犀利的谈锋，又进一步给皮埃蒙特使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波拿巴给他们讲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意大利战役，实际上就是他1794年草拟的作战计划的翻版；还给他们讲了，召开作战会议，不过是司令官用以掩饰他本人缺乏胆略或犹豫不决心情的一种方便的办法；还断言，他要直捣曼图亚，什么东西也阻拦不了他。

实际上，当时的法军由于到处行劫而组织涣散。假如博利厄所率的奥军与科利所率的撒军联合起来向他们发起猛攻，他们是很难招架得住的。长期以来吃不饱饭，而且生活条件很差的法国共和部队，这时正在富饶的皮埃蒙特平原上纵酒狂欢。他们一群群地到附近地区去打家劫舍，以致团队里的人往往只剩下一连人。这种局面对波拿巴说来是很危险的；但由于都灵宫廷胆小怕事，在战役开始后仅18天就签署了凯拉斯科停战协议，才使他得以摆脱这种危险局面。

两星期以后，法国与撒丁国王又签署了和约的初步条款；根据这个和约，撒丁国王交出了他的萨伏依省和尼斯省，并且宣布废弃撒丁与奥地利的同盟。消息传来，奥地利的军营里人们大为愤慨；有人甚至不客气地指出，皮埃蒙特人情愿吃败仗，以便实现他们在1月份就默认了的那个和约。

甚至在签署停战协议这个大喜事之前，波拿巴向督政们发回的报告，其语气已经是近乎傲慢了；这反映了他当时已自信他能主宰局势的发展。他曾经就对待撒丁的政策问题，向督政们提出了建议；他指出，鉴于撒丁国王维克托·阿马迪厄斯已放弃了他的三个大要塞，他实际上已处在法国军队的掌握之中。“如果你们不同意与他缔结和约，如果你们的计划是要推翻他的王位，那么你们得先让他高高兴兴地过几句；而且，你们得事先告诉我。那样，

我就可以拿下瓦兰察，并且向都灵进军。”

这位年青将军表明，在军事问题上他是不容许来自巴黎的干预的。他要求督政府从克勒曼将军的阿尔卑斯山方面军征调 15000 人来增援他的部队。他写道：“这样就可以使我的这个方面军拥有 45000 人的兵力，也许我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派去攻打罗马。如果你们继续信任我，并且赞成以上计划，我是有把握成功的；意大利就会是属于督政府的地方了。”

不久，督政们表示，可以批准他所要求的增援；但又规定，军队的一部分应当留在米兰地区由克勒曼指挥。对此，拿破仑于 5 月 15 日作了答复：鉴于奥军的增援部队已经到达，法军如果分散指挥权，那是十分失策的。两位将军都有各自的作战方式。克勒曼将军经验更丰富，无疑更善于指挥部队；但是如果把两个司令官摆到一处来指挥一个部队，就会把事情弄糟。

这次又是督政们犯了错误。他们想要让波拿巴遵守其他将军们都得遵守的规则，这些规则是 1793 年迪穆里埃叛逆案以来就实施了的；在这点上，督政府无疑是想照顾共和国的根本利益。督政府们的本意，是力图防止大将专权反戈的情况出现；但是，他们这样做时，却违反了战略上的基本原则，即：军事行动要求统一指挥。波拿巴提出的反驳，是他们无法回答的。后来，关于分兵给克勒曼指挥那个糟糕的方案，就再没有提了。

撒丁王国已跪在了脚下，拿破仑并不满足，他的眼睛正盯着波河对岸的奥军，米兰——这个意大利北部美丽而富庶的城市，正是他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

三、米兰狂欢

战无不胜，充满人格魅力的拿破仑在意大利人心中是凯撒和但丁的完美结合，他们用鲜花和狂舞来欢迎这位解放使者。

拿破仑说：“我的雄心壮志的第一颗火花就是那时产生的。”

凯拉斯科停战协议意味着拿破仑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督政官们在 3 月 6 日指示中所规定的第一个目标，即征服皮埃蒙特。在法国督政府与撒丁国王缔结正式和约之前，拿破仑已经为自己下一步进攻奥军牢牢地取得了一个可靠的跳板，因为他坚持在协议中规定撒丁王国必须交出科尼、亚历山大里亚和托尔托纳作为休战条件。在勒索皮埃蒙特人的钱财发放军响并重新装备部队之后，他现在准备东进了。他要把奥军一举撵出伦巴第，而米兰则是督政府赋予他的最后目标。

波拿巴既已掌握了原属撒丁王国的三个要塞，他现在就有了极好的作战基地。这三个地方虽然将来要交还给撒丁国王，但是在缔结正式和约以前，这些地方应由法军征用。

奥军由于遭到其意大利臣民的敌视而受到削弱；尤其不利的是，奥军终究只能依靠经由曼图亚、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抽调来的增援部队。不过，在富饶的伦巴第平原作战，奥军却有一个有利条件，而在亚平宁山脉的乱石丛中他们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平原上，奥军的将领们可以施展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战术才能，而且他们的出色的骑兵，在平原上有可能与当年匈牙利和克罗地亚骑兵相比美。

因此，奥军期待着法军的进攻；他们没有因为最近连吃败仗而沮丧；同

时，他们还因怀有一种想法而兴奋起来，他们认为，法军不擅长打正规战，一到了平原地区，就会丧失其在山区曾经赢得的那点虚名。但是，对波拿巴这位具有特殊才能的人物说来，意大利战役第二阶段的这个作战地区，并不见得就不如第一阶段的作战地区有利。而在那个地区，他作为司令官，旗开得胜，赢得了赫赫战功。前一阶段，在亚平宁山区，只能调动小股的部队投入战斗；即使指挥骑兵与步兵缺乏经验的将领，也能在战术上初试锋芒，满有打胜仗的机会，在山区打仗，主要的要求是：动作快，干劲大，能迅速占领中心制高点；在山区，调动大批人马作战是不行的。伦巴第的平原，却有利于大部队的调动；不过，即使在这些平原上，也还有无数由阿尔卑斯山积雪融解汇成的宽阔而湍急的溪流，也还有纵横交错的灌溉渠。这就便于一位年青而胆大的司令官施展计谋，出奇制胜。

波拿巴不久就表现出：他不仅在观察力的敏锐和头脑的灵活方面胜过敌人，而且在考虑战术上的一切细节和那些更大的决定国家命运的战略方针时，也都胜过敌人，同奥军相比，首先他拥有优势兵力，能发动进攻；这在任何时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进攻的一方，一般都可以使用一系列的佯攻，给敌方造成错觉，最后才给予敌人以真正毁灭性的打击。这一直是历史上的伟大军事领袖们的目的，从古希腊的厄帕米依达斯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时期起，到汉尼拔和恺撒时期，直到卢森堡、马尔巴勒和弗时德里希大王时期，都是如此。而进攻战术，又特别适合法国军人的性格，他们总是那样有锐气、积极、聪明，现在又加上对他们的事业和对他们的首领抱有无限的热情。

此外，波拿巴还充分了解到奥军形势的固有缺陷。它像一个笨重的生物，把一条易被打断的肢体从天然屏障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横伸过来；这样，一支短小精悍的队伍就可以揍它一顿。

现在，波拿巴要做的事，就是设法把敌军无疑地也要加以利用的那些次要的地形特点，反过来用以对付敌军。奥军的司令官博利厄这时已渡过波河与提契诺河，他估计，法军会选择人们通常使用的那条路，即在帕维亚附近越过提契诺河，来对米兰地区发起进攻。因此，在帕维亚城附近，奥方用 26000 人占领了一个坚固的阵地，并且派出另外一些分遣队朝北沿提契诺河的上游两岸巡逻，同时也朝瓦兰察方向的波河两岸巡逻；只派去了 5000 人前往皮亚琴察。

波拿巴并不打算走人们通常使用的那条路。他决定，暂时先不在波河以北行军，因波河以北有不少从阿尔卑斯山流来的融雪泛涨的溪流，而是在波河以南行军；那儿从亚平宁山流下的溪流比较少些，流量也较小。经由托尔托纳要塞，他可以直奔皮亚琴察，并在该地越过波河；这样，几乎用不着打一仗，就可以进入米兰地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不久前与撒丁签署的和约初步条款中，曾经规定了法军可在瓦兰察越过波河。

他朝瓦兰察方向搞了几次佯攻，迷惑奥军，同时他却使法军主力部队沿波河南岸大力推进，并且搜集了一切可以弄到手的船只。法军的先头部队，在勇猛的拉纳将军率领下，赶在奥军的骑兵出现以前就占领了皮亚琴察的渡口；并且于 5 月 7 日把力求赶他们下河的一两营奥军的骑兵打垮了。

这样就为大批法军乘船或经渡口过波河一事，争取了时间。法军在他们的将领亲临现场的情况下，克服了一切障碍，很快就以船只搭起了一座横跨波河的浮桥，并且建立了一个桥头堡来保卫浮桥。

接着，法军以与利普泰所率奥军数量不相上下的兵力，向北挺进；经过

一番激战，就把奥军从福米奥村赶走。这一仗打胜了，犹如在利普泰与他的总司令博利厄之间，打进了一块坚实的楔子。后来，博利厄曾严厉斥责利普泰，说他一不该退却，二不该在退却以后不向总司令部报告情况。然而，看来情况是这样的：利普泰只率领了 5000 奥军（而不是拿破仑和法国史学家们所说的 8000 人）；博利厄派他出来时已经为时过晚，无法在皮亚琴察阻止法军渡河；而且在第二天战斗结束时，利普泰同他的上级的一切联系已被法军所切断。所以，博利厄率领奥军主力，向福米奥进军，本想在该地找到利普泰部，却撞上了法军。经过一场混战，博利厄才得以脱身，并且朝洛迪方向撤退（通往曼图亚的大路，是在洛迪越过阿达河的）。

这样一撤退，他就使米兰城失去掩护（只剩下守卫城堡的驻军），并放弃了伦巴第的大部分地方了。不过，从军事角度看，博利厄退到阿达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奥军这一战略上正确的行动，再次被战术上的错误所破坏了。假如博利厄把他的全部兵力都集中在皮齐盖托内，即法军可以越过阿达河的最近的地点，他本可以使得法军的任何侧翼向北进军都要冒极大的危险。但是博利厄直到这时，也还没有从给他吃过苦头的老师波拿巴那里学会集中兵力的必要性。由于博利厄至少得防守三条通路，他又把部队分散得太开了，以致在任何一条路上也抵抗不住法军的大力进攻。于是，他又放弃了守住阿达河一线的念头，并且率领他的大部分兵力，又向东撤退了。

出奇不意地渡过波河在战略上固然是一项辉煌成就，可是在道义上也许说不通。当然，皮亚琴察是一个中立城市，属于巴马公国。拿破仑不仅未经允许就侵犯了巴马的中立，而且还向那位不幸的公爵勒索了 8 万英磅的罚金以犒赏法军；同时，他还没收大量实物，其中包括米开朗琪罗和葛雷基欧的 20 幅名画。他把这些东西都送到了巴黎。人们不能因此而责备拿破仑的抢掠行为，因为他是奉督政府之命行事的。接着他又进入了摩德纳公爵的领土，这里也是中立的，他的所作所为与上次类似。

波拿巴在攻下皮亚琴察不过三天之后，就率领他那几乎全部集中的兵力，直捣洛迪。一路上，只有正在撤退的奥军殿后部队对他进行阻击；而这些殿后部队想要掩护一支落在后面的奥军退却的焦急心情，远远超过他们要保住阿达河桥的决心。

阿达河桥是一座狭长的桥，长约 25 米，飞架于水浅而流急的阿达河上。倘若由配备得当的部队和炮兵坚守这座桥梁，就有可能迫使法军在这里付出严重的代价。但是奥地利帝国的军队指挥不当：只是在洛迪城内和周围部署了一些部队，而这座城则是位于阿达河与迎面冲来的法军之间的。洛迪的城墙，并不坚固；勇猛的法军很快使用梯子攀登了上去。奥军指挥官塞博滕多夫这时匆忙把他所指挥的部队部署在阿达河东岸沿岸，以期保住该桥，并且防止法军在洛迪城以北的阿达河上游乘船渡河或涉水而过。这里的奥军只有 9627 人；由于接连吃了败仗，又由于意识到他们在退至曼图亚附近之前很难进行重大的阻击，因而感到沮丧。他们力图破坏这座桥梁；但法军这时在洛迪城内（该城位于阿达河的较高的一边河岸上）已部署就绪，并且用搜索的炮火横扫奥军的阵地，致使奥军毁桥的企图遭到了挫败。这样，波拿巴已动摇了敌方的军心；另外，让他的步兵在洛迪小憩之后，法军的士气更高了。

在午后 6 时，波拿巴秘密抽调了最精锐的队伍组成一支突击纵队，把它投入了夺桥之战。敌方榴霰弹和铳枪弹的猛烈火力，把纵队的正面轰垮了。这支纵队一度被敌军炮火压得不能前进。但是，在拿破仑这位青年司令官的

一番鼓动下，法军的军官们、班长们，以及掷弹兵突击队等发起猛烈冲锋。涉水到河心、占据着河心小岛进行射击的法军神枪手们，也配合了这次冲锋；结果，这支冲锋的队伍一举打通了这座桥。他们用刺刀捅死了奥军的炮手，攻击了奥军第一线和第二线的支援步兵；并在援军到达后，就逼着奥军的骑兵和步兵朝着曼图亚方向败退了。

以上就是5月10日洛迪之战的情况。某种传奇式的魅力萦绕着关于这次战斗所有细节的描述，并且使这场战斗带上了虚构的重要性。当时，奥军司令官博利厄所率的主力部队已撤退到距洛迪甚远的地方；法军在洛迪不可能使该主力部队陷入罗网，最多只能捕捉住他的殿后部队。再者，假如法军的目的是要使奥军的主力陷入罗网，那么，位于洛迪城以北的法军骑兵，为什么不在战斗打响的更早阶段就大力进行侧翼包抄呢？假如这样做了而在攻桥的危险冲刺中又有步兵的支援，那就会有可能会给敌军来一个迂回包抄，从而在打垮正面迎战的奥军部队的同时，把奥军全部包围起来。战略家克劳塞维茨就是这样分析洛迪之战的。

但是，这一仗在法国军队和一般法国人当中所产生的印象，却大不相同。他们所敬重的，是指挥官那种坚决战斗、对敌人咬住不放的英勇精神，而不是长于推理和巧于组织安排的才能。的确，波拿巴早已表现了这些才能。不过由于他现在给了敌军以直接而又猛烈的打击，部队才为之折服。这种打法在部队心理上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当天晚上，法军的士兵们以革命时那种共和派传统的同志式态度，称呼他们的司令官为“小班长”，以赞扬在这次冲锋中他本人所表现出的勇敢精神；这种亲切的称呼，也有助于使洛迪桥争夺战千古流传。

洛迪一战使法兰西举国欢腾。远在巴黎的法国人以一种可以理解的夸张说法，说拿破仑是如何冲在突击纵队的前头，并与拉纳将军一道最先冲到了洛迪桥对岸。后人还描绘说，拿破仑冲在身材高大的掷弹兵突击队的前面……不过，真正有此壮举的，是拉纳、贝尔蒂埃、马塞纳、切尔沃尼和达尔马涅等几位将领。反正都是一样。人们认为，只有波拿巴才是打胜仗的英雄。在士兵心目中，拿破仑威望之高无与伦比；而他本人也认识到这次征服人心的重要性。

后来他在圣赫勒拿岛所说的：

只是在洛迪之战后，我才认识到我终归要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我的雄心壮志的第一颗火花就是那时产生的。

这时波拿巴产生了要在整个意大利激起民众热情的念头。这个念头使这位年轻的胜利者把下一步的真正行动目标——曼图亚要塞——暂时撤开，而向伦巴第的政治首府米兰进军。

米兰城的人民，怀着热情，欢呼来自法兰西的解放者。他们往那些晒黑了面孔的自由战士身上，不停地撒着花朵；他们指着法军的穿破了的军装和磨破了的鞋，说这些都证明了法军屡战屡胜的充沛精力。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以一种景仰而又夹杂着敬畏的心情，凝视着这位青年司令官的消瘦而苍白的容貌。在他们看来，波拿巴身上那朴素的衣着，说明他具有斯巴达式的干劲；他那灼热的目光和果断的举止，说明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

面对战场的胜利和米兰城的狂欢，他那在洛迪已然燃起的雄心壮志迅速升腾，他对副官马尔蒙说：

我们今后取得的胜利将远比我们业已取得的胜利更伟大。……我们这个

时代，尚无人构思伟业，要由我来开此先例了。

他踌躇满志，俨然一位君主，以大方的神态，接见了米兰城的主要人物。当晚，他举行了盛大的舞会；这个古老的伦巴第之首府的显贵、富豪、淑女，雍容华贵，济济一堂。

在一段短时间内，伦巴第人和他们的解放者相处得很好。拿破仑以殷勤的礼遇，接见了伦巴第的主要艺术家和文学家；他还计划使帕维亚大学的活动活跃起来。接着，在整个伦巴第，政治俱乐部和报纸的数量倍增；演员们、作家们、报刊编辑们都彬彬有礼地，甚或奉承他齐声赞颂这位当代的西皮奥、当代的凯撒、汉尼拔和当代的朱庇特神。

伦巴第人之所以崇拜这位年轻的胜利者，也还有其他的原因。作为一个聪明的民族，伦巴第人对于象波拿巴这样的才兼文武的英俊青年，除了深感其魅力而由衷佩服外，他们还相信，这位意大利血统的英雄会唤起人民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也许甚至会唤起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在奥地利占领伦巴第的83年间，伦巴第的热血沸腾的杰出人物，曾经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叹息、而共谋、而战斗。

自从大诗人但丁生活的那个动乱的时代以来，一直有一些具有远见的人，他们憧憬着一个意大利——一个医治好无穷尽的分裂割据创伤的意大利，一个清除了社会堕落行为的意大利，一个能把自己古代威力与当代更为优美的才艺结合起来、以便使自己的实力臻于完善，并造福于人类的意大利。正是在法国爆发革命的霹雳声中，人们见到了这种远景的曙光。如今，既然风暴已经刮到伦巴第平原的上空，欢乐忘形的青年们好像看见波拿巴身上就体现了上述远景。

当法军在洛迪桥之战获胜的消息刚一传到米兰时，这里就有人把民族的三色旗作成帽章戴上，要不然就在阳台上或屋顶尖塔上挥舞着三色旗，以示对奥军卫戍部队的一种蔑视。一切真正具有意大利思想感情的人当时都认为，法国取得了胜利，这不仅对伦巴第，而且对整个意大利半岛说来，都预示政治自由的黎明即将来临。

波拿巴进了米兰城以后最初采取了几项措施，也加深了米兰人的上述希望。他废除了奥地利原来搞的那一套政府机构，只留下国务会议；他还批准组成临时市政委员会和一支国民自卫军。与此同时，小心翼翼地向巴黎的督政们写了信，问他们是否有意把伦巴第改组成为一个共和国，因为在伦巴第建立共和国这种政体，较之皮埃蒙特条件更为成熟得多。当时，拿破仑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为止；不过后来他又做了不少事来履行他初时对北部意大利人民作出的那些诺言。

不久之后，这个美好的展望给笼罩上阴霾了。因为巴黎方面强烈要求这位青年司令官采取一些财政措施，而这些措施对伦巴第人说来是损害重大的，对解放者本身说来也是不光采的。督政们前不久已指示他，要对米兰人加紧压榨，并征收大量的特别税款、物资、艺术珍品，因为他们不打算长久占领伦巴第这块地方。于是，波拿巴在5月19日发布了一项公告，宣布要向伦巴第征收2000万法郎，并说，对于伦巴第这个富饶的地方说来，2000万是一个区区小数。

其实，两天以前，他在写给督政们的一份报告中还说，由于5年的战争，伦巴第已经民穷财尽了。至于军队需要这笔款项的说法，也可以对比一下公告发布3天后他私下写给督政府的报告。他说，督政府眼下可以指望有600

万至 800 万法郎的伦巴第特别税供他们随时使用，而“这笔款子大大超过了军队所需的款项。”这是波拿巴第一次明确地建议推行一种对被征服的地方敲骨吸髓以充实法国国库的作法；这种作法却使得他的权力很快凌驾于督政府之上。

从此以后，督政们对波拿巴在办理外交上的一些越权行为，也开始采取了纵容的态度；他们甚至催促他向富饶的地区用兵，其条件是，战利品得运往巴黎。而这位征服者，这时也可以心照不宣地操起行贿者对待受贿人的那种权威腔调了。

法国方面榨取 2000 万法郎这样一笔巨款，榨取各种军需品，以及为了充实法国博物馆而“革取”艺术珍品的作法，立即在米兰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也许，人们还可以容忍法方对艺术方面无价至宝的勒索，例如勒索了名诗人彼特拉克所珍藏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手稿，以及拉斐尔和达·芬奇等大画家的杰作；因为这些珍品仅仅影响了为数不多的有教养的人士，而他们所发泄的怨言，很快就被法国骑兵巡逻队的马蹄声压了下去。

但是，在米兰到帕维亚一带的农民当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们过去已遭到奥军敲骨吸髓的劫掠，如今，他们拒绝再受法军的敲诈勒索。因此他们举兵造反了。在帕维亚，人们关上城门，公然反抗法军一支部队的进攻，一直抵抗到法军的大炮轰垮城门为止。于是，法军冲进城去，在连续几小时内把该城全部有武装的男人都屠杀了，并且放肆地在该城奸淫掳掠。

根据波拿巴的命令，还宣布对帕维亚市政委员会的成员们判处死刑；这项凶狠的命令在执行上出现了延误，最后才把判刑减轻了。不过，200 个人质被押往法国，作为这个不幸的城市今后行为规矩的保证。波拿巴随即对督政府说，这样处理反叛者，对意大利各地人民说来，会是一种有益的教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这使意大利人看透了法国方式方法的真相；而当意大利半岛上的人们认识到他们的解放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时，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痛苦的感情。但是，如果把伦巴第遭到劫掠一事的主要责任算在波拿巴的头上，那是不公正的。他所采取的行动，无非是法国军队的习惯做法的一种发展；不过，这些败坏风纪的措施，过去还没有象这次解放和敲诈伦巴第的系统做法实行得这么彻底罢了。

波拿巴倒并不想为自己抢劫什么。他所追逐的是权力，而不是钱财。财富可以用作达到掌握政治大权的一种手段——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他才给予财富以一定的重视。但他总是设法使督政们和全部有影响的将领都深受他的恩惠。他给那 5 位所谓的法国统治者送去了 100 匹在伦巴第挑选来的最好的马，以替换“现在还为诸公拉车的那些可怜的牲口”。

对他手下的将领，他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这种态度虽不主动，却常常是明显的。马尔蒙将军说，有一次波拿巴责备他不该谨小慎微地把授权他去索取的一笔款子全部都交了公。马尔蒙还说，“那时，在这类问题上，我们还保持了一种龙胆花似的洁身自好。”

但是，在平原的热气熏蒸的环境中，这种阿尔卑斯山的龙胆花很快就凋谢了。有的将领大发横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马塞纳将军，他在抢劫财富方面，犹如在打仗时一样，总是冲锋在前的。这位司令官虽然对将领们很宽大，但他在写给督政府的报告中却满篇都在埋怨，说是一大帮法国地方官员、掮客和其他贪婪的文职人员靠着掠夺伦巴第来肥私中饱。他对部队如此纵容，而对文职人员却这样严格，看来不能不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已下定决心

要同将领们和士兵们相依为命。他在行动上的厚此薄彼，往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有些文职人员被他关进了监狱，他还打算枪毙另外一批。但是，抢劫、肥私搞得最厉害的人，一般都同那些靠不义之财发迹的军方财神爷交上了朋友；结果，他们只付了一点罚款就逍遥法外了——就他们实际到手的财富而言，那点小小的罚款实在是太不相称了。

巴马公爵和摩德纳公爵也都被他罚了款。由于巴马公爵与西班牙波旁王朝有关系（当时督政府打算与该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因此只罚他交出 200 万法郎和 20 件艺术珍品，这些珍品由法国特派员从公国的美术馆中挑选。但是，曾经帮助过奥地利军队的摩德纳公爵，赎罪的规范价就高达 1000 万法郎，此外还得奉上他的公国的主要艺术珍品——20 幅名画。

正如波拿巴不加掩饰地向督政们报告的那样，鉴于摩德纳公爵既无要塞又无大炮，自然无法向他索取这两样东西罗！

波拿巴这时竭力要使他的士兵们摆脱这种抢劫财富的堕落行为的影响，号召他们不要忘了给予意大利人民以公民自由权的这个更崇高的任务。

在 5 月 20 日发布的一份公告中，他嘱咐士兵们不要忘记：虽然迄今已做了不少事，但是更为伟大的任务尚有特完成；一定不要让后代人责备他们，到了伦巴第就好像打到了他们的卡普亚了。罗马还有待解放；应当让这座千载流芳的古城重返青春，并再现出布鲁都斯、西皮奥等古代名人的美行。

他还说，解放了罗马以后，法国就会给欧洲以光荣的和平；那时，这支为自由而战的大军的每一个战士重返家园时，同胞们就会夸奖说：“瞧，他就是意大利方面军的一员！”波拿巴用这一席动人心弦的话，把人们对军功的追求同自由的热爱交织在一起了；也正是这种对军功的追求，到头来将会扼杀法兰西的共和体制。

现在，这支从前时常为饥饿而困扰的穷困潦倒的军队已经焕然一新，他们已从这位年轻的统帅那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心、荣誉和财富。他们对自己在他所统帅的军队中服役而感到由衷地自豪，他们将他看成胜利、荣誉和财富的化身。

而此时的米兰，已结束了它那痴迷的狂欢，意志薄弱而又热情奔放的意大利人终于感受到了凯撒那刚毅、勇敢的另一面内容：凶猛、残暴而令人生畏。

第六章 浴血曼图亚

一、命运女神吊起了拿破仑的胃口

拿破仑说：“命运是个女人；她给我做的事越多，我对她的要求也就越大。”

命运女神已吊起了拿破仑的胃口，战争之剑直指曼图亚。于是，在这个亚平宁北部的古老要塞无数次血肉横飞的激战拉开了序幕……

正当拿破仑在米兰城里尽情地享受他的胜利时，奥地利的部队已退到明乔河岸的后面和这条河的要塞——曼图亚城内。在那里，他们的阵地固若金汤。明乔河里汇纳着加尔达湖过剩的湖水流经 30 英里之后与波河汇合。这条河及其上游的加尔达湖所形成的狭长地带，是意大利阻碍一切入侵者的主要内地屏障。从古代开始，直到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为止，明乔河的两岸经历过决定意大利半岛命运的多次战斗。

在这条河的下游，河道变宽了，形成了半圆形的水淀子，其左右两侧是沼泽和死水潭。曼图亚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镇，就位于此处。据曼图亚最优秀的儿子的主动逼真的诗句所记载，如果他的诗句可信的话，意大利北部最古老的三个民族曾经争夺这个重要据点；后来，当罗马帝国势力渐趋衰落时，勇猛的匈奴酋长阿提拉曾在明乔河畔安营扎寨，并在这里接见了教皇利奥。由于教皇的恳求以及他所表现出的庄严态度，才使得罗马免于遭受这个西徐亚的游牧民族铁骑的蹂躏。

这时，拿破仑对战争目标的看法与巴黎督政府产生了分歧。当拿破仑还是意大利军团炮兵司令时，他在内心就概略地拟订了一个把奥军逐出意大利的总体计划。后来，在巴黎“测绘局”供职时，他又在更大的规模上发挥了这一构想。他设想用意大利军团侵入蒂罗尔，与部署在莱茵边境由莫罗指挥的莱茵——摩泽尔军团和儒尔当指挥的桑布尔——默兹军团，共 20 万法军联合进军维也纳。这一巨大的钳形运动目前正在形成，因为博利厄的军队正在他的面前全线溃退。他们此刻只求在特伦蒂诺阿尔卑斯山的要塞中找个安身之所。

然而，督政府的战略目标却没有他这样野心勃勃。自头一年的 11 月份以来，法国政府的实权掌在 5 个督政官手中，他们是：勒图尔纳、卡尔诺、巴拉斯，勒贝尔和拉·莱波—雷韦伊埃。其中，卡尔诺号称“胜利的组织者”，是一位谨慎的计划师，显然也是督政府的战略顾问。他一向认为拿破仑对维也纳发动规模巨大的向心攻击的想法是一种疯狂的幻想。在 3 月 6 日给拿破仑的指示中，根本就没有提及这些遥远的战略目标。交给他的任务只有三项：一、征服皮埃蒙特；二、击败奥军；三、占领米兰公国。至于下一步干什么，卡尔诺的计划很简单：奥军在得到增援后将卷土重来，要准备在意大利与奥军再决雌雄。鉴于法国财力枯竭，整个意大利正躺在拿破仑脚下，而意大利又是欧洲最富饶的国家，因此法国必须尽量榨取意大利的资源。5 月 7 日，督政府命令拿破仑将其大部分兵力交给阿尔卑斯军团的克勒曼，由他接管米兰地区并牵制奥军。而拿破仑则率其剩余兵力南下劫掠，占领托斯卡纳和巴马，强迫热那亚贷款，进军罗马迫使教皇纳贡，最后，如有可能，就“解放”那不勒斯和科西嘉。

这种蓄意剪除鹰翼的做法使人不禁感到年长的卡尔诺对拿破仑颇有一点

同行是冤家的妒忌心理。其他的督政官们也认为这只年轻的鹰飞得太高了一点，或许不仅会飞出视野而且还有可能对他完全失去控制。最后，他们提请这位总司令注意，他今后的军事行动必须经过军团特派员加兰和萨利切蒂的批准。5月14日，正是洛迪大捷后的第四天，拿破仑收到督政府下达的这些指示，便大发雷霆。他坚决抵制这些指示，不过，措词还客气。他对督政官们竟要他把军队一分为二并与年长的克勒曼共事特别恼火：

要克勒曼在意大利与我联合指挥的打算是失策的。我不可能自愿的与一位以欧洲第一将才自居的人共事。此外，我认为即使用一位憋脚的将军主事也比用两位优秀的将军同时主事要好。

拿破仑对于部队调动必须报请特派员批准的指示也非常愤慨，尽管其中的一位是他的故交和同盟者萨利切蒂。最后，他提出了辞呈。

督政官们拗不过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司令官，5月21日，卡尔诺以抚慰的措词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克勒曼的阿尔卑斯军团仍继续充当拿破仑的意大利军团的兵员补充站。

拿破仑在米兰停留了一周，以便休整并让他那衣衫褴褛的部队换装，他从当地居民中勒索了80万英镑的巨款，用现金给部队发放了薪饷。帕维亚的居民起而造反，遭到了他的无情镇压。

与此同时，在曼图亚附近的享有盛名的明乔河畔，奥地利。增援的部队顺着阿迪杰河的河谷往下走，而且行军的最后一段路程还得穿过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土。为便于这样的行军，奥地利很久以来就享有通行权，这种通行权并不牵涉到破坏威尼斯中立地位的问题。但是，由于这次奥军的一部分散兵游勇闯进了布里西亚以南的威尼斯共和国领土，这位法国司令官就毫不犹豫地于5月26日占领了布里西亚城，从而公开破坏了威尼斯共和国的中立。

他命令奥热罗所指挥的那个师向加尔达湖的西岸挺进，并在到达湖边时把船只都搜集拢来，摆出了一副要强渡该湖的架势。奥军见到这种情况，就把位于佩斯基耶腊城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堡垒占据了，这个堡垒居高临下，可以控制加尔达湖注入明乔河的出口处；从此，威尼斯共和国的中立就完全遭到了破坏。

这时波拿巴凭着他在加尔达湖附近的巧妙用兵，设法使得司令博利厄很担心自己通过狭窄的阿迪杰河谷与提罗耳的联系会被切断。波拿巴这一着是成功的。博利厄力图守住阿迪杰河上的兵力大为削弱；其结果是，在博尔盖托和瓦莱乔，奥军只有两营部队和10个骑兵团，总共仅约2000兵力。

在确信博利厄已上了圈套之后，拿破仑发起强攻，拉纳所率领的法军掷弹兵突击队于5月30日没有经历什么困难就强行突破了奥军的防线。于是博利厄又撤退到阿迪杰河的上游。他十分沾沾自喜，他已给曼图亚要塞供应了弹药粮秣，足以对付法军长期的围困。事实上，这是博利厄在整个意大利战役中唯一的一点成就。他在兵力上处于劣势，战略战术上敌不过对方，健康和名声都已经垮了，最后，不得不辞去司令官的职务；但他在辞职以前已充分暴露了确已“十分年老昏馈”。不过，他也成了名垂史册的人物；这是因为，由于他的无能，一方面使得他的年轻敌手的才智显得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他在相当程度上也影响了意大利和整个欧洲的命运。

这时波拿巴往北派出了马塞纳所率的一个师先把阿迪杰河上游狭长河谷地带的奥军封锁起来，然后调派其他部队包围曼图亚要塞。地形特点也有利于对这个要塞的围攻。要塞以北，是一片半圆形的水淀子，以南是沼泽地带；

这固然给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是，这样的地形也限制了要塞里的守军出击的活动范围，从而减轻了围城部队的负担；在围困曼图亚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拿破仑留下来围城的部队还不到 5000 人。不过，显而易见，要攻陷曼图亚，将会是一件相当旷日持久的讨厌任务；波拿巴那种大胆而富于进取心的人，是没有这个耐心的。同时还可明显地看出，他想北上与莫罗在多瑙河上会师的设想，已不可能实现了。在这仲夏时节，他手下只有 40400 人，这个兵力足够执行以下任务：守住阿迪杰河一线，封锁曼图亚和保证意大利方面军与法国本土之间交通线的畅通。

随后，按照督政府的指令，波拿巴挥兵南下，去攻打一些较弱的敌人。自从法国驻罗马的使节巴塞维尔 1793 年初遇刺丧命以来，法兰西共和国与教皇国的关系一直是敌对的。不过，教皇庇护六世的行动仅限于咒逐法国革命派并为第一次反法同盟的胜利而祈祷。教皇的这种行为，这时招来了一次厉害的打击。

法军越过波河，一举攻占了波伦亚。这就吓坏了教廷官员们；他们立即与波拿巴签署了停战协议，同意不允许英国人进入整个教皇国，并且同意让法国的一支卫戍部队进驻安科纳港。教皇本人也同意交出“将由法国特派员随意挑选的一百件油画、胸像、花瓶和雕像等艺术品，其中必须包括朱尼阿斯·布鲁都斯的青铜半身像和马尔卡斯·布鲁都斯的大理石半身像；外加五百件手稿。”教皇还得付出 1550 万法郎的赔款，交出法国代表为法军征用的牲口和物资；以上项目还不包括法军从波伦亚和斐拉拉等地区索取的金钱与物资。

按照波拿巴本人的估计，这次划算得来的袭击，使法国从教皇国得到的现金和实物，总值达到 3470 万法郎，为仅仅一位大使抵命、为梵蒂冈对法国革命所作出的那无聊的虚声恫吓，这笔赔款不可谓不优厚了。

攻打托斯卡纳，也同样是获利甚大的。由于托斯卡纳这个富饶公国的大公曾经允许英国的战舰和商人在里窝那享受某些特权，这就违背了中立的立场（自 1795 年这个大公国在与法国签署和约以来，它的大公表面上一直是保持中立的）。于是，法军的一支部队迅速逼近里窝那，并且从英国商人那里抢了很多值钱的东西。不过，法军未能抓住他们所希望抢劫的最富有的一批对象；因为当法军快到这个海港时，大约 40 个英国商人已经逃之夭夭。这时，一艘英国巡洋舰猛扑过来还把两只法国船劫持走了，而这件事几乎是在波拿巴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诚然，上述最后一项暴行使法国向里窝那及其附近地区索取财物，有了一定的借口。

于是，法军对这一地区的明火执仗的掠夺开始了，但按照回忆录作者米奥·德·默利托的说法，这种无原则的行为，不应归咎于波拿巴，而应归因于法国国库的紧迫需要，以及某些督政的个人贪欲。此外，那些从事敲诈勒索和挑选艺术品的法国特派员们和代表们，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督政府政策的制定；至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以萨利切蒂最为突出），从抢劫里窝那中是发了一大笔财的。波拿巴为了平息托斯卡纳大公的愤懑，对佛罗伦萨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当他骑马经过佛罗伦萨街道时（他的祖先曾经在这里为吉贝林派反教皇的事业出谋划策），接待他的气氛是尊敬而又肃静的。这位新的征服者，把彬彬有礼与坚定不移的态度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迫使佛罗伦萨政府接受了他的意志。之后，他就迅速挥师北上，在那里，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已迫在眉睫了。

促使波拿巴赶回明乔河两岸的情况，确是非常紧急的。奥皇弗兰西斯为了保住他对意大利的控制。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为曼图亚要塞解围。而法军司令如不迅速攻下该要塞，就会腹背受敌：既要同兵力大得多的敌军作战，而后方还会遭到曼图亚守军的威胁。

奥地利正在作出空前的努力，要把这位狂妄的青年将军从意大利驱逐出去。这个地方奥地利历来视为它的禁脔。奥地利为什么在 1796 年至 1797 年间，为了夺回伦巴第而作出那样持续的努力呢？军事史家们一向感到难以解释。其实，这是出于外交上的原因，而不是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必在此详述了。只须说明这样一点就够了：虽然哈布斯堡王室在施瓦本的领土受到莫罗率领的莱茵方面军的威胁，但弗兰西斯决心不借一切代价，收复他在意大利的属地。

为此目的，奥皇任命在几次莱茵地区的战役中有点名气的维尔姆泽将军，接替那位不走运的博利厄。奥皇又从他的北方部队中抽调出 25000 人，来加强阿迪杰河的兵力；他命令维尔姆泽，要把奥地利双头鹰旗胜利地插在意大利的平原上。虽然这时援救米兰城堡已为时太晚，但他得尽一切力量去解曼图亚之围。

奥皇对维尔姆泽取得成就抱有极大希望，因为最近的情报说，法军在意大利中部进行劫掠，兵力极为分散。波拿巴在战争中已经证实集中兵力最为要紧；因此要对他发动进攻，绝对必须集中兵力。如果当时奥皇和他的参谋人员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的话，那么，奥皇的上述目的也许可以达到。但是鉴于一支 47000 人的军队要通过蜿蜒穿切阿尔卑斯山提罗耳支脉的阿迪杰狭窄的峡谷，确是困难重重的；此外，法军掩护线的范围很广，奥军于是采取了一个不顾安全只求快速的行军计划。在从提罗耳南下意大利的艰难行军中，维尔姆泽将分兵几路。

人们可以提出许多理由为这一安排辩护。如果让步兵、骑兵、炮兵、和无数的随军人员、牲畜、车辆壅塞于从特里恩特沿着阿迪杰河两岸通到曼图亚的道路上，那么，无论对于行军的速度还是对于山地作战来说，这都是一个致命伤。连在 1866 年的战役中，当代最伟大的指挥官毛奇也身体力行了他自己的“分兵行进，合兵作战。”的格言。但是，维尔姆泽和维也纳的军事会议却忽视了确保重新汇合兵力进攻这一点，而毛奇在波希米亚战役中，对此则是十分重视的。1796 年各路奥军被不能迅速逾越的天然障碍所隔离分开；这些障碍就是加尔达湖和俯瞰阿迪杰河谷的崇山峻岭。

毫无疑问，奥军兵力远远没有强大到不怕冒任何风险的程度。奥国官方记载表明：为了入侵意大利而在提罗耳集合的总兵力是 46937 人，而不是象弗也尔等法国史学家所想象的 6 万人。波拿巴在伦巴第一威尼西亚地区共有 45000 人（包括当时围困曼图亚的 1 万人），分布于从米兰到布里西亚和莱尼戈长达 50 英里的战线上，所以如果奥军对法军侧翼进行牵制攻击并迫使他们停留在各自分散的阵地上，维尔姆泽的奔袭可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奥军犯了兵力过于分散的错误，因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给法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奥军事实上决定兵分三路，科斯达诺维奇率领 17600 人欲去占领加尔达湖的西岸，夺取布里西亚的法军军火库，并切断法军通往米兰和法国的交通线。与此同时，维尔姆泽亲自指挥的 24300 人的主力则分为两路沿着阿迪杰河两岸进军。要把法军从利沃里赶出去，并向曼图亚挺进。另外，还有另一

个师由达维多维奇率领，从东面弗留利区开来，这支部队奉命进军维琴察和莱尼亚戈，以便从那一方面牵制法军；而且如果其他两路兵马的进攻未能得手，还可相机解曼图亚之围。

尽管这些部署颇有缺点，却仍使波拿巴深为坐卧不安。那时他正从布里西亚到曼图亚路上的一个叫做芒泰基阿罗的村子里。7月29日晚他在该村获悉：奥军在阿迪杰河上游的利沃里以北已经赶退马塞纳的先头部队，威胁着维罗纳和莱尼亚戈附近的其他阵地，并正向布里西亚进逼。

当波拿巴充分了解到情况的危险性时，他便立刻向他的将领们发出十道急令，叫他们向加尔达湖南端集结——他们当然还要且战且走，及阻延敌人的追击。大概是这一英明决策挽救了他分散各地的部队。奥军的计划正是在加尔达湖南端集中两支主力纵队。来粉碎法军的各个分遣部队。但是波拿巴把马塞纳和奥热罗两个师撤回明乔河，很快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劲旅，并占了处于奥军东西两军之间的中央阵地。诚然，波拿巴放弃了阿迪杰河的重要防线；但他在明乔河一线迅速集结兵力。这样，他就占领了一个北面以佩斯基耶腊的小堡和加尔达湖水域为屏障的基地。只要守住明乔河上的几座桥梁，不论敌军在那里进攻，他都可以予以打击。尤其重要的是，他还掩护了对曼图亚的围困。

7月30日，拿破仑得知，布里西亚失守，通往米兰的交通线已被切断。于是他立即命令围攻曼图亚的塞律里埃进行最后一次猛攻以攻下那个要塞。但如仍不能拿下该要塞，也要确保向西的退路。当天稍晚，他又命令塞律里埃立即把攻城炮队调走，并把一切可能落到前进中的奥军手里的东西扔进湖里或掩埋起来。

这一着，表面上看来似乎出于万般无奈，像是预示着不仅要放弃对曼图亚的围困，而且要放弃整个伦巴第，实际上却是一个绝招。波拿巴已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和野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相比，占领堡垒是次要的，因此围困堡垒也是次要的。这条真理后来在1813年到1870年多次战役中得到充分的印证。在他遭到向加尔达湖南端挺进的优势兵力威胁时，他看到他必须放弃他的围城工事，甚至放弃他的攻城大炮，以便趁各路奥军当时尚未会合之际，赢得宝贵而短暂的几天的战场上的优势。

这些事情发生的日期值得密切注意。因为这些日期足以批驳后来奥热罗将军一些过于自吹自擂的话。他声称只是由于他的坚定不移，波拿巴才被迫作战，把退却的部署改为进攻，从而获得全胜。这一离奇说法是他在1814年背弃拿破仑之后公开发表的。

这位后来的法军元帅把波拿巴描绘成为一个惊慌失措的指挥官，周围全是些胆小如鼠的将领，而只有奥热罗信心十足才终于促使他战斗。当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承认，这位将军的魄力在昏来发生的混乱而危急的军事行动中，对于恢复法军的士气，起了巨大的影响。但他自称在那些令人焦急的日子里，法军的所有行动大抵出自他的主意。这显然是一种言过其实的自我陶醉。

当时波拿巴已经发布了撤除围困的命令，而这对于集中法军兵力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他才有希望战胜数量占优势的敌人。若是当时波拿巴听从了奥热罗的主意，坚持围困曼图亚，那么，零落分散的法军必将被奥军各个歼灭。奥热罗的那些话，说明他只是一员猛将，而不是一个战略家。他不公平地指责波拿巴胆小之处，恰好是一个智大才高的人认识到在采取行动夺取

胜利之前所必须采取的持重态度。

可以坦率地承认，其后几天的战绩应归功于奥热罗。他在得到围困曼图亚北面的部队增援之后，急速从明乔河向西进攻布里西亚，并于8月1日从科斯达诺维奇的前锋部队的手里收复该城。前一天，其他奥军分遣部队于苦战之后也在萨洛和罗纳托附近被击败。但情况仍然十分混乱：虽然从阿迪杰河折回的马塞纳师开始与波拿巴的主力会合，但维尔姆泽所率各纵队的前锋正从那一方面威胁着法军，而徘徊于萨洛也罗纳托附近的科斯达诺维奇的部队则拼命挣扎着向明乔河上的友军靠拢。

这时，维尔姆泽开始发现他所犯的错误了。他当时本应驰援在布里西亚处于困境的部将科斯达诺维奇，但是他却轻信了所谓法军仍在围困曼图亚的不确切的情报，挥戈南下曼图亚。他进入曼图亚，暂时享受了一阵胜利的喜悦；他向弗兰西斯皇帝报捷，说已在阵地上缴获法国大炮四十门，在波河两岸又缴获了139门。但正当他沉迷在法军从意大利全面撤退的幻想中的时候，他收到了令人吃惊的消息，说由科斯达诺维奇率领的奥军已在布里西亚和萨洛受挫。他知道是上了当，并决心在一败涂地之前扭转危局；于是他立即命令将他的先头部队向斯蒂维耶雷镇快速推进，并轻而易举地从瓦莱将军指挥下的一支法军手里夺过了那个村庄及其堡垒。

轻易地丢失了这样一个阵地使波拿巴大发雷霆，他这种狂怒有时使他失去理智。他在芒泰基阿罗见到瓦莱特，立即把他降为士兵，并拒绝听他的辩解，即：先已收到叫他撤退的书面命令。据朗德里厄将军的一篇叙述称：这位总司令怒气极大，一时甚至影响了他的决心，当时前景确实黯淡。法军似乎就要被围困在斯蒂维耶雷、布里西亚和萨洛之间的崎岖地带。

这时，向奥发动一次突然袭击显然是唯一安全而且光荣的办法。可是谁也不确切知道奥军的数目和阵地情况。情况不明总是使得想象力丰富的波拿巴十分苦恼。

他在芒泰基阿罗附近集合了一批将领，其中一些人建议大家登上一个俯瞰平原的山头眺望。可是，到了山脊上，他们还是望不见奥军的踪影。于是波拿巴又忽然大发脾气，甚至说要撤腿到阿达河去。据朗德里厄将军回忆录称：这时奥热罗反对撤退，并保证说，如果发动一次勇猛的冲锋必能取胜。波拿巴回答说：“我不管这个事了。我要离开这里。”奥热罗便问：“你走了，谁指挥呀？”“你”，波拿巴一边说一边离开身边那些吃惊的将领们。

不管事实是否如此，对斯蒂维耶雷镇发动的第一次进攻，确是交由奥热罗这位果敢的军人来执行的。第二天他显示出有勇有谋，不仅把斯蒂维耶雷镇，而且把该镇那座位于悬崖之上的堡垒也夺回到法军手中了。奥热罗的不屈不挠的勇气对于恢复法军的士气和使法国重新获胜所起的作用，得到了拿破仑皇帝的嘉许、承认，因为在后来有人指责奥热罗时，拿破仑以一种宽厚的口吻大声说：“啊，我们不要忘记，他在斯蒂维耶雷救了我们哪！”

当奥热罗夺回这个重要阵地时，混战就在它北边不过几英里远的罗纳托进行着。初时，马塞纳被进攻的奥军赶回来；但当奥军正在力图包围法军时，波拿巴到达了，并与马塞纳协力，发动了一次中路攻击，而这种攻击是往往可以从敌军手中夺取胜利的。奥军溃退下去了，在法军的穷追下，有些向加瓦多，有些向加尔达湖逃窜。在向加瓦多方向的追击，波拿巴的老友朱诺勇往直前，立了大功。他伤了一名上校，杀了六名骑兵。他自己也周身负伤，最后被打翻在沟里。这是波拿巴亲自叙述的情况。幸亏每个伤口和总的伤势

都不是致命的，也没有使他长期不能行动。许多这类故事都带些传奇的色彩。

仔细审察一下。罗纳托之战的前前后后，便令人怀疑那次胜利是否真像不少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带关键性。如果奥军真的被“击退到加尔达湖和德森扎诺”，那就很难理解追兵为什么没有把他们赶到湖里去。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败兵都逃往加瓦多去了；其余的败兵则和执行封锁佩斯基耶任务的友军汇合了。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血战，在整个战斗中，双方的军队交织穿插，战场的混乱程度无可复加。有这样一个离奇的插曲就足以说明战争的风险和此次战役在这一阶段中的混乱状况。

被击败的奥军有一支为数大约 4000 人的部队不能和加瓦多及佩斯基耶两地的友军汇合，但也没有遭到追兵的打击，便在山里窜来窜去。次日，他们在罗纳托附近突然与一支人数少得多的法军遭遇。尽管奥军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遇到好运气的处境，但还是大胆地派了一个使者去叫法国指挥官投降。当这个使者的蒙眼布被取下时，他大为狼狈，发现他面前正是波拿巴，左右全是他的参谋部的将领们。这位青年司令好像是真的受到侮辱而目射怒火，他用装得很像的激动的声调威胁奥军的使者，说他竟敢在法国大军的指挥部里向军中主帅下投降书，实在是该治以应得之罪。他和他的军队必须立即投降。波拿巴的这项要求，把这支 4000 人的部队吓懵了；他们只看到这位得胜的大将，而没有看清他的那支人数很少的队伍，于是 4000 人的奥军便向 1200 人的法军投降了，更确切他说，是向一位大人物的机智和胆略投降了。

法军由于这一个预示了更大的胜利的好兆头而兴高采烈，准备予奥军以决定性的打击。虽然维尔姆泽在 8 月 3 日受挫，但他已从曼图亚得到许多援兵，因此他仍然希望能把法军赶出斯蒂维耶雷，并且杀开一条血路去营救科斯达诺维奇。的确，他这样做是义不容辞的。因为在奥国的屡次军事会议中已作出决定（这些军事会议从来于事无补），命令维尔姆泽和科斯达诺维奇必须会师，并于 8 月 7 日与法军作战。虽然这些像铁一般僵硬的计划已被波拿巴和奥热罗打乱了，但奥军仍然坚持照旧执行。

维尔姆泽的战线从梅多莱村附近向东北延伸，横越市里西亚与曼图亚之间的大路。他的右翼则驻扎在索尔费里诺周围的丘陵地带；事实上，他的极右翼就宿营在索尔费里诺那个顶端建有堡垒的高地上。以后相隔两代的奥军就在那里顽强抵抗拿破仑三世及其执行“解放”任务的军队的进攻。

由于从莱尼亚戈开来的梅扎罗军团没有到达，维尔姆泽在这条漫长的战线上仅仅集结了不到 25000 人的兵力；而塞律里埃师的一部分部队在费奥雷拉率领下从南面及时赶到，则使法军甚至在人数上也占了优势。不仅如此，费奥雷拉从南面进迫维尔姆泽在梅多莱附近较弱的一翼，使它有遭到迂回包抄的危险，并危及奥军通往曼图亚的交通线。

奥军似乎一直并未意识到有此危险；在这一带，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他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很糟。这是导致当时战争的结局的重要原因。

维尔姆泽想要支援在罗纳托村附近的科斯达诺维奇部队，对他自己右翼兵力又过于自信，使他采取了致命的冒失行动。他向北面受到压力的友军派出了侦察部队，结果就危险地拉长了自己的战线。而波拿巴则不让他的左翼前进，巧妙地引诱维尔姆泽陷入这个错误。与此同时，法军在奥军战线的另一端压将下来。马尔蒙率领他的骑兵炮队急驰前进，从侧面攻击敌军左翼，

把许多门奥军大炮打哑了。在炮火攻击的掩护下，费奥雷拉师偷偷运动到可进行袭击的近距离内。而法国骑兵突然包抄袭击了奥军这个受到紧紧进逼的一翼的后方，几乎生擒维尔姆泽和他的参谋人员。

为了击退这一出色的侧翼攻击，奥军那时急需使用后备队发起勇猛反攻，否则就应使全线立即掉转头来。但是，奥军的后备队早已投入了他们战线的北段了。而奥军掉转战线的企图（这种军事运动毕竟是很困难的），又由于马塞纳和奥热罗的两个师发动强攻，直插奥军中央而遭到粉碎。在一系列攻击之下，奥军全线溃退。

据此时一直观察意大利战场的英国人格雷厄姆上校说：全靠这个“未奉命令”的撤退，才使全军免遭被切断退路的下场。这位英国军官的评论充分揭示了这次大败的原因：维尔姆泽软弱无能，没有一位负责的副指挥予以襄助，对法军的人数和各处阵地一无所知，奥军一心前进到斯蒂维耶雷并在那一带等待科斯达诺维奇，直至7日两军才得以会合与法军交锋，几乎是盲目地在斯蒂维耶雷—梅多莱一线建立阵地，以及没有觉察法军费奥雷拉部队的逼近，这一系列的缺陷和错误使得奥军即使同第三流的敌军作战，也是会被打败的。

这一仗还不能算是一场血战。它是一系列巧妙的调动而不是持续的战斗。因此，这一仗对于所有那些宁愿研究战争中运用智谋的问题而不注重战斗具体细节的人很有吸引力。在此以前，波拿巴曾显示出他能够极为有力地打击敌人。而这一回在第二次斯蒂维耶雷之战中，他指挥若定，部署有方，挽回了由于他前四天举棋不定而受损的声誉。

关于这一周的混战，直到如今还没有写过一篇完整可靠的记述。维也纳的档案迄今尚未披露他的全部机密，而许多次法国的名声都因这场持续的混战而蒙上阴霾，因此，连这些胜利者自己的叙述也是含含混混，矛盾百出。

不管读者们多么渴望看到关于战役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战争本身却并不总是富有戏剧性的。关于意大利战役的上述第三幕，确有把握的结论无非是下列几点：为了将奥军救援部队各个击破，拿破仑撤了围困曼图亚的军队，这实在是雄才卓见。但他在进行这个困难的调动时却做得还不够好，有时甚至犹犹豫豫，只是由于法军的广大士兵骁勇善战，并由于奥军的失误（他们的错误超过法军指挥官们的错误），法军才得以摆脱困境。

再说，斯蒂维耶雷一系列战斗的战果也不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辉煌。诚然，维尔姆泽和科斯达诺维奇总共损失了17000人；但前者给曼图亚补充了卫戍兵员和给养，还缴获了法军的攻城炮群。波拿巴原来的主要目的是打下曼图亚，腾出手来直扫提罗耳，和莫罗会师，然后在巴伐利亚打垮奥军。维尔姆泽和奥国军事会议的企图则为解曼图亚之围并恢复哈布斯堡王室对伦巴第的统治。双方都未达到目的。但奥国人至少可以说取得了一些成功。而且最重要的是，曼图亚的防守比法军第一次兵临城下时要坚固些了。只要奥军守住曼图亚，波拿巴就在明乔河谷一带被拖住，而不能在莱茵河及多瑙河实行闪电式的打击，而他一向认为这些打击才是这一战役的高潮。如果从物质方面来看，波拿巴此时的处境较维尔姆泽侵入威尼西亚平原以前并未得到改善。

于是，被幸运女神撩拨得心痒难耐的拿破仑又将他的目光盯和了富庶的意大利……

二、沼泽晨晖

在意大利卡尔迪埃罗高地的南面有一片被阿尔蓬河及阿迪杰河洪水淹没鲜为人知的洼地沼泽……

拿破仑说：他一生吉星高照，鸿运当头，实在肇始于这片沼泽。

奥皇弗兰西斯出于他那哈布斯堡王室顽强执拗的本性，决定继续努力去解曼图亚之围。除了王朝的荣誉感促使他这样做之外，他为何不顾阿尔卑斯山的艰险峡谷，不願意意大利的人心向背，不顾波拿巴卓越的天才，而如此顽固地与之作斗争，这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军事评论家一般都认为奥皇这样把兵力浪费在布兰塔河上是错误的。如果他把这些兵力用于进攻莱茵河的法军，就会迫使波拿巴撤出意大利，去保卫洛林地区。但弗兰西斯皇帝的自尊心不能容许他放弃意大利的领地，于是他驱策维尔姆泽从维也纳出发再次进攻威尼西亚。

但是，经历了几次惨重失败的奥军士兵的士气已严重涣散了，格雷厄姆上校说：奥军士兵对他们的将领们都加以嘲笑，并激烈地控诉说他们是在被领到屠宰场里去；而一般军官们则几乎是公开地叫喊：“我们必须讲和，因为我们不会打仗。”

波拿巴先下了手，使奥军不能发动攻势。分散的奥军很容易地被马塞纳吃掉。这位法军将领在巴萨诺粉碎了维尔姆泽的军队，残兵败将沿着布兰塔河谷逃命。奥军丧失了大部分的大炮，并被分割为两股。看来他们只有投降，别无出路了。但维尔姆泽突然掉头朝追兵扑去，向西急奔，最后杀出一条血路到了曼图亚。在那里他再次想阻击法军，但没有成效。被赶出圣乔治和拉法沃里塔前面的阵地，并被困在曼图亚城内。这样，城防部队的人数是增添了，但城防力量并未加强；因为该城的给养虽然足够维持一支通常的驻防部队，却支持不住旷日持久的封锁。这些部队由于多次强行军而疲惫不堪，并受不了明乔河的沼泽中散发出的瘴气，初秋流行的热病很快就使部队大量减员。

在随后数周前线比较平静无事的时候，波拿巴就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意大利的事务上面。

几周前，在奥军大举压境时，这里的形势已变得十分微妙。奥地利重新征服意大利的前景，既引起那个半岛上自由之友的忧虑，也同样引起旧日君臣们的各反动小集团的高兴。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两地，人们私下谈论或公然鼓吹法国人进行恫吓。各项和约的签订都推迟了。梵蒂冈对亵渎神圣的掠夺者的严厉谴责已准备就绪。

在来自奥地利的战云消失之后，对诅咒法国的预言家们进行惩罚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于是，摩德纳公爵遭到指控，说他曾经容许一支武装护送运输队通过他的国境去接济曼图亚驻防部队，还说他拒不交纳波拿巴给他定的罚款，而其实这笔罚款他是绝对无力交付的。

这是天赐良机，波拿巴立即就此事向督政府请示；不过他自己早已作出了决定。在请示之后两天，他采取了宣布把摩德纳和勒佐两城置于法国保护之下的决定性步骤。这一行动在法国和意大利都是史无前例的。

在此之前，督政府拦住了波拿巴，不让他积极干预有关最高决策方面的事务。督政府曾特别指示他对于意大利的被解放的领土，尤其要极端慎重，

以免使法国陷入在半岛上持续介入的处境。也不要使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作战到底。由于最近得到消息说，法军在德意志遭到惨败，督政府对波拿巴的警告三令五申，更为强调了。然而，督政们虽然指示他多加谨慎，波拿巴却宣布把摩德纳公国置于法国保护之下，以此来迫使督政府他们早采取行动。当督政们指示他慎重从事的公文到达时，他向他们表示歉意说，公文到得太晚了。那时（10月24日）他实际上已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安全，法国已义不容辞地承担了义务。这就意味着法国得继续占领意大利北部，因而也就意味着延长波拿巴执掌军权的期限。

受到民主和民族主义鼓舞的地方，并不仅是摩德纳公国一处。波伦亚和斐拉拉这两个教皇直辖的城市也脱离了教皇的统治，并派了代表到摩德纳会见自由的战士，建立了一个自由共和政体。在摩德纳，多少世代以来的第一次真正有代表性的意大利议会，在欢欣鼓舞的气氛中开会了。随后又下令成立一支人数为2800名的志愿军，命名为意大利兵团。

波拿巴访问了这几个城市，鼓舞了他们的精神并警告捣乱分子们当着他的报复，他报复起来将像“凶神”一样。在一段短短的时期内，这些地区便组成了西斯佩代恩共和国，这个国家注定不久又要并入一个更大的共和国。新的生命气息从摩德纳和波伦亚注入了意大利中部。西斯佩代恩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立即废除了一切封建法律，颁布公民平等的命令，并指示到圣诞节时在波伦亚召开民选的议会。这些事件标志着伟大的意大利统一运动开始的第一阶段，那个运动在长期的延误之后，最终于1870年才得以完成。

对波拿巴在意大利生活上所起的鼓舞人心作用比对他的军事胜利更加重视的人来说，他在这一时期的经历是值得反复研讨的。在当时，他仍然是法国革命最高原则的捍卫者；他推翻了奥国在意大利半岛上的统治，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哈布斯堡王朝暴政。到那时为止，他的胜利还未蒙上污点。如果我们不把抢掠被解放的和被征服者的各国这一行为算在他的账上的话（对此，督政府应负主要责任），这时波拿巴可谓踌躇满志，赫赫有名。有个使者给他带来了好消息：英国人已对不屈的科西嘉人感到忍受不了而撤出了他的出生地；他随即作出安排，让许多忠于法兰西共和国的该岛流亡者重返故里。这些人当中就有萨利切蒂；此人暂时回到他那故乡岛屿的小天地中去了，而过去受他照顾的波拿巴则在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

解决意大利中部的事务时，波拿巴这位青年司令官表现出：他在外交方面的才能丝毫不亚于他的军事方面的天才。

他在听到法军在德意志屡败之后，他知道督政们只能给他拨出少数的增援兵力，而不是他原来要求的25000人。他也知道，教皇因为近来失地赔款而十分愤怒，正在谋求复活第一次反法同盟。因此，就这位年轻的科西嘉人向教廷宣讲的和平说教，必须根据单纯的利害关系来加以观察，此处还须参考波拿巴对驻罗马的法国谍报人员的如下秘密指示来加以考虑：“最重要的事情是获得时间……。最后，这场游戏还是得由我们把球传来传出，教这个老狐狸也上点儿当。”

波拿巴被迫从外交上的周旋进退转入战争中的艰难险阻，奥皇从波拿巴的公函里看出他的真意所在，便决定收复意大利。他似乎也完全有能力来完成这一大业。

在10月里，奥皇派往德意志的军队已经取得胜利。查理大公已在维尔次堡把儒尔当打得大败，并迫使他和莫罗两军退到莱茵河。在胜利重新在望的

鼓舞下，奥国调集了为数约为 6 万的大军。阿尔文齐这位年已 60 的老将，以骁勇著称，但缺乏战略头脑。他指挥着大约 35000 人的一支大军驻扎在的里雅斯特港北面的弗留利区，以保卫该港，免遭法军行将发起的袭击。如今他将率领这支大军朝着正西方向挺进布兰塔河。达维多维奇则带着其余 25000 人，沿着阿迪杰谷直下提罗耳。两军约好在维甸纳附近会师。

正如若米尼所评论的那样，奥国人为了使两军会合，自我了无限的麻烦，遭遇到重重风险；而这个目的本来是一开始就可以不声不响地实现的。尽管波拿巴给了他们那么多的教训，可是维也纳的军事会议老是抱住老一辈作战计划不放，总想包围敌军，并从不同的方面发动进攻，以期迷惑敌军。他们也许是因为波拿巴的兵力较小而壮了胆，从而再次采取这种危险的策略。法军当时的兵力只有 4 万人左右；其中至少 8000 人还得用来对付曼图亚。

起初，奥军获得了重大的成功。虽然法军在布兰塔河上守住了阵地，但是提罗耳的法军却被迫沿着阿迪杰河谷败退。这支法军损失甚大，以致波拿巴不得不下令全军向维罗纳退却。他看出从维罗纳这个中心位置他可以制止阿尔文齐的军队从维琴察向西挺进，并使其不能与达维多维奇率领的奥军会师。当时达维多维奇正力图把沃布瓦师从利沃里高原逐出。

但是，在波拿巴于维罗纳城郊向阿尔文齐挑战之前，他先到利沃里高原上的法军驻地进行了一次匆忙的视察，对动摇的人进行斥责，并以他自己的大无畏精神鼓舞全军。他把这两团兵排列在他的周围，用悲伤和愤怒的声调对他们讲了话。他斥责他们不该在慌张中放弃了他们的坚固阵地，并命令他的参谋长在这两个团的团史上写上这个不祥字句：“他们不再属于意大利方面军了。”

士兵们受到斥责，羞愧难当，哭着恳求这位将军对他们的勇气再考验一下，而不要马上让他们蒙受这一终身耻辱。这位青年指挥官早已算到，对法国士兵讲这番话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于是他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果然他们在以后的战斗中英勇杀敌，把一切污点都从他们的团旗上洗刷干净。他就是用这样的行动来鼓舞他的部下以寡敌众，扭转危局的。

他们坚忍不拔的精神将充分受到严峻的考验。阿尔文齐在维罗纳以东几哩的卡尔迪埃罗一带丘陵上建立了一个坚固的阵地：掩护他的右翼的是阿尔卑斯山提罗耳支脉的几道横岭；掩护他的左翼的是延伸于阿尔蓬河及阿迪杰河之间的沼泽地带；他则沿山巧妙地部署大炮以保卫他的正面。就连马塞纳部队的勇猛进攻也未能把奥军右翼逐出阵地。法军的中路遭到奥军枪炮的摧毁。无情的雨雪交加延缓了法军大炮的向前移动，并使法国炮手们瞄不准目标。

法军于 11 月 12 日退入维罗纳城，阵前死伤 2000 人，被俘 750 人。卡尔迪埃罗的这次败仗（把它说成是小挫是没有根据的），给法军展示出一幅阴郁的灾难前景。

波拿巴虽然在他的官兵面前故作镇定，但他立即向督政们报告说：法军感到它在深入意大利之后被弃置不顾，这次看来要功败垂成了。他以少报自己兵力，夸大敌人兵力的惯用手法，报称：法军在维罗纳及利沃里两处仅有 18000 人，而奥军的总数则超过 5 万人。其实他肯定知道，他当前需要对付的敌军还不到那个数字的一半。奥军提罗耳部队的大部队那时还未来到阿迪杰河的罗维雷多；而如把派出去的分遣队和伤亡人数扣除，阿尔文齐在卡尔迪埃罗实际可用的队伍仅略多于 2 万人。

为挽回败局扭转颓势，波拿巴当时决心冒险进行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最大胆的迂回运动。趁奥军提罗耳各纵队尚未在利沃里击溃沃布瓦部队并前进到维罗纳西部的平原之前，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阿尔文齐从卡尔迪埃罗的高地赶走。但既然不能从正面攻下卡尔迪埃罗，那就必得采取侧翼包抄战术。除了波拿巴之外，任何其他指挥官都会认为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但在别人仅仅见到困难的地方，他却看出了一项安全稳当的办法。

现在，波拿巴的眼睛正盯着那片沼泽。

在卡尔迪埃罗高地的南面和东南面有一大片被阿尔蓬河及阿迪杰河的洪水所淹没的洼地。在这片鲜为人知、蚊虫聚集的、杂草丛生的沼泽中，波拿巴看到了希望，他知道又一个拿破仑神话将注定要在这里诞生。

沼泽向阿尔科拉村以西延展数哩。有条路经过这个村庄北上通阿尔蓬河的东岸；它在阿尔科拉村越过该河，可通往龙科村对面的阿迪杰河岸。在龙科村偏北一点，岔出另一条堤道，朝西北方向通往波尔奇尔。波拿巴设计从龙科村沿着这两条堤道进兵，并抢占阿尔科拉村，来包围奥军的侧翼，并把他们诱进一个战场。在那里法国久经战阵的老兵将可以有机会充分的发挥其个人的勇武本领，而人数上的多寡则成为次要的因素。在那里，只有纵队的先头部队能直接交锋；而强悍的奥国骑兵则将无用武之地。波拿巴就是想倚靠这些条件来抵消他在人数上稍居优势的不利情况。

深夜，奥热罗和马塞纳两师通过维罗纳撤退。这一调动使得两师的官兵都深为沮丧，因为这很像将向明乔河撤退和放弃伦巴第。出城之后，他们又接到转向左方，顺阿迪杰河西岸而下的命令，这使他们很惊讶。他们到了龙科村才解开了这个谜。在那里，已经用船只搭好了一座横跨阿迪杰河的浮桥。他们未遭抵抗就过了河，随后奥热罗师快速地沿着通向阿尔科拉的堤道前进，并威胁奥军后方。马塞纳师则向西北纵列前进，以便直接威胁在卡尔迪埃罗的奥军侧翼。

但这次突袭并未完全出敌不意，因为阿尔文齐本人也打算在泽维欧渡过阿迪杰河，以便直冲向曼图亚。为了保卫他的侧翼，他先派遣一支由克罗地亚人组成的分遣队据守阿尔科拉村。这支分遣队对奥热罗部队的进攻进行了顽强抵抗。他们从村庄土屋的枪眼里射出一排接一排的子弹，把每一次冲锋的先头部队都打下去了。奥热罗举起军旗，率领前锋团队打到了阿尔科拉村的桥边，但不起作用。士兵们在敌人火力杀伤下，纷纷溃退。波拿巴跳下战马，亲自举起军旗组织反攻，并身先士卒向桥头冲去，也未奏效。

守卫村庄的克罗地亚人得到了不断的增援，猛烈射击，弹如雨下，使法军不能前进。米尔隆、马尔蒙和少数勇士仍然奋勇向前，护住他们的主将的身体。米尔隆中弹身死；另一名军官揪住波拿巴，设法把他从死亡中拉回来。法军在枪林弹雨中支撑不住，退到堤道的另一边。在混乱中，波拿巴掉到堤边深沟里去了。法军见此情景，十分悲痛，于是稳住了队伍；而马尔蒙和路易·波拿巴救起了他们敬爱的主将，使他免于被俘或死在污泥中。随后，波拿巴退到龙科村，他的精疲力尽的队伍不久也跟着撤到那里。阿尔科拉之战令人难忘的第一天（11月15日）以两军都在堤坝上扎营的怪现象而结束了。

虽然法军在阿尔科拉村遭到严重挫折，但在西边的战场上，马塞纳却屹立不动。而总的说来，法军的运动已迫使阿尔文齐停止向维罗纳或曼图亚进军，并从卡尔迪埃罗的高地走下来，转到一个人数占优势也不起多大作用的战场上作战。这一点在第二天阿尔科拉村外堤坝上的战斗中就显示出来了。

这种战斗，总的说来，是对人数较少而老练的法军有利的。

但法军并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最后的胜利还要依靠他的统帅的谋略和勇气。第三天波拿巴用了一条妙计，使敌军更加丧胆。他把一小队骑兵部署在奥军侧翼附近的一个树林后面，命令他们吹起号角装做要发起大队骑兵冲锋的样子。号角声大作，法军又从莱尼亚戈方向和阿尔科拉村后出现，这可把奥军吓坏了。丧胆的奥军突然溃散，纷纷向维琴察败退。

胜利又一次归于那敢于坚持到底而其指挥官在明显的危险面前从不惊慌失措的军队。两军在苦战中都受到严重损失。但是，当奥军感到功败垂成之时，法军则拜倒于其主将的光辉战绩之前。他们颂扬他的神勇，认为几乎可以和古罗马的传奇英雄霍雷西斯。科克利斯的神奇功绩相媲美。他们敬佩他的天才，只有这种天才才能为他那陷在沼泽和堤坝纵横交错的地区一再受挫的军队指出了安全和胜利的道路。波拿巴一身具有既迷信又讲求实际的奇异特性，这就是他性格上的魅力所在。他本人后来一直认为，他一生吉星拱照，鸿运当头，实在是肇始于阿尔科拉沼泽面临大难的时刻。

关于法军司令和他麾下官兵的智勇双全怎样描述也不算过分。但奥军的失败只有下面的事实才能解释清楚：即大部分部队不能在开阔地带调动自如，阿尔文齐总司令没有经验，而且自始至终受到蹙脚的作战方案的牵制。当时，由达维多维奇率领的另一支奥军，已将沃布瓦从利沃里逐出；因此，如果奥军的指挥官们就他们的行动能互通情报，而且如果阿尔文齐对法军的那一阵号角声及在他的侧翼和后方虚张声势的动作不予理睬，而能在阿尔科拉再多坚守两天的话，那么，法军就会在两支优势兵力之间被钳住了。但实际情况是：奥军的行动缺乏协调，几乎毁灭了提罗耳一翼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乘胜向维罗纳推进之际，阿尔文齐却正向东撤退。由于刚好及时地得到了消息，达维多维奇才慌忙向罗维雷多撤退，留下一个整营被法军生俘。在这一连串大错中，最糟糕的是，维尔姆泽如在卡尔迪埃罗战斗后进行出击突围，本来是最可奏效的，但他却迟迟不动，直到另外两位奥军将领都已撤退时才开始突围。

这些配合极差的军事行动与波拿巴的行动相比真有天渊之别。在整个这次战役中和全部戎马生涯中，他的格言一直是：（1）分兵以搜索粮秣，合兵以集中作战；（2）统一指挥是胜利的根本；（3）时间就是最宝贵的。他紧紧掌握这些现代战争的要素，这就保证了他能战胜那些使用陈旧方法来护卫过时政体的敌人。

阿尔科拉之战对于意大利和欧洲的命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意大利半岛上，一切仇视法军的分子都在准备着在法军后方发动暴乱从而再次证实“意大利是法国人的坟墓”那句话。那不勒斯固然已和法军签订了和约；但是对劫掠它的法国人抱有的深仇大恨的梵蒂冈，可以不费力气地把意大利南部及秘密策划驱逐法国人的其他各邦，组成一个联盟。当奥军胜利前进时，这些目的几乎是已公开宣布的了。故此在1796年底波拿巴南下到波伦亚，目的是指导意大利爱国志士们的策划商讨，并以侵入罗马教皇各属邦来威胁教皇。教皇这一回是由于奥国的新努力而暂时得到解救。

但这次战役又粉碎了意大利复旧势力的美梦。

而对意大利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却似乎看到那美丽的自由女神正在那片沼泽的晨晖中向着他们缓缓走来……

三、利沃里坟场

在决定意大利命运的最后时刻，拿破仑站在利沃里村附近的高山上，从奥军那绵亘不绝的点点篝火中，产生了胜利的灵感……

拿破仑与督政府老爷们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分歧已产生很久了。督政府对彻底打败哈布斯堡王朝并不感兴趣，而拿破仑却决定让这个王朝那执拗的皇帝永远地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

当波拿巴在阿尔科拉沼泽地区奋战之际，法国督政府正准备派克拉拉克将军作为特使前往维也纳。

督政府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法国局势混乱：南方发生公开叛乱；西部普遍不满，莱茵地区各军被奥国的查理大公打败而退回本土。法国国库空虚，无力供应驻扎在法国东部的大军。因此督政府想试探维也纳的想法，便派遣克拉拉克带着上述建议前往。这样使克拉克或许有可能窥测敌方首都的政治和军事动态，并研究是否有可能以牺牲波拿巴所取得的部分胜利果实为代价，去换取和平。

这位使节是一位文雅而有雄心的青年人，是个久已定居法国的爱尔兰家族的后裔。他前不久曾获得卡尔诺的青睐，现在想迫使波拿巴屈从督政府当前的目的，借以显示他自己的外交手腕。

督政们对克拉拉克的秘密指示透露了他们当时对重改组欧洲私下所怀抱的计划。克拉拉克在安排了一个有效期一直持续到次年春末的停战协定后，就可提出使哈布斯堡王朝满意的和解协定。他可以谈判归还奥皇在意大利的所有属地；并使萨尔斯堡主教管区和他其较小的德意志及施瓦本地区归属于他的问题。或者，如果奥国不能收回米兰地区，便可获得教皇国的北部作为补偿。此外，托斯卡纳大公——哈布斯堡王室的成员之一——可以统治罗马，而把他的大公国让给巴马公爵；同时，因为巴马公爵是西班牙波旁王室的成员，而法国要为他斡旋，自应从西班牙在美洲的属地里得到大量报酬。

在这些建议和其他建议中，处处可显然看出两种讨价还价的作法。每一回都是大国从牺牲其弱小邻邦中得到好处，奥国是要安抚的；法国最终将从牺牲较小的德意志或意大利各邦中获得极大的好处。我们应当清楚地注意到这些事实。后来，拿破仑由于实行了这些不讲原则的做法，而受到应得的责备；可是，充其量，他也只不过是发展了督政们的做法罢了。这些督政们“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不离口，却靠掠夺被解放的地区养肥了自己，还无耻地提议要和他们曾公开谴责为暴君的各国君主，共同宰割弱小国家。

督政们使克拉拉克明确，这些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说服维也纳宫廷：它如果直接、单独地同法国打交道，而不去参加英国新近在巴黎举行的谈判，它会得到更为有利的条件。然而，奥国大臣们不让克拉拉克进入奥国首都，而指定维琴察为协商地点。

协商历时颇短。当时波拿巴立即用武士的铁拳捅破了文官们尔虞尔诈的罗网。他毫无困难地向克拉拉克证明，阿尔科拉之战已经实质上改变了局势。曼图亚的陷落只不过是几周内的事情。让曼图亚的给养在停战期限内得到补充，这是任何一个获胜的指挥官所不能容忍的行动。

波拿巴很快地使克拉拉克认清督政府的建议是愚蠢的。他向克拉拉克灌

输了他自己对从胜利者手中夺去战果的那种停战所抱的蔑视。由于维也纳宫廷仍指望在意大利获得胜利，克拉拉克在维琴察的谈判就迅速结束了。

在另一件重要事情上，督政府也完全失败了。由于对波拿巴的野心很感不安，督政府曾秘密指示克拉拉克对他的行动进行监视，并向巴黎密报。不知是由于得到巴黎政府中某个朋友的警告，还是由于自己的机智而预作了准备，波拿巴得知了这个情况，并在与克拉拉克的接触中，很巧妙地让克拉拉克看出他已知内情。他很快就摸清了克拉拉克究竟有多大能力，以及他所负使命的目的。过了不久，他对米奥说：“他是个间谍；督政府叫他来搞我的。他是个无能之辈，不过自命不凡罢了。”

很快地，波拿巴的显赫声名和他的文雅而又威严的风度使这位特使十分折服，以致他很快就为他奉命监视的对象所左右，并成为他的热心的拥护者。

正当拿破仑就和战问题而勾心斗角时，他获悉奥国人正在作最后一次努力来解曼图亚之围。维也纳的军事会议已制订了又一个作战计划。阿尔文齐在巴萨诺为他的疲惫之师补充兵员之后，将迅速地在罗维雷多与提罗耳纵队会合，从而组成一支 28000 人的大军，用以强攻利沃里阵地，逼使法军向曼图亚方向撤退。在普罗韦拉率领下的 9000 奥军，也将从布兰塔河向荣尼亚戈推进，以迷惑法军，使之不注意将从阿迪杰河谷发起的直正攻击。另外，在巴萨诺和其他地方的 1 万人，将在不同地点进攻法军战线，牵制他们，使其不能集中兵力。

可以看出，奥军又要第三次重犯 1796 年 7 月和 11 月所犯过的错误了。担任牵制任务的部队，得到大大加强，以致不再是仅仅用以分散法军的注意力的小股兵力。而阿尔文齐的主力却因此而受到削弱，以致失去了取得胜利所需的冲击力。

尽管如此，奥军一上来还是打退了法军，并使他们遭受到一些伤亡。于是波拿巴兼程北上维罗纳；有好几个小时，他因为摸不清来犯敌军的动向和实力而感到焦躁不安。到 1 月 13 日深夜，他明白了：普罗韦拉的进攻不过是虚张声势，而真正的打击则将落到儒贝尔部署于巴尔多山和利沃里的 1 万法军的头上。他立即驰往利沃里告诉守军，13000 名援军已在途中，来保卫利沃里的坚固阵地。这样，他就把守军撤退的想法和沮丧心情转变为一次勇猛的进攻。

这个高原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波拿巴一开始就注意到了。

阿迪杰河在此向西急转，距加尔达湖不到 6 英里。环抱河峡右岸的群山也在此处转向加尔达湖，留出一片广阔的圆形的天然战场。约在这个天然战场的中心，隆起一片参差不齐的高原，扼住了从提罗耳南下的出口。耸立在高原北面、俯瞰高原的是巴尔多山。这座山在河谷附近向南伸出一条倾斜山脊（称为圣马克）与高原相连。在这条山脊的脚下，就是引导旅客从特伦特前往维罗纳的那条驿站的顶端。旅客在利沃里附近的盘陀路的最高处停下来时，就可以俯瞰蜿蜒的河谷，眺望北面则是巴尔多山的崇山峻岭。向村庄的西面望去，他可以俯视山洪冲刷而成的一片天然洼地。最缺乏军事经验的人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坚强阵地。它简直是一个群山环抱中的练兵场。

奔流不息的河水几乎把它与群山隔开，如同天造地设一般，扼守着意大利的广大平原。对于一支从河谷向上攀登的大军来说，只要有一支小部队驻扎在那条弯曲蜿蜒的道路的顶端，就可以有一夫当关之势。但是，和希腊的

德摩比利隘口一样，这个阵地是可以被果敢的敌人进行侧翼包抄的。敌人可以沿着巴尔多山西部余脉的羊肠小道爬上去，并在山脚下涉过溪流，然后向东挺进直扑村庄。这就是阿尔文齐作战计划的一部分。他拥有近 28000 人，因此他毫不怀疑他的包抄战术必能生俘儒贝尔师的 1 万人，连儒贝尔这位勇将在敌人的优势兵力面前，也不免胆寒，于是他下令向南撤退。但就在这时，一名副官飞马来，带来了叫他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利沃里的命令。

次日凌晨 4 时，波拿巴到达后说明了命令的具体内容。法军趁黑夜发动了一次攻势，从奥军手中夺下圣马克山脊上的小教堂。这条山脊控制着那盘陀小路上面的山坡。反射到寒冬的天空中的奥军营火，使波拿巴看出他们的大致位置。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说，这绵亘极广的火光就是法军毁灭的预兆。但以波拿巴的眼光来看，此种景象却带来了希望。因为这证明奥军仍在坚持包抄法军的老战法；而从阿尔文齐的参谋人员那里收买到手的情报里，他一定知道了那位奥军司令的兵力远远没有他在法军公报中所说的 45000 人那么多。

可是，在 1 月的那天，天已大亮的时候，奥军由于获胜而士气大振，因为他们的六路纵队各自拔除了法军的前哨，并向利沃里运动。其中一路在阿迪杰河的东岸，只能隔着河谷向法军开炮；另一路带着绝大部分的炮兵和骑兵，沿着河的西岸吃力地向着因卡纳尔村和通向利沃里的盘陀小路的山脚下蜿蜒前进；其他三路沿着大炮不能通过的小路鱼贯翻过巴尔多山；第六路，也是最西南的纵队，沿着邻近加尔达湖的山脊迂回前进，它也同样缺少野战炮和骑兵，从而削弱了这个重要的迂回运动的打击力量。

天然障碍，从来也没有像在利沃里那样，对战争的胜败起了那样强有力的作用；因为在进攻者急需骑兵和炮兵的那一面，他们反倒用不上这些兵种。而在参差不齐的奥军战线的东面边缘上，他们的炮兵和骑兵却拥挤在阿迪杰的河谷，要冒着法国步兵和炮兵的俯射火力，攀登那条曲折的道路。

地形对波拿巴显然有利。

尽管如此，当时奥军还是竭力进攻，战斗的趋势起初对他们颇为有利。他们把法军从圣马克山脊赶下去，并对他们在巴尔多山和利沃里之间的中央阵地施加强大的压力。这样就使得在河谷中的奥军有可能向盘陀小路的下端奋力前进；在西面，他们较远的右翼已经开始威胁法军的后方。

当马塞纳的部队于上午 9 时左右从维罗纳赶到，法军已经露出了支撑不住的迹象。儒贝尔在下临阿迪杰河的地面上，贝尔蒂埃居中，马塞纳在左翼都逐步被迫后退。

一路奥军纵队从巴尔多山山边，沿着狭窄的峡谷前进，潜行到马塞纳师前头的一个法军团队的侧翼。奥军发动了勇猛冲锋打得这个团惊慌逃窜，惊慌的浪潮眼看就要波及因此失去掩护的另一个团。这实在令马塞纳这位宿将不能忍受（他已得到“胜利宠儿”的绰号）。他奔到那个团的团长面前，痛责他和其他军官们，最后用佩刀面乱打他们。随后，他全速策马驰向他本师久经战阵的两个团，命令他们挡住敌人的进攻；这些常胜英雄们立即把进攻的敌人打退。然而，即使如此，最精锐的法国各团的英勇，加上马塞纳、贝尔蒂埃和儒贝尔的将才，也仅能于挡住利沃里对面奥军的潮水般地进攻而已。

但是，即使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波拿巴这位司令，由于对他的中央阵地信心十足，而且深知自己有打退奥军的包抄猛扑的能力，故保持着他那镇

定自若的态度，使才能不如他的人大为惊异。他对他的久经战阵的部队的信任并未落空。

奥军由于长途行军，而精力消耗过度，此刻又因饥饿而体力不支，便保持不住一上来的那种优势。他们的一些先头部队——那些占领了圣马克小教堂前的崎岖地面的部队——忽然遭到法国骑兵的冲锋。他们惊慌逃窜，大叫：“法国骑兵上来了！”于是，他们就把夺到的地方很快放弃给法军了。

这一挫败使得他们所有的获胜希望成为泡影；因为就在这一危急时刻，将近 8000 人的奥军主力纵队，仍正在竭力攀登从阿迪杰河谷通向高原的蜿蜒的上坡路，他们满以为法军此际已从山顶上被赶下去了。奥军不顾袭击他们两面侧翼的猛烈炮火，仍拼命地进攻高原，抓住不放。

波拿巴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动用了他全部打击力量，给奥军以致命一击。

勒克莱尔的骑兵和儒贝尔的步兵发动冲锋摧毁了奥军纵队的前锋，从高原上发射出来的一排接一排的炮弹和滑膛枪子弹，摧毁了它的两侧；一辆装载军火的车辆在奥军队列中爆炸了，于是那条看上去像条巨蟒一样的奥军纵队立即翻腾起盘绕着的血淋淋的躯体滚回到河谷中去，直到战斗结束，始终困处在那里，溃不成军，奄奄待毙。

法军在他们司令这次闪电般袭击的鼓舞下，转向巴尔多山猛攻，并把敌人赶进山麓的洼地里去。但是，这时法军后方又发出喊声，警告他们发生了新的危险。与法军攻山的同时，奥军的西面分遣队已逐渐绕到了它的背后。这些奥军对他们友军的命运毫无所知，还以为法军已陷入重围了。

法军参谋们的目光这时都焦虑地注视着他们的司令，而他却安详地说：“现在他们跑不了啦。”事实上，他知道从维罗纳开来的法军增援部队会从后面攻击这些新到的敌军的。虽然朱诺和他的骑兵没有能够杀开一条血路来迅速接应，可是有一团法军很快冲破包围圈，并参加了最后的进攻。这次进攻把最后这股进犯的敌军从利沃里以南的高地上赶走，后来又迫使他们投降了。

1 月 14 日在利沃里进行的殊死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奥军阵势的种种缺陷和法军增援的及时到达，把奥军的一场胜仗变为彻底的溃败。

阿尔文齐的军队这时踉跄退回提罗耳，总共伤亡 15000 人，丢掉了几乎所有的大炮和军需品。波拿巴留下儒贝尔向特伦特方向追击奥军，他本人飞速南下直扑曼图亚。原来奥军的普罗韦拉部队已经进军该处。波拿巴的不倦精力和他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都极力防范，使他又一次获得了胜利，不知实情的人却可能把这一胜利归之于他的运气。以轻装部队加强了奥热罗师，波拿巴于 1 月 16 日在曼图亚附近的拉法沃里塔俘虏了普罗韦拉全军。这两次光辉胜利的当然结果就是曼图亚要塞的陷落。为了争夺这个要塞，奥皇曾先后投入了 5 支军队，结果全部覆没。

至 2 月 2 日维尔姆泽交出曼图亚要塞，率领部下 18000 人向法军投降，并献出了大批军火和军需品。这场奇异的战役的结局，由于波拿巴的宽大行动而更增添了光彩。这位久历戎行的奥军元帅得到了宽大的待遇。他对维也纳那些屡次造成大错的军机大臣们的忠心耿耿的盲从对照之下，却更突出地显示了这位青年将星的慎重、大胆和善于应变的才华。

这时该轮到严惩罗马教皇了，因为他支持了法国的敌人。教皇的军队作为军人，是不足道的；他们在推进的法军面前，望风而逃。法军长驱直入，

一下子就到了安科纳；随着就进入内地，直捣托伦蒂诺，教皇庇护六世就在那里向法军求和，结果，2月19日在托伦蒂诺签订了和约，规定罗马教廷不得向其他反法同盟国家，尤其是不得向英国，开放港口；承认法国兼并阿维尼翁；承认在波伦亚、斐拉拉及其周围地区成立的西斯佩代恩共和国；向法国政府赔款3000万法郎；并献出一百件艺术品。

关于波拿巴对奥战役中的其余几个阶段就无须赘述了。直到那时，与他对阵的是一些相当好的军队，尽管这些军队心怀不满，士气消沉，其将领指挥无能，且崇山峻岭又把他们和他们的真正作战基地隔断。在战役的结尾阶段，与波拿巴作战的对象则是几乎每战必败因而军心涣散的军队。这时奥军虽由一位智勇兼备的将领查理大公指挥；但他受到种种的牵制：如维也纳的僵硬指示，其他将领的老朽无能，得不到提升的青年军官们对官方用人唯亲的愤怒或绝望，以及意气沮丧的士兵的无心再战。不论是查理大公的军事才能或是奥军在弗留利和卡林西亚的天险阵地，都抵挡不住一支受到胜利鼓舞，斗志旺盛，且调度十分得当的老练战士的队伍。其后的战斗只不过证实了拿破仑后来所说的那句话：一支军队的实力，四分之三是由士气因素构成的。

这位年轻的指挥官的确用一种非凡的方式在自己的部队里深深地打上了他个人的印记。德·斯塔埃尔夫人是一位尖锐的批评家而不是拿破仑的朋友。在评论这一点时，她表达得非常贴切，她说：“莱茵军团属于法兰西共和国，而意大利军团则属于拿破仑。”拿破仑煞费苦心地在部队中培养“团队精神”，他把他们参加过的战役名称写在他们的团旗之上，同时加上某些纪念他们的特殊功绩的评语（如：勇猛顽强，无坚不摧的五十七团），德塞将军那一年夏季从莱茵军团来到意大利军团。

他对拿破仑鼓励部队发扬团队精神的做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每到一个团都称赞它是全军中最优秀的，他经常对他们谈话，而且总是说些给人印象深刻的话。

不过，在谈到对拿破仑的个人印象时，德塞却很少褒奖之词：

他骄傲，虚伪，好报复而从不宽恕。他对敌人总是穷追不舍，哪怕到天涯海角，而且还是一位十足的权谋家。由于接收了整个国家的税收，他自然很有钱。但他从不公开任何帐目。

塔利亚曼托河的天然障碍及阿尔卑斯山卡尔尼克支脉与阿尔卑斯山诺利克支脉的许多险要高地，对于士气高昂所向披靡的法军说来，统统不在话下。从扼制斯蒂利亚省的高地上，拿破仑的天才如闪电一般向维也纳宫廷和中欧君主们发出了可怖的不祥之兆。当法军三色旗逼近累欧本城下时，弗兰西斯皇帝便派了几名专家前来求和。在累欧本这个距奥国首都不到100英里的地方签订的和约初步条款，结束了这次战役。而一年之前，在这个战役开始时，法军正处于阿尔卑斯山滨海支脉和萨沃纳小镇之间的狭长地带，当时他们是没有多少获胜希望的。

这些辉煌的战果首先要归功于波拿巴的英明无比的指挥。他在地理方面的天赋才能，使他善于利用地形天险，而在地势有利于敌时，又善于绕过这种地势。由于他能迅速地猜到敌人的作战意图，他就用极大胆的部署、调动

使敌人茫然不知所措。在他似乎注定将要失败覆灭之时，他往往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垮各路敌军。连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和英国的马尔巴勒公爵也没有表现出如此高超的英才。

尽管如此，这支很少超过 45000 人的军队，如果没有各师英勇善战的最好的将领们——奥热罗、马塞纳、儒贝尔——以及在多次胜负难测的战斗中表现突出，堪称骁将的军官们，也是不能取得这样光辉战果的。拉纳是洛迪之战和阿尔科拉之战的英雄；马尔蒙是以在斯蒂维那雷果敢地向前移动大炮而著名的；维克托拉法沃里塔打了一场硬仗，证明了他名副其实的胜利者；缪拉（“漂亮的骑兵”）和朱诺，两个人都是勇猛的骑兵指挥官。另外还有更多的军官们；他们的勇敢使他们为了替法国赢得光荣和为意大利获得自由而英勇牺牲在战场上。

当然更不可忘却的是法军的士兵们：他们的褴褛的军装说明了他们日夜辛劳；他们抱怨面包经常不够吃，但是正如马塞纳所说的那样，从来不在上阵之前抱怨，他们甚至在撤退时也从怀疑他们统帅的天才，而一旦出现他们渴望的战斗信号，他们就立即奋起作战。这股奇异力量的源泉并不难发现。他们的勇敢来自一种奔放无羁的希望，这种希望已把法国变成自由人的国家并使他们决心解放其国境之外的千百万人。法国军队意味着“‘平等’的进军”；受这种崇高热情所鼓舞的法军将士，认为他们这位即将解放意大利和中欧的伟大统帅就是这种战斗热情的化身。

为期一年的曼图亚拉锯战终于在意大利人对自由的企望中落下了帷幕，人们惊讶地看到，在奥地利、匈牙利、克罗蒂亚、撒丁以及法国将士们的尸山血海中，崛起了一位注定要让欧洲为之震颤的罕世巨人，他是凯撒和普鲁塔克的奇妙结合体，他会把《人权宣言》带给意大利吗？

第七章 意大利“皇帝”

一、意大利人的困惑

被拿破仑这位解放者所泡制的和约、条款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意大利人陷入了无法拆解的困惑……

元老们高呼：“跟他们拼了！”

而大多数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又一个凯撒！”

拿破仑已取得确切无疑的军事胜利，现在他正统帅大军向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疾进，执拗的哈布斯堡王期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与这位在两年前尚默默无闻的年轻将军签订了城下之盟。

波拿巴于 1797 年 4 月 18 日在累欧本强迫奥皇接受和平条款，这样他就把督政府和它的专使克拉拉克（那时在意大利）降到配角的地位。作为总司令，他仅有权缔结短期的停战协定，可是他竟签订了和约的初步条款。

他理直气壮地向督政府提出辩解。他虽然承认他的行为不合常规，但接着解释说，他的军队孤悬城外，克拉拉克又不在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种军事行动”而已。他还可以说，在他的后方是怀有敌意的威尼斯，并且他相信法国莱茵河方面军仍在原地，不能渡河。但是正因为克拉拉克姗姗来迟，就更使人们相信波拿巴当时绝非无意扮演抚慰欧洲大陆的角色。

此时，他尚不知道法国也在莱茵河击败了奥军，否则，他一定会中止谈判并挺进维也纳，迫使奥国订更苛刻的城下之盟了。那正是他三年前所梦寐以求的。那时，他在尼斯向朋友们介绍他的作战方案的梗概：从萨沃纳开始，在维也纳结束。

在他于 4 月 20 日听到莫罗战胜的消息后，他万分懊悔。这项消息是他在从累欧本回意大利途中得到的。当时因塔利亚曼托河河水暴涨他被阻了几个钟头。他立即决定折返累欧本，寻找借口与奥国决裂。全仗贝尔蒂埃坚持异议才使他改变了这个疯狂的决定；否则他就立即暴露于全世界人士的眼前：原来这个人一心听从命运对年青好胜者的怂恿，而不管作为法国谈判代表的信誉。

他给予奥皇的和平条件是够宽大的。法国唯一确实的收获是取得了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奥皇失掉这块遭惹麻烦的领地，还可以取偿于其他地方。关于莱茵河左岸（即西岸）地区，并未作出任何有绝对约束力的规定，只说奥地利承认法国“宪法规定的疆界”，但又重申了“帝国”的完整，这两句话是互相矛盾的；因为法国已宣布莱茵河是它的自然疆界，而那个老大“帝国”则包括比利时、特里尔和卢森堡。

为了解释这些含混不清的条文，又附加了下列极为重要的秘密条款：虽然奥皇放弃了他在奥利奥河以西的意大利领地，但同时他将得到该河以东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大块领土，包括达尔马提亚及伊斯的利亚在内。威尼斯共和国也得把它在奥利奥河以西的领土割让给法国政府；作为对这些损失的补偿，它将得到罗马涅、斐拉拉和波伦亚三个教皇领地，也就是波拿巴不久前合并入西斯佩代恩共和国的那些地方！此外，奥皇须得承认拟议中将于米兰成立的共和国，还有已于摩德纳成立的共和国；由此而丧失领土的公爵将从

别处得到“补偿”。

这对意大利人来讲，是厚颜无耻的出卖。而最大的受害者便是威尼斯共和国。

那个共和国的城镇和农村七个月来一直是无情战争和系统搜刮的牺牲品。对这种灾难，那些软弱无能的寡头统治者既不能回避也无法向人家报复。

在贝加摩和布里西亚两个靠西边的城市里，民众的利益与感情都是和米兰而不是和威尼斯连在一起的。他们愿意和西边的新生共和国联盟，而和威尼斯这个“亚得里亚海的女王”的黑暗专制统治断绝关系。虽然这个共和国在年青时代曾一度光辉灿烂，现在却唯恐暴露自己虚弱而推行愚民政策。它一直用伪装来掩饰它的老朽昏庸。波拿巴却撕开了它的画皮，使它受到它本国较进步臣民的蔑视。

在波拿巴首次进入这个共和国领土之前，他就向督政府陈述掠夺和瓜分它的方略。他于1796年6月6日给督政府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威尼斯曾接待普罗旺斯伯爵（后来的路易十八），和奥军仍占领佩斯基那腊。他在信里还说：

“如果你们的目的是从威尼斯那里弄到500万或600万法郎，我已经为你们特地准备了为此而和它决裂的办法了。如果你们有更为明确的意图，我认为你们应当把这一争端继续下去。尊意如何？请指示，并静候良机。关于良机，我一定会看情况抓住，因为我们不应在同一时间对付所有的人。”

这时在威尼西亚地区发生的情况正好给他实现瓜分计划的借口。米兰的雅各宾派和法军将领基尔马内与朗德里厄，巧妙地利用了布里西亚人和贝加摩人对威尼斯统治的厌倦情绪。另外，威尼斯当局对日益不满的人民的镇压也导致了骚乱，一些“伦巴第军团”分子丧了命。法国人也参预了这次暴乱，这事已为米兰各报刊所证实；也为朗德里厄将军立即担任贝加摩及布里西亚两地叛军的指挥官这一事所证实。

尽管这两个城市拥护雅各宾派的主张，多数威尼斯城市和全体农民却仍然效忠于旧政府。很清楚，即使波拿巴和他的一些将军没有秘密促成冲突，冲突也必然会发生的；何况他和他的将军们确实进行了这种秘密活动，现在也已确定无疑，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了。在布里西亚和贝加摩发生的事件是旨在与威尼斯共和国破裂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些事件的成功有这样大的把握，所以波拿巴便在累欧本把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几乎全部拿来在秘密交易中廉价出售了。

为了达到颠覆威尼斯的目的，在签订初步条款两周前，他收买了一个名叫萨尔瓦托利的卑鄙无耻的家伙，叫他发布一个假冒威尼斯当局的布告，这个布告号召各地人民起来屠杀法国人。发布的日期是4月5日，但它上面写的日期却是3月20日。威尼斯的总督马上告诫人民说，这是个卑鄙的伪造文件。但是，它已造成了危害。在复活节的第二天（4月17日星期一）在维罗纳发生了一次偶然性的斗殴，使过去几个月一直在上升的怒火燃烧起来了。那里的居民愤怒地起来反对驻扎在他们那里的法军。他们渴望报复7个月来受屈辱受压榨的深仇大恨，因此所有未能逃入地堡的法国士兵，甚至包括医院里的病员，都成了他们刀下之鬼。这就是法国人所说的“维罗纳的复活节”。

这样一个结局有点超过波拿巴的预料，然而他对此一定暗自庆幸。这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借口，使他可以把威尼斯这个独立国家整个摧毁。根据在累

欧本签订的秘密条款，威尼斯城本可以维持独立并取得教皇领地的。但如今可以消灭它了，作为对它的反抗的惩罚。威尼斯正可以作为法国在别处索取哈布斯堡王室更多的领地而给予它的补偿。

他将法军源源开入意大利，以便施加压力来取得更有利的条件；下一步就是向威尼斯共和国宣战。这时已有充足理由宣战了；因为除了维罗纳屠杀事件外，又出现了另一桩暴行。一条法国武装民船坚持要停泊在威尼斯海港的禁区，因而被排炮轰击，打穿多处，并被扣留。对于这一事件和维罗纳的暴行，威尼斯总督和元老院表示愿意充分赔偿损失。但是波拿巴对“沾满了法国人鲜血的”威尼斯使节理也不理，而傲慢地责令威尼斯撤出它的大陆领地。

基于种种原因，他决定宁用阴谋诡计而不动用武力。他在威尼斯找到一个名叫维尔塔的人（法国使馆的密探）。他相信此人准能很巧妙地促使威尼斯那个濒于崩溃的寡头统治垮台。此人使得着了慌的威尼斯民众相信：只有推翻现存的寡头统治并成立一个民主的自治政府，才能平息这位法国将军的怒火。威尼斯的平民和显贵都上了圈套；昔日傲慢自大的元老院现在乖乖地宣布了自己的死刑。

在这个古老的寡头统治机构垮台后，尤其是在新的自治政府下令把军舰交给法国人并用威尼斯船只帮助法国运进军队后，骚乱就很自然地发生了。当小船队载着 5000 名法军进入威尼斯时，那里一片哀愁，四围死寂的情景，甚至连民主派人士也为之抑郁凄凉不已。

这个著名的国家曾在几百年间一直统治着地中海东部水域，还曾遏阻了凶猛的土耳其人使他们不敢来犯；它拥有 300 万人口，每年有多达 900 万金盾的税收——这样一个国家此时竟未发一弹，就向打着解放者招牌的征服者投降了。

就在当天，波拿巴和威尼斯新政府的使节在米兰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的友谊是要花很高的代价买来的。条约的公开条文充满了声明两国友好的空话，而重要得多的秘密条款则规定：法兰西共和国与威尼斯共和国应就交换某些领土一事，达成谅解；威尼斯共和国应捐献一笔金钱和作战物资；应提供三条战舰及两艘快速舰来协助法国海军，并应交出油画 20 幅及名家手稿 500 份来充实威尼斯的恩人法国的各博物馆。

正当波拿巴签署这些和平条款时，督政们却从巴黎发出对威尼斯共和国的宣战书。他们的决定已经过时了，那是根据波拿巴于 4 月 30 日发出的报告作出的决定；但在那个日期以后，督政们在意大利的总督波拿巴已经彻底改变了那里的局势：他推翻了威尼斯政府首脑和元老院的统治，并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通过这个政权，他可以榨取那个国家的财富。因此，督政们的宣战书就在米兰被扣下了，此后再也没有下文。这件事有力地提醒了督政们，他从前提出的警告的话是真的：他们若不就所有重要的细节上都和他商量，事情肯定会出问题的。

米兰条约是由这位将军一手缔结的第四个重要条约，而在 1796 年战役开始时，他曾奉到指示：凡未经请示萨利切蒂，即使一个停战协定也不得擅自签署！

接着又由他很快地签订了另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在许多方面提高了这位年轻征服者的声望。如果说他对威尼斯的行为令人厌恶的话，他对热那亚的处置则必定会引起惊异和钦佩。除了有一次惹得他大发脾气之外，他对热那

亚的处置并未表现出任何苛刻之处；这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因为他从来就把热那亚看成是卑劣的专制统治的典型。直到 1796 年夏季，波拿巴对那个共和国似乎仍然有点旧恨未消；因为在仲夏时，当他正以疾风迅雷之势征服意大利的时候，他给法国驻热那亚的使节费保尔特写信，叫他把某些有争议的问题挂起来，不要解决；三个星期以后，他又写信说，现在还没有到解决热那亚问题的时候。

的确，在意大利战役仍在进行时，不宜对这个富有的城市采取任何明确的行为，因为热那亚的银行家们当时正用秘密贷款的方式供应法军军费，而它的商人们供应给养方面，也是有求必应的。这些对法军的贡献得到波拿巴的赞赏，而在同样程度上却遭到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的憎恨。很可能，热那亚的金钱和船舶暗地里给予法国收复科西嘉的远征军的援助，也许有助于使波拿巴忘掉许多与曾经名重一时的保利有关的热那亚的事情。他对热那亚的态度，从公开的敌视，渐渐变为宽容，最后转变为友好，只要它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它的政体和法国的可以协调一致，它就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居间国和盟国。

摧毁热那亚的寡头统治并不困难。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早已萎靡不振了，而它们的中立地位屡遭破坏，更使他们丧失了自尊心，这是弱国的最后的支柱。

费保尔特和萨利切蒂的阴谋活动正在暗中破坏热那亚政府首脑和元老院的权威，就在这时，威尼斯的寡头统治崩溃的消息传来，促使亲法派积极行动起来。但政府首脑和元老院把敌视变革的山区居民和渔民的队伍武装起来，于是在热那亚的狭窄街道上发生了一次长时间的激烈巷战，民主派终于被彻底打败（5 月 23 日）。战胜者于是搜查反对派的住宅，搜出了他们原来准备要剥夺公权的名单，以及证明法国特务是这次暴动的与谋者的种种文件。

热那亚民主派的愚蠢行为打乱了波拿巴的计划。他对此大为恼火。就像他给督政府的信里所说的那样，如果这些民主派人士当时再静待两周，那寡头政治就会势衰力竭，自行垮台了。

但有少数法国人和米兰人被杀，此时就成为波拿巴进行干涉的借口。他派了一个名叫拉瓦莱特的副官叫他去宣读一篇措词激烈的声讨热那亚政府首脑和元老院的檄文，这篇檄文一字不漏地向那批威严十足的元老宣读了。在结束的时候，有几个元老大喊：“跟他们拼吧！”然而，像安德烈·多里亚一辈英雄的遗风，也就随着这一阵喊叫而消逝了。这些英豪前辈的不肖子孙竟屈服于一个副官的辱骂和他的主子的命令之下。

这个古老共和国的命运是在米兰附近的芒泰贝洛城堡由波拿巴决定的。在那里，他已为这个共和国拟定好未来的宪法。他和热那亚的使节们进行了简短的磋商之后，便和他们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

这一条约把热那亚共和国（不久便改称利古里亚共和国）置于法国保护之下，并以温和的民主制度代替只限于少数特权贵族统治的制度。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波拿巴的军人本色使他放弃了青年时期所信奉的生硬的雅各宾主义。他和费保尔特和热那亚代表们一起，作了以下的安排：立法权应赋予民选议会的两院（一个院的议员为 300 人，另一院为 150 人）；行政权则由在政府首脑主持下的 12 名元老来执掌。这些官员们由议会两院任命；此外，宪法承认

宗教信仰自由和公民平等的原则；并充分规定地方自治的权利。

当然，爱说风凉话的人们可以指责说：这部漂亮的宪法只不过是保证法国的最高统治地位，并让波拿巴的军队和平地进驻一个极为重要的城市的一种手段罢了。但是可以断言，波拿巴终止他的干预行动其结果已肯定对热那亚很有益处，足见其见识之高，值得称颂。他甚至斥责了该城煽动民众的一派砸烂安德烈·多里亚的雕像并把碎片悬挂在许多新栽的自由树一事。拿破仑在斥责他们的信里写道：

“安德烈·多里亚是个伟大的航海家和政治家。在他那个时代里，贵族政体就意味着自由。全欧洲都因为你们这个城市有幸出了这位名人而羡慕你们。我深信你们定会努力重建他的雕像：我希望你们让我也为这项工程负担部分费用。我希望那些对你们国家的光荣和幸福极为热心的人们和我一起分担这项工程费用。”

把这种明智而高贵的行为和多数科西嘉人对热那亚仍然抱着仇视心情两相对照，波拿巴的伟大胸怀就更加明显，使人们欣然祝愿：但愿他永久如此！

伦巴第的前途历来是波拿巴所关心的事。他知道伦巴第在全意大利是最能适应实行宪政而对其人民有益无损的，但它必须依赖法国才行。如果让他们自己来搞，他是没有什么信心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与梅尔齐及米奥·德·默利托在芒泰贝洛城堡的一次谈话中看出来的。那时他正如旭日初升，常因以天才自负而得意忘形，出言放肆；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正是处于这种心境。在他提到督政府之后，他突然转向一伦巴第贵族梅尔齐说：

梅尔齐先生，至于你的国家，它比法国更缺少共和制的因素，并且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容易管理。你比谁都清楚，我们对意大利将按我们的意志去干，不过时候还未到，我们必须让路给当务之急。我们在这里将成立一两个像我们那样的共和国。蒙日将为我们作出安排。”

波拿巴不信任当时在意大利的民主派的力量是有点理由的。他在 1796 年底曾经写道：“伦巴第有三派：一派接受法国指导；另一派很想获得自由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有一派则是亲奥地利的。他鼓励第一派，限制第二派，而压制第三派。如今他抱怨说，西斯佩代恩和西沙尔平两个共和国的选民在他不在时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表现得很坏；因为他们竟受僧侣的影响而没有选出法国所属意的人物。

不久，他又给塔列朗写信说，真心热爱自由的力量在意大利还势单力薄。一旦法国的势力撤出，意大利的雅各宾派就会遭到居民的杀害。后来的结果证明他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因而也就驳斥了某些人对他的责备，说他对待西沙尔平共和国的所作所为完全出自利己主义的打算。其实解放一个已经安于受压迫的人民，是不容易的。因此，他新建立的共和国竟然取得暂时的、部分的成功，这倒可以认为是他在政治上精明能干的明证。

波拿巴在米兰组织了四个委员会，专门草拟法律。这四个委员会经过长时间制订的努力，完成了西沙尔平共和国的宪法。

为了防止选举结果再出差错，波拿巴不仅亲自挑选了五个督政及其属下的部长们，而且连那 180 个元老院议员及平民院议员也都是由他亲自指定的。民主政治就是以这样奇怪的形式降临意大利的。这种民主政治主要不是人民努力的成果，而是一位天才组织者命令下的产物。

他物色来参与这一政治建设工作的有许多意大利的第一流的人才。他指定一位贵族塞贝隆尼出任西沙尔平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著名的望族维斯孔蒂家族的一位后裔被派到巴黎任驻法大使。许多在奥地利占领时期或者在前不久的几次战争中离开伦巴第的有才干之士，都被波拿巴的温和的政策吸引回来了。

7月19日在米兰为庆祝新政府成立而举行的狂欢节，呈现出这个多难之邦久未经见的一派万民欢庆的景象。大广场上人山人海，齐声跟着总统宣读公民誓词。米兰大主教作了弥撒，并为国民自卫军的军旗祝福。节日最后的几个节目是竞技、舞蹈和为悼念那些为争取新生的自由权利而战死的意大利人举行祈祷。

在米兰兴起的那股热潮扩展很快。威尼斯共和国在大陆上的一些城市，纷纷请愿，要求加入西沙尔平共和国；出席参加狂欢节庆祝活动的西斯佩代恩共和国的代表们也强烈要求，让他们那个小国也享受同样的优待。

不到一个月，他们的要求就得到满足了。西斯佩代恩便和波河以北那个较大的更有生气的西沙尔平共和国合并了，同时合并的，还有科摩、贝加摩、布里西亚、克雷马和佩斯基耶腊等重要地区。瓦尔泰利纳河谷的瑞士区里发生骚动，这使波拿巴以维护受压迫的农民为名迅速进行了干涉，并把这一部分土地也并入西沙尔平共和国。这样一来，这个共和国的版图就扩展到北起阿尔卑斯山的主脉，南至里米尼，西迄提契诺河，东抵明乔河。

在芒泰贝洛城堡暂驻期间，波拿巴就严然是法兰西共和国大权在握的“总督”了。的确，一群听话的将领侍从在侧，无数的使节和代表挤满他的接待室求见，这些场面只会出现在古罗马皇帝的周围，而与一个曾处死国王的共和国的将军很不相称。300名波兰兵把守着通向城堡的各条要道；而城堡里宽敞的走廊和沙龙，也颇有帝王宫廷的气派。在那里可以看到意大利的贵族们、文学家们和艺术家们，这些人都以谒见他们国土的救星为莫大的光荣。波拿巴对他们的态度表面上和蔼可亲而内心却有所保留；一会儿引人入胜，谈笑风生，一会儿洞察问题，追根究底。这显现出他有随机应变之才，有急智，而又决心跻身在社会上，以至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最高地位。

但是，他的举止偶尔也很粗暴，在他最文绉绉的谈吐底下却隐藏着粗声吃喝的调子，这使人不时想起他是个出身行伍的军人，而不是一个出入宫廷的政客。拿破仑对他的将领们，是疏远的。即使是他平时宠爱的军官，如果出了任何差错，都会尝到他的全部怒火一齐发作的滋味。而他的副官们则是很少被邀请同他一起进餐的。的确，和昔日法国国王的习惯差不多，他往往是在扈从侍立的场合中进餐的。

所有的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满足，他现在有如一位意大利的皇帝，意大利人的命运完全把握在他的手中，他实现了“把《人权宣言》带到意大利”的诺言，这一诺言是对那初恋的情人德茜蕾说过的。

当然，他为实现这一诺言曾运用了各种手段，包括恫吓、欺诈、阴谋和武力，但这在他看来，是意大利人为自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他站在米兰广场向狂欢的米兰人高呼自由的时候他曾告诉意大利人说：

“用他们的智慧和精力，用他们军队的优良组织，来向全世界表明现代意大利并未衰退，它仍然有资格享受自由。”

当时他是由衷讲这番话的。

现在，他不知道意大利人怎么看他，把他看作是伟大的凯撒，抑或是普鲁塔克，也许只看作一个贪婪的征服者？

他并不怎么在乎他们的看法，他现在就是凯撒，就是主宰意大利的皇帝，只有这一点便足以让他陶醉，唯一美中不足的便是那位“皇后”，近来多少让他不快。

二、遥远的情思

在意大利，拿破仑命令他的将士们：“军人必须征服情感上的痛苦和沮丧。”而他自己却把一封封火热的情书送给遥远的爱情，他告诉约瑟芬，“当心奥塞罗的拳头”

拿破仑在意大利所取得的辉煌战绩，即使是在他本人的战争史上，也是一个耀眼夺目的丰碑。

今天，当人们沿着阿尔卑斯山的隘口，流连那些永载史册的战场，当人们以自己的想象勾勒那位年青的军事天才在这里挥戈跃马、叱咤风云的神奇风采时，人们也许不会想到，正是在这片创造他本人一生中极为闪光一页的土地上，年青的拿破仑，经受过多少不眠之夜的困倦，经受过多少跋山涉水的艰辛，在个人的情感世界里，又是经受了多少痛楚辛酸的煎熬，尤其是在激昂的凯歌背后，那隐约传来的低沉的呻吟……

拿破仑是在新婚后的第三天，就离开了他疯狂迷恋着的约瑟芬。当他一步一回首地望着亭亭玉立在门口送行的妻子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柔情与惦念。

在分别时拿破仑紧紧地搂着他娇美的妻子，喃喃嘱咐道：

“亲爱的，我就要到意大利去打仗了，你在家一定要等我回来，给我写信。”

“好的，亲爱的，你放心地去吧。”约瑟芬娇声笑应。

拿破仑亲吻着妻子的颊，依依惜别了爱妻。

此刻，他并不知道约瑟芬在想什么，他是那样的自信，以至于他并没有看出相送的约瑟芬眼中并没有新婚久别前应有的依依难舍之情。

约瑟芬对这场婚姻是抱有利益目的的，心中没有了贞洁感和真实感情的她，自然是不能理解拿破仑离别时的那种痛楚心态的。

在她看来，爱情就是交易，就是欲念的满足，而婚姻不过是交易的保证书罢了，如果拿破仑想用婚姻来约束一贯放荡风流的约瑟芬，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别离在约瑟芬看来，尽管拿破仑走了，但他凭权势提供的经济保障依然存在，如果欲念贪婪的拿破仑不能满足她了，巴黎有的是英俊小生，怎么会给她带来不快呢？所以约瑟芬对拿破仑的远行泰然处之。

就这样，波拿巴心中索怀着一个并不爱他的女人的形象，朝着意大利进发。每天到达驿站时，他都要给她写信：

“每时每刻，我在距你更远地远去，亲爱的。每时每刻，我感到愈发没有勇气离开你。你无时无刻不在我心中。我冥思苦想，你在做什么。如看到你忧伤，我心痛欲裂，徒然增加我的哀愁。如看到你跟朋友们欢笑嬉闹，我谴责你这么快就忘掉离愁，我们告别才三天啊，你必然情意不专，没有任何真心实意。约瑟芬，我心中只有你。我只思念你，你占有了我全部心思。如

果说，我在像罗纳河急流那样匆离你远去，那只是为了能早日与你团聚，如果说，我夜半起床工作，那也只是为了我的温柔的爱人能提前几天到来。

“可是，你在风月 23 日到 26 日间唯一的一封信上竟称我为‘您’！你居然客客气气地称呼我为‘您’。真不应该！你怎么能写出那样的信来！它多么冷淡。

“另外，从 23 日到 26 日，有整整四天，你干什么去了，怎么不给你丈夫写信，……”

“什么叫地狱的酷刑、什么是复仇女神的蛇蝎？你的冷淡！两周后又会是什么样子！！！我内心凄楚，我的心灵受到奴役，我的想象叫我不寒而栗。你不那么爱我，可能你已经得到安慰。有朝一日，你不再爱我时，告诉我，我至少可以知道怎样去承受这种不幸，……别了，妻子。我生命中的磨难、欢乐、希望和主宰。我爱你，又惧怕你。你激起我最温存的情愫，你又唤醒我如雷鸣、如火山的感情风暴。我不祈求你永远爱我，也不要求你的忠贞，我只要求事实真相和坦率。

“当有一天你对我说：‘我不那么爱你了’，那将是我爱情的末日，我生命的终结。要是我的心竟卑贱到爱而不收到回报，单相思，那就把它怒牙咬碎！约瑟芬！约瑟芬！你记得我有几次对你说过：大自然给了我坚强、果断意志，你却是用花边和薄纱制成的。你已不再爱我了？原谅我，我生命的主宰，我的脑子被紧张的筹划所搅乱，装满了你的这颗心则被恐惧所折磨，我苦恼，无法称呼你波拿巴这个姓。我在等你写信给我。再见！啊，如果你不再那么爱我，你就从来没有爱过我，那我就真太可怜了。”

他在寄自莫里兹奥港的信中说：“再见吧，我躺下时没有你在身边，我睡着了也没有你在身边。我求求你，让我睡着吧。好几个夜晚，我都觉得你在我的怀抱里。幸福的梦境，可是，这不是你！……”

刚到意大利，他收到了一封德茜蕾的来信。

“欧仁妮”，他叹息着，“可怜的姑娘”。他读了这封信：

“您给我造成了终生的不幸，但我心肠软弱，还是原谅了您的一切。您结婚了……从此之后，再也不允许可怜的欧仁妮爱您、想您了。您结婚了！不；我难以习惯于这个想法，它会置我于死地……我要让您看到，我比我的承诺更为忠实……在您幸福的时刻里，请不要忘记欧仁妮，为她的命运惋惜吧。”

拿破仑拿着这封措辞谦恭的短信沉思了片刻，然后把信放在桌上地图和作战计划的中间。

欧仁妮影像早已模糊，现在他的心中只有约瑟芬，那个“无与伦比的约瑟芬”！

在征战中的每一站，每一个空闲，每一个难眠的夜晚，他深深地思念着他美丽的娇妻，在战斗的间歇，他在膝头给妻子写下了无数火热的情话。他写道：

“……约瑟芬，你瞧，我这个人很难满足。不过，亲爱的，当我担心你的健康可能受到影响，或是你有什么烦心事而我又不知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此时，我就会哀叹我过早，太快地被你忘却。我会认为你天赋的善良已不向我倾注，此时，只有我肯定确知你没碰到不顺心的事，我才能满足。当有人问我睡得可好，我觉得在回答前必须先接到你来信，向我保证你也休息得好。人们的疾病和焦急之所以令我注意，那只是由于它们可能落在你身上，

我亲爱的。假如我的守护神，那一直在危险之际保护了我的守护神，能够伴随你、保佑你的话，那么我愿给予你，我自己宁愿一无保护。呵，不要嬉笑欢乐，还是略带一些哀愁的好。尤其重要的是，但愿你心中无烦恼，美丽的身躯没有病痛。你知道我们聪明的奥西昂在这方面所说的话。温柔的爱人，请来信详告我一切，并请接受我一千零一个吻，你最最忠诚的爱人的吻。”

“约瑟芬，我全部心思都系在你身上，每当为周围事不悦，为战争的胜负担忧，每当我对人生失望，我就把手捂在胸口。那里，你的美丽的画像正随着我的心一起跳动。只要看了你的画像，爱情温暖了我。顿时一切显得美好。只是我受不了久离爱妻独居的思念之苦。”

“你哪里变来的魔力，征服了我？我爱你爱得神魂颠倒，最最亲爱的。”

“这种虔诚、膜拜，只有随我生命结束而结束。这将是我的墓志铭。我奋战是为了能早日回到你的身边。我渴望你的到来。这真是癫狂，我竟忘了此刻我在更远地离你而去。关山重重，把你我阻隔。你何时能读到此信，读到这失魂落魄者痛苦的声声呼唤？你是主宰我心的王后。啊！我敬爱的妻子，我不知道以后会碰到什么事。我只知道，再要这么总远离你，实在难以忍受。过去，我自诩勇敢，以此引为骄傲。面对命运带来的万种不幸和艰辛，我毫无怯色。可是现在，一想到我的约瑟芬可能生病——尤其残酷的是，可能她不再爱我——我就肝肠寸断，连血液都凝住了似的。我会悲伤得连愤怒和失望的勇气都没有了。”

“过去，我常对自己说，无憾而死是了却人间不幸的一大解脱。”

“可是现在，想到死而不确知你爱我，则有如在地狱受煎熬，眼前一幅全盘灭绝的惨象。我感到如同快要淹死、灭顶者的那种、绝望。我尽善尽美的伴侣，命运安排你随我共走这痛苦的生命旅程。”

“当我失却你爱之时，便是我了结此生之日。大自然失去了温暖和生机……我写不下去了。最最亲爱的人儿，我内心凄苦，情绪低沉，身体则疲惫不堪。人们令我生厌。我有理由讨厌他们，是他们，使我远离心爱的人。”

“此刻，我在莫利兹港，靠近奥内尔。明天将去阿尔本加。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挺进中；我们都在斗智、都想击败对方。但愿智高一筹者会取胜。我喜欢博利厄，他调兵遣将，部署得不错。他这个军人比前任优秀。我将击败他，而且我希望再见，再见！我将上床——独自一人：我将入睡——你不在我身边。恳求你让我入梦吧。”

“一连好几夜，朦胧中我感到你在我怀抱里，梦境幸福无比。可是啊，那却不是你！”

“不要为我担忧，像爱你眼睛那样地爱我。不，这还不够。像爱你自己那样地爱我。不只是你自己，而是你全部思想、你的感情、你的生命，你的一切。我的心肝，原谅我，我在狂言谰语。大自然酬答不了我这满腹情爱，也难以回报你所爱的这个人。”

“劳累而你又不在于身边，同时这样折磨太厉害了……你很快就来，对吧？你很快就要到这里，守在我身边，在我的心上，在我的怀抱里，在我的嘴上！长上翅膀，飞来吧，飞来吧……心口上一个吻，往下一点再一个吻，再往下一点。”

他的朋友肖韦阵亡了，这个损失使他痛苦万分。他依偎在想象中的温热的肩膀上沉思遐想，说了些奇妙的梦呓：“前途是什么？过去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周围是什么样的魔气遮掩了我们最应该知道的东西？我们走过

去了、我们生活、死亡在奇迹之中……”

胜利，他要胜利；为的是尽快见到她，让她为他感到自豪。他的天才创造了奇迹。在蒙特诺特、米勒西莫、德高、蒙多威，奥地利人和皮埃蒙特人被分割开了，意大利象熟透了的无花果裂开了口。撒丁岛的国王乞求和平。在短短的 17 天中，他获得了所有这些功绩；然而跟在他身后的原只是那些遇挫折就打算背叛的军官，枵腹赤足、满口牢骚的士兵；拿破仑的一团烈火点燃了他们，激起了他们的斗志，使他们团结一致。

但他却发烧了，又瘦了下去，他咳嗽了。他需要他妻子的鲜嫩的小手来抚摸他的前额。他对他的妻子忠贞不渝。

在凯罗，他手下的军官把一位绝色女子皮埃蒙特带进他的帐篷，但他不屑一顾。拉格拉西妮，她的歌声为全军所倾倒，也来向他献身，他把她打发走了。他要的、他期待的是约瑟芬，只有她一个人。

士兵们在战斗中感受到的拿破仑坚定、果敢、不寡断优柔。而真正了解他的朋友，一直在他在左右的马尔蒙却这样描绘当时的拿破仑：

“波拿巴将军没有一刻不想他的妻子，他渴望见她，他心烦意乱地等待着她……他常常对我谈论她。常常倾吐一个年轻男人梦幻般的爱情。她连续的失言使波拿巴异常痛苦，他情不自禁地妒嫉起来，流露出他个性所致的痴恋之情。一天，他一直带在身边的约瑟芬画像上的玻璃无意中打碎了，于是他吓得脸色苍白：‘我的妻子一定病了，或背叛了我’！”

他派朱诺送回巴黎 21 面敌人的旗帜。朱诺应该把约瑟芬接回来。“我很疲劳，你又不在我身边，这两件事加在一起，我可承受不了……你要来，对不对？你要到这里来，在我身边，在我的心上，在我的怀抱里，在我的嘴上！插上翅膀吧，来吧，来吧……吻你的心……”

而正被拿破仑深切思念着的约瑟芬，此刻是否也如她的丈夫一样忍受着别离的煎熬呢？

自然没有。

从来就没有爱过拿破仑的约瑟芬在丈夫远行后，一如婚前的生活一样，终日沉湎于糜烂、放浪的感官欢愉中，只不过这欢愉的对象像走马灯一样，面目不一了。

约瑟芬根本不愿意找他去随军。哪有比巴黎更好的地方，可以让她尽情享受因波拿巴一鸣惊人而换来的荣耀的生活？约瑟芬与巴拉斯关系甚为密切，她跑去参加他的节日宴会，参加他举办的舞会；她自己也宾客不断，大办哗众取宠、轻浮放肆的晚宴，人们在宴会上纵情说笑。

她成了纓拉的情妇，纓拉刚给督政府带回来凯拉斯科协议。

这位军人肌肉发达，脸色暗淡，但一双眸子像宝石一样的灼生辉，有点塌鼻子。约瑟芬本是水性杨花，很容易就对他委身相就了。但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风流艳遇。她蒙骗了他，她早已同意大利方面军的年轻中尉夏尔连成一气了，夏尔是勒克莱尔派回来执行任务的，他在巴黎迟迟不归队。

伊波利特·夏尔是一个讨喜的人物。这位小多菲内人，仪表堂堂，皮肤和头发都是棕褐色，牙齿洁白如玉，眼睛机灵近乎狡黠。他穿着镶边紧身制服，紧箍着他那胖墩墩的体形，真是妙不可言。

1791 年，他入伍服役的时候，老兵们管他叫“机灵鬼”。

这个绰号对他恰如其份：贫嘴滑舌，无忧无虑，满肚子谐音笑话，脑瓜

子格外好使。他自告奋勇成了女公民波拿巴的总管家，为她东跑西颠，求人办货，他的花言巧语，发鼻囊的噪音，滑稽可笑的动作颇讨她的欢心。“这是我的小丑”，约瑟芬说。

在这情场欢娱的旋风中，对这位克里奥尔女人来说，只有一道阴影，那就是丈夫一封封情书。每三至四天，就来一封信，或通过邮差，或通过特别信使，拿破仑不会错过任何寄信的机会。

凡是从意大利来法国办事的人，一个军官也好，一个批发商也好，领事官也好，没有一个不带信到尚特雷那街。

他给督政府起草一份作战报告，给他手下的将军们下达命令，对一位意大利亲王下最后通牒，弄得他精疲力竭，牙关咬得格格响，他在工作空隙，把长期夫妻离别加剧了的爱情泼在纸上，其暴烈程度他自己都感到可怕，他多次用手按着前额，对贝尔蒂埃说：

“我的头快炸了……”

作为一名出色的军人，他当然知道此刻更需要刚毅和坚忍。当他手下的一名军士自杀时，他就曾嘲笑他的孺弱。

他庄严地向他的将士们训示说：“军人必须征服情感上的痛苦和沮丧。”但他自己却陷入了深深的相恋而难以自拔。

此刻的拿破仑在意大利所向披靡，他多想自己的妻子能分享这快乐，他写信急切盼望娇妻来意大利同他团聚。

然而约瑟芬根本不愿离开巴黎的欢乐而去战场遭罪，因为在巴黎有人对她热情款待，大献殷勤。尤其是她的正式情人——英俊的轻骑兵副官又给了她无穷的乐趣，甚至使她想离弃波拿巴，……

当拿破仑派缪拉送急件给她，信中写道：

“缪拉将捎上此信，亲爱的。他会告诉你我们的战果，我们的计划，以及我的愿望。我已跟撒丁国王缔结了停战协议。

三天前，我派朱诺及我哥哥去巴黎，但是他们要比缪拉晚到。此次缪拉是从都灵返法。

在交由朱诺捎你的信中，我本让你随朱诺一道来。今天我改变主意，要你跟缪拉从都灵来意大利，这样你可以早到14天。因此很可能14天没到，我就能见到你。来吧，想到你就要来，我喜不自胜。我是以你的乐为乐，以你的悲而悲，从来没有一个妻子受到如此炽烈、忠贞和温存的爱。也没有哪个女人这样彻底地主宰爱人的心，左右着他的情趣、爱好和愿望。

你怎么能叫我不悲伤，我的心肝！仍没有你的信，我每四天才收到一封。如果你真的爱我，你会一天写上两封，而你从上午10点就跟那些游手好闲的先生们闲扯，晚上又去听成百个轻浮之辈无聊的捧场和胡诌，直搞到午夜1点。

有些民风淳朴的地主，人们到晚上10点就各自回家。在那里妻子给丈夫写信，思念丈夫。人们为丈夫而活着。再见，约瑟芬，对我来说，你是难以理解的怪物。

我每天愈发爱你。分离可能使轻他的人随心所欲，而我这忠贞、炽烈的恋情却因此而更为强烈！吻你的双唇，你的心窝。你心里只有我，没有别人，是吗？也吻你的胸脯，缪拉多幸运。

我托缪拉带上200（金）路易，如需钱，可以动用。”

而约瑟芬读完这封信后，却裸着身子，把缪拉拽到了自己的床上……

拿破仑焦急地等着他的妻子，她一再推迟行期编造的一套理由使他信以为真，特别是有一个原因，使他乐不可支：约瑟芬自己觉得是怀孕了。缪拉在一封致将军的信中证实了这一点。

大喜讯从天而降，竟使拿破仑当着下级军官的面激动得泪流满面。要不是场合不对，他会一个个拥抱他们……但他很快平静下来，重新板起面孔，恢复刚强的眼神。

洛迪大捷为他打开了通往米兰的道路，几天以后，他从米兰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那么你真的怀孕了！缪拉来信告诉了我。不过，他又说，怀孕使你很不舒适，不宜长途旅行。我这又得等，不能把你搂在我怀里。啊！又得遥遥无期地等上好几个月，远离我亲爱的佳人。难道我享受不到看你怀孩子的乐趣？腹部隆起，你那样子一定很有意思。你信上说我样子变了很多。你的信写得很短，情绪低沉，字写得也有些发颤似的。怎么回事，我钟爱的？为何事着急？噢，别呆在乡下，到市里来，多消遣、解闷。请相信我，我这颗心最最受不了你生病或忧虑的消息。我愿以为我是在妒忌。不过，我发誓，我没有。看到你悲愁，我都几乎宁愿为你找一个情夫。因此请欢乐、愉快，记住，我的幸福有赖于你的幸福。要是约瑟芬不幸福，让自己哀伤、不高兴，那她并不爱我。不久，你就要给人间带来一个小生命，它将跟我一样地爱你——不，这不可能。不过，你的子女和我将永远围绕你，倾注我们的爱和关怀。你不会厌烦吧，是吗？不要发脾气！！逗乐，开个玩笑可以。你可能会吸嘴，那样子真美！吻你一下，什么不快都烟消云散了。”

“我多么想看看你是怎样带孩子的。有孩子了，你该有一种庄严、可敬的神气，这种神气在我看来大有趣了……看见了，我的宝贝，再见了。亲爱的，快来听优美的音乐，看漂亮的意大利！……”

这种喜悦好景不长。约瑟芬又以新的借口让缪拉对他说，她很痛苦。

波拿巴简直发疯了。牧月 26 日，他从托尔托纳发出一信：

“我得知你生病了，而且有三个医生在你身边……听到这消息后，心里那种难受的滋味难以形容！……”

“我首先要你宽恕我，给你写了那么些疯狂的丧失理智的信……我的朋友，千万保养好你的身体；千万要注意休息。你很娇嫩，体弱多病，又是大热天，旅途很长，我跪下求求你，千万爱惜一个如此贵重的生命；人生太短促了，眼看三个月就要过去……又是我们天各一方的三个月……”

这样想着，他真的狂言乱语了，而这种狂言却是美妙文章：

“没有你，没有你，我在这里就再也没有用了。爱争取光荣的人吧，为献身祖国的人服务吧，我的灵魂被闷死在这种流放之中，当我的温柔的朋友痛苦、生病的时候，我不能冷静地谋算胜利了……多少回我要登程回巴黎，但荣誉却违心地阻拦了我，你对荣誉是很敏感的呀。宽恕我吧，让我写吧！……”

第二天，他在给约瑟夫的信中倾诉衷情：“我的妻子，在世上我所爱的一切，她病了……我恳求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现在怎样了。我们从小在一起，血统和友谊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亲密无间是吧？那么，请你慷慨给她以关心照料吧，我自己可以引以为荣为她做的事情，你都为她去做吧，天地间唯有你是我怀有真正的、持久的手足情谊的人。让我放心吧……”

可以肯定，世上恐怕没有任何女人比约瑟芬更受体帖、更享宠爱了。然而，他太天真了，可怜的大兵，他感情奔放到令人讨厌的地步！约瑟芬叹道：

“我相信波拿巴是一个极英勇的人，但我理解不了他！”

是的，她不可能理解他，她永远也理解不了他——这是后话，为时太晚了……这一封封揪心肺的信，这一封封忠贞体贴的情书，却使她腻烦了。笨

蛋，于吗不让她在巴黎逍遥自得，她在巴黎出尽了风头，享尽了欢乐！

她没有想到，她现在的幸福，她豪华奢侈的生活，在她脚下花团锦簇的荣耀。所有这些都是从这个人身上得来的，这个人正在意大利的伦巴第平原上日夜浴血奋战，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给她封了波拿巴的姓，他因此把她捧上了天，可她却辜负了此姓的尊严。没有他就没有她的一切，可她却不懂得这个道理。

约瑟芬从未经历过爱情，她的第一个丈夫本是一个刻板的旧贵族，而后来的巴拉斯与她之间也只是肉体与金钱的交易。在她那已不年轻而又十分空虚的美丽头颅里，并没有给爱情这种东西应有的位置。在她看来，爱情与肉欲完全是一回事，婚姻除相互的契约之外，并不比一桩人肉买卖更神圣。

当然，她并不是天性放荡，时代并没有给她提供多少可尊奉的信条，巴黎上流社会那红醉金迷的放荡生活使她迷失了自己。

如果现在认为她根本不在乎拿破仑，那就大错特错了，拿破仑是她丈夫，她已姓了波拿巴这个古怪的姓氏。但她以为夫妻之间除了要经常做做那令人销魂的事外，就再也不必有什么更多的责任了。

的确，她现在虽然不太珍视拿破仑这个人，但却很珍视拿破仑的名声。她正在巴黎享受波拿巴已一举成名的声誉所给她带来的荣耀华贵的生活。她渴望受人夸耀，当她的马车从大街上经过时，当她走进剧院的包厢时，她看到人们朝她欢呼。人们称她“胜利圣母”，就像以前称塔里安夫人“热月圣母”一样。

她挥金如土，频频出入那些伤风败俗的交际舞会。

对这种舞会上的妇女，巴黎的一位作家曾这样写道：

“她们不顾廉耻，卖弄风骚，不穿衬衣，几乎一丝不挂。确切他说，没穿衬裙，胸衣。她们身穿一件漂亮的浅淡色的平纹布做成的希腊式紧身衣，袒露双臂、小腿和小颈子，还能让人隐约见到那更神秘的东西。无数的手镯显露出完美的古雅，装饰着她们的臂膀和柔软的长袜。她们穿的不是皮鞋，而是便鞋，露出了两脚，她们每一个手指上都带着精制的浮雕戒指或是钻石戒指。”

就像塔里昂夫人一样，约瑟芬穿着大革命时期时髦女人穿的挑逗情欲的裙子，她觉得裸露大腿，伴着夏尔穿过林荫道是一种极大的快乐。

这天晚上，她依然在这位愚蠢得只能以文字游戏来表现自己的美男子的跟随下，跳舞去了。

督政府的舞会非常荒唐。夫人们一个个袒胸露臂地来到这里，沉醉在那些羞耻、荒诞的行为中。有人幽默地写道：

“看到这些舞会，有谁会相信在法国边境、莱茵河畔、桑尔贝和默兹、山上和海上正燃烧着战火？谁会相信欧洲正严重威胁着法兰西、威胁着共和国、巴黎、威胁着舞会甚至所有跳舞的人？”

舞会中，女人们穿着紧身衣，尽可能地显示出最富弹性的部分。透明的服装让人隐约可见令人想入非非的动情的地方。丰腴的大腿，结实的臂部，高耸、肥壮的乳房和那更神秘的区域，无不让人渴念那短时的疯狂。

女伴们穿着这种刺激情欲的服装，紧贴着男伴有节奏地扭动，直到吹灭所有的蜡烛……

这些时髦女人和花花公子躺在地板上，体验着世界古老的舞蹈所带来的醉心的欢乐，而一时忘却了舞蹈本身的动力。……

对她迟迟不来意大利，波拿巴终于有些忐忑不安了。从前，她的来信往往三言两语，冷冷冰冰，拿破仑虽然不免抱怨几句，但他以为这是约瑟芬那高贵的身分和含蓄的美德使然，于是他写信，叫她不要那么可爱，那么仪态端庄，那么美良——显然好让他对她爱得不那么发狂。但是，她可永远也不要妒忌，最重要的是，她可永远不要落泪；因为她的泪会使他冲动。

当然，有时也不免将担心与嫉妒用一种含蓄劝谕的口吻写在信中：

“如果你还爱我，你就一天给我写两回信；然而从上午 10 点开始，我就得和来访的小先生们闲聊，然后听百来个轻浮的年轻人无聊的废话和蠢话，一直到午夜一点。”

一次，他曾在信中开玩笑，说约瑟芬对自己冷冰冰，是不是已将一位年轻漂亮的小伙子拉上了床，接着，他善意地威胁说：“当心奥塞罗的拳头。”

现在，这个玩笑是不是真的应验了？

波拿巴对她的信任终于发生了混乱。约瑟芬长时间无言以对。寥寥可数、匆匆草就的纸条子，一边通知他很快就要来，而实际上却留恋巴黎迟迟不肯动身，种种迹象唤醒了他的疑心。

约瑟芬把他忘了。约瑟芬太轻浮了。她爱上流社会胜过爱她的丈夫……

“可能总有一天我将看到你，”

他从皮斯托亚发出的信说，“我并不怀疑你在巴黎。那好吧！到那一天，我让你看看我满口袋满口袋的信，这些信，我没有给你寄去，因为信里面蠢话连篇。

“仁慈的上帝啊！告诉我，你那么善于让人去爱别人而自己却不去爱，你懂得人们是怎样医治爱情的创伤吗？我不惜重金收买这种灵丹妙药……每一天，回想你的过错，我便顿足捶胸发誓不再爱你，呵！不是到头来我爱你更深一层！总而言之，我的无以伦比的小母亲呵，我要把我的秘密告诉你，你嘲笑我吧，留在巴黎吧，弄一些情夫，让大家都知道，永远不要写信，那好吧！拔将因此更爱你十倍。那岂不是疯了，狂热了，胡言乱语？我是不可救药啦！哎！当然，我会药到病除！……”

与日俱增的烦恼和怨恨使波拿巴神经过敏，动不动就生气。稍有差错便发火怪罪。他要求他的部队拼老命，让他的军官们忙得喘不过气来。为了忘记痛苦，他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嫉妒在折磨他，苦不堪言，以致他准备不顾一切，什么军队，征战，功名统统都不要，无论如何要跑回巴黎。

督政府着急了，于是委派巴拉斯去说服约瑟芬。如果拿破仑真的赶回巴黎。对督政府，对法国刚刚在意大利取得的胜利，都是一场灾难。

巴拉斯去了尚特莱尔大街，发现他的前任情人正同夏尔躺在床上。

“督政府刚刚决定发给您去意大利的护照，您明天就动身。”

约瑟芬放声大哭。

“您是了解波拿巴的。对于我迟迟不去的原因他会向我提出一千个问题，他的恼火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当他知道了我并没有怀孕时……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您一定要替我证明一下我不能离开巴黎，是您阻止我去的……”

巴拉斯答应了，当晚就让人送去了这份奇怪的证明，这必定引起波拿巴的怀疑：

“因担心波拿巴为了爱抚妻子而忘却了荣誉和祖国的敬意，督政府反对

她的动身，并同意她在米兰被攻克后起程。我们希望您所获得的胜利的荣耀远远超过她所能给予的全部爱情。”

由于有了一张官方证明，约瑟芬又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抗起年轻的将军了。

接到巴拉斯发来的督政府的指示，拿破仑对约瑟芬的怀疑又转变成了更为铭心刻骨的思念，他唯有努力作战，将奥地利人逐出意大利，才能见到自己那魂牵梦系的爱妻。

他写道：

“我远远离开了你。我好像在最黑暗的包围中。这是你给我适成的，因为你不在我的身边。我需要向敌人打雷闪电，以闪电的寒光来打破这个黑暗的包围。我们快要动手了。约瑟芬，我们临别时，你哭了，你！想起当时情景，我就要发狂躁。但是，你哭吧！我定要维尔姆泽付出极高的代价来偿还你对着我流的眼泪的。”

多么深的迷恋啊！为了抚慰他想像中一个佳人的悲伤，他要使明乔河平原上尸骨成堆，以便他能更快地回到那个女人的身边。这简直是为满足个人的多情而以无情对待社会的私情至上主义。可是，波拿巴的眼光，虽然无法分辨道德上的是非，但从它独特的观点来判断问题，却判断得毫无差错，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的脑力；情火的燃烧不能使他憔悴，他对战争的复杂问题反而抓得更准，看得更仔细清楚，也许是由于热情激发出来的光热吧。

对拿破仑来讲，无疑地，这种炽热的激情有助于在他的身上激发出惊人的精力，造成意大利战役即使在拿破仑战争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博利厄、维尔姆泽和阿尔文齐不是交战中的对手。

又听说约瑟芬要同塔里昂夫人去西班牙，拿破仑简直要发狂了，他写信给塔里昂夫人，含蓄地表示他的不满：

塔里昂女公民：

美丽的女公民，承蒙惦记，以及您在附言中加了亲切的话，谨向您表示感谢。我知道，如果说现在我享受不到从前与您交往时度过的幸福时刻而感到遗憾，那就只不过是对您重复一次大家都对您说的话，认识您，就再也忘不了您：人们一旦领略过和您交往的雅趣，远离了您这样和蔼可亲的人，就是强烈地愿望和您再接近；可是，听说您将去西班牙一行。哼！这真十分糟糕，除非您能在三个月之内回来，好让我们今冬能有幸在巴黎和您会晤。那么，您去西班牙访问吉尔·勃拉斯的石窟吧。我也想参观一切可能参观的古迹，以便今年11月到明年2月这个期间，我们可以畅叙。请接受我的问候，我原想说“敬意”，但我知道凡是姻雅的女士一般是不大喜欢“敬意”这个词儿的。

请向塔里昂多多致意。

波拿巴

（共和4年）热月29日于米兰。

的确，约瑟芬新近和塔里昂夫人以及那些轻浮放荡的人混在一起，更显现其像猫一样人尽可亲的习惯。她这种人尽可亲、随便不羁的性情，有如泉水，四处溅溢，当然也就确实是涌流而过，不能形成一条爱情专一的河道与波拿巴早年人热款款深情的激流汇合。所以到后来，他的感情也逐渐流失到许多其他渠道里去了。甚至就在这段意大利生活的后期。他似乎已有不正当的行为了。对此，约瑟芬主要只能怪她自己。最后她终于省悟到被她漠视而

已成陈旧的爱情的真正价值和伟大，但已为时太晚，想求重新好合，无有二心，已不可能了。这只科西嘉的雄鹰那时已在高空飞翔，不管她如何鼓翅奋翼，也无从追攀了。

现在，约瑟芬还想不到这只雄鹰到底能飞多高，也没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当之处。每想到要离开巴黎，她就觉得悲从中来，泪水就会潸潸而下。所以她机关算尽，竭力拖延，但现在却不得不离开了。

约瑟夫已决定去意大利了，对波拿巴的邀请，她再也无法推脱。

6月26日，约瑟芬在卢森堡同巴拉斯一起吃完晚餐，就登上了一辆四轮马车，哭着去见丈夫，就好像去受酷刑似的。

在她车里坐着的有约瑟夫·波拿巴，朱诺，漂亮的贴身仆人路易丝，当然还有夏尔，……

从第一天晚上起，这次行动对于约瑟芬和她的情人，就如同一次新婚旅游，他们不管拿破仑的哥哥，一到休息地，就朝为他们预留的卧室奔去，以那种原始的方法疯狂作乐，这时，朱诺也同路易丝做着相同的事情……

与此同时，波拿巴在米兰勇敢地拒绝了所有引诱他的漂亮的意大利姑娘。

约瑟芬终于来了，拿破仑热切盼望了一年的夫妻重聚就要来临，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那只叫做“命运”的狗会不会再在他的腿上咬一口。……

三、“太太又有了一只小狗”

约瑟芬如丧考妣地离开了巴黎，来到了意大利，她的小狗死了。

厨师说：“太太又有了一只小狗。”

拿破仑与约瑟芬的婚后重逢又一次蒙上阴影。

只是到了7月初，波拿巴才得到可靠消息，她已经离开了巴黎。于是，怀疑、醋意一下子云消烟散。

她来了，证明她爱他。指责她不热情是多少不公正！他让马尔蒙赶去都灵，通知撒丁国王，波拿巴的妻子或能受到特别优待，他将不胜感激。他叫人在通往米兰的路上设两个中间站，仿佛是迎接女皇驾到。

他心情愉快极了，约瑟芬，无与伦比的约瑟芬！那娇小的肩膀，那玲珑小巧的雪白的乳房，那……

对了，还有那只对他怀有敌意的“命运”。这个讨厌的小狗！尽管拿破仑在给约瑟芬的情书中已附带地送给了它成千上万的吻，但拿破仑却实在没有把握是否可以获得它的敬意。它总是对拿破仑怀有敌意。

它已经两次袭击过拿破仑了，第一次是在他初识约瑟芬，正准备射出灼热的丘比特之箭时，第二次则是在那一刻千金的新婚之夜。

对第二次袭击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他在意大利时还时时想起。他曾带着异样的语调向他的亲随们讲起这一有趣的经历。他说：“我那时必须在和这畜生同床、抑或和爱妻共枕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一个可怕的进退两难的选择，但我必须容忍它或者离开约瑟芬。我上了床，那条狗不大高兴，我腿上有疤痕，表示它对这样事怎样想。”

现在约瑟芬要来了，“命运”也会带来吗？一丝新婚之夜时曾产生的不

祥瑞感又莫名其妙地涌上他的心头……

最后，他对约瑟芬的关怀体贴达到了最高峰，他顾不得那么多军机大计：对曼图亚要塞的围攻进展缓慢；奥地利第二支军队正由维尔姆泽将军率领向法军逼近；意大利几个小国阴谋等待法军一失败便分头出击，拿破仑迎妻心切，离开了指挥岗位，一口气跑到了米兰。

7月9日晚上，三辆落满尘土的白色轿式马车停在了米兰塞尔白洛尼宫的台阶前。

1万名士兵早已聚集在内阿尔卑斯共和国主席的豪华住宅前，为了见到波拿巴将军夫人，发出了一阵呼喊声，按照一位回忆录作者艺术夸张的说法，“大理石也因这喊声在颤抖”……

约瑟芬坐在车里吓得脸色发青，抓住了夏尔的手。

“他们要对我做什么？”她嘀咕道。

朱诺惊讶地看了她一眼：

“夫人，这是在欢迎您！”

这句简单的话应该使这位克里奥尔人明白，3个月来她的生活已发生了奇异的变化。3月份里她还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小将军的妻子，那么在7月初她竟成为一个与统治者平等的人……然而她的思想是有限的。由于习惯了无所事事，及时行乐，她只是愉快地发现了人们对她的热情和尊敬，却没有从中得出其他的任何结论。

夏尔认为这一部分欢呼声是对自己而来，于是挥手致意。她微笑着对他说：

“他们真是可爱！”

一个卫兵跑上前来，车门打开了，约瑟芬下了车，一个劲地想摆出皇家贵族的风度。

军号声响起，所有的士兵举起了军刀，向他们将军的妻子表示敬意。夏尔为这喧哗声感到惊愕，也走出了马车。

他不知羞耻地紧跟在未来皇后的身后，她像胜利者一样在情人的陪同下，走进了塞尔白洛尼宫。

4天后，波拿巴终于离开了维罗纳。为庆贺妻子来到米兰城，他下令举行盛大宴会，并飞速赶到了米兰。

他一下马，就热情地投入约瑟芬的怀里，那种激情使得平民百姓惊喜异常。

随后，他将她带进了宫里，那儿已准备好了庆贺会。

奇妙的圆柱长廊里有艺术小品、绘画、奇花异草和装帧精美的书籍，穿过长廊时，年轻的将军嘀咕道：

“这一切都是依我的命令为你安排的，约瑟芬……”

想到这小波拿巴如此可爱，想到自己仍将能同夏尔愉快地一起生活，这位克里奥尔人笑了，……

在最宽敞的长廊里，已聚集了100多人，其中有军官、外交官，著名的艺术家和身着豪华衣裙的夫人，看见约瑟芬来到，他们一个个肃站致意。

“这些都是你的赞美者！”波拿巴低声说道。

看到这时，年轻的夫人早该清楚一点，那就是人们不是将她作为一个一般的将军夫人来对待的，所有的人都对她表现最高的礼仪，那种崇敬的态度恰恰证明了她丈夫奇特的威望。……

但是约瑟芬仍然丝毫不理解。这些人物难道是为她而来的吗？好极了，可以聊天了。

在她面前有撒丁岛国王的使节，罗马教皇的使者，有威尼斯总督的代表，托斯卡纳大公爵，帕尔默公爵和莫德纳公爵的代表，还有沃尔塔物理学家，她向他们一一投去妩媚的微笑。

当每一个人一个劲地在她面前行礼时，约瑟芬想的是这些先生中有些人长得非常英俊，她愿意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情人，……

晚宴之后，由于无法自制燃烧的欲火，波拿巴一把抓住了妻子，将她带向他为重逢精心布置的卧室。……

3月份以来他所忍受的节欲生活使他在一整天里成为一个风流的床上伴侣。

两天后，他终于平静下来，穿上了制服，下楼吃早餐了。约瑟芬期待的就是这个时刻。当她依然气喘吁吁——沉浸在作爱后的欢乐中时，她叫来了夏尔，他毫不犹豫地利用了这个特殊的机会。

并非迟钝的拿破仑也察觉到了什么，尤其是哥哥约瑟夫每每闪烁其辞地支吾着他的询问时，这种疑虑日益加深。但他依然深恋着这位叫他痴迷的女人。

仅仅两天之后，他又投入了战斗。战役到了决定性的时刻，为了解曼图亚之围，乌姆塞和他的八万之众从蒂罗尔赶来。有一阵子，马塞纳在卡斯特尔尼奥沃败北，波拿巴认为必须转移米兰的市民，但是不经战斗他下不了决心。

在这命运和生死都悬而未决的严酷日子里，他一天也没有忘记给妻子写信。

“啊，我求你，让我看看你的某些不足之处吧，别那么漂亮，别那么动人，别那么温柔，特别是别那么美好；永远不要嫉妒，不要哭泣；你的眼泪会使我丧失理智……”

两天的小聚固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快感，但也曾引起他内心一丝小小的不快。“命运”的确跟约瑟芬一起来了，也许是他那千万个吻感化了这只小狗，它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瞪着充满敌意的眼睛。但拿破仑却从那位约瑟芬漂亮的随员夏尔眼中看到了这种熟悉的光芒。

热月3日，他从斯蒂维那雷发的信，掩饰不住他对约瑟芬与夏尔关系不正常的不安心理：

“我给你寄点东西，可以做一条佛罗伦萨塔夫绸裙子，这是为节日或你要显美的时候穿的。还有呢：我想再给你寄一条漂亮的绘绸长裙……现在，你该很熟悉米兰了吧。也许你来米兰要找那位情夫已经找到了吧……有人肯定地对我说：我认识这位先生已经很久了，而且来往很多，你曾向我推荐过这位先生，说他可以干一番事业。要是果真如此，那你就是一个妖精了。

此时此刻你正在干什么？你睡了吧，是不？可我却不在你身边同你共呼吸，尽情地欣赏你的风韵，让我尽情地爱抚你！远离你的夜晚是漫长的，乏味的，忧郁的……再见了，大美人，大好人，天下无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成千上万个恋爱热吻，浑身上下，浑身上下。”

在斯蒂维那雷，他打败了维尔姆泽（8月5日），一举拿下了维罗纳，把他的司令部设立在布里西亚。他立刻把约瑟芬召来。她虽然没有欣然从命，但还是迁就了他的召唤。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昼夜。此时，维尔姆泽重振旗

鼓，率重新组编的军团再度从阿尔卑斯山下来。波拿巴匆忙派一队骑兵把他的妻子护送回米兰。她吓得胆战心惊，一味叫苦连天。他把她扶上了车，最后一次把她抱在怀里，喃喃说道：

“走吧，维尔姆泽将为你流的眼泪付出沉重的代价，是他逼着你眼泪汪汪的。”

在回米兰的路上，约瑟芬险象横生，受惊不小。她遭到一阵奥地利枪骑兵的袭击，她的两匹马被打死了。她不得不走乡村小道逃到佩斯基腊。最后，她看到他们一行人马弄得鸡犬不宁，老母鸡就在护卫队马群中乱跳，她终于回到了塞尔贝洛尼宫。

这次临阵逃亡引起约瑟芬的忧虑。她惊魂未定，深感战争胜负未卜。波拿巴可以桂冠载誉，但他随时都可能遭到挫折。她再没有冒险的年岁了，一心只想平安无事，她埋怨他只不过还是一个走运的统帅，也许明天就成了落荒而走的逃兵。

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她重新打开她的沙龙，在稠人广众中抛头露面，同夏尔和圣于贝尔蒂一起到科莫湖边玩了两天。她对这位女阴谋家格外宽容照顾，圣于贝尔蒂思想八面玲珑颇讨她的欢心，而且她与诸位亲王都有联系，一旦波旁家族重登王位，她到时就可能成为约瑟芬的宝贵支柱。约瑟芬一直就是保王分子，她的朋友巴拉斯不相信共和国能够长治久安。

然而，她的丈夫却在浴血奋战，他再次击败了维尔姆泽，把他围困在曼图亚。军事上的胜利倒没使他怎么高兴，他一心希望再见到心爱的人：“不要几天我们就要见面了，”他草就一封信。“这是对我的劳累和痛苦的最甜美的补偿……”

“心爱的约瑟芬，这几天，有那么一个夜晚，你的房门会突然吱吱嘎嘎打开，我像得了红眼病，一下子投进了你的怀抱……”

约瑟芬的回答却含混其词。她完全委身于夏尔了。波拿巴越来越消瘦，精疲力竭，躺倒在渴望爱情的行军床上：

“……仁慈的上帝！如果我能为你梳洗打扮，那该多美啊，娇小的肩膀，玲珑小巧的雪白乳房，富有弹性，顽强得很，乳房上面，是一张小脸蛋，长着一个克奥尔的下巴，津津有味地嚼着……”

在玩笑、诙谐之中，渗透着忧虑：

“你一整天都干什么呢？夫人？”

他又老调重弹了。

是的，她在于什么呢？

她娱乐，她欢笑，她打扮得千娇百媚，举止轻浮，像斯卡拉的王后一样；她举行通宵达旦的招待会。

这期间，波拿巴遭到几次失败。他只剩下一小撮精疲力尽、灰心丧气的士兵了。他的军官们认为他已经彻底失败。他自己一度也失去了信心。在维罗纳，寒冷的夜晚把斯卡利热尔王族的宫殿变成了一座坟墓，他独自一个人面对地图，不安地打着寒噤，咒骂胆怯的政府还不把答应派来增援的部队派出来，使那么多的勇士战死沙场……这时，贝蒂埃偷偷推开房门进来了，他在拿破仑面前似乎矮了一截。拿破仑示意少将坐下，向他口述了行动命令，

这是一个大胆、出人意外、闪电式的行动。五天之后，经过激烈的反复较量，终于把阿尔文齐消灭在马尔科尔的沼泽地里。波拿巴险些丧生于疆场，他的朋友米隆用身体掩护了他，自己却中弹身亡。

经历生与死的轮回，告别了马尔科尔的沼泽晨晖，他纵马飞驰，直奔米兰。

但在米兰，他没有见到约瑟芬。她刚刚和夏尔一起到热那亚去了，元老院邀请她到那里去参加一次盛会。她知道波拿巴要来，但是如果她像个平民妇女那样双脚搭在壁炉的柴架上等待丈夫，从而失去一次玩乐的机会，受人恭维的机会，那是这位克里奥尔女人不屑考虑的……在这座空荡荡的宫殿里，凌乱的一切都能说明她的作为。

拿破仑凄楚忧伤，不能自持。现在，他眼前总算真相大白了，如果说约瑟芬爱过他的话，那么，现在已经不再爱他了。他们的结合不过是一场春梦，为了这门婚事，他牺牲了德茜蕾，而德茜蕾才是真心爱他的！

他低下了头，无可奈何。但为制服他的妻子，他与她形影不离，他仍然恋着她，她出去的时候，他独自在房间里草草写了几行揪心挠肠的字，可见他的温情受到的创伤何其严重：

“现在寻欢作乐，花天酒地，对我稍作牺牲你似乎都是忍痛割爱……我无意要你对你的如意算盘作出丝毫的改变，也无意让你纷至沓来的福分受到任何扰乱：作为一个你不爱的男人，一个没有权力讨你欢心的男人，我无所谓痛苦，无幸福或不幸可言……”

“再见了，心爱的妻子，再见了，我的约瑟芬。让命运把一切离愁别恨，把一切悲哀痛苦统统集中到我心上吧，但是，请命运让我的约瑟芬过上荣华富贵、幸福美满的日子吧……我重新打开信以便给你留下一个吻……啊，约瑟芬，约瑟芬！”

打击是那么沉重，以至于他洗澡出来，难受得要命，脑子里一阵胀痛……

他又看了一眼忘恩负义的薄情女人撂下的杂乱的衣饰，苦命将军重返战场。他现在势如破竹，胜利的光荣俯拾皆是。他在利沃里打败了阿尔文齐，他拿下了曼图亚，他在托伦蒂诺与教皇谈判。他现在不只是一个军事家，而且是一个外交家。自从全意大利欢呼他是解放者以来，尤其是阿尔科拉战役以来，他改变了思想。或者不如说，他的思想忽然发展了，成熟了。他的雄心长出了巨大的翅膀。他后来说道，他“已经看见世界在他脚下飞逝，自己仿佛在空中升腾。”

波拿巴对妻子的“轻浮”装作视而不见，哪怕她掩藏着更严重的错误，他也不去追究。况且，约瑟芬很会求饶，很会装出一副可怜相，因为她现在开始对他存有畏惧之心了。然而，有人揭发了夏尔，波拿巴下令逮捕了他，因为他在军需给养上搞鬼搞得太过分了。波拿巴非常憎恶这类偷窃行为，他要杀一做百。几个小时后，夏尔险些被行刑队带走。约瑟芬使了些微妙的手段救了他。他被赶出军队，送回巴黎，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

约瑟芬对这位侍从骑士和同谋非常留恋。自从她来到塞贝洛尼宫之后，在不少事务中，都是由夏尔当她的代言人。一些城市、一些王族打算在决定意大利政体的条约中捞到些好处，送了点珠宝，以为能收买她。夏尔把这些珠宝都集中到约瑟芬手里：勋章盒子、浮雕玉石、珍珠手镯、钻石项链、油画、雕像、金银器皿，约瑟芬将这一大堆宝物堆放在顶楼的两个小房间里，不让波拿巴回来时看见。

他一直爱着她……他一直为她着想，她称身体不适言过其实，但他信以为真，关怀备至，她不掩饰她的烦恼，他则百般抚慰。她想回巴黎去，他就好言相劝不必着急。他把欧仁叫到米兰来，好让她在寻欢作乐的旋风中不至于势单力薄。他日理万机，但一有空就继续给她写信。这时他给她的信还是那么温柔体贴。但米兰的失意留下了阴影。此后，他从她身上带来了感情的创伤，是一种幻想的破灭，这种创伤，这种幻灭，把他的情欲引向更加神秘的道路。

塔利亚瓦托攻克之后，法军直逼维也纳。波拿巴同奥地利草签了累欧本条款。波拿巴一边等待和约的最后签订，一边住进离米兰四法里的蒙贝洛堡，约瑟芬和波拿巴的全家都在一起，波拿巴把家里人从马赛叫来了。

莱蒂齐亚太太从饱尝清贫到尽享富贵，并没有显得受宠若惊。她一身黑裙袍，沉默寡言，在凛然傲气下掩饰着不自然。看在拿破仑的脸上，她对约瑟芬还客客气气，但心里却瞧不起她。临动身前，她把埃利莎嫁给了一个35岁的科西嘉上尉，此人很愚蠢，名叫费利克斯·巴智基。拿破仑不同意，但他的母亲和妹妹不听他的劝阻。当她们到来后，他又原谅了她们，相反，他要把波丽娜嫁给他的副参谋长勒克莱尔。从土伦战役开始，波拿巴就一直很器重他，提携他。波丽娜只有16岁，她长得很漂亮，妩媚动人，引起多少人狂热的追求。最后几个月，她使拿破仑坐立不安。她自作主张，决心嫁给费雷隆。拿破仑不会忘记前国民公会的特派员在当初给他多少帮助。如果非跟他不可，他也只好认可，但这样一个女孩子，长得与普丽马蒂斯画中的天仙美人不相上下，让她跟一个被指控为贪污犯罪的腐化堕落的灰头结婚，不行。他反对这桩计划，而他母亲则是这桩婚姻计划的同谋，只有他一票否决权。波丽娜不干，她宣称要她的心上人，给他寄去一封火热的信，不讲究拼写规则。但时间，距离，还有兄长的威望，渐渐使这位女叛逆的态度软了下来。她终于投降了，同意与英俊的金发军官结婚。他过去看她还是个小姑娘，可现在完全被她的美貌迷住了。当然没有朱诺的份了，他这个人太见异思迁，他已经在约瑟芬的侍女路易丝·孔布安的怀抱里得到了安慰。勒克莱尔和波莱特的婚礼在蒙贝洛举行，由一位教士主持。与此同时，波拿巴还让教士为埃利莎和巴乔基的结合祝福。

约瑟夫呢，他弟弟为他不断地向督政府要求封他一个要职，督政府被闹得难以招架，他终于成了一个重要人物。自从英国人慑于意大利战事中国家的节节胜利，已经放弃了科西嘉岛，他又杀回阿雅克修，俨然以市长自居，选入五百人院。这还不算什么。由于拿破仑将军施加的影响，他很快获得了驻罗马大使的头衔。拿破仑不光要自己平步青云，而且要带着他的全家扶摇直上。

还有路易上尉，他还太嫩。但是，好端端的小伙子却变得郁郁不乐。在米兰的寻欢作乐把他的身体搞坏了。以致于他后来终身受苦。为了让他散散心，波拿巴派他去向督政府送和谈消息。

吕西安，总爱自作主张，总是胡思乱想，经历多少荒唐波折之后，并没有令他哥哥失去信心。他现在是北方军的特派员，由于哥哥的活动，他得以调到莱茵方面军，继而又调到科西嘉，在巴黎，他已经同巴拉斯，卡尔诺，以及塔里昂夫人搭上了勾，拿破仑不信任吕西安，根本不想把他留在意大利，不过，他承认了弟弟的婚姻，给他在巴斯提亚弄到一个充分施展的可靠地位，并答应他为他创作条件重登政坛。吕西安肯定自己可以在政界破土而出，节

节高升，名列前茅。

卡罗利娜，才 15 岁，却长得很高了。冰肌玉肤，仿佛是玫瑰花冻成的；热罗姆是一个调皮的小学生，临时替他从寄宿学校请假回来几个月，他同欧仁·德·博阿尔内很合得来，欧仁的继父很喜欢他有礼貌，性情温和。拿破仑任命他为副官。他们三人总是在一起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再加上波丽娜，给城堡带来了欢乐。

波拿巴身边还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诗人阿尔诺，为了清高，独善其身，来军队想当军事特派员，将军拒绝了他的要求。认为他太正直不适于干骗人的职务；还有一个是布里埃纳军校的同窗好友布尔里埃纳，他可谓是巴黎艰难岁月的患难之交，拿破仑收他当了秘书，但他低着头，诡计多端而且贪心不足，后来终于让人忍无可忍……

在蒙贝洛的整个参谋部班子是：贝尔蒂埃，灰白了的头终于被漂亮的维斯孔蒂太太吸引过去；尊贵的马尔蒙；异想天开的朱诺，在利沃里战役中负伤，头上扎着绷带；奥热罗，好像一名负责征兵的老中士；沉默寡言的苏尔特；好惹事生非的拉瓦莱特；迪罗克，看上去像卷毛狗；热情的纓拉，已经擅自穿上了奇装异服。

在蒙贝洛，除了这一大家人和这些军人不断地来来往往外，还有奥地利的外交官，教皇的特使，威尼斯来客，意大利的小亲王们，还有一些学者，如蒙日、贝托莱，还有一些艺术家如德农、格罗斯等。送往迎来，络绎不绝，简直像一个宫廷。波拿巴有意无意中露出帝王风度，以主宰者的口气说话。

每天晚上，在分园里搭好的大帐篷底下，放一张长桌，摆 40 副餐具，酒菜真像斯巴达人那样简朴：汤，白煮肉，正菜，色拉和水果，只有一种酒，而且是劣质酒。没一件银器，没有一件彩釉陶器。波莱特不敢装疯卖傻，卡罗利娜也不敢嬉皮笑脸，有时候哥哥瞪她们一眼就把她们的玩笑给斥责下去了，在这张长桌上，可能已经笼罩着讨厌的气氛。周围的农民可以站在门口往里看。有些农民甚至壮着胆到大厅里去走走。若不是军乐队反复在她耳边奏《一切都会好》这首乐曲，若没有这位地位尚不显赫的军官在她旁边毕恭毕敬地听着奥地利的谈判代表德·加洛侯爵的讲话，昔日的德·博阿尔内子爵夫人，岂不以为是在凡尔赛宫参加国王的晚宴。

这位十足的上流社会的女人极为出色地扮演着王妃的角色。自从夏尔走了之后，她心中害怕；尽管她如同水性杨花，还是被波拿巴的魅力和他对周围人的奇特的影响迷住了，停止了“放荡的行为”。

她接待着接踵而来的宾客，口舌灵巧，使每个人都以为主人在等着他们来访。她知道波拿巴家的人恨她，也知道拿破仑永远也不会与他的家庭分离，所以她表面上对这一家人很友好。

她照顾丈夫体贴入微，把家里安排得舒舒服服，说一些使他精神松弛的轻松话语，不提那些可能引起他忧虑的话题，制止闲言碎语，避免口角，对谁都笑脸相迎。尽管她漫不经心，但总不知疲倦，随时可以登车、散步、聊天、缄默等待，她能精心安排一顿饭餐、一次晚会，待人热情却不强打精神、全神贯注又不矫揉做作，她很有分寸地在她周围制造一种使波拿巴感到极为舒适的温柔、优雅的气氛。她似乎成了波拿巴生活中最大的享受。现在，他就是由于这一点而特别依恋于她。

约瑟芬十分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一切。她虽然不是绝顶聪慧，但没有一个女人比她更为精明。然而，她一点也不忧虑。那种浪漫的爱情：对月设誓、

临风洒泪、愤然责备，乞求宽恕等等，对她又有什么用处呢？所有这些都早已过时了。波拿巴难道不再对她关怀备至了吗？那是因为他也老练多啦。不管怎么说，他们结婚已经一年零四个月了。约瑟芬认为一个家庭所能给予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宽容和友情。

约瑟芬的那条名叫“幸运”的凶狠的小狗不再使拿破仑讨厌了。“尽管这条狗很凶恶”，他还是对它很亲热。“幸运”招惹了厨师的大猎狗，被猎狗咬死，约瑟芬十分悲痛，波拿巴似乎也动了侧隐之心。可是不久，约瑟芬又找到另一条具有同样脾气的哈巴狗。有一天，波拿巴散步时远远看见了厨师，厨师一看到他就躲到树丛后面。波拿巴叫住厨师：

“你为什么这样躲着我？”他微笑问厨师。

“将军，自从我的狗干了那件事之后，我害怕你见到我会不愉快。”

“你的狗！你的狗死啦？”

“请原谅，将军。我不让它再到花园里来了，尤其是现在夫人又有了另一条狗。”

“让你的狗自由自在地到处跑吧”，波拿巴高兴他说，“它或许能为我把那条狗也除掉。”

莱蒂齐娅夫人在巴西奥希家里的人陪伴下，携带巨款回阿雅克修去了。拿破仑也鼓动她回去。儿子给她的使命是把波拿巴家祖传的房屋“整修一下，使它能够住人”，约瑟夫已经开始了修理工程。她很高兴过问这件事。约瑟夫的岳母克拉里夫人将从马赛给她送来必要的用品和家具。拿破仑可能是这样想的：在这个多事之秋，家里的人可以到故乡去避难。无论如何，他母亲打算在经过了艰难岁月的煎熬之后，在那里颐养天年，在老友中间度过比较宽心的生活。

老太太走了，约瑟芬当然不会不高兴，但她善于掩饰这种情绪。

在伦巴第夏日晴朗的日子里，蒙贝罗宫的主人们好几次去科姆湖畔或马热湖畔漫步。当他们用过伊索拉·贝拉式的晚餐之后，他们听着拉·格拉西尼次女低音在清新纯净的空气中回荡，听着她演唱蒙特威德的曲子。在这些憩息的时候，波拿巴似乎尘虑俱消，他显得愉快、随和而多情，释然摒除了虚荣俗怀。然而他身上无疑带有一种深深的傲气。他感到自己插上了幸运的翅膀。他没有确切的计划，但他相信前程远大，吉星高照。

“命运”死了，夏尔也遣返回巴黎了，虽然约瑟芬又找了另一只小狗做宠物，但蒙贝洛的两个月的确是拿破仑同她婚后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日子，现在巴黎已召唤这一对爱侣了。

第八章 巴黎、那一刻的辉煌

一、巴黎在于什么

拿破仑在亚平宁尽享辉煌与浪漫的时刻，双眼却紧紧地盯着紧握着他命脉中枢的巴黎：巴黎在干什么？

果月，又一个血花飘溅的时节……

拿破仑在意大利的作为已表明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骁勇善战的统帅，雄心与野心交织在一起，激荡着他向权力的顶峰跋涉。

意大利马尔科尔沼泽的晨晖已托起一轮火热的旭日。

拿破仑就像从大神宙斯头中跳跃出来便是全身甲冑的雅典娜女神，他从法国革命中涌现出来，一出来就是全副武装，准备好参加任何战斗。他的战略使得奥地利的将领们不知所措，他的过人智慧也使得那些外交家钦佩。现在他将要过问法国的国内政治。

葡月流血之后，法国人民普遍希望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时局仍然不稳，这可以从保王党的法国西部重新发动暴动和巴贝夫旨在推翻整个现存的私有财产制度的共产主义蓝图中看出来。

企图被他们的一个同伙泄露了。一批主谋被捕了，经过长期审讯之后，巴贝夫于 1797 年 5 月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的党羽遭到了流放，这些过激的革命目的一经揭露，不仅使资产阶级震惊，连定居在被没收的贵族和僧侣的土地上的农民，也受到了震动。正是曾经尽力推动 1789 年的革命使之成为不可抗拒的滚滚洪流的那个阶级，此时也想休养生息享点儿清福。

在人民感情的这种突变中，保王党趁机得势。他们在改选元老院和五百人院的三分之一议员时，赢得了大部分席位，并且把君主立宪派分子巴泰勒米选进督政府，从而影响了督政府的成分。但是，他一个人还不能压服其他四个曾经处死国王的督政，尽管其中之一，卡尔诺，也越来越赞成温和派的意见了。

在仍然是雅各宾派的督政府和保王党或温和派占上风的两院之间，关系很快就发生恶化并形成危机。这一多数派的目的是惜废止许多革命法律来加强法国国内的保王派的力量。他们的干将是曾经征服荷兰的皮什格鲁。此人背弃了雅各宾主义，现在又和一个保王党俱乐部勾结起来搞阴谋活动。这个俱乐部聚会的地点是在巴黎郊外的克利希，他们的阴谋是以复辟波旁王朝为目的。

对巴黎政局的变化，拿破仑是一清二楚的。因为，在威尼斯他的情报人员捉到了一个法国的当特雷格伯爵，此人是那个自称为“路易十八”的心腹。当波拿巴、克拉拉克和贝尔蒂埃在蒙贝洛检查缴获的文件时，证实法国国内正在酝酿一个复辟波旁王朝的阴谋。波拿巴运用他所特有的手腕先把这些文件扣下，待他已能控制这个困难的局势之后，才将其送去督政府。至于那个伯爵，他把他释放了。这种对逃亡国外的贵族的宽大，当时十分罕见；然而，波拿巴不久就受到此人肆意诬蔑和诽谤。

7 月里，这场政治危机变得尖锐了；那时两院的多数派议员力图迫使督政府接纳赞同温和派或保王党宗旨的人作部长。三位督政——巴拉斯、拉雷韦利埃—勒博和勒贝尔——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不顾两院多数派的反对，坚

持任用雅各宾派的人作部长。督政府这样断然拒绝法国议员们的意见，遭到大多数文职人员的咒骂，但却得到军队的喝彩，因为士兵们虽然远离首都的党派斗争，却保持着强烈的共和派政见。他们听说，他们对待威尼斯的做法在巴黎正受到温和派的尖锐批评。这个消息激起了他们最强烈的反感，也激发了他们的军人的自尊心和民主的热情。

尽管如此，波拿巴的行为却是显得慎重和沉着的。在5月里，他派遣他最信任的副官拉瓦莱特到巴黎去，指示他去摸清各党派的态度，不要卷入任何党派斗争，并不带丝毫偏见如实地向他本人报告舆论的动向。

拉瓦莱特当时的判断是，督政府的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督政府中掌权的“三巨头”的地位非常不稳，所以他警告他的统帅不要有任何明确地站在督政府这一边的表示。于是，在1797年的6、7月间，除了关于意大利的事务外，波拿巴几乎不和督政们通信了。这大概是因为他期待着利用他们倒台，作为他自己登上最高统治地位的重要一步。不过，也还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保王派的反动逆流将席卷整个法国，并使得军队和当时的政权对立起来。因此，他保持着静以观变的态度；他完全懂得，在二个动荡不定的局势中，作为局外人士，拒不摊牌将提高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连眼光比他短浅的人都已经看出：按照宪法规定，督政府和两院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不能和平解决的。宪法的制订者们打算把变更缓慢的督政府作为对两院的一个制约机构。两院本身每年改选人数达三分之一。但是，虽然在这辆议会马车的轮子上安上了一个曾处死国王的督政府作为刹车，宪法的制订者们却没有为整个翻车作出预防措施。两院若要抹煞督政府的权力，那是不合法的；而督政府方面，既不能否决两院的法令，也不能解散两院，迫使全国重新选举。宪法中的这一缺陷早被内克尔指明了；现在它又使巴拉斯发出了以下的感叹：

“共和三年的宪法制订了很多明智的预防措施，但是却把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忽略了。宪法应该预见到国家的两个最高权力机关。如果争执激烈而又没有最高法院来处理这些争执的话，那就必然要演变为公开的斗争。唉！要是宪法预见到这一点，并给予督政府以足够的权力，使它可以解散五百人院，那该是多好啊！”

实际情况是，这团乱麻必须用快刀斩断，不过，还未动用波拿巴的利刃，他慎重地缩着手；但他还未敢踏进去的地方，奥什却冲进去了。

奥什这位热爱共和的将军被一股舍己为公的爱国的热忱所激励，在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前从不退缩，当波拿巴在意大利北部赢得声望的时候，奥什则在承担平定旺代地区暴动这个最紧要的任务。后来，他又冒着大西洋的大雾和风暴去鼓动全爱尔兰起义。他于1796年12月前往班特里湾。这次远征失败之后，他又被派到莱茵地区。波拿巴在累欧本缔结的和约再一次打破了他的希望；所以当他奉到督政府的命令，叫他把他的一大部分军队开到布勒斯特准备第二次远征爱尔兰时，他大为高兴。

为了稳当地利用这个军人，督政们想把这些军队用在更靠近巴黎的地方，并于7月16日任命他为陆军部长。这个人选很好。奥什很积极、能干，并颇得军心；但是他还未到宪法规定可当部长的年龄——30岁。两院的多数派立即抓住这一条文规定上的缺陷；而当他的一支庞大部队开进巴黎附近越过宪法规定不准军队进入的界线时，多数派的责难就变本加厉了。温和派因

此得以控诉督政府的“三巨头”和奥什一起密谋反对法律。奥什很快就于7月22日辞去部长职务，并把他的部队撤到香巴尼，最后又撤到莱茵地区。

奥什扮演克伦威尔的角色演得太拙劣了。这时该由波拿巴来扮演了；这位意大利征服者的扮演是多么巧妙啊——他通过他的部下来演。他对政治手腕是十分精通的，所以他决不让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锋芒毕露。这时他已决定动手；毫无疑问，士兵们对雅各宾主义的热忱是决定他采取行动的主要因素。

7月14日，在这庆祝法国国庆的日子里，他让士兵们自由发表意见，随即给督政府写信，责备他们在保王党的阴谋面前软弱无能：“我明白了，克利希俱乐部是想踏过我的尸体去毁灭共和国的。”在这封责备信的结尾，他使用他要提醒政府他是一个不可少的人物时所惯用的手法，即表示：如果他们拒绝对不满分子采取强有力措施，他就辞职不干。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他的行动还是秘密的、间接的。

为了使自己在未来的政变中看上去是无足轻重的角色，7月27日，他给督政们写了张便条，告诉他们：奥热罗为“料理私事”，请假去巴黎；他托这位将军带去军队的请愿书的原文、表明他们对宪法的忠心。没有人从这件事上会怀疑到奥热罗是受拿破仑的秘密指示来执行政变的。机密保守得很好。拉瓦莱特是拿破仑的正式代表：而他按照他的长官给他的便条，继续保持中立。便条上写着：“奥热罗将去巴黎：你切不可受他控制，他已在部队中制造混乱：他是个捣乱的家伙。”

波拿巴深知，以当时的第一击剑能手和全军最善战的师的师长而著称的、有雅各宾主义色彩的副将会把事情做得彻底，同时还必然会吹嘘他自己的英勇而贬低他的主将。

奥热罗赶到巴黎，口口声声要杀尽保王派。有一阵子，由于“三巨头”策略上的审慎，使他临时收敛一下，但他准备一举就把问题解决。时机终于来了，他占领了首都所有战略要地，用军队将两院住在的杜伊勒里宫团团围住，闯进五百人院，并把在场的保王派、温和派和他们的头子皮什格鲁都关进丹普尔堡牢狱。巴泰勒米也被捕了；但卡尔诺因为事先得到一个朋友的通风报讯，在政变当天——9月4日（果月18日）——的凌晨逃跑了。

政变后，人数残缺不全的两院，立即否定了49个郡最近的选举结果。并通过了严厉的法律来处罚“拒绝宣誓派”的僧侣们和没有被赦而擅自回国的逃亡分子。两院还赋予督政府以取缔报纸，关闭政治俱乐部，并宣布任何城市处于戒严状态的全权。这时督政府，几乎和当年救国委员会拥有同样广泛而绝对的职权；它的权力只受到以下两个因素限制：其一是，督政们个人的无能，其二是，督政们的意识使自己陷于瘫痪，即认为他们的统治要全靠军方的支持。督政们此时拿起利剑来解决一个政治问题；而两年之后，同样这把利剑却使他们垮台。

奥热罗满以为改选出来代替卡尔诺和巴泰勒米的两名新督政中，必然有他。但是，两院对他处理国家大事的才能的估计并不比波拿巴对他的估计为高；结果两院选择了杜埃的梅兰和纳夏泰尔的弗朗索瓦，这使他极为恼火。政变最后的几幕是以流放判了罪的议员来结束。

后来，德布罗伊公爵回忆他早年曾见到“果月的议员们坐在密闭的马车里，马车周围钉上栏杆，活象笼子”，被押送到一个港口，再从那里被押运到法属圭亚那，在那里将遭受热带监禁生活长期的折磨。

那是令人不忍目睹的景象。它引起很大的愤怒，但它引起的震动更大。人人都预见到恐怖统治的重来，并听天由命地等待着。

就连像斯塔埃尔夫人和她的朋友邦雅曼·贡斯当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政变前曾公开说过只有政变才能拯救共和国，这时也感到既愤怒而又受到震动了。

这位斯塔埃尔夫人多才多艺，聪颖过人，就是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自我克制的能力。政变一发生，她就迫不及待对其后果表示痛心，而这些后果就连第四流的头脑也会早料到的。她后来对果月政变的评语是：“唯一真正被打倒的权力，就是自由。”

既然自由已经惊慌逃窜了，这位有才华的女作家在一个短时期内便把她那飘忽无定的热情寄托在波拿巴身上。有一次，拉瓦莱特在塔列朗家的晚宴上，一直听她讲话。据拉瓦莱特说，她对波拿巴的功绩和种种歌颂，杂乱无章，夸张过甚，好像突来灵感，不由自主。散席后离开饭厅时，这位拿破仑的崇拜者竟然不肯走在波拿巴一位副官的前面！

这一件事，对于她当时的心情和民众的想法，都颇有代表性。在种种幻想都已破灭的时候，追求自由似乎只是徒劳之举，保王党人是拥护议会制的旗手，而共和派则全靠军方的撑腰，在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厌倦地从巴黎的政争转向这位意大利征服者所展示的光辉前景了。这时，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们的新红人对果月事件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人人都能把他的历次胜利一一点出；而当他挟着对奥和约的丰硕成果，重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人们对他们热烈拥戴的呼声简直是响彻云霄。

在流血的葡月，拿破仑用大炮摧毁保王党的复辟美梦，用军人的刚毅和果敢捍卫了共和国与宪法的尊严。

在同样的血花流溅的果月，拿破仑却用可耻的阴谋剥去了共和国和宪法身上那印着迷人的民主与自由图案的外衣，将它那千疮百孔的躯干毫无保留地展示在巴黎和法兰西人面前。

那些依靠军人宝剑才安坐权力宝座自以为是的督政们忘记了这把宝剑原本是双刃的。当两年后终于被剑的另一面刺痛屁股而惊醒时，他们便不得不乖乖地离开了这个宝座。

二、“他们是想让我吃败仗”

拿破仑与督政府如漆似胶的蜜月已淹没在果月那飘溅的血花中，面对督政府的种种刁难，他愤怒他说：“他们是想让我吃败仗！”

在与奥地利使节谈判中，他暴跳如雷，竟砸碎了一个珍贵的花瓶，利本兹说：“他的举动活像个小丑。”

果月政变后，拿破仑再次将主要的注意放在与奥地利人的讨价还价上。他急于将他一年来的战争胜利转变成一个能给巴黎和他自己带来快乐的条约。但他很快便发现，他与督政府那如漆似胶的蜜月早已淹没在果月那飘溅的血花中了。

对奥谈判从那年夏天起拖拖拉拉地进行着，一直拖到深秋。这主要是因为奥地利的弗兰西斯皇帝希望法国的内乱会使它丧失本该到手的胜利果实。假如波拿巴不再统率驻威尼斯的胜利雄师，毫无疑问，情况就会是这样的。但他通过他的副将在巴黎把保王党人打下去，而他本人仍坐镇威尼斯，并

准备一有机会随时再进军奥地利，情况就不同了。

在某些方面，果月政变有助于对奥谈判的发展。政变延缓了法国内战，如果还没有完全杜绝内战的可能性的话。就像革命时普赖德上校清洗了长期议会那样，果月政变建立了一个代表军队及其首脑的思想感情的政府。此外，政变也使波拿巴甩掉他以前在谈判中的同事克拉拉克；克拉拉克由于他和卡尔诺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巴拉斯的怀疑而被召回巴黎。波拿巴现在是法国唯一的全权谈判代表了。所以，对奥的最后谈判和其后签订的坎波福米奥条约可以说几乎是由他一手包办的。

但是，正在此时，主持法国外交部的是一位堪称这个时代外交界中最享盛名的人物。夏尔·莫里斯·塔列朗好像是注定要负起把；日制度下的社会和革命的法兰西接合起来的任务。回顾他的一生，就等于回顾整个法国革命。

塔列朗要求改变的热情，是导源于他的睿智和他对家庭的怨恨；他的家庭只是因为他犯了跛足之罪而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他以这股热情，于 1789 年领导了向贵族和僧侣特权发动的最初几次进攻。而他自己和僧侣们共命运本来是不得已的。他作为新的“宪政派”僧侣的首领，于 1790 年在一次复活节庆典上以主教身分主持祝福；但是，因为他的温和态度，不久就在那些新掌权的极端分子面前失宠了。于是他前往英美。在这两个国家作短期逗留之后，他又回到法国，并在斯塔埃尔夫人推荐之下，于 1797 年 7 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他学到的一切才能都为这个职务而尽量使出来了。他早期所受的教士训练，使他本来已洞察入微的智力更为敏锐；他和米拉波的交往，使他掌握了明智的政策和外交的要诀；他在国外的逗留，开阔了他的视野，并使他对英国的制度机构及其温和稳重充满了敬佩之忧。

他深切而热烈地爱法国。为了法国他出谋划策；为了法国，他运用意大利天才理论家马基雅维利的权术，不择手段，不大费劲地随便背弃友人或推翻敌人。在拿破仑帝国全盛时期，他看出了威胁法国的各种危险。他向他的皇上提出警告，但没有收效；就像他对其他人的警告没有收效一样。在过去他曾警告过肆无忌惮的贵族，僧侣中的死硬派和狂热的雅各宾分子；后来也警告过在复辟后的那些不可教诲的君主制狂热分子。如果人们不管那许许多多肮脏的小节，而从他一生作人的主要指导原则来衡量，那么，他的一生，就是和法国人的那种狂放和党派成见进行长期斗争的一生。他在遗嘱中，说了一句古怪的话来给自己的一生作了定论：在回顾他的毕生事业时，他发现，对任何一个党派，在它自暴自弃以前，他从未背弃过它。

塔列朗多才多艺，在他作严厉批评或在外交上说谎话的时候，他那机智而又沉着的眼光，从不避开别人对他的注视。他那深沉而又宏亮的声音使他说出话来字字铿锵有力。他嘴唇一翘或是双眉往上轻蔑地一抬，有时比他尖锐的讽刺更使对方无所措手足。简而言之，这位被剥夺了继承权的贵族，这位被褫夺了圣职的神甫，这位幻想破灭的自由派人士，全部体现了法国旧制度下那个无可比拟的社会，——在思想上先受到伏尔泰的鼓舞，随后经历了恐怖时期而变得沮丧起来。塔列朗在作了许多破坏旧社会的事情以后，这时他又担当重要的角色。要在新的基础上把那个社会重建起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开始他一生中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引导拿破仑。“仅仅是波拿巴这个名字，就是对我一个帮助。它必能消除我的一切困难。”这些就是他和这位伟大的将军开始通信时所用的奉承话。实际上，他

并不信任波拿巴；但，不知是由于信心不足，还是由于地位不牢（那时他的地位只是和他主管的那个部里的文书科长差不多），他在当时正在进行的谈判中，没有作任何事情来维护文官对军人势力的支配地位。

在塔列朗就职以前两个月，波拿巴就已经扩大了他原来对奥地利要求的范围，为法国索取莱茵河左岸即西岸的全部土地，还替西沙尔平共和国要求获得直到阿迪杰河为止的全部领土。对这些要求，奥地利宫廷进行顽抗，这使他大为恼火。他大叫：“这些人怎么这么慢！他们以为像这样的和约要先考虑上三年才行吗？”

在进行法奥谈判的同时，法、英和约的初步探讨也正在里尔进行，波拿巴在这一时期中所写的信件表明，他希望和英国订立和约；这无疑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对奥地利施加双倍的压力。在这方面，他不久就失望了。

果月政变后，督政府神气起来了。它指示塔列朗责成全权代表们在谈判中口气要更强硬些。由于法国里尔的谈判代表马雷从来都站在温和的立场，他即被撤换下来，而代之以一个“果月分子”。英国要求保留英国从西班牙夺来的特立尼达，和从巴达维亚共和国夺来的好望角，但均被法国断然拒绝了。确实，督政府还打算迫使英国把英吉利海峡群岛割让给法国，和把直布罗陀割让给西班牙，而这种要求竟然是在英国于海战中屡获胜利之后提出来的。

新督政府对于撒丁国王的态度是同样蛮横无理的。当时在都灵坐王位的是查理·埃曼努埃四世。他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由于受到米兰和热那亚两个民主共和国的威胁，并且更多地受到他本国臣民怨沸腾的威胁，他力图 and 法国订立攻守同盟，作为防止革命发生的唯一保障。为此目的，他自动提供：万名皮埃蒙特人给波拿巴当兵，甚至订立秘约把撒丁岛割让给法国。

但是，这些条件仍未能使巴拉斯和他的同事们改变他们的革命政策。他们一脚踢开了和萨伏伊王室联盟的建议，不顾波拿巴的多次抗议，他们在皮埃蒙特制造了内乱，以致威胁到他和法国交通线的安全。

果月事变之后。督政府对于这位在意大利的司令官深怀恐惧。但愿给他增加困难。以在意大利扩大自由的领域为借口，他们指示塔列朗，要坚持把威尼斯和弗留利并入西沙尔平共和国。奥地利必须满足于保持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提亚，不得过问爱奥尼亚群岛的前途，它在意大利的一切损失只能在德意志寻找补偿。

督政府9月16日最后通牒的内容就是如此。但是这个最后通牒却给波拿巴留下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他得到主持谈判的全权。

这对于波拿巴来讲已足够，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意志来行使这种权力，至于巴黎那些督政老爷们的指示，他只把它们看作是一些胡思乱想，全然不当回事。

他早已经决定谈判的基调，即暂时同意让奥地利获得阿迪杰河东岸和威尼斯这个城市。他不肯再改变这些条件了。他对“这个老欧洲”已经感到腻烦；他的目光已转到科罕岛、马耳他和埃及。当他收到这份正式的最后通牒时，他看出，督政府想在对他十分不利的条件下重新挑起战争。他对他的副官拉瓦莱特说，“是啊：我看得很清楚，他们是在准备叫我吃败仗！”

督政府干的另外两件事情使他更为愤怒：奥什一死，他们就把莱茵河方面12万大军交由奥热罗指挥；接着，他们派了一名军官带着一份奥热罗写的关于果月政变的宣言到意大利方面军去，那个宣言说明，督政们对于波拿巴

的政治观点感到不安。对此，波拿巴火冒三丈，并于9月25日又一次提出辞职书。

“政府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令人毛骨悚然。从此，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继续为它服务了。我的健康情况迫切要求静养。……我的安慰在于问心无愧和后世对我的定论。你们可以相信，在出现任何危险的时候，我将是第一个出来捍卫共和三年宪法的人。”

辞职当然没有照准，对波拿巴的挽留的词句竭尽恭维之能事；而且督政们还准备批准和撒丁王国订立的条约。

确实，这场怒火一过，波拿巴又充满了主宰一切的决心，尽管督政府已经说了，任何把威尼斯放弃给奥地利而得来的和平都是不光荣的，但他还是决定媾和。

他媾和的筹码就是出卖威尼斯。他原本是讨厌威尼斯的，但现在他却多少有点于心难忍。

他在“维罗纳复活节”事件后，曾大骂威尼斯，谴责“那个凶恶和血腥的统治”。这种心情如今因为他已巧妙地弄得威尼斯人濒于毁灭而变为对威尼斯人民有些怜悯。波拿巴在马宁总督的城堡帕塞里阿诺和威尼斯人的社交往来很可能使他对那个准备拿来和奥地利作交易的、壮丽的城市有些好感。然而，只有拿它做交易，他才能和平地结束那令人厌倦的对奥谈判。

奥地利谈判代表科本伯爵极力想得到威尼西亚全部和教皇领地，以及伦巴第的一半。这些过分要求遭到波拿巴不懈的迎头痛击。

波拿巴这位瘦小的科西嘉人确实善于运用外交诡计，他一会儿诱使奥方上当，一会儿又故意发怒虚声恫吓，使奥方代表大为震惊。经过许多天的斗智以后，谈判的范围缩小到曼图亚、威尼斯和爱奥尼亚群岛的问题。

爱奥尼亚群岛的归属问题引起了十分激烈的争论。科本坚持它们完全独立，而波拿巴则激动地要求归属于法国。在一次这样的交锋中，拿破仑十分激动，竟把陈列着一个珍贵花瓶的小橱撞翻了。但是，说他砸碎了这个花瓶来表示他有力量粉碎奥地利王朝，这又是后来的渲染了。关于这件事；科本向维也纳的报告中仅提了一句：“他的举动活像一个小丑。”

为迫使科本让步，波拿巴很巧妙地透露了督政府要他向奥地利提出的苛刻条件，这大概比这一狂暴的自夸更为有效吧。最后他以立即进攻奥军阵地相威胁，他在上述三个地方的问题上获得成功，但是要把威尼斯给予奥地利。

条约是于10月17日在坎波福米奥小村中签署的，公布的条款可概述如下：奥地利把它的比利时各省割让给法兰西共和国。从一度相当辽阔的威尼斯共和国领地中，法国获得爱奥尼亚群岛，奥地利则得到伊斯的利亚、达尔马提亚、卡塔罗河口周围地区、威尼斯市，和西至加尔达湖、阿迪杰河和波河下游的威尼西亚内陆；哈布斯堡王朝承认版图业已扩大的西沙尔平共和国的独立。法奥双方同意按照“最惠国”待遇缔结一项商务条约。奥地利皇帝把莱茵河东岸的布赖斯高领土给予因此而丧失领地的摩德纳大公。条约还规定，将在拉什塔特召开会议，由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全权代表调整两国之间的关系。

条约的秘密条款规定奥皇应运用其在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影响，为法国取得莱茵河左岸的土地，而法国将居间斡旋，为奥皇取得萨尔斯堡大主教辖区和位于该地与莱茵河之间的巴伐利亚领土。其他一些秘密条款规定那些由于公开条约中所宣布的变迁而受到损失的某些君主可以在德意志取得

补偿。

拿出威尼斯作交易一事激起了很大的愤怒。在独立了 1000 多年之后，威尼斯这座古城竟被声言要解放意大利的那位将军送给奥地利。

波拿巴企图通过一个威尼斯的犹太人施加的影响来抚慰该市的临时政府，但未生效。这个犹太人在改信天主教后，改名为丹多洛——这是在威尼斯最响亮的名字。波拿巴把他叫到帕塞里阿诺，向他说明了把威尼斯移交奥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法国再也不能为一个毕竟只是“道义上的问题”而使他最优秀的子弟流血牺牲了；所以威尼斯人必须养成对现在听天由命、对未来抱着希望的心情。

他的这番劝说毫无用处。威尼斯民主主义者决定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他们秘密派了三位代表（丹多洛是其中之一），携带巨款去向法国督政们行贿，要他们拒绝批准坎波福米奥和约。倘若波拿巴未曾获悉他们这项秘密使命，那么，这件事本来是很可能办成的。他得悉这一计谋，又惊又怒；因为如果此计得逞，那就会使他名誉扫地。于是他派迪罗克去追赶那三位代表；结果这三个使节还未越过阿尔卑斯山滨海支脉便被逮住了，随即被押送米兰，由他亲自审问。在他的痛骂和威逼之下，他们毫无惧色，一言不发。最后还是丹多洛求他宽大为怀，这才打动了波拿巴素日的慈悲心肠。于是他平静地挥令他们出去——去目击他们的可爱城市的陷落。

“虎头蛇尾”——这句讽刺话是罗马帝国的史学家用来谴责当时的各种运动的。这话也可借用来作为波拿巴早期热情的墓志铭。在意大利战役开始时，他曾公开声明他是来解放意大利的；可是他在几乎是连战皆捷的情况下，却以背弃诺言而告终，对此，连歌颂他的人们也未尝试图加以宽宥。但是，当这位意大利的征服者在一片热烈欢呼声中抵达巴黎时，几乎没有人想起威尼斯的命运。

对拿破仑在意大利的这种独断专行，督政府深感不安尽管他们曾经收下了拿破仑从他占领地盘掠夺来的成千上万的金币，也收下了拿破仑从意大利博物馆和油画画廊缴获的世界名画，但督政府念念不忘的是拿破仑手中的军械，他们任命拿破仑为对英作战总司令，并请拿破仑回国。

拿破仑对督政府的一切洞察在心。他知道这是督政府对他日渐升起的胆怯。他曾对属下密友说过：

他说：“我知道，他们嫉妒我，虽然他们当着我的面在赞扬我，但他们欺骗不了我。他们急于任命我为远征英国军队的将军，是为了要我离开意大利，因为我在那里，与其说是将军，不如说是统治者。”

尽管对督政们心里的肮脏念头心知肚明，但拿破仑还是决定愉快地回到巴黎。他已完成了在这里的一切使命。亚平宁那狭长的靴身毕竟是他这头已冉冉升起的科西嘉雄鹰自由翱翔的天空，他似乎听到了遥远的巴黎的召唤。

三、凯旋巴黎

拿破仑在意大利演出的那一幕充溢着英雄主义神话的话剧终于在巴黎的庆功晚宴的狂欢中落下了最后一幕……

面对狂欢的人群，拿破仑却阴郁他说：“假如我走上断头台，人们也会争先恐后挤到我的面前来。”

拿破仑已有两年没回巴黎了。

他在意大利创造的奇迹在巴黎所产生的影响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现在，巴黎城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这位英雄的功绩交口颂扬，因为他曾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传播了自由，曾用无价的珍贵文物充实了巴黎各博物馆，而他的军队俘敌 15 万名，并在 18 次大规模激战（卡尔迪埃罗之战此时也算是法军的胜仗）以及 47 次较小的战斗中均获全胜。

他的名字已经在巴黎到处传颂。巴黎的每一位居民都知道是拿破仑打败了他们最强大的敌人奥地利帝国，是拿破仑为法国占领了大片领土，是拿破仑在意大利建立了南阿尔卑斯共和国。拿破仑也成了巴黎人心中最崇敬的偶像。

1797 年 12 月 10 日，督政府在卢森堡宫为凯旋回来的拿破仑举行了近乎奢华的欢迎仪式。

这天的卢森堡宫内筑起了花台，上面放置着象征和平与自由的神像，在牌楼上，饰满了拿破仑从意大利虏获的敌方旗帜。将官们分立在花台两旁，衣着彩衣的姑娘们手捧鲜花，静立恭候着拿破仑的到来。

11 点，他到了，穿着佩有绿色棕榈勋章的法兰西学院礼服，国家各大团体竞相向拿破仑致敬，而学院则把他捧上了天，封他为学院院士。约瑟芬挽着他的胳膊，身穿希腊式的宽大长裙，黑花绣边，浑身珠光宝气。塔列朗退着走路，为他开道。波拿巴跟在他后面走。

开始全场鸦雀无声，比欢声雷动更令人心醉。他似乎有些拘谨，激动，在耀眼的灯光下泛着眼睛，一只只致敬的手向他伸来。

他听到一个姑娘嚷嚷道：

“妈妈，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话从两道人墙中传出，他走近时，还是那姑娘的声音：“是他，是他！”他想笑一笑，但他的心跳得太厉害了，嘴唇已经不听使唤了。

他向人们致敬，频频挥动着他的双手。他一个人也没有看清。

发奔赴意大利时留下的人，其实都在那儿。他们变了！不是吧，是他变了。

这两年使“街头将军”，巴拉斯的宠儿，摇身一变成了人民英雄。法国的天空顿时福星高照，荣光万顷，来得如此突然过去所没有的。而且，在米兰，人们把他当亲王看待；但在巴黎，他只想以普通公民的身分出现，这一晚上，他的伟大就更看得见摸得着了。他抓住阿尔诺的胳膊，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音乐重新奏起，人们又开始跳舞。波拿巴同落难时日的女朋友佩尔蒙夫人以及洛尔交谈了一会儿，当时他经常把小洛尔抱在膝盖上又蹦又跳。现在她脱落成一个年轻姑娘了。她可能想起小时候逗弄人的情景，因为她脸红了，害羞了，雪白的绪纱长裙衬托出姑娘的难为情。他接着同巴拉斯、康巴塞雷斯和富歇交谈。

他想躲开德·斯塔埃尔夫人，但躲不开。她身材高大，壮实，蒙着一条大头巾，手里拿着一枝象征着胜利的月桂，正冲破人群的阻挡，向他挤过来，就像一艘高层战舰拖着弱不经风的救生小艇一般，拉着阿尔诺过来了，阿尔诺大概受托将她介绍给将军。

几个月来，她写了好几封信给波拿巴，在信中她百般低毁约瑟芬，万般巴结拿破仑。“这个女人是疯子，”他对布尔里埃纳说，“思想倒挺不错，专爱感情用事，竟敢与约瑟芬比高低！我不能给她回信……”

这天晚上，她接近了他，给他献手中的月桂枝。但他婉言谢绝了：

“应当献给诗人们”，他彬彬有礼他说，巧妙地拒绝了她的。

她当面颂扬他，极尽吹捧之能事。他寻机想躲开她，中断与她交谈。可她一再要求，千方百计寻求亲热：

“将军，什么样的女人您最喜欢呢？”

“我的女人。”

“这太简单了，那么什么样的女人您最器重呢？”

“最善于管好她自己家的女人。”

“我还要仔细考虑一下。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在您心目中，天下第一女人是谁呢？”

“是孩子生的最多的女人，夫人。”

这些唐突的回答使这位法国金融界和政界巨头的女儿感到震惊、不安。波拿巴不愿缠上一个充满浪漫又想入非非的女人，尽管这位女作家可能有天才，可是她惹得波拿巴生气，波拿巴对她并无好感。他转过身子去，走了……斯塔埃尔夫人后来还企图讨他欢心，甚至采用吹捧约瑟芬的手段。她没有成功，没有得到青睐，就决定憎恨拿破仑。

这位为果月流血而流了不少眼泪的激情强于理智的才女，此时并不了解波拿巴在果月中的作用。她对波拿巴这如火似的热情也许只是表现了一种法国夫人特有的用诗情画意幻化了的英雄的敬仰和崇拜。但波拿巴显然对此并不感兴趣。

在欢迎会上，外交大臣塔列朗的致词是非常热烈的，首先赞颂了拿破仑在意大利的丰功伟绩后，邀请拿破仑讲话。

拿破仑用高亢的声音致谢词：“各位督政、各位将士！法兰西人民为了保证我们的自由、和平与平等，必须同欧洲诸多君主作战。为了获得一部充满理性的宪法，需要战胜 18 个世纪以来的政治陋习与偏见。在共和三年宪法与各位的奋斗下，您已经战胜了这些困难。宗教、封建主义和人权主义在欧洲已经盛行了 20 个世纪，而今缔结的和平条约，开创了民主与自由的新纪元，你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国家。意大利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由于法军的胜利，使意大利人民的自由灵魂已从古罗马共和时代的坟墓中苏醒。和约的签订，不仅使法国人民获得了幸福，也使全欧洲人民获得了自由与平等。”

五位督政这时也把他们对这位不可一世的意大利“总督”的怀恨与恐惧掩饰起来，装成兴高采烈的样女来欢迎他。这场官方的喜剧，演到以下这个场面时，达到了高潮：在欢迎这位征服者的盛会上，巴拉斯向北一指，大喊道：“到那里去，抓住那个横行海上的大海盗吧；到伦敦去，惩罚那些长期逍遥法外的暴行吧！”说到这里，巴拉斯装作激动得说不出话的样子，把这位将军紧紧抱住。

在其余四位督政作类似的频献殷勤中，拿破仑这位青年英雄一生事业中的壮丽辉煌意大利一幕缓缓地结束了，剩下的便是几缕延绵了很久的余声。

一个月过去了，波拿巴深居简出。他很少出入官方的场合。他出席研究院的会议。他大部分时间呆在胜利街中，埋头于他的书籍和计划。他只接待关系密切的人：他的弟弟、军官、政治上的朋友。然而，他感到无聊，他害怕他的荣誉渐渐损耗：

“在巴黎，人们不会老是惦记着往事，”当他无所事事而感到烦恼时，

就对布里纳说，“如果我老是这么下去，什么都不干，我就完了。”

然而，只要他在公共场合露面，人们就齐声欢呼。可是，他却阴郁他说。

“哼，如果我走向断头台，人民会以同样的热情来对待我。”

他到北部诸港作了短暂的视察后认为，目前不能轻举妄动北征英国，他想通过征服埃及以威胁通往印度的道路，以强迫顽敌屈膝投降。何况东方早令他心往神驰，想入非非。亚历山大和稍撒的功业者在脑子里盘旋。他想步其后尘，在尼罗河的烂泥中寻找他们的踪迹，为自己建立一个地中海帝国……他的准备工作既秘密又仔细。不仅仅是征伐作战问题，而是涉及到建立一个国家，建立另一个法兰西的大计，他将喝令沙漠后退。扩大法兰西的版图。

出发之前，他处理了私人事务。

他得到督政府的默许，从意大利带回 300 万巨资，主要是从伊德里亚汞矿获得的。他把这笔巨款交给约瑟夫，作为会家，同财产，嘱托他用来购置土地，并通过总部给约瑟芬 4 万法郎的年金。

约瑟芬看到这种安排并非不恼火。他把她置于一个兄长的支配之下，她晓得她对约瑟夫没什么可指望的，她私藏的首饰珠宝是十分可观的，这些首饰珠宝主要是军队和意大利众亲王进贡的，将军一点也不知道。她还带回来了价值连城的美术珍品。但人们既不能靠首饰，也不能靠艺术品过日子。她手头一点钱都没有，她的债台越筑越高。还在蒙贝洛堡时，她就令人把公馆整修装饰一新，并换了一应家具。波拿巴结清了帐目。他索性把房子买了下来，在这以前，他一直付房租。但他怕他的妻子大肆挥霍浪费，便嘱托约瑟夫严加控制。

在拿破仑即将远赴埃及之前，在他的宅邸举行了一个小型晚宴，邀请了不少挚友和家庭成员及亲戚。亲戚中有拿破仑曾经热恋过的德茜蕾。

可怜的小德茜蕾自那天回到家中，闭门在自己在小屋中悄悄哭泣了许久。不能抑止地写下了以下的信给拿破仑：

“您让我一生不幸，可我还偏偏爱您，原谅您的一切。您终于结婚了……因此，不再允许可怜的欧仁妮爱您了，也不再允许她想您了，你结婚了！不，我脑子里还没形成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要我的命啊……我要让您看看，我更信守我的订婚诺言……在您幸福满怀的时候，别忘了欧仁妮，可怜可怜她的命运吧。”

她不知道这封信，是拿破仑到了意大利才收到，而且曾经使拿破仑非常难过，当时拿破仑把它紧贴在胸口，深深叹息，夜不成寐。拿破仑承认自己深深地刺伤了一颗忠诚的心，但他自己知道只有同约瑟芬结婚，才能完成自己宏愿的志向。

家里人并不知道德茜蕾在巴黎曾经有自尽的念头，但德茜蕾的痛苦是人人目睹的。德茜蕾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了那段辛酸的经历和后来在巴黎重见拿破仑的情景：

1798 年 4 月。

两年半过去了，我只字未写。我又来到巴黎，从 1795 年那令人心惊的一天到现在都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清楚地记得，我一回到家里就病倒了，妈妈不得不中途放弃度假回到家里。但她没有发现我秘密，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我去过巴黎。

几天以后，我得到拿破仑的消息，是一位商人朋友写信告诉艾蒂安的：

“愤怒的民众在整个巴黎游行，他们要进攻国民议会大厦。巴拉斯立即起用拿破仑指挥国民自卫军。议会授意他在必要时对示威群众开枪。他这样做了，但只有一次，群众在重炮轰击下四散奔逃。国民议会为此对拿破仑大加褒扬，说他使法国避免了第二次革命。于是，他当了国民自卫军的司令！”

我想到了富歇的话：

“贝尔纳多特是不会向人民开枪的，但约瑟芬的新友会那样干。”

现在，我明白了巴拉斯为什么把他最宠爱的女人给了拿破仑：他害怕人民，需要有一个铁腕将军指挥他的国民自卫军，需要一个敢于向愤怒的示威者开枪的将军。

这些示威者是什么人？是穷人，饥寒交迫的穷人，是连面包钱也付不起的穷人！他们像拿破仑贫穷的母亲一样。

约瑟夫和朱丽把莱蒂齐亚太太带到我家，拿破仑已经向他们讲了要与约瑟芬结婚的事，并且还有带给我的信：希望我和他的友谊长存。

妈妈哭了：“天哪！可怜的孩子！”

而莱蒂齐亚太太气愤他说：

“那女人比我的孩子大6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他竟敢对我说要与她结婚。”

是的，她气愤，但她手里塞满了钞票，巴黎和新司令官还没有忙到顾不上照顾他母亲的程度。

我呢？我赶快擦干眼泪，因为她们都认为我很坚强。

拿破仑四月就结婚了。婚后第三天，他摇身成为法兰西意大利方面军的总司令。他与奥地利六次交锋，尽皆凯旋，把他们赶出了意大利，带去了《人权宣言》。作为报偿，他从意大利获得不少艺术珍品和钱财。他首先把这些钱送到巴黎，发给那些从未得到过军饷的士兵。于是，新指挥官得到了他们的爱戴。

法国人民也为他欢呼，商店里出售的特制杯子上，一面是拿破仑的头像，另一面是法国国旗。

外国报纸评论他是“法国的铁腕人物”。而巴拉斯和他的同僚们却顿生妒意。

拿破仑终于大权在握。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家，把约瑟夫和朱丽接到巴黎，委他以驻意大使的官衔。

朱丽再三恳求我与她同往，说我们先在巴马小住，然后迁居热那亚，最后到罗马。但大使必须住在大使官邸里，朱丽和我都感到不舒服，十分厌恶。

我答应与她同往罗马是为了忘掉拿破仑。而拿破仑不允许我忘掉他，他三次派漂亮的军官去那里缠我。当我拒绝他们的求婚时，他们说这是拿破仑的命令！

我十分生气，对约瑟夫说：“告诉他，再莫这样做，若不然我就回家去。”

约瑟夫笑了：

我们都想回去，这里有那么多麻烦事。拿破仑可以在巴黎给我谋一个更合适的职务。你愿意跟我们一起住在巴黎吗？

朱丽眼里闪出惊奇而愉快的光：“巴黎！是的，德茜蕾，你一定要去，我们在一起将十分愉快。你没去过那里，不知道它有多美。那些橱窗！还有塞纳河的灯光！”

我们到了巴黎。今天，拿破仑邀我们吃饭，我十分兴奋。他还会像以前

那样爱我吗？约瑟芬还能认出我吗？

昨天，我买了一套大但胸的新礼服。我们到的时候，屋里坐满了人，莱蒂齐亚大太和几个孩子都搬到巴黎来了。太太吻了吻我。然后一个金发男孩子向我作自我介绍。这就是约瑟芬的孩子欧仁。他穿着军装，与他的年龄不大相称。

“这就是我妹妹奥坦丝”，欧仁指着那边一个女孩子对我说。她也是一头金发，就像她的母亲。“她还在上学。我16岁了，明天就要跟拿破仑将军去埃及了。”

这就是宴请我们的原因，拿破仑要在率部队出发前向我们告别。为什么去埃及？我不懂这些事。约瑟夫告诉我：“他要从英国手中夺取印度，埃及是必经之路。”

拿破仑走进来，看见我就惊喜地大声叫：“德茜蕾，你多美啊！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是吗？”然后，他大声笑着叫约瑟芬：

“约瑟芬！你一定要会会朱丽的妹妹德茜蕾，就是我对你讲过的那个德茜蕾。”

约瑟芬走进来，站在我身旁。她认出我了吗？我看不出。“你能来我很高兴，小姐。”她说。

吃午饭时，拿破仑谈论着埃及，我们的汤都喝完了，他还没有动勺子。约瑟芬想打断他，他置若罔闻，最后，他母亲说：“拿破仑，你说得太多了。喝你的汤吧，吃过饭还有客人要来。”

他低头喝汤的时候，奥坦丝盯着他看。可怜的孩子，我十分理解你那种目光。我想。

这时，我发现约瑟芬在看我。我们目光相遇时，她马上笑着举起杯子，然后慢慢地闭一闭一只眼睛。是的，她认出我来了。

我们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喝咖啡。那里有许多人，都是要跟拿破仑告别的。我立刻认出了巴拉斯和富歇，拿破仑和约瑟芬坐到他们身旁。

另一个人向他们走过来，是个瘸子，走路很吃力。

富歇跳起来：“亲爱的塔列朗，坐我们这张沙发上好吗？三个人能坐下的。”

塔列朗？约瑟夫对我讲过他，他是外交部长，跟富歇一样机智，但跟富歇不同的是，他不仅机智而且明智，民众信任他而不信任富歇。

他们开始谈论拿破仑的将军们。巴拉斯说：

“贝尔纳多特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将军，你这样认为吗？波拿巴。”

当你的军队在意大利需要援军时，贝尔纳多特及时发兵。他在冰天雪地的严冬越过阿尔卑斯山，仅用10小时，连您都感到惊讶。”

拿破仑有些不悦，但未置可否。

“他在维也纳也任大使时，也表现出了他的智慧。”塔列朗说，“当奥地利人扯下我们的国旗时，他立即离开那里。现在，他们后悔了。请求我们派他回去。”

“是的”，巴拉斯看着拿破仑说，“法兰西共和国相信贝尔纳多特，他随时准备消灭共和国的敌人——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下一步，我们应该让他出任陆军部长。”

客人们走了。我对拿破仑说：“我可以和你单独谈谈吗？”

他奇怪地看着我，然后领我走进花园。“好吧，德茜蕾，谈什么呀？”

他问我。

“请您不要再派军官们来缠我，我腻透了。”

“但是如果没有婚姻，一个女子就不能享受全部的生活。”

“我，我真想用这个花盆砸你的头。”我说着，差一点儿那样做。

他对我微笑：“我们依旧是朋友，对吗？德茜蕾。”忽然他的脸色变了：

“你听到巴拉斯的话了吗？‘共和国的敌人——内部的和外部的’。他指我，德茜蕾，是指我。”

顿时一阵沉默，然后他像梦吃一般他说：“我们将士们拯救了共和国，为什么不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没有我们，那些部长们一星期也难维持下去。

国王被杀了，王冠滚进了泥淖，而我，可以把它捡起来。”

他到底在想什么？他的想法多么古怪！他曾经告诉我，我会成为法国最伟大的人物的妻子，那些话曾使我充满恐惧。但他今天的这番梦吃更令人胆寒：王冠滚进泥淖——他把它捡起来！

一个月之后。

我正准备吃晚饭，朱丽来到我的房间里。“德茜蕾，今晚，你一定要穿上最好的衣服”，她说，“我们今天要接待贵宾。”

约瑟夫老是有“贵宾”：大使、将军或者议员。他们谈论战争和政府事务，我真厌烦。我对朱丽这样说过：“我实在不愿见约瑟夫的客人。”

“约瑟芬也来了”，她回答，“她在郊外马尔梅松别墅住，特意来巴黎参加这个宴会。因此您不必听男人们高谈阔论，可以和我们一块谈天。”

朱丽下楼迎接客人去了。停了一会儿，我也跟了下去。我还没进客厅的门便听到了约瑟芬清脆的声音。我推开门。

一个男人站在门里不远的地方，个子很高，穿着深蓝色制服。我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可一下便认出了他是谁。我想溜掉，但我迈不动双脚。别的人都望着我，对我为什么不走进去大惑不解。那个高个子注意到了他们的神情，惊奇地睁大眼睛。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喘不过气。

朱丽说：“进来吧，德茜蕾，我们在等着你呢。”

这时，约瑟夫挽起我的胳膊介绍：“贝尔纳多特将军，这是我妻妹，德茜蕾·克拉里小姐。”

他彬彬有礼地吻我的手，但我不敢看他的脸，也不相信自己的声音。因此我沉默不语，这时，我听见约瑟夫说：

“将军，刚才我们给打断了，你要对我说些什么来着？”

“我……我想不起来了，波拿巴先生。”

朱丽说：“我们坐下好吗？先生”

但贝尔纳多特将军动也没动。

“坐下好吗？”朱丽又说了一遍，然后走向他，碰了一下他的胳膊。他这才意识到刚才心不在焉。于是，我们便坐下来。

我仍然一言不发。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地回忆着什么。塔里昂夫人都对他说过哪些拿破仑第一个恋人的情况呢？马赛城一个富商的女儿？拿破仑许诺过娶她而言不守信？是的。

他问朱丽：“你妹妹在巴黎住多长时间了？你家在马赛，是吗？”

这个问题使朱丽感到奇怪。“是的。我妹妹在巴黎才住几个月，她第一次来巴黎。德茜蕾，你喜欢巴黎是吗？”

“是的。”我说。但我觉得很不安。

“除了下雨天气。”贝尔纳多特补充说。然后注视我的脸。

朱丽纠正说：“应该说，甚至下雨天气。这正是巴黎的神秘所在。”

约瑟夫对我们的谈话如坠五里雾中。他想谈拿破仑的战争而不想谈天气，但他几次想改变话题将军都所问非所答。

这时，约瑟芬已经观察我和贝尔纳多特好一会了。她绝顶聪明，自然能觉察出使男女相互吸引的那种神力。

并且她非常清楚，我不是第一次来巴黎。

她神秘地向他微微一笑：“贝尔纳多特将军依旧单身独处，你在维也纳作大使期间，没有感到缺少一个内助？”

贝尔纳多特放下刀叉：“我的确感到过，也想过结婚，但一筹莫展。”

不等约瑟芬回答，朱丽抢着说：“将军，你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姑娘吗？”

“物色到了，太太，但马上又失去了。现在……”他的眼光在向我求援，而我能说些什么？

“现在”，约瑟芬替他接上茬，“你必须再次找到她，向她求婚。”

他站起来，把椅子向后推了推，对约瑟夫说：“波拿巴先生，我倒愿意与你妻妹德茜蕾·克拉里小姐结合。你觉得如何？”

房间里突然一阵寂静。大家是不是听见了我膨然跳动的心声？我盯着洁白的桌布，不敢抬起头来。

约瑟夫终于开口了：“我不理解，将军，你真想与德茜蕾结婚？”

“是的。”

又一阵沉默。

“但你们才见面”。朱丽说，“她还不认识你呢。”

我抬起头来说：“我愿意，贝尔纳多特将军。”

这是我的声音么？大家都盯着我。我跳起来冲向门口，跑回我的住室坐在床前，孩子一样地哭起来。

朱丽进来搂住我，说：“你不一定与他结婚的，别哭，别哭。”

“但我太高兴，朱丽，我不能不哭。”

我们下楼时，他们已离开餐桌，水果和葡萄酒都搬到客厅里了。我和让（我叫不成‘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坐在沙发上，他给我斟上酒，然后他举起杯子和我对饮。终于，我敢直视他的眼睛了。

他临走以前，我们走进花园。春天清新的气息洋溢在晚风之中，满天星光灿烂。爱之神秘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就在那个宴会上，拿破仑看到小欧仁妮长大了，而且出落得美丽纯洁，他的心中极不平静。他从欧仁妮看他的目光中，仍能读出爱的音符。就是这个姑娘，爱上了他，并不因为他是什么风云人物，而只爱他这个人，并且给予过他那么多的温情与关怀。他望着欧仁妮圣母般光洁稚气的脸，不禁想到：如果当初我要的是她，无疑我将得到全法兰西最贞洁的女人。只是因为拿破仑的这种心态，才频频派属下将官到欧仁妮面前求婚，仿佛只有看到欧仁妮有一个自己的家后，他的内疚之情才能得到解脱。但当人们把贝尔纳多特推到欧仁妮面前时，他的心里又涌上了一丝丝不快，好像如此纯情的少女只有配得上他。是呀，不管是在战场，还是在战后，他的一颗心全系在了约瑟芬心上，但约瑟芬又带给了他什么呢？是羞辱！是对波拿巴家族的耻辱。

他不由地把目光移到在一旁谈笑风生的约瑟芬的脸上。这无疑是一张美

丽无比、每一个笑意都充满妩媚的女人，但就在他灰尘满身地回到巴黎那一天，约瑟芬却与她的情夫夏尔去郊外游玩。

他从约瑟夫的嘴中了解到了一切，他决心要狠狠地制裁一下这个荡妇，并通谍说：

“如果你不忠于我，那就领着你的儿女滚蛋吧！”他感到自己目前已不是一位寻常的人了，他应该在众人面前维护自己的完美形象。他不由地想起了弟弟吕西安。吕西安是个聪明但自以为是的人。他靠兄长的威望，现在担任北方军的特派员，并且跟巴拉斯与塔里昂夫人扯得很紧。他最近又看上了一位平庸女人。想到这里，拿破仑对母亲道：“妈妈，您知道吕西安最近娶了一位客栈老板的女儿吗？”

莱蒂齐亚现在生活是富裕了，而且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巴黎受到众人的赞誉时，她的心里像抹了蜜一样甜。她满足极了，看到自己精心培植的小树苗，茁壮成了栋梁。她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但她仿佛又不太认识目前的儿子了，当听到拿破仑要远征埃及时，她不禁问约瑟夫：

“他是不是发烧说胡话？”当她听到儿子的问话，正亲密地拉着德茜德的手说着话，她非常喜爱这位单纯的姑娘，尤其是约瑟芬风骚放荡的丑闻更使她对这姑娘喜爱有加。她抬头看看衣着考究、皮鞋闪光的儿子反问道：“吕西安的婚事对你有什么不好吗？”

拿破仑有点急躁。他是在想着自己以后要更加辉煌的，辉煌得让全家人也一起闪光的。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兄弟会与平民联姻。

他对母亲说道：“您怎么能同意一位客栈老板家的女儿进入波拿巴家族。要知道这种人家的女儿，在客栈是要招待客人打扫房间的，不是上流社会能容的人。”

“但我知道，那个姑娘是位贤淑、正经、勤劳而又懂得遵守妇人之道的好女人。”

约瑟夫在一旁也不满地瞟了一眼约瑟芬道：“那的确是一位跟德茜蕾一样纯洁的女人。再说，吕西安也没有娶一位旧伯爵夫人的荣幸呀。”

约瑟芬显然是听到了这句话，她的脸红了。

而拿破仑也急躁地站了起来。

德茜蕾眼看这场争执要冒火花，连忙站起身对约瑟夫道：“来，我们跳舞吧！”

这才熄灭了“战火”。

拿破仑在出发前夜，心中非常不安。

面对壁炉里燃烧的火焰，他思考着政变的可能性，也许命运已为他安排妥了。

督政府的堕落使得法兰西人民渴望一个自己的政体，一个坚强的政府，渴望一个从未参与任何政治阴谋的人。

思考了一会儿，波拿巴终于意识到上帝早已选择了他将成为法兰西人民所希望的人。一天，在蒙百罗宅那的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他向住在佛罗伦萨的法国部长米奥吐露了心里话：

“至今我所做的一切还没有任何意义……你难道认为我在意大利获胜，是为了表现卡尔诺、巴拉斯的威严吗？是为了建立一个共和国吗？多么可笑的想法！一个3000万人的共和国！混合着道德与罪恶！这是法国人迷恋的一种幻想。他们需要荣誉，需要满足虚荣心，需要自由，但是他们什么也不懂。”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思忖着是否去夺取政权。现有的条件是有利于他的：军队和人民都崇拜他。督政府官员似乎也向他顶礼膜拜，一些朋友也能帮助他……他整夜在屋里踱步。

清晨，他又不太相信能够胜利，想到失败了会无法挽回，便决定在政变之前打一场适合的战役，好在自己身上增添一些悄撒或是亚历山大的光环……

奥地利宣布失败，欧洲大陆得到了和平。剩下的就是英国了。为了迫使它停止战争行为，波拿巴决定控制通往印度的道路，并占领埃及。

督政府因急想摆脱这讨厌的将军，就供给他黄金、士兵和船只，1798年5月4日，在约瑟芬、杜罗克及拉瓦莱特的陪同下，他离开了巴黎。

旅途中，约瑟芬开始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轻浮，也许还看见了人们称为“胜利将军”的命运，于是多次请求参加远征。波拿巴拒绝了。

一天晚上，她为了使她同情自己，就表现了嫉妒的情绪。

谈到了他在东方国度里将会遇见的美妙的女人，她赌气地哭了。他的回答是：英国的战舰非常凶猛，“怎么能让一个可爱的妻子去冒这种危险？”

5月8日的晚上，一列马车抵达了土伦，第二天，波拿巴就登上了“东方号”旗舰。约瑟芬跟他来到了工作间，再次恳求带她同去。回答是明确的：

“我禁止过女人同部队一起上船。作为一军统帅，必须以身作则……去布龙皮尔吧，据说那里的水能够促进生育，也许从那回来后就能给我生个儿子，这就是你能给予我的最大的快乐！”

他们长久的拥抱，约瑟芬非常窘迫地下了船。旋即，炮声齐鸣，军队奏起了共和国国歌，“东方号”在一二十条战船的跟随下，驶离了港口。站台上，约瑟芬长久、长久地挥动着手绢……拿破仑挥舞着帽子，向她致意，却没有料到300个让丈夫或情人装扮成士兵的女人已躲藏的船尾，正同他一起去攻打埃及……

第九章 遥远的东方之梦

一、“不朽的盛名都是来自东方”

拿破仑说：“这个小小的欧洲是不能给我提供足够的荣誉的。我必须到东方去寻求；所有不朽的盛名都是来自东方。”

在绞杀英国佬的三种方案中，他决定选择最后一种：远征埃及！

自从回到巴黎，作为对英作战的总司令，拿破仑一直考虑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可能性。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1798年2月23日，在写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他对整个局势作了这样的总结：

“不论我们作出多大的努力，我们在若干年内部不能获得制海权。没有制海权而入侵英国，这从来就是最冒险，最困难的一个任务。……考虑到我国海军现在的组织情况，如不可能迅速执行入侵任务，那么，我们就必须真正放弃征伐英国的计划，只要继续**装作要出征该国的样子就可以了**；同时，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和所有的人力物力都集中于莱茵河地区，以便从英国手里夺取汉诺威和汉堡；……要不就举行一次威胁英国和东印度之间贸易的东征。如果这三种作战方案都不是切实可行的话，我看除了与英国请和以外，别无他途。”

他的大半生的事业，可作为上述这些计划的一个注脚。为了征服他最可怕的劲敌，他总是不停地借助于这三个计划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当时，他认为，第一个计划是不可行的；第二个计划后来它那最完整成熟的形式就是大陆封锁制度，那时还行不通，因为法国即将在拉什塔特会议上解决德意志问题；因此，他把他的全部才华精力都用到第三个计划上去了。

征服埃及和恢复法国在印度的霸权，对于波拿巴性格上的两个方面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法国的三色旗飘扬在开罗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尖塔顶上和德里的莫卧儿王朝皇宫上的情景，使他为之神往。

沿着亚历山大和凯撒大帝的足迹去重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辉煌一直是他的梦想。

他私下对布里埃纳说：

“巴黎人极其健忘。如果我在这里无所事事地呆上些日子，那我就算完了。在这个花花世界的大都会里，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我的荣誉已经消逝了。这个小小的欧洲是不能给我提供足够的荣誉的。我必须到东方去寻求；所有不朽的盛名都是来自东方的。不过，我希望先巡视一下法国北海岸，亲自去看看可以搞些什么名堂。倘若出兵伐英看来不易成功（我想也是不容易的），那么征英方面军就将成为东征方面军了；我将出征埃及。”

于是，他决定向英国的东方贸易开战，作为他下一个活动范围；因为这次战争可提供一个比对奥战争“更为宏伟，更为必要，和更为光辉灿烂的战场”；“如果我们迫使英国政府媾和，我们就将在东、西两半球的贸易上获得好处。这就为巩固自由和提高公共福利迈出了一大步”。

在巴黎，他开始了东征的一切准备工作。

他于1797年5月建议从圣约翰骑士团手里把马耳他岛夺取过来。当督政府于9月27日批准了这个建议时，他把一个名叫普西埃尔克的特派员派到那

里去执行一项“商业使命”，去视察那里的港口，同时，毫无疑问，也是去暗中破坏骑士团的军纪。

在他看来，既然英国已从科西嘉岛撤走，法国已经支配着意大利北部、西班牙和荷兰的航海，看来下列各项计划都是完全切实可行的：把地中海封锁起来，不让那些“搞阴谋和从事冒险的英国佬”通行；使英国佬困在他们那个阴郁的北海里；并使他们为准备对付法国随时可能在英国南海岸、爱尔兰、甚至苏格兰登陆，而搞得民穷财尽；同时，波拿巴对东方的征服将把英国在东方的财源堵死。“让我们把我们的一切活动能力集中在海军上，从而打垮英国。此事一旦完成，我们便把整个欧洲踩在脚下了。”

显然，他的这一构想由于他对英国缺乏必要的了解而显得多少有些幼稚。

他和当时几乎所有的法国革命者都有这样一个错误的看法，即：英国人的财富和力量都是建立在一种虚假的基础上的。这种认为英国软弱的错误想法，来源于十八世纪下半叶法国的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的理论。他们认为：商业本身并不产生财富，因为它只能促进大地上出产的物品的分配；而农业才是真正财富和繁荣的唯一源泉。因此，他们贬低工商业，抬高农业。而以农业为关键性问题的法国革命，其发展过程与这个重农业轻工商业的方向是一致的。

狂热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总是不厌其烦地把简朴的田园生活的好处拿来同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堕落生活和坏处相对照；当1793年初雅各宾主义的热情使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与英国发生纠纷时，国民公会的雄辩家们很有信心地预言：英国这个现代的迪大基必将毁灭。凯尔圣宣称：“英国的信誉是建筑在虚假的财富之上的；……由于领土狭小，英国的国家前途几乎完全依靠它的银行，而这座银行大厦又是全凭海上贸易来支撑的。这种贸易不难使其瘫痪下来，尤其是对法兰西这样一个靠着自身财富的强国来说，更易于做到这一点。”

波拿巴显而易见受到了这种错误想法的影响，同时，他也低估了英国人的海上作战能力，这使得他们埃及远征计划在极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对英国并不能构成致命打击的军事冒险。

最初拿破仑遭到督政府的反对。督政们还是坚持要使意大利革命化的计划。只是由于利用了他们害怕军队这一弱点，他才使这些方官们同意派遣3.5万名部队和最优秀的将领们出国。

为达成这次远征，这位青年司令使用一种隐含着绝妙的讽刺的手法向拉·雷韦利埃-勒博进行了说服工作。这位督政，是“敬神博爱教”（一个新创的宗教体系）的教长，他仍为他那个教派奄奄一息的宗教热情拼命鼓吹打气。波拿巴对这位自封的“先知”吹嘘说，征服东方将为这一新教的传播提供广阔的天地。于是拉雷韦利埃立即放弃了使欧洲革命化的计划，转而支持波拿巴的东征；因为他认为这将为他在东方传布福音，广收信徒开辟更为宏伟的天地。但他又那里知道，正是这位大将，在埃及登陆之后却立即声称他信仰穆斯林的宗教了。

在得到督政府含含糊糊的赞同之后，波拿巴还得面对迫切的财政难题。然而钱财上的匮乏，由于发生两项凑巧的事而得到解决。

第一件事发生在罗马。在那个城市里，一年来的混乱，最后于圣诞节发展成为一次暴动，迪福将军被刺。这一暴行，为督政府提供了使意大利中部

革命化所需要的借口。贝尔蒂埃立即奉命领兵进攻罗马城。他于 1798 年 2 月 15 日未遭抵抗便进入该城，宣布教皇的民政权力已告结束，并宣告恢复罗马共和国。

但贝尔蒂埃对这个城市实施的解放政策，其实际意义，很快就显示出来了。罗马的艺术珍品和金银宝藏，再次遭到洗劫。正如吕西安·波拿巴在他的《回忆录》里尖刻指出的那样，新到任的行政官和财务官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包装油画和塑像，准备运往巴黎。当时贝尔蒂埃不仅为他私人巨额财富奠定了基础，还向土伦送去了大宗款项来装备远征舰队，表示他很理解这次征伐的目的。贝尔蒂埃在给波拿巴的信里写道“你派我到罗马来，就是委任我当征英的财务长官。我将设法把国库充实起来。”

督政府对瑞士事务的干预也是同样获得了巨利。瑞士沃州的居民和伯尔尼寡头暴致的斗争，也给法国政府提供了干预的借口：一支侵略该国的部队打败了瑞士中部各州的募兵。照抄法国的政体，把中央集权制强加于瑞士，从这个古老联邦夺取日内瓦并把它并入法国。

瑞士遭到的灾难还不止这一些呢。尽管法军统帅布律纳将军宣布，法国人是作为友人来到威廉·特尔的后裔这里的，并将尊重他们的独立和财产，可是法国的特派员们立即着手洗劫伯尔尼、苏黎世、索洛图恩、弗赖堡和卢塞恩的宝藏金库，共获 850 万法郎；又从强摊捐款和掠夺中弄到了 1500 万法郎。此外，130 门加农炮和 6 万支滑膛枪也成了解放者的战利品。这些财物中的一部分要送往的目的地早已定下来了；波拿巴于 4 月 13 日给拉纳将军写了一封急信，指示他加速把这些战利品运到土伦，并把 300 万法郎立即用于完成在那里的舰队船只的建造工程上。

这不仅是波拿巴，而且也是法国军队和法国人民人格道德上的一个污点。这件事引起英国诗人科尔里奇的愤怒抗议；他过去从法国革命中曾看到一个高尚时代的曙光，而这时他认为 1789 年革命的理想被出卖了。他在诗中写道：

啊！法兰西，天下万民的捍卫者，
你欺天变节，瞎了眼睛，这就是你要夸耀的吗？
与帝王同流合污，称王称霸，
在农猎中狂叫，在血泊里分赃？……
纵情声色、利欲熏心，恶性不除，造反也枉然，
还是自己奴役自己。叱咤当年
他们砸碎了镣铐；但戴上了
刻着自由神的名字的、更沉重的锁链。”

瑞士历来是欧洲体系的中流砥柱，法军竟然占领了它。这不仅是对理想主义者的一个挑战，而且也是对德意志各统治者的一个挑战。这几乎导致法奥关系的破裂；当时在维也纳愤怒的人群把法国国旗撕下来了。但是，波拿巴尽力防止重开战端，以免影响他那远征东方的事业。这一点他作到了。

但是最后他又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在他最后一次谒见督政时，他在某一细节上遭到反对，他激动地要辞职不干。这时，素以说话尖刻出名的勒贝尔当即替他草拟了辞呈，放在波拿巴的面前，断然他说，“公民将军，签字吧。”这位将军并未签字，他从会议室退了出来，表面上垂头丧气，实际上

却盘算着发动一次政变。

准备时期和悬虑不安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法国政府 4 月 12 日密令正式规定了这次东征的目的，其中包括：占领埃及，并从“这位将军所能到达的英国东方领地”中把英国人统统赶出去。此外拿破仑还应把苏伊土地峡打通，以“保证把红海变成法兰西共和国通行无阻和专有的领海”；改善埃及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并与土耳其苏丹建立良好关系。另一道密令授权波拿巴夺取马耳他岛。

除这些打算以外，他又加上了一个确实极为野心勃勃的企图，那就是：在征服东方之后，他将发动希腊人和东方的其他基督教徒们，奋起推翻土耳其人的统治，夺取君士但丁堡，并“从后方占领欧洲”。

渴望探索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和文学宝库的法国学者们，得到了波拿巴的慷慨支持。蒙日传记的作者曾断言，是这位著名自然科学家的热情，最初启发了波拿巴东征的念头。但似乎是沃尔内在更早一点的时候，使他产生这个念头的，因为在 1791 年他就常和波拿巴来往。说实在的，从神秘的东方探索其学术秘奥，这种愿望仿佛一直激励着他的强烈的求知天性。在 1797 年底至 1798 年初的冬季里，他曾连续听了著名的贝托莱讲的化学课。在卡尔诺被放逐后，他在法兰西科学院的遗缺是由波拿巴来补上的，而选上了他也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之后，他在所有的命令和文告上签名时都写上“科学院院士、东征方面军总司令”的头衔。

经过上述的各方面准备，带着督政府的指示和他个人在东方赢得荣誉的梦想，波拿巴终于在土伦出发了。

这只庞大的远征舰队总共有：战列舰十三艘，快速舰七艘，炮舰数艘以及大小运输船只将近 300 艘，运载军队 3.5 万人。布律埃斯海军上将担任舰队司令，但归波拿巴指挥。

在随同总司令出征的将领之中，最高级的指挥官是几位师团将领：克莱贝尔、德塞、邦、梅努、雷尼埃——以上都是指挥步兵的，他们麾下还有 14 位将官，其中有几个，如马尔蒙，后来获得很大名气。骑兵司令是身材魁梧的混血儿亚历山大·迪马将军；其部下有勒克莱尔（波利娜·波拿巴的丈夫），还有两位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人物：纓拉和达武。炮兵司令是多马尔坦；工兵司令是卡法雷利；英勇的拉纳任军需总督。

舰队驶近马耳他岛。这个岛屿是由圣约翰骑士团据守的。这个骑士团是一度曾与巴勒斯坦异教徒作战的基督教战士最后剩下的队伍。他们的勇气已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消失无余，他们的纪律也由于内部分裂和法籍骑士阴谋勾结法军而遭到破坏。一支法国舰队曾于 3 月间出现于瓦莱塔港外，企图发动奇袭；但是，海军司令布律埃斯认为这太冒险，因而派人去作了一番极为笨拙的解释；结果反倒把这些骑士们推到俄国的怀抱中去了。

当时沙皇保罗的美梦之一就是通过与马耳他岛的骑士团订立条约，以扩大他在地中海的。这个美梦满足了他从事基督教圣战的渴望，还可以给俄国带来为瓜分土耳其而建立一个海军基地的希望。关于瓜分土耳其一事，当时俄国与奥地利正在进行磋商。为了取得对马耳他岛的控制，俄国付出 40 万卢布。就在此时，波拿巴不待俄国计划实现，就捷足先登，迅速夺取了该岛。他毫不困难就找到了一个和骑士团决裂的借口，几连士兵开上了岸，战斗打响了。

如果骑士团没有被内部争吵所分裂，他们据守在坚固的壁垒里，本来可

以不让入侵的法军迫近的。可是，法国籍的骑士们拒绝和祖国同胞交战；而且土著马耳他人在骑士团的奴役之下久已不满，举行了一次起义，促使骑士团的大统领向法军投降。驻马耳他岛的英国领事威廉斯提出的证据似乎表明，在导致投降上，土著人民的民怨甚至比法国黄金的作用更为有效。总而言之，这个欧洲设防最坚固的地点之一，竟然在略事抵抗之后，便开门让一支法国的卫戍部队进驻了，因而卡法雷利将军在视察各处防御工事之后不得不向波拿巴说：“说实在的，将军！幸亏城里有人给我们打开了城门。”

在马耳他停留的7天中，波拿巴显示出他那无比旺盛的组织本能。不久可看到，拿半个欧洲作为舞台，还远远不够这种才能的施展。他废除了圣约翰骑士团，对那些有功的法籍骑士发给年金予以遣散；他取消了一些修道院，把它们的土地充公，交新政府支配；他成立了一个在军事总督管辖下的政府委员会；他暂时维持现行的各种税收，并规定征收关税、消费税和货物入市税；他为修理街道、建造喷泉、改组医院和邮局准备了条件。他对岛上的大学，予以特别关注；他按照比较先进的法国的高等学校的规格重新安排了课程，但是在学习内容上极其偏重于理工科。在各方他都留下了他那讲究实际思想的烙印，这种思想把人间世事看作是一局国际象棋，在棋赛中“主教”和“骑士”都被小心谨慎地吃掉了；此外只留下“王”、“后”、“堡垒”等重棋子和那些唯命是听的小“卒子”。

波拿巴把马耳他从中世纪宁静的一潭死水中拉出来，并把它投入现代社会前进的急流中之后，就启航前往埃及了。马耳他国库及圣约翰教堂中所能找到的一切金和银（不管是金银块还是金银器皿）都大大地充实了他的军费。幸而圣约翰教堂的几扇银门已经涂上油漆，这才免遭其他金银财宝的同样下场。

他是那样急于赶到埃及，亚里山大的英雄业绩和金字塔的传说在强烈地吸引着它。

二、金字塔蒙上了眼睛

在两军身旁，奔流着神秘的尼罗河水；在远处，开罗清真寺的尖塔闪闪发光；向南去，隐隐耸现着雄伟的金字塔。4000年的岁月滚滚向前……

东方的骑士精神与西方的进取宏图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凶猛的搏斗，那可怖的情景令金字塔蒙上了眼睛。

波拿巴在东方进行冒险的整个过程，运气确实很好，他甩掉纳尔逊的追踪，尤其是十分走运。这位英国海军上将已经猜透了他的目的。他扬帆急追，在克里特岛附近几乎可望见法国的舰队，并在法国舰队出现在亚历山大港仅仅两天之前，抵达该港。由于在亚历山大港没有找到敌军，纳尔逊立即掉头，在克里特岛、西西里岛和默里厄半岛之间的海面上进行搜索，直到他从一个土耳其官员那里得到了敌人行踪的消息，才复向东航。帝国的命运有时就往往取决于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

与此同时，有待波拿巴解决的问题纷至沓来。法军这时在埃及海面上已经受到严重威胁。为了摆脱这一险境，他以最快速度，让为数3.5万人的部队，在亚历山大港附近的马拉布特登了岸。他随即指挥各纵队攻城，于7月2日一举打下了亚历山大城。

当时的埃及名义上是土耳其的领土，对交战的英法双方而言，是一个地道的中立国家。

对于这次侵夺中立领土，波拿巴只提出这样一个借口：埃及的真正统治者土耳其官员犯了偏袒英商，迫害法商的罪过。

同时，他竭力促使土耳其苏丹相信，法国侵入埃及是一个对土耳其友好的行为，因为这将推翻马穆鲁克在埃及的势力，他们已使土耳其的统治权名存实亡。这就是波拿巴向土耳其官方提出的论点。但是，事实证明，象这样的论点，就连东方人的头脑也感到大玄妙，难干充分领会。

波拿巴所关心的，主要是要赢得由不同民族组成的被统治的民众的支持。压在民众的头上的是马穆鲁克；这是一个巨大的军事集团，他们有一支强大的骑兵，分别由两个土耳其官员别伊统率。他们不承认土耳其政府自称拥有的宗主权。

这两个别伊，穆拉德与易卜拉欣相互倾轧，使得这个统治阶层矛盾分歧，层出不穷，而他们之间的争斗，又使得被统治的两族——阿拉伯人和科普特人，遭到不断的掠夺和勒索。因此，看起来唤起他们去反对统治阶级是有可能的，只要小心谨慎地尊重全体人口所信奉的伊斯兰教规就行。

为了这个目的，这位总司令告诫他的部队：对待穆斯林要像对待“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一样；对他们的穆夫蒂和伊玛目，要像对“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一样；对他们的穆夫蒂和伊玛目，要像对“犹太教的经师和基督教的主教”一样地尊敬。他还向埃及人宣告：尽管他要推翻马穆鲁克的暴政，但他决意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罗马教皇号召世人向穆斯林作战，难道不是我们法国人把教皇打垮的吗？马耳他岛上的骑士笨蛋们相信向穆斯林作战是上帝的旨意，难道打垮他们的不也是我们法国人吗？”法国士兵们对于这一套滑稽把戏，感到大为开心，而被解放的埃及人民充分懂得波拿巴用以结束其公告的那些威胁性的话，是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为后盾的。

在远征船队驶近埃及海岸时，拿破仑派了一艘快速炮帆船先行，以侦察亚历山大港。这艘快速炮帆船于6月29日驶抵该港，找到了法国领事马夏龙，并于次日把他带回旗舰。

从这位领事的口中，拿破仑得知纳尔逊的一艘舰船在两天前曾到过亚历山大。这位领事还告诉他，该城将会抵抗进攻，埃及当局也不会允许他的任何船只进港。

拿破仑听说纳尔逊的舰队就在附近游弋，心中十分不安，便决定立即在港西的开阔滩头登陆。布律埃斯将军力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岸边水浅，运输船只能在离岸3英里远的水面抛锚而当时又正刮着北风。

他指出在亚历山大港以东14英里处的阿布基尔湾有一个隐蔽的锚地和滩头，是一个合适得多的登陆地点。然而拿破仑担心英国舰队会随时来袭，便拒绝了这位海军将领的忠告，并坚持立即在小渔村马拉布特附近登陆。该村在亚历山大以西8英里处。

1798年的亚历山大可不是如同今天这样一个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大商港。当时仅有16000人，是一个破旧小镇，港口很小而且尚未开发。对于开罗而言，当时主要的港口是达米埃塔，该港位于尼罗河的东口，在亚历山大港以东120英里。

7月1日中午，尽管刮着北风，部队还是开始在马拉布特登陆。登陆行动是缓慢而艰难的，但是到第二天拂晓时，由邦、梅努和克莱贝尔所指挥的

3 个师中的部分官兵已经登岸，只是没带火炮、骡马和给养。所有的人都晕了船而且有些人还被淹死。

拿破仑决定立即向亚历山大前进，尽管他只有 4000 人上岸而且没有炮兵。他们没带食物和水，沿着沙丘痛苦地向前进军并迅即向该镇发起冲击，结果只遇到了微弱、零星的抵抗。

中午时分，法军以伤亡 300 人的代价占领了亚历山大，不过克莱贝尔和梅努两位师长也负了伤。

拿破仑用阿拉伯文向当地居民发布了一份异乎寻常的告示。他声称法国人不是来打埃及人，而只是打压迫他们的马穆鲁克统治者。他还宣称法国人是真穆斯林，并早已废黜了“经常挑唆基督徒与穆斯林打仗”的教皇。因此，他要求所有真正的埃及人应帮助法国人驱逐马穆鲁克。然后，他便向当地教长和阿訇授以三色勋章。

6 天之后，所有的部队和物资都上岸了。拿破仑把全军分成五个师，开始向开罗进军。克莱贝尔率 2000 人留守亚历山大并任总督，梅努受命占领罗塞塔后也留任总督。梅努的师由维埃接管，而克莱贝尔的师由社高接管。社高师先向东开赴罗塞塔，然后由罗塞塔沿尼罗河的西面支流溯河而上，保护由船只运送的辎重、弹药和文职人员；佩里上校指挥的炮艘负责护航。

拿破仑则率德塞、雷尼埃、邦和维埃的四个师抄近路，穿沙漠，经过达曼胡尔向尼罗河上的拉曼尼亚进军。

这段长达 52 英里的进军是在全年最火热的季节进行的。拿破仑陷入了几乎完全无水的沙漠，一群群骑马的阿拉伯人在其翼侧伺机而动，随时准备捕杀掉队的法军。令人难以置信的似乎是拿破仑竟疏忽到这种程度，他不但没有给部队提供热带服装而且连水壶也没有准备。部队干渴难熬，口粮也仅是从船上带来的硬饼干。任何跟不上大部队的掉队者都会遭到贝督因人的凌辱和肢解。部队不敢歇息一气走到尼罗河边，在那里又因暴食西瓜而普遍腹泻。部队士气低落，师长们也纷纷在拿破仑面前叫苦不迭。

的确，这里的一切情况都是从未经历过的、可怕的。法国士兵头顶烈日，腰酸背疼，由低声嘀咕，变成高声抱怨起来。这就是“比伦巴第还要肥沃”的地方，是他们长途跋涉的目的地！当士兵们第一次从船上注视亚历山大东面的沙漠时，一个诙谐的士兵对他的伙伴大叫道：“瞧，答应给你的六英亩田地就在那里啊！”

像这类的讽刺话，不断传到军官们的耳里，什么纪律性都阻止不住；甚至在到达亚历山大之前，情况就已是这样了。如今部队处于沙漠的流沙中，受到不断出没的贝督因人的骚扰，并且蝎螫蚊咬，干渴难熬，情况就更加糟糕了。阿拉伯人先用石头把为数甚少的水井都填塞了；工兵们花了好大的劲，才汲到井底的甘泉。士兵们一拥而上，为了抢先喝几滴泥汤而大打出手。他们就这样地挣扎着前进；后继各师，遭遇更惨。

法军参谋贝尔蒂埃说，当时一杯水的卖价相当于和它等重的黄金。连那些英勇的军官们，也不由得忽而狂怒，忽而绝望，弄得精神沮丧，一蹶不振。

但是波拿巴毫不畏缩。他那冷酷严肃、泰然自若的神情，对于那些幼稚的俏皮话是一种最好的斥责。有时低声嘀咕的人群中有人大胆他说，“好哇，将军，你就这样把我们带到印度去吗？”这时，他立即反驳说，“不，我才不愿意带你这样的士兵去执行那个任务呢。”说那话的人和他的伙伴们不由得感到十分羞愧。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法国人的荣誉感，于是他们又振奋起

来，甚至克服了难挨的干渴的痛苦。

为了鼓舞士兵们的低落情绪，总司令派了一些最坚定的将官与队伍一齐前进，其中之一就是卓有才能的卡法雷利，而这位将军曾在来因河的战役中断了一条腿。他那鼓舞士气，安定军心的讲话引起了队伍里的妙不可言的回答：“啊！他当然不在乎罗，他哪能呢；他在法国还有一条腿嘛。”同样俏皮的话是，士兵们把那些出没无常、专门截击散兵游勇和掠夺者的贝督因人叫作“拦路骑警”。

部队终于拖曳地到达尼罗河边，并用河水解了渴，这时，他们才认识到波拿巴的意志的超群卓绝，和对士兵们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所抱有深刻的信心。连沙漠行军的苦难，也未能使法国人的愉快性格完全消失。

在拉马尼亚，这支沙漠纵队与杜高师会合了。杜高师自罗塞塔溯尼罗河而上的进军则轻松得多。尽管拿破仑的4个师一路历尽艰辛，他还是决定不让他们休息，为了趁马穆鲁克面对拿破仑十天前的登陆尚惊魂未定之际打它个措手不及，他必须立即向上游100余英里的开罗进军。

7月11日下午，他检阅了部队并告诉他们明天就可能遇到敌人，他获悉马穆鲁克的前卫在穆拉德的指挥下已抵达其南面8英里处的舒卡拉基特，而且还得到了一队炮艇的支援。法军在12日夜间继续行军并于拂晓前抵达舒卡拉基特。

在这里，拿破仑把每一个师都组成一个方阵，每个方阵六列纵深，在方阵的四角都配备有火炮。5个方阵成梯次配置，杜高师在左侧，靠近尼罗河以便与船队保持联系。日出时，各团乐队在方阵中奏起了马赛曲。

这时，法军看见马穆鲁克的骑兵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大约有1万至12000人。穆兰德的战士们策马向前想试探法军的方阵，结果发现到处都是法军的枪刺刀丝。最后他们开始冲锋，但立即遇到了滑膛枪和霰弹的迎头痛击。他们反复冲杀，始终未能攻破法国的方阵。在左翼，佩里的船队却遇到了麻烦，由希腊水手操纵的马穆鲁克的7艘炮艇咬住了他。佩里仅有3艘炮艇和两艘载着所有科学家和其他文职人员的大驳船。法军船队大约伤亡了30人，可是佩里的炮艇却有一炮直接命中了马穆鲁克旗舰的弹药舱，舰上的人全被炸死。其余的炮艇惊慌失措，一片混乱，不战自退。

将法军以师为单位组成方阵来对抗马穆鲁克的骑兵冲击，这是拿破仑在舒卜拉基特会战中临时想起的一个非凡的战术应变措施。

在此以前，法军从未采用过这种队形。英军在半岛战争期间，每当步兵暴露在骑兵攻势面前时倒常采用方阵，但从未如此大规模地以整师的兵力构成方阵，拿破仑也许是从他过去对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方阵所作的历史研究中推演出来的，这无疑为对付马穆鲁克的战术提供了答案。

交战一结束，拿破仑立即乘胜追击溃退之敌。尽管怪石嶙峋且天气酷热难熬，法军仍勇往直前，7月20日傍晚，法军抵达离开罗只有12英里远的尼罗河分叉处。在那里拿破仑获悉马穆鲁克的全部军队都在开罗以北的尼罗河两岸严阵对等。穆拉德在左岸的因巴拜，而易卡拉欣则在右岸的布拉克。在他们之间，还有一支马穆鲁克的武装船队守卫在河上。

法军于21日凌晨2时开始进发，大约到下午2时，就碰上了在因巴拜据豪据守的马穆鲁克，他们大约有步兵12000人，同时翼侧有5000骑兵。而法军5个师计有战斗兵力25000人，金字塔远远望去赫然耸现。

拿破仑又像在舒卜拉基特一样把5个师摆成了5个方阵，德塞在右，社

高在左（靠近尼罗河岸）。

穆拉德这位骁勇善战的别伊决定用东方人传统的骠骑冲锋陷阵的战术来压垮侵略者。当时的情况与环境都促使对阵的双方不得不下死战的决心。自从圣路易时代以来，这是东方的骑士精神与西方的进取雄图第一次在陆地上进行的一场凶猛的搏斗。

在两军身旁，奔流着神秘的尼罗河水；在远处，开罗清真寺的尖塔闪闪发光；向南去，隐隐耸现着雄伟的金字塔。

4000年的岁月滚滚向前，波拿巴抒思古之幽情，以发人深思的手法激励法军将士坚持到底，勇往直前。于是，他们以密集队形向深沟高垒的马穆鲁克骑兵的营地挺进。左翼各师立即冲向土垒，打哑了它那火力不强的大炮，并屠杀了里面的埃及人。

当其他排成方阵的各师正注视左翼部队冲杀成功之际，它们自己遭到了袭击。

从沙漠海市蜃楼的朦胧幻景中，或从沙丘后面，从平原上星罗棋布的西瓜架后面，约一万名骁勇善战的马穆鲁克骑兵突然出现，向德塞和雷尼埃指挥的方阵直冲过来。他们那鞍辔鲜明的战马，他们插着的迎风挥舞的羽毛，他们狂叫的喊杀声，以及他们使用刀松的奇妙本领——这一切都使得这次冲锋显得惊心动魄。

法军的滑膛枪弹和榴霰弹像割草一样把敌人前排的骏马成片地扫倒，景象可怖令远方的金字塔也蒙上了眼睛。可是，那些活着的一大群继续冲过来，几乎压倒了方阵的下面阵列。

但是，这些悍不畏死的东方骑士似乎突然想从侧翼包抄法军方阵，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不幸。他们正好冲进两方阵之间的死亡夹道里。在这里，他们也被方阵侧面纵列的猛烈炮火和后面阵列的射击大量杀伤。他们力竭败退，在方阵面前留下了一堆堆的尸体和伤兵。而在方阵中间留下了二十三名最优秀的骑士；这些人由于勇敢和骑术高明，得以首先陷阵，但却在刺刀丛中丧了命。

现在法军进攻了；德塞率领的一个师眼看就要截断穆拉德的骑兵的后路。于是这个机警的骑兵首领撤退他那溃不成军的骑兵队伍；其他的骑兵队则在遭受了重大伤亡之后，逃过尼罗河，投入易卜拉欣的队伍。易卜拉欣并未参加这场战斗，现在就向叙利亚方向逃去。

这就是拿破仑的金字塔之战。这一战为法国获得一个殖民地，其代价为30人阵亡，约300人负伤；而阵亡者之中有20人是牺牲于法军两个方阵之间的交叉炮火的。

在开罗停留两周，让部队休整，并安排了征服后的善后事宜之后，波拿巴便挥师东指，追击易卜拉欣；把他赶入叙利亚。同时，德塞在上埃及和穆拉德进行了一次艰巨的然而胜利的战役。不过，这些战胜者很快就认识到。在埃及仅仅取得军事胜利还是无用的。当波拿巴回到开罗来完成他在这个新殖民地的组织工作时，他收到消息说纳尔逊已经消灭了他的舰队。

7月3日这位法军总司令在离亚历山大港之前，向他的海军大将下达了命令：

“舰队司令应子明日向总司令汇报，舰队能否驶进亚历山大港，如不能，则在阿布尔停泊区，使舰队集中所有舷侧炮的火力，以抗击敌人的优势力量；万一这两个方案都不可行，舰队司令必须将

舰队驶往科半岛……仅将轻型舰艇和小舰队留在亚历山大。”

舰队司令布律埃斯很快就发现上述第一个方案存在着严重的危险性；在亚历山大港口处的深度经过探测，证明大船是很难驶进的——这是他本人的判断，也是维尔纳夫和卡扎比昂卡的判断。另外，只要有一艘英国战舰，就可把该港的出口封锁住。至于驶往阿布基尔或科半岛这两个办法，布律埃斯继续向波拿巴表明：“我的坚定愿望就是尽可能为你效劳；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派给我任何职务都行，只要这个职务使我能有所作为。”

派他往科孚岛，在他看来，是把他弃置于无用之地因而极不光彩。而在阿布基尔，他认为他可以对保卫法军后方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于是他就把最大的舰只停泊在阿布基尔湾，因他相信由于通向那里的水路甚为危险这会使他得到掩护，不致遭受突袭。但他也为万一在停泊处被迫作战这种可能性，作了特别准备。他的这个决定也许不如波拿巴所作出的决定那么合理稳健。

波拿巴在往开罗行军的路上和在开罗停留的时候，已再次命令布律埃斯驶往科孚岛或土伦；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法国舰队如果在那些有充分防卫设施的抛锚地安然停泊，会比在开阔浩瀚的阿布基尔水域里更能真正控制地中海。但这些命令都是在舰队受创之后，才送达布律埃斯的；因此，如布律埃斯由于作出这一决走——宁愿留在阿布基尔而冒与敌一战的危险，也不愿执行一个谨慎但不光彩的战略指令——而受到非难的话，这未免有失公允。

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率领 14 艘战舰，载着 1000 门火炮，在东地中海进行搜索，终于在离尼罗河的罗塞塔河口约 10 英里处的阿布基尔湾，找到了法国舰队。舰队停泊在一片沙滩的后面。这本会使任何一个平常的舰队司令不敢发动进攻——特别是在日落的时候。

但是纳尔逊得知，法国舰队的首舰在抛锚处是可以自由旋转的。因此，他正确地判断：在法国舰队的停泊线与浅滩之间，必有足够的地方可容英国舰只插进去。英国舰长们就把 5 艘军舰插进法国舰队和浅滩之间；其他英国舰艇则在朝海的一面，沿着法国军舰的停泊线驶过，将其逐只击毁。经过整夜的厮杀。

在 8 月 2 日东方发白时，人们看见的是一幅海战中空前的惨状。只有两艘法国战列舰和两艘快速舰逃掉了；最大的一艘，“东方号”爆炸了，船上还装着从马耳他夺来的战利品；其他军舰共 11 艘，不是被俘获就是焚毁。

对于波拿巴说来，这次惨败不啻晴天霹雳。仅在两天前，他还从开罗给布律埃斯写信说，英国舰队的一切行动使他相信，它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并只能满足于封锁马耳他岛。

但是，为了恢复法军在这次惨败后极为沮丧的士气，他装出一副满有自信心的样子（其实，他自己也不再有信心了）。他说：“好吧，咱们就得留在这里了，要不就必须创造出古、罗马人那样的丰功伟绩。”此前不久，他曾对他的心腹说过，他在击溃易卜拉欣和穆拉德部队后，就要回国去直接攻打英国。不管他原来计划如何，这对他可是被困在他所征服的土地上了。他的部下，甚至几位最高的指挥官，如贝尔蒂埃、贝西埃尔、拉纳、纓拉、迪马等人，对他们的悲惨处境都十分不满，口出怨言。

但是这位总司令在逆境中，却更加精神振奋；他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来压制住这种不满情绪。他对迪马这个身强力壮的混血儿大声说：“你在背地里对别人说了许多煽动军心的怪话。当心，你可不要逼得我把你军法从事啊；

你那六呎之躯，也救不了你受枪毙处分的。”他又给几个最感不满和没啥用处的军官发了回国的护照；他很清楚，在纳尔逊获胜之后，这些护照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其他的军官则表现得比他还要积极；他们建议：把在亚历山大港的快速舰和运兵船拆掉，并把拆下来的部件都用骆驼将其运到苏伊士地区，以备征伐印度之用。

波拿巴足智多谋，随机多变的才能再也没有比在这遭受挫折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了。当时，他的敌人估计，他和他的疲惫不堪的军队正在徒劳地寻路逃出这不毛之地，而纳尔逊还释放法国战俘，让他们上岸归队，以增加他在给养方面的困难。可是，波拿巴和他的学者专家们此时却发挥了最高水平的创造能力，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一个新的拿破仑神话，在这个神话中，我们更深切地了解拿破仑这位创造过无数战争奇迹的军事天才的另一面。

三、埃及科学院

拿破仑征服了埃及，但他却说：“真正的征服，唯一不使人遗憾征服，就是对无知的征服。”作为他遥远的东方之梦的一部分，埃及科学院在一座土耳其的宫殿里诞生了……

舰队的覆灭并没有摧垮拿破仑的东方之梦。

在安抚了将士们之后，他决定与他称为“埃及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共同努力，将埃及建成一个法国远征军的后方供应基地。

这次远征埃及，拿破仑带来了一个专家团，现在，他决定依靠他们了。

舰队的覆灭使他们失去了绝大部分财物和许多机械设备，因此，那些学者、专家和工程师们几乎不得不从头做起。他们当中有些人努力扩大谷物的耕种面积，或建造大型烘炉和面包房或建造风车磨房，力图解决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还有些人则开辟了葡萄园以作长远打算，或酿造一种土啤酒来满足士兵们的酒瘾。铸造厂和工场也开始供应工具和机器，尽管速度还是缓慢的。他们还向地里夺宝：泡碱制炼出来了，制硝厂也建立起来了，这样，他们就以 1793 年那种非凡的劲头，为军队搞到了火药。

波拿巴以他那对学问的二贯热情，每周有好次亲临化学实验室，或去看贝托莱和蒙日所作的实验。他竭力想把学者专家们的努力结合起来，并对实用的工艺和高深的研究工作同样尊重；因此，他把这些科学的先驱者联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学会，称为埃及科学院。

科学院于 1798 年 8 月 23 日在一个前土耳其总督的宫殿里举行了隆重的成立仪式；蒙日任院长，波拿巴任副院长。他还亲自加入了该科学院的数学部。他确是想尽了办法来帮助学者专家们进行工作，这些学者们现在就在前土耳其总督的内宅大厅里，宣读他们的长篇学术论文；而过去，在那个地方所能听到的只是琵琶的珍珠声和令人厌倦的俏皮话，以及无聊的笑声。

学者们的工作地区并不限于开罗及尼罗河三角洲。德塞在上埃及的几次胜仗把尼罗河的中游开拓为可以进行和平研究工作的地区。于是，孟菲斯的艺术珍品就展现在西方学术界的惊异目光之前。较为便于运送的文物就被大批地运到开罗，从那里再起运到罗塞塔或亚历山大港，以使用以充实巴黎各博物馆的宝藏。但是，这些文物的命运，却是谋事在学者们，成事在海上实力；现在，除了少数例外，这些珍品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了。

除考古学之外，还做了大量工作，扩大学术的领域，卡法雷利将军的天

体观测，大大丰富了天文学。为了对埃及进行准确的查勘，一系列的测量工作开始了。地质学家们和工程师们勘查了尼罗河的河道，把河口及两岸的冲积层的发展情况记录下来，并据此计算出三角洲各部分的地质年龄。

波拿巴曾对利古里亚共和国的官员们说：“真正的征服，唯一不使人遗憾的征服，就是对无知的征服。”在这位伟大的征服者一生的事业中，没有比这次在埃及进行的科学研究事业，更恰当他说明他上述崇高的话的真理。

这就是埃及“文艺复兴”的概略。埃及，这个科学和学问的发祥地，在遥远的古代曾用它的学术丰富了野蛮的欧洲人的生活。但自从被阿拉伯征服以来，它几乎经历了寂寂无闻的 1100 年之久，而现在又由于这些学术的应用而得到开发并且重现光辉。欧洲人文化上受过埃及莫大的恩惠，如今主要靠波拿巴所创立的事业来报答了。

他名垂后世、受人景仰的原因很多，这可以说是其中之一。与波拿巴这种包罗万象的奇才相比，即使是他最有才干的显赫敌手，也相形见绌！就在那时，奥地利的查理大公正在他的庄园里，很无聊地闲居纳福。博利厄和维尔姆泽则已解甲归田，销声匿迹。纳尔逊在最近打了胜仗之后，自以为“波拿巴已完蛋了”，这时则正在迷恋着汉密尔顿公爵夫人这样一个荡妇，并屈从于全欧名声最坏的宫廷的专制淫威。

当这位海军上将在那不勒斯纵情声色，不借使自己的名誉受到玷污的时候，他那伟大的敌手却以他那雄才大略，力挽危局。甚至在灾难的阴影笼罩之下，他还给非洲这个黑暗大陆投入了一线曙光。他的敌手们充其量不过是些陆军将领或海军大将，他们受愚蠢的教育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束缚；波拿巴则热切地吸了他那个时代的新知识，并且看出来这些知识对社会改革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他不仅仅是一位将军而已。就在他把东方骄傲的骑士们打得落花流水，并向布律埃斯海军上将指示如何采取最安全的行动方针的同时，他仍能抽出时间，来大大扩展人类知识的视野。

波拿巴的伟大并不完全在于他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天才，一个坚忍不拔，永不屈服的斗士，还在于他永不满足的求知欲望和对科学、教育事业的远见卓识。

就在去埃及的旅途上，在“东方号”军舰上，他也没有忘记临时建立一个主要属于他个人的图书馆。

他当时携带了 125 卷历史著作，其中，希腊的修昔底德、普鲁塔克、罗马帝国的塔西佉和李维著作的法译本是反映古代生活的；而近代生活方面，他则着重注意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制度、机构以及军事名将诸如蒂雷纳、也代、卢森堡、萨克斯、马尔巴勒、欧根和瑞典的查理十二等人的回忆录。

在诗人中，他选择了所谓的古爱尔兰的奥西恩、意大利的塔索、阿里奥斯多，希腊的荷马、罗马的维吉尔，和法国戏剧文学的一些杰作；但是他特别喜好奥西恩语气夸张和声调激昂的风格。

在传奇文学方面，英国文学比例很大，竟有 40 本小说，当然都是法译本。除了几本科技作品之外，他还携有《巴克利的地理学》12 卷和《库克航行记》3 卷，这两种书表明他胸怀全球的意向。在“政治”项目下的，他却列入了圣经、古兰经、印度的吠陀经、一部神话集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在航行途中，他任命诗人阿尔诺为他的图书管理员。

“只出借小说”，他对阿尔诺说，“把历史书给我留下来。”

然而不久，他看到周围的人只喜欢读无聊的读物，就生气了。

“贝西埃，你手里拿的什么书？一本小说。布里纳，你呢？一本小说。贝蒂埃枕着《维特》睡着了。这都是女佣人读的书！”他大声嚷道：“阿尔诺，从今以后只借给他们历史书。男人不应该读其他的书。”

有一天，他极其无聊，让杜洛克把可怜的图书管理员叫来。

“你没什么事干吗？”

“没什么事，将军。”

“我也没什么事……你念一段书吧，这样咱们俩都有事干了。”

“你想让我念什么书呢？哲学书、政治书还是诗集？”

“念诗吧。”

“念荷马的诗行吗？”

“他是众人之父，就念荷马的诗吧……另外，我还不了解《奥德赛》，念《奥德赛》吧。”

波拿巴堵上门，坐在沙发里准备听阿尔诺念诗。

阿尔诺朗读了第一支歌；珀涅罗泊的追求者们，古希腊的风俗习惯使他觉得挺有意思。可是他又感到失望。荷马，难道就是如此吗？他的志趣在于崇高和伟大的东西，这些过于简单了。

“你们这些诗人称这为崇高吗？”他大声叫道，“你的荷马和我的奥西昂有什么区别！念几首奥西昂的诗吧。”

拿破仑从床边的桌上拿起一本烫金的漂亮的书，用洪亮且略微沙哑的声音朗诵起来。

他念得不好，读得太快，有些词念错了。他那激动的情绪过于夸张，开始还显得慷慨激昂，后来就变得滑稽可笑了。有时，阿尔诺真想笑。朗读持续的时间很长，阿尔诺能保持严肃的神情确实不易。

历史、诗歌正是把波拿巴引向东方奇境的动力，在他的想象中充满了历史和诗歌，从而在他难能可贵地长久保持的平衡中，现实主义的一端减轻了。这种平衡只是在他事业达到顶峰时才遭破坏，从而加速了他的失败。

晚上，他把被自己称为“埃及研究院”的人士召集在一起。他向跟随他出征的地理学家、艺术家、东方学者们提出一些讨论的题目，是关于天文学、地球的演变、各种各样的政府、战争、宗教等方面的问题。舰队越往南行，星斗就越显得明亮，夜空也越显得湛蓝，海风吹动桅索呼呼作响，清风爽神。他听着学者们的谈话，有时，一句专断、深沉的话语结束辩论，或又重新引起讨论。

在知识的殿堂里，在对宇宙、人的本质、宗教和生命的意义等问题的冥想中，一种伟大庄严的强烈观感使他整个心灵超脱于投机取巧的世俗琐事；在这些时刻，他对上帝可达到无上崇敬的境地。就昭示他的品格而论，这些超脱于俗务的时刻，足足可以抵得过他花费在搞战术变换部署和外交诡计上那些整月整日的时间。在他去埃及的航程中就发生过一个这样的插曲，使我们一下子窥见了他的灵魂深处。

乘坐在他的“东方号”船上的学者们，正在讨论他提出来的一个问题，而他，作为这种斗智比赛的仲裁者，为了估量他们的才学，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让他们讨论。在这种竞赛中，智力敏捷而不是苏格拉底式的追求真理。是他们辩论的目标。但有一次，在他们讨论宗教问题，波拿巴却唱出比往常较深刻的调子：他仰望子夜的苍穹，对那些大谈哲理的无神论者说：“诸位先生，你们雄辩滔滔，神妙入微，但是，到底是准创造了这宇宙间的一切呢？”

作为对于舌辩家们的反驳，还有比这个提问更高明的吗？让人们抛开舌剑唇枪，展望那繁星点点的苍穹，这一招确有不可抗拒的魔力的。英国的卡莱尔精辟他说到波拿巴的“对在自然的直觉本能”和他的“根深蒂固的现实感”。而他的上述的第一句话，给卡莱尔的说法提供了明确的根据。这大概才是波拿巴这个人的真正本质，而这本质却深深隐藏在他那自称信奉伊斯兰教的阴谋诡计和与罗马教皇关于教务专约的讨价还价之由罢了。

当然，他也似乎迷信“命星”，但他从不消极听任命运，他说：“凯撒引述他自己的鸿运并表示他相信命运，他这样是对的。这种手段可以给别人的想象施加影响而不致触犯任何人的自负之感。”

波拿巴忧是这样一个人，也许这也就是他那久远不衰的人格魅力所在吧！

在进行种种生产和科学工作的同时，波拿巴并没有忽视埃及的政治。他利用一个由埃及当地人组成的行政会议作为商讨和公布他的主张意图的机构。他一进入开罗，就指派了9名伊斯兰教长老组成了一个行政会议，每日商讨关于公共秩序及粮食供应问题。

他召集了一个全埃及的国务会议，并为各省建立了较小的行政会议。他向这些机构征询对司法和税收问题的意见。在行政机构中他采用了东方人使用的术语名称，在策略上无可否认是很巧妙的。但是，不论是法国人、阿拉伯人或是土耳其人都很清楚，统治大权全部掌握在波拿巴手里。他实施重新分摊捐税份额本领，对埃及的繁荣起了一些作用，使埃及能够经受住法军的不断征发的负担。他设立了一个造币厂和一家埃及商业公司，这也促进了这个新殖民地的福利。

这些形形色色的辛劳工作并没有耗尽波拿巴的首创才能。在前往苏伊士的旅途中，他在沙漠里遇见了一支骆驼商队。他注意到骆驼奔走迅速，因而决定成立一支骆驼骑兵。

1799年1月，这个试验取得的成功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认为能够参加骆驼骑兵队是一种荣幸。每匹骆驼能载两个人，连同他们的武器和行李；制服是天蓝色的，头缠白巾。骆驼行走迅速、动作准确，能给敌人以可怕的打击，甚至遥远的贝督因部落也不能逃脱。波拿巴这位天才，甚至在贝督因人自己的沙漠，也制服了他们，这使得贝督因人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为了给官兵们提供娱乐活动，建立了一些意大利蒂沃利式花园；在那里，遥望金字塔，他们可过着巴黎的罗亚尔宫的生活觥筹交错，呼卢喝雉，人们随着东方舞蹈的猥亵动作而神魂颠倒。一位将军作为一个感兴趣的旁观者，曾到过伊斯兰教长老埃尔·贝克立的家里去参加庆祝“先生”诞辰。约有100名长老在那里；当宣讲穆罕默德的一生事迹时，这些坐在地上的老人们时而向前卷屈身体，时而后仰，恢复原来坐态。波拿巴后来又参加了一次东方式的盛宴。

他曾尽力使开罗的伊玛目们相信，他渴望信奉伊斯兰教。据一本可疑的册子叫做《圣赫勒拿岛发出的声音》所述，波拿巴曾吩咐大伊玛目们商量一下，看看是否有可能，让没有行过割礼，也没有戒酒的人入教。关于不能戒酒这件事，他说法国人是北方挨冷的可怜居民，他们不喝酒就活不下去。在一段长时期内，伊玛目们对这个请求持有异议，因为它比准许不行割礼更加难以解决；但在反复研究之后，他们作出的决定是，鉴于法国人曾作了大量的好事，对这两项有违教规的事情，都可不予计较。这一答复含有十分微妙

的讽刺意味；与波拿巴的申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年年底，波拿巴觉得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住埃及人了，于是他到苏伊士地峡和西奈半岛旅行了一次。这次旅行既有实际意义又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行动对他一向是有吸引力的。在苏伊士，他为了设法重振贸易，降低了关税，成立了埃及商业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并欣然地接见一个托尔地区的阿拉伯人代表团（这些人是前来要求建立友好关系的）。

在苏伊士的北面，这位司令，由于他在土木工程方面的素养，很快就看出了埃及古代皇帝塞硕斯特里斯开凿的运河的遗迹。他下面的工程兵的勘查报告，也证实了他的推断。但重建的工程过于巨大，因此只得放弃任何开凿一条通海的运河的计划。他回到开罗以后，立即给马斯喀特的伊玛目写了一封信，重申他的友谊。

四、刺向东方的最后一剑

阿克，在这个叙利亚沙漠边缘的东方要塞，拿破仑遭到了他战争史上的第一次失败，法军将士的尸山血海终结了他的东方之梦……

他说：“我在阿克倒了霉。”

尽管拿破仑以他特有的天才在短短时间内便在埃及建立了权威，但这种统治总的来说仍然是脆弱的。

尽管他曾试图以欺诈的手段使土耳其人相信他的远征是一种善意的行为，但土耳其的苏丹却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种足以动摇自己权力宝座的远征的“善意”究竟在哪里。

9月2日，即阿布基尔湾海战一个月之后，土耳其向法国宣战，而拿破仑过了很久才得知这个消息。拿破仑即使知道了也装做不知道。其实，这件事是于他极为不利的。

第一，它使抗法运动强硬起来，这一抵抗运动不仅得到了马穆鲁克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广大农民和贝督因牧民的响应，因为苏丹和哈里发已向这些异教徒发起了圣战。第二，这就使拿破仑的那些宣传成了一派胡言，因为他一直都声称他是代表其朋友和盟友苏丹从马穆鲁克的压迫之下解放埃及的。第三，这还意味着孤守埃及的法军最终必将受到土耳其的陆军和英国海军的联合进攻。然而，拿破仑对这些危险却视而不见，继续巩固他在整个埃及的权力。在把易卜拉欣撵到东边的巴勒斯坦后，他在8月底又派德塞率一个战斗力较弱的师和几艘炮舰溯尼罗河而上去追击穆拉德的残兵。尽管德塞以巨大的精力和决心执行这项任务，但仍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德塞不顾重重困难，把穆拉德一直追到阿斯旺，在那里他被第一大瀑布所阻。他甚至还派了一支骆驼队去占领红海边的古塞尔，以便阻止穆拉德获得麦加方向的阿拉伯部队的增援。马穆鲁克及其阿拉伯盟友虽然屡战屡败，但他们通常都能设法避免死打硬拼的对阵战。

几天来一直谣传着，在上埃及与马穆鲁克骑兵打仗的德塞师已被围困在荒漠之中。这一消息使得埃及人心中隐藏着的对法国异教徒的仇恨爆发出来了。从开罗许多清真寺的尖塔，发出了拿起武器抗法的号召，代替了平常日子里作祷告的召唤。

10月21日那天，法国在开罗的卫戍部队遭到猛烈的突然袭击，一时局

势很难预料。最后，法军凭借着训练有素，又拥有榴霰弹，终于战胜了敌人。于是法国人进行了一次东方式的暴力镇压，把开罗和附近城乡居民的勇气压下去了。法军在开罗及沿尼罗河下游的所有战略地点，都修筑了堡垒；埃及看来是被征服了。

拿破仑给在罗塞塔的梅努的信中说：“在开罗这边，我平均每天要砍五六个人头。”

年底，当他结束了对苏伊士的考察回到开罗时，他获悉叙利亚的土耳其总督杰查（外号“屠夫”）正在集结一支土耳其军队准备入侵埃及。

拿破仑决定先发制人。他计划进军阿克，击败杰查，然后率领新招募的5万大军（包括法国人，阿拉伯人和努比亚人）逼苏丹言和，进而协助他进军印度。11月9日，他给杰查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你继续在埃及边界为易卜拉欣提供避难所，我将视之为战争行为并将向阿克挺进。”

由于未获答复，拿破仑便按计划行事。为了入侵巴勒斯坦，他集结了一支由4个师组成的远征队，分别由克莱贝尔、邦、拉纳和雷尼埃指挥；杜高留下镇守开罗，梅努驻防罗塞塔。德塞师仍留在上埃及征讨穆拉德。1799年1月25日，拿破仑在塞林加帕但的蒂普苏丹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一支难以计数和无往不胜的法军”即将把他“从英国的铁枷下”解救出来。然而，他却未料到四个月后，蒂普苏丹竟会陈尸于他的要塞的残垣断壁之中，英国的阿瑟·韦尔斯利中校成了那里的总督。

拿破仑于2月10日从开罗出发，其前卫雷尼埃师比他早走了两周，但2月8日，在阿里什，却受阻于土耳其的边防要塞。与当初相比，法军现在较为适应这里的水土了，而且为了适应沙漠作战还改善了部队的装备，大多数人都有了水壶，还发放了热带棉布制服。但这又有不幸之处，因为拿破仑没有料到巴勒斯坦沿海地区二月份的天气特别寒冷潮湿。这次的气候就非常恶劣，结果部队吃了不少苦头。

在这次出征之前，拿破仑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在他看来，土耳其已经对法宣战，并派出一支军队取道叙利亚去收复埃及；另一支远征军则灭在罗德岛集结。波拿巴同所有的名将一样，从不甘居于守势。他的信念和他的好斗的本性都促使他主动打击敌人，而不肯等着挨打。

他认为他能够在冬季强风停止之前出击，并消灭在叙利亚的土耳其军队。若等到强风止息，那么，另一支土耳其远征军就会试图在阿布基尔登陆了。他如果在埃及坐等，也许就不得不同时迎击两支来犯的军队。反之，如果进击雅法和阿克，他就会搞掉敌军的主力。此外，正如他于1799年2月10日给督政们的信里所说的，他一旦占领了那两个城市，就会使英国舰队失去供应基地，从而使它在埃及沿海难以活动。就以上各点来说，他出征叙利亚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

他只能调动12000人来进行这次冒险；因此，这一宏图是很难令人认真对待的。如不是波拿巴，任何别人想这样干的话，那就会被斥为唐吉河德式的空想了。但这事发生在波拿巴名下，我们就必须探讨其实际意图何在。因为他从来不让想象脱离实际；在他风华正茂之时，他的想象也总是为政治和战略服务的，而不是颠倒地来。也许，他设想了这些光辉灿烂的前景，是为了激励士气并使全国为之着迷。他已经证明过，对于易动感情的法国人民来说，想象是能够产生巨大力量的。

但如果要认真对待这些庞大计划的话，是可以提出另一种解释，那就是：

波拿巴所依据的，是亚历山大大帝提供的先例。亚历山大大帝当年率领一支人数甚少而训练有素的军队，曾经摧毁了东方一系列的王侯的国客和土邦。

亚历山大的辉煌业绩一直激荡着他，但他忘记了，亚历山大在他创业之始，兵力是比较小的；但是亚历山大至少有一个可靠的作战基地，而他据守帖撒利的兵力，足可制约住雅典，使它不敢把心中的突怨转变为进攻的行动；而这样就可保住亚历山大的海上交通线。因此，雅典的舰队对马其顿军队说来，从来也没有构成像纳尔逊和西德尼·史密斯对波拿巴所构成的那种严重威胁。

他不知道，自从法国舰队驶离土伦以来，英国的地位已变得强大多了。纳尔逊成了地中海的霸主；爱尔兰的叛乱已完全失败；反法同盟正在形成；因此，在埃及的法军肯定不可能得到人力物力上重大的增援。波拿巴当时还不完全了解法国处境的危险程度。

2月17日，当拿破仑到达阿里什时，他发现雷尼埃师和克莱贝尔师久攻不克，至今依旧在土耳其要塞面前止步不前，不禁非常恼火。由于过分乐观，他在达米埃塔把所有的攻城炮都装船海运，预定在阿克卸载供他使用。然而在预定的航线上却为英国海军所截获。于是，他便集中所有的野战炮对敌人要塞猛轰。2月20日，九百名土耳其和马穆鲁克守军投降，法军继续前进。24日，法军未遇抵抗便进入加沙；3月3日，法军兵临雅法城下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3月7日，法军工兵在城墙上炸开了一个缺口，该城遂被攻克并遭洗劫；法军在城内大肆奸淫掳掠，其行为也许只有13年后英军在巴达霍斯的行为才能与之相比。

占领该城后，拿破仑就为如何处置2500名（也许是3000名）土耳其俘虏而大伤脑筋。显然不能加以信任而把他们编入法军队伍。再说，给养还不够法军自己吃呢。法国士兵已经开始抱怨了，不肯把任何东西分给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吃。此外，也不能把这些战俘都送到埃及、让他们到那里去散布不满情绪；实际上，一共只送走了其中的300名埃及人。最后在将官们和士兵们的要求下，在海边把其余的俘虏都枪决了。有人硬说波拿巴毫不犹豫地下了执行枪决的命令；这种恶意宣传，是没有根据的。相反，他把枪决一事拖延了三天，一直到困难逐日增多，士兵们抱怨日甚的时候，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下了枪决令。

现在法军要面对更加危险的敌人了。在阿里什堡的时候，克莱贝尔师里，就已经出现了几个鼠疫病号（该师是从罗塞塔和达米埃塔开来的）；看来，败退中的马穆鲁克骑兵和土耳其部队的残骸也可能把那个致命的病疫传给了追击他们的部队。攻占雅法之后，法军许多营都遭到瘟疫的侵袭。也许正是这个情况，促使波拿巴加速了向阿克进军。肯定的是，他拒绝采纳克莱贝尔的意见。克莱贝尔主张，向内地进军，直奔纳布卢斯（即古时的锡切姆城），并从那个居高临下的中枢控制巴勒斯坦，抗击吉扎尔的武力。波拿巴一向主张迅速直捣敌人心脏；这时他决定向阿克挺进。在那里，那个土耳其总督赖以顽抗的，只是些并不坚固的城墙，以及他那凶残的性格在他周围所建立的恐怖气氛。

自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以来，阿克港就一直是巴勒斯坦的军事要冲。但是如今港口几乎已完全被淤泥充塞，就连附近的海法停泊区也已荒废了。阿克的堡垒当时只是对东方人说来才是坚不可摧的。沃尔内在他的《废墟》一书里，关于阿克就有这样一段话：

“在亚洲这一带地方，人们对棱堡、防线、荫蔽道路、堡垒——总之，对一切与现代防御工事有关的东西，都是全然陌生的。一艘装有三十门炮的快速舰，就会很容易地把整个海岸轰为废墟。”

要不是英国人前来救援，阿克城无疑是会陷落的。关于阿克城在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到来之前的情况，英国战舰“塞修士号”的米勒舰长是这样向英国海军部报告的：

“我发现除了对着海的那些炮眼外，几乎每个炮眼都是空着的。全城的垃圾，倒在城外，多年积累，堆积如山，把进入城门的路堵住了，使该城和唯一从侧面掩护它的炮群和海岸隔绝了。……他们的炮台都没有暗炮台、旋转装置或防弹装置。他们的炮倒是不少，但一般都是有毛病的小炮，炮架一般也是有毛病的。”

由于米勒舰长的能力，这些缺陷才部分地得到弥补；但当西德尼·史密斯爵士于3月15日到达时，阿克的城防工事仍然薄弱得可怜。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分舰队已经交由这位热情的青年海军军官指挥，这使纳尔逊十分不满。

史密斯很走运，他在卡尔梅勒山的海角外，俘获了七艘装载着拿破仑攻城炮群的法国船队。这一事件对围城和整个战役的成败，都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些法国大炮都被赶紧架在城墙上，而这些城墙，正是法军原来打算要用这些炮来轰塌的。另一方面，法国的炮舰也加强了两艘英国快速舰的战斗力的，他们也准备好了要向战壕里的或冲上去攻城的法国士兵进行扫射。在一个名叫菲利波的法国保王党军官指导下，城墙也匆忙地得到加固。

这个法国人是波拿巴军校时的老同学，后来却成了西德尼·史密斯的伙伴。他们一起被法国革命者监禁于狱中，又一起越狱脱逃。菲利波和这位喜爱冒险的英国青年海军军官是患难与共的，他一同航行到了地中海东部。作为一位有才能的工程师，他将他的科学知识用于阿克城的城防工作。在勇敢的英国海军军官和水兵的协助下，他设法修补了被法国野战炮打开的缺口，并在最易遭到攻击的各处，修筑了内围防御工事。这些内围工事后来挫败了攻城部队多次极其顽强的冲锋。攻城的法军，先前连战连捷，满怀信心，在他们的伟大司令官亲自督战下更加勇气倍增。他们接连向城墙的缺口发起了九次冲锋，但是，九次都被英勇顽强的英国水兵和土耳其军队打退了。

有一次，一个古怪有趣的插曲打破了这种攻与守的单调重复。据说，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在写给波拿巴的一封信中，提出要和他决斗，以此来表示他的厌烦。波拿巴回敬了一个非常恰如其分的答复。他说，如果英国方面能派一个像马尔巴勒那样的名将，他就奉陪。

在这些苦战过程中，波拿巴抽调了相当大的兵力，派往内地，去打退一支企图为阿克解围并入侵埃及的土耳其和马穆鲁克部队。第一次遭遇战是在拿撒勒附近打响的。在那里，朱诺表现了当年在意大利成名的那种智勇双全的特点。但是决定性的一仗，是在离塔博尔山山麓不远的厄斯德累伊伦的平原上进行的。

克莱贝尔师的两千人在此地有好几个钟头受到骑兵和步兵的沉重压力，这些兵是从土耳其苏丹的各个领地调来的杂牌军。克莱贝尔这位身材魁梧的阿尔萨斯人的英雄气概和他部下的坚韧耐战也几乎抵挡不住这些穆斯林骑兵和步兵的猛烈冲锋。后来，终于听到了波拿巴的炮声。这位主帅率领着排成

三个方阵的援军飞驰前进，很快地就把云集在法军周围的东方人扫荡开了。最后，两支法军密切配合，把敌人赶回各个山口，其中有些山口由于波拿巴有先见之明，法军已先行占领了。

到了4月15日这个难忘的日子的傍晚，两师兵力的法军由于作战英勇、部署巧妙，把近3万名敌军打得溃不成军、望风逃窜。而这两师人的总数还不到敌军的1/7。在近代战争史中，从来没有比这次以少胜多的范例更为接近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的战绩了。很可能，克莱贝尔就是想起了这些，才在战场上与他的司令官相见拥抱时说：“将军，您多么伟大呀！”

波拿巴和他的部下当晚在拿撒勒的修道院里过夜。修道院长向他们讲了圣经上的天使加布里埃尔向圣母玛利亚报喜的故事。当他讲到天使把一根柱子折断的时候，法国军官们哄堂大笑。司令官对这种不合时宜的失礼行动，皱起眉头，于是立即制止了他们的笑声。

看来，这一胜仗促使黎巴嫩的基督教徒们下了决心和波拿巴联盟。他们订了密约供给他12000名士兵由他来装备、供应，但这个问题最终还要看围攻阿克的结局如何而定。

胜利的法军在重返阿克城下和他们的战友会合时发现，攻城并未取得进展，有一段时间，围城军队依靠用地雷爆破的办法攻城，但并无成效。虽然菲利波5月1日中暑病倒，英国的道格拉斯上校立即接替了他；这位上校挫败了法国工程兵的种种努力，并使该城一直坚守到盼望已久的土耳其援军到来的时候。

5月7日，远远望去，土耳其帆船正出现在几乎是无风的海面上。波拿巴立即作出最后努力要把这个“土围子”猛攻下来。英勇的拉纳身先士卒，率领军队攻下城的东北角，并把法国三色旗插在城楼上；但英国分舰队司令派去的大批水兵挡住法军，使之无法再前进一步。这时，刮起了一阵顺风，把土耳其援军送到岸边。他们及时登陆把失陷的东北城角夺了回去。

次日，怯军再一次发起猛攻。人们从英国舰只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波拿巴在亲自督战。但是，尽管法军在拉纳的率领下，插进总督府花园，守军的枪弹、长矛和弯刀却杀得他们尸体如山，很少有人得以生还。拉纳本人也受了重伤；幸亏一位军官舍命相救，才免一死。

这场不寻常的攻城战，使两军都筋疲力尽了。5月9日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在给纳尔逊的信里写道，“按照战术的规则来看，这个城现在是，也从来都是，守不住的。但按照任何其他规则，我们必须，也一定会守住它。”

一股凶恶的自然力量正在侵袭围城的部队。随着天气转热，越来越多的法军染上瘟疫倒下来了。5月10日攻城又遭失败后，许多营的士兵拒绝踏着他们战友的腐烂尸体向城墙缺口处前进。波拿巴在用尽一切力量还打不下阿克之后，终于在5月20日夜晩，下令撤兵。

这次长达九周的围城战役给波拿巴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其中包括损失了卡法雷和邦两位将军。但是最大的损失莫过于丧失了他一直享有的百战百胜的威名。

1796年他在维罗纳附近的卡尔迪埃罗的失败，在官方的说法中已变成了胜利。但是，这次阿克之战则别无其他说法，只能叫做一次挫败。司令官和他的将佐都极力宣称：在塔博尔山把土耳其军队击溃以后，再打下阿克就是多余的了。这种解释完全无用。他在5月初拼死攻城努力，说明这种解释是言不由衷的。

望着阿克城下法军那可怖的尸山血海，拿破仑知道从青年时代便一直萦绕他脑际，激荡他的雄心的东方之梦就是在这个叙利亚沙漠边缘的要塞面前中止了。这个东方之梦似乎直到围城即将结束时，还索回在波拿巴的脑际。整个围城期间，以及后来，经常可以听见他痛骂那个“小破土围子”。是呀，正是那个小破土围子从中作梗，使他不能实现命中注定要由他实现的大业——创建东方帝国。

至于建立东方帝国一事，纳布卢斯附近的各部落公开表示的敌对态度，已经说明，波拿巴争取穆斯林的努力完全徒劳无功。而他早些时候所作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声明，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则在叙利亚的基督教徒中巧妙地予以散发，从而部分地抵消了波拿巴争取基督教徒的努力。

在埃及竭力想安抚穆斯林，而到叙利亚又鼓动基督教徒起来反对伊斯兰教——这种做法确实是徒劳的。这种在宗教问题上见风使舵的作为，带有巴黎的马路掮客的习气，却全然忽视了东方人宗教信仰的虔诚不渝——在东方，宗教就是人们的命根子啊。

波拿巴上述那一套手腕的效果如何，在围攻阿克的最后几天和向雅法撤退的路上，表现得一清二楚：在那些日子里，黎巴嫩和纳布卢斯区的各部落象兀鹰一样在山上监视着，并向撤退中的法军猛扑下来。

幻想破灭的痛苦再加上对伤病员的同情心，使波拿巴有一次对自己失去了控制。他下令所有的骑兵一律下马，以便让出足够的马匹来运载病号和伤员。当时有一个侍卫官来问司令官，要把哪匹马留下给自己骑。波拿巴抽了他一鞭子，骂道，“你没有听见命令吗？人人步行！”这位伟人从来很少用粗暴的举动来玷污他的高尚行为。这一事件充分显示出他感情的激动。他的情感一向是强烈的，这时更因为精神上的失望和身体上的痛苦而过度激动了。当时也确实有许多事情使他恼怒。虽然他向督政府谎报说，在整个这次远征中他的损失没有超过 1500 人，但他在阿克一地，战死、负伤和得瘟疫的将士，就将近 5000 人。在那次可怕的向雅法撤退途中，他不仅因为时而有些士兵当他的面自杀而大为震惊，而且因为军官和士兵们对于伤病员的疾苦和需要毫无同情心而激怒。正是为了惩戒这种残忍态度，他才命令全军步行。

看来，甚至是依仗了他的权威，才制止了一些人想毒死瘟疫病号的企图。兵站总监米奥的叙述表明，下毒的建议最初是一些士兵在阿克的时候提出的。他们听说，要承担运送病号回埃及的苦差事，于是提出了下毒的建议。

尽管拿破仑下令给病号服食鸦片，但法军对伤病员的照顾是很周到的；到雅法之前和离开该地之后，拿破仑都是徒步行军，树立了崇高的榜样，其目的是为了凑集足够的马匹运输伤病员：几乎所有的伤病员都到达了埃及，而且身体情况都还好；此外，英国海军军官在雅法还发现了七名幸存者。

法军远征东方的其余情节，只须略加叙述就行了。在艰苦的沙漠行军之后，法军于 6 月里回到埃及。

7 月 14 日，有消息传到开罗说，一支土耳其舰队已抵达亚历山大港外并准备登陆。拿破仑立即率领一个纵队长驱 100 英里沿尼罗河而下至拉曼尼亚。在那里，他才获悉一个土耳其运兵船队在西德尼·史密斯的海军中队护送下，已在阿布基尔湾登陆了八千人并俘虏了据守该要塞的法军。不过这支土军没有前进而是在该堡以南的滩头掘壕据守。拿破仑在集结了 1 万人之后，于 7 月 25 日拂晓向土军防线发起进攻。纒拉准将率一个骑兵旅冲击，结果突破了土军的防线，他还亲手砍伤并俘虏了土军司令。土军被撵进大海，

数千人战死或淹死，不过仍有少数残余土军坚守该堡一直到8月23日。法军伤亡约1000人。

在阿布基尔之战结束，双方交换俘虏时拿破仑从西德尼·史密斯送给他的报纸中得知，法国国内局势正急转直下，在莱茵地区和意大利的法军被奥军和俄军击败；举国上下惊惶不安，一片混乱。“祖国处于危险之中！”这对拿破仑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他决定返回法国。8月11日，他去开罗呆了一周。8月18日，他带了一批精心挑选的人材，乘夜幕悄悄离开了开罗，声称他要去上埃及视察，却登船沿尼罗河而下。22日，他抵达亚历山大港，黄昏之后，他在冈托姆将军的陪同下登上了一艘快速炮帆船。翌晨，他在拂晓的微风中起航，仅留给克莱贝尔一封信，命令他代理东方军团司令。经过47天的顺利航行并成功地避开了纳尔逊的舰队之后，拿破仑于10月9日在圣拉菲尔登岸。

这个作法道义上是否正当，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全军的士卒似乎认为这简直是开小差。他作出这一重要决定，所考虑的主要是他个人的动机，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他发动东征的个人目的，曾激起法国人民的遐想并证明督政府的能力，这个目的已经充分实现。他的东征大业，现已转变为平凡、具体的事务了，即巩固法国在埃及的势力而已。可是，我们在下凡章里将会看到，他并没有放弃他的东方计划。虽然在圣赫勒拿岛他有一次很奇怪地把远征埃及说成是一次“劳民伤财的事业”，但很清楚，他为了保住那个殖民地，倒是花了不少精力。亚历山大大帝的功业，对他有一种特殊魅力，连凯撒的东征西讨也不能与之比拟。当他在欧洲达到胜利的高峰时，他这位奥斯特里茨大捷的英雄曾自言自语他说：“我在阿克倒了霉。”

对拿破仑来说，东方之梦已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可见而不可及，那么，他就必然重新选择施展他个人才智的舞台，这个舞台就是那遥远的巴黎。

他的两艘快速舰载着他 and 法国最优秀的一些人才，如：他的参谋长贝尔蒂埃（为了与主帅共患难，他迫不得已抑制住了他对维斯孔蒂夫人的热恋）、拉纳和缪拉（最近都受了伤，但他们在叙利亚和阿布基尔立下的战功使他们英名远扬），他的朋友马尔蒙，以及迪罗克、安德列奥西、贝西埃尔、拉丽莱特、海军上将冈托姆、蒙日和贝托莱、他的秘书布尔里埃纳和艺术家德农。他还留下命令；叫德塞（他一直镇守上埃及）应于近期内回国，以免他与克莱贝尔之间的倾轧使在埃及的法国行政会议不知所从。

他知道，在巴黎，他们这些忠诚而能干的部下将和他一同再创辉煌。

第十章 阴郁的雾月

一、约瑟芬的眼泪

正当拿破仑在埃及浴血苦战时，约瑟芬却无法抵制漂亮的夏尔一次次充满欲念的挑逗，在汹涌的欲海中随波逐流……

拿破仑说：“我要和她离婚。”但他又看到了约瑟芬的眼睛……

1789年10月9日。

这是一个明媚的早晨，火红的太阳跳跃着离开海面，慢慢地升了起来，温煦的秋风伴着柔柔的阳光照在人们身上，又舒恬又惬意。守卫在弗雷瑞斯炮台的法国军士突然看见在蔚兰的天和蔚兰的水之间，缓缓地驶来了一艘军舰。军士们不由大为惊慌，连忙鸣枪炮示警。

刹时，水面上激起了冲天水柱。但就在炮声间歇处，忽听到尖锐而又高亢的声音大吼着：

“是谁在开炮，我是拿破仑·波拿巴，我回来了！”

拿破仑·波拿巴回来了！

一时间，弗雷瑞斯镇沸腾了！不论是年老的，年幼的，也不管是不是军人，镇上的人蜂涌着踏上了战舰，张开了臂膀欢迎他们的民族英雄拿破仑·波拿巴的到来。

拿破仑经过在外16个多月的征战，终于回到了法国，这不禁使他异常激动。他面对向他欢呼的人流，忙高声道：“谢谢各位的热情，只是我们刚从海外归来，要先进行隔离检查身体的！”

但越聚越多的人们却早把这卫生条例抛在了脑后，他们雀跃着、高唤着：“欢迎波拿巴英雄凯旋！”“盼望波拿巴将军赶走奥军！”边喊边把拿破仑和他的将士们一起抬下了军舰，并一次次地举过头顶。

他们大声说，“我们宁肯要瘟疫，也不要奥国人。”

弗雷瑞斯镇马上扎起了鲜花簇围的拱门，镇民们身着盛装，纷纷走上街头，高呼着：

“波拿巴万岁！”“波拿巴英雄！”以表达他们对拿破仑的无比崇敬和热爱，不少人拉着拿破仑的手，声泪俱下：“波拿巴将军，您可回来了！您带领我们去打奥军吧！您一定会胜利的！您做我们的统帅吧！”

拿破仑在返回巴黎的路上，每到一处都遇到了弗雷瑞斯镇一样的欢迎场面。

他在一封给督政府的信中说：“我是一名军人，我是为人民而生的。人民呼唤我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10月16日，他回到了巴黎。巴黎的欢迎更是沸腾到了顶点。当议员们在会议上得知拿破仑·波拿巴回来时，一时休会，全体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巴黎的大街小巷，都被市民清扫一新，主要街口都竖起了鲜花扎成的彩门。巴黎的卫戍部队，更是欣喜若狂地欢迎他们的统帅，远征埃及的归来。

巴黎的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拿破仑回巴黎的消息：

“波拿巴——我们的胜利将军——又一次征服埃及回来了！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在巴黎的公共场所，在每一个有人群的地方，人们都在热烈地谈论着这个话题。波拿巴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民族的希望！……”

拿破仑凝视着眼前一幕幕热烈而近疯狂的景象，他瞬间感到他远征中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有报酬的，而且是一份民众归心的顶重要的报酬，同时他深切地感到了军队的重要性，是他的军队使他赢得了这非凡的荣誉。

当拿破仑疲惫地回到自己家中时，已是深夜时分了。他急切地想看到约瑟芬。此刻他很想听听约瑟芬娇嫩的声音，听她讲她崇敬他，讲他伟大等等，甚至想听她为自己的风骚辩解。拿破仑的心底毕竟还留有一些对她的迷恋。

但拿破仑失望了。他透过约瑟夫、吕西安、科洛的身影，看不到约瑟芬的面孔。

他家里的人知道他在寻找谁。一时便一古脑地把约瑟芬这 16 个月的种种无耻放荡的行径都说给他听，并一起恳求他赶快休掉这个恶妇，是她把波拿巴家的荣耀抹上了不洁的羞辱。

“她太恶心了。”

“她同夏尔去寻欢作乐了。”

“她是个跟谁都能上床的荡妇。”

拿破仑听着七嘴八舌的话语，头都要炸了。在屋里急速地踱了几圈，终于爆发出一阵吼叫：“我要赶走她！不要再见到她！”

贝尔蒂埃和科洛试图劝他冷静一点，但无济于事。科洛，原是意大利方面军的后勤供应者，在意大利战役中，他在财政上帮了波拿巴不少大忙，而约瑟芬又施加她的影响，帮他做了买卖，因此，他出面为约瑟芬说情。此人身体又矮又壮，长着白人化了的黑人脸，一点也不忘恩负义。

他办事大胆果断，掌握着国库基金，与乌弗拉尔家和雷卡米埃家是竞争对手，他对将军实敢说实话，直言不讳，将军对他甚为器重，况且也不敢怠慢他，因为将军知道，光靠他那点收入是干不了大事的，他预见到，若要畅行无阻地实施他的计划，非有金融家支持不可。

“什么”，科洛说，“你想要抛弃您的妻子？”

“难道不是她咎由自取？”

“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是您考虑这事的时候吗？想想法兰西吧。法兰西睁大眼睛看着您。她期望着您全力以赴去拯救她。如果她发现您在家庭争吵中如此激动，您的伟大就黯然失色了，在她的眼里，你充其量不过是莫里哀喜剧中的一位丈夫而已……”

波拿巴两肘支在壁炉上，好长时间一言不发。他寻思，科洛言之有理。但突然，他一跺脚，叫了起来：

“不行，我的主意已定。她休想迈进我屋里一步。人们爱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去。说它一大两大，第三天就不再说了。现在问题堆积如山，事变层出不穷，夫妻破裂算得了什么，我的事没人知道。我老婆到马尔梅松去，我留在这里。公众有目共睹，明白她为何远离我而去，不至于被蒙蔽了真相。”

波拿巴怒不可遏，怨气冲天，泼口大骂。但科洛夫却保持着冷静。

“看您恨得咬牙切齿”，科洛说，“证明您一直爱着她。她回来，向您赔个不是，您原谅了她，您就会心平气和了。”

“我？原谅她！……死了这条心！……不相信我自己，我就把这颗心掏出来，扔到火里去。”

他气闷难当，两只手在他那胸口上乱抓乱挠，仿佛要把心肺撕碎似的。科洛一走，他当即把房东贡蒂埃找来，吩咐他把约瑟芬的私人用品统统捆成包，放到门房那里，她回来让她自己带走。

此刻的约瑟芬呢？她正在赶回巴黎的路上。

当她跟夏尔温情脉脉地搂抱着在床上翻滚纠缠时，突然得知了拿破仑已经回法国的消息，她马上头晕目眩，不知所措了。

在一瞬间一股畏惧在心底油然而升，拿破仑那深邃的眼睛中射出的寒光仿佛就在眼前。

拿破仑回到巴黎后，约瑟夫和吕西安一定会揭露她的放荡行为，因为他们恨她。必须快去迎他、爱抚他，用情欲去征服他，……她起身说：

“我要去迎接他，赶在他兄弟的前面，这对我太重要了，他们一直讨厌我。当然我无需害怕那些诬蔑之词。波拿巴已知道我同您交往，他也会高兴的，并会感谢您在他出征时所给予我的热情款待。……”

她告辞后，即刻回到了住地。第二天早晨，在她女儿的陪同下，她登上了驿站快车，向里昂奔去……

奥坦丝公主叙述了这奇特的狂热场面：

“波拿巴将军在弗雷热下了船。高亢的热情使城里所有的民众涌向战船，登上去，打破了40天来的清规戒律。

“那时的法国异常凄惨，人们向他张开双臂，对他寄予全部的希望。我同母亲动身去迎接他的归来。我们穿越了勃艮弟，那里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都竖起了胜利的弓箭。当我们停车换马的时候，民众一下围住了我们，询问他们的‘救世主，是否真的来了，这是整个法国给予他的名字。意大利失守，财政紧缺，督政府无能，失去民心，这一切将使得整个法国把他的归来看作是上帝的恩赐。”

然而约瑟芬不考虑政治。她一见到胜利的弓箭，整个面部肌肉紧缩，两眼凝视着远方，想到：

“我第一个看见他，就得救了！”

抵达里昂后，约瑟芬惊愕地看见工人拆掉了花架，取下了彩灯，卷起了隆重欢迎将军归来的彩旗。

她的心里又一阵惊忧。她叫马车停下，将头伸出车门，唤来了一个人：

“我是波拿巴家的人，你们为什么取下了旗子和彩灯？”

这个工人盯了她一会儿。

“这是因为节日已结束了。”

约瑟芬心里感到难受，又嘟哝道：“波拿巴呢？”

他皱了皱眉头。

“波拿巴将军、他两天前就经过了这里……”

可怜的夫人顿感大地在脚下沉陷。她绝不相信这一可怕的现实，又说：“这不可能，我刚从巴黎来，没有碰见他……”

工人一阵大笑，“因为有两条路，可爱的夫人。您是从勃艮弟来的，而将军是从波旁内走的。……”

这一次，约瑟芬意识到她算完了，她又坐进车里，心情沮丧，说不出一句话，如果奥坦丝不是机智地喊叫马夫，那约瑟芬的四轮马车无疑会长久地停在里昂的郊外。

“快些，从波旁内赶去巴黎，争取赶上他……”

一小时后，这两位女人带着赶上波拿巴的奇异的愿望又飞速踏上了通向首都的道路。……

约瑟芬对路途的颠簸无动于衷，她脸色苍白，陷入了沉思。她有生以来

第一次承认了自己愚蠢、冒失、无能。

她离弃、欺骗、嘲弄这位全法国都在欢呼他的人——他也许明天就会在督政府占据巴拉斯的位置。她的浅薄和短见导致了她同夏尔在林荫道上和剧院里招摇过市，置波拿巴的名誉而不顾，他们一定正告诉他所遭到的不幸。

约瑟芬心急如焚，催促车夫快马加鞭，全速赶路。她反复思考她的过错和危险。一路上全法国疯狂欢呼失而复得的英雄的消息如雷贯耳。全国城镇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热闹非常。

夜里，她穿过农村舞场；农夫们穿着卡马尼奥拉服，姑娘们则穿着三色彩裙载歌载舞，欢呼波拿巴。一位走运的大兵，想当初接受他的求婚，以为是屈高就下，给他好大的面子，而今他却成了欧洲最显赫人物。的确，他成了法兰西一国之主。而这个风云人物就是她的丈夫，是她加以嘲弄的丈夫……一旦要失去他，她才看到他前途无量。

而相比之下，一旦波拿巴把她抛得远远的，那她将一失足成千古恨，陷入痛苦的深渊，悔之晚矣。

到底跟谁了结此生、夏尔只不过是一个逗人笑乐的玩偶。而哀耶斯、戈伊埃过去曾向她献过殷勤，但一旦闹起离婚，她将威风扫地，他们也会随之背过身去，翻脸不认人。

这样一来，她将默默无闻，孤独无援，而这是她感到最可怕、最难以忍受的，她向来是在上流社会出尽风头的人啊！

而且，这还意味着贫困。她身后的债主不计其数，她到底欠了多少债？她也心中无数。可能有一百万。倘若波拿巴离弃了她，谁来付这一大堆债？

最后，还有她的两个孩子，奥但丝眼看就长成大姑娘了，现在就坐在她身边，在宫车座垫上沉思；欧仁可爱而且善良，将军教管着他，弄得一官半职容易得很。她的行为很可能毁了孩子们的前途，不管怎么说她爱他们。母亲的慈爱是最深的感情……

万家灯火扑面而来，巴黎到了。过了石砌小街，现在走在通衢大道上。愈是要到家了，车轮似乎转得愈快。

约瑟芬越来越感到害怕……已是夜里 11 点了。大道上灯光昏暗……现在她进入丹长街所在的区了。胜利街到了……她心跳得很厉害。她将在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对待？

她在那里得到的是门房别别扭扭的、近乎侮辱性的接待。将军有话在先：禁止她进入公馆。她的箱子都在门口。人们把她当手脚不干净的女佣人一样看待，她惊慌失措，话也说不清楚，开始有些犹豫。但不一会儿，她霍地站起。她非硬着头皮试一试不可，坚决斗争到底。

她软硬兼施，又是求情，又是威胁，终于使门房屈服了。大铁门开了，马车进了门，停在台阶旁。贡荻埃跑来了，还有侍女阿加特，两个人都对约瑟芬忠心耿耿。他们小声向她解释，将军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欧仁很难过，呆在顶楼的小屋子里。约瑟芬本能地从小楼梯上到二楼。

来到房门口，她停住了脚步，轻轻地敲了敲门。没有回答。她转了转门把，转不动。门已经锁上。她又推了推门。她叫门，开始轻轻的，而后抬高了点声调；口气柔和，苦苦哀求。

波拿巴不回答。

她求他开门，说有人挑拨她对她不信任。她只是来看他一面，她要跟他讲几句话，她将证明她是无罪的。

他不回答。

她哭了，大声地吸位一一发自内心的哭泣——一声声抽噎，撕裂着她的心，也撕碎了门里人的心。他早已发誓无论如何也无动于衷，他躺在床上，把头埋藏在枕头底下，不愿再听到她的哭声。可是，唉，悲咽之声声声入耳。

现在，她趴倒在冰凉的楼梯上，已泣不成声，急促地喘着粗气，像一只丧家之犬。阿加特拉着她的手，想把她扶起来，但无济于事。

她再一次用双手打着铁面无情的门。她请求原谅，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轻率，幼稚，发誓她是无辜的，并回忆起他们的拥抱，他们的誓言，他们的热吻……要是他不宽恕她，她只有一死了之。

她蜷曲着身体靠着门坎，她呆在那里，在夜深人静里，瘫软无力，头晕脑胀，没有了哀叹，没有了眼泪。

后来，她挣扎着站起来，像一个瞎子一样摸着走。一切都无济干事，一切都完了，她绝了指望，只好走吧。

埃及，拿破仑在埃及的14个月，她所做的一切现在连她自己也觉得难以理解了。

当拿破仑在远征埃及、跋涉在干涸的沙漠中的时候，巴黎依然是一派纸醉金迷。

约瑟芬在离开丈夫的监督下，无法控制地更加放荡风骚起来，她又重新回到了年轻英俊夏尔的怀抱。他们两人日夜相随，想方设法寻欢作乐。庆祝会，舞会，剧院，晚宴，她是常客，同巴拉斯、乌弗拉尔及其情妇们混在一起。当她感到太疲惫的时候，便到马尔梅松清静几天。这座优美的乡村别墅，是通过伊扎贝，在康特勒的勒库尔特的地方，花了22.5万法郎刚买下来的，当然，她照例一个钱也没付。她少不了下令大兴土木，修葺一新。她让人把教皇赠送的吉德、科雷热、卡拉施等意大利名画家的名画，带到马尔梅松去，用镶嵌画和贵重家具装饰那一间间沙龙，花园到处竖立起雕像。她在那里感到舒服极了，于是索性搬到那儿住下来。晚上，路上散步的行人经常可以看到波拿巴将军夫人穿着雪白的长裙，肩上披着开司米大围巾，头上蒙着乡花发网，从沐浴着月光的幽静小路上慢慢走过。她靠在一个年轻人的胳膊上（这些普通人想，可能是她的儿子吧），接受他的亲吻，然后又回吻他，把他抱在自己的怀里，并同他一起消隐在小树林的阴暗里。

只有村民们才以为欧仁在马尔梅松。巴黎人可没有上当。女公民波拿巴的情场得意成了人们聊天取乐的话题，使那些嫉妒将军的人拍手称快。

约瑟芬哪来的这么大胆量？出于她的无意识。她向来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不顾前途和后果。波拿巴跟她在一起，她身价倍增，有一种威严感，她打心眼里腻烦了。现在他走了，她松了一口气，可以放开手脚，可以肆无忌惮了。但这能维持多久呢？她不知道。谁敢说波拿巴永远就不回来？他已经出征好几个月了，他的舰队被摧毁了，他的音信中断了，他的军队染上了瘟疫，死亡惨重。

当传来拿破仑在开罗被暗杀的消息时，约瑟芬同巴拉斯们一样高兴。巴拉斯和他的朋友是感谢上帝帮他们铲除了一个小野心家，约瑟芬则是高兴再也没有一点约束了，可以尽情地跟男人们玩乐了。这消息传来时，约瑟芬正同巴拉斯他们参加一个舞会。当一位秘书来到了巴拉斯身边，交给了他一封急件。来宾即刻猜到是来自埃及的消息，于是停下了舞步，聚集到大厅中央，这位督政官说道：

“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波拿巴将军在开罗被人暗杀。”

马斯达写道：

“跳舞者的眼里都显露出深深的悲痛，约瑟芬依靠在伊包利特的肩膀上，落在了靠椅里，装出难受的样子。”

巴拉斯朝她转过了身：

“噢，请原谅，夫人！”

他又说道：

“朋友们，这个噩耗太令人悲痛了，我们的舞会不能继续。我们要分手了，我要单独同迪富尔医生呆在一起，他会照顾波拿巴夫人的。……”

最后一位客人走出大门后，约瑟芬站了起来，满心欢喜，随后放声大笑，向巴拉斯问道：

“你能确信波拿巴被人暗杀了吗？”

巴拉斯亲切地答道：“我相信是这样的，我的信使要撒谎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于是，她拍了拍手：

“啊！我轻松了。啊，我的朋友，如果是真的，那我就不再这样痛苦了。他是个只知道爱自己的男人，是个曾经来过世上最残酷的自私者。他从来只知道他的利益、他的愿望，……”

她不愿轻信所得到的幸福，于是又问道：

“他真的死了吗？”

“是的。”

这次，她高兴得跳了起来。

“啊！这个坏蛋！你想象不出他是个怎样的人！他只想做坏事，想尽花招无休止地玩弄别人！……”

约瑟芬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设想。为了以后继续这样的生活排场，她像以往那样随机应变，求救于权宜之计。她通过巴拉斯，在军需供应的博丹公司为夏尔安置了一个合股职务。她还有其他的外快收益，拍卖国家财产的委托与交易；军火市场；逃亡者财产的注销等，她善于投机取巧，变卖信贷，在这个岌岌可危的软弱低能的督政府身上，这债台已经很高了。

波拿巴一家已经同约瑟芬断绝了往来。约瑟夫不再给她付年金。他心想，这个女人玷污了波拿巴家族的名声，而且是在这个家族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的时候。吕西安，现在作为 500 人院中的科西嘉议员，由于他能说会道，巧言善辩，已经成了科西嘉司法首脑。主持集会忘不了他。约瑟夫利用拿破仑交给他的基金，足可买下普莱西——夏芒这片土地，即昔日圣西蒙的采邑，并在巴黎的韦尔特大街买下一幢房子，吕西安现在车马成群，雇了仆人。谁也不敢相信，他两年前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大盲蛛”。

约瑟夫一点也不示弱。他也一样，首先，为自己置了一个公馆和一片土地。这片土地优美极了，即莫尔特丰泰娜别墅，他在罗马当过大使，又是科西嘉的议员，又是当时主要政论家、作家和学者的客人和朋友，如邦雅曼·贡斯当，斯塔埃尔太太，卡巴尼斯，罗德雷，与督政们和部长们平起平坐的税收承包人，都与他过从甚密。他坚信，一个使他们焦虑不安的政府是需要人的，迟早会把他推上权力的舞台。

被她的丈夫一家抛弃了的约瑟芬，也受到了一些人的冷眼，这些人不相

信波拿巴会葬身沙漠，而且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也延颈企踵盼望他回来。有一天晚上，在巴拉斯的家里，塔列朗就坐在她的身边。很勉强跟她说句话。他只管跟另一位邻座女公民塔里昂说个没完。有两三次，他当着那么多来宾的面，在她面前摆大老爷的架子。她同他谈话，谈到埃及，谈到波拿巴，谈到她最后收到波拿巴的那封信是 7 个月前写的。外长回答她连嘴唇都懒得动，而且立刻同巴拉斯和康巴塞雷斯谈论起政治问题去了。

这位大名鼎鼎的外交家，言谈举止历来讲究分寸，而且以消息可靠著称，来自这样一个人的警告，启发了约瑟芬。她感到她对波拿巴的至爱亲朋是毫无指望了。于是她与督政府的首脑戈伊埃拉近乎，戈伊埃一贯好对女人献殷勤，后来与女仆人结了婚，约瑟芬的轻桃举动使他着了迷。戈伊埃建议，如果她不愿跟夏尔一刀两断的话，索性离婚与夏尔结婚算了。嫁给夏尔！约瑟芬犹豫起来，尽管她对英俊的小伙子恋恋不舍。夏尔比她小 10 岁。他是个玩世不恭之徒。他没有名气，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过去是德·博阿尔内夫人，现在是波拿巴将军夫人，难道要变成夏尔夫人！……约瑟芬虚荣心很强，她离不开上流社会的声名。舍不得社会地位抬高的了的身价，她与达官贵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她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去询问夏尔。夏尔不拒绝结婚，但他对这事一点也不热心。他开几句玩笑就搪塞了过去。约瑟芬叹了口气，而后不禁笑了起来。夏尔一直使她喜欢，但他不会当一个丈夫。

当时在巴黎的另一位惦念拿破仑的人德茜蕾，在拿破仑远征走后，也与贝尔纳多特结婚了。

婚礼之后，在约瑟夫家举行了晚宴，莱蒂齐亚因病没有出席。朱丽在左右招呼客人。夫人们都衣着华丽，满袖幽香，纷纷称赞着德茜蕾的礼服漂亮、身材窈窕，男客人们则在一旁议论着拿破仑，这个巴黎人永恒的话题。

“在一次战斗中，我们的军队歼敌 2 万，我们只有 50 人伤亡，你为此而感到自豪吗？”约瑟夫问让。

让冷冷看着他：“自豪？我们的大炮炸死 2 万没有重武器装备的埃及人，我能为此自豪？我们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吕西安犹豫了一下说：“为了人权。”

“那是必要的。”约瑟夫说，“埃及是通往印度的要道，拿破仑要去印度消灭英国人。他已占领了开罗和亚历山大，控制了埃及。”

“英国人不会为此担心，他们的战舰控制了红海，会一举击溃我们去印度的船只。那么你弟弟和他的精锐部队将困于荒漠，孤立无援。”

在一旁的德茜蕾听到这里，没由来地打了一个冷战。

贝尔纳多特注意到了新婚妻子的不适表情，便适时地终止谈话，跟德茜蕾回家了。

在巴黎郊外的一间小屋子里，德茜蕾偎在贝尔纳多特宽厚的怀里，沐浴着柔柔的月光，甜甜地睡着了。偶而，皱一皱她的翘翘的秀美的鼻子。

贝尔纳多特却久久不能入睡。他搂着自己娇柔的小妻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他知道德茜蕾现在很爱自己，但是拿破仑却依然在她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对拿破仑的安危她好像比约瑟芬还要关注。贝尔纳多特皱了皱眉，心里升起一股不舒服的味道。他不由地用力拥紧了德茜蕾，把唇深深地印在了德茜蕾的颈下……

两个人幸福甜蜜的日子没过多长，贝尔多纳特要出征了。当德茜蕾像每

天一样，坐在花园里等贝尔纳多特回家时，贝尔纳多特跳下马来告诉她：

“英国摧毁我们舰队之时，就是唤醒我们另一个敌人之日。”他说，“俄国虎视眈眈，时刻准备投入战争。意大利人也忘记了拿破仑曾自豪地给过他们人权，要同奥地利一起，把我们的军队赶出他们国家。”

德茜蕾听着，泪水溢满了眼眶。

“亲爱的，你是军人的妻子，你要勇敢。”

德茜蕾不由地联想起拿破仑说过的“要捡起泥淖里的王冠”的话，她相信丈夫没有说错。

第二天，德茜蕾满脸泪痕地送走了丈夫。

钥匙转动，门开了，波拿巴出来了。他靠在门框上，泪水模糊了眼睛，脸色苍白。约瑟芬大叫一声赶紧跑上前去，紧紧抱住拿破仑。她的头在他的肩上滚来滚去。他鼻子闻到一股香气，多少独眠之夜梦寐以求而求之不得的幽香啊。默默无声，他们就这样久久地拥抱在一起。

又一次——经过了多么激烈的战斗！——他终于向旧恋人让步了。然而，如果说他暂时用嘴唇去亲约瑟芬的脸面，以回报她的爱抚的话，那么，拿破仑一点也没有失去头脑的清醒。他让步是出于怜悯，出于忆旧，而不再出于爱情。在他身上，再也产生不了此前26岁那种纯粹的恋情。

约瑟芬把这种纯粹的恋情给扼杀了。他听不进她的解释，听不进她的道歉。他不相信她这一套。但他毕竟宽恕了她，这对约瑟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无保留的谅解，对过去犯的错误的全面宽恕，但谅解不等于不明真相——约瑟芬不久将证明这一点，谅解不等于忘却。

从这惨痛的时刻开始，她与他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后来一直难以改变。过去他们互相推动的共同计划已经不存在。他，过去总是千方百计使她满意，使她高兴，现在却是以主人口气讲话了；而她呢，过去对他亲亲热热，说话随随便便，可现在却心甘情愿听从他的摆布了。不管表面如何，事实上，她是战败者，而他成了战胜者。

吕西安·波拿巴第二天早上来看他的哥哥，发现他同约瑟芬还躺在床上，约瑟芬越发年轻、娇艳——她枕边总放着口红和香粉，大大方方地接待他。她战胜了曾想废弃她的家族集团。但她适可而止，并不得意忘形。

约瑟芬用自己的眼睛赢得了拿破仑的惜怜，但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此时的拿破仑的思绪早已回到了埃及，回到了那个叫做波利娜的女人身边。

二、第一次外遇

在埃及的拿破仑为报复约瑟芬，派副官对一位美丽的夫人说：“富莱夫人，将军想要您做他的情妇。”

结束了惊心动魄的床上大战，拿破仑说：“我要她给我生个孩子……可是这个傻瓜不会生！”

波利娜大声抗议：“我发誓，那不是我的错！”

拿破仑望着约瑟芬那因满足而多少有些发红的脸蛋，他的思绪却早已飞到遥远的埃及。在那里，他一生第一次尝试了另一位女人的肉体。从这个“无与伦比”的躯体上，他充分享受了对眼前这个不忠的妻子残酷复仇而获得的快感。当然，那个出奇漂亮的胴体所特有的温柔和顺从也曾唤起了他的怜惜。

现在，他似乎又听到了他曾对她的诺言：

“给我生个孩子，我要娶你。”

他与这个女人的交情，是在得知了约瑟芬对自己不忠的许多事实后才开始的。

在一个不安的晚上，朱诺将军详细地向他和盘托出了约瑟芬的全部底细，他得知了她是个放浪的女人，跟巴拉斯等无数男人都在床上尽情欢愉过，而且贝尔蒂埃向他透露了约瑟芬在他动身离开巴黎时，就又同夏尔滚到了床上，并一起到意大利等地游玩，再就是他得知小欧仁妮已嫁给了贝尔纳多特……这种消息，使拿破仑头脑欲裂，他在床上彻夜难眠，用头抵在硬硬的床头，从心底嘶叫着：“这个荡妇！我一定要把她撕成碎片，一定要同她离婚，一定！”

这消息使他给他哥哥约瑟夫写了一封很伤感的信——他在私生活方面的纯洁感情早已逐渐消逝，这封信则是他对私生活的理想完全消灭的悲鸣。

“我在私人生活方面有许多烦恼，因为帷幕已完全撕开，真相现已毕露。我现在只剩下你了；你的手足之情对我极为珍贵；如果我失去了她，又看到你背弃我的话，那就只会使我变成一个厌世者。……给我在巴黎附近或布尔戈尼买一所乡间住宅，以备我回国后居住吧。我需要离群索居。壮丽豪华使我感到腻烦；我感情的源泉已经枯竭；对荣誉索然寡味；年仅 29，却已历尽沧桑，现在我只能当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算了。”

这时，在他记忆的皱折里，他是否看见德茜蕾忧郁的容貌呢？啊，这个少女从来没有背叛过他！……今天，虽无爱情，但出于理智，她嫁给了贝尔纳多特；后者肯定不是波拿巴忠诚的朋友。可是波拿巴依然对约瑟夫表示了他对往日的年青情侣的美好祝愿：“祝德茜蕾万事如意，她应该得到幸福。”

波拿巴虽然痛苦，但依然保持着高尚的心灵，对他的继子很友好、很热情。欧仁在胜利街写下了这些情况，恭敬中流露出指责：“他对我关怀备至，似乎用他的行动表明母亲的过错与孩子无关……”

时至今日，一直忠于妻子的波拿巴也想寻花问柳了。想借此报复约瑟芬。他的感官要求尽管并不强烈，也不紊乱，但仍是一个青年男子的感官。军官们请他和他们一样尝尝从马穆鲁克骑兵的闺房中借来的切尔克斯女人，他叫来了几位，但很快就对“她们粗俗的举止和肥胖的身段”感到厌倦，并把她们赶出营房。

9月的一天，当他在副官的陪伴下，骑马去参加开罗附近举行的一场舞会时，他在路上与一队骑着驴子正高兴兴返回城里的士兵擦肩而过，他们中间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风儿撩起了她的衣裙，露出了优美的两腿，她那清脆的笑声使得波拿巴转过了身，带着惊愕赞赏的神色盯视着她。

这天晚上，回到宫里以后，他向贝尔蒂埃问起他遇见的那个年轻女人的名字，总参谋长很快作了调查，向波拿巴报告：

“她叫波利娜·富莱，是女扮男装跟丈夫来到这里的，她只有 20 岁，在穿越可怕的沙漠时，她表现出了男人般的勇气。在沙漠中，男人们摔倒了，成为骄阳和风沙的牺牲品，而她却一声不哼地走着。第 22 步兵团的士兵们都很爱慕她，但是更尊重她，因为她和丈夫生活得非常和睦。……”

这位迷人的波利娜迷住了将军，她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达布朗特斯公爵夫人写道：

“波利娜出身在奥德省的卡尔卡索纳。她的父亲是个规矩人，她的母亲，我想是个佣人，或是

个厨师。她受过一些教育，后来当了工人。她是当地最漂亮的姑娘之一，是个非常纯洁的女孩。她行为正派，遵从道德。这是因为卡尔卡索纳的情况不同于巴黎。

.....

“我的好朋友德·沙勒夫妇非常喜爱小波利娜。一天，德·沙勒先生在家请人吃饭，甜食端上后，像往常一样，有人提议唱歌。波利娜待在屋里，德·沙勒让人去找她，尽管她反对，但还是让人给带到了桌边。她唱了歌，优雅轻松的朗诵了诗句。自那天起，她已拿定了主意。她对德·沙勒先生说：

“‘我也愿意成为女主人，富莱先生可给我一笔财产，而且我又不受约束，我答应了他’。

“就这样，她嫁给了他。

“没过多久，远征埃及的通告就到了卡尔卡索纳。曾经服役的富莱愿意响应向所有的退役军人发出的召唤，依然要拿起武器。富莱去了土伦。但是由于他很爱他的妻子，他要把她带在身边，不论打向哪里；而这位少妇喜欢冒险，就想离开安乐窝，飞往远方，去锻炼她那年轻的羽毛。于是，她女扮男装，他们来到了埃及，拿破仑却没有发现。”

这位丰满的金发女郎将要让波拿巴在远征东方的军队里夺回他的声誉.....

在与波利娜共乐之前，波拿巴一定要感受一下奇遇的滋味。

一天早晨，韦尔迪将军夫人来宫里找他。非常激动他说道：

“将军，韦尔迪告诉我您在寻找一个既可爱又成熟的年轻女人，好消磨您的空闲时间。他还说您看到那些给您找到的散发刺鼻香味的肥胖女人后，感到非常失望。按照您的愿望，我去了好几家闺房，发现了一个可爱的 16 岁的处女，人们脱下了她的衣服，她的身体非常柔嫩，乳房结实、匀称，大腿很有弹性，两腿修长，汗毛如丝一般，.....”

在波拿巴炯炯的目光里，刹那间失去了往日的镇定。韦尔迪夫人为她的描述所产生的效果感到高兴，继续说道：

“这个美人叫泽娜，是个酋长的女儿，她父亲愿意在一个晚上托付给我。如果您喜欢她的话，您可以留用，甚至可以占有，.....”

“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她？”

“今天下午她一定来我家吃点心。”

“我会去的！”下午 4 点钟时，年轻的将军穿着一件蓝色粗呢军服，来到了韦尔迪将军夫人家里。泽娜同她母亲已经到了，正吃着按树果酱糕点。波拿巴即刻就被吸引住了，于是向姑娘恭维了一番，向母亲祝贺了一番，喝完一杯咖啡之后，就告辞了。

来到门口，他对维尔迪夫人说：

“今晚就让人把她带来！”

将军夫人为她自己感到非常高兴，回到了客厅，向两位埃及人转告了波拿巴的邀请，她们俩高兴得放声大笑。

“应当看到这是上帝的恩典”，女主人说道：“因为波拿巴将军是这个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

泽娜和母亲双膝跪下，亲吻了地毯，感谢了真主后，就返回了家。两小时后，她们依然在感谢真主，这时，一个法国士兵替波拿巴给泽娜送去了一个装满珍贵礼品的箱子，里面有手镯、项链和精美的披巾.....

这天晚上，波拿巴不耐烦地等待着小阿拉伯人，她的美貌和她身上东方

式的雅致已迷住了他。这时，韦尔迪夫人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不祥的念头。为使泽娜更加具有魅力，她把泽娜弄成了小巴黎人。马尔赛·杜蓬写道：

“ 在一些法国女人的帮助下，韦尔迪夫人改变了泽娜的发型，给她打了个发髻，让她穿上了一件督政府时期的长裙，用金黄色的长袜遮住了两条褐色的长腿，又用一双缎子做成的鞋裹住了她的两只漂亮的脚。她走起路来耸肩缩颈，非常难受，不幸的泽娜已失去了她全部的魅力。”

10点钟时，小姑娘被带进了宫里，波拿巴身穿睡衣，正准备度过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看见走进来的泽娜，他怔住了：

“ 这是谁？ ”

一个副官向他解释说，韦尔迪将军夫人认为小泽娜带有欧洲人的特点好些。波拿巴惊呆了，他那追求异国情调的内在激情霎时间低弱了好多……

这个姑娘急想着品尝失去童贞的快乐，看见失望的波拿巴，便抽噎起来。面对伤心的孩子，将军的怜悯心油然而升起。

“ 得啦，别哭了，把衣服脱掉！ ”

他慈爱地帮助她脱开了衣裙的扣子，脱掉了袜子，松开了发髻。当她一丝不挂时，他发现她的身体实在太美，……

这次，小姑娘擦干了眼泪，胆怯地笑了，怀着天真的快乐，享受着无尽的柔情。

“ 谢谢，将军。 ”

波拿巴高兴极了。随后便进入了发狂的境地，而泽娜现出醉心的神色，结束了她的处女生涯。拂晓时分，波拿巴让人带上比先前更为奢华的礼物把小泽娜送回到她父亲身旁。然而，这次艳事就此结束了。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没有忘记波利娜·富莱。一个偶然的时机他们又见面了。

6点时分，波拿巴带着朱诺，来到了开罗最大最美的花园，他一边游览，一边称颂着优雅的景致。但他突然停止了脚步，脸色苍白，注视着从秋千上发出阵阵笑声的年轻女人。

这女人就是波利娜·富莱。

他离开了朱诺，朝她奔去，躬身赞美她一番。得到了一军统帅的注意，她既高兴，又很惊慌，便嘀咕了几句难以理解的话。

他又一次躬身来吻她的手：“ 我希望能很快再见到你，在一个僻静的地方。” 说完，他就离开了她。

天真的波利娜·富莱一想到这次相遇会有利于丈夫的前程，心里充满了欢喜……

第三天早晨，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波拿巴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他派人叫来了朱诺，对他说道：

“ 你记得那个富莱夫人，我需要见到她。 ”

他又继续说道：

“ 今天早晨，她丈夫随特遣队去了三角洲，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去找她。 ”

随后，他设想着让那些马穆鲁克骑兵去海军部门服务的计划，又说道：

“ 你巧妙地让她知道我喜欢她，要争取让她同意来和我一起吃饭。 ”

朱诺有许多优点，但缺少策略。他去了波利娜家，问候一番之后，就以向士兵发布声明的口气说：

“富莱夫人！我受波拿巴将军之命来您这里，他喜欢您，希望您成为他的情妇！……”

这位少妇怔住了。她目光严峻，看着朱诺，一言未发。如此的拙笨伤害了她。两天来，她已准备献身于波拿巴，然而面对这野蛮、粗俗的要求，她还无法答应。

“上校，请您转告将军，我爱我的丈夫，我永远不会欺骗他！”

朱诺非常气恼，寻求着解决问题的办法，总认为奚落了富莱会有好的效果，于是就以一些嘲讽的语气，将他同波拿巴作了对比。这一下，使得波利娜指着门让他出去……

副官沮丧地回到了宫里，向波拿巴叙述了同她的对话。

波拿巴意识到他选错了使者。

当晚，他又派他的第二副官杜鲁克去见波利娜。杜鲁克风流、能干、善于交际。在波利娜面前，他先是为朱诺早晨对她的那种让人无法容忍的冒失行为遗憾，随后，就看着这位渐渐平静的少妇，谈了很长时间关于波拿巴对她的那番爱慕之情，并表明了他急于见到她。

最后在告辞时，他把一个小盒子放在圆桌上：

“将军让我把这个交给您，作为那天晚上在公园相见的纪念。”

杜鲁克一走，她就打开了盒子，看见了一个镶满宝石和钻石的精美的埃及手镯。

这个缝衣女工从没有见过这样美的首饰，她兴奋，想到同这位慷慨的将军一起生活一定会非常愉快。……

保尔·迪律伊在回忆录中写道：

“正如一位传记家所说，为了报答这一珍宝，她已在心里悄悄地将她的‘珍宝’献给了波拿巴。……”

从此，杜鲁克每天早晨都给波利娜带来一封将军的信和一份礼物。

这位少妇兴奋地读着这个科西嘉人夜间写的充满爱的言语。随后又把新的首饰藏在一个盒子里，放在了富莱不知道的地方。

半个月后，波利娜开始感到坐立不安。一心想用大自然赋予她的方法去感谢她的爱慕者，这一愿望终于在她身上激起了一种局部的渴望，而要满足这一渴望，就是去波拿巴居住的宫殿，她的夜晚立刻在一个充满淫欲的梦境中失去了平衡，早晨醒来时，她也为此感到惊愕。保尔·迪律伊写道：

“正是那种肆意放纵的想象使她产生了一个个腾云驾雾的梦幻。波利娜实际上非常纯洁，为了平息日益冲动的肉欲，她只想着合法的结合。内心的愿望使她看见了一个光辉的前景。”

强烈的欲望使她变得有些神经质了，她认为将军似乎并不急于见到她。正当她失望之际，她收到了迪律伊将军的一张明信片，邀请她一人共进晚餐，这使富莱中尉非常惊讶。

“我是一个军官，没能同妻子一起受到邀请，实在令人吃惊。”他说道。

波利娜得意地对他说她不能拒绝一个将军的邀请，这几乎是军令，于是就去了迪律伊家。她的心怦怦直跳。

她的激动和她丈夫的担忧都在情理之中。达布朗特斯公爵夫人写道：

“富莱夫人受到热情的接待。当时只有几个人在吃晚饭，上切都很平静，没有任何迹象让人预见该发生的事情。然而当佣人端上咖啡时，两扇大门哗啦一声打开了，波拿巴出现在面前。迪律伊忙请波拿巴原谅他们还在吃饭并

请他也喝一杯咖啡。拿破仑同意了。”

这种场面自然是波拿巴亲自安排的，他坐在了波利娜的身边，向她问候了一番之后，端起了咖啡杯——像不留神似的——将咖啡倒在了少妇的裙子上。

在场的人一阵惊呼，波拿巴装作惭愧的样子，一个劲地要弥补他的过错：

“非常抱歉，哪里有水？”

“在我的卧室里。”迪律伊将军说道。

“走吧，我不可望我的过错使这顿晚餐给您留下不愉快的回忆。”

波利娜跟波拿巴去了卧室。

他们两小时之后才回来！

回来时咖啡的痕迹依然在裙子上，而这两个情人的脸上露出了既疲惫又得意的神情。

回到宫殿后，波拿巴意识到富莱中尉将会非常碍事。他决心要使波利娜成为宠儿，在众人面前显示一番，便决心让讨厌的富莱远远离去。

第二天，总参谋长贝尔蒂埃召来了中尉：

“我亲爱的富莱，您比我们更愉快，您就要见到法国了！”

“我！”

“是的！统帅对您很好，派您去欧洲，给督政府送去急件。这是命令。”

这位上当的丈夫目瞪口呆，读起了军令：

命令第二十二骑兵团富莱中尉公民，乘第一班驿车前往亚历山大城，由那儿登上海军指挥官所准备的一条双桅杆帆船，届时在船上他将会交出所附上的统帅命令。

富莱中尉将是去送急件的特使，他只能在海上打开，在急件中他将看见给予他的命令。

“您一小时后就离开开罗，车子和护卫队都已准备好了。”

“我要让妻子快些准备我们的行李。”

贝尔蒂埃惊跳了起来：

“您的妻子？您不要想到她！让她介入这样的军务将会是件丢脸的事！您也会为英国的战舰感到吃惊的，想想可怜的夫人将会遇到的危险，有落人英国陛下的军官手里的危险，这些您不是不知道。几个月来，他们控制了海域，也渴望着发泄肉欲！理智些吧，抛开这个念头。在这里，我们会照顾富莱夫人的！”

然而在他默默无闻、前途暗淡之际，却得到了宠幸，富莱为此十分吃惊，于是就去整理他的行装了。

他向妻子洋洋自得地解释说统帅终于知道了他的价值。然而达布朗特斯公爵夫人却写道：“波利娜知道波拿巴的用意，她哭着向他道别，而另一个人却满脸笑意。……”

富莱终于“离开了他的极乐世界，下了床”，却没有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波利娜共享欢乐。

下午5时，他轻松愉快地离开了开罗，仍为此次机遇感到惊讶，意识到幸运之神正关注着他。

然而，护卫队的马车所扬起的尘土刚一消散，朱诺就来到了波利娜的住处。

少妇仍沉浸在与中尉告别之后激动状态中。

她穿上了睡衣，气喘吁吁，接待了朱诺。

朱诺向她立正致意，叙述了波拿巴慎重地要他背诵的话：

“夫人，将军今晚请您去宫里共进晚餐。”

波利娜为这样急切感到吃惊，躬身说道：

“我去！”

当晚，她坐在统帅的右边，她的美貌折服了在场所有人。这位原先的女工以那种女人所具有的奇特的适应能力即刻扮演了宠儿的角色。吃甜食时，人们已把她看作女主人了……

午夜时分，她在波拿巴身旁，站在客厅门口，向客人们道别晚安。

当所有的人离去后，吃晚饭时一直温柔、诙谐的将军将少妇带进了他的卧室，向他重复起富莱临行时待她的一切作为。……

当这两个情人在宫里尽情享受之时，中尉正朝亚历山大港的方向远去。抵达了第一个驿站后，他打开了贝尔蒂埃交给他的信，看到了任务的详细内容：

您登上的海船将带您去马耳他。您把所附上的文件交给维尔纳中将与马耳他总指挥官。

马耳他海军司令立刻让一艘海船将您带到意大利港口，您再由那儿取道前往巴黎，把急件交给督政府。

您可在巴黎停留 8 至 10 天；之后，再由那不勒斯王国的港口上船返回。避开亚历山大港，在达米埃特上岸。

我相信您的虔诚，执行任务时不论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事件，都要将急件送到督政府，再带回答复。

司令部

波拿巴

霜月 27 日于开罗

12 月 28 日，富莱登上了由洛朗斯上校指挥的“猎人”号护卫舰。

晚上 7 点时，护卫舰起锚，驶离了港口。焦虑的富莱拒绝休息、就待在观察夜色的上校身边。

零点时分，他依然站在船舷旁静听海风的呼啸，注意异常的声响。他每时每刻好像都看见了英国战舰的庞大身躯……

天色微明时分，他来到了休息室，想喝一罐热酒。就在这时，一个人喊道：

“后面出现了船帆！”

洛朗斯上校举起了望远镜：

“是英国船。5 个小时后就能赶上我们……快毁掉您的急件！我们会被捕的！”

富莱想把珍贵的信件精心卷起来，藏在身上最隐密密处的部位，他希望出现奇迹。……

中午，“猎人”号遭到了搜查。

两名英国军官登上了“猎人”号，将洛朗斯上校，船上军官、士兵和富莱全部带上英国“狮子”号战舰。

当得知中尉是波拿巴的特派员时，英国军官就叫来了士兵。他们搜查到衬衣，看是否藏有机密信件，然而他们检查的只是一般的部位。

他们一无所获，英国军官向中尉问道：

“您叫什么名字？”

“约翰—诺埃尔·富莱！”

达布朗特斯公爵夫人回忆道：

“一听到这个名字，这位‘狮子’号上的上尉就朝他的副官眨了一下眼睛。因为他很清楚埃及的新闻。波拿巴在日益发展的爱情中难堪的念头闪现在他的脑中，他要让英国政府开怀大笑。

他对着富莱说道：

“先生，在回英国之前，这艘战船必须远航东方海域，我还要看守囚徒、军官和‘猪人’号上的机组人员，至于您，如果以名誉担保不再反对英国，我会立刻将您送回埃及……”

“我保证。”富莱高兴得发疯。

当晚，‘狮子’号上尉就将这位中尉带回了埃及，他为向波拿巴开了玩笑感到非常高兴。

深夜“狮子”号上的一条小船把富莱送到离亚历山大城不远的小湾。他面对着晨曦，坐在一块岩石上，牙齿咬得格格响。但一想到很快就能看见他漂亮的妻子，便觉得满心欢喜。

将近8点时，一个路过的埃及人让他上了驴车，这位中尉就到达了亚历山大城。

他立即跑到了亚历山大城的指挥官——马尔蒙家里，向他叙述了奇遇，神色飞扬他说道：

“多亏了英国军官的宽厚，我将会让妻子惊喜望外的。”

马尔蒙将军知道波拿巴已将波利娜安置在离统帅的住处仅有几步之远的一个豪华宫里，他没有笑，却想到这样的生活值得继续下去。于是说道：

“我认为您最好呆在这里。您的任务遭到了挫折，但并没有结束。波拿巴将军会向您下命令的。您主动让他不高兴，将是愚蠢的。”

富莱摇了摇头：

“我相信他会理解我急切的心情，再说急件已不在了。我只有一个空箱子在亚历山大，一个空箱子能有什么用？我必须回开罗去。”

一想到将会出现丑闻，马尔蒙仍很担忧。由于再也想不出有效的理由，他便厉声说道：

“中尉，我无权将您留下，但是请您注意：如果回开罗，您会后悔的！”

富莱笑了：

“统帅可能会因为我的失败感到不安，但是看见我安然无恙地从英国人那里回来，他会高兴的，会原谅我的！……”

他的幼稚和愚蠢自信惹怒了马尔蒙。他想这个傻瓜应该教训一下，于是就这位中尉离开了。

6天后，富莱到达了开罗。因急于拥抱波利娜，他跑回了家。当发现家里空寂无人，他万分惊愕。

他喊人，打开了所有的门，发现家具上落满了尘土，属于他妻子的每一件小玩意儿都不见了。他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愚蠢，由此断定波利娜出走了。

这种发现使他恼怒。

为了知道情敌的名字，他急速跑到了第二十二轻骑兵团军官常常聚集的俱乐部里。

他进屋时，四个中尉正在打牌。

“波利娜在哪里？”他吼道。

这四个人非常厌烦地相视了一下。其中的一个人小心地关上了门，又回到了座位上。

“您的妻子在波拿巴将军那里！”

这人详细地、像是在说一个历史故事似的，向富莱叙述了波利娜是怎样背叛他的。这位可怜的中尉知道了她住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里，与波拿巴将军的宫殿紧紧相连，他知道了她每天三点钟去见波拿巴，知道了她陪他散步，知道了士兵们都把她称作“东方圣母”，知道了她为统帅安排晚餐，知道了她凌晨才回自己的住处。

这位军官友好地对富莱说开罗的所有驻军都指责波利娜的行为，都说统帅无愧于那些风雅的称号。……

中尉没有得到任何安慰，他一句话没说，回到了家里，拿起了一条马鞭，朝波利娜居住的宫殿奔去。

一到豪华的宫殿前，他内心的怒火急剧燃烧。他绷紧了下巴，穿过了种植有埃及无花果树的庭院，走过了喷涌的泉池。进入了一个由奢华的客厅构成的迷宫，里面铺有地毯、坐垫，还有精美的小艺术珍品。一个佣人遇见了他，中尉一下把他撞到了一边。打开了好几道门，突然间，他在浴室里看见了一丝不挂的波利娜。

这位少妇一直认为他在马耳他，当一看见他出现在面前，她震惊，她全力呼救，呼唤侍从，然而富莱一下抓住了她的头发，用马鞭抽打了起来，直到出血……

她发出的嚎叫声终于唤来了佣人，他们不费力地抓住了中尉，将他扔到了大街上。

一得知此事，波拿巴就来到了他情妇的床边。

“必须把他抓起来，投进监狱里。”波利娜呻吟道。

他拒绝犯下第二次错误，便简单地说道：

“我不能，但是你明天就可提出离婚。”

自然得很，在一个星期里，开罗所有的法国人都谈论这件事。最急于嘲笑富莱的就是贝尔蒂埃将军了：

“可怜的富莱没有珍惜眼前的机遇，否则他不会一无所获的。”

一个星期之后，一件有趣的事使人忘却了富莱的丑闻。

一些法国囚犯从阿拉伯人那里赎了回来。

统帅叫来了一个囚犯，想从他嘴里知道一些敌人营地里的情报。

这人一听到第一个问题，便眼泪纵横，垂下了两手。

“你为什么哭？”波拿巴问道。

另一个哭着解释道，那些阿拉伯人就像亨利三世对待他喜爱的年轻人一样，玩弄了他。……

波拿巴听后大笑：

“十足的傻瓜，是些有病的人，噢，得感谢上帝，这样便宜地就脱身了。得啦，别哭了，回答我的问题：你发现了什么？”

他哭着回答说由于他的处境，没有机会发现任何情况。

波利娜也因这可笑的插曲忘掉了自己的不幸。

约翰·诺埃尔·富莱同波利娜一宣布离婚，波拿巴就开始炫耀起来。

人们处处可以看见他们的踪迹，军队、英国、法国、欧洲和约瑟芬都知

道他有了一个情人，一个全埃及最漂亮的法国女人，因而人们忘却了他被欺骗的可笑处境。波利娜，这位夜里狂热风流的情人，已成为他复仇和发泄爱怨的工具。

在他身边，在开罗的街上，在士兵们面前，在阿拉伯人中间，他总让她不停地蹦跳，阿拉伯人不禁称她是伟大的苏丹夫人。

为了散步，波利娜让人制做了两套华贵的服装，一套是中将服，另一套是第七轻骑兵团的军官服。

一看见她，士兵们就笑着说：

“这就是我们的将军夫人！”

有时，这两个情人在一队轻骑兵的护送下，坐上敞篷马车去尼罗河畔。

一天晚上，负责护送的副官正是欧仁。在散步这段时间里，波拿巴毫无顾忌地在欧仁面前把波利娜抱到膝盖上，抚摸她，亲吻她。

欧仁厌恶这种行为。第二天早晨，他就跑到了贝尔蒂埃将军家里，请求重新发挥他的作用。

“请把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尉派到团队去吧，我不愿目睹那样的场面。”

一个月里，波拿巴同波利娜不仅仅尝到了“复仇的快乐”，而且还享尽了纵欲行乐的滋味，他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遗憾的是，战争又要破坏这蜜月生活。

1799年2月，土耳其与英国、俄罗斯联盟，在希腊的罗德河和叙利亚聚集了军队。波拿巴得知一支部队已攻占了约旦河流域，便决定迎战。

2月10日早晨，当12000名士兵在开罗城门前整装待发时，波拿巴却在波利娜住处。临行前，他要再次表示他的爱恋。

“给我生个孩子，”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我要同约瑟芬离婚，再娶你！”

随后，他带领军队，杀向叙利亚。

6月14日，波拿巴回到了开罗。在他身后，那些从叙利亚归来的幸存者手持着从土耳其人手中夺下的旗帜，要让民众相信法国军队已取得了胜利……

波拿巴强作笑颜，得意洋洋地从列队两旁的沉默的埃及人中间走过，然而他们已经知道了战役的经过和结局。

心情沉郁的波拿巴跑到了他离开四个月的波利娜身边。他们长久地拥抱，充满了激情。当他们满意地结束了床第之欢之后，将军微笑着，气喘吁吁，躺在弄皱的床单上，享受着疲惫的惬意。突然，他朝波利娜转过了头：

“孩子？我们的孩子呢？”

少妇遗憾地低下了头，承认她还没有任何感觉。

波拿巴下了床，忽然间生气了，急忙穿上衣服，跑到了贝尔蒂埃家，开门见山地对他说道：

“我要她给我生个孩子……我会娶她的……可是这个小傻瓜就是不会生！”

他没等回话，就神经质地离开了。这话传到了波利娜的耳里。

“我发誓，这不是我的错！”她喊道。

她的话千真万确吗？

短时间的分手之后，波拿巴又沉浸在忧虑之中。这天晚上，他让人叫来了波利娜，要向她倾吐他的担忧。实际上他的处境十分危险：军事上的失败

将使厌恶他的督政府官员拍手称快；远征东方的军队已减少到 25000 人，并受到土耳其人再次进攻的威胁，而他自己却在感谢埃及人的暴动。

然后，人们又可以看到波拿巴与波利娜亲密相拥着的散步的身影，但他们常被他那矮小的身材所蒙骗，他们以为波拿巴夫人拥搂着她的儿子欧仁在散步。

波拿巴不知道这些情节，但依然痛苦。有时，他眼睛发亮，朝波利娜俯身重复道：

“为什么不给我生个孩子？我会离婚的，很快就能娶你。”

实际上，仅仅需要他情妇的一个孩子就能使他摆脱约瑟芬，使他恢复心灵的平衡。遗憾的是，几个星期过去了，这位少妇就是不孕。

7 月 15 日，波拿巴获悉土耳其的军队已抵达了阿布吉尔。几个小时内，他集合了部队，向大海挺进。6 天后，他率领 5000 人马，歼灭了兵力胜于自己三倍的敌人，——抹去了圣一约翰—达科尔战役的耻辱。

他决定利用这次胜利——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在埃及获得的胜利——去推翻督政府的统治，决定返回法国。

他准备好了动身，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叫来了波利娜：

“我知道你很勇敢。听我说，我要回法国，那里的情况非常可怕。我们的军队在德国，在意大利，到处遭到打击，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正准备入侵我们的国家，旺代省又一次暴动，饥饿和无政府的社会混乱到处可见。由那些无能的享受主义者组成的督政府正将法国带向灭亡。我必须回去。”

波利娜失声呜咽：

“带上我！”

“这不可能！我会被英国人抓住的。你必须考虑我的荣誉，看见一个女人跟着我，他们不说吗？”

波利娜哭了，恳求了，但波拿巴毫不动摇。第二天，将这位年轻的女人托付给了克莱贝尔之后，他带着几个朋友，悄悄地登上了一条海船。

波利娜孤单一人，只希望在同情人度过的激动心魂的最后几个夜晚里，波拿巴的种子能植入了她的体内。遗憾！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带给她期待中的任何预兆。

“他会怨恨我的。”

这就是她内心的悲哀。当然，她想不到她的不育之症将阻止她成为一个皇后。

但是，在拿破仑的生命中，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女人则只是前进路上的鲜花般的点缀而已。拿破仑知道克莱贝尔可以保住埃及，他为了保卫法兰西，保卫共和国，夺回意大利这个他最得意的征服品，他拿破仑应该回去并夺取政权。现在谁能阻挡他夺取政权？巴黎的辩护律师们很快就会烟消云散。而他的光荣却完好无损。他的远征甚至为他的光荣赋予更大的力量和光辉。该他挺身而出了，法兰西将是他的了。

东方使他失望。然而，在埃及度过的这十几个月给他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是他没想到的。从此以后，在他身上，有些想法，有些爱好，已经不属于西方的东西了。与顶礼膜拜的老百姓接触，他对穆斯林风俗的尊重，还有对某些保健习惯的重视（如对人的精心照料和沐浴的过分讲究），使得波拿巴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完全成了宿命论者。他变得更专横，更武断，不再用昔日的眼光来看男人和女人了。

“自从我看到东方以来，我已经讨厌卢梭。”他后来对罗德雷说，“野蛮人是一只狗。”

当他到达阿雅克修时，受到了居民们的热烈欢迎。在阿雅克修的码头上，站在人群第一排的有一位全身穿黑的妇女向他伸出双手，这是他的奶妈卡米姬·伊拉里。他把她拥抱在怀里。她送给他一瓶奶，喜泪纵横他说：

“我的儿，我已经把我心头上的奶汁送给你，我除了山羊奶之外，我没有什么东西好献给你。”

他抚摸着她的双手，激动地叫道：

“娘，娘！”他反复地叫道。

每个人都想上来攀亲戚。拿破仑很快就厌烦了：

“这么呆下去，多烦人！这叫人受不了！真的，天上为我普降亲戚。”

不知什么时候，约瑟芬上已起床出房去了，拿破仑却还沉浸在温柔的回忆之中，“波利娜，她在干什么呢？”

三、“我的家谱是从雾月开始的”

阴郁的雾月，胜利与覆灭仅一步之差的雾月……

拿破仑脸色苍白，象征自由的法兰西议会发出了“把波拿巴逐出法外”的呐喊……

拿破仑说：“我的家谱是雾月开始的。”

对拿破仑来讲，不论是约瑟芬，还是波利娜都不足以动摇他对权势的追求。个人的成功欲望使他很快淡忘了感情上的烦恼。他很快便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内那动荡不安，错综复杂的政局上来了。

由于几个督政不得人心，党派的分野异常复杂。1798年和1799年为更换立法机构两院三分之一的议员而进行的两次选举。尽管督政们在选举中曾经采用了各种非法手段，反对督政府的势力却明显地加强了。

在反对派中有一些保王党人，有一大批的立宪派，还有许多代表不是大事宣扬自己是雅各宾派，就是用“爱国者”这个很方便的称号把自己的激进主张掩盖起来。有许多代表很年轻，易受影响，只要有一个干练的领袖保证要消除国家的分裂，他们都会跟着他走的。事实上，一些老的党派界线正在消失。

那些1795年（共和三年）宪法的拥护法者们为了护宪，觉得除了破坏选举自由——一直是打着保卫自由的神圣旗号——之外别无良策；而督政府则一面宣称自己在极端党派之间维持平衡，一面却又竭力轮番压制这些派别。这种压制的结果，使得这些极端派别大得人心，而官方的所谓“节制”则为人们所憎恨。

这种普遍存在的混乱和麻木不仁的状况，使人痛感政治家的缺乏。只有真正的伟大人格才能抗拒一个幻想破灭时期那种令人消沉的影响。而当时的法国，在一段时间内，还不得不依赖西哀那斯神父。西哀那斯神父这个人，给自己树立了富有政治才能的名声而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政绩可言。像他这样名不符实的人恐怕还是很少有的。

西哀那斯在1789年的三级会议中，发言简明而机智，这在当时的议会里是很少见的优点，因此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料事如神的大名。但是革命的发展不久就暴露出他其实是个既无智谋也无胆略的人。所以他对于革命进程并没

有留下任何深远的影响。革命的恐怖时代，平庸倒成了他的护身符。后来有人问他，那个时候是怎么过来的。他很机智地回答：“我活过来了。”这个回答很足以说明他的为人。

在督政府时代，他较为活跃，曾被任命为法国驻柏林大使。他自夸曾说服普鲁士政府保持了对法国有利的中立。但是很清楚，普鲁士的中立实际上是出于自私的考虑。奥地利当时在经受着战争的风险，而其北邻对手普鲁士，却节约了自己的人力物力，加强了自己作为北德意志保护者的地位，并且巧妙地把中德意志那些游离之帮，吸引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西哀那斯当时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在天秤早已向一头倾斜的时候，再往下按一下。

他在 1799 年 5 月离任返回巴黎就任督政。其他几位督政本来曾竭力阻止西哀那斯当选，然而没有成功。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知道这位不切实际的理论家很快就会使法国政府瘫痪。以前，在 1795 年，他也曾当选为督政，但是他拒绝就职，理由是他认为那个宪法一无是处。现在他又宣称自己跟督政府是对头。

回到巴黎，他便开始物色一位听话的将领，先用他为自己火中取栗，然后再把他抛弃。他最看得上的儒贝尔在诺维之战中阵亡了。其次，在西哀那斯看来，莫罗好象还可以：此人是个共和主义者，军事上很有才干，政治上却异乎寻常地既少手腕，又无野心。西哀那斯一面寄希望于莫罗，一面继续大耍其权术，经过了初步的秘密交易之后，他又把巴拉斯这位督政也拉了过去。

此时，保王党人也在拉拢巴拉斯，以便实现路易十八的复辟——这样一件事在那时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但是，这时巴拉斯是赞成西哀那斯的计划的，并帮助西哀那斯把两个坚决拥护共和制度的督政拉雷韦利埃—勒博和梅兰去掉。他们于牧月三十日被罢免。

新的几位督政是戈伊埃、罗歇·迪科和穆兰。这三人中，头一位是个上了岁数的可敬的律师；第二位早年曾和吉伦特派来往，但本性是个见风转舵的人，所以轻易地就被西哀那斯拉了过去；第三位，穆兰，如果说有什么长处足以使他当选为督政的话，那看来就是他在政治上是个不足道的人物，军事上曾在旺代战争中立过一点儿三等功劳。

尽管如此，这个牧月督政府却也显示过一阵子活力，使他们能把侵入法国的敌人打退。在这个督政府治下，贝尔纳多特，那个性如烈火的加斯科尼人，当上了陆军部长，此人目光如炬，一头黑发，并且还带有一点摩尔人的血统，这一点常使波拿巴敬而畏之。他很快就组成了一支 10 万人的新军。兰代则用累进税重建财政。在北部和西北部各省的舒安分子叛乱则由于通过了一条把拘捕人质一事合法化的法律而镇压下去了。所以，看来法国很有希望，能击退入侵的浪潮，保住自己的“自然疆界”，并且回到正常的政治轨道上去。

波拿巴来到巴黎的时候，法国的政局就是这个样子，他的到来使全国欢腾，而督政府则未能掩饰其畏惧心情。正如在 1795 年一样，这回，在 1799 年。他在巴黎露面的时候，也正值法国的政治生活处于一个转折阶段。如果说，拿破仑的一生中有过吉星高照的时候，那就是他既穿过了纳尔逊战舰的封锁，又突破了西哀那斯的种种阴谋组成的迷魂阵的那几个月。对于那位空论家的“我活过来了”那句名言，他大可以用“我胜利了”这句猛烈一击的话来回敬。

在戈伊埃家中与西哀那斯这位思想家会面的时候，这位将军故意不理睬他。实际上，起初他很想把西哀那斯和巴拉斯两人一起撵出督政府。他对于巴拉斯的憎恶，是有公、私两方面的理由的。

他很有理由怀疑约瑟芬和这个贪恋酒色的督政的关系以及她和他家遇到的那些男人的关系。他对巴拉斯仍然疑心很重。从埃及回来后，他常到巴拉斯家里去，目的是想把巴拉斯的公私两方面的不道德行为都彻底摸清楚。

虽然在有关约瑟芬的问题上，拿破仑似乎没有找到怀疑巴拉斯的根据；但是，他却发现了巴拉斯同形形色色的不满分子的勾结；同时，他看出在督政府里，巴拉斯仗着自己在互相对峙的同僚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在大耍诡计，阴谋以最高的价钱出卖督政府和 1795 年宪法。

这位将军虽不喜欢西哀那斯，但却尊重他。他很快就看出，像西哀那斯这样一位饱学之士，这样一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这样一个软弱的汉子，同他合伙是大有好处的。这种联合在当时确实是必要的，因为这位将军曾向戈伊埃试探建议，要修改那条规定年纪不到 40 岁的人不得担任督政的法律，但是戈伊埃没有答应。这场交涉失败以后，为了推翻宪法，他很需要同西哀那斯合伙来干。

此外，他还很快就纠合了一批不满分子，这些人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政府危机中丢了官，下了台的，如罗德雷、布律克斯海军上将、雷阿尔、康巴塞雷斯，还有，最重要的是塔列朗。

塔列朗这时已经以其外交才能出名，他对波拿巴和西哀那斯的联合尤其赞成，因为他就是上个月（7 月）被免除外交部长之职的。原因是他手里这个职位对部长本人可说是财源广进，而对于法兰西则所费太大，不久前，当美国代表们来到巴黎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各项争端时，他们发现先得交出 25 万美元打通关节，否则谈判无法取得进展，这件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了。结果是美法间的敌对行为继续下去，而塔列朗不久也因此丢了官，直到后来，革命的万花筒再一次转动之后，他才把这份渴望的肥缺重新捞到手。塔列朗看出，这时莫罗既已不问政治，波拿巴—西哀那斯这个合伙就有力量可以左右局势。

陆军和多数陆军将领也赞成某种变革，唯有贝尔纳多特和儒尔当拒绝听取新的建议。

在拉拢这些政客、军人和阴谋家时，约瑟芬开始施展了她的社交天才。

她自告奋勇充当调停人和使者，从中斡旋，通风报信，在她的客厅里，该迎的迎，该留的留，该拍的拍，该征服的征服，尽管这些人她一点也不喜欢，甚至使她讨厌，但她知道他们于大计有用，小不忍则乱大谋。

对莫罗将军，拿破仑并不担心，因为莫罗曾公开宣称：“波拿巴将军是唯一能征服世界的人。”但对贝尔纳多特，拿破仑却没有多少把握。

因为这位贝尔纳多特将军外在表露出一派凛然正气，刚直不阿，但他内心却又是足智多谋。

拿破仑在意大利北方与奥军打仗时，曾与之合作过。他是德茜蕾的丈夫，拿破仑曾为他们的儿子起名叫奥斯卡。拿破仑不能肯定自己能争得贝尔纳多特的支持，但他想凭借德茜蕾的帮助，使贝尔纳多特保持中立。

拿破仑决定动手前，先解决好贝尔纳多特将军中立之事。

晚上，贝尔纳多特少有的没有出去忙碌，陪着德茜蕾在家中逗着儿子奥斯卡，享受着天伦之乐。

贝尔纳多特是位情感专一的男人。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德茜蕾，这个小他许多的女人带给了他无穷的快乐，跟她在一起，仿佛自己都年轻了许多。德茜蕾是位本份而且守节的女人，贝尔纳多特不在家的时候，她除了在花园赏花外就是精心哺育自己的儿子。

自从小奥斯卡出生后，贝尔纳多特更加珍爱这个温馨的家了。但在贝尔纳多特的心中，拿破仑横在他们之间的阴影从来没有消失过，就连儿子出生他也要给起名子，而且又是那么难以让人拒绝。

这些天来，各种方方面面的人都找过这位督政府现任陆军部长，而且大多是劝他要警惕拿破仑这个野心家。拿破仑自行离开埃及，在军人条令上是违纪的，故而许多人劝贝尔纳多特把拿破仑送上军事法庭，贝尔纳多特也曾把这个意见向巴拉斯谈起过，巴拉斯当时只冷冷地道：

“波拿巴的势力无法估量，我们没有能力搬倒他。你死心吧。”

贝尔纳多特到没有什么不死心的。但是他信奉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家园，而不应该向拿破仑那样把手伸得过长，一直伸到了干涉政府的地步。这一点也还是贝尔纳多特不赞同拿破仑的地方。但贝尔纳多特在许多人面前，也屡屡称颂说：“波拿已将军的军事天才是空前绝后，无以伦比的。”

只有对拿破仑的些许醋意无法在人前宣泄，甚至在妻子面前，他也用自尊把这一点包的严严的。

德茜蕾在一旁看到贝尔纳多特又在怔怔地一言不发，便把身子靠在他身上，悄悄地刮了一下他的鼻子道：“怎么？又想什么烦心的事了？”

贝尔纳多特笑了，他就喜欢妻子这份纯真无邪。他顺势把妻子搂在怀里，亲昵地道：“有你在你身边，没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了。”

“那你怎么没有笑呀？”

“我笑不出来，波拿巴现在正加紧拉拢人员，似乎要有什么大的举动了，我做为陆军部长，要为现政府担忧呀。”

“怎么？你要跟波拿巴当面争执？”

“岂止是争执，刀兵相见也许免不了喽。”

德茜蕾脸色马上一变，急切地道：“难道你要把波拿巴抓起来送军事法庭？”

贝尔纳多特不快地瞥了一眼妻子的脸，反问道：“你在为他担心吗？”

德茜蕾马上低下头，喃喃几声没说出话来。

贝尔纳多特长叹一口气道：“到时候，谁生谁死还说不定。”

德茜蕾的泪水溢满了那双美丽的双眸，搂住贝尔纳多特道：“亲爱的，我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尤其不愿意你置身于这场斗争中。我了解波拿巴，他是个固执顽强的人，他想办的事是没有人能挡住的，也包括你，亲爱的。现在波拿巴手中有军队，你千万要三思呀。”

贝尔纳多特从德茜蕾的话语中，还是品出了妻子更惦念的是自己。他心中宽慰了许多，吻了吻德茜蕾应声道：“我会考虑一下的。亲爱的，谢谢你。”

德茜蕾含泪笑了。

这些天里，约瑟夫在她耳边灌了不少关于拿破仑要有举措——翻掉现政府，并嘱托她要在私下多做做贝尔纳多特的工作，不要做拿破仑的对立面，并且笑着打趣道：“到时候伤着他们之间的任何一位，你都会伤心的，不是吗？”

约瑟夫算是说对了。她虽然非常爱着自己的英俊高大、温情脉脉的丈夫，

但她又怎么能忘掉她那位不同凡响的、一往直前的初恋情人哪？她听从了约瑟夫的劝说，并时时在丈夫面前像今天这般悄无痕迹地消化着他们之间的政见争议，今天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她高兴极了，准备明天到朱丽家，把这个消息告诉约瑟夫。

当奥斯卡正在他们两人之间嬉闹玩耍时，忽听到院中一个声音传了进来：“别拦着我，我是来亲亲那位可爱的小奥斯卡的。”

是拿破仑！

贝尔纳多特夫妇刚站起身，拿破仑已经挽着妆饰华丽的约瑟芬走进了客厅。

拿破仑仅向他们两个人点了点头表示招呼，便一下子抱起了胖胖的小奥斯卡，高兴地又亲又笑，大声道：“又是一位小将军，看他长得多结实漂亮。”

小奥斯卡上下打量着这位陌生人，“哇”地一声哭了。

仆人忙把奥斯卡抱走，德茜蕾一边给两位贵客让座，一边悄悄打量着精神饱满、衣着考究的拿破仑。

拿破仑落座后，向德茜蕾笑道：“你更漂亮了。”

贝尔纳多特厌恶拿破仑看自己妻子的亲切眼神，他扭过话题道：“波拿巴将军，不知有何事要亲自来呀？”

拿破仑把目光从德茜蕾的身上拽回来，依旧笑着道：“我是来向您请罪的。”

“请罪？”贝尔纳多特一愣。

“是啊”，拿破仑依然笑着：“听说因为我回巴黎你要枪毙我？”

贝尔纳多特严厉了起来，庄重地道：“是的。自动脱离战场的士兵要处死刑，何况你是一位将军。”

“不是说你要退出督政府吗？”

“是的。但当时督政府如果命我逮捕你，我会的。”

拿破仑看着凛然正气的贝尔纳多特，心有余悸地道：“真感谢你刀下留情了，不过，现在的督政府官员一味自行其乐，内不理政，外不抗兵，民众水深火热，我拼死拼活用血换来的意大利竟被他们丢掉了，这种情况我能不回来吗！”

贝尔纳多特有点明白了，拿破仑来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劝他入伙的。

贝尔纳多特端起咖啡，啜了一口摇头笑道，“我一直认为军人的事业是在战场上的。”

拿破仑马上敏感地反问道：“这么说你对现政府很满意？这么说我要组织新政府你不赞成？”

拿破仑向来是谈锋犀利，果然这回又是一针见血。

贝尔纳多特的黑眼睛冒出了亮光，熠熠地道：“我只称颂在战场上驰骋的军人。”

拿破仑继续问道：“现任督政府已无可救药，我用枪炮来改造它，你也会反对吗？”

“是的，只要政府命令，我将重披战袍！”

德茜蕾在一旁拉了拉贝尔纳多特的衣角，停止了跟约瑟芬在一旁的无聊说话。坐到了拿破仑面前细声道：“波拿巴，你不会制造出流血事件吧？”

拿破仑对德茜蕾的每一个细小变化都看在眼里，他敏锐地感到贝尔纳多

特在德茜蕾的提示下，眼光柔和了不少。他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对德茜蕾道：“这就要看贝尔纳多特先生是否配合了。”

德茜蕾回道：“他不会给你添障碍的，是吗亲爱的？”

贝尔纳多特苦笑道：“但也别指望我有什么支持举动。”

“好！”拿破仑一拍桌子，站了起来，笑道：“只要你答应不在其中插手，我就会很感激的。”

拿破仑本来就没指望在贝尔纳多特这里找到支持，只要他答应保持中立就足够了。

拿破仑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高兴起挽起约瑟芬走了。临走时，冲德茜蕾眨了眨眼睛，向她表示感谢。

而德茜蕾却一整个晚上，都在安慰着贝尔纳多特，告诉他：“你不去摸这个老虎屁股是正确的。”

贝尔纳多特无奈地道：“让历史来判断吧。”

贝尔纳多特没有设想，如果他真的站在拿破仑的对立面，这历史会怎样写。

而约瑟芬也是一夜难眠。她的眼前不断晃着拿破仑注视德茜蕾的目光。那目光是充满了赞美与欣赏，充满了柔和与温情。从前的拿破仑也常常这么看她的，现在已没有了，但她不敢抱怨，甚至连玩笑也不敢跟拿破仑开的。她除了尽心帮助拿破仑争取更多人支持外，她什么都不敢再去做了。她已经感到目前除了能笼住拿破仑，再没有别的对她更实惠了。

军界安顿好了，接下来便是警察。国家警察头目富歇是个见风转舵的能手，他此时转过来反对最近刚刚给了他官职的那些人。

波拿巴等政变主谋，感到军队和警察都已在掌握之中，就决定雾月 18 日为他们举事之日。

在此期间，波拿巴及其同谋者曾多次秘密聚会，一个个惊心动魄的阴谋在朱丽的小客厅里，在塔列朗的华丽大厅里酝酿成形。

雾月中旬，大多数问题都已准备就绪。但在深夜波拿巴到塔列朗家事来安排政变的细节，忽然传来几辆马车停在门外声音。大家都为之失色，以为他们的阴谋已经败露了。于是塔列朗这位外交家马上把灯吹熄，急忙走到阳台上，这才发现：使他们大吃一惊的原来不过是一些从罗亚尔宫回家的狂欢者和赌徒们，在回家途中他们的那些由宪兵护送的马车出了点故障。

这场虚惊是以嘻笑和戏谑告终的，但这件事很足以说明当时那些政治赌徒们的神经何等紧张，也说明波拿巴在遇到意外的危险时精神也并不那么坚强。这也许是他的“精神销甲”中的唯一弱点，但这一弱点，在他一生中的某些紧急关头曾不止一次被人们所觉察。

那时，在立法机构两院中是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模糊感觉的。元老院大体上是反对督政府的。但是在五百人院中，年轻议员们拥护民主的热情预兆着他们对政变将会激烈反对。不过，就在五百人院里，政变的预谋者们，也有许多支持者，这些人是听从吕西安·波拿巴的小心谨慎的领导的。吕西安·波拿巴这位年轻人，他那一向热情洋溢的演说使他以无可指摘的爱国者著称。这时他是五百人院的议长。对那些政变预谋者来说，这件事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由于在督政府内有西哀耶斯、巴拉斯、迪科三个内奸，元老院同情政变，五百人院的年轻议员又是在吕西安·波拿巴的领导之下，政变看起来是很有

把握成功的。

政变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由元老院采取的。它下令立法机构两院改在圣克卢开会。之所以提出这项动议，据说是因为存在雅各宾派人搞阴谋的危险。此案宣告通过时，督政府的督政们并不全都知道。五百人院也不知道。假若当时五百人院知道，一定会强烈反对的。下一步就是要设法让戈伊埃和穆兰下台。当时，督政中为首的是戈伊埃。为了诱他落网，约瑟芬请他在雾月十八日早上到她家共进早餐。但是戈伊埃怀疑这是一个圈套，没有去，而呆在卢森堡宫官邸。

尽管如此，督政府的覆亡仍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维护这个机构的两个督政不能构成法定多数，他们的命令也不能生效。于是穆兰就逃走了，而戈伊埃则被莫罗的部下看管起来。

与此同时，拿破仑·波拿巴由一批威武显赫的将领簇拥着来到元老院正在开会的杜伊勒里宫。按照当时的法律，作为一个就任新职的指挥官，他本应宣誓忠于宪法，但他却故意唠唠叨叨他讲了一番话，回避了宣誓。在五百人院的会议上，吕西安制止了许多人的焦急提问和窃窃私语，他的借口是五百人院的会议只有在圣克卢召开，才算是合法的。

第二天（雾月19日，即11月10日），在圣克卢，将要进行一次更严重得多的打击。推翻督政府，这件事已是不成问题了。但立法机关却大不相同，它可以说还是安然无恙，生气勃勃的。然而，政变的策划者们在给法国的政治躯体动手术时，既敢于砍掉一条废肢，当然也不惜使其大脑麻痹了。

虽然元老院的大多数已经同意了波拿巴的策划，但当波拿巴面对着那些“元老”议员时，只能讲出一连串短促而不流畅的句子，这些兵营味儿很重的话，与元老院的场面很不相称。

他离开元老院时有点慌张，在外边的士兵当中才恢复了镇静，然后又步入五百人院的大会堂，打算不仅以威胁的言词，而且以武力，把那些议员吓倒。但是，年轻议员们一见到门口的那些军人，他们的共和精神立即燃烧起来。他们对着波拿巴大叫“打倒暴君！”“打倒独裁者！”“逐出法外！”

吕西安·波拿巴大叫“肃静”，但是无效。

有几个议员冲到这位将军跟前，揪住他的衣领，猛烈摇撼。他又惊又气，不禁眩晕起来；但是勒费弗尔和几个掷弹兵跑了上来，把他拉出了会场。

波拿巴出来的时候，简直像个梦游病患者一样（据一个目击者说），耳后还不断地响着那可怕的喊声，“逐出法外！”如果这些喊声当时立即变成了一个决议的话，世界的历史也会是另一种写法了。

有一位议员，奥热罗将军，强烈要求把“逐出法外”作为一个提案付诸表决。吕西安·波拿巴拒绝这样做，他又是抗议又是流泪，最后扔掉了他的官袍，幸亏他的同谋者派去了掷弹兵才把他从那些狂怒的议员中救了出来。

这时，波拿巴正在和他的朋友们匆忙计议，突然他们一伙中有一人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是议员们已经把这位将军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波拿巴一听这话，顿时面色苍白，但是，西哀那斯在这种秀才造反的场合依然保持冷静。他大声说，“既然他们宣布你不受法律保护，那他们自己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了”。

这个革命逻辑唤醒了波拿巴。他大呼“持枪！”吕西安那时也上了马，他向士兵们呼吁，要求他们把五百人院从一伙手持匕首，被英国收买，并对多数议员滥施淫威的家伙手里解放出来。

军令一经宣布，再由那一两句关于匕首和英国金镑的煽惑言词给加上一把劲，士兵们就对他们的驻守职务动摇起来了；这时吕西安尽量利用有利形势，拔出剑来，指着他哥哥，并且大声宣称，如果波拿巴一旦企图破坏自由，那他就要用利剑戳穿波拿巴的胸膛。纒拉，勒克莱尔，和其他的将领们也趁势助威，唱和呼吁，喊起了拥护波拿巴的口号，士兵们也就接过这个口号，激动地喊起来。

霎时间，议会门前鼓声大振，号召进攻，士兵们随即涌进会议厅。议员们虽然大叫“共和国万岁！”并且以宪法的名义大声疾呼，但是完全没用。向法律的呼吁被鼓声和拥护波拿巴的口号声压倒了，于是法兰西的立法者们只得纷纷从会议厅夺门跳窗而逃，作鸟兽散。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幕，这是命运悠关的一天，也是拿破仑精神最为紧张而恐惧的一刻。

波拿巴在元老院发表的那番上气不接下气，前言不搭后语的讲话，说明了这点。西哀那斯也已叫人把马车套好，用六匹马拉着，以备逃亡之用。当时将波拿巴“逐出法外”的可畏呼声，如果是在巴黎市中心响起来的话，一定会引起民众的狂怒，他们一定会奋起捍卫自由，并把那些策划政变的人一齐推上断头台。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整个事件是在圣克卢那个偏僻地区发生的，吕西安和一营士兵便把问题解决了。

的确法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事件比这次驱散共和派议员之举更为使人惊异的了。这些议员中的大多数也是希望政府人事有所更动，但并不希望统治方法也要来个革命。几天以前，立法两院还是得到民众和士兵的拥护的；圣克卢的驻军，在受到吕西安的蒙蔽以前，也是忠于宪法，尊重议员们的人身自由的。因此，有几分钟，法国的命运何去何从，安危莫测；而那些策划政变的人是知道这种一发千钧的危险局势的。

世界性的大事件中还没有象雾月政变那样是由一些琐碎的情节而决定其成败的。“胜利与覆灭之间不过一步之差。我见到过在一些极其重大的事件中往往是由一件小事决定大局的”。这句话是波拿巴在雾月政变前三年写下的，大可以用来评注他在圣克卢的胜利。

就这样，在拿破仑精心策划、精心行动下，他如愿地成立了执政府，担任第一执政。把法兰西紧紧地攥在了自己的手心。现在他要向更高的权力顶峰攀登。

雾月，在自由的暴风骤雨无情地洗礼之后，巴黎人终于在阴郁的雾月看到了一轮初升的红日。

很久之后，拿破仑对一位学者说：“我的家谱是从雾月开始的。”

第十一章 第一执政

一、“主席当然是您当”

当法国人被雾月的突变搞着晕头转向时，拿破仑牢牢地抓住了权柄……

科迪说：“用不着选举主席，主席当然是您当。”

拿破仑说：“革命已告完成……”

尽管雾月 19 日的白天，波拿巴的士兵们勇敢地赶跑了大多数议员，但到了晚上，他突然发现这一“果敢”的进攻给他带来了诸多的麻烦。现在，他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能表达民意的机构，以便将他白天的政变镀上一层“合法”的金色。但这个机构又上哪去找呢？

又是吕西安·波拿巴的机智救了他。

这位已名存实亡的五百人院议长在圣克卢的那个空荡荡的大厅里召集了二三十位在那天跑散了的议员。这些人他早已知道都是倾向于他哥哥拿破仑的。吕西安大声谴责了雅各宾派的所谓阴谋，指责这种莫须有的阴谋，对于真正搞阴谋的人倒是非常有用的。吕西安又对这个立法机构的“残余议会”提出，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就公众安全的必要措施提出报告。人们后来发现，这些措施包括：废黜督政府，从两院中开除 61 名议员，提名西哀耶斯、罗歇·迪科和波拿巴为临时执政，以及两院休会 4 个月。

波拿已总算松了一口气，次日凌晨 3 点，他又坐上了返回巴黎的马车。这时他因几经考验和忧患而疲惫不堪。新的局面展开在他眼前，他全然陷入沉思，沿途一语不发。到家时他说：“布里埃纳，我说了许多贻笑大方的话。我宁愿对士兵而不喜欢对律师讲话。那些家伙使我害怕。我不习惯公众集会，但集会总是要来的。”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他很快从疲惫中恢复了往日的信心和朝气。他通过那个残余的议会决定草拟一部新的宪法，这件事交给了这个议会和一个 50 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

虽然这些行为并不合法，但这种非法性质却被用一种宽大政策掩盖起来了。执政政府，或毋宁说是波拿巴（因为他的意志很快就压倒了西哀耶斯），向 50 人委员会提出了两项极为有益的改革措施。

一项是停止对有保王嫌疑的村庄拘捕人质；另一项是废除累进税制，这种税制使富人不胜其扰，却没有给国库带来相应的好处。原来的这两项权宜办法是督政府在 1799 年夏天采用的，本来是用以抵挡外国入侵与粉碎内部叛乱的临时措施，但是人们认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永久性的恐怖政策。因此，废除这些做法就大大加强了新的执政政府统治。这去，差不多所有的革命政府都犯过这样的错误，即长期沿用上届政府的一些苛法，而不知它们早已没有什么迫切需要了。波拿巴极为机敏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他决心把他的统治建立在广大的中间群众的拥护上面。这些群众既非保王党，也非雅各宾派。他们对赤色的严刑峻法和革命前那个旧制度的贪婪腐败，是一律痛恨的。

就在波拿巴努力争取多数群众之时，西哀耶斯却在致力于制订宪法，这部宪法的概念已在他头脑里模模糊糊地浮现了多年。而布莱·德·拉默尔特则履行了苏格拉底所谓的接生婆的职责。他费了不少力气，把西哀耶斯的那

些概念化为具体形式。这部新宪法的指导原则是：“信任自下而上，权力自上而下”。意思是说，在选举议员方面，即一切成年男子，都只有最初阶段的选举权，而最后的选择权则由上级或上级权力机构行使。

这部宪法中，立法机关分为三院：名实相符的立法院只是静静地听取那些参议院提出的并由保民院予以评议的或者口头同意了的法案。这三个机构不但是分设的而且是被置于彼此对立的地位，尤其是那两个可以发表意见的机构；它们好像一个是原告，一个是被告，两者都在一个嘴被封住的法官面前告状。但尽管这样，这部宪法还不足以防止雅各宾派或保王党人。因此，万一这些互不信任的立法机构被迫通过了一项危险的提案，元老院就有责任予以否决。而如果大选长或某一高级官员企图永远独裁的话，元老院还可立刻把这人吸收到元老行列中去。

这一体制在许多方面的复杂性，尤其是有关民众选举和立法机构的复杂性，完全符合波拿巴的意愿。可是，波拿巴虽然对于西哀那斯使男性公民普选的结果受到三重选拔的限制，并使立法又受制于行政权这两点，表示同意，但是他对于给大选长的权限所加的种种限制却完全不赞成。首先，这个名称就是反共和的，因此应改为“第一执政”。西哀那斯把这位首席官员贬低到一个徒具虚名、无所事事的君王的地位，波拿巴则把西哀那斯原来规定由文武两执政各自行使的职权差不多全部划归第一执政。拿破仑瞟了一眼在一旁等着称赞的西哀那斯，笑道：“你以为大选长除了抱着 600 万利弗尔外，就不想为法兰西再做出更大的贡献了吗？”最后，波拿巴对于元老院有权把大选长吸收到元老行列中去这一点也提出异议。在这一方面他又成功了。结果，原来是一个具有精巧的均衡安排的官僚制度被波拿巴改变为一个几乎是权力无限的独裁制度了。

这样一个大转变难免要引起惊异。但在实际上，西哀那斯和他的同事们也实在精疲力竭，而且自知无力反对波拿巴这位独一无二的“十足的实干家”。对波拿巴的犀利的辩论和坚决的声调，西哀那斯这位理论家只能报以轻蔑的沉默和偶然冲破沉默的几句尖酸反驳。对于这位将军的无敌威力，他只能用一介书生的微妙词令来招架。当奥国的大炮正在尼斯地区轰鸣。英国的军舰正在法国沿海侵扰的时候，谁能设想波拿巴这样的一代名将竟能把一切兵权交给一个什么军事执政呢？所以，那位垂拱无为的“大选长”之被改为大权独揽的第一执政，以及这些大权必须由波拿巴本人来掌握，乃是不可避免的事。

按照联合委员会最后决定，第一执政的权力范围如下：他有权直接并单独指定国家政府成员，各郡、市议会的成员，以及那些后来叫做郡守和县长的官员。他还有权任命陆、海军军官、驻外使节和代表、审理民事及刑事诉讼的法官（但地方治安推事不在其内），以后还有权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这样一来，第一执政就不但掌管了一般政府官吏，而且掌握了陆军、海军和外交官员。他还有权签署条约，虽然条约须经立法机构讨论、批准。

三位执政住在杜伊勒里宫；但是第二、第三那两位执政，除每年可得 15 万法郎的薪俸，并偶尔蒙第一执政与之商讨国事而外，其地位是很尴尬的。波拿巴就曾老实不客气地对罗德雷说过，这两位执政还不如叫做“高级顾问”好些。说实在的，这两位执政不过是两个冗员，把他们附加在国家元首旁边，一是为了对平等精神表示让步，二是为了把新的专制政体这一事实掩盖起来。这三位执政都是任期十年，期满连选得连任。

1799年（共和八年）的宪法，大至如此。这部宪法于1799年12月15日颁布，并以公告形式提交法国人民，要求他们接受。这个公告的结束语是：“公民们，革命是以所由产生的原则为限度的。这个革命已告完成。”这末一句所宣言的事实，其消息一经传播，就决定了这部宪法的热烈欢迎。在1800年年初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法国人民以压倒多数——3001007票赞成，1563票反对——接受了这部宪法。

在公民投票前不久，西哀耶斯和迪科辞去临时执政之职。他们在元老院中获得了席位，作为报酬。西哀耶斯，由于制宪工作上的功绩，由国家奖给了克龙庄园。当时诗人勒布伦有一首短诗：

西哀耶斯把王位献给波拿巴，
想把他埋在王位四周的堂皇垃圾中；
波拿巴把克龙赐予西哀耶斯，
既报答了此公，也贬低了此公。

这首短诗末一句的讽刺，确也击中了要害。西哀耶斯接受了克龙，事实上等于接受了要他从此不问政事的通知书。他以前在政界总是带着哲学家鄙薄世俗的态度行事的。以后他就堂而皇之地过着舒适日子，一直活到了1836年，以超然物外的态度静观着法兰西和欧洲大陆上的政治风暴。

新任的两位执政是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前者是一位博学的法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很懂世故的人。以前他曾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但是他后来的行动却证明他是一个温和派。他的法学知识会对波拿巴非常有用，波拿巴所以把监督立法事务的任务交给了他。关于他很懂世故这一点，可从他拒绝搬进杜伊勒里宫居住一事看出来，他曾对勒布伦说过，他如果住进去，就会很快又得搬出来。至于第三位执政，勒布伦，他是一个有君主立宪倾向的温和派。他对波拿巴可说又是一个很有用的附庸。波拿巴叫他总管财政，并且把他看做与温和的保王党联系的一座桥梁。执政府秘书长是马雷，一个可靠的政治代理人。此人曾在1793年和1797年，力图使法国与英国请和。

至于各部，也增强了力量，如塔列朗，此时掌管外交，贝尔蒂埃担任陆军部长，以其埋头苦干的精力致力于军务，后来有一段时间由卡尔诺继任。吕西安·波拿巴（后来是夏普塔尔）任内务部长；戈丹管理财政，福尔费任海军部长，富歇任警务部长。参议院由下列几个组组成：陆军由布律纳将军主持；海军，冈托姆海军上将负责；财政由德费尔蒙主管；立法，布莱·德·拉默尔特；内务，罗德雷。

第一执政波拿巴不久就显示出他是要采取一种超党派的、彻底全国性的政策。从前督政府采取对左右两种极端派又平衡又打击的政策，其目的也和波拿巴的一样。可是，由于上面已经说过的理由，他们失败了。而现在新掌权的是一位精明强悍得多的人物，他将要成其大事，因为年复一年，革命时代的热情冲刷得越来越淡的时候，这件大事的成功也自然越来越容易了。人们总不能无休止地演说，煽动，搞阴谋。总有一天，一位有才能的领袖会成功地打动人们的健全的品性，而那一天如今终于来到了。波拿巴所要打动的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心。这些人不关心政治，只要他们自己的安全和舒适有保障就行。波拿巴打动人心的工作是悄悄地而又孜孜不倦地进行的，还以极大的威信和极强的武力作为后盾。在整个执政府时期，当代最有力的人物，最伟大的军人，所大力推行的却是一项温和政策，虽然这种政策常常被误认为是软弱的表现。

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出波拿巴的统治是真正全国性的。他任命高级官吏时不要恶名太大的“弑君者”，只有少数如富歇那样万分机灵，不可或缺的人例外。1791年的立宪派人士，甚至公开的保王党人，也被欢迎返法，果月政变中流亡国外的人也有许多人回国了。逃亡国外者的名单上，不许再增添名字，这样就使那些由于政治上的仇恨或个人的贪婪而把人家的出国旅行硬给定为政治逃亡这一类事就杜绝了。对待罗马天主教徒的态度是同样宽大而谨慎的。宽容的政策这时也扩大到对待正统派即“拒绝宣誓派”教士们，只要他们宣誓忠于新宪法就行了。根据这种及时的宽大措施，正统派教士得以回到法国，甚至允许他们在不会引起反对的地区执行宗教职务。

拿破仑这种和解愿望甚至对在雾月政变反对过他的人也不例外，雾月20日上午，他派他的弟弟路易去通知被软禁的前督政戈伊埃，告诉他已获释了。

在雾月17日晚上，出于以往政变的惯例，政变的胜利者们发布了一项法令：逮捕并拘禁那61名代表，命令把其中38人送往法属圭亚那瘟疫流行的海岸。其余的获准在警察监视下留居法国。

但波拿巴很快接受了康巴塞雷斯的建议，改变了这项法令。康巴塞雷斯草拟了一份报告，其中指出这类措施对于维持安宁并不起作用，因此驱逐出境令被撤回，这批人都置干警察监视下。但这项法令却引起了西哀那斯的抗议。西哀那斯进入波拿巴的内阁。他说：“听着，布里埃纳先生说动你免于送走的那位莫罗·德·窝姆斯先生混得不错，我告诉你他是怎么回事——我接到桑城来的一封信，告诉我他在那里，并且用最粗暴的方式向汇聚在市集上的人群攻击近来的事变。”“你的眼线十分可靠吗？”“完全可靠；我保证他们写的都是实情。”波拿巴给看那封信，同时严厉责备布里埃纳说：“司令”，“你是怎么搞的？”

但布里埃纳很快就向他证明了西哀耶斯对莫罗的指控纯属诬陷。这使他更积极地推行国内和解政策。

这种国内和解最困难的便是对保王党的招抚。

当初，诺曼底、布列塔尼和旺代等地的农民起来造反，不仅是为了国王，而且也是为了宗教信仰的原故；波拿巴一方面用上述措施平息他们主要的怨气之一，一方面也决心要镇压他们的叛乱。那时，法国西北部，还有南方一部分地区，仍是乱哄哄的，又是叛乱，又是闹土匪。在诺曼底，一个有勇有谋的领袖，佛罗泰，领导着一大帮不满分子，比这帮人更厉害的是布列塔尼的“舒安分子”，他们是由农民领袖乔治·卡杜达尔领导的。这人是天生的领袖。当时他虽然只有30岁，但他的勇猛早已显示出他是他本族本教的第一条好汉。他的相貌显露出他勇敢、热情有精神。他那魁梧的身躯使他经得住疲劳与艰苦。卡杜达尔继续奋斗，在1799年的春天“白党”好象快走运了；当时叛乱正在蔓延，如果在波拿巴从埃及回到法国以前，有一个波旁王室的亲王一类人物在布列塔尼登陆的话，法国的保王党很可能就会把督政府推翻了。

雾月政变的消息使保王党人踌躇起来。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第一执政会把国王清回来，而波拿巴也很巧妙地助长这种想法。他提出招安，有些窘困的农民也就利用了这一机会，接受了招安。乔治·卡杜达尔本人曾一度主张讲和，保王党的头子们在一次会上也曾一致通过，要向波拿巴表示，他们要的是“国王和您”（指波拿巴）当时，保王党头目之一，伊德·德·纳维尔，在巴黎同第一执政会见过一次。他后来在书面材料中提到当他看到这位

名震法国的大人物原来又矮又小的时候，不免惊异。开始，他把波拿巴当作一个穿得相当寒伦的仆人，但是这位将军一举目，用炯炯的目光把他仔细端详了一番，这时这位保王党人才感到自己看错了人，随着就为这种凝视的目光的磁力所吸引住了，这种磁力是很少人能抵挡得住而不为所动的。可是，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什么具体成果。

波拿巴的其他倡议收效较大。按照他瓦解敌人的做法，他向教会中人呼吁，要他们停止内战。这个呼吁深深打动了一个叫贝尼埃的神父的胸怀，或是唤起了他的野心。此人不过是旺代地方的一个乡村神父，但由于他的才干，他在叛乱分子的宗教会上取得了优势地位，而这种地位，正是第一执政如今要好好加以利用的。不管贝尼埃的动机如何，他的行动肯定说是颇有点两面三刀的。他事先没有和卡杜达尔、布尔蒙、弗罗泰，以及其他保王党领袖打招呼，就秘密劝说一些不那么好斗的领袖接受第一执政的条件，结果是安排了一个安抚和约（1月18日）。卡杜达尔对这种出卖行为大发雷霆，他也曾想极力破坏停战协议，但都没有用。在诺曼底的弗罗泰是最后一个投降的，也是最早一个身受波拿巴的报复的人。他被诬陷为阴谋叛变，随即被急忙送到军事法庭受审，并被枪决。巴黎方面是发过一道赦召令的；但是在行刑的那天，波拿巴给布律纳将军的一封信里有一句不祥的话；到了这个时候，弗罗泰该已经枪决了吧。还有，在后来发表的波拿巴致埃杜维尔将军的一封信里也有这么一句：处决那个不要命的叛乱头子，对完全绥靖法国西部一定大有裨益。

为了把舒安分子争取过来，波拿巴要他们的首领们到巴黎来。这些人来了之后，备受礼遇。在贝尼埃神父身上，波拿巴看出了非凡的外交才能，这种才能不久就在一件重要得多的谈判中得到了考验。贵族们，也得到了极为殷勤的款待。这种款待，一方面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也确定了他们将来的无所作为。这些贵族之一，布尔蒙伯爵，就是后来滑铁卢战役中的犹太。

与上述的神父、贵族形成对比的是乔治·卡杜达尔。他屹立不动，坚如磐石。拉普把他带进第一执政王要接见的那个沙龙，怕发生行刺意外，连沙龙的门都不敢关。他不时向里面扫一眼。会谈时间很长，而且争论势如暴风骤雨。为了与旺代人结盟，他封他一个司令官当，对他谈到光荣，谈到祖国。卡杜达尔对自己的信仰忠贞不渝，断然拒绝拿破仑的利诱。尽管他手持安全通行证，他似乎害怕被捕，波拿巴坦诚相待让他放心了：

“您把事情看错了，您对任何安排都听不进去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倘若您坚持要回您的老家去，您可以自由地走，就像您已经自由地来巴黎一样。”

卡杜达尔扬长而去，波拿巴训斥拉普：

“您于吗把门打开？”

拉普回答说，他不能让执政王一个人同个如此凶猛的壮士在一起……波拿巴挺挺矮小的身躯：

“拉普，您想到哪儿去了？”

在这次会面中，这两个斗士，卡布杜尔和波拿巴，摒去从人，面对面地交谈。一个是北方之强，一个是南方之雄；一个代表着过去，一个代表着现在；两人都是最凶猛、最坚强的男子汉；他们的顽强意志曾扭在一块儿，搏斗了两小时之久。但是南方人的圆滑斗不过布列塔尼人的坚贞。乔治·卡杜

达尔不屈不挠，昂然离去。出了王宫，他只对他的友人，伊德·德·纳维尔说了一句话：“我那时真想用这双手臂把他勒死！”由于发觉波拿巴的特务在盯他的梢，并且听说要逮捕他，卡布杜尔就逃往英国去了。于是诺曼底和布列塔尼总算有了表面上的太平。

把法国分裂为二的历时将近七年的内战，就这样结束了。波拿巴的所作所为，就其细节而言，尽管可以有不同的议论，但没人会否认这些行动对法国国民生活的好处。他和大自然一样，对个人虽然严酷无情，但在他一生的这段时间内，他是促进了群众的安宁与繁荣的。对一个在一场血腥的革命之后上台的统治者，还有什么赞扬的话比这几句更好呢？

与此同时，这位第一执政一直在促使新的宪法向独裁政体的方向发展。参议院本来比一个扩大了部强不了多少，现在被赋予了一项模糊而又危险的职责，即：应执行者们的要求，“发展法律观念”，不久，大家就看得出来这个参议院只不过是波拿巴用来掩盖他运用自己的意志的一个方便的帷幕。唯一有权进行辩论和批评的公众机构，保民院，受到了打击。1800年1月，提出了一项议案，将保民院开会辩论的时间严加限制。这种对辩论自由的限制，没有遇到什么反对。新任谘议员中最有才能的一位，斯塔埃尔夫人的好友，邦雅曼·贡斯当曾雄辩地抗议这个不信任舆论的政策，指出这项政策将使保民院闭口不言，而这种缄默将为全欧洲所注意。然而他的抗议全然无效。一向被认为是自由天堂的斯塔埃尔夫人的沙龙很快就无人光临了。原来常上那儿去受启发的自由主义人士都不见了；而那位有才华的女作家，斯塔埃尔夫夫人本人，则在官方的要求下，退隐乡村。

中央政权的下一步骤是打击报刊的言论自由。有些报纸大胆地对新政府发表了些俏皮的挖苦话。执政们就下令，全巴黎的政治性报刊，除13家外，一律禁止出版。就连这13家受优待的报刊，也有3家在4月7日被封了。官方为这种专制举动所做的解释是：战争时期需要对舆论予以明智的指导，对于任何“不尊重社会契约、不尊重人民的主权、不尊重军队的荣誉”的文章，需要事先制止。波拿巴已经悍然搬进杜伊勒里宫去住了，而且搬进去的日子正是他命令全国哀悼美国华盛顿总统逝世那天，2月7日。这种巧合必然会引起不少的议论，只是波拿巴这个伟大的科西嘉人才敢于这样地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法国此时非他不行，这一点大家都清楚。

对这一切，其他执政们即使心怀不满，也无济于事。波拿巴的个人独裁作风已把他们变成了无足轻重的跟班。这一点，甚至在政变后不久，他们便看得清清楚楚了。在临时执政们的第一次会上，迪科就对他说：“用不着选举主席，主席当然是您当”。虽然在座的西哀那斯听了这话皱眉咧嘴，这位将军却不管他那一套，马上坐到主席的位于上去了。

现在，法国的政局正如一位诗人所讽刺的：

“为那些群氓，我保存了
保民院的模样；
为那些傻蛋，我保留了元老院
但只不过是画面上；
对那个愚蠢的司法官，
我的意志就是他的上司；
若说到参议院全体成员，

他们都站在我的指挥刀下。”

二、初人杜伊勒里宫

当拿破仑在“第一执政万岁”的狂呼声中踌躇满志地踏入杜伊勒里宫时，他看到了法国人民在那里留下的革命痕迹：

“法国废除王政，永不重建！”

杜伊勒里宫、法国波旁王朝的象征。这个王朝杰出的路易十四曾在这里签下了一个个进军命令，奠定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荒淫的路易十五也在这里举行过当时欧洲最无耻、最淫荡的舞会，还有那个可怜的路易十六……

对这个波旁王朝，拿破仑此时并无多少敬意，他同情但也鄙视波旁家族那些无能的子孙。但他却由衷欣赏杜伊勒里宫，不仅欣赏它那豪华而近于奢侈的建筑风格，更欣赏这种风格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意蕴。

是的，那高大的圆柱，那雕有各种图案的精美的墙壁似乎都是一种权力符号。他喜欢权力，他要复活那些千百年来根植在法国人心内、又被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所泛起的自由和民主的泥沙深深埋起的王权崇拜意识，于是他决定搬进杜伊勒里宫。

在搬进之前，他曾命布里埃纳等人对这个久废的宫殿做了一次整修工作。

最初，他看到他们涂在墙上的许多自由帽时，对当时杜伊勒里宫任用的建筑师勒贡特先生说：“洗刷掉所有这些东西，这种蠢东西我一点都不要。”

然而，朝向重建君主制的这个重大步骤仍须谨慎从事。要紧的是扫除法国历代国王的宫室只有王者才能居住这个观念，那该，怎么办呢？他从意大利带来一座优美的布鲁托斯胸像，布鲁托斯是拭过暴君的。这正是最需要的东西；戴维奉命把尤利乌斯·布鲁托斯安置在杜伊勒里宫的回廊里。还有什么更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对暴政的嫌恶呢？同时，一座胸像是不会为害的，因此一切都得很得当，一切都非常合理。用来装饰杜伊勒里宫宏大回廊的那些座像不是任意挑选的。他在古希腊人中选出德摩斯梯尼和亚力山大，即同时向雄辩的天才和征战的英才表示敬意。在近代的伟大人物中，他爱慕古斯塔夫·阿道耳夫，而后是杜兰和大贡德；杜兰的军事才能是他极为敬佩的，而对大贡德则可看出他不怕回忆起一个波旁王族中人，同时表明他知道怎样尊敬所有值得尊敬的人。杜圭·特鲁音的座像唤起对法国海军最荣耀的时期的回忆；马耳学罗和欧仁亲王在回廊中也各有一席，似乎作为结束那个伟大时代的惨祸的见证人；还有萨克赛元帅，似乎为了表明路易十五时期也并非全然没有赫赫武功。最后，迪戈米埃、丹庇尔和儒贝尔这几个名字向举世宣告波拿巴对他已故的战友怀有的敬意，他们为之牺牲的那个事业，如今已经不再是他的了。

为迁入杜伊勒里宫，他准备隆重的仪式。但在前一天晚上，他却让布里埃纳明天早晨晚一点叫醒他。

雨月30日早上7点，布里埃纳走向他的卧室，他带着显然满意的神情说：“好吧，布里埃纳，我们到底要睡到杜伊勒里宫去了，你是很幸运，不必去出一趟风头，怎么去你可以随便，至于我，我一定要排列仪仗前往。这本是我不喜欢的，但是我们必须铺张一番，因为百姓喜欢。督政府太简朴了，因

此没有威信。简朴在军队是适当的，但在一个大城市，在一座宫殿，国家首脑必须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引人注目。但是我们的行动必须慎重。我妻要从勒布伦的套房里观看仪式，你愿意的话，同她一起去，可是一见我下马就到房里等我。”

一时正，波拿巴离开卢森堡宫。那仪仗行列无疑不足以表现作为后来帝国时期特征的那种豪华富丽，但是也具备了法国现存状况所能准许的全部华贵壮观。那个时期真正华美的只有军队的壮丽观瞻。包括华丽的向导团在内的 3000 名精选士兵集合于此参加仪式。个个都以齐整划一的步伐在乐队高奏声中行进。

将官和他们的幕僚骑马，各部部长乘车。独有执政乘的马车由六匹白马牵拉着，令人想起光荣与和平。这些漂亮的马匹是坎波—福米奥条约缔结后德国皇帝赠送给第一执政的。波拿巴还佩带了弗朗西斯皇帝馈赠他的贵重马刀。与第一执政同乘一辆马车的是他的同事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他在通过大半个巴黎的路途上到处受到欢呼，至少这一回的欢呼是无须警察下令的。

通往杜伊勒里宫的各条大路上都有卫队夹道，这是君主制的排场，与波拿巴通过的大门上的一条标语形成奇妙的对比：“1792 年 8 月 10 日。法国废除王政，永不重建！”王政已经重建了。

军队在广场上列队，波拿巴下车骑马，或者更正确他说是纵身上马，检阅部队。另外两名执政则登上套房，国务会议和各部部长已在那里迎候他们。窗上挤满了身穿当时流行的希腊式服装的一群优雅妇女，每个角落都有无法描述的观众涌入，每个角落都可听到好似异口同声的欢呼：“第一执政万岁！”

波拿巴通过各个行列，向团队指挥官说些卖好的话。然后他在接近杜伊勒里宫大门处就位，右侧有纓拉，左侧是拉纳，背后有大批年轻的勇士，他们的颜面都已被埃及和意大利的太阳晒黑，而其中每个人参加过的战斗次数比他们的岁数还多。他看到第 96、43 和 30 等几个残旅的军旗通过面前，这些旗帜都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旗杆，上面挂了几条已被硝烟熏黑的弹痕累累的碎片，便脱帽鞠躬致敬。一位伟大的将领这样尊敬在战场上破损了的军旗，受到成千上万人的同声喝彩。军人排成单人纵列后，第一执政正步跨上杜伊勒里宫的楼梯。

宫里的房间一个个都很陈旧昏暗：“它阴暗的程度同它的宏伟气概不相上下”，波拿巴说。

约瑟芬住在一楼，对着花园，执政王进住二楼原国王御室。一间隔间，两间沙龙，两个小间，一个卧房，一个洗澡间。波拿巴的卧房根本不用，仅用来炫耀阔气而已。每天晚上，他通过暗梯下到约瑟芬的住房，像最普通的百姓一样同她睡在一起。

“走，小克里奥尔”，进宫第一天他笑着对她说，“到您的主子们的牙床上躺一躺……”

没多久，尽管仍然保持着共和派人士的善良和简朴，但一应起居已有帝王风度。

有一次，拿破仑同他的秘书在迪亚娜长廊漫步，人们已按照他的指令在长廊两侧安放了一些雕像，他对秘书宣称：

“布尔里埃纳，进入杜伊勒里宫并非万事大吉，要设法在宫里住下去。谁没有住过这座宫殿？土匪强盗，国民公会的议员们……呸，看，那是您兄弟的房屋。不就是在那儿，我亲眼看见包围杜伊勒里宫，并推翻了国王路易

十六的吗：不过，请放心，让他们来好了！……”

为了表明事态大变，从进宫之日起，他就召见外交使团，而后，外交使节们一一向波拿巴夫人致意，就像他当年去向王后请安一样。

现在，他就在这座宫殿中向他的臣民发号施令了。现在西哀那斯和迪科已辞职，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那位塔列朗作为拿破仑的宠臣曾提出这样的建议。在第一执政的办公室里，他小心他说：

“执政公民您把外交部托付给我，我决不辜负您的信任；可是我认为应当声明，我要单独同您议事。这不是我的无谓倔傲，我向您说的完全是为了法国利益，为了把法国治理好。为了统一行动，您必须任第一执政，而第一执政应当经管同政治直接有关的所有部门，就是内政部和警务部，外交部，以及陆军部和海军部。因此这5个部的部长同您单独议事是完全正当的。还有，司令，如果您允许我说，立法事务和司法行政应当交给第二执政去领导，他是个非常干练的律师。第三执政是非常杰出的理财家，可以让他掌管国家岁入。这样可以让他们于点事情自娱，而司令您既然掌握了政府的最高权力，就能达到您向自己提出的崇高目标：法国的复兴。”

这番值得重视的进言波拿巴听了并未漠然置之，因为这同他的秘密心愿恰恰相符，听了不能不高兴。塔列朗一走他就说：“你知道吗，布里埃纳，塔列朗提出了可取的意见，他是个意味深长的人。”“司令，认识他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塔列朗不是傻瓜，”他微微一笑说，“他看透了我的意图。你完全知道，他所建议的都是我想做的。他说得对，不过还有一点：单独行走的人走得快。勒布伦是个正人君子，但是他没有政治头脑，他只会著书。康巴塞雷斯身上革命的传统大多。我的政府必须是焕然一新的。”

的确，这两位新任，都是有渊博知识，而又无权力名义的温和性人物，拿破仑启用他们，正是想借用他们的知识来帮助他执政理国，同时温和附庸的本性又不会跟他分庭抗礼。

拿破仑的这一举动，使他牢固地坐稳了法国的第一把交椅，同时许多学者在许多年后，也极予称赞拿破仑的过人聪明。曾有人这样写道：

“拿破仑的组织天才和军事天才，他的非凡的意志和生命力，他的荣誉感和过人的力量，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令人震惊和最伟大的统治者。”

拿破仑并没有沉醉在获得权力后的欢愉中，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来治理这个国家。

他首先提出要编写新法典。当时的法国，法律没有一个准绳，婚姻、家庭向来受制于宗教教会。法国各地所依的法律都是凭自己一一臆制的。

拿破仑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并得以执行。后来在4年之后，法典终于公诸于世。这一点上，拿破仑有不可泯灭的历史功勋。

拿破仑同时提倡尊重知识，重用专家学者。他在远征埃及时，就曾带了不少天文、地理、教学等方面的专家，并从中受益匪浅。他大张旗鼓地奖赏各种专家学者，并拨巨款专供教育经费。

在内务部特设了教育局，在各大城市新开辟了数理、历史等专业学校。

从这一点看，拿破仑的确高瞻远瞩，为今后百年谋大计、出大力了。在他的直接关怀下，法国上下均出现了知识为贵，学者为荣的局面，同时，各地的学校增设了小学4000多所、中学700多所、大学45所。

同时他又注意政府人员的选拔。他自己年轻成功的例子在前，故而不

拘一格重用有才华的年轻人走上重要岗位，对善意批评者也尤为重用。而且拿破仑用人不记前嫌，不管是督政府的留滞人员，还是在往年曾策词不尊他的人员，只要有能力，均一一地在政府中给予优惠及重用。贝尔纳多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贝尔纳多特本来曾经主张严处擅自回巴黎的拿破仑，而且他又偏偏娶了拿破仑不能忘怀的德茜蕾，但拿破仑颇知此人在巴黎的一定威望，不仅没有对他为难，而且亲封为蓬特-科沃亲王。后来有人说拿破仑的这一举动表示他对德茜蕾的一往情深。但拿破仑在国事与家事两者之间，的确是以国为重。

拿破仑的用人之道之精奥高明，也体现在他对富歇与塔列朗的驾用上。塔列朗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和侍从长，富歇为警察署长。这道任命曾遭到拿破仑诸多心腹之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塔列朗和富歇均是狡诈阴险，城府极深之人，不能信任他们。但拿破仑知道自己现在夺取政权后，尚未稳固政权，尚需这两人的外交才华及警务管理方面的帮助，也许以后在自己羽毛丰满之后或可清除，但在此时并非明智之举，历史验之正确无误。

在拿破仑获得第一执政的权力后，其实他最为惦念和关心的还是军队。因为他深知军队是带给他荣誉和政权的支柱，以后还依然需要军队做他事业中的中流砥柱。他首先任命贝尔蒂埃为陆军部长，同时在民众中抬高军队的地位，对军队的编制进行大方位改组，不断训练军队处于常年备战的临时状态。他早就不同意恢复；日式白军服。“穿白衣服尽看到殷红的血。”他说。

法兰西共和历每旬第5天，他都要在杜伊勒里宫大院里检阅部队，不仅仅是检阅执政卫队，而且检阅所有的法国军团，他让各团轮流来这里接受检阅，以便把他们更牢靠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向士兵们询问伙食情况，着装情况，对士兵们的俏皮话欢快地作出快速反应，向他们讲他们的胜利历史，战士们听了一个个挺胸昂首，精神振奋，心里美滋滋的。他们心目中现在只有一位首长，一位主人，这首长，这主人就是拿破仑。

朱诺，他刚娶了年轻的洛尔·佩尔蒙为妻，他站在队伍前面，从执政王身边通过时，往往激动得热泪盈眶。

“整个机构运转自如，各个机件性能可观，”朱诺对妻子说，“这个人是一位超人！”

为了表示他永远与军队在一起，他在百忙之中，给意大利军团的一位掷弹兵回了一封充满温情的信：

“我收到了你的信，我勇敢的同志；你无须提醒我你的英勇行为；自从勇敢的班纳赛特死后，你是军中最勇敢的掷弹兵。你领取了我分授的一百把马刀中的一把，谁都同意：你最当之无愧。”

“我很想再见到你，陆军部长下令让你前来巴黎。”

这样讨好奉承一个士兵充分表露了波拿巴心怀的目的。给奥纳的复信一定会在全军流传。只要想到：法国最伟大的将军第一执政称呼一个军士为他的勇敢的同志，除非是个坚定的共和党人、忠实于平等的朋友，谁还能这么写？要使军队热情高涨这是再有效不过了。

他颁令成立执政官卫队。该卫队达2100人，由两个步兵掷弹兵营、一个轻步兵连、两个骑兵中队和一个炮兵连组成，这个卫队后来发展成为皇帝的近卫军，其原型就是他1796年在瓦莱乔侥幸脱险后所组织的那支私人卫队。

为了重整军备，必须首先恢复国家的财力，因为督政府的腐败统治和骄

奢淫逸已使国库空虚，形成了信用危机。1800年元月13日，他指示外交部长塔列朗与葡萄牙政府谈判贷款事宜：

若能获得8、9万法郎的贷款，就帮了我们的忙。……目前，我们连攻城纵队所急需的8000至1万匹战马都提供不起。

此外，他还说：

“也许我们可以从汉堡借到400万。”3月，他派马尔蒙去阿姆斯特丹与荷兰商人商议，以当年的木材销售作抵押，借款1200万法郎，年利12%。

拿破仑就凭这些权宜之计凑足了重整军备的款子，他还任命他的弟弟吕西安为内政部长，以便把警察、国内治安和新闻检查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他对狱政不满由来已久，早在担任第一执政不久时，他便了解了狱政的情况。那是雾月24日，他以突击的方式巡视了各监狱。

回来时，他一进房就大声呼唤：“那些督政都是怎样的蠢材呀！他们把我国的公共机关糟蹋到了什么地步。可是请稍候片刻。我要使一切都井井有条。囚犯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伙食极差。我询问了犯人及狱卒，因为从上司那里什么也了解不到。我在但普里监狱时，免不了想起不幸的路易十六，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只是太厚道了，没法同世人打交道。还有悉尼·斯密斯爵士，我让他们带我去看他的囚室。要不是他们让他逃了出去，我当已攻下阿克了。同那座监狱有关的痛心的回忆太多，哪天我非拆除它不可。我吩咐狱卒送名册来看，发现许多人质还监禁着，便释放了他们。我对他们说，不公正的法律扣押了他们，而我的首要职责便是恢复他们的自由。我难道没做对吗，布里埃纳？”

执政后的半年内，他为了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大力提倡发展机器工业，并注意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大额投资兴修公路铁路。并提倡发展商业贸易，建立大型博物馆及华美的商店，建立美丽富皇的巴黎。

在他的倡导下，巴黎的确焕然一新，而且经济贸易跃上了新的台阶。

在这短短的半年当中，拿破仑奠定了自己的事业基础，开创了法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里程。他所做出的贡献使每一位史学家都不能忘怀，都不能不去称颂这位有着创造奇迹的天才人物。拿破仑的伟大超群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

但拿破仑并不满足，他的眼睛在盯着意大利，那里奥地利人正在步步进逼……但此时，他还首先要处理好家族事务。

三、并不平静的家族内部

权势改变了波拿巴一家的命运，这个带有意大利血统的微不足道的科西嘉望族终于与杜伊勒里宫联在一起了。

拿破仑说：“我是一家之主。”

自从约瑟芬用眼泪突破了拿破仑的理智防线后，她与拿破仑的关系已得到明显的改善，她在努力使自己去适应他那专断的作风。

此时，约瑟芬还没有人前呼后拥，但以平时的至爱亲朋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圈子，开始不成规模，但后来慢慢扩张势力。她极力把旧法国的一些人物召集在一起，这些人早就出入过尚特雷娜街，像塞居尔伯爵，科兰古，默恩，诺阿那，她是伙同新政体的掌权人物这样做的，因此畅通无阻，没有引

起争端，这些新政要人有康巴塞雷斯，蒙日，雷阿尔，雷格诺，罗德雷，乃至富歇。

她以她的沙龙作为执政王周围的缓冲和联结地带。但波拿巴禁止她接待过于浅薄轻桃的女朋友，如塔里昂太太，哈默林太太。相反，他又以绝然相反的腔调，交口赞誉的口气，指定她必须与下列平平庸庸的妇女经常往来：德·拉罗什富科夫人，她长得矮小，驼背，但很和善，有思想，以及德·塔卢埃夫人，德·吕塞夫人，德·洛里斯托纳夫人，德·雷米扎夫人等。

他要在其周围制造一种体面端庄的气氛，与督政府时期的那种肆无忌惮、厚颜无耻的风尚适成鲜明对照。《箴言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是波拿巴办公室编写的，很可能是他本人口授的：

“去年12月，卢森堡宫举行盛大集会。波拿巴令其左右烧旺炉火。他甚至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命令再往炉里添柴，为此，其中有一人请他去看看，火炉已经柴满为患，无法再添木头了。‘行了’，波拿巴说，声调抬高了一些。‘我要人注意把火生得旺旺的。因为寒冷逼人，更何况，这些女士们，几乎是赤身裸体的。’这一教训效果灵验。时尚已经变了。肉体不裸露了。蝉羽薄装和绣花罗纱裙里面，穿上了紧身内衣。不透明的缎子服装又出现了，督政府时期穿古希腊、古罗马的薄薄时装妇女，跟当时奇装异服、说话做作的年轻人一样，销声匿迹了。”

约瑟芬没有正式头衔，表面没有影响，但实际上扮演一种政治角色。她现在热心于为逃亡者名册作订正，逃亡者名单越来越多，其中就有许多旧宫廷中赫赫有名、德高望重的人物，她想方设法为他们除名。她喜欢自命不凡，抬高自己的身价，她指手划脚，没完没了地批条子。第一执政王对部长们留过话，使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成千上万种她想要便可以得到的恩惠。

总之，她现在完全按波拿巴的意志行事。

波拿巴日理万机，笃行不倦。从此以后，工作就是他的生活。他一心想着事务，夜以继日的紧张，如痴如狂地进行统治。“我为工作而生，我为工作而造就”，他有时候说，“……在我身上，我分不出工作的限度。”一切都得他过目。

他看到一切，知道一切，决定一切，控制一切。但他不慌不忙，井然有序，讲究方法，兴趣盎然，务实的精神使接近他的人们心悦诚服，一个个五体投地，屈服于他的意志。他的私人医生科维扎尔，是拉纳举荐的，拿破仑在土伦战役中染上了疥疮，是他用发疱药给治好的，因而取得了波拿巴的信任，他想禁止拿破仑开太多夜车，拿破仑知道了耸耸肩膀，对吕西安说：

“可怜的科维扎尔，他就会唠唠叨叨个没完！但是，我像2加2等于4一样，清楚不过地向他表明，我要使我的店门兴旺，必须打开夜市，因为白天不够用……我也希望多休息一会儿，但牛已经架上了套，就要让它埋头苦干的耕作。”

5时许，波拿巴下楼吃饭，吃饭前，他有时候去逗弄一下正在梳洗打扮的约瑟芬。他自认为是化妆大师。理发师已经把他妻子头上的插花点缀得安安贴贴，他一来又在她头发上乱插一气，他为她挂上项链，要她在他面前炫耀一番，以评估效果如何，他还把奥但丝叫来作证，而且一本正经的样子。

有时候，他急忙要办一件事，便走进约瑟芬的卧室，坐在一张扶手椅上，谁也不理：

“还没准备好？”

波拿巴夫人闻声而起。尽管她迷恋首饰，尽管她一天要换 5 次裙子，尽管她要对镜子没完没了地涂指抹粉，描眉画眼，但她对丈夫的心思心领神会，配合默契，从来不让他久等。

他伸过手去，拉她到餐厅用饭。吃饭的人平时并不多，家庭成员和执政王的心腹而已。波拿巴经常在上点心之前就离开餐桌。他总觉得一顿饭用的时间太长，说：

“这已经是政权的腐化了。”

每旬的第十天是休息日，他在迪亚娜长廊大宴嘉宾，有 200 个席位。出席宴会的有外交使团，大部分部长，将军，巴黎卫戍校官，以及达官贵人。穷于应酬，麻烦至极。

用完咖啡，约瑟芬维持场面。波拿巴一会儿跟这人谈谈，一会儿同那人聊聊，当然都是站着谈。东拉西扯，天南海北，提几个问题，说几句俏皮话。接着，他示意秘书：

“走，布尔里埃纳，上楼工作去。”

有时候，他甚至不辞而别。他披上一件深色礼服，拉着布尔里埃纳出去“转一圈”。

他们俩从小门出去，通常来到圣奥诺雷街，到各家商店去买点不值钱的小玩艺儿，讨价还价。布尔里埃纳扮演顾客，他则谈政治，“用轻松挖苦人的口气”讲话。他把领带结往上提一提，装出时髦年轻人的神气，问道：

“好哇，太太，又有什么新鲜事没有？我觉得您的店顾客挺多的嘛，这里来的人肯定很多。人们对波拿巴这小丑有什么说头没有？”

商人们看到自己的生意重新兴隆起来，对他不识时务的提问很不满意，也就往往极不客气。

有一次，他说了一句对执政王不恭敬的话，招来了一顿痛骂，他不得不赶紧躲到布尔里埃纳的身后，布尔里埃纳张开双臂救了他的驾。他高兴极了，事后，他逢人便说他的不幸遭遇。

另有一些晚上，他同约瑟芬和奥但丝一起去看戏。他认为，他的责任，就是要与公众直接见面，通过亲自到场，鼓励国家活动的各种形式的新生。他到歌剧院去，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爱好，不好说是为了讨好他的妻子。但他兴致勃勃地出席观看了法兰西喜剧院的首场演出。他的朋友塔尔马非要他去捧场他才肯在那里扮演新角色。

他的真正的消遣，甚至春天还没到来之前，是在马尔梅松得到的。绿树环抱，鲜花遍地，天地时空一直都在同他整个的痴情和梦幻的天然本性娓娓交谈。

在他眼里，他在那里是一种健身运动，他虽然仍然很瘦，可他却害怕会发起胖来。

他并不比在巴黎少多少工作，但他可以在室外工作，在一顶帐篷内，帐篷从他的办公室沿着一座便桥，一直搭到外面的石砌花坛上。他把地图、书和信件都搬到那里面：

“我一到室外”，他说：“我感到我的思想有了一个更高更开阔的方面。我真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可以靠着炉火，切断与老天的联系而进行工作，并居然可以有所成就。”

在马尔梅松这幢光线明亮、风景秀丽的别墅里，他感到更为自由，更为精力充沛。他曾梦寐以求一幢自己的房屋。他兴致勃勃要把它装饰美化一新。

他要扩大各个花园；他估算一下有多少收入。来那里的常客有母亲，他的兄弟，他的妹妹，以及亲朋好友：塔列朗、富歇、康巴塞雷斯、蒙日、沃尔内、拉普拉斯、阿尔诺、伊扎贝、塔尔马。德·普瓦亲王，德·默恩先生，德·莱格尔先生在那里也与参谋部军官们平起平坐。星期三，若天气好，便在花园里摆宴。倘若波拿巴心情愉快，事务又不太劳累，他便提议玩一场捉人游戏。他穿上短衣，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像一个小学生，也不遵守游戏规则。被抑制住的青春活力一下子又回到他的肌体内。当他摔倒，或者把奥但丝或朱诺撂倒时，便纵情大笑。不过有一天，大家玩跳羊游戏，他粗暴地把伊扎贝打发走了，因为当拿破仑弯下身子时，伊扎贝误以为他是欧仁，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从他身上一跃而过。人们对他太随便了，人们忘了他是一国之主，这使他十分恼火。但他并没有对这位画家耿耿于怀。他只是提醒他应有个大小分寸，说完就拉倒了。

有时候，他来到沙龙，坐在一张圆桌边，同大家一起玩纸牌。他从中作弊，引起嘻嘻哈哈的抗议，欢乐无穷。又有些时候，他半躺在长沙发椅上，面对一大圈津津有味的听众，编造出一个梦幻传奇，或一个鬼怪故事，吓得妇女们浑身战栗。他喜欢虚构一些凄凄惨惨的跌宕起伏的离奇情节。他于是用更低沉沙哑的声调，几乎没有抑扬顿挫，连比带划，做很多手势。到了最悲惨的时候，似乎他自己也害怕了，他闭上了眼睛。

也有时候，人们畅所欲言，天南海北地聊天。波拿巴已不时冒出一珠妙语，一句动人的俏皮话。

他说到塔埃尔夫人：“这个女人学会想念那些想不起她的人或已经把她忘了的人”；他评论让利斯夫人说：

“当她要捍卫道德时，她讲到道德总是像讲一个新发现一样”；他谈到德利伊神父：“他把思想颠来倒去。”

人们经常演喜剧。剧组通常由别墅的年轻人组成，其中就有布尔里埃纳和伊扎贝。人们先演《塞维尔的理发师》，伊扎贝扮演好人弗加罗，奥但丝演可爱的苏珊娜。

接着人们又演了《恋爱的烦恼》、《意料之外的赌注》、《继承人》、《冒失鬼》，另外还猜字谜，说笑话。布尔里埃纳面目狡猾，演老头儿的确很成功。全家人都出席看节目。波拿巴和约瑟芬坐在第一排，士兵和差役人员由塔尔马安排坐到小厅的后头。

执政王对演出兴致勃勃。他评论演员的短长，或者称赞他们一番。他让布尔里埃纳起得更早点练角色。好自吹的康巴塞雷斯也想表演，他声称年轻时，他在蒙特利尔曾获得很大成就。大家对此一笑了之，无情地把他排斥在外。

某些晚上，少有的几个晚上倒是真的，波拿巴独自同妻子和养女一起，他便请奥但丝给他读点东西。她朗读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阿塔拉》费劲得很，书中那么多风景和动植物的新词汇她感到生疏，读起来结结巴巴。

“康宠夫人难道没教您读书？”第一执政王说。

有时候，他让她算财政比例。可怜的孩子面对纵横交错的表格搞糊涂了，把收入和支出混为一谈。波拿巴可心中有数，于是挖苦地刺她一句：

“康宠夫人难道没教您算术？”

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开始为自己家族及自己设立富有光采的形象。他着手处理家庭内部的琐事。

他首先包办了二个婚姻。

一是他的妹妹卡罗利娜与缪拉，一是他的弟弟路易与约瑟芬的女儿奥但丝。

卡罗利娜嫁给了缪拉。波拿巴曾有一个时期对这位英俊的战友不冷不热、不弃也不离，他与约瑟芬不是曾经打得火热吗？但雾月政变以后，波拿巴恢复了对他的友谊。

缪拉身材异常优美、匀称。他孔武有力，举止文雅，风度高贵，战阵中英勇无畏他仪态不俗，使人很快忘记他出身低微。他亲切、有礼、英武。在战场上他指挥的 20 人抵过一整团人。只有一次他表现出受到恐惧的影响，我们且看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不同寻常的。

波拿巴在第一次意大利战役中迫使维尔姆泽率领 2.8 万人退入曼图亚时，命令苗立斯仅仅率领 4000 人防备那位奥国将领可能的出击。一次，奥军出击，带领一支弱小分队的缪拉，奉命向维尔姆泽冲锋。他害怕了，不去执行命令，一开始混乱就声称他负了伤。身任总司令侍从武官的缪拉顿时失去了总司令的宠信。

在此以前，缪拉曾奉派前去巴黎，向督政府呈献意大利方面军在迭戈和芒多维两战中缴获的第一批军旗。就在那次他结识了塔里昂夫人和总司令的妻子。但是他早已在罗马被介绍给美丽的卡罗利娜·波拿巴，那是在她的执行共和国大使职务的哥哥约瑟夫家里。看来甚至当时卡罗利娜对他已不算冷淡。他的情敌、圣塔克罗齐公主之子正在多方追求她，而他是幸运儿。塔里昂夫人和波拿巴夫人对这位侍从武官的接待不同寻常，她们既然对督政府有相当大的影响，便为他谋求并得到了旅长之职。缪拉虽已晋升旅长一级，仍然担任波拿巴的侍从武官，这在当时是破格的事，因为军事法规规定他的侍从武官不得高于旅长一级，相当于上校衔。这是潜用了通常为王公贵人保留的特权。

缪拉是在这次使命之后回到意大利时失宠于总司令的。总司令调派他到雷那师，后又派往巴拉圭·迪耶师中。

在东方号上他还是一直受到另眼看待。波拿巴在海程中一次也不曾同他谈过话，到埃及后对待他也再冷淡没有了，不时从司令部派他出去担负困难的任务。但是最后总司令派他去抗击穆拉德巴依，缪拉在那么多次危急的遭遇战中表现了惊人的勇略，他终于抹去了曼图亚城下因刹那间的犹豫而加给他的暂时污点。加之最后他对阿布基尔那天的胜利贡献极大，以至波拿巴乐于能把他在埃及聚集的最后的荣名带回法国，忘却了他一时的过失，也忘却了无疑听到过的关于缪拉的谗言；雾月 19 日缪拉率领掷弹兵对五百人院大厅的冲击，更全部消除了残留的嫌恶的痕迹，当野心欲望在波拿巴头脑里登峰造极的时候，这位圣塔克罗齐王子的情敌被任命为执政卫队长。

自从卡罗利娜到蒙贝洛城堡之日始，她就热恋上缪拉，她是那样美丽，那样娇艳。约瑟芬对卡罗利娜和缪拉这对恋人加以保护过。她正寻找同盟者，以便使他们能进入自己的利益范围之内。但缪拉将军第一次提出求婚，波拿巴只冷冷他说，他以后会考虑此事，就把缪拉打发走了。

这桩婚事他很不赞成。他觉得缪拉出身贫寒。而且他的头脑太热。一个这样的妹夫将来势必给自己造成难堪。他更喜欢拉纳，最好是迪罗克。

“我不喜欢这些一见钟情的轻桃婚姻”，波拿巴说，“这两个烈火熊熊的小脑袋已经被一发不可收拾的想象的火苗所支配，我另有打算。谁知道我

就不能让卡罗利娜喜结良缘？她对终身大事冒冒失失，轻举妄动，小看了我的地位。总有一天，许多国君会争先恐后向她求婚……要让命运完成自己不可抗拒的使命。”

卡罗利娜伤心地哭了，约瑟芬一再护着她的恋情。第一执政王禁不住她们的一再要求，抵抗力渐渐减弱了。

约瑟芬为提升缪拉而奔忙，以寻求他的尊敬，主要目的是多得一个帮手来对付波拿巴的几个兄弟和他的家族；这样做她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发泄他们的妒嫉和憎恶；而善良的约瑟芬或许除了太富于女性性格之外无处可以指摘。她老是为阴暗的预感所折磨。她惑于温和的天性，看不出卖弄风情虽使她得到了一些拥护者，却同时授给她势不两立的敌人以把柄。

在这种情况下，约瑟芬深信她已用友情和恩德的纽带把缪拉拉到自己一边，热切地盼望见到他凭借姻亲关系同波拿巴合成一体，并运用她的全部影响促成他同卡罗利娜的婚事。她并非不知道卡罗利娜和缪拉已在米兰开始亲近并万分情愿成婚。是她首先向缪拉提出此事。缪拉犹豫不决，去同哥乐先生商议。哥乐在各方面的事务上都是有见识的顾问。他同波拿巴关系密切，洞悉这个家族的一切秘情。哥乐先生奉劝缪拉赶快进行，正式对第一执政提出向他妹妹求婚。缪拉立即为这事前往卢森堡宫，向波拿巴议婚。

一天晚上，波拿巴夫人自己的沙龙里发动了最后的冲锋。奥坦丝、欧仁和布尔里埃纳紧跟在她后面摇旗呐喊。

“缪拉”，波拿巴说，“是一个小客店老板的儿子。在命运和荣誉给我安排好的行列里，我不能把我的血统与他的血统混在一起。再说，来日方长，不必着急。以后我看看再说。”

然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高度赞扬两位年轻人爱情的可贵。布尔里埃纳回忆起缪拉在埃及的英勇行为。

波拿巴让步了，忆昔抚今，灵机一动，他欣然让步了。

“我考虑再三”，他对布尔里埃纳说，“缪拉同我妹妹情投意合，正是匹配的一对；再说，别让人家说我高不可攀，说我在寻找门当户对。我要是把我的妹妹嫁给一个贵族，你们这些雅各宾分子非高喊打倒反革命不可。更何况，我的妻子对这桩婚事十分热心，我也就心安理得了，个中原因您可想而知……既然事件已经定下来了，我就要尽快把事办了。”

他给卡罗利娜的嫁妆，同给埃利莎和波利娜的嫁妆一样，4万法郎作为婚礼礼物，他又从约瑟芬的首饰盒里取了一串漂亮的钻石项链赠送给妹妹，约瑟芬对此很不高兴，像割了她的心头肉似的，婚礼是在约瑟夫的莫尔特丰泰娜别墅里举行的，气氛格外亲切。缪拉容光焕发，神采飞扬，卡罗利娜兴高采烈，心醉神迷。

他们住进布里奥纳公馆，成了幸福美满的一对恩爱夫妻。

波拿巴一家并不领约瑟芬的情份。两大营垒积怨日深，不断互出难题。

拿破仑处理家庭问题生硬粗暴，平息不下两派的角斗。一天晚上，在莫尔特丰泰娜别墅，仆人叫大家就座用晚饭，约瑟夫领着母亲准备让她坐在尊位上。波拿巴赶忙拉着约瑟芬的胳膊，抢在所有宾客之前，堂而皇之地先坐在首席，他的妻子紧挨着他。

这一举动是对约瑟夫的教训，对全家的警告：约瑟芬是共和国元首夫人，理应处处优先。此后的日子，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有增无减。莱蒂齐亚赌气

不理约瑟芬，兄弟们对她也绷着脸，妹妹们讥笑挖苦她“老脸皮厚”，像波丽娜说的那样。约瑟芬呢，有左右两支天生盟军，即奥但丝和欧仁，锐不可挡。她对波拿巴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在该她出面的场合总是站在他的身边。

不过，她全力以赴捍卫的这个“地位”，是脆弱不稳固的，她忘不了这一点。她一直担心，波拿巴有可能打仗阵亡，也可能遇刺身亡，而且还有可能喜新厌旧，另求新欢。他已经考虑继位问题，很可能会离弃她。假如真有这么一天，她要掌握一份牢靠的财富。她正想方设法积累财产，但尚未如愿以偿，尽管她已同布尔里埃纳串通一气，还同其他许多人里应外合，经营上百种买卖。

在某些后勤供应市场上，在某些归还逃亡者的财产处理过程中，由于她出面调解撮合，不管是真的出面还是假托出面，她从中大捞油水，所得优厚。尽管波拿巴有禁令，但她还是偷偷地向乌弗拉尔借贷，而对乌弗拉尔来说，所谓借即是送，是互相帮忙。她向富歇私通情报，向他透露执政王的意图和计划，每天可从富歇那里获得 1000 法郎的赏金。不过，富歇通过布尔里埃纳的收益，以每月 2.5 万法郎为担保金，来控制她的收益。

但是，不论是丈夫付给她的年金也好，还是暗道生财的外快也好，都不能够满足约瑟芬的需要，她挥金如土，把钱撒在梳妆打扮上，撒在花丛里，撒在赌盘上，撒在马尔梅松，当然也撒在施舍赈济上。她经不起一点点诱惑，人家向她介绍推荐什么，她都来者不拒，统统买下来，花边，图画，艺术品，不问贵贱，也不想将来如何付款。要债单象雪片般飞来，可钱眼下太少，难以偿还，信誉败落。塔列朗怕引起丑闻，便自告奋勇向第一执政王谈了这件事。波拿巴大为恼火，他憎恶挥霍浪费。他对布尔里埃纳说：

“让她统统承认下来，到此为止，下不为例，但如果不把那些混蛋的帐目让我过目，就不能付款；这是一群小偷。”

约瑟芬听了这话，开始很高兴，但一结帐，她吓坏了。面对着 100 多万欠款，她开始只敢承认其中的一半。波拿巴手上正好有钱——他从汉堡上院得到一份王室厚礼，便给了她 60 万法郎，好歹够她付清索款人的债务，他们大大提高了发票的面值。

第二天，约瑟芬更是肆无忌惮地挥霍起来。有什么办法不负债呢？她买一头郁金香块茎竟花了 4000 法郎，有 600 条裙子，仅一个月就订做了 38 顶新式帽子！

不过，约瑟芬通过丰富自己的金银珠宝首饰箱子而为自己建立起巨额财富的储存。她贪图珠宝，其数目之多，品种花样之丰富，质量之稀罕，欧洲没有任何王后可同她争高低。她见珠宝眼开，多多益善。她知道著名珠宝商丰西埃掌握一串曾属于路易 16 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稀世珍珠。她让丰西埃给她看看。他要价 25 万法郎。约瑟芬一个钱也没有带。不就是这点吗？她向贝尔蒂埃打个招呼。陆军部长自然要大开方便之门。

他同往常一样，遇到难题总要闻一闻、咬一咬手指甲，他正好准备为意大利医院结清债务，债权人对他感恩不尽，王后的珍珠项链就这样悄悄地溜进了波拿巴夫人的首饰匣子里。

约瑟芬本是娇艳女流，珍珠项链一到手，便迫不及待想戴上炫耀一番。但如何能骗过执政王这一关，她对她的首饰了若指掌。她实在憋不住了，便对布尔里埃纳说：

“明天有一个大的集会，我无论如何得佩戴上我的珍珠项链，可是，要

是波拿巴发现了什么名堂，他会大发雷霆的。我求求您，布尔里埃纳，明天您别离开我；假如他问起这些珍珠的来历，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他说，我早就有这一串珠子了。”

果然不出所料，波拿巴看到珍珠，便问他妻子：

“那是什么？你今天一下子这么漂亮！这串珍珠是怎么回事，我似乎没有看到过这串珠宝。”

“哎呀我的天，你看到都不下十次了，这是西沙尔平共和国赠给我的项链，我把它套在我的头发下面。”

“然而我好像……”

“瞧你，不信你问布尔里埃纳，他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那好，布尔里埃纳，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您有印象吗？”

“是的，将军，我记得很清楚，早就看到这串珍珠了。”

约瑟芬松了一口气。她佩戴这串珍珠只热了一个月，后来，她又被另一件首饰迷住了，那串王后奇珍顿时遭到了冷落，被塞到她的“破烂堆”里去了。

长久以来，为了使自己与波拿巴家族更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波拿巴难以提出离婚要求，约瑟芬一直不放弃她的想法，让奥但丝与波拿巴的一个弟弟结婚。奥但丝，已经到了 18 芳龄，正如她的老师康宠夫人称赞她的那样，是所谓“一个完美的女郎”。她身材颀长，嫩手细腿，柔姿绰态，继承了她母亲克里奥尔女人的风流韵致。她比约瑟芬聪明，所受教育是全面而完美的。她会画，会写，会唱，会跳舞，会弹钢琴，会弹竖琴，样样都会，虽无真正才能，但具有魅力，灵巧熟练。她显得多情，有点想入非非，但这并不妨碍她喜欢上流社会，她的继父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她因此也鸡犬升天，可以在富丽堂皇的交际场合抛头露面，享有一席之地，尽管不太协调，倒也其乐无比。她疼爱自己的母亲，保护自己的母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以自己年轻的聪慧，千方百计为母亲出谋献策，效犬马之劳。约瑟芬有时候似乎倒成了她的孩子。奥但丝不了解母亲坎坷的经历，她以为母亲从来就是贵夫人，以为父亲是一位英雄，一位英烈。约瑟芬的再婚在奥但丝看来，总觉得降低了母亲的身分，平心而论，她对执政王没表现出一点大的热情。他声如炸雷，命令如山，他让母亲流了多少辛酸的眼泪，所有这些都使她害怕。她不理解他，体会不到他的天才，她把他看作是僭越者，唐突闯进了她的家，同样莫名其妙地闯进了国家。她梦想有一位是属于旧社会的丈夫，有显赫的名声，是名门望族。她想到夏尔·德·贡托。但年轻人并不喜欢纯朴温柔的爱情，他的家庭把他送到英国去了。奥但丝并没有因此太伤心。

此后没几个月，她就爱恋上迪罗克。

迪罗克 28 岁，一表人才，出身名门，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他的早熟的严肃和坦诚尤让人喜欢。他是执政王难得的称心如意的副官，是关系特殊的心腹朋友，他对执政王肝胆相照，忠心耿耿。奥但丝主动进攻，对迪罗克频送秋波。迪罗克想要响应，但又有所保留。两人很快情书来往。波拿巴对他们的婚姻倒很赞成，准备顺水推舟。约瑟芬却明确表示反对。奥但丝作了一点抗争，但很快就无精打采了。她依顺了自己的母亲，后来还是嫁给她母亲给她选的对象。

约瑟芬开始考虑的对象是热罗姆。但热罗姆过于老实，不会遮丑，年纪又太轻。而且，第一执政王要让他去当海军，送他上了“维拉莱·快乐号”

舰，远征圣多明各去了。约瑟芬于是掉转过来在吕西安身上打主意，吕西安一年前就失去了可怜的克里斯蒂娜·布瓦那，未曾再娶。吕西安对西班牙长期搜刮之后，已经从马德里回到了巴黎。名画，宝石，现金，他满载而归，数达几百万之巨。约瑟芬过去总是把他看作主要对手。在他出任驻马德里大使期间，他是不是向拿破仑介绍过一位公主，执政王还为此跟沃尔内开玩笑说：

“我要是应当再结一次婚的话，我是不会在一家业已倒塌成废墟的屋子里去找一个女人来做妻子的。”

他一反常态，向约瑟芬透露了这个建议。约瑟芬对吕西安并没有因此更喜欢几分，但却产生了一个新的动机，要把吕西安拉过来。吕西安一回到巴黎，她就去找他，邀请他，把奥但丝的好处吹了一通。话不投机，她大细嫩了，约瑟芬话还没说完，他便明白什么意思了；他也含而不露地表示，他不想再结婚，起码不以这种方式再婚。

现在，只剩下一个波拿巴的弟弟了，那就是路易。他现在是上校军官了。第一执政王现在仍然保持他过去对路易的偏爱，他想，如果要确保世袭制度，路易是再合适不过的继承人，是他一手搓揉着长大的，总有一天要指定他来占据他的地位。

约瑟芬催促着他把真实意图讲清楚。在朋友们面前，她把年轻人夸奖了一通：

“说到路易，那真是好样的。虽然波拿巴不在的时候，我抱怨过他，但我情不自禁要夸他：他有一颗好心肠，有卓越的思想。他严格地要求自己，他已经成熟了。他爱拿破仑，就像一个情夫爱他的情妇一样。”

她纠缠着执政王，问这桩婚事如何。波拿巴开始有点犹豫。他对奥但丝的钟爱是极强烈的，虽然这种爱是严格的父爱。因为有些小册子抨击波拿巴对养女有腐化行为，这纯属诽谤。作为科西嘉人，生性爱家为家，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与家庭观念，绝不想滥用一个小姑娘的天真烂漫，他对这小姑娘是负有抚养义务的。

他要给她找一个好丈夫。路易能使她幸福吗？他表示怀疑。

他的弟弟自米兰的不幸遭遇以来，好像换了一种性格。他整天闷闷不乐，动不动就生气。何况，他对奥但丝没表现出一点爱恋之情。他原想娶埃米莉·德·博阿尔内，可她现在做了拉瓦莱特的妻子，但他仍不能把她忘掉。再说，奥但丝对他也是冷眼相看。

过了一段时间。路易去葡萄牙，继而往上比利牛斯省的已雷热去治疗所谓的“风湿病”。约瑟芬采取行动，对波拿巴施加影响。波拿巴的偏见逐渐被冲淡。待路易回到巴黎，已是1801年秋天，两个年轻人的关系开始了新一轮发展。路易并没有真正爱上她。但他觉得奥但丝可爱而且温柔。吕西安曾提醒过他，但没有用，她挺惹他喜欢。奥但丝在母亲的一再请求下让步了，准备同路易亲热。这小伙子一点也不丑，一双漂亮的眼睛，有波拿巴血统迷人的微笑；他说话也很动听。在马尔梅松的一次舞会上，两个人谈了很长时间。过不久，同他哥哥和约瑟芬谈话以后，路易下了决心。第一执政王却深感遗憾，他突然让布尔里埃纳对迪罗克说：

“我想让他娶奥但丝。但要马上就干。我给他50万法郎，我任命他为第8师师长。第二天他就携妻子开赴土伦，我们分开生活，我不愿女婿住在家里。今天晚上就要告诉我他是否同意这样做。”

布尔里埃纳对迪罗克并无真心，他如何完成执政王交给他的使命？他对迪罗克得宠顿生妒意。无疑，他对迪罗克传达执政王的用意时用的是命令的口吻。迪罗克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气乎乎他说：

“让他留着他的女儿吧”，他说着拿起帽子，“我倒要看看布尔里埃纳急忙跑去报告波拿巴。同天晚上，约瑟芬高兴地收到命令，作好一切准备，让奥但丝与路易结婚。

婚礼于1802年1月4日晚在杜伊勒里宫的大厅里举行。奥但丝心情十分忧郁，担心致爱词“我爱他”声音发抖，结果发音太用劲了。执政王一家随后搬到胜利街的小公馆去，波拿巴已经把它让给了年轻人，公馆的一楼大厅改作小教堂，奥但丝与路易在卡普拉拉主教主持下举行了结婚仪式。新婚仪式一结束，缪拉马上上前请主教大人为他与卡罗利娜的非宗教结合补行降福婚礼。波拿巴同意了缪拉的要求，但他不顾约瑟芬眼泪汪汪的再三恳求，断然拒绝将他们的婚姻献给教堂。他是否留有余地，不要把离婚的门关死？可能，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不愿让老部下为此说三道四。

拿破仑维护家族及自己形象的行动，还体验在他处理他与波利娜·富莱的关系上。

有一天，副官递给了他一封波利娜·富莱的信。

波利娜在拿破仑返回巴黎后，她遏止不任思念拿破仑的情感，也随即来到了巴黎。

她一到首都，就去找了在埃及时的老朋友：贝尔蒂埃、拉纳、缪拉和蒙热，希望他们帮助她去接近法国这位新的主人。然而所有的人似乎都粗鲁地拒绝见她。其中一个甚至对她说道：

“首席执政官不需要妓女。”

这一切使她的心情极为沉重。

于是乎她就求助于迪罗克，他也十分乐意充当媒介的角色。

这些都是她信中所说的。信中表明她只是为了爱情才离开埃及的，她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见一见——哪怕只有一瞬间——她亲爱的爱人……

波拿巴非常感动地折起了信，默默地走动了一会儿。

“不可能！”他突然说道。

“不可能。去告诉她，如果我仅仅听从我的温情，我会向她张开双臂，但是一切都变了。我新的地位迫使我去做出榜样，我不能将一个情妇安置在我妻子的身边，”

随后他又补充道：

“去对她说，我不仅不能见她，而且我还要求她离开巴黎。让她在附近租一套住房，要让她谨慎，我会保证她应有尽有。”

拿破仑安排好了国内诸事与家中琐事后，便启程了。

他相信，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新的胜利。

第十二章 再战意大利

一、绿色橄榄枝下的匕首

拿破仑向反法同盟抛出了绿色橄榄枝，但英国人却看到了绿叶下的匕首……

拿破仑说：“一个新产生的政府，必须使人眼花缭乱，一鸣惊人，否则一定完蛋。”

就任第一执政的波拿巴在处理国内事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军队正从四面八方法国边境压来。他一面准备对奥地利的进攻，一方面又向反法同盟各国伸出了绿色的橄榄枝。

1799年12月25日，他发出了两封彬彬有礼的信，一封致英王乔治三世，另一封致奥皇弗兰西斯二世，内容都是提议立即停战媾和。

致英王的那封信，其结束语当之无愧地受到了人们的赞赏。话是这样说的：“法国和英国，浪费国力，互相争雄，虽一时未必消耗殆尽，但对世界各国已属不幸。我不妨断言，结束这场引起全世界战火蔓延的战争，是关系到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的前途的事。”这几句话所表现的崇高感情，打动了法国人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士的心弦。

然而，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那末，初读这封信时所引起的悦人印象，就会笼罩上一团团的疑云。

他们都知道波拿巴在国内大肆扩军，而他上台后对军人们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保卫法国最好的办法就是进攻那些敌人！”因此，无论是弗兰西斯二世或是乔治三世，都认为波拿巴当时的倡议不过是想要削弱第二次反法同盟的一条诡计而已。

他们都看到了波拿巴这枝美丽橄榄下面那闪闪发光的匕首。

但波拿巴对此并不在乎，他之所以发出这两封信，除了希冀在法国提高他本人的声望之外，根本不指望会产生任何别的结果。果然，英国的复信把他的声望提高了。复信声称，英王陛下不能信任“爱好和平的一般表白”：法兰西曾从事侵略战争，横征暴敛，并且推翻了邻邦的政治制度，而英国政府迄今尚未看到法国有任何放弃这一套行为的迹象。因此，如果获得持久的和平，光有言词是不够的。“和平的最真实，最长久、最好的天然保障就是让法国原来的王室复位。这个王室统治法国已数百年，并使法国国内安享太平，在国外备受尊敬。”

波拿巴高兴地看到这封复信使法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抵抗用外国的武力把逃亡在外的王室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企图。甚至连乔治三世，虽然他没有提出任何修改这封回信的措词的建议，也觉得这封信“过于强硬”。

趁热打铁，波拿巴立刻写了封杰出的复文，作为反驳。他含讥带讽他说，他大胆地猜想，英王陛下对于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是不会有异议的；因为他戴的那顶王冠就是根据这种权利来的。所以，他建议英王不要把那会把斯图亚特王室请回到英国的御座上去的原则加之于别国人民。

1800年1月底，英国议会就国王的开幕词进行辩论时，议员们的发言表明波拿巴的外交策略完全取得了胜利。当时格伦维尔勋爵用尽力气，证明要和法国媾和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国是一个对一切秩序、宗教、道德作战的国家。他并且列举法国人从荷兰、瑞士到马耳他、埃及等地所犯下的许多无法无天的罪行，以为例证。皮特声称，法国革命是从古以来上天加于世界各国

的最严峻的考验。他说，由于法国的不稳定状态，同法国谈判是没有保障的。最后，他还用了一句西塞罗式的警句概括了他的论点：“我不愿同他讲和，因为他靠不住。”那天，英国内阁在议会中以 260 票对 64 票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却把差不多整个法国都推到第一执政一边去了。对他来说，英国当局的这种痛骂比战场上多少次的胜利都强，因为这些话简直等于向法国挑战，看它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便英国政府会认为存在着可与法国谈判的坚实基础。

奥国外交家的手腕却比英国的灵活得多了。他们装出一副相信第一执政提出和谈是有诚意的样子，他们的照会措词巧妙，为的是要诱使他回答说，他愿意在坎波福米奥和约的基础上商谈实现和平的条件。

但是从那次条约签定以来，奥国已占领了意大利的一大半。波拿巴的复照，立即暴露了他坚决要重申法国在意大利和莱茵地区的霸权。奥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这次的行动和那个关于太阳和北风的古老寓言真是巧合。维也纳的温和圆滑使波拿巴脱下他的大衣，暴露了他的真正面貌，而英国首相皮特和外交大臣格伦维尔的真言不讳的咆哮，却使第一执政把大衣扣紧，装成一个谋求和平，反而受到打击的人。

第二次反法同盟各国认为能取胜的信心是颇有根据的。虽然沙皇俄国这时已退出了这个同盟，但是奥国却在意大利继续胜利进军。

1800 年 4 月，他们把萨沃纳附近的法军切成两段，迫使絮歇的部队向尼斯撤退。法军的另一支部队则逐步被围在热那亚的一些棱堡之内。在那里，奥军的前进遭到顽强的阻拦。当时马塞纳是法军主将，为副的有乌迪诺和苏尔特两位新立了功的将军。三人同心协力，不顾奥军的多次进攻，不顾英国舰队的炮轰，也不顾严重的饥饿与疾疫的袭击，率领部下非常顽强地抵抗奥军。这支守军的作战兵员逐渐削减到一万人以下，但他们牵制着兵力比他们多一倍的奥军，而这时波拿巴已正在部署着对这支奥军后方以及更西一点的梅拉斯部队后方的雷轰电掣的打击。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第一执政力促马塞纳无论如何艰苦，一定要坚守热那亚，而马塞纳等也确实非常出色地执行了这道命令。

与此同时，絮歇坚守着瓦尔河一线，与梅拉斯的部队对峙。在急电志，莫罗将军率领的一支较大的部队正在逐步推进，把奥国将军克赖率领的奥军主力从黑林山的狭道逐渐赶了回去，迫使他们退守乌耳姆的设防营地。

在奥军方面，他们力图迫使马塞纳迅速投降，以便大军西指，攻入尼斯、普罗旺斯、甚至攻入萨伏依，包围絮歇的部队，并唤起法国南方的保王党人，来一个大规模的叛乱。奥军还得到了英国的许诺，说要派兵帮助。这些英国部队将在地中海沿岸某地登岸并对絮歇的侧翼或后方予以袭击。

这就是当时反法同盟的计划。这个计划真是胆略过人，如果万事如意，则大有建立殊勋的希望。如果马塞纳投降了，如果英国的陆军部、海军部及时与奥军配合，如果海上尽刮顺风，如果法国的保王党又一次敢于起来造反，那末法国就会瘫痪，或者完全被征报。至于法军已占领瑞士以及莫罗将军的部队已攻入施瓦本，这些事情都不足以阻挠奥军执行原来的计划，那就是，进攻普罗旺斯，从法国人手里夺取尼斯和萨伏依。

反法同盟军的作战计划违反了战略上的一条根本规则，他们把一支庞大的兵力置于敌人可以从后方予以打击的位置上；这个后方就是瑞士。这个非常坚固的中心地位，其重要性早就被波拿巴注意到了。

3月17日，波拿巴将布里埃纳叫来，命令他打开意大利挂图，接着他一个个头上粘着黑蜡或火蜡的大头针插在上面，然后他要布里埃纳猜一猜，说：“我们将在哪里打败梅拉斯？”

“我怎么知道。”布里埃纳耸耸肩，回答说。

“你是个傻瓜！”波拿巴亲切地骂道。

接着，他说：“你看这里，——梅拉斯在亚力山大里亚，他的司令部在那里；他要在那里呆到热那亚投降。亚力山大里亚有他的军火库，他的医院，他的炮兵，他的后备部队。我在这里（他指着圣伯纳德大山隘）穿过阿尔卑斯山袭击梅拉斯，我截断他同奥地利的联络，在这里（在圣朱里安诺插上一枚红针）在斯克里维亚平原同他会战。”

2月初，预备军团的组建工作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开始了。从各战区和国内各驻军、各哨所悄悄抽调的部队纷纷前往第戎和沙隆之间的索恩河谷集结，仿佛是为增援莱茵军团而准备的。

整个战略行动计划的关键在梅拉斯将军（1729~1806），他是奥军总司令，必须把他尽可能长时间地钉死在皮埃蒙特的阵地上，以便预备军团得以从阿尔卑斯山背后对他迂回包围。

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马塞纳，他的意大利军团不仅装备低劣而且位置也极为不利。3月5日，第一执政军信给马塞纳：

“我正在第戎集结一个预备军团并拟亲自指挥。我将派一名副官携未来战役的作战计划前往你处，届时你就会发现你的任务是重要的，也是你力所能及的。在三四月间，假如我是你的话，我就要把兵力的五分之四，约4万人摆在热那亚。这样我就不怕敌人夺取热那亚了。”

这段话中的数字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马塞纳全军仅有战斗部队36000人，守卫着一条长达180英里的战线，能用来防守热那亚战区的兵力不会超过3万人，而他所面临的奥军则多达95000人。

事实上，马塞纳奉命扮演的不过是一只拴着的用以引诱老虎的肥羊角色而已。它可以使这只老虎更易于落入猎人拿破仑之手。

3月间，一定有人提醒过第一执政注意这一事实即西哀耶斯神父在新宪法中狡猾地塞进一条规定，使任何执政在战场指挥军队均为非法。因此，拿破仑在4月2日发布了一道新的执政令：

任命陆军部长贝尔蒂埃将军为预备军团总司令。卡尔诺继任陆军部长。

这样，拿破仑就躲避了新宪法对其军事行动的限制，并通过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名义上的司令而智胜了他的政治对手。事实证明，这次司令职务的移交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滑稽剧。

按照拿破仑的原定计划（该计划已于3月22日通知贝尔蒂埃），预备军团应自日内瓦湖上溯罗纳河上游谷地，穿过圣戈塔德山口，再取道马乔列湖进入伦巴第平原（这与俄将苏沃洛夫1799年的那次行动路线正好方向相反）。然而，过了一周他就修订了这个计划，把圣戈塔德山口划给莱茵军团。

4月6日，预备军团新任司令贝尔蒂埃命令参谋长社邦将军在第戎建立预备军团司令部；他自己则前往巴塞尔与莱茵军团司令莫罗会晤，以便协调在未来的攻势作战中各自的行动。指挥莱茵军团右翼的蒙塞奉命率一个师穿

越圣戈塔德山口，与米兰附近的预备军团会师。与此同时，莱茵军团的余部则入侵黑森林并在那里与克赖将军指挥的奥军交战。

4月18日，贝尔蒂埃从巴塞尔返回第戎，总揽了预备军团的指挥权。拿破仑早已在那里集结了32000人，组成了四个师分别由包德、沙布南、罗森和华亭指挥，而以纓拉指挥的骑兵师为核心。

各部队都缺乏武器装备和运输工具并且都在成批招募新兵以补充兵力。

原来设想，预备军团兵力多达5万人，但当时却不能给这样规模的一支军队提供足够的马匹和装备。第一执政因有碍于宪法不允许他亲自指挥军队，现在简直象一位编外总军需主任通过卡尔诺向贝尔蒂埃下达一连串命令以纠正编组上的差错。

作战计划的一个要求是选择预备军团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路线。拿破仑急于行动愈早愈好，以便收到奇袭的效果。但当时仍大雪封山，阿尔卑斯山各山口均无法通过。拿破仑本人所刻意仿效的汉尼拔曾于公元前218年九十月间越过地势较低的柯亨阿尔卑斯山，那时积雪已大部分溶化。

但是越过柯亨阿尔卑斯山只能威胁梅拉斯的右翼，而拿破仑的计划却是要攻击他的后方。因此，他必须在勃朗峰以东的某处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主峰。这样，要使炮兵得以通过，他就只有两个山口可供选择：一个是大圣伯纳德山口（8110英尺），另一个是辛普朗山口（6590英尺），因为圣戈塔德（6935英尺）已经划给莱茵军团的右翼了。

3月间，第一执政派了一名参谋军官去侦察这两个山口。他回来汇报说，尽管辛普朗山口较低，但大圣伯纳德山口还是容易通行一些，因为该山口难行地段仅6英里左右，而辛普朗山口难行地段却长得多。于是拿破仑便决定走大圣伯纳德山口，这条路可直达都灵，而且从第戎基地出发，行军距离也较短。那位参谋军官还建议，如果把火炮装在特制的雪橇上，就有可能把这些炮都运过山口。拿破仑下令在巴黎制造十部装有滚轮的载炮雪橇，另一批则在奥松火炮工场制造。

作战的第一阶段是要把全军向南移动120英里到达日内瓦湖附近一个新的集结地域。然后再由那里沿日内瓦湖北岸行军56英里经洛桑到远端的维尔纳夫，辎重等军需品则用船从日内瓦运往维尔纳夫。独立的日内瓦共和国已于两年前被法国强行兼并，并成了法国的莱芒行政区。

同时，13个中立的瑞士州也被占领并被合并成了法国的一个卫星国，称做黑尔维谢共和国。

因此，第一执政在瑞士境内可以为所欲为。

当预备军团还在第戎集结时，第一执政的计划就被奥军采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主动行动所打乱。

4月5日，梅拉斯以6万兵力向马塞纳的意大利军团突然发动进攻。而马塞纳当时只据守着热那亚以北利古里亚亚平宁山山脊。马塞纳虽然受到两倍于己的奥军进攻，仍英勇抗击。但由于其兵力已被一分为二，其右翼（17000人）由苏尔特指挥，已被逐回热那亚防线以内，其左翼（11000人）由絮歇指挥被压向了西边的尼斯。马塞纳虽发起一连串坚决的反冲击，但仍未能突破热那亚防线，在那里，陆上有奥特将军所率的奥军；海上则有基思勋爵指挥的英国海军中队，因此，他始终受到严密的封锁。5月初，另一支奥军在艾尔斯尼兹的指挥下把絮歇撵过了瓦尔河并攻占了马塞纳的基地尼斯。而梅拉斯在皮埃蒙特仍握有一个军的预备兵力即凯门指挥35000人。

这一不受欢迎的消息从热那亚前线传来使第一执政深为不安。4月24日，他给陆军部长卡尔诺下达了紧急指示：

意大利军团正与奥军全力拼搏。无论是输是赢，预备军团都必须立即行动。如果我意大利军团获胜，那末奥军势必受到相当的削弱而无力抗击我预备军团；而如果我意大利军团失利，那末我预备军团进攻皮埃蒙特或伦巴第以分散敌方兵力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请您命令贝尔蒂埃将军：

1. 将预备军团向日内瓦推进，越快越好；
2. 把在日内瓦搜集的一切弹药给养由水路运往维尔纳夫；
3. 以最快速度或经由大圣伯纳德山口，或经由辛普朗山口进入皮埃蒙特。

请向莫罗将军重申前令，催其进攻敌军，向他强调指出他的延误正危及共和国的安全。

过一天，他又直接命令贝尔蒂埃说：

预备军团必须立即进入意大利，而不要再等待莱茵军团。

为此，你有两个山口可供选择：圣伯纳德山口和辛普朗山口。……在意大利，你所拥有的4万人将所向无敌。

对此，贝尔蒂埃颇为哀怨地复信说：

我是在考虑由圣伯纳德或辛普朗采取行动。我应为马塞纳牺牲一切。如果我有足够的弹药和雪橇，我现在早已进入山地了。……我将在没有一发子弹的情况下与敌争战。……我的雪橇一直在大后方。

因此，如果有敌来袭，我只能把部队调到日内瓦湖上或撤到瓦莱，但这就谈不上与敌交战。……我已竭尽全力适应局势的要求。做容易做的事情是无需声张的，但我要做的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以为我有四万人，而实际上我最多只有25000人。……辛普朗对炮兵来说是无法通过的。

4月27日，杜邦向卡尔诺报告说三师人马正强行军向日内瓦和洛桑运动。他补充道：“我们甚为忧虑的是炮兵力量单薄，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弹药。我们的运输工具也几乎等于零。”三天之后，仍在第戎的贝尔蒂埃上书拿破仑，对卡尔诺颇为不满：

尽管我一再催促，粮草至今来到。陆军部长为何不采取必要措施？他为何取消我已签署的安排？

拿破仑此时正倾全力为预备军团物色他所依赖的指挥官，他指派他过去的副官马尔蒙上校以准将衔指挥该军团炮兵，缪拉将军指挥骑兵，5月1日，缪拉向他报告说：

昨天我视察了骑兵第七团，我发现该团的现状实在可怜，一无武器，二无马匹，团里的仓库空空如也。全团都是新兵，能够上战场的不过140人，而且没有被服和装备。

5月3日，贝尔蒂埃把他的司令部从第戎移到了日内瓦。他的4个师已经开拔，现在他又组编了第五师，由沙门巴克指挥。5月4日，拿破仑给贝尔蒂埃送去一份令人十分沮丧的通报：

如果马塞纳被迫在热那亚投降，那末梅拉斯将军仅需8天时间就可以从热那亚赶到奥斯塔（全

程 250 公里)。他要率 2 万人先于你到达，那么就阻止你进入意大利而言，他将处于一种极为有利的地位。

贝尔蒂埃 4 天后回函说：

我虽困难重重，但将尽力克服之。如果雪橇送达，我将尝试在 5 月 10

日和 11 日夜间越过圣伯纳德山口。那里仍有大量积雪，雪崩也时有发生，只有夜晚和正午时分通过才不致发生太大危险。……军医尚未到达，我们连一套外科手术设备都没有，一切都落后于计划。

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到了 5 月初，他的部队和补给品大都运到了日内瓦湖附近，从那里就轻易地转运到罗纳河上游的峡谷地带。

现在，他自己也要出发了，到两年多以前他曾征服的那片土地上，这片土地曾给他带来了到现在为止仍享用不尽的辉煌。

二、决战马伦哥

在高耸入云、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隘口，拿破仑创造了又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

马伦哥殊死一战，刚从埃及赶来的德塞将军挽救了拿破仑全军。

面对德塞的尸体，拿破仑伫立了很久……

波拿巴是 5 月 6 日凌晨 2 点离开巴黎的，在勃艮大路上，他显得情绪高昂，一时不停地向他的随从们谈话古代军人的业绩。

为了助长他的兴致，布里埃纳故意问：

“那么，亚历山大和凯撒之中，您到底更佩服谁呢？”

他眨眨眼睛，用快捷果断的语调回答：

“我把亚历山大列入第一流，我也佩服凯撒在非洲的漂亮仗。我更钦佩那位马其顿王的理由是他对亚洲战役的构想，尤其是其实施。责怪这位王爷花 7 个月时间围攻泰尔的人是没有战争观念的。要是我自己，如有必要我会在那里留 7 年。这是个庞大的课题，就我来说，我认为围攻泰尔，攻占埃及，以及进军阿蒙绿洲是这位伟大主将的天才的证明。他在格兰尼格斯和伊萨斯两战中只挫败了波斯王的先头部队，他愿意给后者时间集中其全部兵力，以便一击之下推翻这个他刚刚动摇了的庞然大物。亚历山大若是穷追大流士进入波斯各州就会脱离后援，只遭遇零星小部队而把他拖进沙漠，使他的军队迷路。坚持攻下泰尔使他保持了同希腊的交通，他为希腊立下那样多的功绩。他之挚爱希腊正如我的热爱法兰西，他把自己的荣耀寄托于希腊的荣耀。他占领了当时十分强大富庶的埃及省，就迫命大流士前来保卫或者挽救这个地方，在行军途中遭遇他。他自称朱匹特之子，他的行动方式对他算计东方人的烈性是有用的。我们知道这一点怎样帮助了他。最后，他死时才 33 岁，一身后留下了多大的名声！”

面对他的侃侃而谈，布里埃纳尽管还有些摸不着头脑，但还是奉承地说：

“司令您时常怪我不知奉承讨好，可是现在我告诉你真话，我钦佩您。”

5 月 9 日，波拿巴来到了日内瓦，在那里他对两处战役的每一动向都予以密切注视。他听取了她的工兵司令的报告以后，决定从大圣伯纳德山口进入意大利，而不走辛普朗山口。于是他以加倍的精力亲自过问为保证胜利所

必需的成千上万的细节，因为波拿巴这个人，虽然易于沉溺在宏伟的雄图之中，但为了实现这些雄图而非做不可的那些实际工作，他也是酷爱的。

很多年后，那位使他蒙受滑铁卢耻辱的威灵顿说：“他那张像长嘴昆虫般的嘴不管多大的还是多小的东西，都吃得下。”

此时，领先的华亭师已到达索恩河上游的圣毛里斯；包德，罗森和沙门巴克3个师正沿日内瓦湖北面前进；而第五师（沙布南师）则奉命从日内瓦经阿纳西和尚贝里南行，然后经小圣伯纳德山口（7175英尺），翻越勃朗峰以南的阿尔卑斯山。拿破仑现在指示贝尔蒂埃派拉纳指挥前卫部队，并将其余4个师编为两个军，分别由迪埃斯梅和维克托任军长。

5月12日，拿破仑由日内瓦进抵洛桑。在那里，他收到了马塞纳于4月29日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那是越过敌军防线偷送过来的：

请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救救我！守城陆海两面均受封锁。……我只有30天的口粮。

5月14日，拿破仑复信说：

我到洛桑两天。全军正在急进。……你处境艰险，但令我放心的是有你在热那亚。此时此刻，你一个人可顶2万人。

这也是马塞纳所收到的最后一封回信，该信到达他手中时，已是5月27日。一周后，马塞纳的存粮全部吃完，结果被迫投降。

派一支大军穿越大圣伯纳德山口，这件事的困难的确是很大的。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山口呢？因为通过山口的道路大部可通马车，只有约15英里的一段路是马车不能走的。但是这支军队的士兵也好，指挥官也好，都被这15英里路考验得够呛，历尽艰辛。

马尔蒙将军当时指挥炮兵。他发明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就是把大炮从炮车上取下来，装到掏空了的松树树干中，使炮耳和树干上大的V形切口合紧，于是在雪中运送时，不管是上山，还是更困难的下山，大炮却很稳，不会撤出来。拉大炮的繁重劳动把乡民们都累坏了，于是号召士兵分批来拉，一批100人。这些人轮班拉炮，受到军乐队演奏的战歌的鼓舞，上山的时候，在特别难走的路上，还可以听到号角与战鼓发出冲锋号，以激励士气。

有时他们得走沿着悬崖峭壁的羊肠小道。在那里，一失足，就会粉身碎骨；此外，还有发生雪崩的危险。但是这次行军各方面的因素都很顺利，因而损失不大。

这是由于许多原因。这次行军，吸引了法国人的想象力，唤起了他们的积极性，使全军奋发。另外，山中居民的友好态度，还有波拿巴和他的参谋们的组织能力——这一切都可说是取得成功的因素。

法军历尽艰难，攀上山顶后，就来到了大圣伯纳德山口的顶端，圣伯纳德修道院招待所的天主教僧侣就给他们分发了面包、干酪、葡萄酒等；这些东西原来是第一执政早已去走的军粮，但这时僧侣们又慷慨地给添了一倍。吃饭的地方就设在招待所前面，好客的神父们还亲自为官兵端酒送饭。

波拿巴本人，在安排好部队和给养都将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之后，在5月20日开始上山。他身上穿着那件早已驰名的灰大衣，脸上神色平静、沉着，这是他在困难面前一贯的表情。

达维德有张名画，画中波拿巴跨着一匹势欲凌空的骏马，人和坐骑的姿势都好像是出自惊险剧中的。这些姿势不过是象征着战斗的民主制度的天才领袖跃过天然障碍，趁着胜利的雄风飞腾向前。但是波拿巴本人，当时的真正表情只是严格的自制和强压制着的兴奋；他胯下也并没有达维德所画的那匹腾跃的骏马，而只不过是一头骡子，由一个农民牵着；他当时也是不趁着胜利的雄风，而是接到了消息，知道拉纳所率领的前卫部队在奔赴意大利的下山途中遇到了未曾料到的困难。

拉纳这支部队前进时必须通过的那条窄狭的多拉·巴蒂亚河谷，这时几乎全被巴尔德堡挡住了去路。这个堡垒是由一支人数不多的奥军驻守的，他们顶住了拉纳和贝尔蒂埃的一切进攻。这就是波拿巴在上山时接到的消息，在修道院招待所又听到一次。波拿巴接受了僧众的款待，并在修道院的图书馆和礼拜堂中盘桓了一阵之后，重上征途。在向阳的山坡上，他和他的参谋人员不时从千军万马已经弄得很滑的山路上滑下去，以为娱乐。在奥斯塔稍作停留之后，就沿着河谷下去，直奔巴尔德堡。

从奥斯塔沿小河下行 30 英里，有一个当纳兹村，多拉·巴蒂亚河在该村正北流进了一道狭窄陡峭的峡谷，峡谷里水流湍急，巴尔德堡就耸立在左岸一块隆起的三面临水的岩石之上，在直射距离内控制着道路。贝尔蒂埃在 5 月 19 日曾亲自侦察过该堡，并向拿破仑呈交了下述报告：

我于今日察看了巴尔德堡，它的确是一大障碍。它耸峙在一块难以接近的岩石之上，有两道围墙，两层炮台，下层有火炮 12 门，上层有 5 门。

通过巴尔德堡的道路一边是陡峭的悬崖，另一边是难以徒涉的小河，它被三座吊桥所截断，完全位于该堡炮火的控制之下。我们虽能把一些步兵送过去，但要想让大炮通过，就必须夺取该堡。

波拿巴既攻不下这座堡垒，就想出了一个在夜间借村中房舍的掩蔽，把大炮偷运过去的办法。于是，他叫人把村中的街道铺上麦秸和畜粪，再把炮车轮子裹起来，使之不致发出响声。然后，这些大炮就在巴尔德堡的手枪射程之内，被悄悄地拉过村庄。可是，堡垒守军还是听到动静了。他们用步枪和手榴弹射击，结果炸掉一些装运弹药的大车，并造成了一些其他损失，但有 40 门大炮和 100 辆大车还是溜过了巴尔德堡。

法军的这种巧于随机应变的机智，和敌军的漫不经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奥军能很快增援巴尔德堡守军的话，波拿巴的行动就一定会受到严重的阻碍。但是，直到 5 月 21 日，梅拉斯还不知道他的遥远的后方正在受到敌军的袭击，而保卫多拉·巴蒂亚河谷的 3000 守军兵力分散，一部分在巴尔德堡，其余的在伊夫雷阿。这后一处，于 5 月 22 日被拉纳将军所率领的一股法军抢攻下来了，而巴尔德堡则被法军后卫队的一部完全包围起来。

波拿巴的兵力，包括后卫在内，有 41000 人。同时，在东面，有一支 15000 人的法军，（其中一部分是从莫罗率领的部队中抽调出来的，现由蒙塞率领）正在通过圣戈塔德山口，并已开始迫使在提契诺河上游峡谷中的奥军前哨后撤。另外还有 5000 法军，正在通过悉尼西奥山口，从西面威胁都灵。波拿巴这时的意图是要把两股主要兵力汇合起来，攫取敌军的弹药库，迫使敌军全部投降。这一大胆决策是 5 月 24 日在奥斯塔形成的。当时他听说梅拉斯根本不知道他已大难临头，19 日还在尼斯。在波拿巴看来，这时出现的一举而结束战争的机会，是决不可以放过的，即使不得不让马塞纳自己去对付困境。

而这时，梅拉斯的胜利美梦业已消逝。5月21日，他听到一支强大的法军已经通过了大圣伯纳德山口的令人惊恐不安的消息之后，他就只留下18000人与坚守瓦尔河的絮歇对峙，亲自率领其余的兵力驰回都灵。到了都灵之后，他又获悉他的对手是第一执政本人。但是直到5月底他才得知蒙塞正在强行通过圣戈塔德山口，威胁着米兰。这时，他才看出了他所处的险境的全貌。于是他把所有能调回来的兵力全部匆忙调回，以便杀回曼图亚。他甚至下了一道十万火急的命令给转攻热那亚的部队，叫他们撤回到亚历山大里亚。

然而，此时这支部队已经和马塞纳开始了交出热那亚的谈判，而英国海军上将基思勋爵的主意是要促使攻城奥军的指挥官决定把转攻热那亚一事坚持到底。不愿让到手的胜利果实白白丢掉，结果这对梅拉斯是灾难性的。

热那亚城的处境确已万分困难。人们已大事搜求马、狗、猫鼠等用以充饥。每当守军出击，就有大批饥民跟着出去，割些野菜，打些树叶子，回去撒点盐，煮了吃。有迹象表明，城中居民业已要造守军的反，只是由于马塞纳命令他的部下，凡遇有4人以上聚集在一起的，就可以开枪射杀，才免于出事。最后，于6月4日，马塞纳率领8000饿得半死的守军，体面地打着军旗，通过了奥军的阵地撤出。马塞纳这位严厉的军人根本不理投降之说。他只通知联军统帅说，6月4日他的军队将撤离热那亚；如有阻挡，他们将用刺刀杀出一条血路。

波拿巴因为没有立即驰援马塞纳，曾受到人们的指责，马塞纳和蒂埃博曾指责他遗弃部下，后来又由朗弗雷以其素有的技巧把这一点说得颇为使人信服。

拿破仑晚年在圣赫勒拿岛时，曾就其东进米兰而不南去解热那亚之围，作过极为详尽的解释。在其回忆录中，他对自己当时所面临的三种抉择是这样记叙的：

1. 他应当进军都灵并攻击梅拉斯以便与已经越过塞尼山口推进到苏沙的蒂埃博会合吗？这可以使预备军团打通一条取道格勒诺布尔和布里昂松通往法国的新交通线。

2. 他应当在齐瓦索渡过波河并进而援救热那亚吗？

3. 他应当把梅拉斯甩在后头，渡过提契诺河而直取米兰，以便与已经越过圣戈塔德山口的莱茵军团蒙塞军的15000人会合吗？

拿破仑回答是这样的：

关于第一方案：

如果这样做就会违反真正的作战原则；因为梅拉斯尚拥有可观的兵力，法军当时还未攻占巴尔德堡，没有可靠的退路，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实属冒险。

关于第二方案：

这样做也大冒险。在波河与热那亚之间的法军，其交通线和退却线都会暴露在一支强大的奥军面前。

第三方案最为有利。

一旦占领米兰，法军就可以夺取奥军所有的补给基地和医院。与蒙塞会合后，还可以确保辛普朗山口和圣戈塔德山口这两条安全退路。

要对拿破仑这样的战争艺术大师的战略决定进行批评未免有点冒昧，但他的决定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

当拿破仑 5 月 26 日抵达伊夫雷亚而梅拉斯的兵力尚未收拢时，预备军团也许不应在齐瓦索渡过波河，因为那里离都灵太近。而应在比较安全的卡萨列或瓦兰察渡河，并在梅拉斯或艾斯尼兹得以驰援之前，就击败围攻热那亚的奥特军。至于攻占米兰以及最后攻占皮亚琴察，则可以留给蒙塞军去干，该军当时正在翻越圣戈塔德山口。可是，拿破仑却选择了牺牲马塞纳去赢得这一战役的第三方案，况且这一方案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运气。

不管怎么说，健全的策略和给予敌人以晴天霹雳似的打击的欲望，促使波拿巴想出了一个更为大胆、更为有力的作战计划。那就是把奥军从伦巴第清除出去，并把他们的补给品夺过来，然后，和蒙塞率领的 15000 人会师后，在米兰以西把奥军的退路切断。

波拿巴进入米兰的那天（6 月 2 日），受到了亲法派的狂热欢呼。他们歌颂他的魄力和远见，使两路大军，仿佛从天而降，吓得那压迫他们的奥军手足无措。在这之前，有许多和西沙尔平共和国有关系的人都已被奥军定为罪人，或放逐，或坐牢。这些人的亲友此刻把波拿巴当作恢复共和国的救命恩人来欢迎。波拿巴花了 7 天工夫挑选了重建西沙尔平共和国的人才，击退了东部奥军，把他们赶过了阿达河，并且为了给奥军以决定性的打击，重新组织了自己的和蒙塞的部队。

军事方面的问题也确实需要十分认真地研究和判断。波拿巴这时的处境和他在 1796 年的处境正好相反。在 1796 年，法军占领着托尔托纳、亚历山大里亚和瓦兰察，并企图把奥军赶回到曼图亚城下。现在，奥军占领的地方和那时法军占领的地方差不多一样，并企图冲破法军的战线，以便重返那个被法军隔断的“庇护所”，回到曼图亚去。在波拿巴一方面，因为他手下的兵力稍弱于敌军，所以感到要阻止奥军逃跑还是颇不容易的。

梅拉斯当时有三条路可走。最直接的一条是经托尔托纳和皮亚琴察，沿着波河南岸，通过斯特拉代拉那条难走的隘路；另一条是越过亚平宁山脉退往热那亚，然后穿过摩德纳地区，回到曼图亚；第三条就是在瓦兰察渡过波河，在帕维亚附近过提契诺河。

法军在小心翼翼地向着他们的猎物行近的过程中，对这几条道路都必须密切注视。波拿巴走的第一步棋就是派缪拉率领一支重兵去夺取皮亚琴察并占领斯特拉代拉隘路。这些紧要地点都从奥国的先遣部队手中夺下来了。

此时，还组建了一个新师由加尔达内指挥，6 月 7 日，拉纳和缪拉均渡过波河，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拉纳还占领了重要的斯特拉代拉交叉路口。次日，拉纳奉命向西南方向通往亚历山大里亚途中的沃格纳推进。6 月 9 日清晨，拉纳的法军前卫华亭师与奥特军的前卫遭遇，奥特是于 6 月 5 日离开热那亚，并奉梅拉斯之命夺取皮亚琴察处的波河渡口的。维克托率沙门巴克师前去支援拉纳，结果在卡斯特吉奥发生了一场持续九小时的激战。奥军大败并被逐回小村芒泰贝格，丢下 6 门火炮，伤亡 2000 人，被俘者 5000 人。法军则伤亡 500 人。

6 月 10 日，拿破仑和贝尔蒂埃渡过波河，并在斯特拉代拉建立了军团司令部。次日，拿破仑着眼于即将在托尔托纳地区进行会战而再次整编了他的部队。

此时，德塞来了。他是从埃及返回巴黎后就来到意大利前线的。他的到

来使波拿巴精神为之一振。德塞为人高尚，为将英勇，波拿巴对他有真挚的感情。他一到，波拿巴就和他热情地谈了3个小时。并委以重任。

这次，拿破仑把由包德师和莫尼尔师组成的一个军（8900人）交给他指挥。维克托军（9千人）由沙门巴克师和加尔达内师组成；而拉纳军（5100人）还是华亭那个师。这3个军（23000步兵）加上缪拉指挥的四个骑兵旅（共3700人），构成了拿破仑在波河南岸的打击力量。迪埃斯梅军（11600）和蒙塞军（9900人）则布置在波河北岸保护法军的交通线。

6月11日，拿破仑把他的打击力量27000人集中在沃格拉附近。沃格拉位于托尔托纳东北10英里处，是一座担任护桥任务的小要塞。沃格拉至亚历山大里亚的道路就是通过这座桥梁越过斯克里维亚河的。

由于暴雨成灾，此时河水横溢。拿破仑认为奥军将会扼守该河，所以断定将在那里进行决战。因此，第二天，他下令以5英里宽的正面继续向斯克里维亚河前进，拉纳军在右，指向卡斯特洛诺；维克托军在左，指向托尔托纳；德塞军在蓬特库隆作预备队。每一个军都配属一个缪拉师的骑兵旅。蒙塞军的拉普师奉命从帕维亚进抵波河南岸，并加入德塞的预备队。军团司令部则从斯特拉德拉转移到卡斯特吉奥，接着又进至沃格拉。

6月12日，大军进抵斯克里维亚河，未遇任何抵抗。于是次日继续向亚历山大里亚推进。拿破仑对于奥军的撤退深感困惑，他推断梅拉斯正在有意跟他兜圈子，以诱敌上钩，奥军或者将从瓦兰察渡过波河，或者将往南退至热那亚。不过，他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所以，中午他把德塞的预备队一分为二，莫尼尔师被派往拉纳军充实拉纳的预备队，而令德塞率包德师前往托尔托纳以南12英里的塞拉伐里，封锁亚历山大里亚至热那亚的道路。与此同时，拉纳军和维克托军继续向博尔米达河蜿蜒曲折的河谷西进，目前这条河阻塞了通往亚历山大里亚的接近路。

在亚历山大里亚东南两英里半处，有一个小村叫马伦哥，维克托军的前卫加尔达内师在那里受到了奥军一支后卫部队的拦阻。经过一场激战，奥军丢下了两门大炮和几百名战俘，于下午6时向亚历山大里亚逃遁。当晚，拉纳军和维克托军在卡斯特尔切利奥洛与马伦哥之间两英里宽的正面上宿营。

拿破仑从沃格拉骑马来前线侦察，黄昏时分，他派了一名参谋去看看博尔米达河上的桥梁是否完好。这位军官谎报说该桥已遭破坏，这就使第一执政更加深信梅拉斯正在撤离亚历山大里亚。于是，他返回马伦哥以东7英里处的托雷第加诺伐利过夜。

6月13日黄昏，当拿破仑期待着一场决定性的会战的到来时，他在斯克里维亚河与博尔米达河之间的马伦哥平原上已集结了维克托和拉纳的两个军17700人和缪拉的3700名骑兵。

拉普师和第一执政的近卫军（共4300人）则留在蓬特库隆作预备队。所以，其总兵力为25700人，因为前一天他已将德塞所率的包德师（5300人）派往热那亚方向执行封锁道路的任务去了。他对于敌方的实力和意图仍一无所知。

无疑的，当时梅拉斯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急趋热那亚，去依靠英国海军。但是这个计划有损于梅拉斯的自尊心，因为他在意大利原来已经赢得了不少的荣誉，可是波拿巴的到来有从他的头上夺去了整个桂冠之势。他和他的参谋们，为了要扭转危局，决定奋勇冲破正在紧缩的敌军包围圈。他们的这一尝试，眼看就要成功，却终于全盘失败，这真是世所罕见的。

波拿巴认为奥军一意要逃跑，因此从斯特拉代拉出发，进入托尔托纳的平原地带，以便阻截奥军任何南下向热那亚转移的行动。在斯特拉代拉隘道，他的胜利本来会不成问题。但是现在他占的地方太大，面太宽，以致法军全线在任何一点上，兵力都很薄弱；而他的敌人则反而有利地占有中心地位。波拿巴这时不得不使用包抄战术。这种战术四年前由奥军使用的结果证明它常常会造成致命的失败。

波拿巴的确没有料到，特有倔强和执拗使奥军总司令已决定强行东进以便在皮亚琴察渡过波河。为此，他早已命令奥特军从热那亚向皮亚琴察运动，但这一企图已于6月9日被拉纳在卡斯特吉奥——芒泰贝洛听取得的胜利所挫败。梅拉斯现打算以其集中的全部兵力突破法军封锁，其兵力计有步兵23300人，骑兵5200人，因为，为阻截马塞纳和絮歇，他已往阿奎方向派去了一个骑兵旅（2300人）。所以，单就可动用的兵力而言，法奥双方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

6月13日夜，德塞奉命率领5300人马开往热那亚以切断奥军向那方面的退路。这个异常的行动曾经受到人们的严厉批评，但是波拿巴当时所知道的事实俨然指明奥军正在向热那亚行进。

第二天一早，波拿巴一发觉加尔达内的情报有错误，一方面对这位将军大发雷霆，一方面火急派了一名传令兵去把德塞叫回来。在德塞能回到波拿巴身边以前，马伦哥战役早已打响了。在那关系重大的一天（即6月14日）的大半天内，法军只有18000人，却要对抗31000奥军的进攻。

马伦哥村位于一条从意大利西北部的主要要塞亚历山大里亚向东延伸的大路上。平原被星罗棋布的天然障碍所切割。有一条名叫丰塔农纳的小河流经马伦哥。十分弯曲的博尔米达河，丰塔农纳河的陡峭河岸，以及遍布于整个平原的村落、农舍、葡萄园等等，都使得在顽抗固守的敌军正面进军，极为困难。这些地形特点在决定那天两军胜负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6月14日天刚破晓，梅拉斯就挥军前进。奥军潮水般地涌进博尔米达河，把法军前哨逼退到马伦哥，但是在那里奥军却遭到维克托师的顽强抵抗。同时，克勒曼，瓦尔米大捷的名将之子，初次立下大功，他对奥军中过于轻进的一部分骑兵迎头痛击，把他们赶进了深深的丰塔农纳河。

这一反击为拉纳争取了时间，使他得以把他那一师5000人调上来，在马伦哥和卡斯特尔切利奥洛之间摆好阵势。

但是，当奥军用全部兵力在上午10点钟左右展开攻势的时候，他们不但攻下了马伦哥，而且派出一支强大纵队，由奥特将军率领，向拉纳进攻。拉纳的部队虽然寸土必争，还是不得不边战边退。

一小时之后，当波拿巴从较远的后方策马赶至前线，并急令他的近卫军上来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他的部队处于正面受挫，两翼被围的境地。他立即命令他那1000人的近卫军迎击奥特的正在获胜的部队。

这些近卫军，在卡斯特尔切利奥洛附近列成方阵，把奥军阻挡了一阵子，但随即在敌人的大炮轰击和骑兵冲杀之下，逐渐不支。但是在这个危急关头，蒙尼埃的一师，3600人上来了。他们立即投入战斗，并把那潮水一般的穿白上衣的奥军拦阻在里珀基小村附近；卡拉·圣西尔则紧紧抓住卡斯特尔切利奥洛不放。

在这两股来得正是时候的兵力排斥之下，维克托和拉纳乘机把他们的师团整顿了一下，重振士气，暂时挡住了敌军的进攻。可是，奥军主力沿着公

路的进攻，缓慢而又不可避免地迫使他们退向圣吉利亚诺。

到了下午两点，这一仗看来是法军败了，除了他们的战线北翼外，法军在全线败退，而且除了五门大炮之外，其余的大炮都已被敌军的火力压下去了。这时，梅拉斯由于年老力衰，不胜酷热，加以身受两处轻伤，就退往亚历山大里亚，把指挥追击之权交给了他的参谋长察赫。

但不幸得很，由于絮歇的军队正向阿奎进军，梅拉斯已把 2200 名骑兵派去监视亚历山大里亚与阿奎之间那个地区去了。为了防备那并不十分逼近的危险，他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削弱了他的攻击力量。结果，奥军奏着军乐，打着军旗向圣吉利亚诺山丘进攻的时候，他们的骑兵力量不够强，因而不能彻底打垮法军。尽管如此，奥军的攻势还是很猛的，简直好像是无法阻挡似的。

现在，波拿巴已没有任何预备队，他只能盼望德塞快来。

当天早些时候，在他意识到他正受到梅拉斯全部兵力的攻击时，他曾派副官布鲁耶尔斯到 12 英里之外的塞拉伐里去传令德塞火速赶回圣吉利亚诺。下午 5 时，正当千钧一发之际，德塞率包德师赶到了。

德塞一到，立即纵马来到波拿巴跟前。波拿巴很着急地问他，“你看这一仗怎么样？”他答道，“这一仗是打输了，但我们还有时间打赢另一仗。”

接着，他向波拿巴提出建议，力促他立即使用炮兵来阻止奥军的进攻。于是，马尔蒙赶紧用新到的 13 门大炮加强了他自己的五门。他摆开了一个强有力的阵势，对着那冒着硝烟尘雾，几乎盲目地向前猛攻的敌人的密集队伍猛烈轰击，这时波拿巴已把德塞的队伍部署在村庄和附近一座小山后面。在离法军左翼不远的地方，克勒曼的重骑兵已经准备好了，只等时机一到，就立即冲锋。

这个时机来得很快。马尔蒙的大炮使察赫的掷弹兵军心动摇了；德塞的士兵用滑膛枪向他们射击；而当这些奥军正准备作最后进攻的时候，克勒曼的重骑兵立即向他们的侧翼大举进攻，这一步收到了空前的出敌不意的效果。敌军进攻的队伍一下子就被切成两段。

奥军的老兵们，刚才还好象是所向无敌，势不可挡，现在却血肉模糊，躺在地上，有的中了霰弹，有的被马刀砍倒；没有倒下去的奥军，或者在葡萄园里狼狈逃窜，或者就成百地举手投降。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立即扩散到他们的战友中间，于是在士气高涨、重新集结的法军面前，奥军全面败退。这些退却的军队退到博尔米达河的桥头附近时，退却变成了溃散。当夜幕降临时，战场上一片混乱。吃了败仗的奥军，在马伦哥村藏身不住，被赶了出来，仓皇冲过博尔米达河，窜入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堡垒中去了。

这就是马伦哥大捷，这次大捷的代价是很高昂的，因为双方都伤亡很大，约占各自的交战兵力的三分之一；但除此之外，法军还受到了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德塞阵亡了。就在他的才能和锐气使法军转败为胜的那个时刻，他却阵亡了。

导致胜利的直接原因是克勒曼那次很出色的冲锋。然而，首先是由德塞打击了奥军的锐气，使敌人军心动摇，极易惊惶失措，正如奥军在利沃里之战中的情形一样：若不是有这一下子，那么克勒曼的冲锋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波拿巴的部署的确是很巧妙的，但在战斗开头的那一段，他的指挥却和他的盛名大不相称。

古罗马的凯撒大将，同内尔维族交战的时候，为了击退敌人进攻的汹涌

浪潮，曾经左手执盾，右手持剑，投入士兵行列，一起作战，从而把已经凌乱的队伍当场振奋起来，大破敌军。我们却没有听说波拿巴有类似的行动。在战斗达到高潮的时候，他发出过这样的号召：“战士们，你们要记住，我的习惯是在战场上宿营。”考虑到当时的战斗是关系到两军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这句话既不带劲，也暴露出他唯我独尊的思想。

在那个伟大的日子的晚上，波拿巴对贝西埃尔和近卫兵的骑兵大为赞扬，而对克勒曼却只说了一句：“你这次冲锋打得很好。”据说克勒曼对这句话的回答是，“将军，我很高兴您对这次冲锋表示满意，因为它把这顶胜利的花冠给您戴在头上了。”波拿巴这位设计并完成了不朽的马伦哥战役的伟大主将，实在不应当那样小气。

对于拿破仑翻过阿尔卑斯山从背后攻击意大利北部的奥军这一大胆的战略构想，人们是佩服的，但是在实施这一构想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失误。这些失误有军事行政方面的，也有战略战术方面的，如同俄将苏沃洛夫一年前在类似尝试中所遇到的一样，几乎以失败而告终。说实在的，要不是在马伦哥会战高潮交了一点好运，他必输无疑。

自1799年11月雾月政变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后，他既要统率法国的陆、海军，又要治理一个拥有3000万人口且处于混乱之中的国家。

当时，国库空虚，武库里的武器、弹药及装备库存也消耗殆尽，军队因在意大利战场屡遭失败而士气低落。尽管拿破仑接过的是一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但他不仅在莱茵河一线维持了一个10万人的军团，在阿尔卑斯山的滨海地区维持一个5万人的军团，而且还在4个月内为其大胆的计划创建一个全新的预备军团。

所以，无怪乎这支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时，武器弹药匮乏，步兵和骑兵都未达到编制人数。

拿破仑在贝尔蒂埃的协助下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贝尔蒂埃所声称的“不可能取得的成就”。

然而，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具体行动却没有精细地加以计划，对于实际困难也往往估计不足。拿破仑最初的意图是要部队翻越斯普流根山口和戈塔德山口来一个大迂回。直到4月初，梅拉斯进攻利古里亚亚平宁山区的马塞纳部时，立即取近道进兵才变得紧迫起来。

于是，拿破仑命令贝尔蒂埃翻越辛普朗山口和大圣伯纳德山口，而最后，圣戈塔德山口和辛普朗山口却又都划给了莱茵军团的分遣部队。阿尔卑斯山各山口的预先侦察工作指定一名尉官负责，该尉官的任务实际上完成得很出色，但对于炮兵翻山时的运输问题却欠考虑，而拿破仑所特制的运炮雪橇又证明毫无用处。要不是圣皮埃尔布尔格的伐木者帮忙，法军的火炮恐怕永远也运不过去。

进军过程中的第二大障碍是巴尔德堡，那里出现的抵抗是事先不曾料到的。由于缺乏中型火炮对付它，致使该堡阻滞全军达14天之久。

当拿破仑5月26日终于抵达伊夫雷亚时，尽管马塞纳部已濒于饥饿的边缘，但拿破仑却仍完全放弃南下热那亚援救马塞纳的原定计划，调头东进，攻占米兰，并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

然而，他满可以把占领米兰的任务交给蒙塞军，因为该军当时正在通过圣戈塔德山口。拿破仑本人则应进军都灵，击败梅拉斯，因为后者在都灵仅有凯姆和哈迪克两个师共8600人，其他奥军师或在130英里外的尼斯与苏尔

特交战，或在 115 英里外的热那亚围攻马塞纳。

作为另一种选择，拿破仑也可以放心地置都灵的梅拉斯于不顾，而南下解热那亚之围。但拿破仑对于马塞纳全军的命运却漠不关心，在米兰整整待了一周，他一心只想占领帕维亚和克雷莫纳之间的波河渡口以切断梅拉斯得以逃回曼图亚的一切退路。

这固然是一个明智的预防措施，但如果用在米兰地区的蒙塞军（1700 人），代替迪埃斯梅军去实现这个目的，也可以收到同样好的效果。

结果，拿破仑在马伦哥最后与敌遭遇时，身边连一个战术预备队都没有。如果不派迪埃斯梅军去担负这种次要任务，拿破仑在会战当天本来有两师预备队（查博兰师 3400 人，洛伊森师 5300 人）可动用。

会战前一天，拿破仑根据他对梅拉斯意图的妄自猜测，居然轻率到这种地步，以致把他最有才干的军长德塞以及战斗力最强的师之一（5300 人）派往南方去作徒劳无益的搜索，而在会战当天，他又派拉普师（3500 人）作反方向搜索，以致当天中午，在会战的关键时刻，他身边已无任何预备队可动用。要不是德塞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及时赶到，他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马伦哥，法军不仅缺乏步兵预备队，同时也缺少炮兵支援。在包德师下午 5 时赶到之前，马尔蒙只有 15 门炮可投入战场用于支援 4 个步兵师，当时，这 4 个师正受到压倒优势的炮火攻击。

这种缺乏炮兵支援的状况似乎很难原谅。因为法军在米兰、帕维亚、皮亚琴察等地的军火库中曾缴获了大量火炮。

法军有 4 个骑兵旅，另外缪拉手中还有一个预备旅，总的说也使用得不甚得法，缪拉给每个步兵军都配属了一个骑兵旅，但他们参加步兵会战收效甚微。直到最后，克勒曼在卡西纳克罗萨附近英勇冲杀时，才给德塞发动反冲击助了一臂之力，给敌以致命打击。6 月 13 日法军官方是这样记述的：

法军所有的轻骑兵都奉命去搜索平原，步兵随后跟进，但仅仅是为了探明敌方的意图而已，并没想到要在马伦哥平原打一场恶战。

这些侦察完全是徒劳无功的。拿破仑如果派骑兵旅分别代替包德师和拉普师去塞拉法尔和波河北岸，其结果也许会更好些。

如果不是对拿破仑的情报工作的无能深感震惊，人们是不会去研究马伦哥会战的始末的。对于奥军的位置、兵力和奥军指挥官的意图，拿破仑似乎从未能作出正确的估计，尽管事实上他是在一个 4 年前即已被法军占领的国家作战。据奥国的资料宣称，拿破仑曾受奥军参谋长查赫所安插的一名双重间谍的欺骗。查赫诱使拿破仑相信梅拉斯正准备在瓦兰察和卡萨列处渡过彼河以便在帕维亚迂回包抄法军。这也就是 6 月 14 日拿破仑派拉普师渡过波河并把里伐德的骑兵旅游往萨勒的原因之所在。当马塞纳于 6 月 4 日在热那亚最后投降时，拿破仑一直到 8 时才听到这个消息，而且也仅仅是从梅拉斯上呈维也纳的一个战报中获悉的，该战报在皮亚琴察为缪拉所截获。

人们可以推断，拿破仑在马伦哥战役中一定吸取了许多有益的教训，因为在其后的战役中我们再也没有发现他在没有相当的步兵和骑兵预备队的情况下与敌交战。

在后来的战役中，他广泛地使用轻骑兵担负搜索工作，而保留重骑兵供集中突击之用。同时，他还十分留意组织一个有效的情报机构。

第一执政是幸运的，因为其对手是 71 岁高龄，毫无生气的梅拉斯。如果是一位较之强硬和敏捷的对手，那么对拿破仑所犯错误的惩罚就要比这严厉得多了。

尽管如此，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波拿巴已在马伦哥决战中取得了确定无疑的胜利，这次胜利不仅决定了意大利的命运，而且还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声望。

三、沙皇的诱惑

保罗沙皇实在无法忍受英国人那绅士般的傲慢，终于向欧洲大陆另一端的拿破仑送来了温情的一瞥。

面对沙皇那野心勃勃的宏大计划，连拿破仑也不免瞠目结舌……

马伦哥决战已彻底摧毁了奥地利人的士气。那些退出战争的奥地利军队向潮水一样逃向 120 英里的后方，沿途在法军的围追堵截下几乎丢下了所有的辎重。

当他们终于逃到亚历山大里亚时，便伤心地发现，一年来流血牺牲所取得的成果已在瞬间化成了泡影，而且自己已远离后方，陷入法军的重围之中。

的确，一年来盟军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被波拿巴的部队这次的进军一扫而光，这支军队，在攀越阿尔卑斯山之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攻占了尼斯、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并打得奥军狼狈不堪。

在遭受了上述猛烈打击、立足不住的情况下，梅拉斯和他的部下简直什么条件都愿意接受，只要不是太令人难堪就行。

而波拿巴方面，他当然很乐意在极为荣耀的情况下结束这个战役。他同意奥军退到明乔河以东，但仍可在佩斯基耶腊和曼图亚驻扎。

次日清晨，列支敦士登亲王从梅拉斯将军处来同第一执政展开谈判。那位将军提出的条件波拿巴认为不合适，他对亲王说围困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军队可以不失陆军荣誉地开出，但须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即整个意大利完全复归法国统治。

列支敦士登亲王请求回到将军那里报命，他于傍晚回来，对条件的苛刻发表了许多意见。

“殿下”，第一执政带着明显的不快答道，“把我的最后决定带给您的将军，快些回转；条件已无可更改。您知道，我对你们的处境同你们自己一样清楚。我并非昨天才开始打仗。你们被围困在亚历山大里亚；你们的伤病员充斥，又缺乏粮食和医药。我占领了你们的后方。你们军队的精锐部分非死即伤。我满可以提出更多的要求，我的地位允许我这样做，但是我敬重你们将军，为尊敬他的花白头发而降低了我的要求。”这番答话说得非常高尚而有力。亲王无话可说。

当结束谈判出来时，波拿巴看着自己的秘书说：“布里埃纳，的确，这些条款非常苛刻，特别是交出围攻了许久的热那亚，它是半个月前才得手的。”奥地利皇帝于得悉热那亚投降的同时又听说其归还回去。这种情况使得这一条显得更加严厉了。

尽管如此，梅拉斯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这些条件曾受到形形色色的批评。有的责备梅拉斯贪生怕死，因为他交出了他的部下还在坚守的许多要塞，包括热那亚在内。但是不应该忘记，梅拉斯此刻在亚历山大里亚只有不足两

万人的兵力，而其余的 3 万人已在萨沃纳和布里西亚之间被分割为若干小股，可说是完全在法军的掌握之中。现在他们全都可以退到明乔河以东，重新守卫奥国领土。诚然，维也纳朝廷对皮埃蒙特的政治野心这时已被粉碎；但是奥军本来由于维也纳朝廷对领土的不顾一切地贪得无厌而濒于毁灭，现在，对奥国来说，这支兵力可算失而复得了。

波拿巴也受到指责，说他的条件过于宽大。他那时当然可以迫使奥国接受更苛刻的条件，但是他现在已把用兵和搞政治融合在一起了。为了法国的利益，也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他需要和平。在这次辉煌的胜利之后，和平将是倍受法国人民欢迎的，因为法国人民此刻固然切盼胜利的光荣，但也渴望在 8 年战争之后，得以医治创伤。他自己的第一执政的地位也还不稳固；他很想回到巴黎，以控制那桀骜不驯的保民院，慑服雅各宾派和保王党人，并重建法兰西的典章制度。

在这些动机的推动下，波拿巴给奥皇弗兰西斯写了封措词动人的呼吁和平的信，又一次提出以坎波福米奥条约为基础而与奥地利谈判的建议。但是当时奥地利还没有败到非接受这样的条件不可的程度。只有在莫罗在霍恩林登大捷（1800 年 12 月 2 日），麦克唐纳于严冬出色地穿过施普鲁根山口（麦克唐纳这一壮举远远超过了波拿巴越过大圣伯纳德山口之役），因而绕过奥军在明乔河上的堡垒之后，奥地利才不得不认输讲和。

与梅拉斯的停战，这项协定一签字，波拿巴就在托来·迪·加利福罗向布里埃纳口授了给他同事的下述函件：

“执政公民，马伦哥战役的次日，梅拉斯将军带讯给我军前哨，请求准许他派斯卡耳将军来我处。当天草拟协定，副本附上，夜间由贝尔蒂埃将军和梅拉斯将军签字。我希望法国人民对他们军队的作为感到满意。”

波拿巴”

波拿巴于 6 月 17 日回到米兰。他在米兰见到了马塞纳，这是他们远征埃及以来第一次相见。波拿巴极口赞誉他出色的热那亚保卫战，这也是他当之无愧的。波拿巴命他接替自己任意大利方面军司令。

然后，他又去了都灵。在这两处，他都被尊为意大利的解放者，受到盛大欢迎。在两地作了短暂逗留之后，他经由悉尼西奥山口，翻过阿尔卑斯山，到达里昂和巴黎。在两地他又受到狂热的欢迎。从他离开国都之日算起，到这时还不满两个月。

当他来到里昂时，下榻塞勒斯坦旅社，人群欢声震天，万众糜集，都想一见第一执政，波拿巴不得不在阳台上出现一下。第二天他在里昂人的欢呼声中，却为新的拜耳古广场奠定基石，它是在被雅各宾党入于革命狂热中毁掉的大广场的废墟上建立的。

他们于傍晚离开里昂，经由第戎继续他们的旅程。第戎市民的欢腾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一群特别美貌优雅的少女，头戴花冠，伴随波拿巴的马车，令人回忆起希腊和罗马共和时代的一切，并想起围绕奥林匹克竞技会的优胜者舞咏的少女的合唱。

一路上，波拿巴显得兴致勃勃，谈锋甚健，行至勃艮第时，他忽然对布里埃纳说：

“再来几次这样的胜仗，我也许可以留名给后世子孙了。”“我想”，布里埃纳答道，“您的成就已足够使您享有长久的声名了。”“成就已够！”他说，“你可真行！——不错，我在不到两年内攻占了开罗、巴黎和米兰。”

那么，我亲爱的伙伴，我如果明天死去，千载之后我也许能在通史上占半页篇幅。”

波拿巴7月2日抵达杜伊勒里宫，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巴黎人的热情迸发超过了一切有记载的凯旋典礼。夜复一夜家家灯火辉煌，一天又一天民众成群地挤在杜伊勒里宫周围，只要能看一眼法兰西的保护者便感到满足。

欢乐之情格外奔放，因为接到捷报的人们本来是准备接获别种消息的。6月14日中午时分，法军被逐出马伦哥，显然是遭到全面惨败之时，有个行商离开战地，匆忙踏过旅途来到巴黎，宣称波拿巴已被梅拉斯彻底击败，那些对第一执政心怀恶意的人立即行动，密谋把他逐出政府，而把主要权力授给卡尔诺。毫无疑问，拿破仑离开期间，有人策划了不少敌对的阴谋，而他在巴黎接受那样喧嚣而铺张的凯旋欢迎之际，不免疾首蹙额，也不会有人否认，从这时起，他对卡尔诺已怀有嫉妒和敌意。

但是，现在他还必须解决迫在眉睫的国际问题。奥地利还没有完全屈服，马耳他正被一只英国远征军围攻，这都需要他去处理。

回到巴黎后，波拿巴给沙皇保罗写了一封信，提出：如果法国驻马耳他岛的守军，由于被困绝粮而不得不撤出时，他将把该岛交给沙皇，让他以圣约翰骑士团大统领的身分代为照管。这笔“希腊人的礼物”送得真是巧妙非凡。

首先，瓦莱塔已被纳尔逊的战舰严密封锁，并受当地马耳他人围困，可以预料不出几个星期，它就得投降；而波拿巴深知沙皇是如何费尽心血，要在那个岛上取得一个立足点，以便他能从东南方威胁土耳其。

为了要把俄国完全争取过来，他还把1799年俘获的俄军，一律穿戴整齐，武装齐备地遣送回去。这一着使彼得堡倍加满意，因为由英国的约克公爵指挥的，在荷兰作战的俄军，当他们在海峡群岛过冬的时候，英国政府对他们是相当小气的。

由于沙皇保罗实在无法忍受英国人那种绅士般的傲慢，他终于向欧洲大陆另一端的拿破仑送来了极为温情的一瞥。

沙皇派出了卡利切夫前往巴黎。为建立一个法俄联盟而进行谈判。卡利切夫在巴黎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波拿巴笼统地答应将让撒丁王重返故国，并让罗马教皇也恢复他的属邦。俄国方面，沙皇给波拿巴进了个诱惑性很大的忠告，劝他建立一个王朝，以结束那些引起全欧反对法国的革命原则。沙皇保罗还主动提出，要承认法国的自然疆界，即莱茵河与阿尔卑斯山滨海支脉。他还声言，德意志的事务应通过他自己的调停来处理。

既然双方都这样殷勤，他们很快就做成了一笔交易。法国同俄国于是携起手来，以求共同控制中欧和南欧事务，与英国的海上霸权相抗衡。

其所以需要这样办，是因为仅仅瓦解第二次反法同盟，夺回意大利北部，还是不够的。波拿巴的政策是超过欧陆范围而面向海洋的。英国人既然据海称雄，就必须在海上把他们打败。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波拿巴这位年轻的兵家才能真正掌握埃及并重新进行他的东方计划。因此，从他在马伦哥战役以前和以后的通信中，都可以看出他急于要和奥地利讲和，并和俄国联盟的心情。波拿巴对埃及始终念念不忘。

他和英国交涉，要求让他在埃及的军队能得到粮秣补给。他的措词很滑，一旦交涉成功，兵员也可补充到埃及去。但是格伦维尔勋爵拒绝了；于是波

拿破仑更加热烈地进行新的策划，务必要使这些岛民灭亡。他力图煽起沙皇对英国立下的那套航海条例的怒火。他的计谋在当时是完全成功的。

但当沙皇将他那野心勃勃的宏大计划送到巴黎时，就连拿破仑也不免膛目结舌：

“天哪！您瞧保罗的胃口有多大！”

的确，保罗沙皇的胃口实在太大了，简直就象要吞下整个地球。

1800年年底，沙皇把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国家纠集到一块儿，目的在于打击英国的海军。不但如此，沙皇还提议法、俄共同入侵印度，以求“予敌人以致命的一击”。这一着远远超出了拿破仑最高的希望。这个计划，按照1800年年底制定的内容，是要在俄国的阿斯特拉罕集中35000俄军。与此同时，同样数目的法军应杀到多瑙河口，然后乘坐俄国船向亚速海出发，在里海上与俄军会师，驶至里海南端，然后，以大事劫掠的希望，煽动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共同把英国人从印度赶出去。

尽管拿破仑并不怎么欣赏这个不切实际的狂想，但为了不使保罗这位新朋友失望，他还是装模作样，在恭读了一遍之后，还煞有介事地提出了几点批评意见。那位脾气暴躁的沙皇，看了这些意见，进行了颇不耐烦的反驳，尽管如此，沙皇保罗还是开始调动他的军队，向伏尔加河下游出发。有几团哥萨克骑兵从冰上渡过了河。就在那时，消息传来：沙皇遇害了。他那个方案也就半途而废了。

19世纪一开始，政治棋盘上就出现了这种惊人的重新布局。拿破仑使法两国突然友好起来，而英国则由于它的刚愎自用的海洋政策而促使波罗的海各国联合起来，对付它这个海上霸主。1800年秋天，沙皇保罗接到英国攻下马耳他岛的消息后，立即使1780年的武装中立联盟复活，并以俄国、普鲁士、瑞典、丹麦的联合武力来与英国的海军对抗。但是，由于纳尔逊在哥本哈根的大捷和俄国的宫廷政变，沙皇保罗被刺死，这个联盟才重新成立了4个月就瓦解了。

新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在一个时期内，又转而与英国友好。第一次法俄联盟如此突然告终，使拿破仑大为恼怒。他叫人在《通报》上登了一段文章，指责英国政府收罗凶手，谋杀沙皇保罗，这样含沙射影的攻击，只不过是拿破仑对自己的一直顺利的外交事业突遭挫折一事，发泄一番狂怒而已。但是，他虽然暂时受挫，却对他所希望的法俄联盟从未忘怀。7年后，在弗里德兰战役大败俄军之后，他把武力和说服交织起来。灵巧运用，终于达到了建立联盟的目的。

对法俄联盟的恐惧，无疑大大有助于促使奥国讲和罢兵。在霍恩林登的大战中，奥军大败于莫罗之手，这就把奥皇弗兰西斯二世的气焰打了下去，使他终于派代表在洛林省的吕内维尔市开始谈判。

奥地利代表科本兹狡黠顽固，但他遇到了约瑟夫·拿破仑的坚定而圆滑的外交手腕，可说是棋逢对手。约瑟夫使科本兹都感到无计可施；这时，莫罗将军领兵向维也纳进军的消息迫使奥皇接受以阿迪杰河作为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疆界。

奥地利从此在意大利失去了影响力，亚平宁又重新回到了法国的控制之下，原来受奥地利和反法同盟蛊惑的那不勒斯王国，也通过订立佛罗伦萨和约，和法国讲和。根据条约，那不勒斯王国把它的军队撤出教皇国，并且不许英国和土耳其的船只进入它的港口。那不勒斯还放弃了它对托斯卡纳滨海

的一个地区普来西迪，一个小小的公国皮昂比诺，和厄尔巴岛的一个海港的一切权利要求，把这些权利让给法国。

这种种让步很合乎波拿巴的打算，因为他想把巴马公国的继承人抬高为托斯卡纳国王或伊特鲁利亚国王。那不勒斯的国王还保证要在国内接纳法国的一个军团并在物质上予以供应。于是，苏尔特率领 1 万人占领了臭特朗托、塔兰托和布林迪西，一方面监视那不勒斯政府，要它履行自己的诺言，另一方面，也为了便利法国同埃及的来往。

在他和新世界的关系上，波拿巴这时也很顺手，以前，由于法国和美国之间的一些争执，两国在 1798 年开了仗。1800 年 3 月，和平谈判开始，结果缔结了莫尔丰塔尼条约。这个条约使波拿巴能够把他的“巴马与路易斯安那互换”的计划强加于西班牙政府。这个计划的实现，就会使他很有希望在北美的密西西比河两岸建立一个堂堂帝国。

波拿巴把上述这些雄图以及其他的计划，只告诉了塔列朗和其他几个心腹顾问。但是，就是对广大的世界人民来说，19 世纪初叶所呈现的变革景象也是眼花缭乱，灿烂夺目的。

请看，意大利北起阿尔卑斯山，南迄它的“靴子后跟”，都受法国人的控制；奥地利被迫放弃了它对意大利的一切图谋；瑞士和荷兰完全被这位第一执政所左右；西班牙俯首听命，唯波拿巴之马首是瞻；英国虽然在海上打了多次胜仗，但在陆上则一筹莫展；而法国在新的体制之下，却正在迅速恢复，而且超过了它昔日的威信和安定，这些体制乃是对波拿巴这位第一执政的丰功伟绩最能流传千古的赞歌。

第十三章 终身执政

一、再造法兰西

断头机下积郁十年的冲天血腥给拿破仑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法兰西。

第一执政每天工作 20 个小时……他说“凡做大事的将军，也都具有文官的才能。”

当拿破仑的注意力由带给他荣誉的光辉的战争转移到法国内部事务时，他发现断头机下积郁十年的冲天血腥给拿破仑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法兰西。

大革命并没有真正调和阶级冲突和宗教分歧，保王党人和被革命者剥夺了传教资格的数万天主教教士正在四处煽动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而革命者则被自由的喧嚣搞得派系林立，国内有如一片散沙。

旧的制度被革命的洪流冲毁了，但新的制度又都建筑在并不可靠的沙滩上，革命激情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于人们在摧毁一切的渲泄之中，从未想起建设的重要性。

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

第一执政决定率领他的战友们开始一场创造，再造法兰西现在成为他最迫切的任务。

在参议会上，他告诉那些喜欢空谈而疏于动手的参议员们：

“我们已经结束了革命的浪漫史，现在我们必须开始写它的正史了。我们必须仅仅着眼于在应用原则中那些实际的与切实可行的方面，而不应根据推测和假设。”

然后，便雷厉风行，投入工作之中。那些过去松散惯了的官员们很快便发现是在一个精力如此充沛，头脑如此精明，工作又那样负责的巨人领导下，于是他们便不自觉地卷入了一股创业的洪流中，推波助澜。

由于第一执政的精力过人，它滚滚向前，经常保持高涨。他毫无休止地总要追根究底的作风，迫使行政工作人员不能不透露他们工作的内情；他卓有才智因而能抓住每个问题的要点并找出了解决的办法：他的工作热情与坚韧不拔的精神使得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辛勤地工作。他有时每天工作 20 小时，以便检查工作完成的情况。总而言之，是波拿巴做事彻底的精神，和他对法国所抱有的雄心壮志，使得每个官吏都具有一点像他那样蔑视困难的精神，做到像一位官吏说的，“我们都习惯于想干大事了”。

政治建设中急需处理的首要问题是关于地方政府问题。在确知全国人民已经接受新宪法的当天，第一执政即向立法机构提交一份关于管理各郡事务的法律草案。

新的法律规定以中央直辖的地方政府代替地方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仍然照旧，但是国民公会所废除的“专区”又恢复了，不过范围比前稍大一些，现改称为县。同时 1795 年合并于县的较小公社也恢复了。

郡守这一重要官职好比是第一执政的缩影，他掌管全郡的行政事务。同样，在新划定的县，也派了县长；而公社则由市长管理。五千人以上的公社，市长由第一执政委任，5000 人以下的公社，则由郡守委任，但均对中央政府负责。

过去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地方权力最终都置于选民手中，现在宪法第七十

五条坚决取消这种制度，而且在实际上定下了对官吏不能提出起诉。

根据这个法律，在 1800 年年初，法国由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僚集团所接管了。这些官僚由于利益相关和官官相护而结合在一起；地方行政制度经过了 10 年的民主试验之后，几乎回复到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情况下。事实上，现在郡守的权力，大体说来，比旧王朝时代的省长大得多，因为后者还受省高等法院的牵制，而这些由第一执政任命的郡守，则只需应付徒有空名，毫无实权的郡议会而已。真正掌握地方实权的是郡守。

奇怪的是这项法律竟然未引起强烈的反对。因为它实际上在最宜于有效地实行民主的范围内，即在地方自治方面，遏制了民主；从而使民选制度除了选择地方治安法官外变得有名无实。这一点早为保民院内的自由派人士所看出，但是由于 1 月份通过的规程，他们的权力甚小，虽然多努作为保民院的“发言人”，尖锐地批评了这项措施，但他最后却有气无力地劝告说，否决这项提案是冒险的。保民院因此以 71 票对 25 票通过了这项提案；立法院也以 217 票对 68 票予以通过。

人们常常认为这种新的地方政府收效良好，因而足以证明法国的民族特性需要的是中央集权而不是地方自治。

许多有识之士欢呼这样的变革，认为它证明了波拿巴洞察法国国民性的非凡眼力。他们声称这种国民性的特征是渴望辉煌的彪炳的成就、井井有条的秩序和坚强有力的政府，而不是爱好攀登崎岖陡峻、荆棘丛生的途径去求得自由。

在寻求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以便将庞大的法兰西充分地组织起来的同时，波拿巴还积极寻找有效途径，解决国内的宗教心理。因此接受新思潮的理想主义者和担心财政破产的实干家们，联合起来向教会的财产与特权进攻；教会“什一税”充公了，教堂修道院之类及其财产也没收了，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虽然确曾打算过编制关于公众礼拜开支的预算以维持主教和教士的生活，但这个庄严的责任不久便为更激进的革命者所废弃。

然而掠夺行为还不是这些革命者最大的罪过。1790 年 7 月，他们通过了一项旨在把教会置于国家权力之下的法律，叫做《教士法》。它迫使主教和教士必须由他们所在的那个郡和教区的成年男子选举产生，并强迫他们宣誓严格服从新秩序。

全部主教，除了 4 人以外，都拒绝作这种无视教皇权威的宣誓；5 万以上的教士也拒绝这么做，这些人因此被剥夺了圣俸。这些抗拒者被称为正统教士或拒绝宣誓派的教士；根据 1792 年 8 月的法律他们被逐出法国。

较为顺从或见风使舵的教士，接受了这个新法令而被称为“宪政派”的教士，大约 12000 名宪政派教士结了婚，有的还竭力称颂恐怖时期最激进的雅各宾派的措施。有一位教士使虔诚的教徒们大为震惊，因为他举行圣餐礼时头戴红帽，手执长矛，而其妻则出现在祭坛之旁。像这样亵渎神圣的事并不多见，但这些事使宪政派教会声誉扫地，而特别突出正统派为了无愧于心而不怕流放、不怕牺牲的勇气。

虽然，倾向于革命的教士创立了新教，但乡村地区，农民仍然以很深的感情拥护原来的正统派教士，时常跟着他们到森林里去做礼拜而不理睬要取代他们的新宗教教士。

这就是 1799 年法国宗教的情况：它的圣职人员严重分裂。正统派教士尽可能地保持他们的教区的信徒；有的则在国外过着穷困的生活；宪政派教士，

尽管督政府还是讨厌他们，却在逐渐战胜敬神博爱教徒；后者的声嘶力竭的努力只引起人们的讥笑而已。

虽然波拿巴对任何宗教都缺乏深厚信仰，但他深深感到需要宗教来维护道德和巩固社会。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在科西嘉曾亲眼看到罗马天主教的力量。在出征意大利时期，他见到法国正统派教士为求问心无愧，而流亡在外，甘于贫困；对他们这种宗教热忱，他为之惊叹不已。他对这些被流放的教士的保护，超过了真正的共和主义所能容许的范围，他们对波拿巴感恩戴德。到了雾月政变后，他取消了过去那种强迫教士宣誓的做法，而只要他们保证忠于宪法。

马伦哥之战的胜利，使波拿巴得以进行同梵蒂冈和解的计划。他通知一位伦巴第主教说，他愿意同即将进入罗马的教皇庇护七世建立友好关系。这位教皇在罗马得到了波拿巴的保护，不久便恢复了对教皇各属邦的主权，只是没有恢复对教皇领地的主权。

巴黎与梵蒂冈之间的谈判，主要由一位精明强干的教士贝尼埃居间奔走。在第一执政平定布列塔尼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波拿巴的信任。现在他恳劝罗马教廷的代表们，对法国一切合理要求必须让步。

梵蒂冈的谈判代表是孔萨尔维和卡普拉拉两位红衣主教和斯皮纳主教阁下。他们都是些能干的教士，善于刚柔并用，以维护教廷的权利，而常使强有力的君主们不论用武力或用权术都无所施其技。

谈判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要法国教会的主教们辞职的问题。波拿巴要求，不管是正统派或宪政派的主教，都应向教皇辞去圣职，否则便由教皇下令免职。虽然提出这样的建议似乎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但波拿巴却声称：只有两派的主教都辞职后，才能重新选择符合要求的人。尤其专断的意见是，教会应放弃它对被没收的领地的一切权利要求。

罗马教廷对上述两项要求进行了顽强的对抗。前一项要求强迫久遭迫害的主教们辞去圣职，后一项要求等于默许冒渎神明的掠夺行为，这两者都使得罗马教廷非常反感。斯皮纳主教恳求：至少要恢复“什一税”。对这一要求，波拿巴根本不屑答复。因为他知道这会令那些忠诚支持他的农民兄弟伤心甚至反感。

事实上，要达成任何妥协，都是很困难的。要使卢梭与罗伯斯庇尔的法兰西适应梵蒂冈一成不变的方针，这个任务对波拿巴这位“革命继承者”说来，比从事任何征战都要艰巨。砍掉一个人的脑袋总是要比重新改造他的思想来得省事；现在波拿巴不但在努力改造法国人的思想；而且还在想改造罗马这座“不朽城市”的思想。

他不仅不同意教会的这些可笑要求，反而要求教皇出让波仑亚、斐拉拉、罗马涅三个领地。并派贝尔蒂埃和纒拉两位将军前往罗马去暗中施加很大的压力，其方式是，在教皇属邦里为法军征用军需物资。

谈判一直相持不下，直至后来教皇授与斯皮纳以较大权力，去巴黎进行谈判，才打开僵局。孔萨尔维也前往巴黎，在杜伊勒里宫他同其他外交使节一起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这位红衣主教的出现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第一执政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口气起初有些严肃，但越来越变得和蔼可亲。然而随着波拿巴的态度的缓和，他的要求却变得强硬起来。在接见结束时，他催促孔萨尔维在五天内签署一个颇为不利的条约文本，否则便停止谈判并另立国教——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做法会完全成功。

在后来的一次接见中，波拿巴用随便的口吻道出了同样的决心。当孔萨尔维坚持要他对僭位的宪政派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时，他便笑着说：在他不知道他与罗马教廷的关系究竟如何时，他是不能够进一步行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要是一个人不能与上帝达成协议，他就会与魔鬼取得妥协了”。

波拿巴向宪政派教士频送秋波很可能不仅是一种狡诈的策略，这一点孔萨尔维是知道的。如果建立国教，他不但会激起由来已久的要求法国教会独立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僧侣和俗人中仍然是强烈的），而且还会激发法国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

波拿巴谋求与罗马教廷联合，他的动机自然受到了深刻的批评。他要把教务专约强加于法国，同时也强加于罗马教廷，这确实是他生平最艰难的一次谈判。

他不喜欢新教，因为它易于产生教派，损害全民意志的统一。

他对卢梭的学说还有一定的信仰，因而要求全民意志应当一致，——当然，前提是要在他的意志控制之下。而在宗教领域内，除非他得到教皇的支持，否则这样的统一意志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与罗马教廷达成协议，他才能获得一支宗教大军的支持。最后一点是，如果波拿巴建立了法国国教，他不仅会使国内的宗教分裂延续下去；而且会使他自己没有资格去扮演当年查理大帝的角色，统治中欧和南欧。为了按照四海一家的模式去改造欧洲，他需要一支超越法国范围的宗教警察队伍。为了实现上述的雄图，这位恺撒的继承者就需要借助教皇这个圣彼得的继承者；而这种助力当然只会给予在法国恢复天主教的人，而绝不会给予使法国教会长久分裂的人。

当条约要最后定稿时，塔列朗这位嘲笑宗教的君子，这位一切教会权利的死敌，忽然觉得有必要到外地去疗养，而让两个同样坚决抵制签署这项协议的人去继续谈判：一个是国务部长马雷，另一个是后来担任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的奥特里夫。这两人决定向孔萨尔维提出一份与业已达成的协议大不相同的条约草案，而且是在已经正式宣布即将签署条约以后。

在这最后时刻，孔萨尔维这位红衣主教突然遇到这些意外的变故，面对这个圈套一时愣住，因为这迫使他要么签字屈服，要么就接受谈判的公开破裂。虽然如此，他还是对整个问题争论到底；这个会议一直开了24小时。孔萨尔维甚至还出席了第一执政在7月14日举行的国宴。在宴会上波拿巴当着其他贵宾的面，告诉孔萨尔维，问题是“要么就用我的草案，要么什么草案也不用提了。”但是这位红衣主教非常耐心、无比顽强；终于在约瑟夫·波拿巴的斡旋下，把那些在最后时刻强加进草案的那些要求撤销或改动了。

教务专约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在1802年复活节批准了。其内容可概括如下：法国政府承认罗马天主教是法国绝大多数人的宗教，“尤其是执政们的宗教”，但拒绝按照1789年前旧制度那样定为国教。在法国，可以自由地、公开地作罗马天主教的一切活动，但必须遵守政府为维持公共安宁所颁布的治安条例。

对大主教教区和主教教区重新作了划分。法国总共分为60个主教区。第一执政享有提名主教的权利，而由教皇正式授予圣职。所有大主教和主教都应宣誓忠于法国的宪法。主教提名下一级教士，但须经法国政府认可。全体教士都有维护法国政府权利的义务。

另一条款使法国的安定更有保障的是：对占有被没收了的教会土地的人，应完全、永久地保证其权益，这是一种恢复安定、有积极意义的妥协条

约，它使每一个村庄复得安宁，使许多良心不安的人得到安慰。另一方面，政府负责给予教士适当的薪俸，这一诺言在履行时很不大方。

雅各宾派人士，尤其是军事首领们，对这个教务专约大肆攻击。这些不信宗教的将军大部分是互相嫉妒、无法团结起来的，否则他们也许会推翻波拿巴的。

但他们在内政方面显然无能，这使得他们除了说说粗俗的笑话，或做做拙笨的表演，以发泄发泄情绪而外，什么也没敢做。为了庆祝教务专约的批准，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复活节庆祝会，座上有一位叫戴尔马的将军很大胆他说了一句显然语带讽刺的话：“的确，这真是一出好看的僧侣演戏，一点不差。只不过少了100万人。这100万人牺牲性命来推翻的正是您今天竭力加以恢复的东西。”对所有这些抗议，波拿巴的态度是镇静自若；骨子里是他毫不动摇的决心；在他这种决心面前教士也好，将军也好，同样也毫无办法。

在处理有关宗教问题方面，如同在政治问题上一样，他很早就暴露了他的道德品性的主要缺点——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总是不择手段，而在每次和人家打交道中，总要得到最大的好处。他在拒绝让罗马天主教完全成为国教的同时，强迫教会放弃它的财产收入，接受国家的管理并维护国家的利益。确实确实，若是说波拿巴，像夏托勃里昂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恢复了神坛”，那么，他也是在勒索到最后一文钱之后才给予恢复的。

就这样，波拿巴在弥合法国的宗教大分裂当中，给革命情绪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当时的宗教分裂正是革命情绪的一种明显的反映。用波拿巴的一位部长的话来说：“教务专约是战胜了革命时期的精神的最光辉范例，以后的一切胜利毫无例外都是它的结果。”

第一执政在一个对宗教半信半不的社会里，既已大胆完成了组织宗教的伟业，现在他又准备着手一件几乎同样危险的工作，即建立社会勋位等级制度，而这个国家在7年多以前，任何有个头衔的人都有资格上断头台。

1802年5月，波拿巴提议设立荣誉军团，由15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将官、指挥官、军官和荣誉军团团员。该团事务，由波拿巴亲自主持的委员会管理。每个大队获得“国家封地”，每年有20万法郎的地租收入，按等级分发给每个成员。凡已获“荣誉纹章”的人都是荣誉军团当然团员。凡“在争取自由的战争中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军人，和凡“以其学问、才干和德行帮助建立或捍卫共和国原则”的文职人员，都有希望获得现在提供的勋位和奖赏。

将文职人员纳入荣誉军团，最能表现波拿巴的远见卓识。著名学者如拉普拉斯、蒙日、贝托莱、拉格朗热、夏普塔尔，法学家如特雷拉与特隆歇，他们的鼎鼎大名给荣誉军团增添了光彩。

波拿巴是想把全国的聪明才智都调动起来。当迪马提议授勋应仅限于军人时，第一执政作了一个极为漂亮而令人信服的回答：“在现在的时代，要作大事，仅有五呎十吋的身躯，是不够的。假如只要有力量和勇敢就可以当将军，那就任何士兵都可以当将军了。凡做大事的将军，也都具有文官的才能。军人不管理理，只知武力；除武力外，不知其他，并以武力衡量一切。而另一方面，文官只注意到为公众谋利益。军人的特征是总想独断专行，而文官作事则一切均需要讨论协商，讲究真理，诉诸理性。因此，毫无疑问，文官是要高明得多。”

从这些杰出的言词里，我们可以看出波拿巴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能出类

拔萃的秘密，波拿巴一身兼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最大长处，他自然希望他所创立的新的授勋制度会使法国在各方面都生气勃勃地发展，他也深知这种效果会很快地在军队里表现出来。在一个新的荣誉军团团员入团时，他得宣誓：

“献身于为共和国服务，维护其领土完整，保卫其政府、法律并保卫法律规定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用正义、理智和法律所许可的一切手段进行战斗，击败一切复辟封建制度或恢复其爵号和地位的企图。最后，竭尽全力维护自由与平等。”

毫不奇怪，保民院虽然已经清除了有独立见解的议员，仍然会判定现在提出的这种保卫自由和平等的办法实际上威胁着自由和平等。议员们严厉地批评这个计划是一种反革命诡计。然而他们懦弱、自相矛盾，锐气已挫，结果仍以 56 票对 38 票通过了他们已正确地估计到其后果的这一法案。这种新制度确实非常适于巩固波拿巴的权力。它以没收了的土地作为它的财政来源，这就提供了防止旧王朝和封建贵族复辟的一定保证。

同时，这种新制度鼓励了一个有天才的民族所固有的对名誉地位、丰功伟绩的热爱；这样，便悄悄地把社会分成了等级，而以一种翻新的高卢骑士制度下的高级骑士为其核心。

当时，贝利埃这位法国第一流的法学家反对这一新的等级制度，说它要把法国引回贵族统治，并十分鄙视他说，十字勋章和缓带只是帝王将相的玩艺儿，这时波拿巴便回答说：

“是呀！人是在玩艺儿牵着走的。在大庭广众之中我不会说这样的话。但在聪明人和政治家的会议上，每个人都应当说出他的心里话。我不认为法国人爱好自由平等。法国人经过了十年革命一点也没有改变。古代的高卢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也是那样的人：凶狠，而又反复无常。他们有一种共同的感情，就是爱荣誉。我们必须培养这种感情；他们必须得到各种荣誉地位。看看他们在外国人的勋章面前是如何的毕恭毕敬！”

拿破仑时代的另一伟大事业，巍峨坚固，像金字塔一般，那就是把法国的法律重新整理，编成法典。

法国的旧法是一堆理不出头绪的乱麻。其法律和惯例主要来源于罗马和法兰克王国的法典；又与封建惯例、各省特权、教会权利，以及后来名目繁多的国王敕令纠缠在一起。革命者在立法时将这堆荆棘丛生的蔓草根株枝叶统统拔掉，没有遇到丝毫的反对。只是在他们试图把《人权宣言》的原则运用于政治、民事和刑事问题时，才开始遇到困难。《人权宣言》的原则中有关刑法的主要原则是法律只能禁止对社会有害的行为，而且只是在认为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判处刑罚。除了这些划时代的宣告以外，议会在 1790 年还加了两条：（一）问罪只限于罪犯本人，而不及其家属；（二）罚与罪应当相当。

民法受《人权宣言》的影响很大。不过，类似的一些著名宣言在随后发生的国内纷争中，在很大程度上都遭到违反。法国革命中，有些空想家就好象《圣经》的《创世纪》中所说的那些建筑通天塔的人一样，非常努力，看不到把宣言的原则应用于实际生活时，由于人们的批判能力大大超过了建设能力，而遇到很大的困难。真的，他们的热情是如此高涨，所以一点困难也看不到。

波拿巴指定特隆歇、比戈·德、普雷亚梅纽、马尔维尔和能言善辩的波塔利斯去编纂法典。他们不停地工作了4个月，完成了第一稿。他们先行听取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对第一稿的评论，然后提交参议院让立法专门委员会来决定。在那里，它经过几位专家仔细研究，尤其重要的是波拿巴的亲自的审阅。审议这部法典的会议共开了102次，其中他亲自主持的过了半数；会议往往开八九个小时之久，但不能满足他那事事追根究底的殷切欲望、毫不放松持续努力的要求以及毫不动摇的求实精神。

他倾听着法学家们的讨论；当讨论书本要纠缠不清时，他便出来，理出个头绪，并以醒目的方式，把结论归纳出来。他以其有条不紊精神把繁冗的法律辞句，锤炼成明白通顺的法语；人们感到，他那准确无误的洞察力，犹如一块对政治和社会的试金石，用以检验那些五花八门的引自法国旧法律或革命时期惯例中的条款，从而决定取舍。最后，2281条的法律条文凝成了一个简直是无懈可击的整体，人们不禁要惊叹这位巨匠的构筑技巧。

制订这部法典好比建筑一座金字塔，其中一些巨石几乎全是波拿巴亲手砌上去的。他扩大了法国公民权的范围；尤其重要的是，他加强了父亲的权力，从而巩固了法国人的家庭组织。

他把男子结婚的法定年龄提高到18岁，女子提高到15岁。并且规定新娘必须在结婚典礼上重述法定的要服从丈夫的词句，同时，做丈夫的有责任保护和赡养妻子。

他决定把离婚的理由从九种减到四种——通奸、虐待、被判处不名誉的刑罚，以及双方同时——但“双方同意”这一理由，必须在结婚之后至少两年才能提出，而且要经过坚持不断的要求，方能成立；但对于已结婚20年以上者，不能以此作为离婚理由。

波拿已力图使收养儿女的行为带上十分严肃庄重的色彩。他宣称这是一种最为伟大的行动。但为了避免使人们因此不愿结婚，明确规定独身者不能享有收养后嗣的权利。这种预防措施显示了这位能干的统治者多么敏锐地预见到未来。他必然是预料到法国将来的人口，由于法律迫使家庭在其所有子女中平均分配财产，将停止照正常速度增加。

1804年，《民法典》正式通过，成为法律。经过略加修订补充后，于1807年被重新命名为《拿破仑法典》。它的条款1806年已在意大利采用。

1810年，荷兰以及北海沿岸地区，甚至到波罗的海的卢卑克，都把这部法典作为它们的法律蓝本；

1811年贝格大公国也这样做了。这一法典还间接地对德意志中部和南部、普鲁士、瑞士和西班牙的法律，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这部法典的许多显著的特征，也为中美和南美的许多国家所吸取。

一国的立法者，对不法之徒，总不免以惩罚作为最后手段。然而他还是宁愿用教育作为更有力的措施的。法国当时的教育事业也确实迫切需要波拿巴加以注意。

但波拿巴在教育方面成就却显得平凡得多。因为他发展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启发思想、发展才能，而在于训练一批批有谋生技能的人、奉公守法的公民和热情的战士。学校里的训练，差不多完全是军事化的：学生经常进行操练，每天上下课都以击鼓为号。国立中学的数目和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了，但普通中学和小学因无上述吸引人的特点，进展甚慢。

他要把教育和学术置于不折不扣的连队式训练和管制之下。要用国家机

器带动的铁犁，去摧毁旧世界的文化园地。

他力求排除思想上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以修剪树墙四万法去训练年青的一代，使之整齐、实用。一切有凌霄之志的幼苗，尤其是在道德和政治方面，都被剪掉了。因此，曾经是欧洲最爱好推理的法国思想界，很快就变得死气沉沉，趋于僵化。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文化领域。

法国的诗人——这已是被断头台弄得七零八落的一群——唱着勉强而空洞无物的调子，直到后来重建帝国才产生了贝朗热的扣人心弦的抒情诗所表达的对帝国的热忱。法国的哲学沉默了；拿破仑时代的史学则拄着官方的拐杖一瘸一拐地跛行，直到下一个世代，阿道尔夫·梯也尔才开始写他的巨著。在数学和应用科学方面，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辉煌的发现为这位皇帝的统治增光生色不少。

他曾改组法兰西科学院，并且每十年对主要作品和主要发明给予奖金，以图刺激文学的发展，但都没有成效。科学虽然兴旺起来了，文学却一蹶不振。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拿破仑把国家从混乱之中拯救出来，他的军旗飘扬到那不勒斯、里斯本以及莫斯科；但他却找不到一个有独创思想的、实在能够歌颂他的诗人。在他的统治时期，主要的文学杰作却来自被他弄得穷困不堪的夏托勃里昂和被他流放国外的斯塔埃尔夫人。

正如有些学者评论的拿破仑的种种重建工作给法国这个“过于浪漫”而“易于冲动”的国家“添上了一些大块花岗石”，他用他的意志作为凝合一切的水泥，把法兰西生活中松散流动的鹅卵石建成一道混凝土的防波大堤，挡住了那些革命狂热或保王气焰的风暴。这些风暴曾将零星散漫的万千事物刮得上下颠簸，甚至使法国内地也变成一片荒凉。但从他挡住这引起风暴以后，法国思想文化界所特有的生命激情和创造冲动也完全凝固成一潭毫无生气的死水。

二、世界帝国之梦

面对一个又一个胜利，拿破仑的野心有如不断充气的皮球无限地膨胀起来……

亚眠条约使他成为欧洲主宰，但他的眼睛却早已穿过了万山重洋，望到了地球的另一边……

他要建立一个比亚历山大帝国更为恢宏的世界帝国。

马伦哥战役和随后的一系列胜利已使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低下了它那高贵的头颅，但拿破仑并不满足。躲在大西洋不列颠群岛上的讨厌的英国人仍不愿承认他在欧洲的主宰地位，而这个国家却又偏偏与法国隔着虽不算宽广却又难以涉过的英吉利海峡。对英国人的海上力量，拿破仑早在远征埃及之前已有清醒的认识，在远征埃及的军事冒险中，他也只是因为运气特别的好才没有被纳尔逊将军大英舰队埋葬在地中海中。

每每想到这点，拿破仑便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烦恼所困扰，他不能不承认，到了海上，他便有一种虎落平阳的感觉。

但烦恼归烦恼，对英国现在还不得不采用较为现实的策略。他要诱使那些贪婪的英国人在他摆下的一桌美味佳肴面前流口水，而一旦那些表面上高做的英国人坐下来，他便会用各种手段将这桌上最为可口的东西留给自己，

而让英国人分享那些残羹剩饭。

现在英国人果然上钩了，他们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

英国不得不低下那高做的头颅。现在这个人口不足 1800 万的小国，负担的国债竟高达 5.37 亿镑，年息开支就多达两千万镑以上；而在这 1800 万人中，还有三分之一爱尔兰人对最近强加于他们的合并法令是公开不满的，在与革命的法国交战的年代里，英国每年的财政支出从 1792 年的 1985.9 万镑，激增至 6132.9 万镑。这就必须对收入在两百镑以上的公民课以 10% 的所得税。

有钱但十分小气的英国人实在不愿将花花绿绿的英镑扔在旷日持久的对法战争中。国内朝野的求和愿望使英国人在谈判开始时便作出了令拿破仑窃窃心喜的让步。1801 年 10 月 1 日，英法在伦敦达成了初步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英国人作出了大量的让步。但这个条约只是英法双方的初步意向，它还必须转变成一个正式条约。

把这些初步条款归纳成为正式条约，这一任务在英国方面落到康华里侯爵身上。他是一位患有痛风病、厌倦世事的老将，他还有点名气，主要是由于他曾率部投降，从而结束了美国独立战争，不过，由于他在管理印度事务时为人正直而到处受到尊敬；这个人必定有些令人佩服的品质，才会使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对他作了这样的评论：“我不认为康华里是具有差等才干的人；他有能力，十分正直，诚恳，并且从不失信……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一个地道的英国人。”

康华里侯爵和比他能干得多的秘书梅里先生的对手，是约瑟夫·波拿巴和他的秘书们。波拿巴兄弟当中的这位长兄的能力一直被人大大低估了。虽然约瑟夫没有二弟拿破仑的雄才大略，但是在吕内维尔谈判时，证明他不愧为一位精明干练的外交家，而且后来在那不勒斯和马德里掌权期间，他也表现了不小的行政才能。再者，他的圆通厚道在一切与他熟识的人中间曾激起热烈的友情，这是拿破仑那比较严厉的性格很少能引起的。

英国关于马耳他的官方声明既清楚又实际。这个海岛要还给圣约翰骑士团，并置于法、英以外的第三国的保护之下。但是恢复骑士团的统治地位，与选择一个强大而又不怀私心的庇护国家，同样均非易事。霍克斯伯里勋爵提出俄国为保证国。他这个提议最合情合理不过了。沙皇有权作骑士团的庇护人。这件事已由最近俄国与骑士团签订的一项条约予以肯定，因此也只有霍克斯贝里的这个提议才是真正行得通的。

尽管如此，第一执政对这两个提议马上表示异议。他在巴黎与康华里长时间的会晤中谈到，在有关地中海的问题上，引进俄国的海上压力是危险的，尤其是俄国的君主“近来已经表明是一些很不可靠的政治人物”。

第一执政还对康华里承认，虽然那不勒斯国王历来声称他对马耳他拥有宗主权，其实在两个大国之间他够不上做个令人满意的担保人。所以，他提议，可以快刀斩乱麻，用炸毁瓦莱塔要塞的办法，一举解决这个问题。

即使仅仅这样一个提议也就雄辩地证明了解决马耳他的问题是多么困难。岛上那样大规模的要塞工事，原是基督教国家对付北非海盗的堡垒，现在把它炸毁实际上等于把瓦莱塔拱手交给那些危害地中海地区的海盗。

鉴于英国政府现在的首要目标在于同沙皇维持良好关系，人们只能把波拿巴的建议看作是一种破坏英、俄谅解的巧妙手法而已。驻圣彼得堡的法国公使正竭力阻止沙皇与英国政府言归于好，同时竭力恢复那奄奄一息的武装

中文联盟。他的后一个企图“遭到断然拒绝，而且措词近乎嘲笑”。然而人们仍有理由认为，英俄之间关于马耳他的旧争端可以被重新挑起，从而促使波拿巴与亚历山大之间达成谅解。年轻沙皇感情用事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倾向与法国联盟，而他的整个性格也使他热衷于巴黎善于随机应变的政策而厌恶英国朝廷的拘谨的合法主义。鼓吹法、俄联盟的人把希望寄托在两件事上——马耳他岛问题和重新提出东方问题的可能性。

康华里在巴黎与第一执政会见时，以及随后在亚眠与约瑟夫·波拿巴谈判的过程中，都觉察到多巴哥问题以及英国就养活法国俘虏的费用要求法方付款的问题，其棘手程度不亚于马耳他问题。

波拿巴两兄弟都坚决拒绝英国提出的由英国保有多巴哥以补偿上述费用的建议。英国政府既然没有把它保有多巴哥的要求写入伦敦的初步条款，当然绝无希望再次取得那个岛屿，来交换一项本身就颇成问题的让步。

他们也详细研究了英国由于养活法国俘虏而提出的补偿要求。波拿巴和塔列朗用温和而又尖刻的措词指出，虽然理论上站得住，但却难以接受。他们表示，英国的这个要求必须与巴黎不久即将提出的反要求一并考虑：那就是，法国为维持它所俘虏的英国资助下的各种武装人员的生活也花了一笔钱；而这笔费用与英国要求的补偿相抵之后，“大概不会如英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为英王陛下带来多大好处”。

这里不可能谈及在亚眠讨论的一切问题。法国政府已决心采取一项激进的殖民政策和海洋政策。从它于1801年年底提出的种种建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这些建议是：（一）废止在公海上向英国国旗致敬的做法；（二）法国提议将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割让给英国；作为酬答，英国应让法国绝对拥有纽芬兰岛的东、西海岸——这实际上就是让法国对纽芬兰岛最利于捕鱼的海岸拥有全部主权，并且完全可望开发其内地，而作为交换的却是两个备受战火蹂躏，当时已在英国手中的小岛；（三）法国应分享在这些海域捕鲸的权利；（四）法国在福克兰群岛建立一个捕鱼站；（五）扩大在印度雅纳昂城周围和在马赫岛的法国属地。

法国坚持要求在纽芬兰岛、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扩大势力范围，它在圣多明各所从事的规模巨大的远征，以及它不甚掩饰地在澳大利亚进行考察的种种企图都引起了英国政府的疑虑。因此，谈判进行得十分缓慢。由于怀疑对方居心不良，谈判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西班牙和荷兰感到痛心，因为这个条约将把便宜全归法国，把吃亏的事全都留给法国的盟邦，所以迟迟不派出代表参加亚眠和会，最后并表明决心，拒绝放弃特立尼达和斯里兰卡。

还有乔治三世为奥伦治家族和萨伏依王室要求补偿这类伤脑筋的问题。波拿巴在接见康华里时，满口答应将尽量为荷兰前总督出力；但却拒绝考虑撒丁国王的要求，因为他声称，这位国王曾求助于沙皇，使他本人大为不悦。其实，法国对意大利的领土要求，对第一执政来说，无疑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动机；他在实际上兼并了皮埃蒙特，并支配着整个意大利半岛之后，自然不能让已由他的精明而专横的政策一脚踢开了的这位国王重返大陆，奥伦治亲王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是法国及民主势力在荷兰取得胜利后的牺牲品，乔治三世对这位遭遇不幸的亲王深表同情，因此替他向波拿巴发出强烈的呼吁，以打动他的恻隐之心。

现在只剩下把法国在西沙尔平共和国的主宰地位加以合法化一事了。这个共和国的领土东起阿迪杰河，西至提契诺河，北迄阿尔卑斯山脉，南抵鲁

比肯河。马伦哥战役以后，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由一个临时机构治理，在首都米兰指定了一个不大的委员会管理民政事务。波拿巴与这个委员会及驻在巴黎的使节马雷斯卡尔奇商妥了一部宪法。或者倒不如说，他用这些人作幌子，很方便地掩盖了宪法纯属一人炮制这一事实。

对更为棘手的萨伏依王室问题，英国政府作了认真的努力，但未获成功，英国坚决拒绝在波拿巴给予萨伏依王室补偿之前，承认他最近在意大利建立的新政权，即伊特鲁利亚王国和利古里亚共和国。英国拒不承认它们，是根据任何谈判者都奉守的信条：只要得不到对方相应的让步，那就不要使对方如愿以偿。英法两国都在亚眠玩弄这一手，但除了相互激怒以外，没有什么别的结果。但是权衡得失，自然还是波拿巴得到的好处多些。因为他要求的只是英国政府承认伊特鲁利亚和利古里亚的既成事实，而康华里所不得不加以维护的却是流亡王公的利益，维护那看来已经永远消逝的旧秩序。

在双方代表所进行的这次马拉松式的谈判进行当中，拿破仑一举解决了意大利问题，确立了法国和他本人在意大利的主宰地位。

由于这一胜利，他似乎变得更加苛求无厌了。不但如此，一个名叫佩尔蒂埃的法国流亡者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无聊文章使他恨之入骨。对这些东西，本来理所当然的是应予鄙视的，但是他却把一个失意流亡者的胡言乱语夸大为桩涉及重大政策的事件，并对允许发表这类文章的政府大发雷霆。康华里提出异议说，在英国，限制新闻自由的行动是非常不得人心的。

但波拿巴还是小题大作，于是在2月4日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本来，波拿巴早先提出，在马耳他建立一支那不勒斯籍的临时卫戍部队。这回他却完全拒绝给予软弱无力的圣约翰骑士团以必要的保护，也绝不与英国平均分担为维持上述卫戍部队所必需的经费——每年为两万英镑。这种做法在唐宁街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愤怒，几乎使谈判立即破裂。只是由于康华里十分耐心，约瑟夫·波拿巴非常圆通，才把由于拿破仑直接干预而引起的种种不快平息了下去。

由于两国进行亚眠和谈的全权代表的通情达理，两国之间不久就实现了和解。霍克斯伯里在其发自唐宁街的信件中告诫康华里，倘若和谈破裂，务必不要让人家认为是由于“我方缺乏耐心”之故。于是康华里便和颜悦色地询问约瑟夫·波拿巴，他有没有比他自己原来提出的建立那不勒斯卫戍部队的建议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案。结果，除了建议使用1000名瑞士籍雇佣兵担任卫戍职责以外，提不出任何其它方案；由于新建议引起强烈反对，最后还是恢复了原先的方案。

尽管这一复杂问题到了3月17日已获解决，其它事项又耽搁了一些时候。霍克斯伯里仍然要求给予奥伦治亲王明确的补偿，但康华里终于同意了和约第十八条。该条含糊地允诺给予“充分补偿”。

从康华里最后的那些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在约瑟夫·波拿巴的哄骗下所作的让步，超出了英国政府授给他的权限。虽然英国政府3月22日发出的“绝密”公文提醒他不要过于防范发生破裂——即使还会产生破裂的话——但是，三天之后，而且是在收到上述公文之后，他与约瑟夫·波拿巴一起签署了议和条款，再过两天又同其他缔约国一起签署了条约。要是约瑟夫·波拿巴不善于甜言蜜语或康华里不决心达成谅解，那么，是否会缔结和约就很可能成问题。

尽管，英国政府对康华里所做的让步不能同意，并要求他不要签字，但

由于康华里事先已向法方代表保证会签署同意。因而在3月25日，与约瑟夫签署了《亚眠条约》，但同时，他声称他的政府如果不满意也许会拒绝批准，但是他一言既出，决不反悔。这一说法看来与康华里的一贯表现是一致的。就个人而言，这自然十分可贵，但是作为一个外交家而言，这可是糟透了。谈判后期发生的这些事，使唐宁街极为恼怒，康华里的行为遭到英政府冷言非难。

另一方面，第一执政却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来表示赞赏他大哥的谈判才能。当他们俩一起在巴黎歌剧院出现时，他亲热地把哥哥推到贵宾包厢的前面，接受观众为正式实现和平所发出的欢呼。这肯定是他哥儿俩一生所尝过的一次最纯洁、最高贵的欢乐了！

这两兄弟回顾他们的经历时，一定是十分自豪而又不无余悸的。不到九年前，他们全家逃离了科西嘉，登上了普罗旺斯的海岸；那时，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样，前途看来十分黯淡。在拿破仑开始新的生涯之后的头两年里，喜怒无常的命运女神曾经三次使他栽筋斗，跌跤子，但是这只不过使他那非凡的天赋与无比的自信更加突出地显示出来，而使巴黎的不满分子，古老帝国的将帅，地中海东岸的各国人民以及英国的政治家们都为之晕头转向。在所有这些胜利中，最近的这场胜利肯定不会是收获最小的。亚眠和约使法国得到它想霸占的全部殖民地，这就使它有可能在海洋国家和殖民国家当中名列前茅了。

这一让法国占尽便宜的和约的确给波拿巴带来了无上的荣誉，并使他顺利成为法兰西终身执政。

但这个和约也确实使拿破仑的野心无限制地膨胀起来，他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欧洲主宰地位，他的眼睛已穿过了万山重洋，望到了地球的另一边。

他要建立一个比亚历山大帝国更为宏大的世界性帝国。为此，他策划了野心勃勃的海外殖民活动。

作为一个精明的独裁者，波拿巴深知十年来，法国人民苦于社会思潮纷坛起伏，神经过分紧张。必须引导人们从哲学玄想和政治空谈转向实际的、平淡无奇的问题上去。为了这个目的，还有什么能比开垦处女地及其他人们的原始本能的事情更能产生有益的影响呢？当然，有些人的本能要求已由于法国国内农民日益拥有耕地而得到满足。但是这种内部的发展，虽然很有益处，却不能满足各城市要有所作为的人们精神，也满足不了将士们的雄心壮志。只有到国外去冒险和进行远洋贸易，才能使巴黎居民心满意足，并为那些近卫军将领们开阔新的升腾之路；而第一执政真正畏惧的，也只有这些将领而已。

近年来在对英国作战的未几年中，法国的海外属地面积缩减到了从来未有的程度。这个事实，第一执政在1801年10月7日致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长德克雷的一封信里也承认了。他说：“我们在海外的属地，现在还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的，只限于圣多明各、瓜德罗普岛、法兰西岛（毛里求斯）、波旁岛、塞内加尔和圭亚那。”拿破仑对英国海军的强大，被迫不得不这样表示佩服后，他就开始详述组织这些属地的初步措施；因为一直要到1802年3月25日正式和约签订以后，法国才能收回其他的殖民地。

首要之图，是在那个巨大而富饶的海地岛即圣多明各上重建法国的统治。现代的读者，如要认识西印度群岛在十九世纪初叶巨大的重要性，就要发挥一下想象力才行。在那个时候，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就严然是殖民主义

工商业的最可靠的财源。在革命前旧制度下，法属圣多明各的贸易，据说占法国海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但是在革命中，这个殖民地的繁荣受到了沉重打击，支撑不住了。

法国的革命者们匆忙轻率地宣布了圣多明各岛上的居民，不分黑人白人，一律平等；但是该岛的白人庄园却不承认这道法令的约束力；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一场可怖的奴隶起义，使整个殖民地荒芜破败，这场无情的搏斗却由于一个人的组织才能而稍有缓和。这个人就是杜桑·卢维杜尔。

1801年5月，他为海地制订了一部宪法，宣布自己是该岛的终身总督，并有权指定他的继承人，这实际上是模仿法国的执政一职，他还公开自夸是“安的列斯群岛的波拿巴”。这两件事激怒了波拿巴。所以，英法和约初步条款在伦敦签署后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准备搞掉他所十分鄙夷的这个敌手。

杜桑曾请求将海地人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这是波拿巴心里最不乐意的事；可是他认为比较策略的办法是把这个黑人头头儿夸赞一番，说他本人对他极为尊重，并对他“为法国人民所作的伟大贡献十分感谢。法国国旗之所以还能在圣多明各上空飘扬，这全由于您和您的勇敢的黑人同胞的功劳”。

波拿巴在同一天给勒克莱尔将军——他是拿破仑的妹妹波利娜·波拿巴的丈夫——写信说，据报告，海地岛上很多人正酝酿着要推翻杜桑，如果这话属实，那么只要行事坚决、主动，前途的障碍将不如原先预计的那样巨大。第一执政在谈到争论激烈的奴隶制问题时，态度也是相当含蓄的。

当布勒斯特、洛里昂、罗什福尔、土伦各舰队会师以后，就有32艘战列舰和31艘快速舰，共载有士兵两万多人。这支力量如此庞大，以致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强烈抗议。英国政府还提出警告说，英国人派一个同样强大的舰队去照顾西印度群岛的安全。法国舰队如此庞大，杜桑又从欧洲得到了情报，于是，这位多谋的海地独裁者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他对岛上黑人进行宣传，使他们相信法国人就要重新奴役他们。

但勒克莱尔仍然迅速击败了杜桑，将士们的战斗意志，由于见到黑人营地上被残杀的白人尸体狼藉而更加坚决。他们一举攻下了杜桑的主要要塞莱塔皮埃洛，杜桑和他那些爱闹内江的将佐们于是就在1802年5月8日投降了，投降的条件是，他们的官阶应当受到尊重。

杜桑投降之后，法军立即进兵征服全岛，以求在疾疫流行的季节到来之前，结束战争。这个季节是杜桑焦急地盼望着的，这个季节这次来势异常凶猛，几天之内，法军的兵力已减少到12000人。勒克莱尔由于不放心杜桑，就将他逮捕。他这样做是得到1802年5月16日波拿巴的指示的授权的：

“务必恪遵指示，在解决了杜桑、克里斯托夫、德萨利纳以及其他匪首，并在大部分黑人解除武装之后，将所有参加年乱的黑人和混血儿一律送到欧洲大陆来。”

杜桑被急忙送到法国，监禁在汝拉山的日乌堡里。在那里，他受尽折磨，于一年以后死去。

在法国冬天的严寒夺去杜桑的生命以前，热带的炎热气候早已结束了他的对头勒克莱尔的生命。勒克莱尔由于当地气候恶劣，加上自己心力交瘁，于1802年11月2日病故。拿破仑后来在圣赫勒拿岛期间口授的札记，在回忆勒克莱尔的话中，对于他在打算恢复奴隶制的问题上处理不当有所责难。勒克莱尔当时的公文则说明这项指责是不公平的。事实是这样的：在圣多明

各表面上已经屈服以后，第一执政授意于1802年5月20日在巴黎秘密通过了一条法令，准备在西印度群岛恢复奴隶制。

由于恢复奴隶制，引起了黑人们最后的、拚死的造反，其后果对法国的殖民统治和勒克莱尔将军都是致命的。勒克莱尔的继任者，罗沿博将军，尽管从法国得到了很强的增援部队，并奉行了至为严厉的政策，还是未能取胜。在瓜德罗普岛上，起来造反的岛民，公开无视法国的权力。后来，英法重新开战，法国远征军的残余，大部分只好向英军或向起义的黑人投降。这个岛重新赢得了所谓的独立，而拿破仑在这方面的努力，只落得个损兵折将的下场，总共损失将领20余人，士兵3万左右。

法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历史，使法国热心爱国的人士每一念及，就不免痛心，一提到路易斯安那这个名字，作为沿着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两岸而上的广袤土地的名称，就不禁使人想起了路易十四的光辉年代，当时那些百折不挠的“行商”扛着法国的国旗，溯加拿大的急流惊湍而上；沿着“百川之父”——密西西比河的平静源汉所经之地而开拓殖民地。

但现在它们已被西班牙攫取了。法国为了重新获得昔日所控制的密西西比地区，曾多方进行活动。1795年，当第一次反法同盟瓦解时，获胜的法兰西共和国又向西班牙施加压力。要求它交出密西西比地区；那时代的移民当时心里仍是向往法国的。

但是由于西班牙首相戈伊尔的阻扰和美国人的反对，一直未能得手。

到1802年6月左右，一切情况看来都很有利于拿破仑的宏图。英国已正式批准亚眠和约；圣多明各岛的杜桑已向勒克莱尔投降；法国已有强大部队部署在托斯卡纳和巴马，而且如有必要，就可以迫使西班牙丢掉它的最后一点迟疑顾虑。而只拥有一支弱小的陆、海军的美国，这时又是由最讲和平并且亲法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所控制的。因此，第一执政下令准备远征，表面上装着去增援驻扎在圣多明各的勒克莱尔将军，实际目的地则是新奥尔良。

同时，他指示塔列朗对西班牙政府软硬兼施，使之最后交出路易斯安那。于是塔列朗在6月19日以第一执政的名义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使路易斯安那转入第三国之手。后来发生了拖延时，波拿巴又再次使用了他那不断提高要价的故伎，进而向西班牙提出，要求把东、西佛罗里达也都让与法国，其交换条件是，伊特鲁利亚的年青国王（伊特鲁利亚是托斯卡纳此时的名称）将重新得到他父亲的巴马大公国。

在这卑鄙勾当的迷雾中，有两三件事值得注意。当时波拿巴与查理四世都认为，拿北美洲那有待开垦的大片肥沃荒地来与有五十万人口的托斯卡纳交换，基本上是公平合理的。不过，波拿巴担心这会引起美国的愤怒，因而想把同美国闹翻脸的时间予以推迟，如果他的这个计划成功了，法国就会在北美洲拥有一个巨大的殖民帝国，以圣多明各为海、陆军基地予以保护；圣多明各岛则会由于经密西西比河运来的大量物资而更加繁荣。这件事如果办成，其代价就会使美国与英国恢复友好关系。而该两国关系由于种种不幸，实际上直到19世纪末方才恢复。

拿破仑面对美英可能结盟的前景，当然也会有所踌躇。不过，他仍然决心要实现他的雄图；而这一雄图一旦胜利实现，就会对新大陆产生深刻影响，并改变法英两国的相对地位。西班牙派驻新奥尔良的官员们，根据马德里方面的命令，于1802年10月开始禁止美国船只在密西西比河下游航行。这立

即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愤怒声讨；美国人认为，这项规定不仅侵犯了美国人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而且还预兆着第一执政即将对美洲伸出魔掌。他对美国爆发的这种抗议是有准备的；法国的维克托将军已率领 5 个营的兵力和 16 门大炮，集结在敦刻尔克，准备横渡大西洋；表面上是去支援驻扎在圣多明各岛的勒克莱尔，实则是为了去占领新奥尔良。

但这一计划最终因西班牙、美国、英国的抵制而未能成功。到 1803 年 1 月份，波拿巴似乎已把目光由西半球转向土耳其、埃及和印度了。诚然，他看起来仍在致力于占领路易斯安那，但此举只是作为抬高该西部大草原售价的手段。

于是，约瑟夫和吕西安立即要求与拿破仑会面。当时碰巧他正在洗撒有香水的热水澡；他认为，这种热浴最能消除疲劳。他吩咐可以让他们二人进浴室来，结果发生了一场有趣的家庭口角。当拿破仑提到准备把路易斯安那出售给美国时，吕西安立即反驳说，立法机构决不会同意作出这一牺牲。这下子他就触犯了拿破仑。

他在热水盆里挖苦说，吕西安大可为出售的事举哀带孝；但是他本人，而且独自一个人将决意把此事付诸实施。这番挖苦话，促使约瑟夫以威胁口吻回敬说，如果他真要那么干，他就登上议会的讲台，带头反对这一没有爱国心的领土出让。于是，澡盆里马上又再次飞出了反唇相讥的言词；后来，第一执政以这样的动作结束了这段舌战——他痉挛似地从澡盆里站起来，立即又向后一仰，倒进澡盆，顿时洗澡水四溅，把约瑟夫一身里里外外溅了个通湿。同时，他还放声发出了连珠炮似的嘲笑声。他的侍仆还没见过这样的家庭口角场面，吓昏了过去，这才中断了三兄弟之间的这场口角。稍后，在更换了干净衣服之后又继续争吵时，吕西安最后声称，要不是拿破仑是他的哥哥的活，他吕西安就会与他为敌了。拿破仑便大声嚷道：“与我为敌！这话倒是说得满厉害！你——要当我的敌人！那么，我就会像砸坏这个盒子一样，把你砸个稀巴烂！”于是就用力把鼻烟盒往地毯上一摔。鼻烟盒倒没有摔碎，但是镶在上面的约瑟芬的肖像却掉了出来，摔破了，吕西安把肖像的碎片拾了起来，交给他的哥哥拿破仑，嘴里嘟囔着：“多可惜！现在你还未能把我的肖像砸烂，而你的妻子的肖像却被你砸烂了！”

最后，他终于以 6000 万法郎的价格将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他说：“这次停止美国归并路易斯安那这片地方，就永远加强了美国的力量；而且我已经给英国树立了一个海上劲敌，它迟早会打掉英国的气焰。”

由于东方历来是拿破仑所向往的地方，他急于扩张法国在印度洋一带的地盘。在 1801 年 10 月，法国在印度洋只拥有波旁岛和法兰西岛。至于法国原来在印度所拥有的属地，即本地治里、马赫岛、卡里卡尔、昌德纳戈尔等地，以及法国在印度的雅纳昂、苏拉特和另外两个小地方的代理商行，均已被英国夺走；要等到正式和约签订 6 个月之后，英国才会把它们归还法国。

德凯恩将军早在 1800 年就曾经向波拿巴表示过他憎恨英国，要求派他到能与英国作战的地方去，特别要求到印度去，并且表示，即使为此等待十年，亦在所不惜。波拿巴按照自己的习惯，当时并没有讲什么话，但在考验了德凯恩将军的军事才干以后，他在 1802 年仲夏把这位将军叫到身边，突然问他是否还想到印度去。德凯恩迫不及待地作了肯定的回答。波拿巴听后马上说：“好吧，你就去吧。”德凯恩问道：“以什么身分去呢？”他的回答是：“以司令官的身分去。现在你就去找海军和殖民地事务部长，请他给你有关此次

远征的文件。”

他要求德凯恩从法国在印度的属地中或从别处物色一个足以成为法国据点的地方；一旦到了别无他择时，司令官可以退守这个据点，实行有条件的投降，以便把法军的武器、辎重等等也从这里运回法国。

由于种种原因，德凯恩所率领的远征军拖到1803年3月初才从布勒斯特港扬帆启程。这个出发日期值得注意。这证明当时拿破仑曾断定，英法之间的和平还不致立即破裂；而当他认识到自己的这一判断有误时，他就尽量推迟与英国的战争，以便赢得时间，让德凯恩的远征军至少能安抵当时属于荷兰的好望角。这是因为，法国这支派出的分舰队仅有四艘战舰、两艘运输舰和几艘小舰艇，总共只载有1800人左右的兵力，实力大小不能冒与英国舰队打一场海战的风险。法国的舰只是由海军上将利努瓦指挥的。这位海军上将后来成了使英国在东方海上的商船不寒而栗的人物。

但不久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不仅使德凯恩进军印度的事业遭到挫败，而且使法国在印度的势力也垮台了。在欧洲，已经重新燃起战火；但是当时德凯恩和英国驻印度的官员都不还知道。不过，驻马德拉斯省的圣乔治堡的英国长官在6月15日以前已“收到了预示着英王陛下与法国肯定不久会重新开战的有关情况”。他宣称，在英国总督未授权他把本地治理归还法国之前，他不得不推迟归还。

同时，英国的莱克将军在北印度猛攻阿利加尔城，把辛迪亚的军队赶回了德里。佩龙对他周围见到的无能与背信弃义现象甚为不满，辞去了指挥土邦部队的职务。尔后，英军与辛迪亚又在德里附近打了一仗，印度帝国的这个古老城府，就落入英国东印度公司之手了。总共只有三个月的战斗中，辛迪亚惨淡经营的结果，霍尔卡那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雄心壮志，欧洲军官对土邦军队的训练成果，以及拿破仑的种种密谋，都被一扫而光了。韦尔斯利除并吞了某些沿海地区，使马拉塔人与海上隔绝外，还半吞了德里、亚格拉及其周围地区。他还规定把法国的代理机构全逐出这些土邦。佩龙被允许回法国去。他返抵法国时，波拿巴给予他的那种粗暴无礼的接待，使人们可以看出第一执政原来所抱的希望之大和现在失望之深；也可以看出他对佩龙这么一个遇到一次大灾难就丧失斗志的人，是多么愤慨。

德凯恩的远征军的全部舰只，除一艘运输舰外，凭着秘密而巧妙的办法都逃到了预先指定的集合处法兰西岛。德凯恩将军和利努瓦海军上将，为当时发生的种种事件所激怒，决定要用一切办法来打击敌人，使之遭受损失。此后不久，利努瓦在东方海上横扫英国的商船，使英国蒙受的损失达到了100万英镑。德凯恩将军则不停地派遣密使到印度去，煽动印度的千百万本地人起来挣脱“几千英国人”强加给他们的枷锁。

波拿巴所从事的扩张活动，其范围不仅限于人们所熟知的地区。人们当时尚不熟悉的南太平洋的大洲，也深深吸引了他的想象力。

波拿巴很早就两眼望着澳大利亚了。还在他远征埃及的航程中，他就随身携带英国的库克船长所著的几卷游记，其中叙述了他的一些著名的新发现。后来，第一执政的地位刚一稳定，他就立即同法国科学院一起，规划了派人前往“新荷兰”进行大规模探索。

这次考察引起了英国人的警惕，从而加速了对澳洲的开发，由于英国的海上优势远非法国可比，拿破仑的征服计划最终只能是一个泡影。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就拿破仑建立殖民帝国的宏图研讨其失败的原因何

在，肯定就会得出这样的答案：他既已推行了一套野心勃勃的征服欧洲的政策，同时又要其他的大洲建立殖民帝国，这种计划就太庞大了。他的最有才干的顾问塔列朗就已指出，在签署亚眠和约之后，这个根本弱点正在迅速发展；他说那时拿破仑“又开始播下了新战争的种子，而这些新战争在席卷欧洲和法国之后，终将导致他本人的毁灭”。

只有本国国内和边境上太平无事，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新建立的殖民体系所必需的人力和物力。倘若没有其他因素把法国的人力物力分散到得不偿失的欧陆战争中去，那么，这些十分紧要的人力物力本来是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拿破仑的殖民帝国里去的。1756—1763年的7年战争时期，也出现了同样的结局；当时，法国左右开弓，既要在德意志的境内大动干戈，又要远涉重洋去作战，从而大伤了法兰西的元气，结果，迪普莱克斯和蒙坎等一度夺得的殖民地，由于他本身已有气无力，得而复失了。

三、元老院的礼物

《亚眠条约》将法国送上了主宰欧洲的霸主宝座，元老院决定送给拿破仑一个象征个人荣誉的纪念碑……拿破仑却认为这座纪念碑应该是终身执政。

在隆重的就职大典上，一丝沉重的忧虑却袭上了拿破仑的心头……

早在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不久，他便开始了重建法国的工作。至《亚眠条约》行将签订时，这一重建工作已初见成效。

主要的道路已经修复，不像1789年废止了徭役以后那样破烂不堪了。开凿大大改善了连接法国主要河流系统的运河；运河的建成很快使巴黎受益，因为它使比利时的资源可以方便地运到法国的中心。许多港口加深了，扩大了；马赛港欣欣向荣，活像黄金时代就在眼前，只是后来因与英国重开战端以致好景不长。马赛与热那亚之间的道路，以及越过辛普朗山口、悉尼西奥山口和热内弗尔山口的通路，都已改善，从而便利了与意大利的交通。修建了通到莱茵河及沿该河左岸的道路，这证实不仅想要扩大商业，还想保护东部的自然疆界。

巴黎市特别感到波拿巴从事革新的好处。有一天，他在马尔梅松以突如其来的、坚决的口气——这种口气，在他越近于执掌绝对权力的时候就用得越多——对夏普塔尔说：

“我要把巴黎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首都。我希望在十年之内它的人口将会达到两百万。”他的内政部长说：“但是人口是无法随意立刻就能凑足的……照现在的情况，巴黎连100万人都养不起。于是他举出了缺乏清洁饮水的问题为例子。“给巴黎供给饮水，你有哪些计划？”夏普塔尔提了两种选择——打自流井，或从乌尔克河引水到巴黎。“我采纳第二种办法：你回去，命令五百人明天在拉·维莱特动工开凿运河。”

一项耗资50多万英镑的巨大公共工程，便这样开始了。给巴黎提供粮食的工作，也得到了重视；经常储存大量的小麦，以便随时供应那引起“只有在挨饿时才变得危险的居民”。因此，波拿巴坚决要大量储粮，并低价出售；即使亏损甚大，也在所不惜。

他还为巴黎人提供了娱乐活动，其规模之大，甚至在路易十五时代也从

未有过。国家的补助大都给予了主要剧院，波拿巴本人时常到那些剧院去听戏，并对名女伶乔治小姐的千娇百媚，十分倾倒。

可是，美化巴黎的市容却是波拿巴使巴黎的居民脱离政治的主要手段；他的这一着很快便获得到圆满的成功。在这方面，法国革命也为大规模的建设扫清了道路；如果旧巴黎的许多寺院没有废除的话，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在著名的斐扬派和雅各宾派的旧址或在其附近，他铺设了一条条漂亮的通衢大道；十年前立宪派人士或赤色分子放言高论和从事战斗的地方，现在巴黎社会上的时髦人物乘着金色单马双轮马车沿街兜风；这些街名使人想起了第一执政在意大利和埃及的胜利。

艺术和文化也俯首听命于这位统治者。他下令翻修罗浮宫，此宫现在居了绘画与雕刻的宝库，由于有从意大利的许多美术馆劫来的杰作而更为丰富多彩。波拿巴把法国的艺术珍品陈列在位于市中心的富丽堂皇的大楼里。——没有什么事能比这样做更有助于确定巴黎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的了。

其他既美观又实用的工程，有沿着塞纳河左岸绵延伸展的码头，在河上修建的三座大桥；对植物园以及其他公园和空旷地区的修葺美化；以及美术工艺馆的落成。在稍后的日子里，突出地表现了帝国的尚武精神的，则有旺多姆圆柱的树立，凯旋门的修建，以及把马德莱娜教堂奉献——也可以说是亵渎——为光荣堂。

这些工程里，有很多是这个时期以后建成的，但拿破仑称帝时的伟业所体现的是他当第一执政时已经确定的雄图。在执政时期制定的美化巴黎的计划，已经足以使巴黎市民感激振奋，并使他们不再考虑政治问题，转而注意豪华游乐的场面——这些场面不禁使人回想起路易十四的时代来。

这一点，一位英国的访问者已敏感地察觉到了，他写道：

“这种平平静静的专制统治，让每个不愿参与政治的人（现在很少有人再有这种愿望了）能够充分而且安全地享受他们的财产与乐趣。因此，它与那伴随着法国的所谓自由而来的动荡不安和惊恐不已，为非作歹和杀人流血那种情景相比，真可说是象天堂一样了。”

不管一般民众怎样喜欢这个新制度，许多敢闯敢于、热烈追求神圣的自由而立过功绩的人，却不由得要抗议那些日益恢复个人统治的新花样。虽然新闻自由受到箝制，虽然在多达 23 个郡内有特别法庭进行审查——这些法庭以肃清盗匪为名，时常惩办反对政府的人——但批评的言论并未完全被压下去。

订立教务专约的计划，在保民院里就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保民院甚至还宣称《民法典》的前面几个部分，与 1789 年的原则和提交国民公会的法典第一次草案不符。从此，政府便不把任何重要措施交给保民院去审议，而扔给该院一堆毫不重要的小事，叫议员们“去啃骨头”，直到下一次依法抽签更换五分之一的议员的时刻。在一次参政院的讨论中，第一执政十分坦率地示意压制保民院内好闹分歧的反对派所应采取的办法。

他趁这两个机构更换五分之一议员的机会，迫使它们处于比较听话的元老院控制之下。

在过去，当法国公民的热情就是法兰西力量的时候，谁只要一提到这种对自由权利的侵犯，他就会遭到杀身之祸。但自从波拿巴得势以来，公民感情已让位于尚武精神和对祖国荣誉所感到的无限自豪，每当共和主义情绪遭

到蹂躏时，就有足够多的娱乐消遣来驱散任何使波拿巴十分厌恶的阴郁积愤。而这时就发生了一件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从而使政治批评平息下来。

对英国正式和约的签订（1802年3月25日），在举国一片欢庆声中把老共和派嘟嘟囔囔的不满情绪压了下去。法国的一片欢腾是很自然的。当伦敦市民抱怨阿丁顿的怯懦使英国遭受损失的时候，整个法国则一致赞扬巧妙的外交胜利：能从英国手中夺回好几个海岛，还保证了法国在大陆上的霸权地位。

由于这一事件，法国人民看来有必要对这和平与繁荣的恢复者表示感激。在老练的康巴塞雷斯对保民院某些议员做了暗示以后，这个现已听话的机构宣布，希望有一种非常明显的表徽，以表达全民之情。于是元老院向立法院和政府提出了表示上述意见的动议。

象征全国性的纪念应当采取什么形式，在这点上，元老院故意含糊其辞，在一般的情况下，可能会树立一个纪念碑或一座塑像；而对拿破仑说来，却是君主政体。

究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方式，元老院对此颇为踌躇。大多数议员希望把执政期限延长一届即10年，并在5月7日为此作出了正式动议，但遭到了少数议员的反对，其中有些人要求延长为终身职。元老院议员特隆歇，在富歇和其他共和派议员怂恿下，坚持元老院面前只存在延长执政到第二个任期10年的问题。

但波拿巴对元老院的提议并不满意的。在一次部长们都参加的参议院特别会议上，第二执政敦促到会的人说，现在必须决定以何种方式，在何时和在什么问题上征询人民的意见。元老院最近已经解决了的这个问题就这样再次被提出来了。在作了一些讨论之后，康巴塞雷斯取得了这样一个决定：向人民征询意见的问题应该是，第一执政应否终生掌权，以及他应否自己指定继承人。

对这个提议的第二部分，第一执政明智地拒绝了。与人民商量恢复君主制现在为时过早，也无必要。在取得全部的权力之后，建立世袭制度，波拿巴就有把握了。

在各郡郡守以及依照教务专制而恢复职位的感恩戴德的教士们的共同监视下，只可能有一种结果——终身执政制得到了压倒多数的支持。赞成票超过350万张，而反对票仅为1374张。可是在反对者当中，却有许多受人尊敬的人物：军人中有卡尔诺、德鲁奥、穆东、贝尔纳；他们都反对这个新办法。而拉法叶特则公开声明，除非政治自由得到保障，他不能投票赞成这样的元首任期。8月1日的元老院决议案立即宣布拿破仑·波拿巴为终身执政，并下令竖立一尊和平神塑像，一只手执着胜利者的桂冠，另一只手则拿着这一元老院决议案。

第二天，拿破仑——从此以后他象其他帝王一样使用他的教名——向参议院送去一份构成法方案，这实际上就等于就是一部新的宪法。

根据这项法律，拿破仑改变了原来选举办法，并将剥夺了三个立法机构的一切权力：立法院的权力归于元老院；参议院的权力则转移到一个从它分出来的枢密委员会；而保民院则被迫分成五个部分举行秘密会议，较易控制并十分听话的元老院的权力显著地增加了。从那时起，它不仅有权维护共和国的宪法，而且拥有解释宪法中引起争论之点，以及发现有所欠缺时予以补充的权力。不仅如此，元老院还有权发布有关组织体制的元老院决议案，给

法国殖民地制定宪法，或在任何郡里停止陪审制五年，甚至可以宣布某一郡不受宪法所限制。元老院对条约的批准，现在也有权参与意见，这一权力过去是属于立法院的。最后，元老院还可以解散立法院和保民院。但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机构是受其总设计师的严格控制的。

至此，实干对空谈的胜利，行政对立法的胜利，一个能力超群的人对那些互不协调、无能为力的大众的胜利，这些都彻底完成了。

民众虽失去了政治自由，却参与了8月15日宣布终身第一执政尊号之前欢庆活动的盛况，这也许足以自慰了吧。8月15日这天值得纪念，还因为它是第一执政的33岁生日，又骤圣终升天节，和教务专约批准一周年。节日装饰和焰火十分隆重，极适于庆祝这极不寻常的几桩大喜事。

在巴黎圣母院的一座塔楼上，高高地闪耀着一颗巨星；在巨星的中心照耀着影响波拿巴出生时刻的黄道十二宫形象。成千上万的群众在注视着这个生辰的象微，大概会认为波拿巴的本命星现已升到顶点了吧。几乎无人敢于想象这颗本命星会更上一层，升入太空的冥冥深处，对帝王们和各民族发出灾祸的凶兆；更不会有人会耸人听闻地预卜这颗星最终将一下子栽到茫茫大海里去。大家都为他的丰功伟绩喜庆欢呼；即使在当时，这些功绩已超过了史诗中的英雄事业，而兼有东方勇士的传奇情调，和立法者的普降恩泽、劳苦功高，因而无论在战争与和平中都同样地得心应手。

然而，沉郁的忧虑却给这欢天喜地的节日投下了一个阴影。第一执政的一生有一件憾事，而那千千万万仰望他为救星的农民当中，几乎无人会为此发愁的：他的妻子没有给他生下一个子嗣。看来，不能指望着自己的孩子承继他光荣的事业了。

他好像命中注定不能享受家庭幸福，而只有猜疑与争吵。他的兄弟们急于建立波拿巴王朝，喋喋不休地劝他想方设法获得一个合法子嗣，最后一着是与约瑟芬离婚。波拿巴怕伤了约瑟芬的心——在这一点上他是很值得表扬的——便拒绝考虑这项办法。但是可以肯定：从此以后，他一直保持着一种想法，认为从政治上的原因出发，离婚还是可取的，并以此作为借口，不顾约瑟芬的眼泪和责难，任意去搞些桃色事件。

个人统治的巩固，荣誉军团的建立，很多流亡贵族根据最近大赦令的规定而回国，这些情况助长了巴黎的奢侈之风，也使杜伊勒里宫和圣克卢宫里的宫廷礼节日益发展，在这些王宫里，旧制度的豪华排场也被熬费尽心地抄袭过来。

迪罗克将军虽然本来是强硬的共和主义者，却被任命为宫苑总监；在他之下有些宫廷侍从与管事，他们实行了一种竭力仿效君主体制的繁文褥节。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华美的侍从制服，和富丽的服装，很快代替了在富有战斗性的共和国里甚至连老百姓也爱穿的军装。长统靴、军刀、军帽，让位于带扣子的鞋、长丝袜、宫廷佩剑和轻巧的帽子，而这种帽子总是挟在腋下的。三色帽徽，连同对任何人都一样称“你”和“公民”的革命词句，都废除了；男人们也开始不说那些在俱乐部或兵营里流行的不干不净的字眼了。

但人们注意到第一执政仍然坚持用“公民”这个称呼：而且他的宫廷虽然到处是五颜六色的奇装艳服，他通常却只穿一身近卫军掷弹兵上校，或执政卫队轻步兵上校的制服。这种做法，部分是由于他早年就厌恶奢侈，但显然也是由于他深信如果能像古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那样，不炫耀他以自己的大智大勇赢得的富贵荣华，而只以十分朴素的作风与人相见的话，那么对

于这样一个人，共和主义者就会在许多方面加以原谅的。

对这些细节，拿破仑总是非常重视。因为，如同他后来在圣赫勒拿岛对海军上将马尔科姆说的那样，“在法国，细节总是大事；理智则是一文不值。”此外，像他这样脾睨一切的天才，不需要外表上的装璜修饰；那都是凡夫俗子用以掩饰其庸碌无能的手段。他衣着简朴更能突出他那灵活生动的面部表情，和他那内容丰富、滔滔不绝的谈话。

约翰·莱斯利·福斯特此时有幸访问巴黎，他用生动的笔调描述了第一执政此时的行为细节：

“他身高约五呎七吋，体态优雅；短发稀疏柔软，呈深褐色；肤色滑润，白中带黄；两眼灰色，但炯炯有神；眉毛浅褐色，稀疏而突起；面部，尤其是嘴和鼻子，生得美观、清秀、轮廓分明；而表情之丰富则非笔墨所能形容。到底是什么表情呢？不是版画所描绘的那种厌倦的神情，更不是怀有恶意的样子；他也没有那种使世界战栗发抖的横眉怒目的表情。他的面部的真实表情是一种讨人喜欢的沉郁多思；每当他说话的时候，这种表情便消失了，露出一副人们所能想象得出来的最令人愉快、最优雅的微笑。此外，还有他那专心致志、深思远虑的神态；而凌驾于所有显著表情之上的，还有一种沉着冷静果断的神情和刚毅无畏的气概，那是人间任何事物都丝毫不能干扰的。他的谈吐，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有风趣的，而且据见多识广的人们说，不仅胜过当今的每个王公、君主，甚至超过了所有那些历史上我们所能忆及的一切人物。他有一种毫不做作的威严，在我的想象中无人可及。他的谈话，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温和、最能给人以良好印象的。而他在宫廷里接见中的言谈，内容之渊博我看是无与伦比的。他说话慎重，但很流利，有时特别加重语气，声音颇为低沉。他说话时，面部表情之丰富更胜于言词。

波拿巴的才智过人，衣着朴素大方；相形之下，那一群群毫无灵魂的女人，以及那一队队口齿笨拙、半野半驯的沙场老卒，显得何等愚蠢而粗俗！那些使得男子们拘泥死板，使其夫人们心情紧张的礼节仪式和尊卑次序，又是多么令人生厌！

尽管第一执政态度滞洒、温文尔雅，超脱了这些繁文褥节，但却把这些规定加之于一大群热衷利禄的朝臣，要他们严格遵循。关于这些使人议论纷纷的问题，他通常采纳德·雷米扎的意见，因为他机智老练，又通晓宫廷礼节，对他大有帮助。德·雷米扎年轻的妻子活泼敏慧吸引了约瑟芬，犹如她写的那本犀利而不免尖刻的回忆录，以其生动的才华吸引所有的读者一样。

但是，事业上的成就却并没有改变拿破仑的婚姻生活。尽管约瑟芬正千方百计地讨好这位虽比她小6岁但却令人生畏的丈夫，但他却明显地冷落了她。看来，他们之间的裂痕就像两条向赤道方向沿伸的经线一样，越来越大了。他现在开始走向了对自我情欲的放纵。

四、挡不住的诱惑

西蒙·沃尔特医生在他的《论性与环境》著作中说：“最伟大的精人也需要休息，以便在他虚弱的体内注入钢性的力量……”

千姿百媚的意大利歌唱家拉格拉西尼几乎占用了拿破仑所有的闲暇……

冷艳的乔治小姐说：“波拿巴的爱情是温柔甜蜜的……决不是淫荡。”

尽管拿破仑仍感到政权面临着诸多困扰，但他还是那么精力充沛，以致于能抽出很多时间处理家族事务，满足那些渴望获得他恩宠的女人们。

拿破仑感到政权有了稳固的基础，他也开始放松自己了。返回巴黎后，巴黎民众更是对他欢呼。向他致敬。他除了处理正常的工作，开始了情欲的放纵与感观的欢愉。

他在米兰时，迷恋上了意大利歌唱家拉格拉西尼。拉格拉西尼是意大利首屈一指的女歌唱家，以其宽厚的音域，纯净的音乐和艺术天才而闻名。她身材修长，天姿丽质，茶色皮肤，脸部线条生动突出，双颊已经开始发胖，但眼神热烈的人，头发金光灿灿。她不缺乏思想，但稍见深沉。她已经有过许多情人，风花雪月而来，心血来潮而去。尽管如此，作为真正的艺术家，她并不看重金钱，除非是为了赌博，赌博是她的癖好，这癖好始终没改掉。她对波拿巴倾心推崇，两年前她曾想方设法吸引他的目光，但一厢情愿而已。

这一次，她的歌声迷住了执政王。他不是音乐家，却深深地喜欢音乐。他自己经常哼哼呀呀的，尤其是早上，但五音不全，老跑调儿。拉格拉西尼甜美圆润的歌声使她如醉如痴，弄得他飘飘欲仙，浑身的神经难以平静下来。他听她歌唱，她专门为他一个人歌唱，一唱就是几小时。

在马伦哥战役前不久，在一次音乐会后的晚上，她投进了他的怀抱，喜不自禁到痴狂的地步。第二天，她在波拿巴的房间里吃中饭，在场的还有贝尔蒂埃，她出发去巴黎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意大利方面军第四期战报上报了她的行期，当然是把她的名字与其他艺术家的名字混在一起，以免引起约瑟芬的警觉。

拉格拉西尼后来真的于7月4日动身，大肆炫耀了一番，她与男高音歌唱家比昂基在巴黎残老院同台演出，演唱作曲家梅于尔的二重唱，荣军院后来成了玛斯殿。她做了好几个月波拿巴的情妇。晚上，由波拿巴从埃及带来的马穆鲁克兵士鲁斯唐引路，她被带到杜伊勒里宫的中二楼的小套房里，与楼上的执政王正寝套间上下相通，互为连理，她经常在那里过夜。

西蒙·沃尔特医生在他的《论性与环境》的学术著作中写到：“最伟大的情人也需要休息，以便在他虚弱的体内注入钢性的力量。”

在米兰时拉格拉西尼占有了他所有的闲暇时间，他俩经常去米兰的艺术场所。他们接待作曲家、喜剧演员、音乐家和音乐队指挥。

一天晚上，他们邀请了男歌唱演员马尔什，像所有的蹩脚演员一样，这位艺术家对于那种浮躁不实的奢华很是敏感，看见波拿巴身穿非常简朴的服装，他感到不快，而且还露出轻蔑的神色。

当首席执政官请他唱一首曲子时，他一下挺起了他娇小的身材，眼里射出可怕的目光回答道：

“将军阁下，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在花园散步时会发现一支美好的曲子。”

波拿巴很不喜欢这种玩笑，因而马尔什立即被抓了起来，投进了监狱，蹲了半年牢房。

又一天晚上，波拿巴认识了著名歌唱家凯桑蒂尼。音乐会之后，未来的皇帝急于想鼓励他的成绩，于是，脑中闪出一个奇特的念头：他把勇士勋章授予了这位被阉割了的歌手。

这种举动自然激怒了许多人。一些人断言，一个失去了生殖功能的人是不会去戴一枚应留给健全人的勋章的。……

波拿巴为能将欧洲最美的歌唱家诱感到手感到非常骄傲，于是决定将她带回法国炫耀一番，从中得到新的荣誉。

6月25日晚上，第四期军队简报以一种非常风雅的语气披露了这条消息，致使法国人略感惊讶，不禁自问这是战争的收获，还是一时的风流。

7月6日，拉格拉西尼摆出宠儿的姿态来到巴黎。她走下大型敞篷马车，以一种高贵的举止向众人致意，随后就下榻于她的情人早为她租下的旅馆。

从此每天晚上，波拿巴都穿着长袖上衣，隐姓埋名地去见她。一些窗帘后的目击者由此认为新的政府与以前有着相同之处，而另一些路易十五时代的老人则为此变得年轻了……1800年7月14日，首席执行官让她的歌唱家在荣军院里高声吟唱，使得这座殿堂变成了玛斯战神的圣地。平民百姓成群结队地来欣赏她的嗓音、她的容貌。

她一下成为首都偶像，并从波拿巴那里得到了2万法郎的月薪，擅长鸡好的著名歌唱家皮埃尔·让一卡拉的与世隔绝的客厅向她敞开了，他的恶癖居然被整个巴黎所仿效。

12月的一个晚上，她就在他家里遇见了一位名叫皮埃尔·罗德的年轻小提琴手。他英俊，目光温柔，她很快喜欢上了他的弓法……

在她的住处，她好几次轮流接待首席小提琴手和首席执行官波拿巴，并且进行了多次比较……

波拿巴偶然得知了他的不幸。一天晚上，他指责富歇没有得到任何情况，这位侦探回答道：

“是的，以前我有许多事不知道，而现在人人都知道了：一个身材矮小，身穿灰色礼服的男人，夜里经常在一个仆人的陪伴下溜出杜伊勒里宫的窄窄小门。他登上马车，去了拉格拉西尼的住处。在他结束了他要做的一切，返回杜伊勒里宫之后，另一个年轻的男人也到了女歌唱家的住处，并占据了她的温暖的卧床。那个矮小的人，就是您。而那个年轻人，就是小提琴手罗德，拉格拉西尼同他背叛了您。”

波拿巴为这种叙述感到非常尴尬，无话可说。他向富歇转过了身，而富歇却带着一种乐滋滋的神色回避了他，嘴里哼着一首意大利歌曲，以掩饰窘态。

一个星期后，拉格拉西尼同她的小提琴手离开了巴黎……

波拿巴夫人对拉格拉西尼刚放点心，很快又萌生另外一些不安。执政王与洛尔·朱诺非常亲热随便，虽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波拿巴是从小看着她长大的，但是，这种亲热随便，在马尔梅松的纯朴天真的气氛中，的确节外生枝，冒出十分暧昧的苗头，使约瑟芬不胜烦恼。朱诺夫人一点也不漂亮：雪白的裙衣衬托出她的黑发棕肤，大鼻子，眼睛生动活泼像小鸟的神态，但她年轻，轻盈，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波拿巴夫人在她身边一站，顿觉红颜已老，姿色黯淡了。何况，拿破仑有时对妻子态度很不好：他在稠人广众之中公开数落她过分爱涂脂抹粉，管她叫“德斯卡马尼亚伯爵夫人”；用马枪射击池塘里游来游去的天鹅和鸭子，吓得她惊慌失措；把她暖房里珍贵的鲜花踏杀一空，对她进行粗暴地嘲弄，大声斥怪她不会生孩子。

有一次他请几个将军吃饭，他突然建议到园林里去打猎。

“这个时候去打猎”，约瑟芬失声叫了起来。“你没有想到吗，波拿巴，我们养的动物都大肚子了！”

他笑了，一种挖苦的笑，他当着客人的面，直截了当他说：

“那么，只好算了。这里什么东西都能生育，只有夫人例外。”

她买下了比塔尔林园，以扩大马尔梅松领地，他越来越喜欢马尔梅松这个地方。买下比塔尔树林的第二天，他就要带妻子去参观优雅的蓬帕杜尔夫人纪念馆，约瑟芬头疼，不太想去，只想上床睡觉。波拿巴还是要她去：

“走吧，同我们一起去。空气对你有好处，清新的空气是医治一切痛苦的灵丹妙药。”

约瑟芬不敢老拒绝他，便要过一顶帽子，一条披风，同朱诺夫人一起上了4轮敞篷马车，向多蒙进发。波拿巴骑马走。他今天异常开心，一会儿飞马向前，一会儿又折回来。来到马车门口，他拉了拉约瑟芬的手，握了握，然后又鞭马走了。

波拿巴夫人历来就怕坐车。这一次，她实在感到难受，便闭上眼睛，怕路上出事故。来到一条小溪边，堤岸陡峭，车夫犹豫起来。约瑟芬惊恐万状，对车夫说：

“我不要走这条路去比塔尔……”

她让车夫掉车往回走。但波拿巴追上马车：

“这是怎么回事？”波拿巴问，“好好的又心血来潮啦？”

他用马鞭捅了捅车夫的肩膀：

“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他回到河边，下了马，等着马车。

“使劲往前一冲，”他对车夫说，“再露一手高招，你不就过去了。”

约瑟芬尖叫一声：

“让我下车！波拿巴，我求求你，行行好，让我下去！”

她两手抱在一起，哭了起来。执政王耸耸肩：

“耍孩子脾气。你们会过去的，不用下车。走，听见了没有？”他说着骂了起来。

朱诺夫人，一方面出于对波拿巴夫人的怜悯，一方面也由于自己已经怀孕，她同往常一样理直气壮地干预道：

“将军，我还要为我身上的另一个生命负责，我不能呆在车里。车子颠簸太厉害，我的身子会出事的。您不会想把我颠死吧，将军？”

“下车吧，您说得对。”

于是，他伸手去扶她。朱诺夫人一跳下车，他立即下令：

“收起踏板，车子冲过去！”

“将军，波拿巴夫人身体有病，她发烧了，我恳求您，让她下来吧。”

他狠狠盯了她一眼：

“朱诺夫人，我从来就不喜欢别人对我说三道四，就是小时候也这样，您去间莱蒂齐亚妈妈好了……行了，过来，让我帮你通过这可怕的大河，这触目惊心的悬崖峭壁吧！”

朱诺夫人由波拿巴扶着，踩着石头跨过这条小溪流。波拿巴回头一看，马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车上约瑟芬面色煞白，浑身发抖。他用马鞭往车夫的背上抽了一下：

“瞧你，怪事，你不想执行我的命令吗？”

车夫撒手让马猛冲。车子死劲地颠簸着过了小溪。约瑟芬眼睛哭红了，脸上的脂粉与泪水混合在一起，她自己觉得完全丢了体面，便用纱巾把自己包起来。她一路啜泣不止，一直到比塔尔。波拿巴过来扶她下车。约瑟芬大

胆责备他向着朱诺夫人，波拿巴恼羞成怒：

“你疯了”，他怒吼道，“我恨死这些不通情理的嫉妒心。行了，亲亲我，闭上你的嘴。你一哭其丑无比，我早就对你说过。”

在朱诺夫人与执政王之间，除了一种不拘小节的友爱的关系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关系？当朱诺夫人一个人住在马尔梅松，独守香房时，波拿巴大清早5点钟就去把她叫醒，同她聊天，从被子底下伸进手去捏她的脚。甚至有一天，他不慎被朱诺碰见，朱诺出差去巴黎，可又“走私”回到了马尔梅松。

“唷，我的上帝！将军，”幼稚的大兵叫了起来，“此时此刻，您到我夫人屋里来干什么？”

第一执政王开个玩笑搪塞了过去。他反过来原谅了朱诺的“出走”。也许他有理由来照顾他……不管怎么说，执政王与朱诺夫人的亲热毕竟很短时间。朱诺夫人回到了巴黎，不久就搬到比埃尔的一幢乡间别墅里去住。

从这时起，约瑟芬对朱诺夫人感恩戴德。她知道，朱诺夫人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然而，约瑟芬焦虑不安的事有增无减，继朱诺夫人之后，波拿巴后来认识了法兰西剧院年轻的悲剧演员乔治小姐。

波拿巴向来喜欢看节目。作为南方人，作为地中海人，他天生就是一个演员，政治和权力提高完善了他的演技。舞台对他来说，似乎是很亲切的场地。不过，他不喜欢喜剧；他不欣赏像莫里哀一类喜剧家的哲学，看了他们的戏总觉得不自在。

“他把他的事物放在一些框框里，”他说，“我从来也没敢冲进框框里看看这些人物到底是怎样活动的。”

他讨厌马里沃的戏。博马舍的剧本使他恼火。他觉得博马舍是危险人物。讽刺挖苦令他不快。他对待一切都是严肃的。他的内心感情，仍然是外省人的传统，他蔑视巴黎的精神，对巴黎人的装腔作势、逢场做戏、含沙射影实在听不进去，那些东西只能讨玩世不恭、嘻皮笑脸之徒的欢心。对于闹剧笑剧，他更是嗤之以鼻。他谴责正剧，断定它是杂种，作为一名优秀的几何学家，他只看看那些有棱有角、直来直去的东西。

但是，在戏剧爱好方面，他与同代须眉男子一样，推崇悲剧。悲剧的构思明确，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就象是亚历山大体的十二音节诗一样，悲剧可以满足他追求秩序，好大喜功的需要。他同悲剧是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他感到悲剧是值得他一看的。而且，他还为悲剧作过精神上的教导：

“悲剧，”一天晚上在圣克卢宫，他说，“比历史还应该站得更高一些……作为诗人来评判历史并无此必要，只要能认识人和事，有所提高，成为国家要人就行了。悲剧温暖灵魂，提高志气，能够而且应该创造出一些英雄人物。”

就高乃依与拉辛相比，拿破仑更喜欢高乃依，虽然他请塔尔马在马尔梅松上演过拉辛的晚期作品《艾丝苔尔》和《阿达利》。但是，高乃依的《熙德》、《贺拉斯》、《庞培之死》、尤其是《西拿》，令他心荡神驰，激动不已。这些剧卧他一看再看，百看不厌，每看一次就有更深的兴趣。他对雷米扎夫人说过，高乃依洞察政治：

“不久以前，我才弄明白了《西拿》结局的意思。开始，我只看到创作方法，要使第五幕哀婉动人，还有结局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度，若与政治毫无关系的话，那么这种纯粹的宽宏大度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道德而已，奥古斯

都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宽大厚道的亲王，他的这种小小品德，我总觉得还不配结束这部出色的悲剧。可是有一回，蒙维尔在我面前演戏，当他讲台词‘我们成为朋友吧，西拿’时，用的是油腔滑调，我才恍然大悟，这个举动只不过是一个暴君的虚情假意罢了，我赞成把感情色彩的东西，作为一种老谋深算来处理。这段台词，非这样处理不可，所有的人听了都深明含意，唯有西拿当局迷，信以为真。”

拿破仑是在看名剧《伊菲格尼亚》时，才注意乔治小姐的，乔治小姐16岁，但似乎长得比实际年岁要大些，长得又高又结实，具有一种古典美，神情冷漠，可敬胜于可亲，庄重超过风流。

她父亲在外省舞台上主事，她便继承父业，在舞台上扮演一些小角色。著名女演员罗库尔在亚眠就听过她的戏，遂将她带到巴黎，亲自给她上课，15岁就让她登上巴黎喜剧院主演《克利特纳斯特》。尽管迪施怒瓦小姐的朋友们要尽阴谋诡计百般低毁，乔治小姐还是一鸣惊人。

现在她红得发紫。吕西安以她为情妇，继而一个波兰大老爷萨皮阿亲王，也作了她的情夫。

这位容貌秀丽、体态优美的演员，天生就是演悲剧的，波拿巴对她很感兴趣，尽管乔治大手大脚，他叫她“大老粗”。拿破仑通过贴身仆人贡斯当，把女演员到圣克卢宫来看他。他同她交谈，开玩笑，让她讲讲是怎样登上舞台，步入社交场面的。拿破仑不许她同波兰亲王见面。

他甚至一气之下，把萨皮阿亲王赠给乔治小姐的绣花面纱撕个粉碎，并用脚踩了又踩。第二天，他送她一条英国面纱，那是贡斯当大大方方地从约瑟芬的衣橱里取出来的。

波拿巴夫人很快就知道乔治小姐的事，但她开始并不着急。她想，大不了象拉格拉西尼，顶多亲热一阵子。但乔治小姐很快得宠，显然不是心血来潮。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每星期要接待她二到三次。两个人经常穿着不能再单薄的衣服，双双坐在壁炉前，他问她剧坛传闻和城里的流言蜚语。他兴致勃勃地听她说笑，有时哈哈大笑。他亲昵地叫她乔治娜，以“你”相称，逗弄她玩，年轻女人的单纯唤醒了他的爱调皮的脾性。乔治一点也不示弱。

当他掐她、揪她的头发时，她就追着他直到书房。要是他逃走爬上取书用的活动梯子时，她便连人带梯子推着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弄得拿破仑差点摔下来，他急得喊起来：

“你要把我摔坏了！行了，我可要生气了！”

一天，乔治小姐戴着白玫瑰花冠来了。波拿巴能上能下把花冠戴到自己的头上：

“嘿，乔治娜，”他说，“戴上你的王冠，我多么漂亮！我好像一只苍蝇掉进了牛奶里。”

他同她一起唱歌，天晓得他是怎么唱的，是二重唱《骗人的魔术》：

这个节日您可还记得

人们要看我们跳舞……

他接着胡乱蹦跳了几下。

“波拿巴的爱情是温柔甜美的，”乔治后来写道。“决不是淫荡。”他关心她，无微不至。一天早上，他同她在圣克卢的树林子里散步。年轻女郎的缎面轻便鞋子被路上的残枝败叶划破了。波拿巴俯身为她排除了障碍。

“我怕你受伤了”，他笑着说。

他对乔治产生了真心实意的信任和友谊。她为他解除执政公务后的疲劳，而且从不声张，也没有奢望。她甚至对波拿巴的慷慨感到惊讶。有时候，他把大把的钞票放到她手里，她接了过来，因为她爱花钱。但她的忠诚也是真心实意的。她崇拜执政王，她喜欢这个人。

约瑟芬最后忍无可忍，妒性大作。她大着胆指责埋怨，大吵大闹。她控斥拿破仑，叫苦连天。他企图劝慰她，但没有用。

波拿巴的不忠，无疑不是出于本性，而是因为他的妻子过去欺骗了他，因为她红颜已老，而他却喜欢年轻美貌，更何况在他的周围，所有的男人都有情妇，所有的女人都有情夫。在波拿巴家族里，除了无懈可击的莱蒂齐亚太太，除了身体不好，个性孤癖、离群索居的路易，哪一个不是轻蝶浮蜂、喜欢沾花惹草？谁没有与他人私通？哪一个不寻欢作乐？他们象父亲一样，容易感情冲动，容易心血来潮。约瑟夫把朱丽搁在一边，到处寻花问柳。吕西安朝三暮四，表演着爱情走马灯。埃利莎对她情夫丰塔内瞞大过海。卡罗丽娜开始有朱诺，接着是梅特涅，还有其他一些人。波莱特更是人尽可夫，凡是她身边经过的美男子，她是不会轻易放他走，由于荒淫无度，最后弄得精疲力竭，丧尽红颜香艳。说到不忠，是的，波拿巴同他的兄弟姐妹一样，变得不忠诚了。“这没什么了不起。”他反复说这句话。为什么要作茧自缚，一本正经呢？他的周围充满了诱惑力，那么多双美丽的眼睛向他频送秋波，试图感动他的春心。

但是，约瑟芬担心的是，一旦有一个女人与波拿巴建立起情感，而且恋恋不舍，就有可能将她降到二等位次上去。特别是，一旦生了一个孩子！他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忧心忡忡。波拿巴一再抱怨她结婚这么长时间不会生孩子！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同一心维护她的利益的医生科维扎尔一唱一和，说服拿破仑，约瑟芬不生育的原因完全应怪他本人。约瑟芬不是已经生过两个孩子了吗？不错，她这个克里奥尔女人因房事不周过早地出现闭经。埃利莎和波莱特也反复这么说。

但科维扎尔用了几剂特效药后，约瑟芬又恢复了经期。波拿巴乐不可支，一天早上还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秘书。在一段时间里，他又产生了希望。

约瑟芬与拿破仑继续同床睡觉。她声称，执政王的个人安全在她的房间里是有保证的，因为她睡眠很轻，只要有人闯来，她就会呼救。但当他接待乔治小姐的时候，他很迟才到约瑟芬房里去。

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同宫廷贵妇德·雷米扎夫人在沙龙里，她对雷米扎夫人不存戒心，颇为信任。约瑟芬突然闹心得厉害起来，以至于难以自制。波拿巴没有下来，说是他要工作。但她不信他的话。他肯定同女演员在秘密的套间里，这套间不许她越雷池一步。她实在沉不住气了，便起身道：

“乔治小姐在上头”，她说：“我要对他们突然袭击。”

德·雷米扎夫人怕事情闹大，引起一场大风波，便设法让她改变主意。可是约瑟芬非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可：

“跟我来”，她说，“我们一起上去。”

宫廷贵妇真想逃之夭夭。像间谍那样不合适的。假如她卷了进来，波拿巴就会拿她出气。约瑟芬什么也听不进去。她埋怨雷米扎夫人在她痛苦的时候抛弃她，她如此声色俱厉，使雷米扎夫人不得不屈服了。她们俩一前一后，摸着黑登上通往执政王房间的楼梯，约瑟芬走在前面，她的朋友走在后面，手里拿着一支蜡烛。还没到平台，她们就听到一阵响动。波拿巴夫人吓得脸

色煞白，赶忙得回缩：

“他可能是鲁斯唐，”约瑟芬蹙眉说着说，“就是波拿巴的马穆鲁克士兵。这家伙能把我们俩统统掐死！……”

德·雷米扎夫人装着惊恐万状的样子，带着烛火连忙跑回沙龙。约瑟芬踉踉跄跄紧跟着她，当她们重新回到灯火辉煌的大厅时，两个女人吓得面如土色，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禁失声哈哈大笑起来。

约瑟芬又恐惧又妒嫉，在这样的时刻，她已丧失理智，蛮不讲理了。她撒谎，造谣诽谤，以卑劣的防卫手段来摆脱危险。她含沙射影。暗示波莱特是执政王的情妇，卡罗利娜也肯定是。

她从来就没有多少羞耻，她忘记了一切尊严。她接过保王党人的谰言，不借对莱蒂齐亚夫人本身进行中伤诽谤，甚至说，人们“都知道波拿巴是马比夫的儿子。”

为了不使约瑟芬过于痛苦，也可能是不致于陷得太深，波拿巴从那以后不久，就节制约会的次数。但乔治小姐仍然经常到杜伊勒里宫或圣克卢宫演出，次数并不比过去少。

直到1808年，她收到皇帝丰厚的礼品。同一年，她突然离开巴黎去俄罗斯，借口要嫁给那里的邦肯多夫伯爵。

有人说，但找不到证据，说她事实上是奉拿破仑的命令前往俄国，企图把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从他的宠爱纳里斯金娜夫人手里夺过来，纳里斯金娜夫人对法国怀有敌意。直到1812年乔治才返回法兰西剧院。

乔治之后，波拿巴与女演员还有其他的风流韵事吗？他自己否认过，有人把布朗许太太送上门去，她容貌欠佳，但楚楚动人，至于乔治的情敌迪施努瓦小姐，人们所知不多。她的眼睛脉脉含情，作为悲剧演员，身段优美，神色忧郁，音色婉转，思想绮丽。然而，许多人都觉得她很丑。波拿巴遣人请她来。他边等边埋头工作，同往常一样，他工作起来专心致志，把一切都忘了。贡斯当轻轻叩叩门，悄悄说道：

“迪施努瓦小姐来了。”

“让她等一下……”

他又埋头看一大堆报告。一个小时过去了。女演员不耐烦起来。贡斯当打开门缝。

“让她脱掉衣服。”

迪施努瓦小姐被带到第一执政王的寝室，脱了衣服，上了床。过不久，贡斯当又壮着胆打扰他的主人。此时，天将破晓，波拿巴抬起头不胜惊讶：

“让她走吧。”他说。

说完，他坐在办公桌前一动不动。

波拿巴与布尔古安小姐，事情就更严重了。布尔古安小姐是一位迷人的女演员，浑身洋溢着欢乐。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似乎是纯朴天真的，但她说话高做，开起玩笑来十分放肆，这又否定了明亮大眼睛的无邪，她是内政部长夏普塔尔的“带衔”情妇，部长已经上了年纪，但对她的德行看不清楚。

有一天晚上，拿破仑同部长一道工作，波拿巴让人把布尔古安小姐叫来。她来了，侍从高声唱她的名。夏普塔尔怒不可遏，收拾一下文件就悻悻然走了。回到家里，他就提出辞职。

波拿巴是否有意让夏普塔尔睁开眼睛看看她是什么货色？他没有留布尔古安小姐。这位女演员一辈子也没有饶恕拿破仑。她公开向他宣战，她周游

法国和欧洲列国，所到之处，她对执政王，继而对皇帝，一直牢骚满腹，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用强烈的措辞发泄心中的恼怒，必置拿破仑名声扫地而后快，让他心里也不得好受。拿破仑对她也是恨之入骨。他在埃尔富特表明了这一点。

亚眠和约破裂后，拿破仑为准备与英国作战，视察了会集布伦的舰队和军团。在那里，他与宫廷总监雷米扎夫人又上演了一段罗曼史。

拿破仑 1803 年 11 月刚视察过这些部队，这次他随行的只有副官和宫廷总监雷米扎。

雷米扎病倒了。他的妻子赶到“砖桥”村来照料他，第一执政王将他的司令部设在村内。波拿巴听说雷米扎夫人来了，连忙派人把她叫来。她年轻，挺美丽，思想活跃，富有教养。执政王对她未敢贸然造次，但她在执政王家随便惯了，波拿巴与约瑟芬发生口角时，她经常出面调解。到了这里，波拿巴对她十分亲热，每天都请她吃中饭和晚饭。

“像您这么年轻的女人，就这样投入如此众多的军人中间，我得严加监视才是。”波拿巴笑着说。

在这间小屋子里，他一边用望远镜监视着多佛尔海峡的动静，一边同雷米扎夫人谈起约瑟芬，谈到她那令人生厌的妒忌心。

“她大可不必那么胡搅蛮缠。约瑟芬老怕我真的爱上别人，她难道不知道爱情天生就不属于我的？到底什么是爱情？爱情就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它把全人类都摺在一边，心目中只看到所爱的对象，只容纳所爱的对象。然而，当然啦，我已经不可能献身于这种专一的排他性的感情了。”

雷米扎夫人开始有所保留，但经不住频频面对面的眉来眼去，渐渐酥软下来，半推半就了。波拿巴经常需要有人讲知心话。他极喜欢讲自己的经历，他向雷米扎夫人谈到他的青少年时代，描绘自己的性格，他说他这个人好想入非非，性格忧郁；他向她回顾了他一生重要的时候：土伦之战，葡月的初试锋芒，意大利的节节胜利，埃及的危险。对他来说，埃及使一切黯然失色。

“我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因为它是最理想的……”

又有些天，他谈起文学：

“可能我说的不对，但有些规则我一点也捉摸不透。比如说所谓的风格吧，不论是好是坏，都打动不了我。我只会被思想的力量所感动。我最早喜欢的是奥西恩，但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喜欢倾听海风和浪浪缠绵的低语，从中找到一番情趣……”

这位 30 岁的男人和这位 22 岁女人之间的交谈很可能有新一轮的进展。但雷米扎夫人始终否认这一点。不过，在土伦，参谋部军官们也把他们俩背着正在康复的丈夫只有两步远的地方密谈当作笑料取乐。

不过，波拿巴尽管忙得不可开交，仍然挤出时间给约瑟芬写信，以示友爱之情。约瑟芬给他回了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波拿巴的感情，这些年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我感恩不尽，你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你的约瑟芬！……一封信是心灵的肖像，我把你的信紧紧地贴在我的心口上。它给了我多少甜美！我要永远把它保留好。你不在我身边，它是我的安慰，我的向导，我就要到你的身边，我永远要在你的眼面前，是美好的、温柔的约瑟芬，全心全意关心着你的幸福……”

可是，执政王回到了巴黎。雷米扎夫人也随之到达。约瑟芬可能听到了两人风流韵事的风声。她对宫厅女主管阴沉着脸，甚至抱怨波拿巴。他被问得不耐烦了，索性不置可否，拿她的疑心寻开心。

拿破仑在充分享乐第一执政王带给他的无数美丽女人的同时，他也开始对他的家族进行了逐步的安排。

波拿巴大权独揽，爱权如命，谁敢动他权力的一根毫毛，他都会大动肝火，但他对金钱却无所谓。他需要许多金钱，共和十年，他的开支超出了1200万法郎，金钱来源或明或暗。但他不大量存钱。然而，他却让他的家人，让他的至爱亲朋，让他认为是忠心耿耿的人，积聚巨大的财富。他慷慨好施，帮助他们积累财富。

波拿巴一家因此一个个发了大财，成了首屈一指的富豪。莱蒂齐亚命运多变，乐极生悲，遂利用儿子给她填满的私囊，到处投资以求后路，万一祸从天降，也可混一碗饭吃。她同堂兄弟费什住在一起，费什在蒙布朗街买了一座公馆，此人自高自大，阴险奸诈，口若悬河，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莱蒂齐亚太太尽心竭力要当好一家之长，即使不是一家之首，也是一家之心，千方百计保护好她的孩子们，维护他们的团结和睦。吕西安是她的宠儿，她处处保护吕西安，不许约瑟芬和富歇伤害他。她威严可敬，生活简朴。她对拿破仑和部长们施加压力，以便把她的亲朋好友，她的科西嘉的恩宠之人统统安排一官半职。她保持她原来的旧思想，原来爱谁照样爱谁，原来恨谁照样恨谁。

拿破仑明白亲兄弟在关键时刻比外人强，他开始恩惠于他的兄弟姐妹，但他不允许有人违背、分化他的权力。他的兄弟约瑟夫和吕西安恰恰在权力的问题上带给了他麻烦，他们要求分享政权。

他对约瑟夫表现出耐心。他把西沙尔平共和国总统的职务加封给他的哥哥。约瑟夫却要求更大的官，如法兰西副执政王之类。拿破仑不肯同意。约瑟夫退居莫尔特丰泰娜别墅，他的朋友们在那里对他百般奉承。

约瑟夫在巴黎的马比夫公馆和莫尔特丰泰娜别墅过着亲王式的豪华生活。拿破仑让他签订的协议使他装满了腰包。他挥金如土，根本没个数。他当着执政王的面，以波拿巴家族族长自居，寸步不让。一切都得归功于他，一切都得归他所有，因为他是老大。

吕西安在家族中是一个颇能制造麻烦，而让拿破仑头疼的人物。

他的机敏口才曾在雾月政变的紧急关头挽回大局。吕西安不仅能文善辩，而且一身而兼有波拿巴家族的刚愎自用、诗人情感的奔放不羁与科西嘉共和派的死抠教条的特质，他的大胆妄为早已使他与第一执政发生冲突。

吕西安这人好激动，口若悬河，多言必失，在他的内政部里，他已陷进了可疑的非法买卖勾当。波拿巴正决定把他调离时，又发生了所谓的《对比研究》事件，拿破仑在富歇的影响下，免掉了吕西安的内政部长的职务。

事情是这样的。

1800年10月10日，在富歇主持下，一起由雅各宾分子阿雷纳、塞拉希、托上诺——勒布伦等人制造的刺杀拿破仑的阴谋案被破获，关于拍马的捧场诗人丰塔内为了庆祝阿雷纳阴谋“破案”，发表了一本匿名小册子，题为《凯撒、克伦威尔、蒙克和波拿巴之间的对比》。在书中，他断言除恺撒外，无人配与波拿巴相比，并且断言天命正召唤波拿巴去取得更崇高的称号。这本小册子是吕西安·波拿巴赞助下发行的。这使其兄拿破仑十分恼火，以致拿

破仑很快就把他派到马德里担任大使，作为对他不合时宜的提议的惩罚。

出任驻马德里大使期间，吕西安在那里发了大财，人们只好眼睁睁闭。兄弟俩最后一次谈话是在社伊勒里宫内进行的，谈话令人难以忍受。执政王回到沙龙，脸气得煞白。

整个晚上，拿破仑坐立不安，谈话继续不下去。吕西安呢，他却很会装模作样。他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问约瑟芬和奥但丝在马德里有什么事要办，有什么东西要买没有。

吕西安买下了布里埃公馆，挂上名画，修饰得格外优雅。他从马德里带回来一个圣克鲁斯“贵夫人”，安慰一下鳏居生活。

不久，吕西安又惹怒了拿破仑。

他又犯了错误了。先是匆忙与葡萄牙媾和（据说是因为他收下了里斯本的一笔厚礼），后来又拒绝娶已故的伊特鲁利亚国王遗下的王后为妻。尽管经过拿破仑和约瑟夫的迫切规劝，吕西安仍坚决不同意。他说：“你们很清楚，我是个共和主义者，一个王后对我是很不合适的，何况还是二个难看的王后呢！”约瑟夫冷嘲热讽地对这位曾扮演过雅各宾俱乐部的罗马的布鲁都斯的角色弟弟说，“可惜你的答话没有中途刹住，要是没有后面那句话，就满有古罗马人的风度了。”但是吕西安根本不为与王室结亲的豪华前景所动，他正热恋着一位儒贝尔通夫人，她是一个巴黎股票经纪人所遗弃的妻子。为了阻止拿破仑把那桩可恨的婚事强加于他，吕西安已经秘密地在他的乡间别墅附近的普莱西夏芒小村娶了他的意中人为妻（1803年10月26日）。她已经生了孩子。

透露吕西安成亲消息的信，是在一个挺有意思的场合送到圣克卢宫第一执政手中的。这是在一次所谓家庭音乐会上，应邀参加的只有几位经过精选的人物，而使约瑟芬大为懊恼的是，拿破仑不让塔利昂夫人和其他几位老朋友参加，因为这些人的名声不好会玷污如今笼罩第一执政府的那种笃信宗教、崇尚道德的气氛。

正当这些精选的人们在欣赏室内乐的乐曲而拿破仑在打盹的时候，吕西安的信由忠实而不知趣的迪罗克递了进来。

场面顿时变了样，拿破仑立即跳了起来，喊道：“停止奏乐，停！”

他开始迈着神经质的脚步，打着激动的手势，在大厅里踱来踱去，叫道：“反了！这简直是造反！”

不知所措的乐师们睁着眼，张着嘴，脸上一副惊讶莫名的神情；听众们纷纷站起，乱成一团；约瑟芬跟在她的丈夫后面，一个劲地求他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吕西安娶了他的淫妇！”拿破仑叫了起来。

他本来顶多只允许吕西安的婚姻秘而不宣。

然而执拗且胆大妄为的吕西安却趁执政王到布伦旅行之机，竟将他妻子带来向家人一一见了面，公然与拿破仑作对。波拿巴得知这个消息后，怒不可遏。他当着约瑟芬的面，指责卡罗利娜和奥尔唐斯“管一个不体面的女人叫嫂子。”

“什么！”他说着，眼睛不屑看他们一眼，气呼呼的，在沙龙里来回快步走着：“我要恢复家风，可人家却把这样不要脸的女人带到我家来！我是一国元首，我不仅要用我的一举一动对得起我的国家，而且还要为整个民族做出榜样。……法国人民是有道德的。我有义务，我要履行这些义务。谁不

同我一起走就必然与我作对。”

其实，拿破仑之所以雷霆震怒，是有他更深一层的考虑与担忧的。

当时，建立世袭权位问题的讨论正在秘密而焦急不安地进行。拿破仑没有后嗣；约瑟夫的孩子全是女的；吕西安的头一个妻子也只生过一个女儿。因此，只能指望吕西安再娶生子来做继承人。然而，儒贝尔通夫人已经给他养了一个私生子；如今他们结了婚，就很可能使这个小杂种成为未来的法兰西帝国皇位的继承人。正因如此，拿破仑在圣克卢宫的大厅里踱来踱去，“挥动双臂，恰似打旗语一般”，大叫“反了！反了！”如果两位当兄长的不生儿子的话，吕西安的婚姻严重地威胁了拿破仑皇朝的基础。而且，对于圣日耳曼大街的保王党，小胡同里谩骂咆哮的雅各宾分子和可恨的英国报章撰稿人们来说，整个这桩事情将会给他们提供绝妙的取笑资料。

企图使吕西安与他的妻子离婚的谈判马上进行，但毫无用处，唯一的结果是加深了恶感；到后来，连约瑟夫自己都终于指责拿破仑在谈判中态度不诚恳。

翌年春天，吕西安终于断然离开法国，他在致约瑟夫的最后的一封信中宣布他是怀着仇恨拿破仑的心情而离去的。

莱蒂齐亚支持吕西安的行动，也动身随吕西安去了罗马。

埃利莎，胆子也并不小，她是吕西安的朋友和盟友。她的丈夫巴乔基不过是一个蠢货，但她却是有头脑的女人，聪明，果敢，一点也不吃亏。她是执政王最不得意的妹妹，但她却有波拿巴家族尊贵的气度，端庄的品貌，黑亮的眼睛，洁白的牙齿。正因为如此，她也有情欲。她的情夫是丰塔内，此人好为人师，好吹牛拍马，好喋喋不休，他已经取得了执政王的恩宠，埃利莎正想方设法扩大其地盘。她也从拿破仑那里得到许多金钱。由于他慷慨解囊，她买下了莫尔帕公馆。她创办文学书院，赞助夏多布里昂，使其作品《基督教真谛》得以正式出版，受到官方的支持，从而成为风靡一时的一流作家。

波利娜，姐妹们都叫她波莱特，她跟随丈夫勒克莱尔远征圣多明各，正直善良的夫君身死异国他乡，她回法国时带来一身病骨，成了寡妇。尽管岛上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尽管黄热病造成军队大量死亡，波利娜在岛上表现得英勇无畏。当死神威胁着每家每户，她照样举办舞会，她用自己的车子去救护伤兵和中暑的病号。勒克莱尔曾想让她回国去，她没有从命。她身边的妇女都哀求她同她们一起上船，可她却凛然说：

“你们害怕了，你们这些胆小鬼。可我，我是波拿巴的妹妹，我无所畏惧。”

勒克莱尔厄运难逃，最终也染上黄热病，死了。波利娜这才乘快速舰回国，带着儿子戴尔米德和丈夫的灵柩，她把头发剪下撒在丈夫的棺村里。波利娜回到法国。受到了第一执政王热情和蔼的款待，他想方设法为她排忧解难，让她寻欢作乐。她破涕为笑，性情转变也太快了。很快，她就买下圣奥诺雷区的夏罗斯特公馆。公馆很漂亮，她兴致勃勃地添置了新家具，公馆焕然一新。那帮好色之徒早已争先恐后，蜂拥在她的身边。矮胖的海军部长德克雷也在其中。波莱特是拿破仑最宠爱的妹妹，他希望她更有前程。他想让她与意大利共和国副总统梅尔齐·德里伊结婚，梅尔齐有意躲开，波拿巴遂把目光转到博尔盖泽亲王身上。年轻的米尔·博尔盖泽亲王是意大利第一富豪。波莱特为能成为亲王夫人而高兴，便欣然接受了这位漂亮的小伙子，孝期一过就与亲王成亲。第一执政王给了她 80 万法郎作为嫁妆。

卡罗利娜和缪拉结婚，是约瑟芬一手促成的，两口子开始与约瑟芬关系十分密切。他们是家庭中的亲约瑟芬派。圣尼凯兹街谋杀爆炸事件那天晚上，卡罗利娜陪着约瑟芬。她生了第一个儿子，叫阿杀勒，马上就到意大利跟缪拉在一起，她丈夫现在升为司令官将军，他平步青云，有点得意忘形，对意大利人十分粗暴。他当然不会忘记为自己大捞一把，巧取豪夺，明里暗里发财致富，他在普罗旺斯街买下特吕松公馆，扩大了纳伊别墅。他早就想入非非，谋求意大利总督的职位。拿破仑将这一切当成耳旁风，未予理睬。可是，卡罗利娜极会来事，嘴巴又极甜，对哥哥百般讨好，献尽殷勤，拿破仑终于给缪拉安排了头等重要的职务，即巴黎的城防司令，这个职位原来是朱诺占据，但他不善指挥，遂被拿破仑解了职。缪拉一家生活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夜宴，舞会，音乐会不断，花钱如流水，这钱反正是从意大利哗哗流进腰包的。他们一家是全巴黎最讲究吃的家庭，恐怕也是巴黎最欢乐的家庭。

费什，经过十年的世俗生活——碌碌无为的十年之后，教务专约一签订，他就意识到是神甫了。在科西嘉，他肆无忌惮地掠夺教堂的财产，在意大利经营美术图画的买卖，积累起巨额财富，就连他的外甥也深信不疑，现在他为什么不恢复他的神职呢？因为执政王虽难以容忍还俗的神职人员，对他却另眼相看，寄予莫大的希望。不久，昔日阿雅克修“拥护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助理主教，突然间时来运转，一日九迁，教会的最高职位象雪崩一样落到他的头上。首先是里昂大主教，继而是高卢区的主教，六个月后一跃而成为红衣主教，拿破仑派他出任驻罗马大使。桂冠一顶接一顶戴在头上，弄得他眼花缭乱，更有著名作家夏多布里昂作他的秘书。不过，执政王盲目重用费什，是看错了人。他后来才知道费什是个愚昧无知、贪得无厌、疑心生暗鬼之徒。然而，由于费什是波拿巴集团的人，这一点就足够了，拿破仑相信他是忠心他的人。光有荣誉还不够，拿破仑又赋予他有责有权的职务。

热多姆是老小子，拿破仑疼爱他，宠爱他，娇惯他，但小弟弟却让他大失所望。热多姆当时才19岁，显露出在海军方面很有才干。所以当这个轻浮、脾气怪癖的小伙子从圣多明各巡航回来后，第一执政王又让他重新登舰出航加勒比海。在法国驻美洲舰队服役。“任命你为海军中尉，”拿破仑写信给热多姆，“我急切希望你在巡洋舰上乘风破浪，学习一种职业，这职业应是你争取功名的心由之路，为功名年轻而死，我会感到欣慰；但切不可坐享其成而无功名，于祖国无用，没留下自己生存的痕迹。这样的生活，等于从来没有生活过。”

拿破仑如此殷切的寄语，热多姆读了无动于衷。死，现在还谈不到死的问题，他并不怕死，他现在首先希望能寻欢作乐。他生命不可须臾离开的伙伴就是娱乐。

他讨厌船上生活，他与海军上将吵了一架，一气之下，他丢下他指挥的双桅横帆船，上岸来到了美国。

他在巴尔的摩爱上了一位富商的女儿佩特森小姐，并向她求婚。法国领事徒劳无益地提醒他说，他就是再大5岁也还需要取得他母亲的同意，但他不听。他家祖传的创造性脾气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他就在这位小姐父亲的住宅中与她秘密结了婚。拿破仑对这小两口子怒不可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俩希望一切将会风平浪静，鼓起勇气回到了欧洲。这时，拿破仑在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

“热多姆已到了里斯本，和他同居的那个女人也跟他在一起。……我已

下令将佩特森小姐送回美洲……他为了一个滥女人竟在陆上和海上背弃了他的国旗，使我的名字蒙受了耻辱。如果他仍无意予以洗雪，我将永远不认他做兄弟。”

后来表明，热罗姆的秉性要比吕西安柔顺。说来奇怪，他顺从拿破仑建立皇朝的计划，给这个家族带来了仅有的合法男嗣，从而把他们动摇不定的希望一直维系到 19 世纪的末叶。

波拿巴倒是对其养子欧仁更为满意些，欧仁跟随他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现在与贝西埃尔和迪罗克一道，在他的影子下生活。他现在是精锐骑兵上校，是一个朴实、欢乐的好孩子。欧仁对待养父态度谨慎，充满敬重。他不会成为锋芒毕露、出人头地之人。他甘居他人之下。正因为如此，他颇讨波拿巴的喜欢，波拿巴对他可谓关怀备至，对他也格外亲切，在波拿巴一家中，他是伸手要求最少的人。

第十四章 刺杀拿破仑

一、大刺杀的序曲

拿破仑刚握住主宰法国的权柄，身后便横刺出阴狠的暗剑……

狂热的雅各宾分子说：“有他无我，有我无他！”路易十八对拿破仑叫嚣：“把国王还给法国……”

马伦哥战役，使拿破仑的威望扶摇直上，巴黎的局势也日渐稳定下来。但拿破仑的政权统治却仍处于若明若暗之中，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势力的包围与冲击。

拿破仑执政以来的地位一直都不稳固。他在雾月政变后夺权的专横手段使许多法国人甚为反感。也遭到了保王党人与过激的共和派或雅各宾派的反对。特别是马伦哥战役之后，伴随拿破仑专制步伐的加快，致使有幻想的雅各宾派和保王党人失去了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亡命之徒，甚至不惜来取疯狂的暗杀手段。

自拿破仑上台执政起，保王党人，游进的共和派或雅各宾分子所策划实施的暗杀阴谋，便一波未折，一波又起。恐怖笼罩着巴黎。

拿破仑专横地夺权触怒了过激的共和派或雅各宾派人士，他们认为他的专制统治是对革命军队为之奋战的各项革命原则的否定。“政教协议”也引起了他们的愤慨，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革命戒律的一种反动，是复辟旧王朝的一种先兆。

雅各宾俱乐部虽被执政府封闭，但其成员依然遵循罗伯斯庇尔、马拉等人的旨意，奉行铁和血的政策，他们联络一些退役军人，组成“弑君队”，准备暗杀波拿巴。

从共和八年底及其后不久，几起雅各宾派的阴谋相继被破获。

当时革命历法分一月为三旬，每旬十日。波拿巴每隔五日在三月校场阅兵，以弘扬军威，威慑人心。届时，第一执政身穿蓝色、紧身、镶有金丝边的直排扣制服和白裤，脚踏半统靴，外披灰大笔，头戴“腓特烈二世式”的角帽，在众将士的簇拥下，会准时出现在三月校场。

共和八年牧月25日，为下旬第5日，又是攻占巴士底狱11周年，三月校场的阅兵仪式更为重要、隆重。雅各宾分子认为这是刺杀波拿巴的天赐良机。不料校场戒备森严，刺客无法接近波拿巴，于是用重金买通了数名士兵。后者夸下海口，说道：“只要波拿巴从面前走过，保证结果他的性命！”谁知，富歇的眼线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早把暗杀计划汇报了上去。7月14日那日，上述数名士兵受到了严密的监视；波拿巴依然从容检阅部队。密谋分子一事无成，相互争吵不已，最后确定在法兰西剧院暗杀第一执政。

法兰西剧院乃世界上最早建立的国家剧院。法国大革命后，剧院分成两派。波拿巴毕生驰骋战场，却也酷爱艺术，他上台后，改组剧院，广揽各派艺术家、作曲家、歌唱家，使之成为欧洲一流剧院。

这几天法兰西剧院上演悲剧大师拉西纳名剧《布列塔尼古》，说的是，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之子布列塔尼古，因遭继母阿格里品娜暗算而失去王位继承权，后又被异父异母兄弟尼禄毒死。剧情跌宕，扣人心弦，名演员济济一堂，且有上等乐队伴奏。波拿巴平时最爱看悲剧，岂能错过此次机会！

雅各宾分子选中了刺客，名叫梅热。晚上，梅热身揣凶器，混入剧院包

厢，四下寻找，却不见波拿巴踪迹。原来，第一执政听到风声后忍痛割爱了。梅热当场被捕，在审讯中拒不回答。不久，走上断头台。

事隔不久，雅各宾分子又策划了新的阴谋。说来也巧，德塞将军于1800年6月14日死于马伦哥战役，而克莱贝尔将军亦于同年同月同日死于埃及刺客手下。波拿巴痛失两员大将，下令树碑立传，时间定于9月23日上午9时，地点在胜利广场。雅各宾分子获悉后，请来了一名神枪手，租了间窗口对着广场的房子，届时枪杀波拿巴。这天，波拿巴出席典礼，神枪手在窗口就位，端枪瞄准，总找不到目标，原来，主席台的脚手架挡住了视线。

雅各宾分子再次决定在法兰西剧院暗杀波拿巴。

参加这次暗杀活动的有阿雷纳、塞拉希、托皮务勒布伦等人，主谋阿雷纳。

阿雷纳原是科西嘉人，参加过土伦、意大利战役，是个强硬的共和分子，容不得同乡波拿巴转向，扬言道：“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科西嘉人的族间仇杀由此可见一斑。

还有一名狂热分子，名叫塞拉希，是意大利名雕塑家卡诺瓦的高足弟子。法军入侵意大利后，他出于敬仰归顺了法兰西，并为波拿巴雕塑半身像。后来他迁居巴黎，生活贫困潦倒，希望继续为伟人塑像，以摆脱困境，因一时不能如愿以偿，顿时萌发了暗杀第一执政的念头。主意已定，他谎称要修改雕像，请波拿巴再做一次模特。后者以为他借口要钱，命人赐于6000法郎了事。雕塑家暗杀不成，经人介绍参加了阿雷纳谋杀集团。

还有一人叫托皮诺一勒布伦，是法兰西画家路易·大卫的学生；他貌似温和、善良，但在革命法庭陪审团任职期间，却把不少吉伦特分子和丹东分子送上了断头台。不久，他自己也被罗伯斯庇尔逮捕，直到热月9日政变后才得以从“民族的剃刀”下幸免于难。

他们制定了刺杀计划，把时间定在波拿巴去看歌剧的晚上。

对这次雅各宾分子认为万无一失的刺杀阴谋，富歇的警务部竟瞭如指掌。阿雷纳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联络的成员之一阿雷尔，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们。

阿雷尔原是45旅的军官，波拿巴整饬军队后成了“编外上尉”，穷得上不名一文，对执政府的态度不言而喻。雅各宾分子找到他，说道：“波拿巴解雇军官不得人心，上尉先生，我们对您的处境深表同情。”接着话题一转，要他届时去剧院刺杀第一执政。阿雷尔欣然同意，接受了400法郎，信誓旦旦说道：“诸位请放心，我不杀死波拿巴誓不罢休！”谁知他本是个贪利小人，话音刚落就转身向布里埃纳告密去了。

1800年9月20日，阿雷尔到社伊勒里宫来找布里埃纳。他揭露了他所参与的阴谋，还许诺只要供给他经费使阴谋趋于成熟，就能在他们采取行动时逮捕他的同谋。布里埃纳当即把此事报告了第一执政。

波拿巴命令给阿雷尔一大笔钱，命他扮演两面角色，届时到剧场真戏假做，指认同犯。

10月10日，晚上剧院上演悲剧《荷拉提乌斯》，波拿巴将出席观看。上午，雅各宾分子拟定最后细节：暴君一旦死亡，弑君者立即夺取军火库枪支弹药，上街示威游行，解散执政府，指定巴黎市长，筹款10亿法郎，分发给退役军人……阿雷尔则奉命外出购置手枪，煞有介事地准备晚上暗杀波拿巴。

那天国务会议散会后，另外两名执政会聚在第一执政办公室里。波拿巴当着布里埃纳的面问他们是否认为他应去看歌剧。他们指出，既已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就毫无理由害怕任何危险，所有谋害他性命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晚餐后波拿巴在他的绿色军服外面穿上一件大外套，同迪罗克和布里埃纳一齐跨进马车。他坐在他包厢的前列，他的包厢位于左边入口分隔前包厢和侧包厢的两个廊柱之间。还不到半小时，第一执政只留下迪罗克在身旁，要布里埃纳去看看回廊里发生了什么事。他刚离开包厢就听到很大的吵闹声，随即得到报告说，有一大批人已被捕。布里埃纳赶紧去告知第一执政，他们便立即返回了杜伊勒里宫。

事情进行非常顺利。

原来阿雷尔身揣武器，走进咖啡厅，见塞拉希端坐在墙角上，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上前去暗暗打了招呼；然后进入包厢，见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既有密谋分子，也有便衣警察。这时，台上响起了鼓声，演出即将开始。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阿雷尔使了下眼色，几个早已埋伏在此的警察根据他的指把认密谋分子一个个逮了起来。观众如坠云雾之中，不知所措，半晌才明白过来。于是，男士们挥舞帽子，大声叫喊；女士们则掏出手帕，低声哭泣起来。波拿巴起身点头致意，乐声骤起，帷幕启开……

塞拉希在咖啡厅束手就擒，阿雷尔在家中被捕，所有密谋分子无一漏网。

波拿巴导演这次密谋旨在捞取政治资本，如今果然如愿以偿：红极一时的雅各宾分子，受到巴黎人民的谴责。全国各地的致敬信像雪片一样飞向杜伊勒里宫。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对波拿巴大加赞扬，第一执政大难不死，越发受到法兰西人民的敬仰。

这次暗杀事件并未公开审讯。塞拉希、阿雷尔等人被关进丹普尔监狱里。

阿雷尔的名字被列入陆军部名册，被任命为一名司令。

剧院谋杀未遂后，雅各宾党并不气馁。继续策划阴谋，为首分子叫谢瓦里埃，年 43 岁，曾受雇于救国委员会，为兵工厂制造炮弹，是位有名的武器专家。自从阿雷尔等人锒铛入狱后，他决

